湖畔類聞

第八

中央黨務委員會
圖書

074083

湖

鑒類

〔清〕张 英 王士禛等纂

北京市中国书店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册

樂部一 樂總載 律制樂 聲樂 音樂 知音

樂總載一

原說文曰樂五聲八音總也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 尚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著周禮曰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舞以善物道陳古以刺今 諷倍文以聲節言發端曰言語答述曰語 原周禮曰天子宮懸四面諸侯軒懸去南面餘三面其形如車亦曰曲懸大夫判懸又去其北面 士特懸凡樂作謂之奏九奏乃終謂之成樂終各八共一簴 周官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元注云變更也樂成則更奏也 禮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又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又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疾舒樂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又曰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又曰夫樂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 又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以合之也 公羊傳曰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已之樂明有制

也舞四裔之樂大德廣及之也　詩正義曰五帝以還許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　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原五經通義曰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鐘石爲磬絲爲琴瑟筑琵琶竹爲笛簫管匏爲笙簧塤金革爲鼓木爲柷敔也　又曰舜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　又曰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太一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分而爲之制以樂其先祖　又曰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　五經要義曰周禮鐘磬皆編懸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簴謂之堵磬一堵謂之肆春秋傳曰歌鐘二肆此之謂也　又曰凡樂音有八鼓謂之革鐘謂之金磬謂之石琴瑟謂之絲簫管謂之竹塤謂之土柷敔謂之木笙謂之匏是謂八音　增樂說曰聖人作樂不以自娛以觀得失之效故不取備於一人必須八能之士故八音或調陰陽或調五行或調盛衰或調律曆或調五音與天地神明合德者則七始八氣終各得其宜也　原樂緯曰六律六呂十二月律周禮鐘師掌金奏大樂皆以鐘鼓奏九夏九夏樂章名若今之奏鼓吹一曰王夏天子出入奏之二曰肆夏肆陳也四方賓來之樂也出入奏之三曰昭夏牲出入奏之四曰納夏享四方之賓酢之也出入奏之五曰章夏納有功奏之六曰齊夏大夫祭奏之七曰族夏族人侍奏之八曰械夏公出入奏之天子祭祀用六代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大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國語曰金尚羽石尚角竹尚宮匏土尚徵呂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樂之所集曰聲聲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　增樂緯曰坎主冬至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　原又曰黃帝樂曰咸池咸池音施道施民故曰咸池　帝嚳曰六英道有英華故曰六英　顓頊曰五莖道有根莖故曰五莖　堯曰大章堯時　禹曰大夏禹承二帝之後道重太平故曰大夏　殷曰濩湯承衰而起護先王之道故曰濩濩音護　周曰武王所改　漢樂曰文始皇所改　舞曰武德高祖造舞人執干戚以象武德　舞曰文始高祖造生於嘉至叔孫通造　舞曰五行高祖造生於禮容高祖造生於四時文帝所造　舞曰昭德孝武帝造　舞曰昭容高祖造生於天下樂已行安世舊曰房中秦改爲壽人孝惠改爲安世　舞曰大武周承衰而起制酌文武之道故曰勺　又曰大武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原沈約宋書曰大武舞人執干戚以象武德舞人冠遠遊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　昭容樂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　四時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　昭德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　文始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　五行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　大章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　大韶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　大夏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　大濩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　大武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遠遊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建武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委貌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進賢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舞人冠高山冠服絳朱衣白袴革帶烏皮履　增樂說曰樂有四時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四時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昭德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文始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五行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章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韶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夏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濩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武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原樂緯曰坎主冬至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　增樂說曰樂有四時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四時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昭德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文始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五行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章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韶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夏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濩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武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原樂緯曰坎主冬至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　增樂說曰樂有四時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四時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昭德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文始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五行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章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韶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夏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濩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武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原樂緯曰坎主冬至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　增樂說曰樂有四時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四時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昭德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文始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五行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章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韶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夏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濩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大武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

薦之宗廟　太盛德孝宜遠薦之太宗廟雲翹育命並漢樂以祀天地

嘉至武頌武德昭業改漢文始大武改漢五行大韶改漢大始之樂鳳翔改漢雲翹靈應改漢育命大始祖之樂

貞觀陳樂曰代北　後魏樂曰人脣　皇始道武所作以明開大始祖之業

貞觀文武改觀武舞　宋樂曰凱容　建平王宋謀以為武舞宣烈以為文舞

西涼之曲所謂洛陽舊樂者也　後周樂曰山雲武帝天和初造　隋樂曰地厚　天高文帝詔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託言夫婦之義即位因取焉房中和樂德宗作

內曲職在言內女人教習之　唐樂曰七德　其後更號九功本名功成慶善　上元高宗所作　龍池元宗賜第隆慶坊坊南夢焉池即位因取焉房中和樂德宗作

改唐治康振德改唐凱安觀象改唐九功　講功改唐七德　周樂曰政和改漢治安　善勝改唐振德　崇德太祖時樂　後唐樂曰武成莊宗廟　雍熙明宗廟　後晉樂曰元同　文同　昭德成功　後漢樂曰治安

改周象成　元德聲聞和峴請改文舞　天下大定請改武舞　遠樂曰隆安　貞安改晉二祠　金樂曰太和取太樂與天地同和之義　元樂曰大成取王者功成作樂之義　明樂曰中和　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烏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其音疾以清　楚辭曰陳鐘案鼓造新歌涉江採菱發陽阿二八齊容起鄭舞衽若交竿撫案下竽瑟狂會填鳴鼓宮庭震驚發激楚　又曰代秦鄭衛鳴竽張伏戲駕辯楚勞商　淮南子曰奏雅樂者始於陽阿採菱　白虎通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聲者鳴也音者飲也剛柔清濁和而相飲　鹽鐵論曰貴人之家中山索女擾流徵於堂與鳴鼓巴渝交作堂下　風俗通曰茱劉韶鍾律書曰春宮秋律百事必調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　文中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藏乎　國語伶州鳩對問律曰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弟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閒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

易無妄物也

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載芒角也 原史記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宗廟下以化兆民 班固漢書曰五聲者宮商角徵羽商物盛大而繁社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遼史曰遼有大樂聲各調之中度曲諧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缺其一猶雅音之不及商也 原袁淮招公子曰燕倡趙舞齊商歌五色紛華曳纖羅 孔融與許博士書曰今足下遠以奏器金石並至爲國家來儀之瑞

增朱熹曰古樂亦難遽復今樂中誠去其噍殺促數之音並考其律呂令得其正製撰樂章惟述敎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人主待下恩義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 宋蔡元定律呂新書曰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 元吳萊與黃明遠論樂書曰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詞特以其聲爲主聲之徐者爲本疾者爲解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今所謂闋也 又曰漢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作爲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牴牾者多耳 明黃佐樂典云天地之氣其本諸身乎五聲五官也六律六府也誠合神應而樂興矣 明吳繼仕曰五音原於天而生於人宮聲最居上元聲出於中宮其氣直升商聲次上元聲出於中前其氣斜升角聲平舒元聲出徵聲下行其氣出於前下其氣舒遲羽聲下降元聲出於下下其氣沉滯上下升沉秩不紊也 又曰詩經一部乃周之全樂十五國風王侯卿大夫士庶者如明良南風之歌韶之遺也商頌五篇濩之遺也通用之樂也小雅燕饗之樂也大雅朝會之樂也周魯二頌宗廟郊社之樂也

樂總載二

原禮記曰夔始作樂以賞諸侯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於元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 韓子曰昔衛靈公之晉於濮水之上宿夜聞有新聲者召師涓撫瑟寫之公遂之晉晉平公坐師曠之傍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曰不如清徵平公曰願試聽之師曠援琴一奏有元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

三奏而延頸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師曠曰不如清角之哀帷幕破俎豆隨廊瓦　晉說苑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擊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端孔子謂御曰趣駈之韶樂方作故樂不獨自樂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又以正人　韓詩外傳曰虞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愚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曰昔繆公嘗如此五日不知人七日乃寤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漢武帝別傳曰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降於帝庭命帝共坐數行鸞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董雙成撫雲和之瑟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振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安法嬰歌元雲之曲　愚擊虞決疑曰漢末喪亂絶無金石之樂魏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識舊法始復設軒懸鐘磬至於今用之　晉隋書曰文帝性恭儉不好聲伎嘗遣牛弘定樂帝曰非正聲雅樂清商九部舞皆令罷之　又曰萬寶常妙達音律偏工八音嘗於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食前器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　唐書曰神龍元年正月享西京太廟大樂令裴知古謂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婉諧將有大慶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　南卓羯鼓錄曰元宗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管絃必造其妙制作曲調隨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拍至於清濁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夔曠不能過　左編曰宋魏漢津獻樂議曰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爲君裁宮聲管四指三節三寸爲物裁羽聲管得三指合爲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於是請上指式內侍黃經臣秘奏帝指不可示外人第略比度與之人不及知也後十三年帝一夕忽夢人言樂成而鳳鳥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悟大悔歎　文獻通考曰宋景祐中上出御製樂髓新經六篇賜近臣一釋十二均二明主所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論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以四時建之以日月通之以鞮竺演之以六壬遁甲之法　金世宗大定九年皇太子生上宴於東宮命奏新聲謂大臣曰朕製此曲名君臣樂今天下無事與卿等共之不亦樂乎　明楊繼盛年譜曰繼盛爲南吏部主事師事南兵部尚書韓邦奇從之學樂一日韓曰

吾欲製十二律之管每管各備五音七聲冬成一調何如楊退而苦心思索廢寢食者三日一夕夢大聖坐堂上投以金鐘使之擊曰此黃鐘也醒而悅若有悟趣燈製管比十二管成韓擊節稱善楊知樂之名遂大著

樂總載三

省風俗考

左傳伶州鳩曰夫鼓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音考樂以律協物類

滌邪 蕩穢 五經通義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奢

多滌邪志通中和也 史記凡作樂者貴樂聽其聲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鮪厥性

合愛 定和

沈約宋書魏公卿奏曰烈祖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考功天序以象事於文武聖德所以彰明也臣等謹制樂名曰章斌文武之舞五經通義樂者所以節百事象百物來集

五節 四會

禮記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許慎五經異義樂所以節百事漢書禮樂志有五節 故有五成

和交泰

禮記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

升歌 列舞

義禮也 張衡東京賦八佾

崇德 導志 詳上

飾節

成文 詳樂總

公孫尼子論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樂記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通神 全性 史記音樂者所以動蕩血脈通液精神而和正心也

鄭舞 齊謳 張衡東京賦女樂

騁奸 詐慎 說文騁馳也奸犯也

列子周穆王時有化人來穆王敬之若神奏承雲六莖九招晨露湯樂

黃帝樂六莖九招舜樂晨露湯樂

五莖 六瑩 上詳樂總

張湛注承雲黃帝樂六瑩帝譽唯六者取其變也

大夏 成周 樂叶圖徵時元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萬物者也

晏子春秋齊太師曰大夏宋均注曰以象尊崇天子施地也 五經異義先王之樂有五節曰六英六成六莖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宋均注曰大夏禹樂也禹能大諸夏也成周之樂天子樂臣不敢爲之

感天地 通鬼神 漢書禮樂志大樂者聖人所以感天地通神明交萬民和陰陽之所由興也

歌鐘 編鐘 詳樂總

左傳鄭賂晉侯歌鐘二肆杜預注肆列也 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左傳曰吳季札見舞南籥者 燭日月 風山川 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奏以陰陽之和 國語晉平公既作新聲師曠曰大樂之若神奏承雲六莖帝譽唯六者取其變也招舜樂晨露湯樂

節八風 成萬物 國語金摩之仆擊之絲木越之竹節之鼓而行之以節之 漢書禮樂志有之

八風貫達注八風謂八卦之氣也 周禮大司樂以和邦國以變化黎民 史記樂所以和萬物也

暢於中 動於外 漢書樂作於外此先王立樂之而

方也 春秋元命苞樂者和盛於內動發於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宋均注和盛於內鄉人君國咸歌之發於外形四方之風也 聞韶樂 奏新聲 上詳總載一下詳總載二 角懈

隱 宮寬大 詩邶鄘綠衣 悅之 詩記 腫綠衣者非謂金石之聲管絃之鳴謂陰陽和順也 薦上帝 下太一 上詳總載一 樂叶圖徵 鼓和之神 致神祇 薦郊廟 周禮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以作動物注 漢書樂者歌九德誦六詩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享之 商斷割 宮溫雅 節奏 經析疑聞商聲無不斷割而亡事也 致鱗羽 動風雲 上詳總載一 胡笳風雲為之搖動星辰為之變度 徵善養 經通義聞徵聲無不善養而好施 教胄子 掌成均 上詳總載一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鄭元注均 通神明 和人理 上詳化黎民注 祇注 司馬相如上林賦族 英英鼓腹 洋洋盈耳 上詳感天地注 鄭聲淫聲之哀者 禮記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 鐘鼓俱震 墳箎和鳴 曹植七啟七激曰金石諧而齊聲墳箎合而 移風易俗 播德通靈 上詳總載一 禮記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 鳴管王子吐鳳歌抱朴子鸞鳥聞而舞則主國安帝時零陵太守韋祠下得笙白玉管尚書大傳大琴朱絃而 顓頊俞鮮先為樂倡鮮乃儛寢以其尾鼓其 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鄭聲亂雅 齊音害德 論語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注鄭聲淫聲之哀者 禮 英英鼓腹 洋洋盈耳 上詳感天地注 侍中鮑勛曰夫樂上通 通神明 和人理 上詳化黎民注 祇注 司馬相如上林賦族

代周禮大司樂職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注曰六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注曰此周所存六代之樂 無德不作 得道可言 通治亂可辨 至則無聲非聽鏗鏘而已 酣歌成風雖聞誡於伊訓 鐘鼓不考亦見刺於唐詩 宛諧 和暢 唐裴知古聽太廟樂曰金石諧宛將有大慶 宋太祖乾德四年詳總載三 主盈 知變樂記禮樂之情也注人情以地制禮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 陽來樂記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

左傳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清濁大小出入周旋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人平而德和也 樂記樂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 九變 左傳子太叔設三極九變之樂作四結十二成 劉淵 揚蹈厲所以盡武時也 又曰論倫 和睦微妙 調和諸合 孝經援神契樂貴和睦頌之音理而民正樂繁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 九歌八風 三極 史記樂書雜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君子致樂以治心者也 又曰論倫 和睦微妙 調和諸合 孝經援神契樂貴和睦頌之音理而民正樂繁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 九歌八風 三極

樂記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禮樂以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

不怒而威 無言而悅 樂記樂以治心者也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怠而懼復聞之惑而卒聞之而惑帝曰吾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貴或謂之賤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也 聽古惟馴 合商揮徵 彈角鼓羽 陸機文賦 獻新而哀 樂記鄭侯問於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新樂之如此何對曰今夫新樂進俯就曲俯就曲者臨其上而不安放辟邪侈而不慎姦聲以濫溺及其極也君臣上下以相放而不自知及其終也流散而不反則不及已矣是以君子賤之也 發揚蹈厲 欣喜歡愛 樂記夫樂者樂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鄭注曰發揚蹈厲猶奮武時也 又曰論倫 和睦微妙 調和諸合 孝經援神契樂貴和睦頌之音理而民正樂繁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 九歌八風 三極

樂記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禮樂以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

君子平心 小人聽過 禮記曰樂其上樂乃成也 播之 無德 尚書大傳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 韓詩外傳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聞其聲然後少師奏升堂 左思魏都賦 金石齊響 金石絲竹之美 韓木常調 金石齊響 左思魏都賦 金石絲竹之美 韓詩外傳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聞其聲然後少師奏升堂

相感相應 尚書大傳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天化也 韓詩外傳 開山川之風 達神明之德 晉語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聞其聲然後少師奏升堂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四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貴或謂之賤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也 聽古惟馴 合商揮徵 彈角鼓羽 陸機文賦 獻新而哀 樂記鄭侯問於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新樂之如此何對曰今夫新樂進俯就曲俯就曲者臨其上而不安放辟邪侈而不慎姦聲以濫溺及其極也君臣上下以相放而不自知及其終也流散而不反則不及已矣是以君子賤之也 發揚蹈厲 欣喜歡愛 樂記夫樂者樂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鄭注曰發揚蹈厲猶奮武時也 又曰論倫 和睦微妙 調和諸合 孝經援神契樂貴和睦頌之音理而民正樂繁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 九歌八風 三極

樂記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禮樂以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

君子平心 小人聽過 禮記曰樂其上樂乃成也 播之 無德 尚書大傳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 韓詩外傳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聞其聲然後少師奏升堂 左思魏都賦 金石齊響 金石絲竹之美 韓木常調 金石齊響 左思魏都賦 金石絲竹之美 韓詩外傳

理同而氣異宜同則變多樂以統同故可使人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　壽人

滅樂器至五百般唐又減三百般　自娛　公會

宋建隆初改周樂名詳見御覽　合璧　聯珠　明熊

鐘鼓所以節耳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褒　七旦　三音　隋鄭譯得西域

之聲求合七音八十四調一曰娑陁力平聲二曰般瞻五曰俟利箑角聲三曰沙識直聲四曰沙侯加濫聲五曰雞識長聲三曰沙識直聲四曰沙侯加濫聲五曰般瞻七曰俟利箑角聲六曰般瞻五曰俟利箑角

劉當去羽音明亦以火德與宋同越當去羽

譯樂哀遙 常音雅淡

其傳萬寶常創立八十四調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二千八聲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歎異然其哀雅淡泊善時音者多不喜

闇解神解 時元風元 世說荀公曾善解音聲時

阮之妙解徽弦還為始平太守後有田人耕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荀試以校已所製鐘鼓合調而阮口初不言直意忌之遂毀金石絲竹皆加校一朱於此服也

立均尋母 大樂還魂 朱子語錄文蔚問國語立均出度之義朱子答曰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箇母子調得正時後凡言行錄范鎮與司馬光皆上書論律尺之通梁武帝謂之通

忘倦不喜 唐嚴挺之傳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倦柳公權通音律而不喜奏樂

九功 十部 唐史九功舞六名功成慶善樂大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縣帝鄉即位仍隋九部樂一

燕樂伎二清商伎三西涼伎四天竺伎五高麗伎六龜茲伎七安國伎八疏勒伎九康國伎

燕樂伎十部唐史九功舞六名功成慶善樂大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縣帝鄉即位仍隋九部樂一清商伎二西涼伎三天竺伎四高麗伎五龜茲伎六安國伎七疏勒伎八康國伎九

藥精 玉謬 唐書魏武時雅樂郎中令杜夔識音律鑄銅工紫玉亦有巧思多所造作夔令玉鑄鐘聲多不諧教令毀作玉以夔清濁任意調高下夔為精而玉謬也

樂說時元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之者也風元者禮樂之本萬物之管絃號大宗武帝帝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而玉謬也

記曲 之極青山以舊曲詢之即令女弟子隔簾歌之聲入青雲聽者以手承之歡逐而下以索架置

池奏 搖山作 上詳總載二山海經祝融生子名長琴是處搖山始作樂

承雲 黃帝樂六瑩帝嚳樂大咸堯樂大韶舜樂晨露湯樂

文武郎 君臣樂 元舞近至元十六年大樂令完顏椿以歌八闋奏於太廟一載二元鳥三遂草木四富五穀五教天常六樂三人操牛尾皮以足擊之樂工見於香閣文郎現英下詳總載一

即成也 娘子九 娘子名長琴是處搖山始作樂

奏承雲 歌晨露 列子穆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注

稍不驚怪比上膳行在草次無樂鸚鵡大呼卜之之極下詳總載一

礎貞彈形 理君本祖 樂說聖人作樂綱紀五常之祖無形者萬物之君本其祖然後正研

八能之士 九變之音 上詳總載九變

滿谷滿院 徧山徧水 莊子黃帝各北門成而充滿

闇伯瑜響過行雲賦三成而充滿

量人仙 十唐書元宗分奏樂堂下立奏謂立部伎堂上坐奏謂坐部伎

裏洋溢無間在水徧水在山徧山

絲鳴管語 朝歌夜絃 上見李庾東都賦下見杜牧阿房宮賦

雲華拊石 並詳總載一

金吾以聞 所司供設 孔帖李戩與馬遂在唐張說望於遷左丞相上日敕所司供設

七始八氣 六變九成 樂說聖人得八能之士以調陰陽五行則七始八氣終於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石絲竹皆加校一朱於此服也

立部坐部 左仙右 秦始皇二年八月東巡會稽人飲於嶧山命東海秦寡雲左仙之曲

子登彈 武夷山古人築中大之臺簡鄭衛之傳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倦柳公權通音律而不喜奏樂

樂

鵠震馬鳴　鳳儀獸舞　韓詩外傳舜實以治有聲鵠震馬鳴及傑介之垂拱而天下治陳氏曰伶倫取竹制十二管吹陽律以聽鳳鳴以候鳳吹陰律以擬風聲以考人聲而十二律之情盡矣後歷代沿革斷竹爲十二律以定樂復鑄銅律二尚書曰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仰鳳擬凰

樂書　徵氣考聲　改絲移柱　文獻通考樂博士沈重鍾律議從以考聲徵氣辨謬時序爲本改絲移柱之變爲八音旋相爲宮之義文牧皮定樂復鑄銅律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管吹陽律以候鳳吹陰律以擬風聲太宗貞觀初張文收等依歷代沿革斷竹爲十二律以定樂復鑄銅律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管吹陽律以候鳳吹陰律以擬風聲

十四調百四十八聲　二十四扇　十有二管

變化出於十二律

符契通聲　梁武帝按十二律製十二笛以寫鍾律並周代古鍾十二枚大小輕重各具數合於十二律之聲

郎六七人爲一鳴　具數合於十二律之聲

置關下上人爲一鳴　樹花盡對芳香藤人摩花中有

女郎舉酒衆樂具作　又秀才白鹇來從新羅王子過海風飄至一處臺閣璀璨東廊下列女數百人奏樂白鹇花雀皆舉翅動足更應絃歌曲末徐聞廊下侍從乃諸岳真君游春臺也

琴瑟樂心　荀子君子以鐘鼓導志琴瑟樂心羽毛從以簫管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

詩爲樂心　聲爲樂體　劉勰文心雕龍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辭聲師於曲

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

吹律生暖　聽樂屬文　劉向別錄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暖氣至今名黍谷　唐李翰爲文思遲求樂音奏之神遙乃屬文

楚音沓眇　秦聲雄高　明馮時可雨航雜錄楚聲如楚語云鼓鼙希聞彈之聲雄高漢因之爲樂府其聲大備

洞庭仙音　濟南新聲　晉陶潛詩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戚注形天飄名常自銘　干戚而舞詳山海經

簫象鳥歌　琴疑之形　象交龍笙簧之形象鳳翼柷敔之形象虎下詳見楊繼盛苑洛樂志序

雅聲遠姚　繁弦會漢　景星歌注漂姚飛揚也

調于子年拾遺記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金堂數百間帝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音徹於山頂後漢濤南公邑宇子和善改曲調時號濤南新調

四靈飾器　九鶴舞庭　明馮惟訥雨航雜錄雁山有草名樂官形似羊蹄胸潛詩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曼聲如簧　雨航雜錄雁山有草名樂官形似羊蹄胸潛詩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日展詩應律　揚雄申商又聲氣遠條鳳鳥翔又

黃景星五音六律依韋譬昭注依韋諧和也

草有樂官　獸能舞戚　雨航雜錄雁山有草名樂官形似羊蹄胸潛詩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崔聲如簧管　晉崔豹古今注蘇合香丸本出大秦國傳聞其國人采此香時有商客來貨之積十餘年香氣不歇

問曰何者是淫溪沙孔子伶笑之　銅人舉器　地窖藏聲　唐國史補于頔令客彈琵琶聲全無琴韻

數尺出遑後其上釘之樂音寂然上笑爲問姑也　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管一人紐繩則衆器皆作與真樂不異

劍載曰明崇儼有術法帝試之爲地窖遣妓奏樂儼至詭謂曰此地嘗聞管絃是何祥卿能止之乎儼曰諾遂

書一桃符於其門中州集趙滋字濟甫系出馮翊其祖官於汴遂爲汴人濟甫少日善解音律閭里異之

龍頭張口相向衆遂怖懼不敢作樂也　隋氏獨奏黃鐘　王朴不考金石　明韓奇

彈琴其樓如虎　趙滋通音律　如意辯琴箏　金元好問中州集趙滋字濟甫系出馮翊其祖官於汴遂爲汴人濟甫少日善解音律閭里異之

論樂曰隋氏之樂闕而不考金石　皃氏修廣之規意聽之曰三分之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全無琴韻

鍾士朴之樂不考金石　黃鐘秦　皃氏修廣之規　後魏書曰元孚表臣今據周禮皃氏修廣之規

詩論樂　蹈水赴火之歌　桑間濮上之曲　皃氏修廣之規好勇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淫其俗輕死故有蹈水赴火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曲　阮籍樂論

金而模石　聲叩鐘求音損除繁雜

而琢　簨斯堅筍斯橫元史大成樂必調秋宮春律萬物必榮　六德在咸池之宮山谷可調　賢者進佚人伏　八風入承雲之奏人神不雜庾信　漢庭聚訟作章敢望於一夔　舜殿鳴絃率舞願觀於百獸元史賀樂成表中語

樂總載四

天帝樂述異記南海有軒轅丘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繪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憤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媧氏之笙簧也　**樂名**舊見細器　**笙鏞以間**尚書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鼗鼓**周禮鞮鞻氏掌教鼗鼓鞮鞻舞皮舞也　**防民之情**周禮以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　**嘉成**周禮荒政九曰舊樂嘉成嘉樂和也　**蕃樂**周禮凶年閉樂器而不舉也　**樂德**樂記曰大司徒以樂教國子興道訓言語　**樂政**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政散**鄭玄曰政謂樂之官名舊見細器　**笙鏞以間**尚書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防民之情**周禮以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　**樂語**樂語以樂教國子忠和祇庸孝友　**樂儀**樂容儀　**政通**樂記曰樂者先王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動之以天地之化明之以日月之光其聲感人深其化人易故曜也　**風風**

張洞庭之野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帝曰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八風之氣承雲之奏人神不雜庾信　**漢庭聚訟**作章敢望於百獸元史賀樂成表中語

百事調萬物榮樂說聖人作樂賢者進佚人伏俗通劉韶部鐘律書曰春宮秋律百事

侍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爲似謝元暉白哀其竹聲不堪說其名亦失其實矣 權取中軍金鼓高宗建炎元年就維揚行郊祀禮用之 絲抹將來遞齎門覽州鄧公宴將作曲伶人手絲抹將來以絃聲發之後以衆樂和之故號絲抹將來今所在起曲先以文統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吳部樂古雅樂雲秦舊而廢漢世惟制楚聲而已矣何待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蓋俗樂也至鄭譯復因白苻祇婆善琵琶而翻七調是爲吳樂漢世徒以絃聲爲主樂家未必專取其詞如漢武命司馬相如等作郊祀詩賦使人惕然有鸞若誦美之詞使人聞之古人歌詩樂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誦美無復古意矣嘗閱諏諫則使人意怠而自恃自恃者日驕自驚者日強卿等撰述務致敬慎鑒戒之意毋有所避 與疏天地幽通鬼神明虛宁序 咸通音律遵史稱聖宗興文統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吳部樂古雅樂雲秦舊而廢漢世惟制楚聲而已矣何待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蓋俗樂也至鄭譯復因白苻祇婆善琵琶而翻七調是爲吳樂漢世徒以絃聲爲主樂家未必專取其詞如漢武命司馬相如等作郊祀詩賦使人惕然有鸞若誦美之詞使人聞之古人歌詩樂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誦美無復古意矣嘗閱諏諫則使人意怠而自恃自恃者日驕自驚者日強卿等撰述務致敬慎鑒戒之意毋有所避 與疏天地幽通鬼神明虛宁序 雅燕兼用 俗樂定雅樂吳樂定雅樂金華

詩曰昔人夢黃帝尚喜頌鈞天況茲開景業作樂武功宣大雅廢還理承風毀更懸中和誠易擬韶夏詎相沿

叶希聲和雲留睿賞薰風悅聖情盛烈光韶濩英竊吹良無取率舞抃羣生 卞忭觀太常奏新樂詩曰大君膺寶曆出豫表功成鈞天金石響洞庭絃管清八音動繁會九變

徒自強 孔德紹觀太常奏新樂詩曰大君膺寶曆出豫表功成鈞天金石響洞庭絃管清八音動繁會九變

山寒落夏霜遥空澄暮色清景散餘光笳聲諠隴水鼓曲噪漁陽沈鬱興神思眺聽發天章嵩伾終難學丘陵

君臨天樂非鐘鼓且用戒民心 薛道衡奉和月夜聽軍樂應詔詩曰旌門臨古堞徼道度深隍月冷疑秋夜

絃韻雅琴八行陳樹羽六德審知音至道兼韶濩充庭總韍任高天度流火落日廣城陰百神諧景福萬國仰

難遇詠言寧易放 隋何妥奉敕於太常寺修正古樂詩曰大樂遺鐘鼓至樂貴忘情俗久淳和變年深禮教

生嶰谷調孤管崙山學鳳鳴浮雲成舞曲白雪作歌名聞詩六義辨觀樂八風平肅穆皇威暢淪遰河水清鈞

天動絲竹括地響鏗鉦盡美兼韶濩威德總咸英寥亮鳧鐘徹飄揚翟羽輕小臣屬千載時幸預簪纓行欣負

蒼璧衢壇聽九成 又樂部曹觀樂詩曰東海餘風大陶唐遺思深何如觀倫舞奏鼓間擬金

絃韻雅琴八行陳樹羽六德審知音至道兼韶濩充庭總韍任高天度流火落日廣城陰百神諧景福萬國仰

君臨天樂非鐘鼓且用戒民心 薛道衡奉和月夜聽軍樂應詔詩曰旌門臨古堞徼道度深隍月冷疑秋夜

山寒落夏霜遥空澄暮色清景散餘光笳聲諠隴水鼓曲噪漁陽沈鬱興神思眺聽發天章嵩伾終難學丘陵

徒自強 孔德紹觀太常奏新樂詩曰大君膺寶曆出豫表功成鈞天金石響洞庭絃管清八音動繁會九變

叶希聲和雲留睿賞薰風悅聖情盛烈光韶濩英竊吹良無取率舞抃羣生 卞忭觀太常奏新樂

詩曰昔人夢黃帝尚喜頌鈞天況茲開景業作樂武功宣大雅廢還理承風毀更懸中和誠易擬韶夏詎相沿

犍為磬響徹懈谷管聲傳小臣聖清耳長奉庫風絃　許善心於太常聽陳國蔡子元所校正聲樂詩曰維陽成禮樂治定昔君臨虞廷觀樹羽漢帝仰掇金既因鐘石變將隨河海沈湛露廢還序承風絶復尋衮章無舊迹韶夏有餘音澤竭英蘂散人遺憂思深悲來未滅琴淚下正聞琴詎似文侯睡聊同微子吟鐘奏殊南北商聲異古今獨有延州聽應知亡國音　唐太宗三層閣上置音聲詩曰綺筵移暮景紫閣引脩煙南棟歌塵合分階舞影連聲流三處管響亞二重絃不似秦樓上吹簫空學仙

增　唐陸贄曉過南宮聞太常清樂詩曰南宮聞古樂拂曙聽初驚煙靄遥迷處絲桐暗辨名節隨新律改聲帶緒風輕合雅將移俗同和自感情遠音兼曉漏餘響過春城九奏明初日寥寥天地清　無名氏郊壇聽雅樂詩曰泰壇恭祀事彩仗下寒坰展禮陳嘉樂齊心動衆靈韻長飄更遠曲度靜宜聽沉響何清越暖風散杳冥微懸和氣聚旋退曉山青本自鈞天降還疑列洞庭　呂昇貢舉人論仙師聞雅樂詩曰禮聖尚尊彰觀光在此時聞歌音乍遠合樂和還遲調朗能偕作聲微又幷絲輕泠流箎簜繚動纓隨節二終必盡儀國風由是正王化自雍熙　李舡試霓裳羽衣曲詩曰開元太平日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競搖曳宴罷水殿空餘香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誰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　明陶安大享樂曰舞干何于于擊鼓何隆隆儷鼗繹錫子賦彤弓其慶何縣縣其音何渢渢所以億萬載慨念斯無窮小臣奏雅章揩首對九重

增　唐唐達奚珣太常觀樂器賦曰國之盛事殫所未識雅象純陰叢光禽艷樹羽紛灑崇牙前步玉管清通瑶琴古色朱絃疏越之制雷鼓靈鼉之飾清笳密列於軍容畫角融怡於武力故能頓應棘張枹敔猛獸赫怒而琴鐘金人嵌巖以負簴鸞笙在目疑騄駬於周王鳳簫可吹紛肹蠁於嬴女況復天球曜逸金蛻鴻蒙大籥清警虚籟生風稽彼有倬荷兹載豐　潘炎君臣相遇樂賦曰仰乾坤之德知樂之所由興觀君臣之和知樂之所作在宇宙而非滿鼓陰陽而合漠諧宰相之燮理象天子之經略可以頌猗那可以美於鑠事無事之事明主之衣已垂為無為之為大臣之衮何補雲入呂而風入律進成規而退成矩一屈一伸下兢上讓端拱者上帝之君賡歌者佐時之相天化優洽淳風溥暢　高郢虞歟樂賦曰飲至云畢告捷在兹陳簨簴之列歌杕

杜之詩天地同和盡樂止戈之武生靈咸若俱觀反於
感而通俾夫聲聞於外　李子卿功成作樂賦曰命冀典事大制宮懸鳴條則文動奏金則武宣羽毛含其春
露千戚耀其秋天慶雲既同於舜日大風無異於漢年動角則寒谷花明叩商則春林葉墜初舞而魚躍龍騰
終曲而鶴翔鳳至可以克諧神人交暢天地　又洞庭張樂賦曰其靜也洞庭安波其清也楚山霽色太虛過
雲寒谷生暖三光昭晰八極充滿何淳風之泱泱諒千古之纂纂　呂温樂出虛賦曰因妙有而來向無間而
至披洪纖清濁之響滿絲竹陶匏之器自我及人託物於未分之表播天極地開機於方寸之中波騰悅豫風
行於有道之年派別宮商雷動於無爲之世塞雲谷而響絕疏天籟而音遒未隨於物細縕於七政八風忽變
其和剖判於五聲六律　宋范仲淹今樂猶古樂賦曰君臣交泰民物滋豐和氣既充於天下德華遂振於域
中實萬邦之所共諒百世之攸同聽此笙鏞曷異聞韶之美顧茲匏土宛存擊壤之風孰是孰非爰究爰度且
何傷於異制但無求於獨樂移風易俗豈惟前聖之所能春頌夏絃寧止古人之有作　蘇軾延和殿奏新樂
賦曰治道旁通五功告成御延和之高拱奏元祐之新聲翕然便坐之前初觀擊拊允也德音之作皆效和平
自昔鐘律不調工師失職鄭衛之聲飫盛雅頌之音殆息爰有耆德適丁盛時以謂樂之作也臣嘗學之稽周
官之舊法而均其分寸驗太府之見尺而審其毫釐鑄器而成庶幾改數以正度具書以獻孰謂體知而無師
時惟帝俞眷茲元老鏗然鐘磬之調適燎然庶業之華好聊即使安之所奏黃鐘而歌大成行詠文明之章薦
英祖而享神考

原論晉阮籍樂論曰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性體萬物之生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
風之聲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奏之圜丘而天神下降肆之方澤而地祇上應天地合其德則
萬物全其生則賞不用而民自安車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鞉鼓琴瑟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
亡樂失其序則紀綱疏亂禮定其宜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續宴饗之詩稱禮讓
之則可移風易俗明貴下賤而韶濩之稱空傳咸英之實

詔梁武帝詔羣臣音樂詔曰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下賤而韶濩之稱空傳咸英之實

靡記漢魏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宴失四懸之儀歷年永久將蔪於地朕昧爽坐朝思求厥旨而舊章罔存未獲釐正寤寐有懷所爲歎息卿學術通明可陳所見　宋皇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詔曰朕聞至樂之大統和天人奮雷先聞萬物蠢若聖人觀象於豫以崇薦配百代之興咸有制作題根英之文陶虞繼明紹之美三王殊憲稱謂炳焉東漢命以大予開元自云唐樂雖頗古未遠而雅於言道朕所慕焉故前詔執事訪圖博議將以立度出均考音正律謹權審量修器協舞以定本朝之述作用章祖考之謨烈庶幾光輝永畀來裔其參稽典制審加詳閱稱朕意焉

增序宋景祐太樂圖義序曰至樂之作本乎天理藏乎人心天理難乎象見故推數以成律呂人心易以物假故探和以寫金石聖人之制作也以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埴篪寄伯仲之睦琴瑟懷志義之思舞綴以勤勞逸宮軒以等貴賤非爲娛於耳目取玩於性情　元虞集新編古樂府序曰夫樂之爲器八所以備六律五音者有其聲而已所貴乎人聲者有其文辭焉音聲之傳工失其肆習則易以亡絕歌之有辭則意義之通可以兼音聲而得之此夫子慨歎於韶武之辨而刪詩之志歟

增判唐康子孝樂請置判懸判曰雅有大夫樂有君子將以昇幽崇德降物平心嘗令率土胥觀頌無爲而擊壤普天同樂學操緩以旅絃淆選既修匡衡之章遂靚鄭聲久絕文侯之卧亦與比屋可封薰琴解慍自應兩日施化三年有成欲還叱庶之風何假大夫之樂

律

原本天　賈地　傅子律呂本於天地豈崑崙之竹鳴鳳之聲能定之哉此迂遠之談也

之分注曰律管可以分氣　漢　立均　知敵　周語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古之音律者所以調樂人之音聲也　象物賈地而牙故謂之管

律者風俗通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

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　六韜夫律管十二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墨去九百步外倫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微聲應管當以至敵人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執儀紀之以三

元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也

和聲

列氣　尚書律和聲　欽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

三律

六同　漢書律曆志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均所以調樂人之音聲也　漢書律曆志曰仁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也　周禮大師職大師掌

分氣　調聲　爾雅謂雅

家以聲徵而難知其分敵不明故作準以代之　得玉　用銅　趙壹劉羅築武德殿于土城西南郭內得圜石玉碓其名曰重四鈞上有文曰同律度量衡有辛氏所造　漢書律曆志凡律度量衡之用銅者銅爲物之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至黃鍾不爲暑濕寒暑變其節不爲日雨暴雪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

命伶倫　用嶰谿之谷生竹　斷兩節間三寸吹之以爲黃鍾之宮　次制十二筒以之吹鳳之鳴　別其雄雌之音

知南風之律　寫鳳音　聽鳳鳴之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鍾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太簇　執秦正紐以

本案　藻盤　清毛表

上而以主埋之地中實菽芧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呂每地氣至與律同

外　晉人有銅藻盤無故自鳴問於張茂先茂先曰此器與洛

陽宮中鐘聲相諧宮之其一曰古錢今日古物之有分寸著於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漢錢而已餘恐不足憑也

律以古物七品勘之遂止　漢錢　周斗　宋晉人有銅藻盤無故自鳴問於張茂先茂先曰此器與洛陽宮中鐘聲相諧宮之其一曰古錢今日古物之有分寸著於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漢錢而已餘恐不足憑也又曰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裁管不能以權量參校故歷代黃鐘之管容黍參差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爲正乃據斗造律　三統　十器　元始中劉歆等典領樂事言律有三統之義黃鐘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樹之六合之內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含陽之數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林鐘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羲氏所以協天也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羲氏所以順天也均律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於案下律呂不協則飛灰沖素散出於戶外以主埋之地中實菽芧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呂每地氣至與律同則飛灰沖素散出於戶外晉人有銅藻盤無故自鳴問於張茂先茂先曰此器與洛陽宮中鐘聲相諧宮之其一曰古錢今日古物之有分寸著於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漢錢而已餘恐不足憑也又曰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裁管不能以權量參校故歷代黃鐘之管容黍參差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爲正乃據斗造律　三統　十器　元始中劉歆等典領樂事言律有三統之義黃鐘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樹之六合之內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含陽之數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林鐘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羲氏所以順天也均律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於案下律呂不協則飛灰沖素散出於戶外以主埋之地中實菽芧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呂每地氣至與律同則飛灰沖素散出於戶外晉人有銅藻盤無故自鳴問於張茂先茂先曰此器與洛陽宮中鐘聲相諧宮之其一曰古錢今日古物之有分寸著於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漢錢而已餘恐不足憑也又曰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裁管不能以權量參校故歷代黃鐘之管容黍參差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爲正乃據斗造律　三統　十器　元始中劉歆等典領樂事言律有三統之義黃鐘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樹之六合之內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含陽之數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林鐘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羲氏所以順天也均律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於案下律呂不協則飛灰沖素散出於戶外以主埋之地中實菽芧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呂每地氣至與律同則飛灰沖素散出於戶外

遂止　詩舍神霽地處　取竹解谷　伶竹

晉中徵　楊雄太元經伶竹爲管室灰爲候以

北谷名也　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孟康注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解脫無溝節者也一說崑崙

氏不誤注伶黃帝伶倫　嶰谿　取竹解谷　伶竹　楊雄太元經伶竹爲管室灰爲候以北谷名也　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孟康注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解脫無溝節者也一說崑崙氏不誤注伶黃帝伶倫

寫鳳音　聽鳳鳴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南風之律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太簇　秘康哀樂論子野博物多識吹律知南風不競　詩舍神霽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羽秦地處

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羽秦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徵　楊雄太元經伶竹爲管室灰爲候以北谷名也　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孟康注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解脫無溝節者也一說崑崙氏不誤注伶黃帝伶倫

寫鳳音　聽鳳鳴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南風之律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太簇　秘康哀樂論子野博物多識吹律知南風不競　詩舍神霽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羽秦地處

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羽秦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徵

寫鳳音　聽鳳鳴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南風之律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太簇　秘康哀樂論子野博物多識吹律知南風不競　詩舍神霽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羽秦地處

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羽秦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徵

取竹解谷　伶竹

楊雄太元經伶竹爲管室灰爲候以北谷名也　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孟康注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解脫無溝節者也一說崑崙氏不誤注伶黃帝伶倫

寫鳳音　聽鳳鳴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南風之律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太簇　秘康哀樂論子野博物多識吹律知南風不競　詩舍神霽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羽秦地處

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羽秦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徵

寫鳳音　聽鳳鳴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南風之律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太簇　秘康哀樂論子野博物多識吹律知南風不競　詩舍神霽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羽秦地處

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羽秦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徵

取竹解谷　伶竹

楊雄太元經伶竹爲管室灰爲候以北谷名也　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孟康注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解脫無溝節者也一說崑崙氏不誤注伶黃帝伶倫

寫鳳音　聽鳳鳴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南風之律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太簇　秘康哀樂論子野博物多識吹律知南風不競　詩舍神霽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羽秦地處

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羽秦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徵

寫鳳音　聽鳳鳴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南風之律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太簇　秘康哀樂論子野博物多識吹律知南風不競　詩舍神霽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羽秦地處

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羽秦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徵

取竹解谷　伶竹

楊雄太元經伶竹爲管室灰爲候以北谷名也　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孟康注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解脫無溝節者也一說崑崙氏不誤注伶黃帝伶倫

寫鳳音　聽鳳鳴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南風之律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太簇　秘康哀樂論子野博物多識吹律知南風不競　詩舍神霽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羽秦地處

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羽秦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徵

寫鳳音　聽鳳鳴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南風之律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太簇　秘康哀樂論子野博物多識吹律知南風不競　詩舍神霽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羽秦地處

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羽秦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徵

取竹解谷　伶竹

楊雄太元經伶竹爲管室灰爲候以北谷名也　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孟康注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解脫無溝節者也一說崑崙氏不誤注伶黃帝伶倫

寫鳳音　聽鳳鳴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南風之律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太簇　秘康哀樂論子野博物多識吹律知南風不競　詩舍神霽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羽秦地處

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羽秦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徵

寫鳳音　聽鳳鳴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南風之律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歲時部律中

太簇　秘康哀樂論子野博物多識吹律知南風不競　詩舍神霽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羽秦地處

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羽秦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徵

分乃陽數之成以三通九故黃鐘之宮命曰涵少中之音讀之

鶡正名七列 玉海 翠臣謝暐景祐新經表中語

制樂

原應天 省風 聖人作樂以應天天子省風以作樂詳總載

樂祖 節事 樂緯受命而王為之制樂其先祖也 先王制樂所以節百事

德音 聲文 禮記聖人以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聲成文謂之音

功成 樂備 王者功成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

主武 出文 高祖作昭容樂古樂也又作禮容樂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

道志 崇德 王修樂以導志詳總載

防淫 節樂 白虎通太平作樂所以防淫佚樂記凡

德音 聲文 禮記聖人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

道施民 德潤 物又曰黃帝樂所以感天地者何咸皆

漢志樂曲有思悲翁戰城南門東有賢女章和三年中樂久長殿前生桂樹並樂曲名也

平好惡 防隆滿 樂耳目記先王之制禮樂非極口腹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通八風以通天地之情也

地室懸 得反則安 過作則暴 樂得其反則安抑之乃得中也 禮記過作則暴

名者侯也 漢哀罷樂府官詔曰世俗奢泰文巡狩有變禮易樂者君流流放也君者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者條奏別屬他官

聲譜 調圖 玉海宋景祐初年御製景安四曲以祀天地興安四曲以祀宗廟祐安五曲以祀五帝又造冲安之曲為八十四皆作聲譜以授有司樂府雜用

由中故靜 以反為文 樂由中出故靜和在中也樂主其盈而反以文是以其聲樂而不流文美也反自樂盈而反以抑止也

名與功偕 樂由天作 杜夔制雅樂 荀勗正雅樂並詳總載

文之以五聲 播之以八音 文之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致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也

禮記天子巡狩有變禮易樂者君流流放也君者侯也漢哀罷樂府官詔曰世俗奢泰文巡狩有變禮易樂者君流流放也君者侯也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者條奏別屬他官

倫之聽鳴鳳律呂用和 師摯之始關雎音聲用制

忘三月之味 平聲羽七調上聲角七調去聲宮七調入聲商七調為二十八調圖 廣成 元正 始通典北齊祖珽採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

李協律 實獻書 李延年爲協律都尉班固贊云延年知音古樂書六國時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大司樂之章也

掌樂

之音初調九奏俱唐楊炯少姨廟碑

卿當時郊廟及會朝之樂本乎軍容唐李賀石興太史令掞元辨增損之萬

韋姚增損孔帖寶璉武德中興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雅樂是正鐘律萬石善音律上元中遷太常少

十篇雲韶諸工皆擩之絃管唐

紹論樂疏鼓吹之樂本乎軍容

觀也唐志高宗將征高麗召李勣任雅相等燕洛陽城門

令郊廟祭享參用之唐志高宗

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槊而舞歌

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樂之

出虛蓋本陰陽之氣自無而生有故因器以成聲稽有樂而

中殿中曹郎荀萬秋樂議云東晉太祝唯歌迎神而不送神議

者以廟居神不宜有送考祭義云樂以迎來注迎來而樂親之來詩云神

聿歸於天地也神有去來則樂有迎送又傳有

宗即位命張文收製

瑞文馴象王烏皓雀四瑞樂章

漢和唄作

至唐減至三百太宗時挑絃竹爲別部用宮商角

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

萬國朝天 八絃同軌

宋祥符中詔以太宗聖製曲付史館太樂局并所製萬國朝天樂曲

三百樂器漢祭祀志韋元和二年制靈臺十二門詩各以

其月祀而奏之樂府雜錄魏周兩代樂器繁多

景雲河清 玉烏皓雀

唐高

播之絃管 本乎軍容

唐李賀樂府數

帝舞有儀鳳 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

舊唐書 音樂志 樂部 制樂 掌樂 瞽宗

舊唐書 音樂志 樂部 制樂 掌樂 瞽宗

年掌賓禮賀瑒謂皇太子元會出入所奏帝命制樂瑒謂宜名元雅取元良之義帝改元正取蒙養也

道曲

製大羣天曲工部侍郎賀知章製紫清上聖道曲並用漢曲又改庭用十六曲高祖乃去四曲留十二合四時也更製新歌以述功德

新歌

唐樂志高祖初用宋齊舊吹

廟用萬國朝天之曲亞終獻用平安真宗御製又仁宗御製三曲遼史奏聲曰平夏奏聲曰入四聲調四時之氣截竹爲四奏之笛以叶音聲而被之絃歌

曰天之曲亞終獻用平安真宗御製又仁宗御製三曲遼史奏聲曰平夏奏聲曰入四聲調四時之氣截竹爲四奏之笛以叶音聲而被之絃歌

曰呂才類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

金風調

唐會要天寶十三載改樂曲名自太簇宮至金風調

又武后享神宮皆自制大樂

舉善音 制大樂

孔帖唐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温彦博

山雲傑

唐會要天寶十三載改樂曲名自太簇宮至金風調

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

三曲 四聲

宋會要太

列石太常後周天和元年十月甲子初造山雲傑

都良管 中鳴角

元史

葦篇之音 網罟之詠

隋志伊耆有葦篇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

清廟歌詞

葛天八闋神農五絃夢與功階其來尚矣

詔製宮懸 命詳律調

唐樂志高祖初用宋齊舊吹

舊唐書 音樂志 樂部 制樂 掌樂 瞽宗

舊唐書 音樂志 樂部 制樂 掌樂 瞽宗

卜

黃帝樂官 禮師 告備 可知 周禮樂師凡樂成則告備其可知也 子
乙曰己賤工也 教胄子 調樂音 上詳總載一 周禮大司樂掌成
抱其器而 均之法成均樂名 周禮大司樂均調樂音 奔河海 紀鑒
投鼓適秦 漢書樂家有制氏但以雅樂舉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紀鑒鼓舞不能知其義也 學樂必時春
奔河海 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周衰不能用樂故掌樂之官
誦夏絃 師 鞮瞽 移風有序曰就月盈 瞽 雅郎 色長 上詳總載三
如鼗 兩旁鳴 人頻解雅樂登歌堂調芳皆令教習參取是非 有色長部又有教坊使副鈴轄都掌儀範者皆是命官 韋
百官志上 元年改雲韶府以中官為使 唐 課業三等 寺卿三人 又云凡習樂立師以教成考其師之課業為
大樂習掌調鐘律以供祭享 參取是非 元史中統二年敕太常少卿王鏞領東平樂工常加督視肄習以備朝廷之用
仲辛改調 邦彥製詞 王海宋 習音律 宋祁得翁散樂傳教坊舊傳十三部內
文獻通考後魏宣武帝正始中詔太常卿劉芳主修樂事芳皆令教習參取是非 樂正 宋周邦 協律採古 學士辨
笙鏞以間 求歌頌而知音 鐘鼓是陳 謂鏗鏘之在耳 唐姜立佑樂官 樂師請考判

晉宗

合祖

幾聲 詩序有聲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有道有德 及階及席 周禮大
聲聲鄭注云聲樂人幾察察 司樂凡
有道者曾子 論語子曰席也 蒙瞍奏公 周禮眡瞭視扶
相師之道也 工扶工相瞽者

省風土

獻典

歌誦 周語召公云瞽獻典
知篤 篤厚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俗之所由作為盛雅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考中和 又曰鄶公云瞽師音官以省風土注曰音樂官也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
又伶州鳩對問律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制注曰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考合也謂

審聲

幾禮

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 季子觀 周郎顧

有殺聲 聞絃絕 詳琴二

大師小師 上瞽中瞽 周智者以為大師小師此乃師瞍之徒亦無目者也 又有上瞽四
人小師上士四人釋曰命其賢

心通師曠 目匪離婁

唐瞽相判度承大祭恭備宿戒資瞽者心則通於師曠目非類於離婁

蘧達

孔聞孔子曰蘧達於樂 論語子
在齋閣三月不知肉味

焦尾琴 柯亭笛 上詳琴二 下詳笛二

吳志周瑜少精音樂雖三爵後
必顧故時人曰曲有誤周郎顧

音而合　聞樂而悲禮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鍾鼓而已徒聽音亦有所合也注合已志也

如能審樂季札請觀　苟不知音文侯恐臥　聲管人情哀樂必辯　樂通王化理亂可知　晉寺塔鐸

運乘鈴　遂客出郊路逢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　吹笛　聲多琵　又曰唐讓皇子瑤朝早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他日琵琶曰琵自　事有譸張　音不純肅　天中記後唐清泰初王仁裕與范延光引賓客獵於王波店遂為奔馬所墜幾至不救　又高祖初定雅樂宴羣

鈴揭鼓錄唐宋璟孫流善審音一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鐸音心知有異所以僧曰鐸中往往有無風自搖洋洋有聞者流曰是也因請登塔遍呪中一鐸果太常舊器又流之為是曲其當軫音之際乎其音主商又曰唐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遂和　卧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果得鐘衆樂悉備

琶曰琵聲多琶音少是未叩彈五十四絃大絃也樂家以自下而上識之曰昨何故卧吹笛工鷺謝　又嗇聞康崑崙彈琵琶

新歌　授梧桐解　雜叩辨鐘　知止趨　辨得失

聞樂工竭鼓聲謂此耶婆沙雞也工大異之曰其祖父傳結尾聲耳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即曲盡又何索尾焉工曰余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不盡者值享北郊監察御是歎服　識永

盡者須以他曲解之耶婆沙雞當用梧解工如所教果相協聲意具足

德宗覽而嘉之敕就教坊與樂官參訂樂章樂工多訾其謬上乃召對使衆工作樂罷問其得失沈承稟舒遲不遠又指一笙者云此人魂已遊墓不可留供奉上驚訝

譴移時上改奏一曲纔數十聲綽即趨入上謂曰頗少遲否則必趨之綽拜謝說內官有偶笑語者上學貞元中進樂書三卷

旋而琵琶者人訝其父嘗自經不得諾由遂按譜自求徒失伏罪笙者亦不出旬日而卒沈由是益加知遇

原樂得律呂不傳之秘　冊府元龜宗詔曰博識古今懸通律呂討尋舊典撰集新聲

洛王朴

清嘉慶 日 考一百八十四

歌一

原釋名曰人聲曰歌歌者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范本之有柯葉 說文曰詠歌也 又曰詩曰歌獨歌謂之謠謳齊歌曰哯謳也 原爾雅曰聲比於琴瑟曰歌徒言永聲也 蒼頡篇曰哯謳也 原爾雅曰聲比於琴瑟曰歌徒歌曰謠 禁邑月令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韓詩曰飢者歌其事 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曰清歌又有清歌高歌安歌緩歌長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勞歌韓詩曰食勞者歌事 原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艷淫歌曰哯又有清歌高歌 玉海曰樂辭曰詩詩聲曰歌 郊廟所歌唐曲曰和宋曲曰安遼參用之金曲曰寧元曲曰成間襲宋金之舊明曲亦曰和又有鐃歌鞞歌正歌法歌房中歌燕享歌並見山堂肆考及正續文獻通考 原古之善歌者有咸黑秦青薛談韓娥王豹綿駒虞梁魯人虞公李延年 唐貞元中有田順曾爲宮中御史娘子元和長慶以來有李貞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武宗以降有陳幼奇南不嫌羅寵咸通中有陳彥暉 原古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南陽春淮南駕辨湊水 古歌錄有空侯謠俗遊春坐愁秋思幽居 古樂府有燕歌行艷歌行艷歌行蔡歌行陳歌行 又有豫章行吳趨行東門行善哉行會怨歌行前緩聲歌行擢歌行鞠歌行放歌行短歌行長歌行 魏武帝作朝歌行 詩肆于時夏箋云樂歌之大者稱夏 原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 唐詩序曰詩言志歌永言 原尚書曰詩言志歌永言 永長也 長言之 虞書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六府三事之可歌樂乃德政之致也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歌以勸之使致勿壞在此三者而已又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因庶尹允諧故作歌以戒之安不忘危也勅正也奉天命以臨民惟正在順時在慎微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乃賡以成其美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畧也君如此則臣懈怠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以申戒 尚書大傳虞傳曰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嶽陽伯之樂歌聲比余謠名曰皆陽儀伯之樂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

伯之樂焉夏伯之樂歌聲比中謠名曰初虞義伯之樂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干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歌曰緩
秋伯之樂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焉
緩并論八音四會（玉海曰此上下有脫文）
師帥學士而歌徹（於有司徹而歌詠也）周禮春官太師祭祠帥瞽登歌小歌師掌教弦歌（教謂效瞽矇出音弦謂琴瑟歌依詠詩也）樂
而靜柔而正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頌廣大而靜廉而謙者宜歌
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
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　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勾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言歌
聲之審有如此事）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周禮
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發至德詠成功也（周禮注曰歌帝俊帝舜也）山海經曰帝俊八子是始為歌
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　齊寧戚扣牛角歌曰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
穀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左
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炎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于人之心　又
曰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陸德明音義云折楊皇荂皆古歌曲也）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
尾捉足以歌八闋　又曰帝嚳氏命咸黑作為唐歌堯命質效山谷之音以作歌湯命伊尹作為太濩歌晨露
淮南子曰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　又曰秦梁之歌可隨也其所歌者不可為（秦梁古善歌之人也）
又曰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陵陽非歌拙也聽各異也　因提紀曰東戶氏之時其歌樂而
無謠（原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辰日月光
華弘于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　帝王世紀曰舜恭
己無為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禹省南土塗山
之女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為南音（昔有娀氏二女居九成臺天帝使燕夜往二女愛以玉筐既而視之鷰遺二卵五色北飛不反二女作歌始為北音）

夏后孔甲游於東陽貧山天大風晦冥迷入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然之子必有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狹之後析橑斧破斷其足孔甲曰嗚呼有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周

昭王南征頊于漢中王有幸餘靡長且多力掘土出之西翟從宅西河遮思故處作歌始爲西音此蓋四方之歌也　夏太康失道畋遊十旬弗反其弟五人待於洛汭述大禹之戒作五子之歌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於黃澤宿於曲洛洛水之曲也　使宮樂謠宮樂曲者　曰黃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　天子傳曰天子飲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復而野　漢吳越春秋曰越王入吳諸大夫送至浙江登船徑去終不反顧越王夫人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烏兮烏鵄凌元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悠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古本云一字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謹天颺颺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憂憂兮若割淚泣泣兮雙懸　燕荊軻蕭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襄陽耆舊傳曰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閭與始而曰下里巴人國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麗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漢史記項羽軍壁垓下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漢高祖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漢武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鹿溢魚弗鬱兮柏冬日　又行幸河東顧視帝京欣然中流歌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歌曰太乙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迾萬里今安匹龍爲友　漢烏孫公主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思土心內傷願爲黃鵠兮還故鄉　後漢章帝時童謠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高袖四方用匹

帛　桓帝時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兒爲徒一徒
室金爲堂石上慊慊春黄粱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
宴飲作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今遭際會奉時遐古將
罪武陽　後魏書曰高祖饗侍臣酒酣作歌曰日月光天
主今登衡會萬國今馳誠鄭懿歌曰雲電大振兮天地闢
文德遠被兮莫不思鄭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載
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
利教民田漁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
　拾遺記曰少昊母曰皇娥與白帝子泛于海上皇娥倚
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旁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
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
古東飛伯勞等歌曰東飛伯勞西飛燕黄姑織女時相見
光羅帷綺帳脂粉香女兒年紀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
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水之女名莫愁十三能織綺十
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
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家王　晉西京雜記曰始
羽肅肅兮行踉蹌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
遊臨邛富人卓王孫家有女文君新寡窺于壁見之相如
皇有艷淑女在此房何緣交接爲鴛鴦鳳兮鳳兮從我栖
誰　漢銚歌戰城南曰戰城南死郭北死地不葬烏可
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鬬死駑馬徘徊鳴梁築室

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巫山高曰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爲
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霑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上陵曰上陵何美美下津風
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笮木蘭爲君棹黃金錯其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雁隨
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
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將進酒曰將進酒乘太白辯加哉詩審博放故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使禹
良工觀者苦　君馬黃曰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騅蔡有赭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有所思曰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
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有所思曰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
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盜兄嫂當知之
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颸東方須臾高知之　聖人出曰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佳人來騑離哉何駕
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筮樂甫始美人子含四海　上邪曰上邪我欲與君
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臨高臺曰臨高臺以軒下有清
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　晉陸機百年歌曰一十
時顏如舜華曄有輝體如飄風行如飛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違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樂
何二十時膚彩津澤人理成美目淑貌灼有榮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談雅步何盈盈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
炙奈樂何三十時行成名立有令聞力可扛鼎志干雲食如漏卮氣如薰辭家觀國綜典文清酒將炙奈樂何
清酒將炙奈樂何四十時體力克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承明擁大璫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
奈樂何五十時荷旄杖節鎮邦家鼓鐘嘈囋趙女歌羅衣綷縩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酒將炙奈樂何清
酒將炙奈樂何六十時年亦耆艾業已隆驟駕四牡入紫宮軒冕婀娜翠雲中子孫昌盛家道豐清酒將炙奈
樂何清酒將炙奈樂何七十時精爽頗損聰力衰清水明鏡不欲觀臨樂對酒轉無歡覽形修髮獨長歎八十
時明已損目聰去耳前言往行不復紀辭官致祿歸桑梓安車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九十時日告耽
瘁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言多謬誤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玩日慮安危感念平生淚交揮百歲時

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患目苦濁鏡口垂涎呼吸嘬蜃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安　劉琨扶風歌曰
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麋鹿遊我前狼猴戲我側資粮既以乏薇蕨安足食惟昔
李徵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傅元燕人美歌曰燕人美兮趙女佳其室則邇兮限層崖雲
爲車兮風爲馬玉在泥兮蘭在野雲無期兮風有止思多端兮誰能理　王獻之情人桃葉歌曰桃葉復桃葉
桃葉連桃根相連兩樂事獨使我纏綿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楫迎汝　謝芳姿贈王珉
團扇歌曰七寶畫團扇粲爛明月光與郎却暄暑相憶莫相忘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風託
方便團扇復向誰持許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孫綽情人碧玉歌曰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感
郎不羞赧迴身就郎抱　宋鮑昭白紵辭歌曰朱唇動素袖舉洛陽少童邯鄲女古稱淥水今白紵催絃急管
爲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　又曰春風澹蕩俠思多天色淨淥氣妍和含
桃紅萼蘭紫芽朝日灼爍發園花卷幌結帷羅玉筵齊諏謳秦吹盧女絃千金顧笑買芳年　又曰桂宮柏寢擬
天居朱爵文窓韜碧疏彫屏匝組帳舒秦箏趙瑟挾笙竽垂瑞散珮盈玉除停觴不語欲誰須　又中興歌
曰中興太平運化清四海樂祥景照玉臺紫烟遊鳳閣　又曰三五容色滿四五妙華歇已輸春日觀分隨秋光沒　謝莊歌明堂黃帝辭五言依土數　履艮宅中寓
生芳　又曰三五容色滿四五妙華歇已輸春日觀分隨秋光沒　謝莊歌明堂黃帝辭五言依土數　履艮宅中寓
司繩總四方裁化偏寒燠布政周炎涼景麗條可結霜明氷可折凱風扇朱辰白雲流素節　青帝辭三言依木數
驟映夕駟昭晨靈乘震司青春萌動達萬品新潤無際澤無垠　赤帝辭七言依火數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
圭景同庶物盛長咸殷阜恩覃四溟被九有　白帝辭九言依金數　百川如鏡天地爽且明雲沖氣舉盛德在素精
黑帝辭六言依水數　歲既暮日既遲靈乘坎德司規元雲合晦鳥歸白雪繁亘天涯　齊陸厥李夫人及貴人歌
翠壁網蜘蛛洞房明月夜對此淚如珠　謝朓郊廟歌青帝木生數三　管翼日鳥殷霄凝氷泮元蟄昭景陽陽風習
曰屬車桂席塵豹尾香烟滅彤殿向蘼蕪青蒲復萎絕坐萎絕對蘼蕪臨玉階泣椒塗寡鵠翥雌飛且止彫梁
習夷女歌黃帝土數五　稟火自明敏毓金挺剛克涼燠資成化羣芳載厚德　又歌白帝金數九　帝悅于兌執矩固司
又歌東皇集　又歌赤帝火成數七　惟此夏德德恢台兩龍在御炎精來族雲翕鬱溫風煽興雨祁祁黍苗遍

藏百川收潦精景應徂商嘉樹離披榆關命賓鳥夜月如霜秋風方嫋嫋　又歌黑帝水數六　霜鐘鳴冥陵起星迴天月窮紀聽嚴風來不息望元雲黙無色　王融明王歌辭曰明王日月照至樂天地和幸息雲門吹復歌咸池歌桂序金觥轉瑤軒絲石羅露凝嘉草秀烟度醴泉波右明王曲　又曰湛露改寒司交鶯變陽旭瓊樹落晨紅瑤塘水初涤日集山崖百草滋大哉君為后何羨唐虞時右聖君曲　又曰湛露改寒司交鶯變陽旭瓊樹落晨紅瑤塘水初涤日霧沙淑明風泉暗華燭遵渚泛蘭觴乘漪舞清曲右涤水曲　又曰炎光銷玉殿涼風吹鳳樓金華妝翠羽鷁首畫龍舟荊姬采菱曲越女江南謳良時時一遇佳人難再求右采菱曲　梁武帝春歌曰階下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恨來不自限　又夏歌曰江南蓮花水紅光復碧色同絲有同藕異心無異苞　又秋歌曰纖帶合歡結錦衣連理文懷情入夜月含笑出朝雲　又團扇歌曰手中白團扇淨如秋圓月清風任動生嬌香乘意發　又襄陽白銅鞮歌曰龍馬紫金鞍翠眸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沈約郊廟歌黃帝辭曰爵彼中壇舍靈闡化迎環氣象輪無輟駕　又歌青帝辭曰帝德實廣運車書靡不賓執瑁朝羣后垂旒御百神華蓋拂紫薇勾陳繞太一容裔被縟組參差羅罕畢清同用　帝辭曰炎光在離火為威德執禮昭訓持衡授則　又歌白帝辭曰神在秋方帝居西顥允茲金德裁成萬寶又歌黑帝辭曰德盛乎水元冥紀節陰降陽騰氣凝象閉　又元會歌辭皇帝出入奏皇雅歌詩三曲五言二郊太廟明堂及周成惟器是守上天乃眷大梁既受灼灼重明仰承元首　又上壽酒奏介雅詩一曲四言元始拜獻惟袞職同心協卿士北極永無窮南山安足擬　又襄陽白銅鞮歌曰分手桃林岸望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　又春白紵歌曰蘭葉參差桃半紅飛芳舞穀戲春風如嬌如怨狀不同含笑流盼滿堂中翡翠雙雙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佩服瑤草駐容色舜日堯年歡不極　又夏白紵歌曰朱火灼爍照佳人含情送意遙相親嫣然一轉亂心神非子之故欲誰因　又秋白紵歌曰白露欲凝草已黃金琯玉柱響洞房雙心一影俱回翔吐情寄君君莫忘　又冬白紵歌曰寒閨晝密羅幌垂嬌容麗色心相知雙去雙還誓不移長袖拂面為君施　劉孝威行幸甘泉歌曰漢家迎夏畢避暑甘泉宮棧車鳴里鼓駟馬駕相風校尉鳥

丸騎待詔妻煩弓後羿猶五柞前笳度九嵕才人豹尾內御酒屬車中鞏迎百子閣扇動七輪風鳴鐘休衛士
披圖召後宮材官促校獵涼風戲射熊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曰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迴
居諸業之上善歌必先調其氣氣自臍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雲響石之妙
也 柳宗元鐃歌晉陽武曰晉陽武奮義威煬之渝德焉歸氓畢屠緩者誰皇烈烈尊天機號以仁揚其旗日
之升九土睎訴田坼流洪輝有其二翼餘隋斬梟驁連熊螭枯以肉勍者贏后土蕩元穹彌合之肓莽然施惟
德輔慶無期 獸之窮曰獸之窮奔大麓天厚黃德狙獷服甲之槀弓弭矢簇皇旅靜敵逾慮自亡其徒匪予
戮屈贊猛虔慄慄廖以尺組敷以秩黎之陽土茫茫富兵戎盈倉箱乏者德莫能享驅豺兕授我疆 戰武牢
曰戰武牢動河朔逆之助圖犄角怒轂麾抗喬嶽翹萌芽傲霜雹王謀內定申掌握鋪施及夷二主縛憚華戎
廓封畧命之膏卑以斬歸有德惟先覺 涇水黃曰涇水黃隴野茫負太白騰天狼有皇驚立羽翼張鈐啄決
前距趨傍怒飛飢嚘翳不可當老雄死子復良巢岐飲渭肆翔翔頓地紘提天綱列缺掉幟攙槍耀銼鬼神來
助夢嘉祥腦塗原野魂飛揚星辰復恢一方 奔鯨沛曰奔鯨沛盪海垠吐霓翳石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
授以神柄推元臣手援天矛截修鱗披攘蒙霧開海門地平水靜浮天根羲和顯耀乘清氛赫炎溥暢融太鈞
 河右平曰河右清漫蠻為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頹上聲下聽驚不可迴助警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
奮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仁一夫則病濡以鴻澤皇皇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其性 靖本邦
曰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枝葉攸病守臣不任勤于神聖惟越之興蓄焉則定洪惟我理式和以敬厚
頑既夷庶績咸正皇謇載大惟人之慶 五代吳越王錢鏐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
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宋蘇軾琴歌曰慶曆中歐陽公謫守滁州山水秀絕公刻
石為記以遺州令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往遊其地以琴寫其聲為醉翁引有曲無詞廬山道人崔閑請東
坡居士補之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然一天雨露明月娟娟人未眠荷簣過山前
人間試聽徹外三兩絃 謝翱鐃歌曰離海曰日離海青曈曨沃以積水涵蒼穹神光隱豹霧空氣呼吸為蛇

龍赤雲衣紫霓從吹白衆宿歌太風天吳遞清海宮
野倫法衣引宸駕騰天垠倏變化閏之餘劇以霸閥八姓瞬代謝驅祥雲入罟擾皇上帝監于下誓無譌出既
禍市日中不易賈坐明堂朝諸夏賚萬方錫純嘏　鄰之震曰鄰之震震於戶戒登陴徹守御神威奄至不及
拒沿楚以南菁茅宿莽獻於王吏奉厥土天子有詔侯西楚自南北東皆我疆龍旗虎節拜降王秦戈擊甲期
韜藏見旒當中垂衣裳　象之奔曰象之奔斯惟跡蹶蹶魚麗駕空雲鳥潰南草浮浮順于貔貅焚其幣實棄
厥阪皇風播平聲霽星辰起皆兒走唐季以來逆雛乘味嶺海肅清無留後于汴獻囚勘歌奏　征誓曰帝命
將臣誓師于征禍牙于庭曰無劉我人曲阿惟唐以及豫章孽於南國楚粵是疆我師孔武聿勤其王始怒頒
頒將臣不懌曰如上命即起予疾弓韜於衣刃以不血收其石程焚其侈淫視於丁寧箠羽不飲取其鐏磨以
獻於京於廟告成垓垠既平　附庸畢曰清源無諸邦力弱臣秣陵間道遣進表九門望日旌願齒鄒與邾自
達天子庭四鄰彫覇葉國除洗天兵皇靈暢遐外蠻俗邁聲明歸其所隸州乞身奉朝請帝命得陪祀湯沐在
王城從茲附庸畢歌以頌河清　釜同心戴聖曲曰穆穆皇風遐方來同於昭于天物和歲豐丕受鴻名對揚
福無疆于明敷場　天子萬年曲曰惟明后御寰瀛疇昇平飛英聲功三王德五帝遊嵓廊億萬歲　元世祖
親祀禘祫樂章皇帝入門官懸奏順成之曲曰熙熙雍雍六合大同維皇有造典禮會通金奏四夏祗擬神功
威格如響嘉氣來叢　皇帝升殿奏順成之曲曰皇明燭幽沿時制作宗廟之威降登時若趨以采齊聲容有
恪曰藝曰文監茲衍樂　武宗親祀樂章皇帝出入小次奏昌寧之曲曰於皇神宮象天清明肅肅來止相維
公卿威儀孔彰君子攸寧神之休之綏我思成　明洪武大宴儀樂章炎精開運篤生聖皇大
明御極遠紹虞唐河清海晏物阜民康八珍有薦九鼎馨香鼓鐘鏞鏞宮徵洋洋怡神養壽理陰順陽保茲退
福地久天長　皇風曲曰皇風被八表熙熙聲教宣時和景象明紫宸開繡筵龍衮曜朝日金爐裊祥烟濟濟
公與侯被服麗且鮮列坐侍丹扆磬折在周旋羔豚升華俎玉饌充方圓初筵奏南風繼歌廣載篇瑤觴欣載
舉拜俯禮無愆同樂及斯辰於皇千萬年　眷皇明曲曰赫赫上帝眷我皇明大命既集本固枝榮厥本伊何

育德春官厥支伊何藩邦以寧慶延百世澤被羣生及時爲樂天祿是膺千秋萬歲永觀厥成　天道傳曲曰馬負圖兮天道傳龜書載兮人文宣羲卦畫兮禹疇敘皇極建兮合自然綿綿曆數歸明主祥麟在郊威鳳舞九裔入貢康衢謠聖子神孫繼祖武垂拱無爲邁前古　振皇綱曲曰周南咏麟趾卷阿歌鳳皇鵠鵠稱多士爲楨振皇綱赫赫我大明德尊踰漢唐百揆修庶績公輔理陰陽戴冠正襟珮都俞在高堂坐令八紘內熙熙民樂康氣和風雨時田疇見豐穰獻禮過三爵歡娛良未央　金陵曲曰鍾山蟠蒼龍石城踞金虎千年王氣都于今歸聖主六代繁華經幾秋江流東去無時休誰言天塹分南北英雄豈但嗤曹劉我皇昔住濠梁屋神遊天錫眞人服提兵乘勢渡江來詞臣早進金陵曲歌金陵進珍饌諧八音繼三歎請觀漢祖用兵時爲樂芳樽在庭管焉洧洏飯　長楊曲曰長楊曳綠黃鳥和鳴蔭蓍呈鮮紫燕輕盈千花浥露日麗風清及時爲樂戒永保嘉名無已太音噫噫絲韻泠泠玉振金聲各奏爾能皚皚國老載勸載懲明德惟馨垂之聖經唐風示戒永保嘉名無已太康捨人是聽　芳醴曲曰夏王獻芳醴商湯遠色聲聖人示深戒千秋垂令名惟皇登九五玉食保尊榮日昃不遑餐布德延羣生天庖具豐膳鼎鼐事調烹豈但資肥甘亦足養遐齡達人悟茲理恒令五氣平隨時知有節昭哉天道行

歌二

拾遺記曰周靈王登昆昭之臺見二人乘雲而至一人先唱能爲霜雲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又一人唱能使即席爲炎指彈席上則暄風入室　太元眞經曰秦時茅盈曾祖于華山之中白日升天是時其邑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乃有神仙之志改臘曰嘉平　漢書曰張釋之爲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是時愼夫人從上指視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愼夫人鼓瑟上倚瑟而歌　又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燈燭帷帳而令帝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夫人之貌而不得就視愈益悲感爲作詩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姗姗其來遲　拾遺記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

塵今塵生虛房泠今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

女安法晏歌元雲曲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瑟乃歌步元之曲曰滌景清飈起雲蓋映朱範蘭房開琳闥碧室

啓瓊沙 增洞冥記曰漢武帝使董謁乘浪霞之輦昇壇以候王母王母至帝與宴歌秦春歸之樂謁乃闔其

聲而不見其形歌聲繞梁三匝壇上草木枝葉皆動歌之感也 飛燕外傳曰帝於太液池作合宮之舟后歌

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節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

忘懷乎 冠鄭緝之東陽記曰歌山在吳寧縣故老相傳云昔有人乘船從下過見一女子波間汲登此山頁

水行歌姿態甚妍而莫知所由故名歌山 周衰有韓娥東之齊至雍門匱粮乃鬻歌假食既而去餘響繞梁

三日不絕左右謂其人不去也又過逆旅人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

食遽而追之韓娥還復爲曼聲長歌衆皆喜躍忭舞不能自禁非向之悲也乃厚賂遺之故雍門之善歌哭即

節悲歌聲遺聲也許慎曰曼聲長聲也 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伎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拊

韓娥之遺聲也 漢有虞公善歌能令梁上塵起武帝時李延年

善歌爲協律都尉但歌四曲自漢代無絃節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 劉向別錄曰有麗人歌賦漢興以來善

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 增漢書元帝多材藝自度曲被歌聲分刊比度窮極窈眇

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稱妙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絕 增世說王曇首年十四五便能歌諸

妓向謝公稱歎謝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具向王說謝意謝後出東土山作伎王時騎

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之于時秋月正皎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王郎歌也

齊有朱顧仙善聲讀曲見幸齊武朱子尚文善歌二人遂俱蒙厚賚 冠梁有吳安泰善歌後爲樂令精解

聲律初改西曲別江南上雲樂內人王金珠善歌吳聲西曲又製江南歌當時絕妙今斯宣達選樂府少年好

手進內習學吳弟安泰之子又善歌次有韓法秀又能妙歌吳聲讀曲等古今獨絕 唐貞觀中有尚書侯貴

和妾名麗音特善唱行天清暢舒雅含嚼姿態有喉牙吐納之異後改號方等女亦傳其母伎方等卒後有郝

三寶亦善歌行天有人引三寶歌之諸女隔簾聽之發聲便笑三寶初不知怒曰亦堪女郎終身做效何忽嗤

笑女曰上客所爲殊有乘越請一聽之始發一聲三實便拜伏曰異方等聲也誠遠所不及 開元中內人
許永新善歌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萬衆喧譁高力士奏請永新出樓歌一曲永新承旨乃擩袂舉袂直奏更
聲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慈者聞之腸絕 李謇圖史補曰李袞善歌名動京師崔駰入朝審袞
而至乃廣延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師名倡以爲盛會昭言袞弟欲登末坐袞乃弊衣而出滿坐嘩笑少頃命
酒袞喉轉一聲樂人皆大驚曰李八郎也羅拜之 馮贄記事珠曰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相聽各聞一曲
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 柳宗元馬淑誌曰淑爲南康謳者太府李卿納爲外婦移官永州州之騷人多
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爲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 宋張淏雲谷雜記曰太祖潛耀日嘗與一道
士遊姓名無定自曰混沌又曰眞無善歌能引其喉千杳冥之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二句從天風飄下
雜歌曲有白雪周曲也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也漢代謂之三調按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
素女鼓五絃琴曲名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者 漢書曰孝武南巡狩至于
盛唐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擬陽而出作盛唐擬陽之歌 明君漢曲也漢宣帝時匈奴
單于入朝詔以待詔王嬙配之即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悔焉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
歌晉石崇妓綠珠善舞以此歌教之而製新歌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土英晉文王
諱昭故晉人謂之明君 相和漢舊曲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相夜宿本十
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
被之管弦又有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 魏晉之代有孫氏善琵琶尤發清聲故傳此業晉人若欽所聞而忽之設北六人唱和陳方善清歌別和善吹笛都素善彈箏朱生善彈琵琶代越古今而無儔何但嗄乎同契哉按此說則自拉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

鳳將雛漢代舊歌曲

琅琊王軻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爲章郡僑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爲章郡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此時
謠之曲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齊高帝謂之中朝歌 子夜歌者有女子曰子夜歌造此聲晉武太元中
晉汝南王妾名寵好故作歌歌之 懊儂歌石崇妾綠珠所作絲布澀難縫一曲而已及東晉隆安初人間訛
琅琊王軻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爲章郡僑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爲章郡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此時
也應璩百一詩云爲作陌上桑及言鳳將雛然則鳳將雛其來久矣特由聲曲訛變以至于此矣 碧玉歌者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以前人也　長史變者晉司徒左長史王廙臨敗所製　阿子歌觀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童子隊或歌於道
歌畢輒呼阿子　汝聞否又呼觀聞否以爲送聲後人演其聲以爲此二曲宋齊時用莎乙子之聲稍訛異也
讀曲歌者彭城內史徐達之爲魯軌所殺宋武帝使內值晉讓丁旰旰至閤下自問殮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
收殯殮之達之妻帝長女也呼旰至閤下自問殮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
曲焉歌是宋武帝所製云督護上征去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　讀曲歌者人爲宋彭城王義康于
康所製也其歌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四弟　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從彭城王義康于
章郡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哀爲文帝所怪徵還義慶大懼伎妾聞烏夜啼聲叩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其
年更爲充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和云籠窗不開烏夜啼夜夜憶郎來今所傳歌似非義慶本旨辭曰歌舞
諸少年婥婷無種蓬蒿滿花可憐閨名不相識　石城樂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
曉曉見幕少年歌謠道暢因作此曲云生長石城下開門對城樓樓中美少年出入見依投　莫愁樂者出於
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且石城中有烏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襄陽樂者劉道彥爲襄陽太守有善政百姓樂業人戶豐贍蠻夷順服悉緣污而居由此有襄陽樂歌也隋王
誕作襄陽樂始爲襄陽郡元嘉末仍爲雍州刺史夜聞郡女歌謠因作之所以歌和中有襄陽來夜樂之語歌
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隄宿大隄諸女兒花艷驚郎目　壽陽樂者南平穆王爲荊州作也　栖烏夜飛者
荊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攸之舉兵敗之前恩歸京師所以歌云白日落西山還去來　三洲歌者諸商客數由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又因三州曲而作採桑　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布衣時
常遊樂鄧登祚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歌昔經樂鄧後假檄梅根渚感昔追往事意滿情不欲使太樂令劉瑤教
習百日無成或啓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勅歌者帝重爲慮憶之聲梁改其名爲商旅行　楊叛
兒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隨母入內及長爲太后所寵愛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所歌語訛遂
成楊叛兒歌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攀爲歌作沈水香像作博山爐　襄陽踏銅蹄者梁武西下所作也沈約
又作共和　上聲歌者此因上聲促柱得名或用一調或用無調名如古歌辭所謂哀思之音不合中和梁武

因之改辭無雅句　常林歡者董宋梁間曲宋代荊雍爲南方重鎭皆王子爲之牧江左詞咏莫不稱之以爲樂土故宋隋王誕作襄陽之歌齊武帝並憶樊鄧梁簡文樂府歌云宜城投酒令行熟傳聲繁鳥聲樓宿桃林在漢水上宜城在荊山北荊州有長林縣江南謂謂情人爲歡嘗長聲相近蓋樂人誤長爲嘗　玉樹後庭花堂堂貴臨留金釵兩臂垂並隋後主所造恒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太學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以爲此曲被以新聲選宮女歌之大抵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　驚壺者蓋是投壺樂也隋煬帝所造以投壺有躍矣爲驚壺是也　泛龍舟煬帝幸江都宮所作又令太樂令白明達造新聲期萬歲樂藏鈎樂七夕樂相逢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碎綿命鬪雞子鬪百草還舊宮樂掩抑摧藏哀音斷絕　潛黃驄叠太宗定中原時所乘戰馬也後征遼馬斃上歎惜乃命樂工撰此曲　得至寶長安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計常與國樂遊處一旦家產蕩盡偶一老嫗持舊錦將貨鬻乃以半千券之嫗有波斯見大驚謂之曰何處得此是氷蠶絲所織若暑月陳于廬可驅一室清涼即酬千萬富家子得之還與國樂遊戲不經年復盡樂人惜之遂製此曲　文敬子長慶中俗講僧文敬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樂工黃米飯狀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　望江南始自李德裕鎭浙日爲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白居易因爲二篇其一曰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楊柳枝白居易閒居洛邑時作後入教坊　傾盃樂宣宗喜吹蘆管自製此曲初捻管令排兒辛骨骾拍不中上曠目瞠視骨骾而殞　道調子懿王命樂工教翫吹簫管纂初弄道調上謂是曲誤拍之敬納乃隨拍撰成曲子　得寶子明皇初納太眞妃喜謂後宮曰予得楊家女如得至寶也遂製曲名得寶子又曰得鞋子　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于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娘苦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以其稱寃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鬬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旨或呼爲談客娘又非　春鶯轉高宗曉音律嘗坐閤聞鶯聲命樂工白明達寫之遂有此曲　一斛珠梅妃所作也妃上陽東宮明皇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詞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

妝和淚汚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　霓裳羽衣曲者是元宗登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元宗八月十五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遊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下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于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却顧隨步而滅旦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　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樂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爲鼓凌波曲元宗在東都晝夢一女容貌艷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去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翻之與文武臣僚宴于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涌起神女出於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宰相因于池上置廟祀之　風光詞太學進士鄭生乘曉月度洛橋聞橋下有哭聲下馬循聲察之見艷女翳然蒙袖曰爲嫂所苦今欲赴水生載以歸號曰氾人所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辨之書擬其調爲怨辭嘗撰風光詞曰隆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故里兮美與處葺兮潛重房以飾姿見雅態之韶羞兮嘗長謠以爲幃醉融光兮渺渺瀾迷千里兮涵烟嫺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嫋娜之穠條兮嫂盈盈以披遲酡遊顏兮倡蔓卉穀雹兮石髮髓施居數歲謂生曰我湘君蛟宮之婦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遂與生涕泣而別生後登岳陽樓愁思吟望見綵樓浮而來其中一人含嚬淒怨形類氾人舞而歌曰泝清風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裊綠裾荷拳拳兮情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歌畢翔然凝望須臾遂迷所往沈亞之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　春光好元宗所製也嘗遇二月宿雨初晴景物明麗小殿內庭柳杏將吐覩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得不與他判斷之乎因臨軒縱擊此曲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上笑謂嬪御曰此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嬪御皆呼萬歲　秋風高亦上所製曲也每至秋空迥澈纖翳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隨下　舞山香汝南王璡妙達音旨每隨遊幸嘗帶砑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置之帽簷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奏此一曲終而花不墜落上大喜賜金器一厨　蜀道易陸暢所作也韋皐鎮蜀暢感其遇作蜀道易其首

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　于蔦于元德秀所作也元宗幸東都三百里內躬史縣令
俱以聲樂至都下爲歌德秀時爲魯山令惟選樂工數十人連袂而歌于蔦于上聞之曰此賢人之言也乃深
奬之　瑤臺第一層陳后山詩話武才人出壽宮色冠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爲詩作詞號瑤臺第一
層　御街行唐白樂天有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宋張子野衍之
爲御街行一闋　醉蓬萊宋柳永所作也永字耆卿眾舉不第仁宗召見之會老人星見入內都知史姓者愛
其才乞命永撰詞以頌休祥永作醉蓬萊詞以進一說耆卿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咏之遂傳禁中仁宗好
其詞每對酒必使侍伎歌之再三柳永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官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
不復歌其詞　天保報上金冊寶入門曲也詞云四方既平功歸聖明　定功業盛丕享鴻名股肱良哉揄揚元
首儲精優遊南山等壽　歸美揚功奏冊寶官將復班位曲也詞云聖德高明萬邦咸休鏘鉞磨厓糠粃商周
惟時羣臣對揚稽首天子明明令聞不朽　嘉禾進第三爵登歌也詞云景命赫斯歸我皇仁風洋洋被遠荒
琛贄旅庭趨明光氣和薰蕕爲嘉祥殊本合穗異莖常庾如坻京歲且穰猗歟鴻休起前王播爲聲詩傳樂疆

白鋼公琵琶曲名也　鸚鵡曲元薩都剌所作也序云有以繡枕見貶上繡楊妃看鸚鵡高力士二官女侍
立皆寸許其布置得體想像可愛故作鸚鵡曲以答云　洪武初勅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耆志高潔博古通
今之士禮送至京同製樂章有起臨濠開太平創羣雄平幽都龍池宴定封賞大一統守承平等曲命協音律
者歌之

歌三

懿發德　詠功　禮記奠酬而工升歌發德注傳曰文王之功天下歸而歌舞之發至德所成功也　白麟　赤鳳　漢書武帝元狩元年冬十月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西京雜記曰貫佩論說在宮時常以管絃歌舞相娛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五日共入靈女廟以祓禊爲節歌赤鳳皇來　八關　九序　上見業總三下見上歌一　永言　厚志　上祥歌一也以厚志意故發聲而歌長言之　五經通義歌之言嚮也　含徵　吐角　魏文帝詩曰北坐高閣下延賓作名倡絃歌聞風聲吐羽合徵商　延年　下詳歌一　靈芝　實鼎　班固漢頌論功歌曰因露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應圖延壽分光此都配上帝分象太微於后土祠旁又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齊右　遺聲　遊響　上詳歌一　魏文帝詩曰絃歌奏新詩激揚　振永　涌泉　上詳歌二　紀義宣城記曉發新林浦二十里有釐山登百

許步有新聲連告家比還推見清泉謹然母云女好音樂
挽不駐
惡今年華今浩唱雲霧生燒聲滿重
下詳歌二

泉亭因名慕石泉泉溢漫散而下滿溝窗注執北人謂之
瀧水流瀧四下念我行役翻然懷野登高望遠人烟
隔雲霄

出塞

升隴西京雜記曰戚夫人善為出塞入塞之曲其上聲
悲其下聲歌

落日流風

樂府解題曰出塞入塞荊軻飲燕市酒酣高漸離擊筑
荊軻和而歌是也

送易水

望秦川

注下詳

出自薊北門行

燕丹

荊軻

高漸離

秦舞陽

飛龍引二首

漢武帝

李延年

董偃

霍子孟

東方朔

郭舍人

枚皋

王先生

丁外人

主爵都尉汲黯

東郭先生

黃門侍郎

李千秋

侍中

諸吏

張次公

中郎將

虎賁

羽林

騎士

宛馬

黃龍

天馬

青雲

神人

玉女

金門

玉堂

未央

長安

上林

蒼梧

湘靈

鼓瑟

曲終

白雲

黃鵠

仙人

王喬

赤松

羨門

高誓

安期

羽人

不死藥

黃金

白銀

璇室

瑤堂

玉樹

青蔥

隆冬

生

桂枝

可以

療飢

根

可以

服

乘雲

氣

駕

龍

驂

白鹿

遊

天

地

四

海

外

壽

萬

歲

與

天

地

久

視

之

不

見

其

形

聽

之

不

聞

其

聲

役

使

鬼

神

為

我

先

後

天

地

與

我

同

生

與

我

同

形

老

子

可

以

教

兒

子

可

以

教

孫

但

不

可

教

王

喬

赤

松

子

相和歌辭

漢高祖

戚夫人

趙王

劉友

魏武帝

陳思王

晉武帝

傅玄

傅咸

何劭

張華

陸機

陸雲

石崇

王粲

繆襲

應璩

左思

張載

張協

張亢

潘尼

潘岳

夏侯湛

摯虞

棗據

枣腆

枣嵩

枣尚

枣質

枣邵

枣奕

枣恢

枣欽

枣粹

枣豫

枣銓

枣嶠

枣纘

枣壹

枣據

枣肅

枣蕤

枣越

枣朗

枣導

枣逵

枣道

枣虔

枣瑜

枣瑾

枣琨

尚衣 能歌 激丹唇 發皓齒 陸機七徵激長歌於丹唇發皓齒妙聲于丹唇激哀音於皓齒

歌一 燕周王本紀武靈有人將其女獻之鄭王鄭王心愛其女留之乃作東平之歌以悅之

安水土歌歸有人將其女獻之鄭王鄭王心愛其女留之乃作東平之歌以悅之

死民有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奈何兄弟二人不相容 千人唱 萬人歌 司馬相如上林賦奏陶唐氏之舞聚昆明之池千人唱萬人和 潛岳閑中記秦始皇冢在驪山連石滿青

於渭水爲不流于人一唱萬人一歌 趙侯好音 謝鯤歌記

渭南諸山故其歌曰運石滿青

烈侯曰然 能歌入寵 造曲入宮 漢書武帝李夫人之兄延年能歌上爲起舞曰佳人難再得顧傾人城與傾國佳人寧不知傾城與傾國

余少好惡長而愛歌 漢書公主家置酒作樂子夫爲謳者善歌能造曲海歌挑上上悅之遂納於宮中 援琴撫弦 敷席注瑟 風俗通百里奚爲秦相堂上作樂所質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撫弦而悲歌歌曰百里

喜動上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遂得幸上見其美髮悅之遂納於宮中

吳切髮與之言五羊皮寧別行烹伏雌今適富貴忘我爲尋問之乃其妻也周書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語師曠見其言若能據于反而復之師曠曰請使東鄙臣往與之言五稱而五窮師曠曰天寒足躁王子王子歌橋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無射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援琴撫弦而悲歌歌曰百里

足曰善哉善哉善哉王子曰善哉善哉善哉師曠曰天寒足躁王子王子歌橋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無射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援琴撫弦而悲歌歌曰百里

國誠寧兮遠人來賓修義經兮好樂無荒乃注瑟于

道遠師曠援琴而歌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主父欲從之詳自代西北略中山地至燕雲代上谷以胡服令大夫公子傅之趙文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欲以伐中山

請歸王于楊之下深山 漢書元帝以明君妻單于明君心念鄉土乃作怨曠之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萇黃有鳥爰止集于苞桑自得升雲遊倚帷房志念幽沈不得頡頏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方朔世金馬門宦殿中可以避

世全身何必中嵩盧之下 越人擁楫 處女鼓琴 說苑鄂君子皙泛舟於新波之中越人擁楫而歌之鄂君子皙不知於是乃召越人悉能榜枻越人拜手舉頭而進鄂君子皙乃擁抱而被之以繡衾覆之鄂君子皙既已得之乃召其族而悉觀之皆盡鄂君子皙之貴也於是鄂君子皙乃命榜枻越人以其國爵受官而治鄂渚

本枝心悅君今君不知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既醉朱顏酡被文繡衣覆之詳自代西北略中山地至燕雲代上谷以胡服令大夫公子傅之趙文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欲以伐中山

人發狡童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欲酒樂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既醉朱顏酡被文繡衣覆之詳自代西北略中山地至燕雲代上谷以胡服令大夫公子傅之趙文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欲以伐中山

姓嬴氏孟姚甚寵於王是爲惠后 孔子孤鸞 楚莊哀鳳 琴操孤鸞者孔子遊于卭山見梓樹上有孤鸞乃作怨曠之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萇黃有鳥爰止集于苞桑自得升雲遊倚帷房志念幽沈不得頡頏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方朔世金馬門宦殿中可以避

念鄉 細君思土 漢書元帝以明君妻單于明君心念鄉土乃作怨曠之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萇黃有鳥爰止集于苞桑自得升雲遊倚帷房志念幽沈不得頡頏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方朔世金馬門宦殿中可以避

河水決決鳴呼 下詳歌一 漁者盧碕 情人桃葉 越絕書伍子胥曰來渡我漁者曰入越絕書伍子胥曰來渡我漁者曰入

羌高山我哉哀哉憂心惻傷 下詳歌一 女子彈絃 幽明錄句章人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絞復一絞何如新頭問卜簫

昭昭往曰心中日 歌曰昭昭往曰心中日 龍子幡 晉書龍子幡之奇子期甫蓋之奇子胄即從漁者之蓋奇子陵河阿爲不出船到即載入船

與子期甫蓋之奇子胄即從漁者之蓋奇子陵河阿爲不出船到即載入船

一及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寄宿有一女子夜彈琴問其姓名女不答彈弦而歌曰姓嬴名姓陳名阿登 應璩云文帝在摩陂劉子直能爲新聲帝以屏隔之使合新韻問十簫一絞復一絞何如

欲知我姓名女不答彈弦而歌曰姓嬴名姓陳名阿登 應璩云文帝在摩陂劉子直能爲新聲帝以屏隔之使合新韻問十簫一絞復一絞何如

對曰子直不敢作奇異然其音更似哀聲 隱士五噫 美人獨處 三輔決錄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遑遑

分噫遑遑未央兮噫薰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 司馬相如上林賦奏陶唐氏之舞聚昆明之池千人唱萬人和 潛岳閑中記秦始皇冢在驪山連石滿青

分噫遑遑未央兮噫薰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 司馬相如上林賦奏陶唐氏之舞聚昆明之池千人唱萬人和 潛岳閑中記秦始皇冢在驪山連石滿青

日獨處室兮何遑日既暮兮華色衰願托身兮長自私 羅敷固守 留賓抗音 荊州先賢傳曰羅敷守節不下羅因賦詩使協率衆攻圍固守不下羅因賦詩使

分來何遑日既暮兮華色衰願托身兮長自私 羅敷固守 留賓抗音 荊州先賢傳曰羅敷守節不下羅因賦詩使協率衆攻圍固守不下羅因賦詩使

君宜高飛遠託設旨酒進鳴琴臣獨何人堪子之音 延年變新聲 山松婉節制 史記李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

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獨何人堪子之音 延年變新聲 山松婉節制 史記李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

撫絃爲幽蘭白雪之曲女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漢武故事上幸平陽公主家置酒作樂子夫爲謳者善歌能造曲海歌挑上上悅之遂納於宮中 援琴撫弦 敷席注瑟 風俗通百里奚爲秦相堂上作樂所質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撫弦而悲歌歌曰百里

賢傳昔羅敷守節不下羅因賦詩使使合新聲而撫絃爲幽蘭白雪之曲女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漢武故事上幸平陽公主家置酒作樂子夫爲謳者善歌能造曲海歌挑上上悅之遂納於宮中 援琴撫弦 敷席注瑟 風俗通百里奚爲秦相堂上作樂所質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撫弦而悲歌歌曰百里

之延年善承意弦次詳悅歌三 相如造 沈充制 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合八音之調以李延年爲協律舉

人歌以慰城中人 吳志留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歌畢乃進戰 延年變新聲 山松婉節制 史記李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弦歌

女

初詩 相如造 沈充制 司馬相如等造詩賦畢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以李延年爲協律舉

女

越王別 舅王留 詳上

越王別 舅王留 詳上

于遵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歌中

貧薪

于音久寒北風雪有凍人天子作黃

下王母白雲之謠

濟汾

漢高

夜歌者女子夜遊之

好事者依鹿鳴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

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壞登木曰予之

矣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不

聞也

黃竹

穆天子傳天子遊黃臺之丘觀

戰國時宋韓憑爲康王舍人妻何

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

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采蓮烏生八九子白頭吟

乃其遺法也

又曰明太祖洪武初回鑾樂歌其詞皆

名曰回鑾樂

唐李楨永歌詩顏君體

起今日聽梁塵

唐李白

丹鳳

玉海宋雍熙中蘇州貢白龜白龜之曲詞云聖

德昭宣神龜出焉名符在沼瑞應巢蓮又瑞拱

白龜

玉海宋祥符初諸臣奏祥瑞又撰靈龜曲曰龜

來儀徘徊榮沼

踏浪排空

手元薩都剌題門集詩

拍斗踏浪歌江

美聲 清響

文選美聲暢于

陸機詩悲歌吐清響

羅雞鳴

漢書朱買臣宇翁子行歌道中

負薪

負薪行

登木

登木行

貧賤

貧賤行

烏生

烏生八九子

白頭吟

白頭吟

烏鵲

烏鵲歌

豫章行

豫章行

苦寒

苦寒行

長安有狹斜行

長安有狹斜行

君子行

君子行

君子有所思行

君子有所思行

燕歌行

燕歌行

煌煌京洛行

煌煌京洛行

從軍行

從軍行

從軍五更轉

從軍五更轉

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行

飲馬行

飲馬出塞

飲馬出塞

出自薊北門行

出自薊北門行

出塞

出塞

入塞

入塞

塞上

塞上

塞下

塞下

關山月

關山月

出關

出關

入關

入關

度關山

度關山

出自薊北門行

出自薊北門行

出門行

出門行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萬里客行

門有萬里客行

東門行

東門行

東門

東門

東門有行

東門有行

東門有車

東門有車

東門有井行

東門有井行

東門有井

東門有井

東門有井歌

東門有井歌

東門有井水行

東門有井水行

東門有行

東門有行

東門有車行

東門有車行

東門有車

東門有車

東門有車篇

東門有車篇

東門有車歌

東門有車歌

來句曲山南所住作塘遶淵水今深基垣繞今猶有可攜處四朝乘小船遊戲其中每扣船而歌叩柱抵掌宋王銍侍兒小名錦天水趙旭京於廣陵及覺清香滿室有一女子年可十四五容貌端麗雲鬟霧鬢纖腰玉手自稱秦觀之女淮海先生最鍾愛之教以詩書間及翰墨頗通文義紹聖初坐黨籍謫高郵別墅築室名曰逆旅日與賓客相徵逐酒酣耳熱輒歌少游長短句以侑觴每一曲終則雙鬟合唱更遞飛觴不計杯數少游既歿流轉人間為好事者所得元豐間蘇軾南遷過維揚召置舟中泛於金山焦山間作詩贈之有云小鬟才調絕人間一曲清歌動座寒欲喚玉郎重品笛為君橫管作關山蓋紀實也後為蘇門四學士之一晁補之得之改名曰小鬟又為賦詩云玉郎別後羞橫笛為寫關山月數聲又云小鬟學語解嬌癡一曲清歌動四筵欲喚玉郎重品笛為君橫管作關山蓋紀實也後為蘇門四學士之一晁補之得之改名曰小鬟又為賦詩云玉郎別後羞橫笛為寫關山月數聲又云小鬟學語解嬌癡一曲清歌動四筵欲喚玉郎重品笛為君橫管作關山蓋紀實也後為蘇門四學士之一晁補之得之改名曰小鬟又為賦詩云玉郎別後羞橫笛為寫關山月數聲

麟玉兔

玉兔海淳化中祥麟曲曰在郊藏質遊時呈祥麟精月殿中得寶平珠每孔帖章堅盤渾成帝為升樽急旋舞迴身應節奇祥有象度石鏗定板有緩聲和拍雅控名錦天水趙旭京於廣陵及覺清香滿室有一女子年可十四五容貌端麗雲鬟霧鬢纖腰玉手自稱秦觀之女淮海先生最鍾愛之教以詩書間及翰墨頗通文義紹聖初坐黨籍謫高郵別墅築室名曰逆旅日與賓客相徵逐酒酣耳熱輒歌少游長短句以侑觴每一曲終則雙鬟合唱更遞飛觴不計杯數少游既歿流轉人間為好事者所得元豐間蘇軾南遷過維揚召置舟中泛於金山焦山間作詩贈之有云小鬟才調絕人間一曲清歌動座寒欲喚玉郎重品笛為君橫管作關山蓋紀實也後為蘇門四學士之一晁補之得之改名曰小鬟又為賦詩云玉郎別後羞橫笛為寫關山月數聲又云小鬟學語解嬌癡一曲清歌動四筵欲喚玉郎重品笛為君橫管作關山蓋紀實也後為蘇門四學士之一晁補之得之改名曰小鬟又為賦詩云玉郎別後羞橫笛為寫關山月數聲

餘響　初拍

明亘史含意未申餘響遂歇玉海宋元符中受命永昌二神光三朝會上壽亦用之玉海宋元符中受命永昌二神光三朝會上壽亦用

翔鶴　離鵠

玉海宋元符中受命永昌二神光三朝會上壽亦用之玉海宋元符中受命永昌二神光三朝會上壽亦用

側商　正宮

山堂肆考離鴻遊鵠皆曲名文選云婁若離鴻鳴清池翼若遊鵠翔層崖

鳳舸　烏語

山堂肆考古者冥契有以按鳳舸烏語詞林海錯隋煬帝開河幸江頭正見鯉魚躍水帝謂侍臣曰此瑞也人以為詩讖也

實幛　錦圍

孔帖寧王有妓寵姐美姿色善謳唱

上清　下里

續文獻通考明永樂中朝會樂歌有上清下里之曲

朝歌　夜誦

杜牧阿房宮賦朝歌夜絃蜀山神女作

野麋　天馬　來至

宋王銍侍兒小名錦穆負羈其妓麗雲善樂善悲聲音能移人為之悲者樂者聽者罷者醉者泣者小名錦穆負羈其妓麗雲善樂善悲聲音能移人為之悲者樂者聽者罷者醉者泣者

馬淑　麗雲

上詳前一使人醉者罷者醉者悲者

迎客　送神

山堂肆考古者冥契有迎客送客曲云綠管列舞曲陳合歡席歡未終迎客客有送客曲云綠管列舞曲陳合歡席歡未終迎客

黃菊歌　綠珠怨

孔帖卓堅盤渾成帝為升樽急旋舞迴身應節奇祥有象度石鏗定板有緩聲和拍雅控名錦天水趙旭京於廣陵及覺清香滿室有一女子年可十四五容貌端麗雲鬟霧鬢纖腰玉手自稱秦觀之女淮海先生最鍾愛之教以詩書間及翰墨頗通文義紹聖初坐黨籍謫高郵別墅築室名曰逆旅日與賓客相徵逐酒酣耳熱輒歌少游長短句以侑觴每一曲終則雙鬟合唱更遞飛觴不計杯數少游既歿流轉人間為好事者所得元豐間蘇軾南遷過維揚召置舟中泛於金山焦山間作詩贈之有云小鬟才調絕人間一曲清歌動座寒欲喚玉郎重品笛為君橫管作關山蓋紀實也後為蘇門四學士之一晁補之得之改名曰小鬟又為賦詩云玉郎別後羞橫笛為寫關山月數聲又云小鬟學語解嬌癡一曲清歌動四筵欲喚玉郎重品笛為君橫管作關山蓋紀實也後為蘇門四學士之一晁補之得之改名曰小鬟又為賦詩云玉郎別後羞橫笛為寫關山月數聲

出金石　滿天地

封演聞見記徐元之於立異里居夜讀書見武士數百升自牀之上羅拜上階兵大讙又持鈞天樂奏異記

春波引　秋風高

西南隅於花壇上深立九日帝為黃菊之會歌以侑酒命左右曰安可不示卓緩即進奉和使進

黃菊歌　綠珠怨

孔帖卓堅盤渾成帝為升樽急旋舞迴身應節奇祥有象度石鏗定板有緩聲和拍雅控名錦天水趙旭京於廣陵及覺清香滿室有一女子年可十四五容貌端麗雲鬟霧鬢纖腰玉手自稱秦觀之女淮海先生最鍾愛之教以詩書間及翰墨頗通文義紹聖初坐黨籍謫高郵別墅築室名曰逆旅日與賓客相徵逐酒酣耳熱輒歌少游長短句以侑觴每一曲終則雙鬟合唱更遞飛觴不計杯數少游既歿流轉人間為好事者所得元豐間蘇軾南遷過維揚召置舟中泛於金山焦山間作詩贈之有云小鬟才調絕人間一曲清歌動座寒欲喚玉郎重品笛為君橫管作關山蓋紀實也後為蘇門四學士之一晁補之得之改名曰小鬟又為賦詩云玉郎別後羞橫笛為寫關山月數聲又云小鬟學語解嬌癡一曲清歌動四筵欲喚玉郎重品笛為君橫管作關山蓋紀實也後為蘇門四學士之一晁補之得之改名曰小鬟又為賦詩云玉郎別後羞橫笛為寫關山月數聲

春波引　秋風高

西南隅於花壇上深立九日帝為黃菊之會歌以侑酒命左右曰安可不示卓緩即進奉和使進

黃菊歌　綠珠怨

孔帖卓堅盤渾成帝為升樽急旋舞迴身應節奇祥有象度石鏗定板有緩聲和拍雅控名錦天水趙旭京於廣陵及覺清香滿室有一女子年可十四五容貌端麗雲鬟霧鬢纖腰玉手自稱秦觀之女淮海先生最鍾愛之教以詩書間及翰墨頗通文義紹聖初坐黨籍謫高郵別墅築室名曰逆旅日與賓客相徵逐酒酣耳熱輒歌少游長短句以侑觴每一曲終則雙鬟合唱更遞飛觴不計杯數少游既歿流轉人間為好事者所得元豐間蘇軾南遷過維揚召置舟中泛於金山焦山間作詩贈之有云小鬟才調絕人間一曲清歌動座寒欲喚玉郎重品笛為君橫管作關山蓋紀實也後為蘇門四學士之一晁補之得之改名曰小鬟又為賦詩云玉郎別後羞橫笛為寫關山月數聲又云小鬟學語解嬌癡一曲清歌動四筵欲喚玉郎重品笛為君橫管作關山蓋紀實也後為蘇門四學士之一晁補之得之改名曰小鬟又為賦詩云玉郎別後羞橫笛為寫關山月數聲

黃清　思瀘

明亘史書清而思遠

貴清　思瀘

明亘史書清而思遠

宸衷極德同上詞云驟虞至周殷至仁表天造飢不食生高行不踐生草聖王御無隅落貞符垂永久

小海唱　大清歌　山堂肆考　國人痛伍子胥忠烈作小海唱續文獻通

韋昭造　傳元詞　文獻通考吳使韋昭徼漢錢十二曲以述功德其名爲鑒之祥宣揚林秋風克院城關皆德通

款乃歌　清平調　唐元稹百拜因時運推膚蜀天序大晉承運期金鑒運於穆我

款乃歌　唐元結欸乃曲令舟子唱之以取適道路也欸乃掉歌聲不進伯鼓瑟太眞外傳開元中沈香亭木芍藥一時手奉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命梨園弟子約束詞調無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之

珊瑚擊　櫻桃　名山拾遺記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金堂四百

綻下詳王蔡城危莫破顏紅綻櫻桃含白雪斷腸聲裏唱陽關

宿酲未醒因戲七未賓名上巳薄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尤者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手奉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命梨園弟子約束詞調無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之

皇帝天道唐堯元雲伯益鈞竿

順承振萊夏苗田仲秋獮田

受命征遼東宣輔政時運多難景龍飛平玉衡文皇統百

辯洪德順歷數承天命元化又曰晉武帝令傳

考明成祖永樂中所作樂歌也

子胥忠烈祖永樂中所作樂歌也

同上詞云驟虞至周殷至仁表天造飢不食生高行不踐生草聖王御無隅落貞符垂永久

小海唱　大清歌　山堂肆考　國人痛伍子胥忠烈作小海唱續文獻通

韋昭造　傳元詞　文獻通考吳使韋昭徼漢錢十二曲以述功德其名爲鑒之祥宣揚林秋風克院城關皆德通

款乃歌　清平調　唐元稹百拜因時運推膚蜀天序大晉承運期金鑒運於穆我

款乃歌　唐元結欸乃曲令舟子唱之以取適道路也欸乃掉歌聲不進伯鼓瑟太眞外傳開元中沈香亭木芍藥一時手奉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命梨園弟子約束詞調無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之

珊瑚擊　櫻桃　名山拾遺記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金堂四百

綻下詳王蔡城危莫破顏紅綻櫻桃含白雪斷腸聲裏唱陽關

宿酲未醒因戲七未賓名上巳薄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尤者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手奉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命梨園弟子約束詞調無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之

皇帝天道唐堯元雲伯益鈞竿

順承振萊夏苗田仲秋獮田

受命征遼東宣輔政時運多難景龍飛平玉衡文皇統百

辯洪德順歷數承天命元化又曰晉武帝令傳

考明成祖永樂中所作樂歌也

子胥忠烈祖永樂中所作樂歌也

同上詞云驟虞至周殷至仁表天造飢不食生高行不踐生草聖王御無隅落貞符垂永久

小海唱　大清歌　山堂肆考　國人痛伍子胥忠烈作小海唱續文獻通

韋昭造　傳元詞　文獻通考吳使韋昭徼漢錢十二曲以述功德其名爲鑒之祥宣揚林秋風克院城關皆德通

款乃歌　清平調　唐元稹百拜因時運推膚蜀天序大晉承運期金鑒運於穆我

款乃歌　唐元結欸乃曲令舟子唱之以取適道路也欸乃掉歌聲不進伯鼓瑟太眞外傳開元中沈香亭木芍藥一時手奉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命梨園弟子約束詞調無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之

皇帝天道唐堯元雲伯益鈞竿

順承振萊夏苗田仲秋獮田

受命征遼東宣輔政時運多難景龍飛平玉衡文皇統百

辯洪德順歷數承天命元化又曰晉武帝令傳

考明成祖永樂中所作樂歌也

子胥忠烈祖永樂中所作樂歌也

同上詞云驟虞至周殷至仁表天造飢不食生高行不踐生草聖王御無隅落貞符垂永久

小海唱　大清歌　山堂肆考　國人痛伍子胥忠烈作小海唱續文獻通

韋昭造　傳元詞　文獻通考吳使韋昭徼漢錢十二曲以述功德其名爲鑒之祥宣揚林秋風克院城關皆德通

款乃歌　清平調　唐元稹百拜因時運推膚蜀天序大晉承運期金鑒運於穆我

款乃歌　唐元結欸乃曲令舟子唱之以取適道路也欸乃掉歌聲不進伯鼓瑟太眞外傳開元中沈香亭木芍藥一時手奉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命梨園弟子約束詞調無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之

皇帝天道唐堯元雲伯益鈞竿

順承振萊夏苗田仲秋獮田

受命征遼東宣輔政時運多難景龍飛平玉衡文皇統百

辯洪德順歷數承天命元化又曰晉武帝令傳

考明成祖永樂中所作樂歌也

子胥忠烈祖永樂中所作樂歌也

同上詞云驟虞至周殷至仁表天造飢不食生高行不踐生草聖王御無隅落貞符垂永久

小海唱　大清歌　山堂肆考　國人痛伍子胥忠烈作小海唱續文獻通

韋昭造　傳元詞　文獻通考吳使韋昭徼漢錢十二曲以述功德其名爲鑒之祥宣揚林秋風克院城關皆德通

款乃歌　清平調　唐元稹百拜因時運推膚蜀天序大晉承運期金鑒運於穆我

款乃歌　唐元結欸乃曲令舟子唱之以取適道路也欸乃掉歌聲不進伯鼓瑟太眞外傳開元中沈香亭木芍藥一時手奉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命梨園弟子約束詞調無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之

皇帝天道唐堯元雲伯益鈞竿

順承振萊夏苗田仲秋獮田

受命征遼東宣輔政時運多難景龍飛平玉衡文皇統百

辯洪德順歷數承天命元化又曰晉武帝令傳

考明成祖永樂中所作樂歌也

子胥忠烈祖永樂中所作樂歌也

同上詞云驟虞至周殷至仁表天造飢不食生高行不踐生草聖王御無隅落貞符垂永久

小海唱　大清歌　山堂肆考　國人痛伍子胥忠烈作小海唱續文獻通

韋昭造　傳元詞　文獻通考吳使韋昭徼漢錢十二曲以述功德其名爲鑒之祥宣揚林秋風克院城關皆德通

款乃歌　清平調　唐元稹百拜因時運推膚蜀天序大晉承運期金鑒運於穆我

款乃歌　唐元結欸乃曲令舟子唱之以取適道路也欸乃掉歌聲不進伯鼓瑟太眞外傳開元中沈香亭木芍藥一時手奉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命梨園弟子約束詞調無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之

皇帝天道唐堯元雲伯益鈞竿

順承振萊夏苗田仲秋獮田

受命征遼東宣輔政時運多難景龍飛平玉衡文皇統百

辯洪德順歷數承天命元化又曰晉武帝令傳

考明成祖永樂中所作樂歌也

子胥忠烈祖永樂中所作樂歌也

同上詞云驟虞至周殷至仁表天造飢不食生高行不踐生草聖王御無隅落貞符垂永久

小海唱　大清歌　山堂肆考　國人痛伍子胥忠烈作小海唱續文獻通

韋昭造　傳元詞　文獻通考吳使韋昭徼漢錢十二曲以述功德其名爲鑒之祥宣揚林秋風克院城關皆德通

款乃歌　清平調　唐元稹百拜因時運推膚蜀天序大晉承運期金鑒運於穆我

款乃歌　唐元結欸乃曲令舟子唱之以取適道路也欸乃掉歌聲不進伯鼓瑟太眞外傳開元中沈香亭木芍藥一時手奉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命梨園弟子約束詞調無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之

皇帝天道唐堯元雲伯益鈞竿

順承振萊夏苗田仲秋獮田

受命征遼東宣輔政時運多難景龍飛平玉衡文皇統百

辯洪德順歷數承天命元化又曰晉武帝令傳

考明成祖永樂中所作樂歌也

子胥忠烈祖永樂中所作樂歌也

同上詞云驟虞至周殷至仁表天造飢不食生高行不踐生草聖王御無隅落貞符垂永久

小海唱　大清歌　山堂肆考　國人痛伍子胥忠烈作小海唱續文獻通

韋昭造　傳元詞　文獻通考吳使韋昭徼漢錢十二曲以述功德其名爲鑒之祥宣揚林秋風克院城關皆德通

款乃歌　清平調　唐元稹百拜因時運推膚蜀天序大晉承運期金鑒運於穆我

款乃歌　唐元結欸乃曲令舟子唱之以取適道路也欸乃掉歌聲不進伯鼓瑟太眞外傳開元中沈香亭木芍藥一時手奉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命梨園弟子約束詞調無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之

皇帝天道唐堯元雲伯益鈞竿

順承振萊夏苗田仲秋獮田

受命征遼東宣輔政時運多難景龍飛平玉衡文皇統百

辯洪德順歷數承天命元化又曰晉武帝令傳

考明成祖永樂中所作樂歌也

子胥忠烈祖永樂中所作樂歌也

淸揚華飛雲滿碧空縈紆月兮空婵娟吞聲飲泣兮無力徒揚哀怨兮空婵娟歌竟四坐愀然容

奇木連理　瑞粟呈祥　王海明　連理之曲　二年太后朝享有奇木又曰紹興十五年正旦朝會有粟呈祥之瑞

歌曲

數米嘉榮　稱康伯可　事文類聚劉禹錫賀白鶴仙駕如今後輩輕薄之甚厚

執笏以敎　刻伎令歌　孔帖宋吟自如

中矩中鉤　聽風聽水　禮記詳前歌一詩話載歐陽公歸田錄論王建宮詞一曲聽風聽水之義爲恨于觀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

市鹽得譜　錫宴進詞　江隣幾緝志始敎坊家人市鹽得一曲譜於角子中謝之遂名

慶雲成彩　續文獻通考明永樂

龍馬來庭　慶雲成彩　續文獻通考明永樂

章郁郁紛紛麗河漢覆構瀰下方神聖錫淸芬溥暢昭回光

中紫歌也龍馬來踏五雲暖神光夜昭回軼蕩蕩天門開慶雲詞云德動天鑒慶雲呈祥蓋撒爲天二臺西風十二生樣集一聲而燭合陰陽之和盡東

鳳遊碧落暮看桑田生白波長景凝輝在烟際金銀宮闕多率爾而作皆神仙意　即元魯山事詳歌

兩之美　持板踏踏　連袂于于　續文獻通考有藍采和者持大拍板長三尺餘歌於市曰踏踏歌藍采和人生一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龍

嵯峩峩歌詞多率爾而作皆神仙意　即元魯山事詳歌

歌謹源慨拔幽并之氣明李東陽擬古樂府引曰楊棄夫力去陳俗而緻其辨博

歌四

麥秀

史記箕子朝周過殷故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西山兮采薇　又曰武王克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

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好歌　毛詩蘇公刺暴公作此好歌

曳杖

禮記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而歌曰

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貴上

禮記郊特牲下貴人、賢也

纏聲

情哀而歌

傷越王用心之歌　于思云情哀而歌歌弗信也其旨則是其聲則非也

心喜欲歌

詳上

德之言

何休公羊注曰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

若何之歌

越之婦人　又云采菱謌詞九歌云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況兮浩歌

采芝

雅琦四皓須云昔有南山四皓今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而輕世

楚歌

史記留侯傳上欲易太子

采菱

詳歌

悲歌

說苑孫息學悲歌引琴作鄭衛之曲歌而和之音

口之言

白虎通樂

玉蘭

漢武內傳西王母歌

玉昭

又云上元夫人歌玉昭

藻歌

武帝

同聲

漢張衡作

南歌

張衡飛分藻曳緒修袖繚繞而滿庭羅綺蹁躚而容與

玉韻

之曲　玉昭

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之心喜樂口欲歌之也中

歌　用儒承後漢書祭遵爲將取士皆崇禮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盼風長歌　劉楨魯都賦杜預漢魯連鄒陽酒賦盼風長歌　東歌　左思吳都賦東臣發東歌採南音肩陽阿詠暗愔又傳元琵琶賦云吹西笛分冗東歌　抗音　潘岳閒居賦云淨柯樂飲綺

妍弄潛移　見表！　清弄諧容　劉敬叔異苑晉夜聞水中有絃歌之音宮商和暢清弄諧密　抗聲　杜預七規抗清聲而長歌短哀而曼舞

詩序曰上之化下下以風刺上以風刺下主文而譎諫　楚辭招魂曰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放敶組纓班其相紛　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和者數千人其次曰陽阿薤露國中和者數百人其次曰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和者不過數人而已　漢書禮樂志曰周衰鄭衛興而雅頌缺　後漢書祭遵爲將取士皆崇禮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踏莎行　傅故都聲哀轉歷歷爲谷所愛目曰新聲　章緯習從之　吳州爲茫茫青春牧湖南爲湖之陽荊南奉表歸朝越舉地歸不以師爲大明行天潤親征河東爲倘太行吳越皆來納土爲蕩蕩覲闕尚書詩歌憑一串珠又一串珠宴庾樓　歌珠　羅鄭詩更吐歌珠宴庾樓　哀轉歷歷　李新聲哽咽轉人李謀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長大妍麗能傳故都聲哀轉歷歷雅　六么　琵琶錄云六么催拍名　夜警晨嚴　玉海宋乾德中和峴言郊祀有夜警晨嚴六州十二時及鼓吹迭作時駕前導引三曲望撰樂名

振容歌　又曰景祐二年八月辛酉御製警嚴曲名曰振容歌

聽詞知醇質之風　大定十二年上御廣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曰朕思祖宗皇武拔澤路爲真人翔伐揚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聽此詞者亦欲令汝等知醇質之風

削浪沙　歌本曰又曰洪武初令天下舉博通古今之士命中有事明堂內出御制樂章使協音律有司以進凡五十四曲以君臣民事物撰進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

二十聲爲一曲　撰又曰皇祐中度曲以歌敘

崔端十二篇　又曰宋鏡歌崔端詩十二篇太祖師丈陳橋天命人情不謀自至爲聖武撥澤路爲真人翔伐揚

歌珠　唐盧綸詩更吐歌珠宴庾樓

哀轉歷歷　李新聲嗚咽轉人李謀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長大妍麗能

六么　琵琶錄云六么催拍名

夜警晨嚴　玉海宋乾德中和峴言郊祀有夜警晨嚴六州十二時及鼓吹迭作時駕前導引三曲望撰樂名

禁中度曲　又曰仁宗洞曉音律每禁中度曲朝廷多用之

和平廣大　律者歌之謂有和平廣大之意

和緩壯烈舒長　又曰洪武初年定朝會宴享樂舞之數九奏三奏和緩中四奏壯烈後二奏舒長

斐矣堯羊　明宋新吳歌記曰近世樂理既失詩詞相附和

歌音猶告朔　又曰唐初之詩諸公以入唱爲高代以調興而歌詩之法廢金

詞家商李　又曰南北之曲一失宮商便屬別調

歌五

李騷眞詞家之商

章頌協和平廣大之音律有

工以奉合爲奇書史經傳皆被之管絃影響依稀轉相附和

假令不待協音而皆可入奏則古之聲矣堯羊直巫祟語矣

元以北猶羊而歌九宮興而歌調之法廢元迄我朝以南曲興而北曲廢譬之于禮諸體歌音猶告朔也廢告朔而供羊不可謂禮廢歌音而存體不可謂樂

削浪沙　又曰洪武初令天下舉博通古今之士命中有事明堂內出御制樂章使協音律每禁中度曲朝廷多用之

遠四夷　樂有大曲小曲

削浪沙小曲中之一也

和平廣大　律者歌之謂有和平廣大之音律有

和緩壯烈舒長　又曰洪武初年定朝會宴享樂舞之數九奏三奏和緩中四奏壯烈後二奏舒長

斐矣堯羊　明宋新吳歌記曰近世樂理既失詩詞相附和

歌音猶告朔　又曰唐初之詩諸公以入唱爲高代以調興而歌詩之法廢金

詞家商李　又曰南北之曲一失宮商便屬別調

詩序曰上之化下下以風刺上以風刺下主文而譎諫

詩原梁孝元帝詠歌詩曰汗輕紅粉濕坐久翠眉殘　劉孝綽和詠歌人偏得日照

詩曰獨明花裏翠偏光粉上津屢將歌罷扇迴拂影中塵　北齊劉逖清歌發詩曰

久應迷座客何啻起梁塵　陳周弘正詠歌人偏得日照詩曰斜光入丹扇的的最分明欲持照彫栱仍作繞

梁聲　周處信聽歌詩曰協律新教罷河陽始學歸但令聞一曲餘聲三日飛

歌曰朱檻滿明月美人歌落梅忽驚塵起處疑有鳳飛來一曲聽初徹幾年愁暫開東南正雲雨不得見陽臺

劉禹錫　與順郎　鄭谷席上贈歌者

歌童田順郎曰天上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分付新聲與順郎

詩曰花木樓臺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壺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清風唱鷓鴣

約新嬌生眼底侵巡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情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

喉畫扇圖圖半掩羞唱到春山小顰處一輪明月爲花愁

歌歌杏梁塵家徒四壁門如水那得明珠換美人

元好問　聞歌懷京師舊遊曰樓前誰唱綠腰催千里梁園首重回記得杜家亭子上信之欽用共聽來

是小叢非　楊基　隔簾聽歌曰低處取多情聲遲拍轉停坐中腸亦斷況乃隔簾聽

色傾前席高歌度遠楹羞多時掩面嬌重未成聲淺按紅牙拍輕和寶鈿箏周郎知誤處衆裏最多情

賦　原表小　宋蔡襄夢中贈歌者詩曰綽

管賦曰爾乃闢飛閣之臨空望雕梁之架虹奏東成之妙曲命南荊之結風莊華艷於朝日長袖曳於芳叢度

參差以儀鳳響鏗鏗以驚鴻伊小臣之庸瑣預恩私之嘉宴聞仙管於帝臺聽鈞天於蘭殿悵崦嵫之易晚惜

宮羽之難遍撫長笛而多慚覽洞簫而興怨徒隸齒於羣龍信庸音其已薦　謝偃聽歌賦曰于時日下梧宮

唫清竹殿羣雲始落光風初扇餘霞未斂殘虹猶見玉輦既陳蘭肴乃薦登高閣以騁目臨曲池而遊盼于是

徵趙女命齊倡動瓊佩出蘭房橫寶欽而耀首覩鉛華而飾妝低翠蛾而斂色睇橫波而流光聲欲抽而含態

氣未理而騰芳乍綿連以爛漫時頓挫而抑揚始析宮而合徵終分角而和商掩餘姿于彫扇散輕塵于畫梁

若夫振幽蘭飛激楚俯仰艷逸顧盼容與故其繁會也類春禽振響而流囀其微引也若秋蟬輕吟而曳緒似

抒歌未終君王乃喟然歎曰夫樂者所以通神明節情欲和天地調風俗觀往哲之遺風鑒前賢之輕躅莫不

治亂斯在興亡攸屬是故聖人以爲深誡君子以之自勗 唐閻伯瑾歌賦曰或曲或止如墜如抗盡或可繼應而不匱來無悠往去有遺意察乎靡靡似浮絲以爲緒聽乎景景若貫珠之爲隧于是載賡載揚頼思履句引韻下散沿源上溯若寒雲凝于沙漠秋風起於燕路情慷慨而爲霜氣氤氳而掩露 又歌響遏行雲賦曰歌者堊噎其顧吮吐塤篪氣調萬象口運四時奏羽商而寒光冽冽動角徵而春光熙熙一成而芳氣初振風篁木韻彼雲尚徘徊希微出入無依若往未定將行不飛再成而逸思奔北正聲寥亮彼雲漸應曲往來從風下上三成而充塞人寰洋溢無間在水偏水在山滿山彼雲忽應聲赴節雷奔霧集前者山立後者山岌力大不可以動搖憲氣不可以噓吸風北不北風東不東輪囷杳影泱漭長空及其調苦聲切歌長意深天乎有耳雲也無心果疑影而不散爲歌者之知音 劉鷹善歌如貫珠賦曰間赤水兮虛瑩異滄海兮孤圓動白雲之聲初疑剖蚌度元雲之曲終類投泉 元稹前題賦曰原夫以節爲珠以聲爲緯漸杳杳而無極以多多而益貴悠揚綠水訝合浦之同歸繚繞青雲環五星以一氣望明月而宛轉感潛蛟之獻款若非象照乘之珍安能忘在齊之味其始也長言邐迤度曲纏綿吟斷章而離離若間引妙轉而一一皆圓小大雖倫離朱視之而不見喝和相續師乙美之而謂連嘗其掬樹彌長凌風乍直意出彈者與高音而臻極及夫屬思潛繁因聲屢有想無膠者隨節促而奔走以洞徹爲精英比瑕玼於能否次第其韻且殷勤於士衡之文上下其音謂低昂於遊女之手 隋煬帝繁欽與太子牋曰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轉喉引聲與笳同音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 隋煬帝觀繁欽與太子牋曰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轉喉引聲與笳同音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奮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送唱洛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遺聲抑揚不可勝窮暨其清激悲響雜以怨慕詠北逖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是時涼風拂衽背山臨溪莫不泫泣隕涕悲懷慷慨憮惘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先白 魏文帝荅曰披書歎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事也頃守土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蒙與神通寐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于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用博延衆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欣狀甚美素顏元髮皓齒丹唇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然後循容飾妝改曲變度斯可謂聲

協鐘石氣應風律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善於宋臘豈能上亂靈祇下娛庶物漂悠風雲橫厲撫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輈轉長吟所能連也吾緣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閑房

啓顧梁沈約謝齊竟陵王示永明樂歌啓曰風緣鶯霞鮮錦綺靚實河宗未必比麗親樂帝所遠有慙德雖日月在天理絕稱詠而徘徊光景不能自息

序曰唐柳宗元饒歌鼓吹曲序曰漢魏以來代有鐃歌鼓吹詞惟唐獨無有太常鼓吹有戎樂詞獨不列今考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具臣竊取魏晉義用漢篇數爲唐鐃歌鼓吹曲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爲容

記曰明宋新吳歌記曰吳歌自古絶唱乙未孟夏返道姑胥蒼頭七八輩皆善吳歌因以酒誘之迭歌五六百首其敏事隊情寓言布景摘天地之短長測風月之淺深狀鳥獸而議魚潛惜草明而商花吐夢寐不能議幻鬼神無所伸靈皆文人騷士嗤指斷議而不得者乃女紅田唆以無心得之于口吻之間豈非天地之元聲匹夫婦所與能者乎

原 樂之在耳曰聲在目者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于心難以貌觀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則大樂備矣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覺手之自運歡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 又曰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僊僊是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耳前代議在屢舞不議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舞是也魏晉以來尤重以舞相屬也謝安以屬桓嗣是也近代以來此風絕矣宋孝武帝大明中以鞮拂雜舞合之鐘石施于廟庭鶴舞馬舞竹書穆天子傳亦有之宋鮑照又有舞鶴賦此舞或時而有非樂府所統今翔鱗鳳苑庶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曲節朝會用樂則兼奏之 韓詩曰萬大舞也又歷代舞名有象箾南籥之舞周文王樂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昭德舞咸德舞四時舞雲翹育命之舞大武舞昭武鳳翔靈應武頌武始咸熙章斌之舞並漢魏宋廟樂名以土地名之有周舞鄭舞趙舞巴渝舞淮南舞燕渝舞古之舞曲有迴鸞舞七聲舞張衡有七聲舞賦 鞞舞並晉初時俗所作見王子年拾遺記 翹袖舞折腰舞並歌舞見何承天纂文 杯槃舞公莫舞瀘舞拂舞並晉初時俗所作見沈約宋書 增樂府雜錄曰舞者不可勝記即有健舞軟舞之能者不可勝記即有健舞軟舞緩也古之舞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馬舞者龍馬人著綠衣偃身合成花字也馬舞著龍馬人著綠衣執鞭于牀上舞蹀躞蹄皆應節奏也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舞劒器胡旋胡騰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圖圖旋甘州等語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準其頓挫之勢也 舞器有相狀如鞞革表陳裏以漆飾局承而擊之所以輔樂 應小春謂之應所以應大春所倡之節也 牘以竹爲之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兩頭所以節樂 雅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兩頭所以節樂 雅之旁有兩紐疏畫武舞工人所執所以節舞也 戚周官司戈掌祀授舞者 籥籥師祭祀鼓羽舞者所建 鷺羽鷺翔皆舞者所建 翿翿羽翿之羽旌幢舞者建以爲容 旌旌夏大旌舞者行列以大旌表識之也 弓矢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夫以弓矢舞蓋周制 戚以玉飾其柄 揚毛蓋謂玉戚剝玉揚鉞也 翟詩曰右手秉翟 節先代之舞執節二人今有析朱繒三重之制有自來矣 簡春秋傳叶律郎執之以令樂工 簡舞象簡 舞衣有冕記曰冕而舞大武 戚 皮弁明堂位曰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原 易曰鼓舞而天下

從之 毛詩曰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又曰公庭萬舞 又曰萬舞有奕 又曰蹲蹲舞我 庶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又曰百獸率舞 樂記孔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而爲樂 又曰治亂以相及而樂興焉 又曰樂者象德 又曰樂者象成 又曰樂者象功 又曰功成而作樂 又曰樂者天地之和也 又曰樂者天地之命也 又曰樂者天地之情也 又曰樂者天地之和也 又曰樂者天地之德

禹歌王者之功也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舞所以動陽氣而導物也 樂緯曰武王承命興師渡盟津前歌後舞 漢書曰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者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曰文始示不相襲 隋平陳獲宋齊舊樂于是牛弘等定文武之舞 唐樂志太常卿韋萬石定讌安舞 宋樂志天下大定之舞 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民氣壅閉故爲作舞以宣導之 韓于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淮南子曰今鼓舞者身若秋蓮被風(蓮白芷也被風言其弱也) 文中子曰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怠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

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衽若交竿撫案下 又曰翩飛兮翠曾(曾舞也言舞工巧似翠鳥之飛) 晨詩兮會舞 魏名臣奏曰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至周大武皆太廟舞樂名也樂所以樂君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

樂府雜錄唐雲韶樂舞童五人衣繡衣各執金蓮花引舞者金蓮如仙家行道者也舞在堦下設錦筵宮中有雲韶院 鄭樵曰舞與歌相應歌主聲舞主形自古六代之舞至于漢魏並不著辭舞之有辭自晉始 續文獻通考曰遼之大樂舞用二十人分四部又有景雲舞慶雲樂舞破陣樂舞承天樂舞 又曰金熙宗皇統間定文舞曰仁豐道洽之舞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貞元儀又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同之舞世宗大定十一年加武舞曰四海會同之舞 又曰元樂舞用樂音王隊男子三人戴青面具舞蹈尤爲乘天夜叉隊舞隊而進又以婦女二十人執牡丹花舞唱太平樂隊男子三人戴金字牌或執鼓或執笙相和次以婦女摇日月金鞚稍子鼓舞唱相和次男子五人作五方菩薩相一人作樂音王相歌舞其壽星隊用男子執金字牌或執旛或作飛鴈之象俱各歌舞而進又有執寶蓋日月棕毛扇或魚鼓簡童龍竹簫杖齊唱舞而前禮樂隊用童子五人執香花婦女二十人分爲四行鞠躬拜興舞蹈或執孔雀幢舞唱男子八人披金甲執金戟一人冠平天冠執圭齊唱舞而前又曰明樂興凡文舞雲門咸池大韶在庭作階之左武舞大夏大濩大武在庭實階之右位爲六列施英韶而舞之各有四表表距四步爲節綴各六十四合用三百八十四人

舞二

原家語曰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劒而舞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

增 拾遺記云燕昭王即位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體輕氣馥或行無踪影或積年不饑
昭王處以丹綃華幄飲以瑶珠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名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纓
拂之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宛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綿若
入懷袖也 原 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兄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
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平陽公主因言延年女弟上召見實妙麗善
舞由是幸生昌邑哀王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坐上章事徙朔方歸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
屬邕邕不爲報智者中常侍王甫之弟智銜之密告邕怨于囚放謗訕朝廷邕慮卒不免禍乃亡命江海遠跡
吳會 魏志曰陶謙字恭祖爲舒令郡守張磐恥爲之下磐舞屬謙謙不爲起強之乃舞舞而不轉磐曰不當
轉耶曰轉則勝人 增 英雄記曰建安中曹操于南皮破袁譚于馬上舞三巴 原 吳志曰陸遜破曹休王與
羣僚共會酒酣命遜舞解所著白鼮子裘賜之 增 郭象云王仲祖酒酣起舞劉眞長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
子期 唐太宗李靖問對靖曰臣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蕃左右折旋趨走金鼓各有其節
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製也帝曰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言傳朕爲破陣樂惟卿已曉其表矣 唐會要曰
咸通中伶官李可久爲歎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詞語慢惻
又于國安寺作菩薩蠻舞上益憐之 記事珠白居易有姬善舞名春草 李後主宮嬪窈窕高
六尺皆品色瑞蓮令窈娘舞蓮中回旋有凌風態齊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以其足如新月也 宋
太祖時文德武功之舞郊廟殿廷同制其容綴未稱朝廷揖遜之意和峴請先奏文舞焉 宋寇準奸桓枝舞
會客必舞桓枝盡日時號桓枝顛 元史耶律鑄傳清廟雅樂止有登歌詔鑄製宮懸八佾之舞樂成表上
之賜名大成 原 雜舞曲有公莫舞即巾舞也相傳云項伯衣袖之遺式按琴操又有公無渡河曲然則其聲從來已
莫古人相呼曰公莫害漢王也後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按琴操又有公無渡河曲然則其聲從來已
久俗云項伯非也 巴渝舞者漢高帝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目率賓人以從帝爲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
鬬及定三秦封目爲閬中侯復賓人七姓其俗喜舞高帝樂其猛銳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以

爲名故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安臺弩渝行辭本歌曲有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使王粲改創其調晉及江左皆製其辭也　擊舞漢曲至晉加之以杯謂之世穿舞也張衡舞賦云歷七擊而縱躡王粲釋云七擊陳于廣庭顏延之云遞間開于擊扇飽照云七擊起長袖皆以七擊爲舞也干寶云晉武帝太康中天下爲晉代穿舞矜手以接擊反覆之至宋改爲宋世穿至齊改爲齊代昌舞今謂之擊舞　士至宋改爲宋世穿至齊改爲齊代昌舞今謂之擊舞　苟貪飲食皆不及遠

隸清部樂中　鞞舞未詳所起然漢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魏曹植鞞舞歌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伎名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克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　明之君漢代鞞曲也梁武帝時改其曲詞以歌君德也　鐸舞漢曲也晉鞞舞歌亦五篇及鐸舞歌一篇巾舞一篇鼓舞伎六曲並陳于元會鞞舞故二八佾相承不復革宋明帝自改舞曲歌詞猶存舞並桓元將即真太樂遣衆伎尚書殿中郎表明子敞增滿八佾相承不復革宋明帝自改舞曲歌詞猶存舞並闕其鞞舞梁謂之鞞扇舞也幡舞扇舞今並亡　白鳩舞序云自到江南見樂府舞曲或云白鳩鳴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詞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隋牛弘請以鞞鐸巾拂舞陳之殿廷帝從之而去其所持巾拂等　白紵舞按舞詞有巾袍之言沈約云紵本吳地所出疑是吳舞也晉俳歌云交交白紵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宜即白緒也梁武帝又令沈約改其詞曰有四時白紵之歌約集所載是也今中原有白紵曲詞旨與此全殊　禮畢者本自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爲其面執翳以舞象其容取誼以號之謂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爲名其曲有散華樂等隋平陳得之入九部樂　柘枝舞樂苑曰羽調有柘枝曲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鮮衣帽施金鈴扑轉有聲其來也于二蓮花之中藏之花折而後見舞中之雅妙者也　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爲秦王時所作也每宴奏之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舞初成觀者皆扼腕踴躍列將上壽曰此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太常卿蕭瑀請備禽獲之狀帝不許　九功舞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于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苑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以童兒六十四人八佾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袖漆髹屣履而舞號九功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　上元舞高宗所作舞者百八十人衣畫雲五

色以象元氣大祠享皆用之

舞三

明德後漢書諸曰歌所以象德舞所以象功光武廟樂舞名曰大武之舞所以發德舞者所以明德高廟始奏文

象功

持矛尚書舞干羽于兩階孔安國注干盾羽翳也皆舞所執下詳舞一

躡節

豫凌屬矜莊女則委蛇詰屈窈窕

俯仰

幽房閒仰應規度進退合宮商

抑揚

漢書郊祀禮歌曰千童羅舞

千童

成八佾合好交歡度太一

八佾

潛龍婉進如翔驚飛

龍婉

超絶殊妙

逶遲

張載鞞舞詩其少進也若翔若行若

合節

傅毅舞賦其少進也若翔若行若

兮會舞應律兮合節

逶注乃復

舒展詩曲作焉雅樂合會六律以應鞞聲

應鞞

楚辭應

風轉

新聲理秘舞曲風轉流采成文修袖連婉

鷺逝

目流神光倏亡動赴度指

龍婉

國伎女倏忽若飛龍列舞趙女驟進如驚

鷺逝

曹植七啟曰揚桂枻以涉回櫂縱棹以越曲揮翬起抗首而委蛇頓足而立跱紛紜翼轉蜿蟬擇翟翻翩

揚桂

鴻寫鴈轉似迴波

揚桂

傅毅舞賦曰翼輕迅而飛揚

翼輕

翩長裾翔清波

裾翔

傅元西都賦曰飛輕轂接擊成雲

飛輕

紛若翔龍降若頹雲

裾翔

餘姿逸態

傅元舞賦曰北里奏陵奏名歌新聲妙舞大雅激楚妙伎絶技

北里

西門行迴

張華輕薄篇曰北里馳音舞

西城

西城善謳

張衡舞賦曰乃進夫中山名倡

中山

清彈鳴箏發丹唇朱絃繞素腕

清彈

曹植七啟曰陵回雪詩曰西城多麗人

西城

翼輕裾

傅元西都賦曰飛輕轂接擊成雲

飛輕

紛長袖

張載鞞舞詩曰左思蜀都賦紛長袖而屢舞

紛長

曳雲翹

白雪

雲翹

魏名臣奏盧毓云漢武有雲翹育命之舞以祀天地

雲翹

元鶴

白鳩

尚書內傳奏百人之樂致元鶴之舞

白鳩

體如遊龍

裾若

飛燕

上見傳毅舞賦下見張衡舞賦

鳳翼遥迤

飛鳧迅疾

衰安以紓佃爲鳳翼之遥迤

觀淮南起齊趙

上見張衡舞賦下見蘭許昌宮賦

執戈縱袖

傅毅舞賦曰執戈而舞劉楨魯都賦曰收細繁合節雅舞應絃

執戈

翔鳳翔忽若飛

鳳翔

傅毅舞賦曰翔若飛鳧

翔鳧

遺武兮同數度于二八之末流兮乃皇世之所珍

遺武

推有舞連體不失檄退似鷺

垂幹

廣游心無窮逸思長想則廣歌有章男則踊躍逸

廣游

長袖舞如

千童八佾

上詳舞一

揚脣以抑揚

崔駰七依表飛毅之長袖兮翩以幽房以脣以曖曖昭昭以燭而

抑揚

傅元舞賦曰振弱枝而紆繚若綠繁之垂

振弱

漢書郊祀禮歌曰千童羅舞

千童

傅元舞賦曰東西門行曰和樂推

垂幹

天冠奇玩兮冠衆伎而超絶采千威之遺

冠衆

淮南子樂府兮冠衆伎而超絶

冠衆

傅毅舞賦曰奇舞大雅楚辭

奇舞

傅元舞賦曰奇舞大雅楚辭

奇舞

傅毅舞賦曰奇舞大雅楚辭

奇舞

傅毅舞賦曰奇舞大雅楚辭

奇舞

傅毅

朝如翔驟遠讓章華賦緩輕軀以迅起如孤鴻之
賦清歌傳于林谷遠遊若龍遊之登雲　孔偉七引舞陽阿
妙舞麗于陽阿

趙女尤工　子頹不倦　任據麗人舞賦春之美姜趙之倡女既修婉而多宜尤擢
五大夫樂及編舞辭伯開之哀樂失聲號叔曰寡人聞之哀樂
不能樂也　**雲門祀天神**　咸池祭地祇　周禮大司樂職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
門以祀天神鄭注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之合奏之以祀天神
又云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之鍾大呂之合咸池大咸也
鄭注云太簇陽聲第一應鍾爲之合咸池大咸也　**項伯拔劒**　呂蒙持盾　史記項王留沛公飲范增召項莊謂
以劒舞因擊沛公項莊拔劒起舞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
之也　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云以黃鍾
爲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陽聲之次以祀天神導

容舉足　先三舉足以見將舞之漸也　**俯仰**　詣將舞之始也　**低卬**　晉王導補謝尚爲掾導有勝會謂之曰聞君能作鵾鵬
舞一座傾想尚便著衣情而舞令座上擧飾爲鷹鵰俯仰

有節旁若無人　楊惲書　**佯起奮袖低卬**　**值羽**　**執翿**　詩無冬無夏值其
左執翿　**禮容**　**樂儀**　禮周　**正位**　**列行**　周禮正舞位　**鬨**
列舞行

雞鬬狗　劉現鬬雞鳴而起舞　漢書平恩侯許伯入第長信少府壯長卿起舞
與狗鬬司隸蓋寬饒動長卿以列卿而
又曰屋舞謂傚舞貌也　**季札觀**　**河間獻**　上詳樂總載四
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也　**干戈**　又
干戚習其佾俯仰屈伸容貌

象武　**羽籥**　禮春夏干戈舞以象武秋冬學羽籥之舞所以象文　又
曰秋冬學羽籥之舞所以象文

干戚羽旄　**緝兆節奏**　禮動者樂之器
者執其以

踽　**發揚蹈厲**　舞貌　詳通典下

進旅退旅　**五成六成**　言進退齊一也下詳通典

九終　**八變**　三禮義宗言樂九變者舞九終八變者舞六終終成也

品子　**舞郎**　王海唐開元中趙惧言表古之舞者即諸侯子孫故神祇降福靈光燭修正者令太常博士主之　唐百官志太樂令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　**製圖**　**成字**　上詳前二

增九功　**七德**　唐舞名並詳前二

飛燕驚鴻　**遺音**　**掌中**　**毬上**　南齊書羊侃性喜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侃人推能掌中舞　潛確類書南齊羊侃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　**鸞**　**達歡**　孔帖安樂公主出嫁天子再拜武攸暨與太平公主偶舞爲帝壽　又曰古今名賢集古人淳質舞以達歡不必合度張燕公詩云醉後歡更好全勝

戴竿　潛確類書南齊羊侃有伎孫荊玉能反腰

銜簪　**飛鸞**　**輕鳳**　潛確類書南齊慶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飛鸞輕鳳冬不縕衣夏不汗體上琢玉芙蓉爲歌舞飾歌聲若鸞鳳舞態飄逸非世所有上恐風日所侵藏之金屋寶帳宮中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玉芙蓉　**八風**　**四表**　孔帖唐博士祝欽明帝宴羣臣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謂據地搖頭晄目左右顧盼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曰是舉五經場地

下詳前一

蹇連如輪似迴波

興龍 鷺鷥 唐樂志載安舞凡六變一變象興龍參逵二變象克定關中三變象東南實服四變象江淮平五變象龍飛六變象兵還振旅

拂水 迴波 杜甫詩拂水低迴舞袖翻迴波詞唱好誰論

蔚跂 輕盈 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壯其蔚跂輕盈公孫大娘弟子也 元耶律楚材詩悅帝又曰崔日用蘇晉開兵部侍郎其所師曰余舞跂輕盈故眼光

反臏 上詳前一下詳衛巹注

剪花 簇擁 唐平列兩隊四人冠插芙蓉

創聲 造譜 歌各徹之曰曲愛竟

垂手 下垂手 孔帖沈佺期兼修文館直學士既侍宴詔學士等舞迴波舞求學士

揚氣 舒情 唐平列舞賦舞者所以揚其氣不樂無以調風俗

鳥企 鼈抃 唐平列兩階舞干羽賦或以

象牛 栖鳳 續文獻通考元高七尺杠首刻象牛首下拖朱繒蓋爲

又曰武舞器雄二

秀文舞

繡窠 戲竹 教坊記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

緑衫下纓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銹窠也舞

人初出時由東門入列于庭中三變象東南實服四變象江淮平五變象龍飛六變象兵還振旅

文綺炳煥莫不驚異 續文獻通考明宴會樂舞十人冠飾芙蓉一大窠皆

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

玉海宋乾德中舞郎并引舞一百五十人十二案設瑾牀十二爲熊羆倚之狀

合璧南籥文舞象箾武舞

周禮春官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獻籥

又曰司干掌舞器

畫鷁 飾羌

南

丹陛之西

賦 帽螢隨蛇 裾翻莊蝶 唐白帽螢隨蛇帽晉王羲之風流倜儻朝野傾慕天樂奉宇歌海宇修文化聖宇歌雨露章無外樂宇歌闡土宇歌南詔又人舞蠻蔓羽衣舞衆以雲韶隸于庭定部諸工立縣鼓端疑若植自歌以舞屢窺嘉貞神氣軒翥自如

畫于綴兆之中相彼六爻配數于六律修之八體俾叶義于八風

錢泉仲舞中成八卦賦赴度應節儉鳳轉而龍翥 霞騖錦新 唐白居易觀舞詠懷詩舞中成八卦赴度應節儉鳳轉而龍翥霞騖錦新

八旛 對 太宗李靖問對詳前二

舞賦登 對寶鏡而菡萏爭春 春林動條 寒庭流雪 唐盧肇觀舞鶴賦登山臨水觀鶴舞賦回身若春林之動條舉袂若寒庭之流雪

調兼吐鳳 勢若將雛 唐白居易觀舞詠懷詩調兼吐鳳勢若將雛

十二牀 億萬壽 玉海宋乾德中舞郎并引舞一百五十人十二案設瑾牀十二爲熊羆倚之狀以承其下 合璧南籥文舞象箾武舞

煙幕春松 風裊弱柳 柘枝見盧肇舞柘枝賦

移風俗 表貞明 平列開元宇舞賦舞者所以移風俗案其宇或以表乎貞明

鷺鷥比翼 菡萏爭春 又湖南柘枝

驚鳳比翼 菡萏爭春 觀柘枝

前出四表 後綴

武 揖讓先文 玉海宋和峴言古義以揖遜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

車書會同 續文獻通考金熙宗皇統間定文舞曰車書會同之德致太平也

征伐先

舞四

舞五

鳳舞 呂氏春秋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爲鼙鼓鍾磬吹苓管展禽作爲鳳鳥天翟舞之虎豹熊羆鵰鶡乃令人抃或鼓鼙擊鍾磬吹苓展管莫敢不從昔葛天氏樂三人執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德八曰依地德

宮中歌舞 詳樂部

衣文衣 史記齊人曰孔子爲政必霸則我地近我爲之先併梨拊曰請以魯衣文衣而往康樂

合禮釋萊 詳樂部

習月令 詳樂部

僭舞于庭 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桑林舞 莊子庖丁解牛奏乃駭然動刀甚易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旌人教舞 周禮旌人掌教舞羽散以教兵舞凡祭祀社稷五祀五嶽則教羽舞帗舞以祭山林川澤則教皇舞以祭百物則教羣舞

衣文衣 史記齊人曰孔子爲政必霸則我地近我爲之先併梨拊曰請以魯衣文衣而往康樂

合禮釋萊 詳樂部

習月令 詳樂部

僭舞于庭 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列德舞 漢書外戚傳趙飛燕弟絕美初入宮大幸立爲婕妤

桑林舞器 羽旄之屬

盛德 劉舊世祖祭歌議云孝武德茂作盛德之舞

衣編衣 以五經通義先王之制各尚其德故衣編衣持羽毛而舞

昭德 又云孝文躬行節儉制昭德之舞

延年善舞 漢書外戚傳趙飛燕弟絕美初入宮大幸立爲婕妤

將墜復舉 張衡南都賦修袖繚繞而滿庭羅綺繽紛其若絕眩將墜而復舉

倡對舞行 于綱上

麗舞 陸機七徵云新妝靚飾麗服優優

帝起舞 燕王史記始皇帝始爲太子而忠生宴酒起舞以屬羣臣在位皆舞

般融善舞 晉中興書般融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事務業慷

雲和舞 周禮大司樂奏雲和之舞

大武舞 後魏祭天地於圜丘奏大武之舞

覆燾舞 北齊所作以享天地之神

城舞 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以永安樂行列

掌上 漢趙飛燕輕能爲掌上舞

馬上 英雄記

對舞繩上 漢官典職以絲繩繫兩柱去數丈兩女

三起舞 江表傳孫權名顧雍父子及其孫譚歆譚時爲選曹

東舞 詳樂部

一戎大定舞 詳樂部

六合還淳舞 詳樂部

小破陣樂舞 明皇造

順聖舞 武后作

師子舞 詳樂部

中和舞 德宗造圖成八卦自紀其舞曰朕以仲春之月紀其令節聽政之暇觀于歌詩象中和之容

大定舞 本出遼東而破陳絲以象平邊隅大定也

聖壽舞 高后作詳樂部

光聖舞 明皇作舞人服五色紗衣芙蓉冠無屨履四人

長壽舞 武后所製

天壽舞 武后所製

萬歲舞 武太后所造是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常呼萬歲故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畫鸚鵡冠作鳥像

龍池舞 明皇雲

高麗舞 楊再思爲高麗舞

談 錄上與諸王按舞萬命畫之謂之按舞圖

神宮大樂舞 武后作

覽裳舞 唐文宗每聽樂鄭衛聲詭奉常習開元中覽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

承天舞 四人紫袍進德冠垣銅

聖主回鑾舞 師同州刺史蘇瓌進

大定舞 詳樂部

金鈴舞 其髮髻以珠玉其曲謂之倾盃樂凡數十疊首鼓尾讙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必求妙齡姿美者充之帝必觀之數十環立皆衣以淡黃衫文玉帶以象平

傾盃舞 明皇敕舞馬百駟分爲左

以開元禮定文武舞 金熙宗皇統間命太常議文武二舞自行禘祫之禮亦然惟唐韋萬石建議謂先儒相傳以楹讓得天下則先奏文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當時雖從尋復改之乃以開元禮先文後武爲定

詩宋南平王白紵舞曲曰儻倏徐動何盈盈玉腕俱凝若雲行佳人舉袖曜青蛾摻摻擢手映鮮羅狀似明月汎雲河體如輕風動流波　梁簡文帝詠舞詩曰嬌情因曲動弱步逐風吹懸釵隨舞落飛袖拂壕垂　又詠舞詩曰戚里多妖麗重娉茂燕餘逐節工新舞嬌態似凌虛納花承襦概垂翠逐璫舒扇開衫影亂巾度履行球徒勞交甫憶自有專城居　又詠舞詩曰可憐稱二八逐節似飛鴻懸勝河陽伎闇與淮南同入行看履進轉面望鬟空腕動芬華玉衫隨如意風上客何須起啼烏未肯終　詠獨舞詩曰因羞強正釵顧影時迴袂非關善留客更是嬌夫壻　劉遵應令詠舞詩曰倡女多豔色入選盡華年舉腕嫌衫重迴腰覺態妍情繞陽春吹影逐相思絃履度開裙襦髮轉匝花鈿所愁餘曲罷爲欲在君前　王訓應令詠舞詩曰新妝本絶世妙舞亦如仙傾腰逐韻管欽色聽張絃袖輕風易入釵重步難前笑態千金動衣香十里傳將持比飛燕定當誰可憐　楊嗽詠舞詩曰紅顏自燕趙妙伎滿陽阿就行齊逐倡赴節闇相和折腰送餘曲欽袖待新歌嚬容生舞羽曼睇出橫波雖稱趙飛燕比此詎成多　庾肩吾詠舞曲詩曰歌聲臨畫閣舞袖出芳林石城聽若遠前溪應幾深　劉孝儀和舞詩曰迴履裾香往罷風又詠舞詩曰斜身含遠意頓足有餘情方知難再得所以遂傾城　何敬容詠舞詩曰因風且不顧揚袂隱雙蛾曲散飄杉釧響傳低釵依促管曼睇入繁絃　又和詩曰轉袖隨歌發頓履赴絃餘度行過接手迴身作斂裾又舞就行詩曰依歌移弱步傍燭豔新妝徐來翻應節亂去反成行　何遜詠舞詩曰逐唱迴纖手聽曲動蛾眉日暮能留客相看詎此時　王暕詠舞詩曰從風迴綺袖映日轉花鈿同情依促柱共影赴危絃　殷芸詠舞詩曰因風且不顧揚袂隱雙蛾曲終情未已含睇目增波　周庾信詠舞詩曰洞房花燭明燕餘雙舞輕頓履隨疎節低鬟逐上聲步轉行初進杉飄曲未成驚迴鏡欲滿鶴顧市應傾已曾天上學詎是世中生　陳徐陵詠舞詩曰十五屬平陽因來入建章主家能教舞城中巧畫妝低鬟向綺席舉袖拂花黃燭送窗邊影杉傳簷裏香當由好留客故作舞衣長　唐虞世南詠舞詩曰低身鎖玉珮舉袖拂羅衣對羞疑驚起映雪似花飛春類早花分行向燭轉一種逐風斜　蕭德言詠舞詩曰吳娥聲絶天空雲開徘徊門外滿車馬亦須生綠苔樽有鳥程酒勸君千萬壽全勝漢

武鶴樓上曉望晴寒飲花露東方白不破天光無老時丹成作蛇乘白霧千年重化玉井土從蛇作土二千載吳堤緑草年年在昔有八卦稱神仙邪鱗頑甲滑膩涎　温庭筠舞衣曲曰翦腸纖纖抽輕春煙機漠漠嫣娥頻金梭浙瀝透空薄剪落鮫綃吹斷雲張家公子夜闌雨夜向蘭堂思楚舞蟬衫麟帶壓愁香倫得鶯黃鎖金纔管含蘭氣嬌女悲胡笳雪腕驚鶩絲芙蓉力弱應難定楊柳風多不自持迴頭笑語西窗客星斗寥寥波脉脉不逐秦王捲象牀明月梨花白　李益觀石將軍舞曰微月東南上戍樓琵琶起舞錦纏頭更聞橫笛關山遠白草胡沙西塞秋　宋孔平仲觀舞詩曰宴館簇金絲繡茵呈舞旋雲鬟應節低蓮步隨歌轉勢多體不犯妙絶乃習貫含笑有餘情小揖更微盼　范成大具定舞曰紫袖當栁雪鬢凋曾隨廣樂奏雲韶老來未忍看婆舞猶倚黃鐘奏六么　元歐陽元和李淑之舞蛺脱鞋吟曰宮袍繡簇金花綺紅綃翠襯雙彎尾盈盈憤服舞腰輕綠雲飛處香風起藕絲製斷春雲髮瑞蓮雙結竝頭紅天天曲曲玉彎卷翠鳥飛去天欲暮玉階秀出蘭筍長瓊沙迸出蘆芽淺徘徊困倚東風力濕砌香雲墜無跡無限嬌羞不自持君王喚起扶花立

賦　後漢傳毅舞賦曰楚襄王既遊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觀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進乎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鄭女竝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妁嫮致態貌嫮妙以妖冶紅顏曄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的皪而照曜華桂飛髾而雜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揚亢音高歌爲樂之方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閑愼遲合并綽約閑靡機迅體輕於是合場遍進案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現姿譎起迴身遷入迫於急節紆形赴遠淮似推折纖穀蛾飛紛焱若絶體如游龍袖如素蜺還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悦　張衡舞賦曰昔容有觀舞于淮南者美而賦之曰音樂陳兮吉酒施擊靈鼓兮吹參差叛搖衍兮漫陸離於是飲者皆醉日亦既昃美人興而將舞乃修容而改服羅縠之雜錯申綢繆以自飾拊者咏其齊列盤鼓煥以駢羅抗脩袖以翳面兮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驚雄逝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搦纖腰而互折嬛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紅花兮光的皪以發揚騰姆目以顧盼聊躊躇以流光連翩駱驛乍續乍絶裾似飛燕袖如迴雪於是粉黛施兮玉質粲珠簪挺兮緇髮亂然後整并攬

髮被纖垂蒙同服駢奏合體齊聲進退無差若影追形　梁簡文帝舞賦曰酌蒲桃坐柘觀命妙舞徹清彈收
賢初舞參差俱集信身輕而斂重亦腰羸而帶急響玉砌而遲前度金扉而斜入似斷霞之照彩若飛鸞之相
及既相看而綿視亦含姿而俱立於是徐鳴嬌節薄動輕金奏巴渝之麗曲唱碣石之清音扇纔移而動步轉
輕宣而遂吟爾乃優遊容與顧盼徘徊強紆顏而永笑乍雜怨而成猜或低昂而失侶乃歸飛而相附或前異
而始同乍初離而後赴不遲不疾若輕若重盼鼓微吟迴巾自擁髮亂難持簪低易棒牽情恃恩懷嬌妬寵
諒顧野王舞影賦曰燿金波兮編戶列銀燭兮蘭房出妙舞於仙殿唱雅韻於清商頓珠履於瓊筵影嬌態於
雕梁圖長袖於粉壁寫纖腰於華堂縈紆雙轉芬馥一房類雙鸞於合鏡似雙鴛之共翔愁冬宵之尚短欣此
樂之方長　謝偃觀舞賦曰羅薦周設鬱帳高舒霧凝珠網風清玉除煙浮暉於緹幕燭籠光於綺疏爾乃咀
清哇揚激徵含金石奏絲桐理奇調間發新聲互起促宴洽而忘疲歡情暢而未已於是燕餘齊列絳樹分行曳
綃裾兮拖瑤珮簪羽釵兮珥鳴璫擢纖腰之孤立若卷旌之未揚紆移袂而將舉似驚鴻之欲翔退不失倫進
不踰曲流而不滯急而不促絃無差袖聲必應足香散飛巾光流轉玉若乃巴姬竝進鄭女俱前對席齊舉分
庭共旋乍差馳以燕接又颺沓而鳧連止有餘態動無遺妍似兩豔之同發類雙花之偶然進止合度俯仰如
一節緩則顏遲唱遠則迴疾殊姿異制不可殫悉若夫金翠的皪綢綺參差方趨應矩圓步中規飛鈴雪落頹
墮雲垂舒類飛霞曳清漢屈若垂柳縈華池既而曲變終稚奏闋清角止流商絕頓華履以自持整文袿而竚
節始綽約而迴步乃遷延而就列　增唐平列舞賦曰燕姬撫琴秦女吹笙楚妃歌防露之曲陳后唱結風之
聲則有楚媛巴兒齊童鄭女躡淩波之緩步曳飛蟬之薄縷掩長袖以徐吟頓纖腰而起舞低鳳翼於綺席聽
鸞歌於促柱燭若芙蕖折波而湧出婉若鴻鵠淩雲而欲舉其爲體也似流風迴雪而相應其爲勢也似野鶴
山雞而對鏡總衆麗以爲資集羣眸而動詠觀其躡影赴節體若摧折將欲來而不進既似去而復輟乃其指
顧彷徨神氣激昂作之者不知其所觀之者恍若有亡　又開元字舞賦曰雷轉風旋應鼉鼓以赴節鸞迴鶴
舉循鳥跡以成文周瑜之顧不作蒼頡之字爰分竦萬方之壯觀邈千古之未聞其漸也左之右之以引以翼
整神容而斎肅被威儀而抑抑煙霏桃李對玉顏而共春日照晴霓間羅衣而一色霧穀從風宛若驚鴻匿跡

于往來之際更衣于倏忽之中始紆朱而曳紫旋布綠而攢紅傅仲之詞徒欲歌其俯仰離婁之目曾未識其變通懿夫作績作絕將超復發啟皓齒以吟風騰星眸而吐月搖動赴度或亂止以成行指顧應聲乃徐行而順節　又兩階舞干羽賦曰日麗黃道帝臨丹墀鼓靈鼉兮旂翠鳳登舞童而詔樂師兩階儼然而八佾舞顧步而動兮成文在茲肅穆壯成舒遲靜謐周旋乎東向西向行列乎左城右城嘽然後叶順氣繼和聲鶩精而白日重貫造物而鴻爐再成　張衡則舞中成八卦賦曰體利貞而疾徐有度法行健而循環不窮數行而剛柔匪雜綴短而明德將融初配六以迴旋狀馬行于北及變三而成列知龍化其中信乾坤之簡易應金石之變通于是步日而前因風而舉乘飄颺而婆娑雜沓映照燭而長短合序既順之而不却亦明之而有所則離異之不差豈進退之無旅則有應水之理象木之規疊若奔溜散如繁絲五色相宣謂神龜初負八音咸奏知靈鳳來儀震也坎也何斯違斯既以悅隨企其遵令象山而作結作凝依澤而若游若泳狀巍巍之德仰之彌高節蕩蕩之音于斯爲盛是知良兌之爲美故必隨而不兢是故聖人窮樂之變作舞惟新故知來而藏往故有要而有倫非干戚之前設若鈞天之所陳至若卿雲共臨瑞日同霽作離作合若翔若滯隨方辯色非前代之舊章應節成文實我唐之新製　盧肇湖南觀雙柘枝舞賦曰家人乃整金蟬收玉燕龍鬟鬱鬱舞衫突舞弁珠彩熒煌鈴光炫轉外寶帶以連玉中丹裾而疊襜則有鞶鑑透迤瓊瑰四垂鞾瑞錦以雲匝袍慶金而雁欹將翱將翔惟鴛惟鴦稍隨緩節步出東廂始再拜以離立俄側身而相望突如其來翼爾而進每當節而必改作慘舒而復振驚顧兮若嚴進退兮若慎或迎兮如流即避兮如悋傍睨兮如情俛視兮如引縹緲兮翔風婉轉兮游龍相邁兮如借相速兮如謝忽抗足而相跋復和容而若謝勢雖窘于趨速態終守乎閑暇輕攢翠娥稍拂香汗蹙爾安逸復騁陵亂抽軋軋于慧心耀纖纖之玉腕躊躇躑躅望若戀虞以南馳俯僂迴旋非爲劉而左袒拾華衽以雙翠露輕裾之一半花灼灼鼓逢逢來復來兮飛燕去復去兮驚鴻善睞睢盱偃師之招周妓輕軀動蕩蔡姬之謔齊公既多妙以多能亦再羞而再顧鼓絕而曲既終倏雲朝而雨暮　又觀小節不拘曲藝可俯顧押鷺鷟之侶因爲鸚鵡之舞伊昔王導延爲上賓陪謁者讓登之處遇羣賢式燕之晨導曰久慕德音衆皆傾想公乃正色洋洋若欲飛翔避席俯偃摳衣頡頏宛修襟而作疑雌伏赴繁節而忽若

廣揚由是見多能之妙出萬舞之傍若乃三歎未終五音鏗作領若燕而慮頓德如毛而翼鑠衆客振衣而跂望滿堂擊節而稱樂且喤喤之奏未終而洩洩之容自若　錢起千秋節勤政樓下觀舞馬賦曰陳金石儼簪裾廣場天近彩仗晴初有馭有騶有驊有騄魚雲聚日下花明露餘忽兮龍踞悸爾鴻翻頓纓而電落朱鬣驤首而星流白顛動容合雅度曲遺妍盡庶能于意外期一顧于君前

女樂一

續詩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隋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揚素以算知所出遂言無房聘遂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

新羅傳貞觀五年獻女樂二太宗曰比林邑獻鸚鵡言思鄉乞還況於人乎付使者歸之　韓子曰晉獻公欲伐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熒其心亂其政　唐六典曰五品已上女樂不得過三人

教坊記曰伎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也　又曰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湊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貌殊佩裾居然易辨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箜篌箏等謂揚彈家　宋俞琰席上腐談曰鬱見官伎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角形想即是今之罟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北魏拓拔之名易拓爲柘易拔爲枝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間高麗進伎樂卻之　又曰元立教坊司掌天下伎樂有駕前承應

女樂二

齊歸　鄭路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傳鄭人路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半賜魏絳　左

新歌　東舞　南歌　上見上舞四

造歌　上見下箇二　楚辭有蓋未通女樂羅陳鐘按

川悠遠浮漫漫兮未敢言寄聲浮雲往不還　清歌　妙舞　晉夏統別傳曰統從父家女巫韋丹陳娶治婚清歌妙舞狀若乘仙

時戎強寥公遺之女樂二八戎王大喜數飲宴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至戎王醉而罔於尊下卒生縛之　下見上弔四　列馬融

者因彎弓而射之遠果寇至戎王醉而罔於尊下卒生縛之　右有言秦寇至

帳前　授生徒後列女樂　夏侯

歌　東山妓　西巴唱　郭子云謝公在東山畜妓每遊山常以妓樂相隨簡文曰安石必出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張華鷰薄篇

浮從　征孫權還賜妓女樂名倡　夏侯

美女興齊趙妍唱出西巴　蔡謨去　楊阜出　世說王導作女伎蔡謨在坐不悅而去導知之亦不止　魏志楊阜羌族也一座皆笑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有別云遂奮衣出洪立遣女樂請阜還一座肅然譚之

顧城圖隈千金寧足多　蔡謨去　楊阜出　世說王導作女伎蔡謨在坐不悅而去導知之亦不止　魏志楊阜羌族也一座皆笑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有別云遂奮衣出洪立遣女樂請阜還一座肅然譚之

女伎著羅穀衣踢鼓一座皆笑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有別云遂奮衣出洪立遣女樂請阜還一座肅然譚之

碧玉　張禹綠竹　石崇金翠　張禹奮搖後堂理綠竹百哲曳紈綃琅玕金翠綠竹盡時之妙　裴子行

房婦女以百數俗說司馬郎君時貴好作伎堂然香煙熏之屋爲之黑　秦穆遺戎而由余去　齊人歸魯而孔子行　司馬伎堂　漢田蚡前堂羅鐘鼓立曲蔣後房數　田蚡後房　司馬伎堂

增拋球　執扇　續文獻通考宋獻

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三人其三十人冠玉女冠翠花飾服黃銷金寬袖衣加雲肩霞綬玉佩各執樓毛日月扇舞　清怨　搊彈文獻通考唐宣宗音律特妙每將讌宴必裁新曲俾樂中女伶衣珠衣四色繡羅寬衫繫銀帶捧繡球樂隊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怨不類人間下教坊記詳一　帶魚　實卯上教坊記詳一孔帖郭元振落梅妓閑有婢分司御史還公有宴故留南行一位待之爲訪諸妓併歸北行三重而坐宴將酣妓輕騎而來連飲三觥顧北雪滿塵兩行紅粉一時回送升車擁入以常在至尊左右爲長詳一　紫雲　仙鶯宋洪遵侍兒小名錄崔棠雲兵部李尚書妓李公尹東洛時家妓盛列諸廳有宴臺官不與杜牧時爲諸妓皆回頭掩笑杜作詩曰名不虛得鎚垂一遭無以加焉諸妓併歸李公舉充使典　內人　賈曾諫　昭達設孔帖賈曾爲太子舍人太子教坊記詳一　獻八人　賜二部孔帖韓全義其子獻女樂八人帝不納曰河間元王孝恭賜女樂二部用是爲賢也妙　獻八人　賜二部孔帖韓全義其子獻女樂八人帝不納曰河間元王孝恭賜女樂二部後房歌舞伎百餘　前頭人　女弟子上詳一教坊記詳一　左工舞教坊記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習　宜春院玉海唐骨咄祿傳開元中王謙利宗詳前一　遠望雲　近視　發願賜　楊素無言上詳一二　禮可墳於君子　二肆未陳於綸言　一部且

樂三

女樂

晉公疑而問之注之遣使白丞相三官至翰林待制無逮於閨上作女妓數百衣皆絡以珠纓　樂則備於伶人

列於西房四品並唐李仲云女樂制

前一　貞元遺歸

音對曰妻建寧人西山之苗裔也父司覓庫於清寧坐盜用官財責妻以償遂凍落鬻家公牒追捕林屬官王欽緒憐其父也貰數皆赴於公牒後

乾道不用　宋乾道後不置教坊　玉堂畢奏　高閣羅陳　賈谷筆談元姚嗣爲承旨一日王堂宴集增妓畢奏有眞眞者擇姣

樂四

歌一

宋孝武帝聽夜鼓詩曰寒夜起聲管促席引靈寄深心屬悲絃遠情逐流吹勞矜憑若辰誰謂懷忘易

梁簡文帝聽夜鼓詩曰合歡蠲忿葉萱草忘憂條何如明月夜流風拂舞腰朱脣隨吹盡玉釧逐紆搖留賓惜夜永臨舞席荷生夾鼓航竹密無分影花疎有異香舉杯聊轉笑一作促杯特笑語歡茲樂未央　又和林下作鼓應令詩曰日斜下北閣高宴出南榮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輕花亂粉色風篠雜絃聲獨念陽臺下願待洛川筐　昭明太子林下作妓詩曰炎光向夕斂徙宴臨前池泉將影相得花與面相宜笳聲如鳥哢舞

社寫風杉歡樂不知千秋長若斯　何遜詠妓詩曰管隨羅薦合絃驚雪袖遲逐唱迴纖手聽曲動蛾眉凝情眄隨珥微睇記含辭日暮留佳客相看愛此時　沈約樂將殫恩未已應詔詩曰清輕肩既屢舉長巾亦徐換雲鬢垂寶花輕妝染微汗羣臣醉又飽聖恩猶未半　劉孝綽同武陵王看妓詩曰燕姬奏妙舞鄭女發清歌迴羞出曼臉送態表嚬蛾寧殊遇行雨詎減見凌波想君愁日落應羨魯陽戈　後梁沈君攸待夜出妓詩曰簾間月色度燭定妓成行迴身釧玉動頓履佩珠鳴低衫拂髮影舉扇起歌聲匣中曲猶奏掌上體應輕　陳李元操詠蕭侍中春園聽妓詩曰微雨散芳菲中園照落暉紅樹搖歌扇綠珠颺舞衣繁絃調對酒雜引動思歸愁人當此夕羞見落花飛　陳子良賦得妓詩曰金谷多歡宴嘉麗盡芳菲流雲接舞袖回雪分歌共落塵齊等不可厠空願上龍津　江總和衡陽殿下高樓看妓詩曰起樓侵碧漢初日照紅妝絃管切不見舞腰迴唯有歌梁共塵飛一半來　隋盧思道席上詠迴雪掌中飛明月臨歌扇行雲接舞衣何必桃將李別有代春暉　劉刪侯司空第山園詠妓詩曰石家金谷妓妝罷出蘭閨看花爭欲笑聞瑟似能啼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將人當桃李無處不成蹊　陰鏗將斜日俱照晚妝鮮　蕭琳隔壁聽妓詩曰徙聞絃管切不見舞腰迴唯有歌梁共塵飛一半來　隋盧思道夜閨鄭妓詩曰娼樓對三道吹臺臨九重笙隨山上鶴笛奏水中龍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逢誰能暫留客解珮一相從　弘執恭和平涼公觀趙郡王妓詩曰小堂羅薦陳妙妓命燕秦蛾眉疑假黛紅臉自含春合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塵齊等不可厠空願上龍津　江總和衡陽殿下高樓看妓詩曰起樓侵碧漢初日照紅妝絃管切不見舞腰迴唯有歌梁共塵飛一半來　隋盧思道心雖卓女曲誤動周郎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桂縵銀燭下莫笑玉釵長　虞茂衡陽王齋閣奏妓詩曰金溝低御道玉管正吟風拾翠天津上迴鸞鳥路中鏡前看月近歌處覺塵空今宵纖女見言是望仙宮　釋法宣和趙郡王觀妓應教詩曰桂山留上客蘭室命婬妖城中畫眉黛宮內束纖腰舞袖風前舉歌聲扇後驕周郎不相顧今日管絃調　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曰佳麗盡時年合瞑不能眠銀龍銜燭燼金鳳起爐煙吹箎先弄曲調箑更撮絃歌格圖花釘鼓牀懸知曲不誤無事顧周郎　又看妓詩曰長思浣紗石空憶擣衣砧臨邛若有便爲說解琴心　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曰佳麗盡時年合瞑不能眠銀龍銜燭燼金鳳起爐煙吹箎先弄曲調箑更撮絃歌選團扇後舞出妓行前絕代終難及誰復數神仙　唐王勃詠妓詩曰妖姬飾靚妝窈窕出蘭房日照當軒影

風吹滿路香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不應令曲誤持此試周郎 增唐盧照鄰益州城西觀妓詩曰落日明
歌席行雲逐舞人江前飛暮雨梁上下輕塵洽服看疑畫妝臺望似春高車勿遽返長袖欲相親 又幸法司
宅觀妓曰南國佳人至北堂羅薦開長袂隨鳳管促柱送鸞杯雲光身後落雪態掌中回到愁金谷晚不怪玉
山頹 張諤觀妓詠和舞詩曰半額畫雙蛾盈盈燭下歌玉杯寒意少金屋夜情多香豔王分帖羣嬌勅賜羅
平陽莫相妬喚出不如他 萬楚五日觀妓詩曰西施擾道浣春紗碧玉今時鬬麗華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裳
妬殺石榴花新歌一曲令人豔醉舞雙眸斂翼斜誰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 李白在水軍宴韋司
馬樓船觀妓詩曰搖曳帆在空清流順歸風詩因鼓吹發酒爲劒歌雄對舞青樓妓雙鬟白玉童行雲且莫去
留醉楚王宮 又邯鄲南亭觀妓詩曰歌妓燕趙兒魏姝弄鳴絲粉豔燦月彩舞衫拂花枝把酒顧美人請歌
邯鄲詞清箏何繚繞度曲綠雲垂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座客三千人於今知有誰我輩不作樂但爲後代
悲 又攜妓登梁王棲霞山蓋氏桃園中詩曰碧草已滿地柳與梅爭春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
攜妓出風塵樓中見我金陵子何似陽臺雲雨人 又曰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對君君不樂花月奈愁何
常非月詠談容娘詩曰舉手整花鈿翻身舞錦筵馬圍行處匝人簇看場圓歌索春聲和情教細語傳不知
心大小容得許多憐 崔顥岐王席觀妓詩曰二月春來半王家日漸長柳垂金屋暖花發玉樓香拂匣先臨
鏡調箜更炙簧長將欲舞態只擬奉君王 劉長卿陪辛大夫西亭宴觀妓詩曰歌舞憐遲日莊慶映早春鶯
窺隴西將花對洛陽人醉罷知何事恩深戀此身任他行兩去歸路裛輕塵 張謂楊州雨中張十七宅觀妓
詩曰夜色帶春煙燈花拂更然殘妝添石黛豔舞落金鈿掩笑頻歌扇迎歌乍動絃不知巫峽雨何事海西邊
張祐周員外出雙舞柘枝妓詩曰畫鼓抪環錦臂攘小娥雙換舞衣裳金絲簇霧紅衫薄銀蔓垂花紫帶長
鸞影乍迴頭並舉鳳聲初歌翅齊張一時折腕招殘拍斜攲輕身拜玉郎 元衮易戲調月心詩曰扣門載酒
可容來懷抱相看得好開衹恐彭宣驚女樂後堂絲竹一時迴

增賦唐呂温齊人歸女樂賦曰齊人歸魯傾城八人環豔絶代綺羅嬌春洞横波於慢臉回流風於婣身蓋以仲尼定禮樂制君臣故遏雲與迴雪實内圖而外親魯君臣果不端操迷不先覺於是考雷鼓黙雲蹙結齊奮之歡受鄭衛之樂

淫樂一

增樂記曰宋音燕安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騷志鄭音好濫淫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 左傳曰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和平謂之鄭聲 五經通義曰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會聚謔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篇説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 國語曰平公既作新聲新聲所聽者也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萌兆衰矣 淮南子曰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此齊人之所以淫佚流湎也 唐俗部樂二十八調七宮七商七角七羽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 宋中興四朝樂志敘曰國朝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承平因舊典創新聲轉加流麗政和間詔以大晟樂頒而曲燕昵狎至有援君臣相悦之説以藉口者末俗漸靡之弊愈不容言矣 續文獻通考宋元以來教坊之樂有院本有雜劇有雙弄有女舞淫聲奇器備矣

淫樂二

原好俗聽新 孟子莊暴見齊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耳 禮記魏文侯曰寡人聽鄭音則不知倦詳樂總載 亂雅害德 論語惡鄭聲之亂雅樂 下樂記詳前一

鄭淫宋溺 上五經通義詳下詳一 楚巫齊傲 呂氏春秋楚之衰也作爲巫音高下詳一 流鄭激楚 桓譚新論夫不剪之屋不如揭不如流鄭之樂下淮南子詳一 桑閒北里 禮桑閒濮上亡國之音也北里有北里廢廢激楚結風之曲 古艷正容

如何房之宮不琢之椽不如磨礱之揄元酒不如醪揭不如流鄭之樂下淮南子詳一 桑閒北里 禮桑閒濮上亡國之音也北里有北里廢廢激楚結風之曲 古艷正容

聘伎 崔琦七蠲伎人正容就列從行三聲二變激楚淫溢商蠲伎之失奢聲淫則放又放鄭聲 樂記流放也 書稱罔淫 張衡西京賦秘舞更奏妙材騁伎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噌清商而卻轉增婉以疑衆殺無斁 禮作淫聲以疑衆殺無斁 聞鼓

樂勝則流 樂記詳前一 禮云無斁 書稱罔淫於樂 禮作淫聲以疑衆殺無斁 聞鼓

從於放鄭 文 姦聲亂色不留聰明 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魏侯之聽鄭聲悦而無倦 桓公之受齊樂荒而不明 增吳趨 楚舞 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和者數千人其次曰陽阿薤露國中和者數百人其次曰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漢書揚雄傳贊曰楚辭者屈原之所作也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慕而述焉皆以憐哀其人之忠而悼讒邪之害也 後漢書馬融傳上疏曰臣聞鄭衛之樂興於末流桑間濮上之音生於亂國 晉書樂志曰漢興因秦舊事樂有鼓吹黄門鼓吹短簫鐃歌三品黄門鼓吹用之宮殿短簫鐃歌軍樂也漢武帝時李延年以胡樂被新聲乃分爲二部有横吹有騎吹 宋書樂志曰漢樂有鼓吹鐃歌軍樂也黄門鼓吹天子宴樂群臣用之短簫鐃歌軍中馬上所奏也漢武帝時李延年以胡樂被新聲乃分爲二部有横吹有騎吹 隋書音樂志曰漢樂有鼓吹鐃歌軍樂也黄門鼓吹天子宴樂群臣用之短簫鐃歌軍中馬上所奏也漢武帝時李延年以胡樂被新聲乃分爲二部有横吹有騎吹 唐書樂志曰漢樂有鼓吹鐃歌軍樂也黄門鼓吹天子宴樂群臣用之短簫鐃歌軍中馬上所奏也漢武帝時李延年以胡樂被新聲乃分爲二部有横吹有騎吹 宋書樂志曰漢樂有鼓吹鐃歌軍樂也黄門鼓吹天子宴樂群臣用之短簫鐃歌軍中馬上所奏也漢武帝時李延年以胡樂被新聲乃分爲二部有横吹有騎吹 隋書音樂志曰漢樂有鼓吹鐃歌軍樂也黄門鼓吹天子宴樂群臣用之短簫鐃歌軍中馬上所奏也漢武帝時李延年以胡樂被新聲乃分爲二部有横吹有騎吹 唐書樂志曰漢樂有鼓吹鐃歌軍樂也黄門鼓吹天子宴樂群臣用之短簫鐃歌軍中馬上所奏也漢武帝時李延年以胡樂被新聲乃分爲二部有横吹有騎吹

倡優

唐元結蓬中集序與歌兒舞女生汙賊之聲於私室 下詳楚舞注

借禍緒文獻通考元觀帝選宮女一十六人授舞名天魔舞 孔帖唐孫伏伽言 戚萃

近太常鼓通考元觀五百猶以衣鼓工待 下詳楚舞注

諫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户是後異伎淫聲咸萃樂府 唐韋述加邃

諫詔奏可息而停簫笛皆在奏矣或與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則本無象

通考宋仁宗嘗問輔臣以今古樂之異同王曾對曰古樂用於天地宗廟社稷山川鬼神今樂不然徒娛人耳

又曰唐元宗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選伎女

二千 黎園三百 陳氏樂書唐全盛時內外教坊近及二千員黎園三百員

宣宗載新曲歌十往往流傳民間錫宴宰輔百餘人教坊十餘人執小樂器侑酒

至於連日抵暮是不知詩人在宗載考之意也

乃曰此可被管絃以韓其家禮部侍郎 貞元增 舊唐書德宗貞元十年增置教坊人數

春宴於杏園皇帝射獲頭籌為廟宴飲樂工數十人

裴耀卿守宣州慕容德以為鴻臚卿 非復雅音 更為豔詞 上詳一續文獻通考

潛感泣蓋借俗樂哀聲以為鴻臚 孔帖唐武平一上書異曲新聲源於雅樂後失其傳而更為妖聲豔詞耳 異

曲新聲 匪韶匪夏 伏伽上言今歌伎者匪韶匪夏請並廢之以復雅正 均調閒讌樂之聲 音器襲龜茲

之陋 陳氏樂書

倡優一

史記曰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拙夫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國之圖秦也 春秋元命苞曰翼星主南宮之羽儀文物聲明之所豐茂為天倡先王以賓於四門而列天庭之衛主俳倡近太微而尊文獻通考曰唐元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 陳氏樂書曰宋朝優伶常舞大曲惟一工獨進但以手袖為容踢足為節其妙串者雖風旋鳥驚不踰其速矣 續文獻通考曰遠之散樂俳優歌舞雜進往往有漢樂府之遺聲因晉天福三年遣劉煦以伶官來歸遂有此樂 金熙宗皇統中宰臣奏自古並無伶人赴朝參之例所有教坊人員宜聽候宣喚不合同百僚赴起居從之

倡優二

原翼主 鶡冠子上春秋元命苞詳一下見上樂總二 魯幕 秦惟梁傳定公十一年夾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 劉向說苑秦

始皇既兼天下興驪山之役鋪三泉之底關中建離宮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人優倡充滿其中

鼓無定節尋聲應修短靡跌

倡著假面　士觀釋甲

漢哀帝詔冬至夏至置酒陳前歌舞宴樂常從象四人皆黃帶可羅注象譯人也若今胡人面也

倡韓憙詩曰花

減羅伶官　五代史唐明宗自初即位減羅伶官

倡優　雜戲

倡優三

左傳宋華弱與樂辔少相狎長相誘也注優調戲也

優倡起　管子姦人在上賢者不進則休儒優倡起而議國事

相事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

優在前　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俳優在前諂諛在旁

倡優在側　曹植傳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小拿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

常從前殿　漢哀帝詔詳前注

倡優在側身自佩小囊

著羅穀襜褕　倡著羅穀襜褕志曹洪令女

著單衣　趙書石勒參軍周延為館陶令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中案中有饌皆沾洿巾幘其輕易如此

燕倡越舞　袁淮格公子燕倡越舞齊商歌五色紛華曳綺羅

陳于瓘房　陸機七歎施笱簀式綠竹名陳于瓘房遊響薄乎華屋

幸倡　又云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

本以倡進　又云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

諸王多習　孔柏唐咸通中諸王多習音聲優倡

間以俳優　陳氏樂書宋大宴禁坊進二種舞方半則工伎止立

為陵戶　自悔類倡　漢書敘傳元朝會賦乃有海西名倡齊趙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小拿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

秦王累千　又云秦皇帝嫭女百倡優累千

崔公蜆斗　教坊記諸家散樂呼崔公以歡喜為蜆斗天子

尉長安　授長史　孔柏唐李栖筠為長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

參軍假婦　文獻通考後漢館陶令石騭有贓犯和帝惜其材免罪每遇宴樂師令衣白夾衫命

禁戲帝王　不令參謁　續文獻通考金章宗明昌中以來孫乾飯劉璃撥郭外春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

標弄百端　詼諧千言　教坊記黃繒綽見兩院人有肥大年長者即呼為屈突千阿

諸臣顓官　唐元結時議諸臣顓官怡

孔柏陸羽為優人作詼諧數千言

倡優雜戲

開以解優事勢傾中外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狂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上微哂焉兩

宴羣臣國使官績文獻通考遣太宗天聖中正月阿丑詼諧明貺璿史鑒中官阿丑善詼諧於上前優角觝爲戲阿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東方朔請縑之風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某官至酗如故又曰駕至不釋而釋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時王鉞陳鉞燔直丑復作直持斧趨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上微哂焉兩

倡優四

雜戲一

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漢官典職曰正旦天子臨陽德殿受朝賀作九賓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翳日畢又化成龍八丈出水遊戲炫耀目光又踏蹋屈身藏形於斗中七劒迭躍之賜金後復有以驚戲千元君將戮之此伎雖同而時異也　文獻通考曰雜戲起於秦漢有魚龍曼延高絙鳳皇安息五案並石季龍所都盧尋橦見西京賦戲車山車輿動雷見李尤長樂觀賦跟挂腹旋見傳元西都賦吞刀

詩元范梈侏儒行曰君不見東方朔長九尺餘不如侏儒長三尺朝奉一囊錢夕竟飽死復何益死者不可作飢者食有餘堂堂之軀天所命生之短者續則悲嗟乎世之人羨彼侏儒復何爲

詩元范梈侏儒行曰君不見東方朔長九尺餘不如侏儒長三尺朝奉一囊錢夕竟飽死復何益死者不可作飢者食有餘堂堂之軀天所命生之短者續則悲嗟乎世之人羨彼侏儒復何爲

雜戲一

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漢官典職曰正旦天子臨陽德殿受朝賀作九賓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翳日畢又化成龍八丈出水遊戲炫耀目光又踏蹋屈身藏形於斗中七劒迭躍之賜金後復有以驚戲千元君將戮之此伎雖同而時異也　文獻通考曰雜戲起於秦漢有魚龍曼延高絙鳳皇安息五案並石季龍所都盧尋橦見西京賦戲車山車輿動雷見李尤長樂觀賦跟挂腹旋見傳元西都賦吞刀

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漢官典職曰正旦天子臨陽德殿受朝賀作九賓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翳日畢又化成龍八丈出水遊戲炫耀目光又踏蹋屈身藏形於斗中七劒迭躍之賜金後復有以驚戲千元君將戮之此伎雖同而時異也　文獻通考曰雜戲起於秦漢有魚龍曼延高絙鳳皇安息五案並石季龍所都盧尋橦見西京賦戲車山車輿動雷見李尤長樂觀賦跟挂腹旋見傳元西都賦吞刀履索吐火見西京賦激水轉石漱霧扛鼎並見李尤長樂觀賦象人西漢書韋昭曰今之假面怪獸舍利之戲不爲不多矣然其驚俗駭觀非所以善民心化民俗適以滔堙心耳歸於淫蕩而已　續文獻通考曰遼穆宗寶應中正月與羣臣爲樗蒱戲金大定中重五幸廣樂園射柳其法植柳球場爲兩行皇太子親王百官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橫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爲上斷而不能接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爲負射必伐鼓以助兵氣已而擊球各騁所習馬持鞠杖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分其衆爲兩隊共爭擊一球先於球場南立雙桓置板下開一孔爲門或兩端對立二門互相排擊各以出門爲勝球狀小如拳以輕韌木

盪心 惑目 作奇使淫巧以蕩上心 夏統別傳女巫張陳二人並有國色能絕形匿影眩惑人目

車 石虎翻中記走馬或在馬腦或在馬頭或在馬尾馬走如故名爲 張衡西京賦爾乃建車辟修涂清塵制軌 角抵 漢武故事未央庭中設角抵戲事外國三百里內觀

角抵者使角力相觸也其雲雨雷電無異於眞畫地爲川聚石成山倏忽變化無所不爲 西京賦都盧尋橦注云都盧人善緣竿百戲

奇 **量伎** 李尤平樂觀賦方曲氐譎奇驎駃百馬連翩 九丸 翻合上下 漢武帝令兩兩相當角抵量其伎

魚龍曼延 神龍變化之形或倒 **魚龍曼延** 西京賦注假作誕以 **神龍歌舞** 西京賦 曾嗤宴樂賦

跳丸 孔焯七引學無 **跳丸擲劍** 一見女樂二妙舞注一見本條惑目注

呑刀吐火 飛劒舞輪 上一見女樂二妙舞注 傅元西都賦手戲絕倒凌虛寄身跳丸擲劍

漱水集雨 傅元執白雲之輕機 雨龍 晉記江左有夏育扛鼎巨鑊行龍抃舞背負重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戲 曹植宴樂賦於雲表 **興雲動雷** **激水轉石** 後漢祭遵爲征虜將軍帝幸遵營士亭作黃門鼓吹 **黃門武樂** 後宮秘戲 帝幸遵營士亭作黃門鼓吹 後漢祭遵爲征虜將軍帝幸遵營士亭作黃門鼓吹 後宮秘戲 帝幸遵營士亭作黃門鼓吹

必有可觀 撥頭出西域 又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采以手舉足加頭上時劉吃陀奴能不用手而脚自加頭 又曰嗇夫馳驅上林校獵長楊羅者載羅捕者載網 **臨迴望之廣場** 呈角抵之妙戲 **桓子受而不拜** 文侯聽而無倦 **撥頭** 眩面 文獻通考

石仙唱奇戲 殫所未見 **上竿** 續文獻通考元戲詳一 又曰緣橦之伎唐曰 **藏橦** **藏挾** **擊**

射柳 **雜旋** 上詳一 文獻通考雜旋伎取雜器圓旋於竿標而不墜也 **排閭** 又曰漢武帝嘗遣王子侯初平默河教軍士爲訓討鼓戲子薄與西人對陣命軍中又於背上吹篳篥其腹上曲終而亦無傷身繞手百轉無已 又曰唐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頭之旋作偶人以戲善歌舞 **婆羅門** 又曰唐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頭之旋 **窟磍子** 兒舞極鈷刀鋒倒植於地抵目就刃以歷險 **透劒門** **弄木偶** 又曰漢世長簫席中又伏伸其手兩人踴之旋 **格葉** **擊球** 上遺事詳一下金事詳一 又曰即張衡所謂走索上而相逢也 又曰齊武帝梁三朝設鳳皇銜書伎是日倒書伎以手相抵戲縱今謂之高絙或曰戲繩 **戲繩** **衝書** 又曰齊武帝嘗遣王書董仲民按孫興每苦石橋道士門翠之狀尋省 **捫翠** **拗腰** 又曰公賦造蓂莢皆有歌詞 又曰雙擲伎雙擲使上於鐵鋒杖端或水精九與擬相值 **擲頭** 又曰雙擲伎是日回旋而不失也 又曰唐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刃劉季述於地反張其弓飛九丸以射之也 **藏挾** **擊** 又曰即張衡所謂走索上而相逢也 又曰齊武帝梁三朝設鳳皇銜書伎是日倒書伎以手相抵戲縱今謂之高絙或曰戲繩 **戲繩** **衝書** 又曰齊武帝嘗遣王書董仲民按孫興每苦石橋道士門翠之狀尋省 **捫翠** **拗腰** 又曰公賦造蓂莢皆有歌詞 又曰雙擲伎雙擲使上於鐵鋒杖端或水精九與擬相值 **擲頭** 又曰雙擲伎是日回旋而不失也 又曰唐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刃劉季述於地反張其弓飛九丸以射之也 **藏挾** **擊**

以身投從中置之後世指劍爲門伎者裸體擲度往復不傷事載州成者傳擲刺官屢勛爲將北還泗口所遺先建俳兒弄木鵝伺人情以紓神長竿竿教坊記上於天津橋設帳殿酺三日教坊一小兒荷竿絕倫乃衣以繒綵方數歲孫以針立竿頭去手久之垂手翻身而下樂人皆捨所執宛轉於地大呼萬歲中使宣旨云此伎尤難近兒也下詔晏時異而賞小分明擊鞚三注

御上與諸王

雜戲三

戲族辰在　百弄迭作　眩仙童之覓蒙　觀壯夫之角抵唐文辨李

迎駕奏樂　分朋擊鞚孔帖唐崔彦曾馬徐州觀序　絕倫筋斗　入

原詩隋薛道衡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詩曰京洛重新年復屬月輪圓雲間壁馬洛水翔鶴下伊川鹽質迴風雪笙歌韻管絃佳麗儛成行相會百歲盡來前臨衢車不絕夾道閭相連驚鴻出洛浦飛鶩下天山遠望如流電俯視若回泉長袖拂輕雪廻腰舞細煙觀者徒傾國聽之猶繞弦自非懷道德誰能識變遷

攜人戲場永類何平叔人同張子房高高城裏髻峨峨樓上妝羅裳飛孔雀綺席垂鴛鴦日映班姬扇風飄韓壽香竟夕魚負燈徹夜龍銜燭戲笑無窮已歌詠遞相續羌笛隴頭吟胡舞龜茲曲假面飾金鍮盛服搖珠玉宵深戲未闌競爲人所難卧驅飛玉勒立騎轉銀鞍縱橫既躍劒揮霍復跳丸抑揚百獸舞盤蹋五禽戲俊貌弄班足巨象垂長鼻青羊跪復跳白馬迴旋騎忽覩羅浮起俄看鬱昌至峯嶺既嵯峨谷嶮復巉巖劍戟無事陳是人生一夢中

寺候復或蹲跂金徒倒舊刻玉律動新灰甲羙垂陌柳殘花散苑梅繁星漸寥落斜月尚徘徊王孫猶勞戲公子未歸來其酌壞酥酒同傾鬱金杯普天逢聖日兆庶喜康哉

志須明勝負多誤齊山坂羣鼠作水騰波預期年歲稔先此樂時和　張說和曰今歲好施鈎橫街設御樓長繩繫日往貫索挽河流鬬力頻催鼓爭多更上籌春來百種戲天意在宜秋　柳惲曾陰竿行曰山險驚摧輪水險能覆舟爾何平地不肯立走上百尺高竿頭我不知爾是人耶復猱耶使我爲爾長歎嗟　劉言史觀繩伎詩曰秦陵遺樂何最異綵繩冉冉天仙人廣場寒日風日好百夫伐鼓錦臂新銀畫青綃抹雲髮高處綺羅香更切重肩接立三四層著屐背行仍應節兩邊圍劒漸相迎側身交部何輕盈閃然欲落却收得萬人肉上寒毛生危機險勢無不有倒挂纖腰學垂柳下來一一尋橦歌曰人間百戲皆可學尋橦不比諸餘樂重梳短髻下金鈿紅帽青巾各一邊身輕足捷勝

唐元宗傀儡吟曰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鞠躬拜舞隨音律總是傍人應喜慍哉

男子繞竿四面爭先緣晉多倚附欹竿滑上下翩躚皆著襪翻身垂頭欲落地却住把腰初似歇大竿百丈擎不起衆手在青雲裏纏腰女兒不動容藏行直舞一曲終迴頭但覺人眼見矜難恐畏天無風險中更險何曾失山鳳懸頭猿挂膝小垂一手當舞盤斜慘雙蛾當落日斯須改變曲解新貴欲歇他平地人散時滿面生顏色行步依前無氣力　又歇韃詞曰長長綠繩紫復碧嫋嫋橫杖高百尺少年兒女重歇韃盤巾結帶分兩邊身輕裹薄易生力雙手向空如鳥翼下來立定重繫衣復畏斜風高不得傍人送上那足貴終賭鳴璫鬧自起迴迴若與高樹齊頭上寶釵從陣地眼前爭勝難爲休足踏平地看始愁　元吳萊椀珠伎詩曰椀珠閒自宮掖來長竿實椀手中迴日光正高竿影直風力旋空珠勢倒當時想像鼻生慧宛轉向額裁芙蓉頭交筋忽神驅矛妻伎窮昔人因戲存戒擢後人忘戒但戲謔漢朝索擅險還慈晉世栢梓危不寤徘徊徊欹人獻玉墀滑涎墮從龍堂出煇煌令與鬼骨爭君不見王家大娘材藝絕動政樓前戲竿折市人歡笑便宣城鶯動金吾白梃膺　薩都剌歇韃謠曰寒梅零落春雪灑黃娘廣袖一把濃紅杏肥濃蒙花氣溫人面東風吹冷輕羅衣上粉珠流不歇何人已繫青驄馬畫樓深處迎春歸歇韃影裏紅杏肥濃蒙花氣溫人面東風吹冷輕羅衣上粉珠流不歇暗解翠裘花下揖歇動莫遣燕子知會向人間報風月

韆賦　唐高無際後庭歇韃賦曰蕤嬌亂立以推進一態婵娟而上躋乍龍伸而復低掻纖手以星曳騰弱質而雲齊一去一來闘舞空之花雙上雙下亂啼野之虹蜺　李濯內人馬伎賦曰翹趾金鞍之上電去而都閫委身玉鐙之旁風驚而詭譎人矜綽約之貌馬走滾灘之血　王邕長竿賦曰玉顏直上金管相催額影而忽升河漢低首而下指樓臺整花鈿以容與轉羅袖而徘徊晴空乍隨若虛仙之翊出片雲時映若仙女之飛來初騰陵以電激倏縹緲而風旋或暫留以頭挂又却倚而肩連　又內人踢毬賦曰徘徊蹴踘雖進退而有據常競競而自勗毬體兮似珠人顏兮似玉下則雷雨之宛轉上則神仙之結束無習斜流恆爲正遊毬不離足足不離毬　張楚金樓下觀繩伎賦曰下曲如鈎中平似掌初緯約而斜進竟盤姍而直上或徐或疾乍俯乍仰　金厚載都盧尋橦賦曰彼修竿兮迥立天中有都盧兮身輕若風拂雲端之緲緲似欲升天時橦末之軟危若有餘地徒觀其遠望瑣躚輕如列仙形翻碧落足動晴煙杳杳難分宛在朝天

之外事迎映全高衆木之顚　林滋木人賦曰原夫始自攻堅終責假手畢克已於小巧之下乃成人於大朴之後來同辟地衆趾而根柢則無動必從繩結舌而語言何有　王粲吞刀吐火賦曰素刃兮倏去於手紅光兮連勝其口始茂爾以虹藏竟燀然而電走神仙不常變化多方或漱水而霧合或吐飯而蜂翔曾未若彼用解牛我則噓唉而挫銳彼皆鑽燧我則鼓舌以生光

四裔樂一

周禮春官鞮鞻氏掌四裔之樂與其聲歌鄭元注曰東方曰味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雀北方曰禁野之樂散善者　禮記曰昧東裔之樂任南蠻之樂又曰納蠻裔之樂於太廟以祀周公言廣魯於天下也云旄人掌舞散樂裔樂注裔人爲樂之舞者　後漢西南裔傳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有陛爲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今訊其風俗譯其辭語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舜帝舞四裔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　白虎通云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裔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南裔之樂曰禁北裔之樂曰侏東裔之樂曰離　元馬貴與曰隋唐所謂燕樂西戎之樂居其太半鄭夾漈以爲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清樂妙舞未有不自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爲主五方之樂惟西是承難曰人爲亦莫非稟五行之精氣而然是固一說也

四裔樂二

鞮鞻氏及　澤被蠻貊　王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五經通義舞四裔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　月令仲夏之月令樂師及伶人明年元會作　狄鞮倡　扶婁伎　司馬相如上林賦倡優侏儒狄鞮之倡　李奇曰狄鞮西方之樂名也　王子年拾遺記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於掌中搗百歲之藥蛻轉屈曲於指間分神怪數忽變易傳此技末代猶學焉　被四表　穆八荒　王詳周禮鞮鞻氏掌之音義林師教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注舞以東裔之舞　天下　娛耳目　又鄭注曰王者必作四裔之樂以娛四裔之君以聆八方之俗　司馬相如上林賦俳優侏儒狄鞮之倡　李奇注曰狄鞮西方之樂名也　王子年拾遺記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於掌中搗百歲之藥蛻轉屈曲於指間分神怪數忽變易傳此技末代猶學焉　後漢陳禪傳注引禁之曲以娛四裔之君以聆八方之俗　奏于君會　作于帝庭　史記魯定公會齊景公於夾谷孔子攝相事其有司趨進歷階而登舉趾高言曰兩君爲好會裔樂於是旌旄羽仗矛戟劒楯鼓譟而至孔子趨進歷階而登舉趾高言曰兩君爲好會裔樂請有司却之裔樂不以禮義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之乘一天下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俳優侏儒狄鞮之倡　李奇注曰狄鞮西方之樂名也　王子年拾遺記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於掌中搗百歲之藥蛻轉屈曲於指間分神怪數忽變易傳此技末代猶學焉　後漢陳禪傳注引禁之曲以娛四裔之君以聆八方之俗　奏于君會　作于帝庭　史記魯定公會齊景公於夾谷孔子攝相事其有司趨進歷階而登舉趾高言曰兩君爲好會裔樂於是旌旄羽仗矛戟劒楯鼓譟而至孔子趨進歷階而登舉趾高言曰兩君爲好會裔樂請有司却之裔樂不以禮義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之乘一天下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俳優侏儒狄鞮之倡　李奇注曰狄鞮西方之樂名也　王子年拾遺記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於掌中搗百歲之藥蛻轉屈曲於指間分神怪數忽變易傳此技末代猶學焉　後漢陳禪傳注引禁之曲以娛四裔之君以聆八方之俗　奏于君會　作于帝庭　史記魯定公會齊景公於夾谷孔子攝相事其有司趨進歷階而登舉趾高言曰兩君爲好會裔樂於是旌旄羽仗矛戟劒楯鼓譟而至孔子趨進歷階而登舉趾高言曰兩君爲好會裔樂請有司却之裔樂不以禮義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之乘一天下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俳優侏儒狄鞮之倡　李奇注曰狄鞮西方之樂名也　王子年拾遺記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於掌中搗百歲之藥蛻轉屈曲於指間分神怪數忽變易傳此技末代猶學焉　後漢陳禪傳注引禁之曲以娛四裔之君以聆八方之俗　奏于君會　作于帝庭　史記魯定公會齊景公於夾谷孔子攝相事其有司趨進歷階而登舉趾高言曰兩君爲好會裔樂於是旌旄羽仗矛戟劒楯鼓譟而至孔子趨進歷階而登舉趾高言曰兩君爲好會裔樂請有司却之裔樂不以禮義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之

牛馬頭大會作之於庭不宜作夷樂尚書陳忠勸揮詔勿收

詳舞下　晉南詔

蹀馬唐景龍文館記三年宴吐蕃使於承慶殿太常引樂人奏五方獅子六裔等舞殿中奏蹀馬之戲

迭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錘　又云扶餘以臘月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　水曲　芝舞又曰宋至道中祥柯來朝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笙如蚊蚋聲良久十數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

御詣其名則曰水曲也　又曰安國其歌曲有附蘇單時歌芝栖舞曲末奏舞芝栖解曲隋唐以備燕樂　珠冒　霞膝玉海騎國傳德宗時劇樂有贊者一人先導樂意其舞容隨曲用人或二或三或四或六或八至十皆珠冒拜首膝手以終節　雙雙倂立而

突撚樂續文獻通考勃海渤海每歲時聚會作樂先會要隋平林邑獲扶南二人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乃以天竺樂轉寫其聲又高昌畫妝國傳韋皐作南詔奉聖樂聖字詞末皆恭揖以明奉聖每一字由三疊各為五成

聖明曲　眞人歌　通典隋開皇中高昌獻聖明樂曲唐平高昌畫妝其樂志後魏樂府初有北歌亦曰眞人歌

昔昔鹽　雙雙舞　文獻通考琅琊勒曲調有昔昔鹽一畫補燕樂部又高麗

四裔樂三

原詩後漢遠裔慕德歌詩曰蠻裔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自明主聖德恩深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兩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裔俗歸德心歸慈母　又遠裔懷德歌詩曰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攜負歸仁長願臣僕

增唐白居易諷諭詩曰玉螺一吹雅髻聳銅鼓千擊文身踊珠纓炫轉星宿搖花鬟斗藪龍蛇動

賦唐劉公輿太常觀四裔樂賦曰浹洽元化沐浴聖澤韎韐掌其方位太常總其樂器列在天庭陳其鼓吹傑侏儒離風旋鳥翅狄鞮騁能扶婁效智

(8) 3A

琴一

原說文曰琴禁也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與八音並行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鐘鼓陳於宗廟列於簨虡也以憂愁作者其曲曰操言不失其操也　又曰琴者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鐘鼓陳於宗廟列於簨虡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誼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　琴操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　廣六寸象六合　文上曰池池者水也下曰濱濱服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風俗通曰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七絃法七星　大絃爲君小絃爲臣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擇智匠樂錄曰文王加一武王加一今禰二絃爲文武絃　三禮圖曰琴第一絃爲宮次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少宮次爲少商　爾雅曰大琴謂之離郭璞曰大者十絃樂錄曰離別也　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黃帝琴鳴廉修況籃脅號鐘自鳴空中號鐘齊桓公琴綠綺梁楚莊王琴綠綺司馬相如琴　焦尾蔡邕琴　鳳皇趙飛燕琴　古之善鼓琴者有瓠巴師文師襄並見列子　成連伯牙方子春鍾子期漢有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琴操曰古琴曲有詩歌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又有十二操一曰將歸操孔子實鳴犢之趙簡子殺竇鳴犢而作此曲　二曰猗蘭操孔子傷不逢時也　三曰龜山操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爲太王作　四曰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見逐自傷作此　八曰朝飛操牧犢子所作曾子聞之中夜悲而作此曲　十曰殘形操曾子所作曾子夢一美人而亡藏於山林之下有天馬引之感而作此引　七曰箜篌引樗里子高所作　又有河間雜歌二十一章琴歷曰琴曲有蔡氏五弄雙鳳離鸞歸鳳送遠幽蘭白雪長門作　九曰楚引楚龍丘子高所作　六曰走馬引樗里牧豎作父冤殺作此引　十一曰水仙操伯牙所作　十二曰懷陵操伯牙所作　又有九引一曰烈女引楚樊妃作　二曰伯妃引魯伯妃所作　三曰貞女引魯次室女所作　四曰思歸引衛女所作　五曰霹靂引楚商梁所作出遊九皐之澤遇風雷　清短清長側短側清調大遊小遊明君胡笳廣陵散白魚歎楚妃歎風入松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爲江州刺史爲文帝所徵家人大懼故奏夜聞烏啼悉思而成曲　楚明光石上流泉臨汝侯子安之流漸涸雙燕離陽春弄悅人弄連珠弄中揮清暢志清蟹行

清看客清便辭清婉轉清　增琴曲曰十小調一不換金二不換玉三峽泛吟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忘其名　陳氏樂書琴制論曰琴之爲器有龍池者以龍潛於此其出則興雲雨以澤物而人君之仁如之有鳳池者以南方之禽其浴則歸潔其身又人君之德如之有軫池者亦曰軫所以護軫之動而合制也鳳額下有鳳嗉一所以接喉舌而柽以其急於發令切酒以成禮也池側有鬼掌二所以護軫之動而合制也鳳額下有鳳嗉一所以接喉舌而柽以其急於發令切酒以成禮也池側有鬼掌二所以護軫之動而合制也鳳額下有鳳嗉一所以接喉舌而柽以其急於發令切酒以成禮也池側有鬼掌二所以護軫之動而合制也鳳額下有鳳嗉一所以接喉舌而俯就隨肩之象也鳳翅者左右翼之有副貳人主之象也龍唇者聲所由出也龍齦者吟所由生也龍口所以受絃而其驟又所以飾之也鳳額所以制嗉而其臆又所以承之也總而言之琴長三尺六寸六分當期之日腹中天地二柱當心膂之任也天柱方厚六分居南呂無射之界若定位小差近上則損上聲近下則損下聲當中心則其聲品節矣然斲製之妙蜀稱雷霄郭諒吳稱沈鍊張越霄諒清雅而沈細鍊越並鳴而響亮　琴暉論曰琴之爲樂絃合聲以作主暉合臣以配臣自臨岳際下至龍口銜絃以夷則爲中界仲呂上至臨岳下際以太簇爲中界其夾鍾姑洗蕤賓林鍾四暉即泛調取定又以太簇翻至龍口而暉數足矣自古暉十有三其一象閏蓋用螺蚌爲之近代用金玉瑟瑟水晶等寶未聞有絃繩之義所以示其明瑩以節奢縱而已俗傳暉作徽墨之徽誤矣　琴勢論曰古者手勢所象本蔡氏五弄趙耶利所修也左大指象日右無名指象月右大指象大風右食指象青雲右中指象高山右小指象地右無名指象水龍行者指如之虎行者指步如之蟹行者輪指如之鸞行者轉指如之鳳行者指如之虎行者泛指是也儒父吟未接覆手是也亮生嘯小起手是也仙人笑下瓘是也然彈琴之法必兩手相附其猶雙鸞對舞兩鳳同翔要在附絃作勢而不在聲外搖指趙師彈琴未有一聲無法凡一弄之內清側殊塗一句之中莫不陰陽派潤至如楚明光白雪寄清調中彈楚側聲登隴望秦寄胡笳調中彈楚清聲若此之類非一可謂妙矣　琴聲論曰古人之論琴聲有經有緯有從宮商角徵羽文武以上爲經聲也風雅聲陰陽聲長樂聲胡笳聲止息聲吳聲蜀聲齊聲楚聲度絃摘聲蹙臕抑武成聲吟詠聲談話聲姑息聲五音聲五調聲長

揚調絃凝掠聲長彈掉擲聲楚清側聲推質側聲鷗扶輪指聲宛美清聲高望遠側聲凡此二十四聲爲從聲也右七絃爲正十三暉爲副正副相應一絃合十二變以諧音律則琴音調而天下治矣左指按絃右手擘絃泠泠然輕清是謂一絃是謂聲也右指向下及別一絃爲綽聲也右指向下及別一絃爲濁聲也右兩指各按其絃齊聲打爲一聲也左指按絃隱隱如雷是謂聲也左指不按不擘絃鏘鏘然至天是謂樂聲也右指向上擘淑女琴瑟友之　增又曰如鼓瑟琴　尚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原禮記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中絃發聲小絃發聲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增又曰士無故不徹琴瑟　原周官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　原列子曰孔子遊泰山見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琴孔子問曰先生爲樂何也對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爲人一樂也男貴女賤今既爲男二樂也今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有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生之終居常以待終何憂哉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周曰臣獨焉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詘折擯厭無所告愬臣一爲之徵操援琴則涕零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廣廈邃房下羅帷帳來清風鬬象綦舞鄭妾麗色淫目流聲娛耳永遊則馳弋獵乎平原廣囿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雖有善鼓琴者則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臣所爲足下悲者一也千秋萬世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漸墳墓既已下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泫焉承臉周乃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商拂羽角

成曲而歌孟嘗泣增哀下而就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　又曰應侯與賈子坐聞鼓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畢之官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　淮南子曰孟春東宮御女青色采衣鼓琴瑟彩木靑木旺此亭坐鼓琴曲未終有舟而釣者過之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　揚雄琴清英曰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處高臺窪宇連屋重戶董肉漿酒倡樂在前難可使悲者乃謂少失父母長無兄嫂當道獨坐暮無所止於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王傷心哀涕曰何子來遲也　孔帖曰唐楊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猶雞鳴附木然　陳氏樂書曰中暉第一絃黃鍾按上大呂爲二絃太簇按上夾鍾爲第三絃姑洗按上仲呂爲第四絃蕤賓單彈之第五絃爲林鍾按上夷則爲第六絃爲南呂按上無射爲第七絃爲應鍾按上黃鍾清　績文獻通考曰金太廟登歌樂器一絃琴三絃琴五絃琴七絃琴九絃琴各二宮縣樂一絃琴三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六　又曰元雅樂琴制五絃七絃九絃各二長三尺九寸　明陸樹聲清暑筆談曰琴材以輕鬆脆滑謂之四善取桐枝幹虛惟桐木枝幹堅實用以製琴或謂琴木取枯朽不勝指者此不可曉　格古要論曰古琴有陰陽材蓋桐木面日者爲陽背日者爲陰不論新舊桐木多年者木性都盡陰面沈反覆不易陽材琴旦濁而暮清晴清而雨濁此可驗也

琴二

原　琴操曰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眞也　又按世本說又曰桓譚新論亦云神農作琴二說不同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繼庖犧而王天下上觀法於天下取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　廣雅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　揚雄琴清英曰昔神農造琴以定神齊蛙蝨去邪欲反天眞者也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　又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荷蒂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舉之吉甫子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禮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　又

曰子夏既除喪而見於孔子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也

又曰顏涸之妻能祥內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

左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柴操土風不忘舊也

又曰初衛侯有璧妻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陵有處女佩瑱而浣孔子曰彼婦人可與言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吾將爲子嘯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歟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治

又曰伯牙鼓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鼓琴者也

樂府解題曰水仙操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尚未能也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汨崩折之聲山林窅冥羣鳥悲號捨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矣

又曰雉朝飛操者齊宣王時處士牧犢子所作也年七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雄相隨而心悲乃仰天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以不蘄援琴而歌以自傷

又曰思歸引衛有賢女劭王聞其賢請聘之未至王薨太子曰吾聞齊桓得衛姬霸今衛女賢者欲留之大夫曰不可若賢必不我聽聽亦不賢不足取太子不聽遂拘留深宮思歸不得歸援琴而歌曲終自縊而死

十二國史曰周師經仕魏文侯善鼓琴文侯就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乞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捨之懸琴於壁以爲戒

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威王舍之右室

又曰萬石君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獨有母不幸失明有姊能鼓琴高祖乃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又曰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

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列仙傳曰稷丘公華山道士漢武封禪公乃冠章甫擁琴來迎　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趙氏者渤海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名入見溫室使鼓琴待詔趙定爲人尚清淨少言語善鼓琴時開燕爲散操多爲之涕泣者　東觀漢記曰上嘗問宋弘通儒之士弘薦桓譚譚善鼓琴喜鄭聲上數聽悅之間坐府弘遣吏名譚責問之譚叩頭良久乃遣後上令譚鼓琴譚爲之失次上問之弘言其故其後不復令譚給事中　阮籍集論曰漢桓帝聞楚琴懷愴傷心倚戶而悲慷慨長歎曰善哉爲琴若此而足矣昔李流于向風而鼓琴聽之者淚下　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性沈審志好琴道以嘉平元年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上有幽居靈跡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融王允董卓等異之　華嶠漢書曰初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名邕者比往而酒以酣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名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遂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向鳴蟬螳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脅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江表傳曰顧雍從蔡邕學琴邕異之曰卿必成名故以名與卿　搜神記曰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而燒不盡因名焦尾琴有殊聲焉　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年六歲夜鼓琴絃斷琰曰第四絃邕曰偶得之矣琰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不知也　馬明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女入石室金牀玉几琴一絃五音並奏　晉書曰王敬伯會稽餘姚人洲渚中昇亭而宿是夜月華露輕敬伯撫琴而歌曰低露下深幕垂月照孤琴空茲益宵淚誰憐此夜心女乃鼓琴感劉惠明亡女之靈告敬伯就體如平生從婢二人敬伯攜琴而歌曰低露下深幕垂月照孤琴空茲益宵淚誰憐此夜心女乃和之曰歌婉轉情復哀願爲煙與霧氤氳同共懷　又曰阮瞻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怍色　晉中興書曰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聞其能琴使人名焉逵對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　孫登別傳

曰孫登字公和汲郡人清靜無爲好讀易彈琴頹然自得觀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者當魏末居北山中以石窟爲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見登被髮端坐巖下遥見鼓琴嗣宗自下趨進莫得與言嗣宗乃長嘯與琴音諧和之妙響動林壑　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其兄曰向以琴來否兄曰已至康取調之爲太平引絶於今日耶　語林曰嵇中散夜燈火下彈琴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黑單衣草帶嵇視之既熟乃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世說曰晉戴顒字仲若父逵高尚不仕顒年十六遭憂不忍傳父之琴與兄勃各造新弄勃五部顒十五部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　又曰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常夜在月中坐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手下極快但倣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遂傳之於今不絶　又曰會稽有防風鬼屢見城邑常跂雷門上脚垂至地晉横陽令賀韜義鼓琴防風聞琴聲在賀中庭舞　幽明録曰劉宗善琴忽得困病許遜曰近蔣家女鬼相録在山石間專使彈琴作樂恐欲致災也宗曰吾嘗夢見女子將吾宴戲恐必不免遜笑曰蔣姑相愛重恐不能相放耳以爲誄之今去當無患也宗漸瘥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酒鍾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又曰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劭與戴顒姻通迎來止黄鵠山林澗甚美顒憩於澗義季亟從之遊顒衣野服爲義季鼓琴並新聲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黄門侍郎張敷曰當讌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荅何當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　蕭子顯齊書曰王仲雄善彈琴當時妙絶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勅五日一給仲雄又曰尚書令柳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璅爲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

增 列仙傳曰華山毛女徧郎見常居巖彈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異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絶妙　唐司馬承禎傳睿宗引入中掖庭問其術帝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文被還之　辨音集唐李龜年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唐禮樂志高

宗以琴曲寢絶令有司習呂才言舜彈五絃之琴歌南薰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今以御雪詩爲白雪歌帝善之　樂纂曰趙耶利唐初天水人也以琴道見重海内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三人並當代翹楚貞觀十年終於曹壽七十六弟子宋孝臻公孫常數百年内將傳於馬氏歸雅弟子達者三人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應動角則角應稍不切乃不國史補曰張弘靖少時會名客觀鄭宥彈琴宥調二琴道見重海内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錯謬十五餘弄皆削凡廬宥師董庭蘭尤善汎聲　又曰李汧公勉雅好琴常斲桐又取漆角爲之多至數百張求者與之有絶代者一名韻磊自寶於家京師又以樊氏路氏爲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損處惜之不理蜀中雷氏斲琴嘗自品第上者以玉次者以瑟瑟又次以金徽螺蚌　又曰董庭蘭三爲沈祝聲皆琴聲也　尚書故實曰李汧公嘗取桐孫之精者雜綴謂之百衲琴用蝸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絶異通謂之響泉韻磊異絲爲絃一上一名響泉一名韻磊自寶於家京師又以樊氏路氏爲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損處惜之不理蜀中雷氏斲琴皆琴聲也　尚書故實曰李汧公嘗取桐孫之精者雜綴謂之百衲琴用蝸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絶異通謂之響泉韻磊異絲爲絃一上者以玉次者以瑟瑟又次以金徽螺蚌　又曰董庭蘭三爲沈祝聲皆琴聲也　尚書故實曰李汧公嘗取桐孫之精者雜綴謂之百衲琴用蝸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絶異通謂之響泉韻磊異絲爲絃一上不中者棄之性不善俗間音聲唯二寵妓曰秀奴七七皆聰慧善琴兼筆策與歌時令奏之自撰琴譜　琴書可十年不斷　因話録曰汧公鎮宣武戎事之隙以琴書爲娛自造琴聚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則裁而膠綴不中者棄之性不善俗間音聲唯二寵妓曰秀奴七七皆聰慧善琴兼筆策與歌時令奏之自撰琴譜　琴書可十年不斷　因話録曰汧公鎮宣武戎事之隙以琴書爲娛自造琴聚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則裁而膠綴曰頻陽李氏女年十五天寶中遘疾七日不食魂飛冥冥如升上景在雲霧中於女仙人蘆藕苗間受美清風等五十曲　孔帖曰唐獨孤及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　文獻通考曰荔枝性堅文直色正而音切生於南閩以芳實美味聞栽之爲琴非古也唐侍御史尉遲君與長樂馮端始爲之馮宿述之　唐書曰德宗時有安沇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楊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沇曰世謂周文王武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沇即以黃鐘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文世安得有武絃乎沇大驚　唐舒元輿斷琴志曰越客沈蚪子斷琴絃素絲七條其上備指一弄五聲叢鳴之中有靈蜂橫空烏泉出雲鳳龍騰凌鸞哀烏啼松吟風悲　蔡光録曰處士求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善之嬰作色曰如樂其聲何不桓鼓聞者莫不大笑　南部新書曰裴談寬之姪孫佐西川韋皐慕善鼓琴時稱妙絶靈開山有美桐取而製以新樣遂謂之靈開渠　又曰韓晉公奉使入蜀至洛谷山椒巨樹葰茂可愛烏鳥之聲皆異下馬以探弓射其顛杪柯墜於下響震山谷有金石之韻使還戒縣尹募樵夫伐之取其幹載以歸名良匠斲之亦不知其名堅緻如紫石復色綫文結其間匠曰爲胡琴槽他木不可並遂爲二琴名大者曰大忽雷小者曰

小忽雷因便殿德皇言樂遂獻大忽雷及禁中所有小忽雷在親仁里　舊唐書曰衛次公字從周善鼓琴爲渭南尉京兆尹李齊運使其子交歡欲次公援之琴次公拒之由是終身未嘗操絃　語林曰趙璧彈五絃琴爲人問其術璧曰吾之五絃也始則心馳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辟雍之爲五絃也　韓文上巳宴大學序曰司業毋德總太學儒官三十六人列飲於祭酒之堂有一儒生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於樽俎之間鼓有虞氏之南風虞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充然若有得也　前定錄曰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温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會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宴城南荀家菁中夜後山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温獨攜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温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韻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曾解更爲我彈之思温奏爲沈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音指稍異此思温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叟因謂思温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干名譽而常爲王門之伶人乎思温竦然受教後失所在　天中記曰錢忠懿王能琴遣使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聞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即良琴在是矣削之果桐也即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以聞乞俟一年斲之既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二曰清絶遂爲曠代之寶　陳氏樂書曰宋太宗皇帝因太樂雅琴更加二絃名錢堯卿按譜以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九絃按曲轉入太樂十二律清濁互相合應御製詔樂集中有正聲翻譯字譜又令鈞容班部頭任守澄并教坊正部頭花日新何元善等註入唐來燕樂半字諸凡一聲先以九絃琴對太樂字并唐來半字譜並有清聲今九絃譜內有大定樂日重輪月重明三曲并御製大樂乾安曲景祐詔樂集中太平樂一曲譜法互同他皆倣此可謂善應時而造者也誠增一絃去四清聲合古琴之制善莫大焉　筆談曰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千曾見唐人琴云是古塚中敗棺杉木也聲極勁挺大抵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不勝指而其聲愈清絶又陶道眞蓄一越琴云是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四善謂堅如石亦所未喻　又曰太宗令待詔蔡商增琴爲九絃有待詔朱文濟曰五絃尚有遺音而益以二

絃實無所關上怒斥出遂增琴絃　金徽變化篇曰段由夫攜琴就松風間響之嘗曰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半墨即以金縷衣邀之曲終云　玉海曰宋高宗賜洪皓御銘肴制琴一上謂大臣曰古人琴制不同各有所屬朕近出意作肴樣以示不忘武備之意　又曰協律郎吳良輔集王安石胡笳十八拍曲及元豐行譜歌六篇協之音律附於琴聲爲琴譜一卷　續文獻通考曰元太宗時太常用許政所舉大樂令苗蘭詣東平指授工人造琴十張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者各二　又曰英宗至治二年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著琴原樂原　元史耶律楚材薨有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命近臣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　明雲煙過眼錄曰房山高克恭奉彥敬有二琴其一後題金儒鳴玉唐大中五年處士金儒斲此琴其名鳴玉下刻高士談家寶藏六字已爲人削去尚存書跡琴乃宣和御府故物後歸於金高士談者金人其色赤如新栗殼斷文隱起如蛇虬奇物也其一三足鼎峙皆美玉咸通中張鉞斲款用小篆精妙又有銘文浸漶不可識　陸樹聲清暑筆談曰余不蓄琴客有爲余解嘲者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今君並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余曰雖然此近於貧漢自是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琴三

防心　得意　納正　禁邪

琴操伏羲作琴所以禁邪僻防心淫人有閒邪也有閒邪遠望曰洋洋乎翼翼乎其惟文王之閒乎　韓詩外傳孔子學琴於師堂子曰丘得其意未得其數也有閒邪遠望曰洋洋乎翼翼乎其惟文王之閒乎　琴操伏羲作琴所以禁邪僻防心淫人有閒邪也有閒邪遠望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

明成公綏琴賦窮變化於無極兮
盡人心之好善（下詳前）　梁父吟　楚妃歎（上詳蔡邕琴賦）
子期聽聲　君山獻曲（上詳前二條）　後漢書桓譚字君山善鼓琴（又詳蔡邕琴賦）遂創新聲爰改舊用君山所獻曲也
所懷以爲之賦　又亂曰惜惜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材
遇今世兮紛紛翕響冠衆藝兮議音者希諱能珍兮（下詳前一）　雅弄　閎鴻琴賦乃從容以安指如雨
低昂十指如雨　美材　雅弄（下婁婁而四張）　又云旁睨觀美材於山陽上森萬以楚論　知四海　播八
見上樂總二　化人情　協鍾律（上見上琴二崇府解題）　蔡邕琴賦爰
傳元琴賦播之以入風文之以五聲　化人情　協鍾律　制雅器協之鍾律　治性恬淡清溢
以溢　濁以溫桓子普夏之時洪水懷山襄陵禹乃援琴作操其聲（下詳前一）　洞庭椅　寒山桐　崔駰七依桐生於寒山之椅
清以溢濁溺溺淫淫志在溪河　洞庭椅　寒山桐　依嶧陽之巖岑而孤生　戴靈山　託峻嶽　嵇康琴賦
景陽七命寒山之桐出自大冥　戴靈山　託峻嶽　嵇康琴賦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
合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下見嵇康琴賦）　太傅談　琴高善　世說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
太傅談　琴高善　世說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　既無吝色而鼓琴書愈妙謝答曰
涉綠水　揚白雪（並見嵇康琴賦）　布藻垂文　絃絲飾辭　嵇康琴賦乃使鞏子督墨匠石書斤斲裹藻法
綠水　揚白雪　並見嵇康琴賦　布藻垂文　絃絲飾辭　嵇康琴賦乃使鞏子督墨匠石書斤斲裹藻法
班倕騁神鍼會襄國子廙朗密調均華繪雕琢布藻　協和人性　盪滌邪心（傅元琴賦序神農氏造琴所以協和天
協和人性　盪滌邪心（傅元琴賦下人性爲不至和之主下見李尤琴銘）　神物以臻　雅韻乃揚
神物以臻　雅韻乃揚　韓詩外傳
鵾翮翔翔　素鷹蜿蟺　瑞應圖師曠鼓琴玄羊白鵾翔翔
鵾翮翔翔　素鷹蜿蟺　幹元根頃素鷹蜿蟺感清羽元鵾迴翔應徵宮　詠先王之風　理重華之操　韓詩外傳
崔駰七依絃以山
以和氏之璧　莫不愀愴　未嘗絕音　嵇康琴賦是故懷感者聞之莫不憯慘悽愴傷
莫不愀愴　未嘗絕音　心嵇康琴賦是故懷感者聞之莫不憯慘悽愴傷
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絃歌鼓琴未嘗絕音　白
雪　陽春　宋玉對楚王問有客歌於郢中其始曰下里巴人其和曰陽春白雪
雪　陽春　宋玉對楚王問有客歌於郢中其始曰下里巴人其和曰陽春白雪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下里　巴人　宋玉對楚王問有客歌於郢中其始曰下里巴人其和曰陽春白雪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下里　巴人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豈望舊之能倫　宜簫琴之足聽（又云料殊功而比聲豈望舊之能倫
蔡邕琴賦苟斯樂之可貴宜
歌人失曲舞者忘形　金石寢聲匏竹屏氣（又云歌人於是忧惚以失曲舞者節而忘形哀人塞耳以惆悵歸馬踶足以悲鳴）
氣　金石寢聲　匏竹屏氣　王粲笙賦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踴躍於重淵
寢聲匏竹　王喬鼓雲而下降舞鸞於庭階游女謳焉而來萃　朱絃　綠綺　尚書大傳大琴朱絃　相如有綠綺琴（從
聽之以平其心　朱絃　綠綺　尚書大傳大琴朱絃　卓氏奏鳳求皇之曲又美人贈我綠綺琴　靜好　專一（詩
卓氏奏鳳求皇之曲又美人贈我綠綺琴　靜好　專一　晏子琴瑟專一雖能聽之）
增儀節　平心　禮君子之心也注）　上牀彈　左傳張韜輔踦與其楚戰乘乘車輜轅而鼓琴注
乘安車也踦倚也轅衣轅也　世說王獻之卒　上見上樂總二　搏拊以詠　歎息而鼓
擊之不調曰搏　上詳一岐山自傷爲狄所侵閉門然歎息撫琴而鼓之　龍鳳之象　山水之音（上蔡邕
琴操岐山操者太王去邠而邑於　下伯牙）　鼈掌　龍脣（並陳氏樂書
琴制論詳一）　筆捶　竹軋（文獻通考擊琴五絃以竹管承梁柳世隆素善彈琴其子惲每奏父曲居常感思因變其譜節之惲驚其哀韻乃制爲雅音而擊琴自此始江
文獻通考擊琴五絃以竹管承梁柳世隆素善彈琴其子惲每奏父曲居常感思因變其譜節之惲驚其哀韻乃制爲雅音而擊琴自此始江
寫古調嘗賦詩未就謀以筆捶琴坐客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制爲雅音而擊琴自此始江　琴　樂部　卷二百八十八　閒豔函

左有之非士制又曰奚琴出於絃鼗而形亦類焉其制兩絃以竹片軋之民間或用

漆角 銅甌 上唐李勉事詳前二

成都有人施琴二張以絛繫腹穿鼈及施本可受二升大柱應太簇次柱蕤賓太簇有四柱如龜茲琵琶絃應太簇有

蛟破蟹行 金嶽變化篇晉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刀解竹數節作數孔帖西舍利王獻其國樂

雪泉韻磬 董李勉事詳前二

琴名氷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崇惟至正音鏘氷霜天擊磬陰陽潛感石感

氷清雪巖 國史補錢塘沈振蓋一琴名氷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崇惟至正音鏘氷霜天擊磬陰陽潛感石感

類聚叢鳴 上段由夫詳前二

舒元輿詳前二

涼月秋風 並蘇鶚詳前五

龍行虎步 並陳氏琴勢論詳前一

送聲

度不得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王曰琴何悲哉革子推琴而對以其故王賜革子黃金百斤命具裕鑽收石文子叔

怨子厲文聞楚王賢革子推食粮與之凍餒而死思革子往見楚王肯酒嘉肴設鐘以樂之恬然而悲援

以象天地調之兩儀陳氏琴瑟下論宋朝始制二十三絃每絃各六柱又爲十二柱

上輕鬆脆滑詳前一

四善兩儀

絃琴以象天地調之兩儀陳氏琴瑟下論宋朝始制二十三絃每絃各六柱又爲十二柱

三絃六柱

三絃琴下詳兩儀注

爛柯敗木 鄧緝之東陽記晉中朝時

犯嶽造弄 宋書劉琨之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古今奏正曲復有送聲以摹臣和十六韻爲送聲

以爲非是誕曰此余寶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爲寶故王孫以珠玉爲寶故王孫不

神遇心驅 並趙璧五絃詳前二

支桐精緻 唐人小說白居易以胡松節支琴下詳前二

嵇康價賀若名名 金嶽變化篇嵇康抱琴訪山濤濤酣欲割琴康曰吾尚書令河輸鍮玉藏爲嶽貨

賣東陽舊業以得琴乞與之遂

知吉凶清心耳 段成式酉陽雜俎康彈琴有客叩門自稱姓呂名安期康即出見安期因人得名即死

花弄琴坐青苔緑蘿之下表裏山川有王質者入山伐木至石室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聽一曲既畢童子曰汝來已久何不

便不復飢遂復少留俄頃童子曰汝家已數十年矣

義海知言 李白贈瑗清心耳

歐陽失語 西清詩話蘇軾琴詩曰大音出有形大象入無迹又曰吳琴出於絃鼗而形非士制

漆角 銅甌 上唐李勉事詳前二

成都有人施琴二張以絛繫腹穿鼈及施本可受二升大柱應太簇次柱蕤賓太簇有四柱如龜茲琵琶絃應太簇有

蛟破蟹行 金嶽變化篇晉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刀解竹數節作數孔帖西舍利王獻其國樂

雪泉韻磬 董李勉事詳前二

琴名氷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崇惟至正音鏘氷霜天擊磬陰陽潛感石感

氷清雪巖 國史補錢塘沈振蓋一琴名氷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崇惟至正音鏘氷霜天擊磬陰陽潛感石感

類聚叢鳴 上段由夫詳前二

舒元輿詳前二

涼月秋風 並蘇鶚詳前五

龍行虎步 並陳氏琴勢論詳前一

送聲

度不得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王曰琴何悲哉革子推琴而對以其故王賜革子黃金百斤命具裕鑽收石文子叔

怨子厲文聞楚王賢革子推食粮與之凍餒而死思革子往見楚王肯酒嘉肴設鐘以樂之恬然而悲援

以象天地調之兩儀陳氏琴瑟下論宋朝始制二十三絃每絃各六柱又爲十二柱

上輕鬆脆滑詳前一

四善兩儀

絃琴以象天地調之兩儀陳氏琴瑟下論宋朝始制二十三絃每絃各六柱又爲十二柱

三絃六柱

三絃琴下詳兩儀注

爛柯敗木 鄧緝之東陽記晉中朝時

犯嶽造弄 宋書劉琨之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古今奏正曲復有送聲以摹臣和十六韻爲送聲

以爲非是誕曰此余寶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爲寶故王孫以珠玉爲寶故王孫不

神遇心驅 並趙璧五絃詳前二

支桐精緻 唐人小說白居易以胡松節支琴下詳前二

嵇康價賀若名名 金嶽變化篇嵇康抱琴訪山濤濤酣欲割琴康曰吾尚書令河輸鍮玉藏爲嶽貨

賣東陽舊業以得琴乞與之遂

知吉凶清心耳 段成式酉陽雜俎康彈琴有客叩門自稱姓呂名安期康即出見安期因人得名即死

花弄琴坐青苔緑蘿之下表裏山川有王質者入山伐木至石室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聽一曲既畢童子曰汝來已久何不

便不復飢遂復少留俄頃童子曰汝家已數十年矣

義海知言 李白贈瑗清心耳

歐陽失語 西清詩話蘇軾琴詩曰大音出有形大象入無迹又曰吳琴出於絃鼗而形非士制

掩朱絃 停玉指 白居易聽彈別鶴操曰危絃操罷別鶴飛清聲淚盡繼以血

賜緋調 飾綠綦 李白贈酒行琴奏龍門之綠桐白石潭吾素琴幽洞歇冷流泉深善手明徽高

拂白石 李白贈酒行琴奏龍門之綠桐又詩曰拂彼白石聲寫清松間

鶴操曰 鶴操曰危絃操罷別鶴飛清聲淚盡繼以血

賜緋調 飾綠綦 李白贈酒行琴奏龍門之綠桐白石潭吾素琴幽洞歇冷流泉深善手明徽高

拂白石 李白贈酒行琴奏龍門之綠桐又詩曰拂彼白石聲寫清松間

掩朱絃 停玉指 白居易聽彈別鶴操曰危絃操罷別鶴飛清聲淚盡繼以血

鶴操曰 鶴操曰危絃操罷別鶴飛清聲淚盡繼以血

賜緋調 飾綠綦 李白贈酒行琴奏龍門之綠桐白石潭吾素琴幽洞歇冷流泉深善手明徽高

拂白石 李白贈酒行琴奏龍門之綠桐又詩曰拂彼白石聲寫清松間

掩朱絃 停玉指 白居易聽彈別

是撰述雖繫琴之始及七絃之音十二徽所象之義又曰琴操引三卷晉末有陳留嵇康好琴善彈廣陵散絕於今矣隋朱文太常樂工韓氏習之以傳登薦因令侍詔朱文清蔡貴琴阮詣中書彈上製鳳歸林引曰脉增琴爲五絃阮曰金木水火土別造新譜凡三十七卷仲尼操以琴代瑟又曰琴操引三卷晉孔衍撰以琴代瑟又曰宋金道元太宗詞近臣五十五篇述所以命題之意

鸞配臣 並琴鸞詳前一

關雎 琴聲論關關雎鳩雌雄有甘寢求窈窕之義

蕭雍 雁秋鴈聲也窺龜蕩萬山水擊急若急浪

象天地 增禮樂 上詳下詳

長江廣流 急浪奔雷 唐書樂志趙耶利云吳聲清蛇若長江廣流綿綿絲絲遊有餘韻士

樂臣妾 曲師長樂妾也 唐書樂志趙耶利云吳聲清蛇若長江廣流綿綿絲絲遊有餘韻士

鳳歸林 鶴唳天等曲 鉉作主

春鳥關 廣陵曲之師長也 春鳥關凡三十七卷佚

虛女新聲 柳令流亞 樂府解題魏武宮人有虛女者故將軍陰叔之子也七歲入漢宮學鼓琴善爲新聲 虛女者故將軍陰叔之子也七歲入齊書江夏王鋒字宣穎性好琴書書觀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鏗曰聞黎琴亦是柳令之制齊州刺史 衆山皆響

秋風入彈 遂絕惟少文傳焉 宋書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使衆山皆響古有金石之弄爲諸桓氏取重桓氏亡其聲秋風詩曰高樓月夜彈琴書夜話世傳琴曲入琴聲詳五

秋鴈鳴 塞門積雪 李白琴贊詳前

根老山泉 葉苦霜月 李白琴贊詳前

楚澤涵秋 塞門積雪 李白琴贊詳前

於五絃 應鍾鍗於六律 柳宗元與衛淮南石琴篇略

雙鸞對舞 兩鳳同翔 琴勢論詳一

歐公論帖 蓮度作篴 明陸長

合雅之正樂 治世之和音 陳氏琴箋下論琴之於天下治世之和音也

增響亮 琴常琴也及作舍人學士再得琴後一琴當琴也官愈昌琴舍人學士日奔走塵紛聒聲利無復清思乃知在人不在器

無故不徹 禮詳

佯狂鼓 史記箕子諫紂不聽乃被髮佯狂而鼓琴以自悲

悲歌鼓 認苑晉公妍悲歌鼓琴 知

有貪志 韓詩外傳孔子鼓琴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琴聲殆有貪象之志邪何其不仁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向者丘鼓琴有鼠出遊裡見於屋

終身不聽 左傳孫林父在戚擊鐘季札非之林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師氏雅琴劉幽求師氏

猶豪徹行 造焉以琴謠其聲參以丘爲貪狠邪辟不亦宜乎 操緩雜弄也 無故不徹 禮詳

佯狂鼓 史記箕子諫紂不聽乃被髮佯狂而鼓琴以自悲

悲歌鼓 認苑晉公妍悲歌鼓琴 知

有貪志 韓詩外傳孔子鼓琴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琴聲殆有貪象之志邪何其不仁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向者丘鼓琴有鼠出遊裡見於屋

猶豪徹行 造焉以琴謠其聲參以丘爲貪狠邪辟不亦宜乎 操緩雜弄也

懷琴者名忠東海下邳人訪師
禁之後至今邳俗頗多好琴地 稷生妙琴張衡通
一彈 流風徘徊張衡南都賦彈琴
哀操悲琴賦 正坐操蔡邕女訓男姑若命之鼓琴必正坐
三歎懷有 端坐鼓張華詩北方
永服不厭嵇康琴賦 遊乎西洛暮宿華陽事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
陵歎聲嗣絕伯牙不厭信古今之所貴 流波湯湯又云狀若崇山又象流
說吾每回新聲變於今絕矣 無註陶潛不解琴蓄素琴一張絃徽不
被韓而進二女伏焉施錦席於東牀乃命之登歌女
子曰子誠此曲所未曾聞女曰此曲所生 楚明光吳郡亭維舟中渚秉燭理琴見一女子
曰唐繪 娛賓又曰王涯使客賀 善琴孔惲唐盧
好鼓琴 織手弄李白古風纖手弄
暢託此傳幽音永霜 寫聲發情李白古詩吾但寫聲發情於
中自結龍鳳相與吟 願以頑璞上奉徽音柳宗元上衛淮
滄韓愈秋懷詩有琴具徽絃再歎聽 月照席牀杜甫詩羅
念滄古聲久理滅無由見真澄 以音相授鄭樵曰琴之九操十二引以音相
知音人聞聲迷耳已矣非公 歌碧玉張子聞詩幾時重會燕山首一
玉年來無夢魂清窮 琴卓又曰琴卓須用雄摩樣於
車下聞可容三尺許卓面郭公疇最佳陽石南陽石永石者尤好

琴五

類詩南齊謝朓詠琴詩曰洞庭風雨幹龍門生死枝雕刻分布漢沖響參清危春風搖蕙草秋月滿堦池是時別鶴叫侵遥客決垂 梁劉孝綽秋夜詠琴詩曰上宮秋露結上客夜鳴琴幽蘭暫罷曲積雪更傳聲 到溉詠琴詩曰寄語調絃者客子心易驚離泣已將隴無勞別鶴聲 丘遲題琴樸奉柳吳興詩曰邊山此嘉樹摇影出雲垂清心有素體直幹無曲枝凡耳非所別君子特見知不辭去根本造膝仰光儀 陳沈炯賦得爲我彈清琴詩曰薄暮高堂上調琴名美人伯嗟聲未盡相如曲復新點傷還轉弄亂爪更留自淫淫 賀徹爲我彈清琴琴鳴傷我襟半死無人覺入竈始知音空爲貞女引誰達楚妃心雍門何假說落淚

賓聊持一壺聲雜起豔歌塵　北齊馬元熙日晚彈琴詩曰上客敲前扉鳴琴對晚暉掩抑歌張女淒清奏楚妃稍視紅塵落漸覺白雲飛新聲獨見賞莫恨知音稀　蕭愨聽琴詩曰洞門涼氣滿閒館夕陰生紆隨流水急調雜秋風清掩抑朝飛弄淒斷夜啼聲至人齊物我持此說高情　隋江總賦得詠琴詩曰可憐嶧陽木雕爲綠綺琴田文垂睫淚卓女弄絃心戲鶴聞應舞遊魚聽不沈楚妃幸勿歎此異丘中吟　又侍宴賦得起坐彈鳴琴詩曰絲傳園客意曲奏楚妃情罕有知音者空勞流水聲　楊希道賦得起坐彈鳴琴詩曰北林鵲夜飛南軒日斜進調絃發清徽蕩心祛褊悁變作離鴻聲還入思歸引長歎未終極秋風飄素瑟　又詠琴詩曰久檀龍門質琴琴嶧嶧陽名齊峨初發弄趙女正調聲嘉客勿遽返繁絃曲未成　劉永濟詠琴詩曰昔在龍門側誰想鳳鳴時雕琢金爲器宮商不自持已人綾疎節楚客弄繁絲欲作高張引翻成下調悲　劉希夷夏彈琴詩曰碧山卒岑寂素絲何清幽彈爲風入松崖谷颯已秋鳴呼鍾子期零落歸山丘死今若有知魂今從我遊　唐王績山夜調琴詩曰促軫乘明月抽絃對白雲從來山水韻不使俗人聞

增　唐李嘏詠琴詩曰隱士竹林隈長聲寶匣開風前綠綺弄月下白雲來淮海多爲室梁岷舊作臺子期如可聽山水響餘哀　王昌齡詠琴詩曰孤桐祕虛鳴朴素傳幽眞琴驂絃指外遂見初古人意遠風雪苦時來江山春高宴未終曲誰能辨經綸　又聽彈風入松閑贈楊補闕詩曰商風入我絃夜竹深有露絃悲與林寂清景不可度寥落幽居心飄飄青松樹松風吹草白溪水寒日暮聲意去復還九變待一顧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　常建江上琴興詩曰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泠泠七絃徧萬木澄幽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枯桐枝可以斷黃金　岑參秋夕聽羅山人彈三峽流泉詩曰蟠蟠岷山老抱琴鬢蒼然衫袖拂玉徽爲彈三峽泉此曲彈未半高堂如空山石林何飄飄忽在窗户間繞指弄鳴咽青絲激瀑淙淺演漾怨楚雲虛徐韻秋煙疑兼陽臺雨似雜巫山猿幽引鬼神聽靜令耳目便楚客腸欲斷湘妃淚斑斑誰裁青桐枝絚以朱絲絃能令古人曲遞與今人傳知音難再逢惜君方老年曲終月已落惆悵東齋眠　李白聽蜀僧濬彈琴詩曰蜀僧抱綠綺西下峨嵋峰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又彈幽澗泉詩曰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泉冷冷流今流泉深善手明徽高張清心寂歷似千古松風颼颼今萬尋中見愁猿弔影而危處今叫秋木而

長吟客有哀時失職而聽者淚淋浪以沾襟乃緝商緩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發情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　楊衒朱絲絃詩曰寂寞瑤琴上深知直者情幸傳朱鷺曲那止素絲名瑞草人空仰王言世久行大方聞正位樂府動清聲文武音初合宮商調屢更誰能向機杼終日泣無成　劉長卿幽琴詩曰月色滿軒白琴聲宜夜閑颺颺青絲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向君投此曲所貴知音難　釋皎寶琴詩曰吾有一寶琴價重雙南金刻作龍鳳象彈爲山水音星從巖裏發風來絃上吟鍾期不可遇誰辨曲中心　白居易對琴待月詩曰竹院新晴夜松窗未卧時共琴爲老伴與月有秋期玉軫臨風久金波出霧遲幽音待清景唯是我心知　又和順之琴者詩曰陰陰花院月耿耿蘭房燭中有弄琴人聲貌俱如玉清泠石泉引澹佇松風曲遂使君子心不愛凡絲竹　李賀聽穎師琴歌曰別浦雲歸桂花渚蜀國絃中雙鳳語芙蓉葉落秋鶯離越王夜起遊天姥暗佩清臣敲水玉渡海蛾眉牽白鹿誰看挾劒赴長橋誰看浸髮題春竹竺僧前立當吾門梵宮眞相眷稜尊古琴大軫長八尺擇陽老樹非桐孫涼館閒絃驚病客藥囊暫別龍鬚席請歌直請卿相歌奉禮官畢復何益　張喬聽琴詩曰清月轉瑤軫弄中湘水寒能令坐來客不語自相看靜恐鬼神出急宜風雨發衆時歸嶺嶠更過洞庭彈　僧景淵聽琴詩曰萬物多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湘水瀉秋碧古風吹太清往年虞獻奏今夕更分明　李季蘭聽琴歌曰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淚泉常自聞玉琴彈出轉冬夏直似當時夢裏聽三峽迢迢幾千里一時流入曲閨裏巨石崩崖指下生飛泉走浪絃中起初疑噴怒含雷風又似嗚咽流不通回淵曲瀨勢將盡時復滴歷平沙中憶昔阮公爲此曲能令仲容聽不足一彈既罷還一彈願似流泉鎮相續　韋莊趙秀才彈琴詩曰滿匣氷泉咽又鳴玉音閒澹入神清巫山夜雨絃中起湘水晴波指下生蜂簇野花吟細韻蟬移高柳遞殘聲不須更奏幽蘭曲卓氏門前月正明　宋歐陽修詩曰江水深無聲江雲夜不明抱琴舟上彈樓鳥林中驚游魚爲跳躍山風助清泠境寂聽愈眞絃舒心已平用茲有道器寄此無景情經緯文章合調和雌雄鳴颯颯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冽黃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淡薄三盤語丁寧琴聲雖可狀琴意誰可聽　蘇軾聽道士彈賀若詩曰清風終日自開簾涼月今宵肯挂簷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

又詩曰至和無攄釋至平無按抑不知微妙聲究竟從何出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和心此心知有在尚復此微吟　又詩曰風生瀑布已清絶更愛玉珮聲琅璫自從鄭衛亂雅樂古器殘破世已忘千年冢落落獨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閱興亡世人不容獨反古強以新曲求鏗鏘徵音澹弄忽變轉數聲浮脆如笙簧無情枯木令尚爾何況古意墮渺茫江空月出人響絶夜闌更請彈文王　元元好問聽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詩曰白雪朱絃一再行春風纖指十三星雲窗霧閣有今夕寶鼏羅裹無此聲蕭灑寒松度虛籟悠揚飛絮攪青冥胎仙不比湘靈瑟五字錢郎莫漫驚　耶律楚材冬夜彈琴以詩遺猶子蘭曰湛然有琴癖不好凡絲竹兒時已存心壯年學愈篤倉忙兵火際遺譜不及錄回首二十秋絲桐高閣束棲巖有後人萬里來相逐今冬六十日對彈五十曲五旬記新聲十朝溫已熟高山壯意氣秋水清心目陽春撼瓊玖白雪碎瑤玉洛浦太含悲楚妃歎如哭離騷泣鬼神止息振林木秋思盡雅興三樂歌清福自餘不暇數渴心今已沃昔我師弭君平淡聲不促奏清廟樂威儀自穆穆今覩棲巖意節奏變神速雖繁而不亂欲斷還能續吟猱從簡易輕重分起伏一聞棲巖聲不覺傾心服彼此成一家春蘭與秋菊我今會爲一滄海涵百谷稍疾意不急似遲聲不蹋二子終身學古今日皆歸僕　周權湘桐吟曰黃鍾沈聲喧瓦缶良材入爨知多少誰裁鳴鳳千年枝蛇跗龍紋巧蟠紐澤堅古漆光不磨徽絃不具含雲和已無伯牙之手子期耳三歎如此湘桐何

原賦後漢傅毅琴賦曰歷嵩岑而將降覩鴻梧於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對脩條以特處蹈通涯而遠遊圖茲梧之所宜蓋雅琴之麗樸乃升伐其孫枝命離婁使布繩施公輸之剞劂遂雕琢而成器揆神農之初制盡聲變之奧妙抒心志之鬱滯　馬融琴賦曰惟梧桐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於是遨閒公子中道失志孤煢特行懷閔抱思昔師曠三奏而神物下降元鶴二八軒舞於庭何琴德之深哉　蔡邕琴賦曰爾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燁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顛元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爾乃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角一作徵羽曲引興兮繁絃撫然後哀聲既發祕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於是繁絃既抑雅韻乃揚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茲歌一低一昂　晉嵇康琴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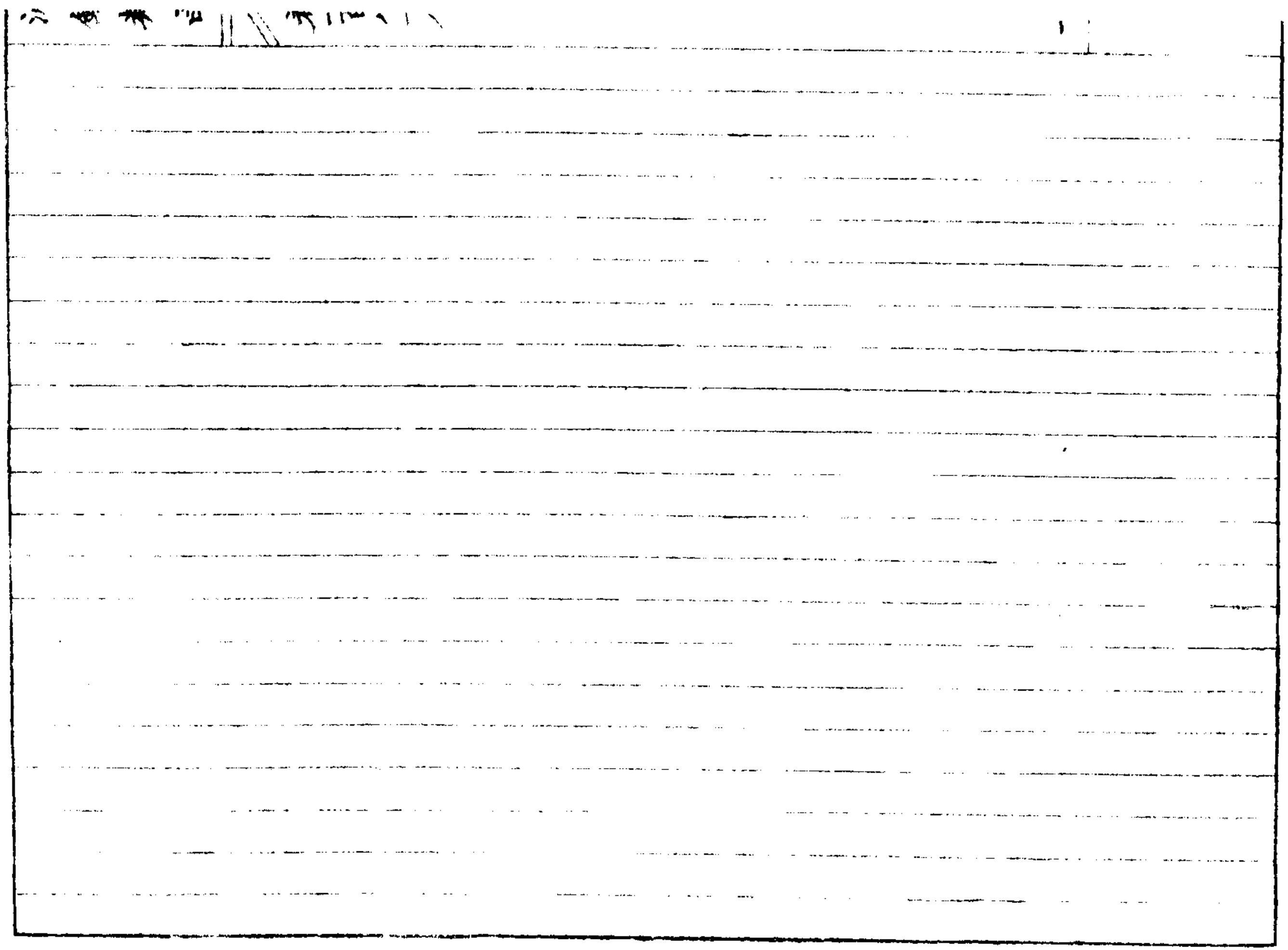
曰惟椅桐之所生託峻岳之崇岡含天地之醇和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飛英藪於旻蒼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轔磅礴嵬岑巖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洎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元雲蔭其上翔鸞集其顛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嗟亮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泠絃調心閑手敏觸捩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抎絃安歌新聲代起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巧乃發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玩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英聲發越采采粲粲穆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躁趨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遊鴻翔增崖或攄搤捽拊縹線漱洌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鴟雞遊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閑遼故音煇絃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泄幽情矣　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而駟馬仰秣子野揮而元鶴翔鳴清角發而陽氣亢白雲奏而風雨零　陳陸瑜琴賦曰龍門奇樹上籠雲霧根帶千仞之谿葉泫三危之露忽紛糅而交下終摧殘而莫顧逢蔡子之見矜識奇響於餘煙飛青雀令歌綺殿引黃鶴兮慘離筵吟高松兮落春葉斷輕絲兮改更絃歡曲舉而情踊躍引調奏而涕流連亦有辭鄉去國對此二性以琴怡情以酒熒星燎於日下陳鳳軫於風前振素手以揮拍循良質而周旋幽蘭無聲增庭際之芬馥綠水不奏流舍後之潺湲以爲心和即樂暢性靜則音全和由中出靜非外傳豈必誘元鶴以率舞驚赤龍而躍泉者哉　仲子陵五色琴絃賦曰絃有五色而播蓋出乎舜宮方理之而登於壽域故制此而歌夫薰風黑與青間青與赤通或以白而受采或以黃而居中本乎朱襄以至陶唐因加而自七至八以少乎惟宮與商事匪因於蠶餌或不由於蟹筐圍客以登夫鈞軫墨子徒歎於蒼黃　薛勝之孔子彈文王操賦曰曲引烝哉調吟皇矣穆穆乎順帝之則洋洋乎令問不已同聲相應雖千古而會徽音異日而論猶萬邦而聆遺美所以聖賢

不遠古今一揆且將合於心豈獨盈乎耳　王太眞鍾期聽琴賦曰空山之谷清澗之濱幽人鼓縣絕粒茹芝憑高梧引長颷激楚窈窕流波逶迤陽阿布濩結緑參差高秋風冷遠浦霜滋素月滿繁星稀雅調閑逸流風遠吹夫其高張絶絃韻清調苦惆悵惻憾一龍一虎猛將之耀武水雪操蘭蕙薰凝兮崇山動若寒雲烈士之諫君跂燕趙望江漢行路難杳無畔淋漓沸渭牢落洋渙遊子之悽斷徽未撫涕橫流悲宿昔心悠悠樵童牧豎登孤丘　吳晁昭文不鼓琴賦曰虛張不彈俾指節而交暢全聲入妙胎心曲而同和且人心靜爲常琴心虛爲主將寧體於道樞亦守器於德宇壞之無故常寂響而有餘用之則虧乃含音而莫吐故自適於胸臆亦何用於角羽顏子所以如愚昭文由是不鼓近情好樂尚德養空罷奏南音悟人間之客寄不操三峽體山下之泉蒙斯懷柔之古者竟生白於仙宮夫動極則靜音繁不復守樸外眞含虛內肅施絃罔舉則見素而如絲沈聲莫發乃繁根而猶木因雅韻而不奏識道情之所蓄

晉殷仲堪琴贊曰五聲不彰孰表太音至人善寄暢之雅琴聲由動發趣以虛深　王珣琴贊曰穆穆和琴至至愔愔如彼清風泠焉經林　宋謝惠連琴贊曰嶧陽孤桐裁爲鳴琴體兼九絲聲備五音重華載揮以養民心孫登是玩取樂山林

唐李白琴贊曰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水泉葉苦霜月斲爲綠綺徽音粲發秋風入松萬古清絶

後漢李尤琴銘曰琴之在音蕩滌邪心雖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鄭浮侈是禁條暢和正樂而不淫



瑟

宋陳氏樂書曰瑟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故前其柱則清却其柱則濁 禮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注曰此雅澹之樂也言至和不在音也 三禮圖曰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蕃贏 文子曰二十五絃其僕人鼓之則爲笑賢者以其義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君立爲之變 續文獻通考曰元至元三年大樂署樂器成瑟十有四 又曰明瑟俱以朱絃中一絃名曰君絃以黃色總二十五絃瑟絃與琴絃不同琴以徽爲十二律絃爲七聲每一聲中具十二律故絃止用七足矣瑟絃每一絃止爲一律與鐘磬音律同

瑟二

世本云庖羲氏作瑟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也 呂氏春秋云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 案士達朱襄氏之臣 帝王世紀云黃帝損庖羲之瑟爲二十五絃長七尺二寸 莊子曰魯遽調瑟二十五絃皆動 愼子曰公輸子之巧用材也不能以檀爲瑟 漢楊惲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文獻通考曰隋何妥好音律留意管絃文帝令定鐘律於是作平清瑟之調聲 小說曰唐天寶十年錢起從鄉薦居江湖客舍聞吟於庭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視之無所見矣明年崔暐試湘靈鼓瑟詩落句久不屬即用爲末句因中選人以爲鬼謠 南部新書曰唐盧邁有寶瑟四各直數十萬有寒玉石磬響泉和志之號 宋洪容齋隨筆曰唐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所起子按史記封禪書曰漢公孫卿爲武帝者以爲錦瑟者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絃說言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武帝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 元史儒學傳熊朋來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嘗製瑟賦二篇學者爭傳誦之

原庖羲作 詳二下 疏越 上詳一 曹植箜篌引云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下詳上歌三數席注 朱襄作五絃 黃帝長七尺 並詳二 正人德 定羣生 上詳琴一

晏龍爲 上詳二 山海經帝俊生晏龍晏龍是始爲琴瑟 天帝破 太師鼓 上詳二 呂氏春秋鄭太師鼓瑟服之不窮 要荒俗 北鄙 空桑之琴 同上 鄭注云桑山名 龍門之琴 鄭注云龍門山名 黃鍾之琴 詳三 禮圖詳 雅琴 三

原雲和之琴 周禮大司樂職鄭注云雲和地名也 楚詞緪琴兮交鼓 思靈保兮賢姱 撫梓琴 注又云錞以鐘搖簴撫梓琴也 擣轉也 鼓琴典略百里奚相秦其妻傭浣入秦自言能鼓琴遂鼓琴而歌

如鼓瑟希鏗 商舍瑟而作 聲應 絲哀 上詳一 禮樂記要荒之地俗好鼓瑟 聲哀以立廉 不徹 奚爲 詳琴 人不敬子路注子路之瑟不合雅頌 格祖考 博採琴瑟以詠祖考來 格下見上樂總一 軒后之遺音 湘靈之清韻 黃帝湘妃 增冬槻 夏桑 易通卦驗人君冬至日使八能之士

魚躍 鳳舞 上詳游魚注 趙女鼓瑟而鳳舞 取歌 舍作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使之闔戶取瑟而歌使知己非眞疾 子閔曾點曰爾何如筑 好竽 文獻通考弁韓國有瑟其形如筑彈之有音韓文齊王好竽有求仕者操瑟而立王之

鼓黃鍾之琴 桑木長五尺七寸注槻取氣上也桑取氣下也 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容罵之曰王好竽而不工於求齊也 寒玉 鳳桐 唐盧邁詳二 豪苑詳 清 注鳳桐瑟曰鳳桐邊遠

瑟用槻木長八尺一寸夏至日瑟用七十注槻取氣上也桑取氣下也 琴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拙於用 如筑 好竽 文獻通考弁韓國有瑟其形如筑彈之有音韓文齊王好竽有求仕者操瑟而立王之

瑟有柱以金玉爲之 詳注 金絃 玉柱 呂延濟文選別賦注 唐韋應物詩趙瑟 清塵 有緩急 詳五散 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

瑟琴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拙於用 如筑 好竽 文獻通考弁韓國有瑟其形如筑彈之有音韓文齊王好竽有求仕者操瑟而立王之

瑟用槻木長八尺一寸夏至日瑟用七十注槻取氣上也桑取氣下也 琴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拙於用 如筑 好竽 文獻通考弁韓國有瑟其形如筑彈之有音韓文齊王好竽有求仕者操瑟而立王之

瑟有柱以金玉爲之 詳注 金絃 玉柱 呂延濟文選別賦注 唐韋應物詩趙瑟 清塵 有緩急 詳五散 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

瑟

貴賤易位 趙子齊宣王問康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大絃濁而小聲是大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小聲害義故不鼓宣王曰善 見禮記樂記

鼓瑟 仁賦運化之鼓 倚歌 詳上歌二 趙女善鼓 楊惲 詳二書

陌上桑 古詩合情弄采芝操作陌上桑 擬古詩合情弄采芝操作陌上桑 擬古詩合情弄采芝操作陌上桑 擬

考曰高麗樂器用彈箏一掬箏一臥箏一自魏至隋並存其器至於制度之詳不可得而知也 又曰宋朝用十三絃箏第一絃爲黃鍾中聲設柱並同瑟法然非雅部也十二中聲一絃黃鍾二絃大呂三絃太簇四絃夾鍾五絃姑洗六絃仲呂七絃蕤賓八絃林鍾九絃二絃應鍾十三絃黃鍾清聲 續文獻通考曰元制箏如瑟兩頭微垂有柱十六兵被鎧迎布使著帳邊臥布知之使人帳中鼓箏諸兵卧不覺也 傅子曰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語林曰桓野王善解音晉孝武祖宴西堂樂闋酒闌將詒桓野王箏歌野王辭以須笛於是詒其常吹奴碩賜姓曰張加四品將軍引使上殿張碩意氣激揚吹破三笛末取豬脚笛然後乃理調成曲 俗說曰謝仁祖爲豫州主簿在桓溫閤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至取箏令彈謝即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遒桓大以此知之使人帳中鼓箏諸兵卧不覺也 傅子曰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語林曰桓野王善解音晉孝武祖宴西堂樂闋酒闌將詒桓野王箏歌野王辭以須笛於是詒其常吹奴碩賜姓曰張加四品將軍引使上殿張碩意氣激揚吹破三笛末取豬脚笛然後乃理調成曲 俗說曰謝仁祖爲豫州主簿在桓溫閤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至取箏令彈謝即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遒桓大以此知之 古今注曰邯鄲女子秦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見欲奪之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 襄沔記曰辛居士名宣仲隴西人大明末寓居襄陽善彈箏與淮南胡陶吹龍笛惠度工歌時人謂之三公樂宋郤陵王休若爲南雍州刺史躬往造焉宣仲正在林中彈箏了不回顧逡巡置箏於席延郤陵與語纔述寒温而已時郤陵客有述其音者授箏令彈再三固請荅曰幸非王門伶人何事見逼占對詳雅衆不能屈 梁書曰羊侃字祖忻雅愛文史及孫吳兵法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 孔帖曰唐樊彥琛妻魏者揚州人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遂引刀斬指

箏三

素質 朱絃 上見顧愷之箏賦 不疾不徐 或離或合 上見阮瑀箏賦 有始有終 不盈不縮 見上詳前 歌怨詩 能泰聲 晉書桓伊傳伊爲右軍將軍孝武帝召伊飲宴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詩以箏歌并請一

且平總八風而配音協同於宮商未絃微而揔倫物順合於律呂 應六律 總八風 上詳前 移風易俗 推故引新 上見陶融妻陳氏箏賦曰列柱成陣既和且柔剛興有始有終哀起清羽樂融妻陳氏箏賦度中楷模急擊扣角共識聲偕或合或離 移風易俗 傳元元黃之分推故引新迭爲賓主四時之陳 有始有終 不盈不縮 見上詳前 歌怨詩 能泰聲 晉書桓伊傳伊爲右軍將軍孝武帝召伊飲宴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詩以箏歌并請一

吹笛人帝善其調遣乃敕御妓奏笛伊人云卻府名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児疑慮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誰心攜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悔侍仰可觀安下沾襟帝甚有愧色 楊惲詩家本秦也能為秦聲 奏西音 揚大雅上詳舞四 曹植幽思賦搦清氣入神 朱絃 玉柱 危絃 促柱 增竹澗 銀裝 文獻通考

發新聲 舊逸響 魏文帝詩秦箏發新聲長笛吐清氣 曹植詩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手語 甲鳴 李白詩佳人當窗弄白日絲將手語彈鳴箏 白居易詩甲鳴銀鈒撥柱息吹治唇未拭妓女以秦箏 文獻通考唐清樂

唐有軋箏以片竹潤其端軋軋成音因取名焉 何承天幼好律歷之學尤善彈箏文帝賜之銀裝箏一 又曰宋、

觸玉 玉指 銀甲 元稹詩箏絃玉指調 杜甫詩銀甲彈箏用 繁爪 象雲 梁簡文帝詩傳絃時繁爪 鹿角琢為爪以彈箏曰繁爪

部有雲和箏蓋其首象雲 合律 象閏 又曰阮瑀謂絃有十二絃者不知五絃合乎五音十二絃合乎十二律而十二絃各有一聲 唐顧況李湖州孀人彈箏歌上陽宮人怨青苔此夜想夫憐碧玉思婦高樓倚壁窺愁猿叫月鸚鵡呼兒寸心十指有長短妙入神處無人知 李白詩佳人彈箏罷十三絃其一以象閏也

箏四

番 楚絲絃 泗濱梓 唐釋皎然觀李中丞美人彈箏歌上陽長四尺有四足虛腹 李白鄚邸南亭詩清箏何繚繞度曲緑雲垂 唐顧況李湖州孀人彈箏歌上陽宮人怨青苔此夜想夫憐碧玉思婦高樓倚壁窺愁猿叫月鸚鵡呼兒寸心十指有長短妙入神處無人知 李白鄚邸南亭詩清箏何繚繞度曲緑雲垂

生成都箏二其以鼉皮飾背面及仰肩下詳二 清哇宛轉聲相隨 魏曹植書歡西濱之梓以為箏 鼉皮背 鹿角爪 合璧唐西舍利獻其國樂

箏五

詩梁元帝和彈箏人詩曰橫箏在故帷忽憶上絃時舊柱未移處銀帶手經持悔道啼將別交成今日悲 又詩曰瓊柱動金絲秦聲發趙曲流徵含春陽美手過如玉 昭明太子詠彈箏人詩曰故箏猶可惜應度新人邊塵多塞移柱風燥脆調絃還作三洲曲誰念九重泉 沈約詠箏詩曰秦箏吐絕調玉柱揚清曲絃依高張斷聲隨妙指續徒聞音繞梁寧知顏如玉 王臺卿詠箏詩曰依歌時轉韻按曲動花鈿促調移輕柱亂手度繁絃唯有高秋月秦聲獨可憐 陳陸瓊元圃宴各詠一物得箏詩曰三五併時年二八共來前今逢泗濱樹定減琴中絃鶴別霜初緊烏啼月正懸 唐李嶠詠箏詩曰蒙恬芳軌設遊楚妙彈開新曲帳中發清音指下來鈿裝模六律柱列配三才莫聽西秦奏箏箏有剩哀 增唐岑參秦箏歌送外甥蕭正歸京詩曰汝不聞秦箏聲最苦五色纏絃十三柱怨調慢聲如欲語一曲未終日移午紅亭水木不知暑忽彈黃鍾和白紵清風

增 古今注曰 宋玉笛賦曰 晉傅玄箏賦曰 晉荀勗笙賦曰 晉嵇康琴賦曰 晉成公綏嘯賦曰 晉孫楚笳賦曰 晉桓伊為王敦吹笛敦甚善之 晉書樂志曰 晉書樂志曰 晉書樂志曰

颯來雲不去聞之酒醒淚如雨汝歸秦兮彈秦聲悲兮聊送汝　王灣觀搊箏詩曰虛室有秦箏箏新月復清絃多弄委曲柱促語分明曉怨凝繁手春嬌入慢聲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　顧況鄭女出參丈人時落女八歲能彈箏春風吹落天上聲一聲雍門淚承睫兩聲赤鯉露髻鬟三聲白猿臂拓頰鄭女彈箏歌曰出簾仍有鈿花惹斷遊空絲高樓不掩許聲出羞殺百舌黃鶯兒　盧綸宴席賦得姚美人搊箏歌美人曾在禁中低翠眉忽然高張應繁節玉指迴旋若飛雪鳳簫龍管寂寞隨見罷翻令恨識遲微收皓腕纏紅袖深遏朱絃更多已愁紅臉能佯醉又恐朱門難再過昭陽伴裏最不喧繡幕紗窗儼秋月有時輕弄和郎歌慢處聲遲情更多已愁紅臉能佯醉又恐朱門難再過昭陽伴裏最聰明出到人間纔長成遙知禁曲難翻處猶自君王說小名　白居易箏詩曰雲髻飄蕭綠花顏旖旎紅雙眸剪秋水十指剝春蔥楚豔爲門閥秦聲是女工甲鳴銀玓瓅柱觸玉玲瓏猴苦啼嫌月鶯嬌語泥風移愁來手底送恨入絃中　王諲夜坐看搊箏詩曰調絃夜坐燈光裏却挂羅帷露纖指朱絃一一聲不同玉柱連連影相似不知何處學新聲曲曲彈來未覩名應是石家金谷裏流傳未滿洛陽城　常建高樓夜彈箏詩曰高樓百餘尺直上江水平明月照人苦開簾彈玉箏山高猿狖急天靜鴻鴈鳴曲度猶未終東峰雲半生　朱灣箏柱子詩曰散木今在幸良工不棄捐力微慙一柱材薄仰羣絃且喜聲相應寧辭跡屢遷知音如見賞雅調爲君傳　劉禹錫傷秦姝行曰長安二月花滿城插花女兒彈銀箏南宮仙郎下朝晚曲頭駐馬聞新聲馬蹄遶遲心蕩漾高樓傳消息紺輪迎芳筵銀燭一相見淺笑低鬟初目成蜀絃錚錚鎖指如玉皇帝弟子韋家曲青牛文梓赤金簧玫瑰寶柱秋鴈行斂蛾收袂凝清光抽絃授調怒且長八驚鎖渡銀漢九雛成鳳鳴朝陽曲終韻盡意不足情思悄絶愁空堂從郎鎮南別城闕樓船理曲瀟湘月馮夷蹁躚舞漾波鮫人出聽停綃梭北池含煙瑤草短萬松亭下清風滿秦歌一曲此時聞嶺泉鳴咽腸堪斷來自長陵小市東葬華零落瘴江風侍兒掩泣悲銀甲鸚鵡不言愁玉籠博山爐中香自滅鏡奩塵暗同心結從此東山非昔遊長嗟人與絃俱絶　宋歐陽修李留後家聞箏詩曰不聽哀箏二十年忽聞纖指弄鳴絃綿蠻巧轉花間舌嗚咽交流氷下泉常謂此聲今已絶問渠從小自誰傳樽前笑我聞彈罷白髮蕭然涕泣連

賦　後漢侯瑾箏賦曰於是急絃促柱變調改曲畢殺纖妙微聲繁縟散清商而流轉兮若將絶而復續紛曠

蕩以繁奏邀遺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風采練其聲音美哉蕩乎樂而不淫雖懷思而不怨似幽風之遺音於是雅曲既闋鄭衛仍修新聲順變妙弄優遊微風漂裔冷氣輕浮感悲音而增歎愴嘯悽而懷愁若乃上感天下動鬼神享祀祖宗酬酢嘉賓移風易俗混同人倫莫有尚於箏者矣　魏阮瑀箏賦曰惟夫箏之奇妙極五音之幽微苞羣聲以作主冠衆樂而爲師凜清和於律呂籠絲木以成資身長六尺應律數也故能清者感天濁者合地五聲並用動靜簡易大興小附重發輕隨折而復扶循覆逆開浮沈抑揚升降綺靡殊聲妙巧不識其爲平調定均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行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曲高和寡妙伎難工伯牙能琴於茲爲矇瞽翕純庶配其蹤延年新聲豈比能同陳惠李文曷能是逢　晉陶馗妻陳氏箏賦曰伊夫箏之爲體惟高亮而殊特應六律之攸和與七始乎消息括八音之精要超衆器之表式后夔創制子野考成列柱成陣既和且平牙氏攘袂而奮手鍾期僊耳以靜聽奏清角之要妙詠騶虞與鹿鳴獸連軒而率舞鳳踧踖而集庭況監浮沈逸響發揮翕然若絶皎如復迴爾乃祕辭豔曲卓礫殊異周旋去留千變萬態　賈彬箏賦曰温顏既緩和志向悅賓主交歡聲鐸品列鍾子授箏伯牙擊節唱葛天之高韻讚幽蘭與白雪其始奏也蹇澄疏雅若將暢而未越其漸成也抑按鏗鏘猶沈鬱之舒徹何以盡美請徵其喻剖狀同形兩象著也設絃十二太簇數也列柱參差招搖布也介位允諧六龍御也　顧愷之箏賦曰其器也則端方修直天隆地平華文素質爛蔚波成君子嘉其斌麗知音偉其含清磬虛中以楊德正律度而儀形良工加妙輕緼璘彬元漆緘響慶雲被身　梁簡文帝箏賦曰聽鳴箏之弄響聞茲絃之一彈足使客遊戀國壯士衝冠若夫楚王怡蕩楊生娛志小國寡民督郵無事乃有燕餘麗妾方桃譬李本住南城經居東里度瓏瓏之曲閣出翡翠之香帷腕凝紗薄琄重行遲顏乃促筵命友銜觴置酒耳熱眼華之娛千金萬年之壽白日蹉跎時淹樂久玩飛花之度窗看春風之入動一作揮動玉匣之餘怨鳴陽烏之始飛逐東趨於鄭女和西舞於荊妃使長廊之瓦虛墜梁上之塵染衣　陳顧野王箏賦曰調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絃既留心於別鶴亦含情於採蓮始掩抑於紈扇時怡暢於升天

筑

原如箏釋名筑以竹鼓之也如箏細頂如琴十三絃項細肩圓鼓法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飲燕市史記荆軻和之爲壯聲燕太子丹云高漸離擊筑荆軻和之爲壯聲髮皆衝冠

箜篌一

原釋名曰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作也師涓爲晉平公鼓焉鄭衛之音爲淫樂增樂府雜録曰箜篌乃鄭衛音之權輿也以其亡國之音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古樂府有公無渡河之曲昔有白首翁溺於河歌以哀之妻麗玉善箜篌撰此曲以寄哀情咸通中第一部有張小子忘其名彈弄冠於今古今在西蜀太和中有李齊皐者亦爲上手曾爲某門中樂史後有女亦善此伎爲先徐相姬大中末齊皐尚在有内官擬引入教坊辭以衰老教坊雖有三十人能者一兩人而已

史記曰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作箜篌　晉永和起居注曰詔太史解土非祠典可給琵琶箜篌　桓譚新論曰鄙人謂狐爲狸以瑟爲箜篌此非徒不知狐與瑟乃不知狸與箜篌也

原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鐘磬竽笙筑坎侯　樂府歌詩曰集會堂上彈箜篌　增文獻通考曰箜篌制以木闊腹腹下施横木而加軫二十四柱頭及首並加鳳喙二變故燕樂有大箜篌小箜篌音逐手起曲隨絃成蓋若鶴鳴之嘹唳玉聲之清越者也　續文獻通考曰元

箜篌二

原風俗通曰箜篌一名坎侯謹按武帝祀太山太一后土令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言其於坎坎應節也侯以姓冠章也或曰箜篌取其空中　班彪上事曰漢宣帝賜呼韓邪單于竽瑟箜篌　曹毗箜篌賦序曰東土君雅善箜篌　搜神記曰晉永嘉中有神見兗州自號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夫人好音樂能彈箜篌閒人絃歌輒起舞　甄異傳曰永和中吳郡陳緒家平旦忽有扣門自通曰陳都尉寄住緒有妾姓奚能彈箜篌神意歡悦既令妾絃歌聲焦細歷三年迺別去　琴操曰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所作也子高晨刺船而濯有

增置於雅部文獻通考曰箜篌一絃黄鐘以二絃黄鐘清聲以下凡二十三絃項細肩圓鼓法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飲燕市史記荆軻擊筑與高漸離飲於燕市中爲漸離擊筑荆軻和之爲壯聲髮皆衝冠　還沛擊史記高祖紀高祖還沛自擊筑而歌　大會擊東觀漢記光武大會員定王自擊筑　增置於雅部文獻通考曰宋朝沿習唐制設柱同箏法第一絃黄鐘正聲次第十二正聲全第十三絃黄鐘清聲　按習並依鍾律擊又曰其按習並依鍾律彈之於俗部可也　設柱同箏又曰宋朝沿習唐制設柱同箏法第一絃黄鐘正聲次第十二正聲全第十三絃黄鐘清聲　以竹鼓之也如箏細頂如琴十三絃項細肩圓鼓法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　飲燕市史記荆軻擊筑與高漸離飲於燕市中　爲壯聲燕太子丹云高漸離擊筑荆軻和之爲壯聲　髮皆衝冠　通考唐置筑於雅部長四尺五寸折九尺之通考唐置筑於雅部長四尺五寸折九尺之半爲法是不知特世俗之樂非雅樂之音也　設柱同箏又曰宋朝沿習唐制設柱同箏法第一絃黄鐘正聲次第十二正聲全第十三絃黄鐘清聲　以竹鼓之也如箏細頂　如琴十三絃項細肩圓鼓法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　飲燕市史記荆軻擊筑與高漸離飲於燕市中　爲壯聲燕太子丹云高漸離擊筑荆軻和之爲壯聲　髮皆衝冠　通考唐置筑於雅部長四尺五寸折九尺之半爲法是不知特世俗之樂非雅樂之音也　筋擊又曰箏以指彈筑以筋擊大同小異　按習並依鍾律擊又曰其按習並依鍾律彈之於俗部可也　大會擊東觀漢記光武大會員定王自擊筑　還沛擊史記高祖還沛自擊筑而歌　冠章也或曰箜篌取其空中　班彪上事曰漢宣帝賜呼韓邪單于竽瑟箜篌　曹毗箜篌賦序曰東土君雅善箜篌　搜神記曰晉永嘉中有神見兗州自號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夫人好音樂能彈箜篌閒人絃歌輒起舞　甄異傳曰永和中吳郡陳緒家平旦忽有扣門自通曰陳都尉寄住緒有妾姓奚能彈箜篌神意歡悦既令妾絃歌聲焦細歷三年迺別去　琴操曰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所作也子高晨刺船而濯有

一狂夫被髮提壺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墮河而死乃號天歔欷鼓箜篌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子高援琴作其歌聲故曰箜篌引 唐酉陽雜俎曰魏高陽王雍美人余月華能彈卧箜篌爲明妃出塞之聲 合璧曰唐哥舒翰監軍李太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彈箜篌爲樂 逸史曰有李生者其舅盧有道術別久忽相遇邀生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箜篌令侍飲李生視箜篌上有朱字云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盧曰此人名家莫要作婚否李莫測而退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於盧家者問何能曰善箜篌示之朱字宛然李生具說女亦曰嘗夢至一處亦記見生 類說曰趙文韶住青溪月夜唱烏棲飛忽有青衣至曰王家娘子傳語聞君歌聲有闌人者須臾女子至容色可憐文韶乃歌深契女心曰但令有瓶何患無水取箜篌鼓之令婢歌繁霜自解裹帶縛箜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依丹心寸寸意愁君不知窮夕別去明日至青溪廟中女姑神像即夜所見者

箜篌三

原漢祠 晉解 並詳前一 濮水 前溪 上詳前二下見曹毗賦 湖上 桑間 上詳前二下見曹毗賦 孫賦 霍歌 鈕滔母孫氏有箜篌賦下詳 吳妃引 孫氏賦后夔正樂唱引參

前二

原考筑 上詳前二 楊方箜篌賦序羽儀采綠承先軾鼓裳起於造衣箜篌祖琴琴考筑箏作並器於漢代猶擬易之元經 宋女揮 並詳前二 繁霜 碎玉 上詳前二 唐顧況李供奉箜篌歌曰大絃似秋鴈聯聯度隴關小絃似春燕喃喃向人語手列宋女揮絲奏下見曹毗箜篌賦 青溪 朱字 並詳前二 鳳喙 鶴鳴 上元制下唐燕樂並詳前一 立卧 大小 合璧立箜篌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於懷中兩手齊奏謂之擘卧箜篌余月華事詳二 音逐手起 曲隨絃成 並詳前一

箜篌四

原詩梁簡文帝賦箜篌詩曰挾遲初挑吹弄急時催舞釧響逐絃鳴衫迴半障柱欲知心不平君看黛眉聚

增唐李賀箜篌引曰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凝雲頹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箜篌昆山玉碎鳳皇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皇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夢入神山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脚斜飛溼寒兔

原賦晉鈕滔母孫氏箜篌賦曰考茲器之所營逮不假於琴瑟顧無取乎筆爾乃陟九嵕之

層巖聆承温之朝日剖嶧陽之孤桐伐楚宮之椅漆徹班輸之造器命伶倫而調律若絶樂操則寒條反榮哀曼則晨華朝滅趨漸離之清角趙子野之白雪然思趙梁甫願登華嶽路險悲秦道難怨蜀遺逸悼行邁之離秋風哀年時之速陵危柱以頡頏憑哀絃以躑躅於是數轉難測聲變無方或冉弱以飄沈或頓壯以抑揚或散角以放羽或攄徵以騁商　曹毗箜篌賦曰嶧陽之桐植穎巖標清泉潤根女蘿被條繭乃班楚制器窮妙極巧龍身鳳形一頸作連翩窈窕纓以金采絡以翠藻其絃則烏號之絲用應所任體動質朗虛置自吟於是名倡人命妙姿御新肴酌金罍發愁吟引吳妃湖上颯沓以平雅前溪藏摧而懷歸東郭念於遠人參譚愁於永違　宋臨川王劉義慶箜篌賦曰侯牽化而始造魯幸奇而後珍名啓端於雅引器荷重於吳君等齊歌以無譬似秦箏而非羣　唐人名失箜篌賦曰山有梧兮猗猗乍雲鬱而風披豈雅琴之獨得諒箜篌之可爲操斧者取則不遠度木者形之又奇侯以姓而得箜以坎爲知考宮商於制氏窮巧妙於般倕虛受其心北牖之清風合韻曲全其勢南樓之華月半虧彫鏤雜錯絲組懸垂倚銀屏而燭爛拂綺袖而彰施矧陰陽之應節蓋風俗之能移況乎度曲無方安位必中調而合雅聲則殊衆既而越豔秦娥南鄰北里玉户卷兮眞珠箔清揚婉兮翠屏齒青樓何處倚城向日九烏雛綺帳初開綵綬銜花雙鳳子斥瑶瑟而不御彈箜篌以爲美紆朱絃揮玉指邀鄭舞以徐進雜吳娃而競起靡靡乎蕩心洋洋乎盈耳

琵琶一

原釋名曰琵琶本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却曰琶因以爲名　釋智匠樂録曰琵琶出於絃鼗杜摯以爲與之秦末蓋苦長城役百姓絃鼗而鼓之古之善彈琵琶者有朱生阮咸孫放孔偉　唐開元中有賀懷智貞元中有康崑崙王芬曹保保子善才其孫曹鋼皆襲所藝次有裴興奴　原風俗通曰琵琶近出樂家所作不知誰作也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又四絃象四時也　增文獻通考曰琵琶其器不列四箱今清樂秦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頂而小疑是絃鼗之遺制　宋蔡寬夫詩話曰樂譜琵琶曲有轉關六么取其聲調閑婉又有簿索梁州謂其音節閑繁　續文獻通考曰遼大樂器有大琵琶小琵琶　又曰元琵琶制以木曲首長頸四軫頸有品閣面四絃面飾雜花　又曰明攏撥樂器用琵琶一丹墀大樂樂器用八成祖時中宮千秋節命婦

相賀女樂亦用八千秋節相賀樂器用二迎膳同

琵琶二

傅元琵琶賦序曰世本不載作者故老云漢送烏孫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作之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負柄直陰陽敘也四絃法四時也以方語目之故云琵琶取易傳於外國也　三輔決錄曰游楚表乞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性好遊遨音樂及畜歌者琵琶箏笛每行來將以自隨　傳子曰朱生善彈琵琶雖伯牙之妙無以加之也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世說曰桓大司馬曰謝仁祖企腳在北牖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　異苑曰南平國岳在姑孰有鬼附之每占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事有驗或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靈侯　幽明錄曰晉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參軍善彈琵琶隨所不名與人相顧問參軍善彈琵琶鴝鵒每聽移時　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善彈琵琶妙盡其理　又曰七絃琵琶形類阮咸而旁有少缺近取便身也唐開元中鄭喜子所進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精理　又曰六絃琵琶狀如琵琶而長唐天寶中史盛所作　又曰唐天寶中宦者白秀正使西蜀回獻雙鳳琵琶以邏逤檀為槽潤若圭璧有金縷紅紋蹙成雙鳳貴妃每自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如雲外殆不類人間諸王貴主競為貴妃琵琶弟子　樂府雜錄曰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市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為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樂工進曲上令錄書要者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畢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絕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為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裴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嘉奬異常乃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　五代史補曰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嘗令彈於御前深欣善之因號其琵琶曰繞殿雷　三朝聖政錄宋太祖曰資蔭子弟在家但能彈琵琶弄絲竹豈能治民於是未許親民　元秋宜集曰李

宮人善琵琶至元十九年以良家子入宮得幸比之王昭君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曰了然居士素蓄東坡

鐵杖泊地字號阮眞絕世之寶公自注云地字號阮亡宋之故物天地元黃此四阮爲絕寄舊制宮按中侍人不許與親戚通中侍諮孫安仁之姊以琴阮得入侍上以此阮賜之安仁屢求之其姊以阮見

曲無不絕妙平生羈愁哀怨及人已胸中事皆於鳴絃鐵撥發之令人髮上指淚交下忽作魚山梵唄泠然孤

僧雲水復作蘇臺園獵淒然百獸鳴嘯

琵琶三

原 馬上 牖下 並詳前二　丹桂　素桐 上見成公綏琵琶賦下見孫該琵琶賦

引 理五章 傳元琵琶賦 然後衆弄雜會六引遞奏繼以琵琶賦 緩調 急節 孫該琵琶賦 成公綏琵琶賦 緩調平絃原本反始溫雅沖泰弘暢通理 急節促撥飛龍引舞趙女驟羅 奏六

絲絃 上見成公綏琵琶賦下見孫該琵琶賦 駭耳 娛心 成公綏琵琶賦 好和者唱讚善聽者咨嗟眩精駭耳失節蹉跎 傅元歌

序 琶賦 上見成公綏琵琶賦 下詳一 挺修柄 叩少宮 傅元琵琶賦 叩少宮驟明光發下柱轉上腔義祭氏之繁絃 閒促聲高 中虛外實 閒琴瑟之音則體靜而心開夫琵琶

君慰思 上見孫該琵琶賦下見傅元琵琶賦 帝命彈 鬼擊節 世說范蔚宗善彈琵琶能爲新聲宋武帝聞之屢索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曰我欲歌卿可彈乃奏吉上歌聲畢范亦罷

惠文致婦 石崇琵琶引王明君本爲昭君以避文帝諱改匈奴請婚元帝以明君配焉 高惠文與婦書曰今致琵琶一枚音甚清亮 瓦爲 銅鑄 文獻通考晉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家有得古冢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行沖爲太常卿時有人多以瓦爲之時人多不識以琴合調大抵異器而同音也 又曰昔元帝使工匠易銅以木其爲聲雖清而雅然亦失其故音矣

君慰思 上見孫該琵琶賦下見傅元琵琶賦 惠文致婦 石崇琵琶引王明君本爲昭君以避文帝諱改匈奴請婚元帝以明君配焉 高惠文與婦書曰今致琵琶一枚音甚清亮 操暢駱驛 發越哀傷 孫該琵琶賦爾乃操暢駱驛發越哀傷

人於古冢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行沖爲太常卿時有人多以瓦爲之時人多所譏樂具乃命工匠易銅以木其爲聲雖清而雅然亦失其故音矣 金縷 紅紋 並詳二

琵琶之制刻桐絃鼓而鼓之龜腹鳳頸熊據龍旋其器則箜篌也 又曰扶南高麗龜茲疏勒西涼等國其樂亦以撥木爲面其撥撥以象皮爲之圖其國王騎象甚精妙 鳳頸 蛇皮 文獻通考

皆有此皮琵琶以蛇皮爲槽厚一寸餘鱗介具焉亦以撥不載以意推之豈琵琶爲曲奏形然也 龍首

曲項 雲頭 畫合璧唐西舍利獻其國樂至成都韋皐以其樂器異常乃圖以獻有龍首琵琶又曰雲頭琵琶形如前以雲爲首 玉環 鐵撥 天中記玉環唐睿宗所御琵琶也 唐樂府雜錄賀懷智以鐵撥彈之

跼雞筋 跼雞絃 脂韝帶 上詳鐵撥注 樂府雜錄史楊志善琵琶其姑尤妙絕姑本宣徽弟子後放出宮住永穆觀中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方彈志懇求教

授堅不允且曰誓死不傳於人也志乃賂其觀主求寄宿於觀竊聽其姑彈弄仍繫暗奏遂得一兩曲調明日讌樂器詣姑姑大驚異即告其事姑意乃喜盡以

撥若風雨

長於攏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絶疑絶絶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收撥當心劃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舟西舫悄無言惟見江心秋月白

又代琵琶弟子謝女師曹供奉寄新調弄譜詩曰琵琶師在九重城忽得詩來喜且驚一紙展看非舊譜四絃翻出是新聲

僕射小飲聽阮咸詩曰掩抑復淒清非琴不是箏還彈樂府曲別占阮家名　宋蘇軾宋叔達家聽琵琶詩曰

數絃已品龍香撥半面猶遮鳳尾槽新曲翻從玉連瑣舊聲終愛鸞輪袍夢回只記歸舟字賦罷雙垂紫錦縧

何異烏孫送公主碧天無際鴈行高　元周權次韻馮仲遠聽鄰舟孟監州琵琶詩曰漢東傑客老監州雲夢

雙所藝次有裴興奴與鍋同時曹善運彈若風雨而不事扣絃興奴長於攏撚時人謂曹手李德裕有樂史廉郊者師於曹鋼盡鍋之能鋼常曰教人多矣未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在平泉別墅值風月清朗攜琵琶池上彈裴實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即寂然曜出池岸之上視乃方響一片蓋裴實鐵也以指撥精妙律呂相應也舊唐詩琵字皆作入聲音弼王昭君琵琶壞使人重造而不成更調琵琶直頭無品

手樂府雜錄文宗朝女弟子鄭中丞善彈琵琶小忽雷又曰貞元中王芬曹保保大小忽雷又曰貞元中王芬曹保保大小忽雷

有小槽圓腹如半瓠植以皮絃同一孤柱　名士亦操　老鬼能鼓　語林桓溫外甥恆在坐鼓琵琶溫命後指琵琶口名士固亦操斯器　錄異傳吳向章民楊度至餘姚夜行有一老父寄

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藏度許之鼓琵琶作數十曲曲畢乃吐舌擊目以怖度而去行數十名戒因復藏之度曰向逢一鬼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見向鬼復擊限吐舌度怖幾死

火不思宋俞琰席上腐談琵琶又名火不思其形小略似琵琶而大出於撥撚時人謂曹剛之能鋼常曰教人多矣未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在平泉別墅值風月清朗攜琵琶池上彈裴實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即寂然曜出池岸之上視乃方響一片蓋裴實鐵也以指撥精妙律呂相應也舊唐詩琵字皆作入聲音弼王昭君琵琶壞使人重造而不成更調琵琶直頭無品

詩南齊王融琵琶詩曰抱月如可明懷風殊可清絲中傳意緒花裏寄春情掩抑有奇態淒鎒多好聲芳袖幸持拂龍門空自生　梁徐勉琵琶詩曰雖爲遠道怨翻成今日歡含花已灼灼類月復團團　隋陳叔達聽鄰人琵琶詩曰本自龍門桐因妍入漢宮香由羅袖裏聲逐朱絃中離有相思韻翻將入塞同關山臨却月花藥散迴風爲將金谷引添令曲未終　唐太宗詠琵琶詩曰半月無雙影金花有四時摧藏千里態掩抑幾重悲促節縈紅袖清音滿翠帷駁彈風響急緩曲釧聲遲空餘關隴恨因此代相思　唐白居易琵琶行曰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

胸中吐奇崛春風斗酒忽解后莫雨扁舟談激烈酒酣古調手自彈鵾絃感動龍香撥抑揚按節氣雄放清度回飇激林樾迫迫訴盡出關情漢宮往事孤鴻滅黃雲萬里絕音塵馬上誰能記烏咽新聲洗盡鬱輪袍清和扣絃歌間發曲終一笑兩茫然江水冷冷滿襟雪　明高啓夜飲丁侃宅聽琵琶詩曰江水未出明星懸主人飲客夜不眠坐呼伶兒撥四絃龍頭高撚玉軫圓轉關未奏纔索先勞嘈咽切斷復連澀如清澗溜凍泉細若碧樹吟秋蟬忽然繁急何轟闐風沙滿把撒四筵鴈行驚起飛不聯浮雲落葉俱綿綿一聲抹斷萬里煙夢入紫塞愁遥遥鴈行驚起飛不聯浮雲落葉俱綿綿一聲抹斷萬里煙夢入紫塞愁遥遥天

琵賦　晉孫該琵琶賦曰惟嘉桐之奇生於丹澤之北垠下脩條而迴固上糺紛而干雲開黃鍾以挺榦表素質於蒼春然後託乎公班妙意橫施四分六合廣衷應規迴風臨樂刻飾流離絃則岱谷縈絲篪貢天府伯奇執軛杞妻抽緒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清朗緊勁柔而不茹伶人鼓焉景響豐硉操暢駱驛遊乎風颺抑揚按捻抳搦摧藏於是酒酣日晚改爲秦聲壯諒抗愾土風所生延年度曲六彈俱成絀邪存正疏密有程離而不散滿而不盈沈而不重浮而不輕綿駒遺謳岱宗梁父淮南廣陵郢都激楚每至曲終歌闋亂以衆聲上下奔騖鹿奮猛厲波騰雨注飄飛電逝　成公綏琵琶賦曰八音之用誦於典藝簫韶九奏物有容制惟此琵琶興自末世爾乃託巧班輸妙意橫施因形造美洪殺得宜柄如翠虬之仰首盤似靈龜之觜臨臨樂則齊州之丹桂拊柱則梁山之象犀捥以玳瑁格以瑶枝若夫盤圖合靈太極形也三材片合兩儀生也分柱列位歲數成也回窗華表日月星也　傅元琵琶賦曰素手紛其若飄今逸響薄於高梁弱腕忽以競騁今象驚電之絶光飛纖指以促柱今創發越以哀傷時旃捘以劫變今聲撤耀以激揚啓飛龍之祕引逞奇妙於清商哀聲內結沈氣外激舒誕沈浮徊翔曲折　唐薛收琵琶賦曰惟茲器之爲宗總羣樂而居妙應清角之高節發號鍾之雅調處躁靜之中權執疎密之機要遏浮雲而散彩揚白日以垂耀爾其狀也龜腹鳳頸熊據龍旋戴曲履直破觚成圓虛心內受勁質外宣磅礴象地穹崇法天候八風而運軸感四氣而鳴絃金華徘徊而月照玉柱的歷以星懸　虞世南琵琶賦曰尋斯樂之惟始乃絃設之遺事強秦創其濫觴盛漢盡其深致爰有達人演茲奇器參古今而定質擬神明而攄思慰遠嫁之羈情寬絶域之歸志既而班爾運能鈞繩相設求嘉木於五嶺取殊

材於九析拆文梓以縱分剖香檀而橫列木瓜貞桐盤根錯節或散錦而花開或絲縈而綺結徒觀其爲狀也則衆形斗極殊姿巧製隨良璞之修短任規模之巨細既異材而合體亦利方而就銳惟適道以從宜故無取乎凝滯若乃聲備角商韻包宮羽橫却月於天漢寫迴風於洛浦始聞絃之既調乃長弄而徐撫應緩步之疎節隨輕身之妙舞悲紫塞之昭君泣烏孫之公主季倫觀金谷之宴仲容暢竹林之聚宛如長河草綠高樓月下入小苑而看花游上蘭而藉野泛澄波而轉鷁息長松而擊馬臨清流而揮絃與殊方而俱寫音則抑揚嘈囋斷續紆餘雙鶴之吟清壯三秦之曲望高山之遥翠且西河之始綠

樂部十七　簫一

簫

原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　古之善吹簫有秦女弄玉僊人蕭史見列仙傳漢元帝能洞簫見漢書靈帝見謝承後漢書

爾雅曰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筲　詩曰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禮記曰仲夏之月命樂師均管簫參差之音　又曰從以簫管　增周禮春官小笙師曰小笙師掌教吹竽笙塤簫篪篴管　又曰笙師教竽笙塤簫篪篴管舞　又曰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三禮圖曰雅簫長尺四寸　春秋說曰夏至作樂閒簫笙　原博雅曰簫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　五經通義曰編竹爲之長尺有五寸　蔡邕月令章句曰簫長則濁短則清以蠟窒實其底而增減之則聲調　隋志曰簫竹之屬十六管　增漢志孔光奏曰簫工員一人不可罷　隋志曰簫竹之屬十六管　原莊子曰南郭子綦謂顏成子游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郭象注曰籟簫也　原丹陽記曰江寧縣南四十里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即此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其後惟此簏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山　尋陽記曰廬山西南有康王谷又北須城每天欲雨輒聞鼓角簫笳之聲　增文獻通考曰唐樂圖所傳之簫凡十八管取五聲四清倍音通林鐘黃鐘二均聲而梁部用之　又曰景祐樂記長則聲濁短則聲清其狀鳳翼其音鳳聲中呂之氣夏至之音也　玉海曰皇祐二年教習音律所言奉詔依樂書造洞簫成詔令與底簫竝用　續文獻通考曰金太廟登歌簫二官縣樂簫十有司攝祭官縣簫八　又曰元簫制如笛五孔排簫編竹爲之十六管閣尺有五分黑搶金鑾鳳爲飾鍮石釘鉸以黃絨綑維於人項左右復紅絨絛結　又曰明製簫式以竹爲之長一尺九寸五分管圍三寸管上開竅名曰山口吹竅前五孔後

孔南雍志音樂考云吹法氣麤則聲大而滯氣緩則聲啞而散吹噓勻則聲雅而澹空下一孔則爲四爲大按後一孔則爲工爲哉按上二孔則爲尺爲宣空下三孔則爲上爲聖餘倣此

簫二

通禮義纂曰伏羲作簫十六管　事始曰女媧造簫　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爲律伶倫制十二簫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以比黃鐘之宮故黃鐘宮律之本也高誘曰六律六呂各有管故曰十二簫　原風俗通曰按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三尺　傅子曰馬先生能使木人吹簫比妙般輸墨翟曰不劣古矣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　公妻焉乃教弄玉作鳳臺一旦夫妻同隨鳳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于雍宮世有簫聲云　呂覽曰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也或爲之野音而王反悅之亦有如此者要在聽之而已　史記曰周勃常爲人吹簫給喪事　漢書曰元帝多材藝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　又曰元帝爲太子體不安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之太子宮讀誦奇文字太子善褒洞簫賦令後宮讀頌之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三年人發張駿冢得玉簫　增江表傳曰孫權攻合肥不下而還休兵皆上道權與呂蒙等在後魏將張遼奄至鼓吹驚怖不能復鳴簫唱甘寧拔刀欲破之于是始作之　文獻通考曰唐明皇天寶中安祿山自范陽入覲獻白玉簫管數百陳于梨園　又曰唐李沖所傳之簫凡二十三管雖制作不同亦一時之制也　續文獻通考曰元憲宗二年八月樂工李明昌許政等五十人見於行宮明昌等各執簫笛等于帝前奏之曲終復令奏之凡三終

簫三

原七數　九成易通卦驗夏至之樂以簫鄭元注曰簫亦管也形似鳳翼鳳火禽也火數七夏時又火用事　致鶴　並前二詳　魚躍　鳳飛　上見王褒洞簫賦下詳前二　薊宅　張墓　葛洪神仙傳薊子訓少嘗仕郡人莫知其道三百餘年容色不老及死殯之宿昔棺槨然作雷雷音先聽見上樂總一奏府詩玉女坐吹簫及簫鼓聲　下詳前一　折楊柳　朱竹幹　短簫有折楊柳之曲　武若雷霆　仁若凱風　並詳王褒洞簫賦　帶牙　編竹　上見下詳前一　象鳳　越宮　吳市　上詳前二　史記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中　君子聽　玉女吹

鳳管

善應　交鳴

鶴乘　洞冥記帝嘗夕東望有青雲焉俄見雙鶴集于臺上有頃化爲神女舞于臺下握麈管之天中記唐武后謂張昌宗爲王子晉後身使被羽衣吹簫乘鶴徘徊庭中如仙去狀

篇

陳氏樂書簫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笛尺寸者十二管有底而文鳴故謂之焚蓋應十二律正倍之聲也　細器　餘音　通五均

凡三種　文獻通考詳見絲部　馬世俗之樂也　又曰景祐樂記十三管之簫凡三種皷吹部用之　聲所由生　管置不用　文獻通考詳見絲部　應古之數聲之所由生也　又曰鄭樵

單吹之樂　又曰郭璞謂簫一名籟廣雅亦曰籟謂之簫蓋簫籟比竹而成聲猶夫天地之籟風竅而空虛也　又曰蕭鏡歌單吹皷吹之樂也廣樂記有　比竹而成　文獻通考詳見絲部　應古之數聲之所由生也　又曰鄭樵

清七音三倍　上詳前一　文獻通考二十一　簫取七音而三倍之蹏絲部所用一管　十　管簫羽葆鏡吹皷吹之樂亦以揚徳蓋有所以燕樂羣臣短簫鏡歌皷吹天子所以賜南功諸侯也　五聲四

簫四

詩　梁劉孝儀詠簫詩曰危聲合皷吹絶弄混笙篪管饒知氣促釵動覺脣移仙史安爲貴能令秦女隨

梁張嵊短簫詩曰促柱絃始繁短簫吹初亮舞袖拂長席鐘音由簴颺已落簷塵間復繞梁塵上時屬清夏陰恩暉亦非望　唐李嶠詠簫詩曰虞舜作簫韶管王褒賦雅音參差橫鳳翼搜索動人心　宋梅堯臣聽文都知吹簫詩曰虞舜已去蒼梧野秦女驂鸞無復下簫管人間不解傳帝樂部中能亦寡欲買小鬟試教之教坊供奉誰知者晏識文公始致來勸接賤生宜強且乃呼側坐吹一曲驚顧頓斯堂下馬吾妻閨中聞不聞稚女扳簾笑嬌妒未敢多聽便遣還贈飲單盃向身瀉　元郭鈺無題詩曰游絲風煖颺飛花窈窕簫聲隔彩霞畢竟神仙難換骨自分丹火煮胡麻

賦　漢王褒洞簫賦曰原夫簫幹之所生出於江南之丘墟洞條暢以罕節標敷紛以扶疎徒觀其傍山側則嶇嶔崟倚巉嶩迤灑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莽連延曠蕩又足樂乎其敞閒也託身軀於后土經萬世而不遷翔風蕭蕭經其末迴江流瀲其山朝露清泠而隕其側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鵠娛優乎其下春禽群嬉翱翔乎其巔秋蜩不食抱璞而長吟元猨悲嘯搜索乎其間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喧幸得謐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於是般匠施巧夔襄準法帶以象牙捥其會合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啾嘲而將吟兮行鍵鉅以和囉風洪洞而不絶兮優嬈嬈以婆娑翩綿連以

牢落兮漂乍棄而爲它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和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汎濫幷包吐含若慈母之畜子也其妙聲則清靜厭應於計反順叙畢逖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湃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輘鞫佚豫以沸憒其仁聲則若凱風紛披容與而施惠或雜遝以聚斂兮或拔搬以奮棄悲愴怳以惻憾兮時恬淡以綏肆被淋灑以靡靾兮時橫潰以陽遂哀悁悁之可懷兮良醇醲而有味故饕餮者聽之而廉隅狠戾者聞之而不懟剛毅強猛反仁恩兮嘽咺遜豫戒其失鍾期牙曠悵然而愕立杞梁之妻不能爲其氣師襄嚴春不敢窴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嚚頑朱均惕復慧兮桀跖黨博儡以頓悴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悼悽瀾漫亡耦失疇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其爲悲聲則莫不愴然累欷撇涕抆淚太息感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哉蟀尺蠖跂行喘息魚瞰雞睨垂喙宛轉瞪瞢忘食況感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哉

唐人洞簫賦曰南國之紀兮江水深中藏藥兮天姥岑試一望兮見簫筼參差碧雲飄其正色白日出其重陰每含和以自守雖歲寒其莫侵于是乃使夫匠人陵畠森明幽窅攀重蘿閱豐篠或截枝之龍質擬衡花之鳳鳥作爲洞簫其聲窈窕玄妙清而悽愴或嶆峻以相從復淋漓而遠被有若層山抱古而晴巒鮮吹荷花浴日對吟空濶之情復感神仙之術若翔若止心中定矣若反若墜不遺其類趣從容以向空乍倚那以內悶信大雅之紆直繹茲聲之開塞匪天地兮同和孰能與夫偕極

笙一

原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爲之故曰匏笙亦是也其中空以受簧也　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十三簧象鳳之聲　古之善吹笙者有王子晉見列仙傳周靈王太子　董雙成見漢武內傳西王母侍女　漢桓帝見魏志　杜夔見魏志

唐太和中有尉遲章尤妙宣宗已降有范漢恭恭子名寶師盡傳父藝今在陝州　毛詩曰笙鏞以間爲獸跱蹌　周官曰笙師

掌教吹笙

臣　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鄉飲酒曰笙入奏南陔白華　儀禮曰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謂三終也

禮記曰絃匏笙簧會守拊鼓　又曰竹聲濫濫以立會以聚衆君子聽笙竽之聲則思畜聚之

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吟曰吹笙鼓簧中心翔翔　隋志雅樂器二十匏之屬二一曰笙　唐志宮懸登歌樂器巢笙竽笙各八　又曰元巢笙和笙皆十九簧以斑竹爲之登歌用巢笙四宮縣用巢笙十和笙宮縣不

樂器七曰匏爲笙爲竽爲巢大笙也爲和小笙也　白虎通曰笙之言施也牙也萬物始施而牙太簇之器

又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　尸子曰商容觀舞墨子吹笙墨子非樂而于

樂有是也　劉子隨時曰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徃見荆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好也　又專學曰奕秋

通國之善奕也當奕之時有吹笙過者乍而聽之則奕敗矣非奕道暴深情有暫闇笙猶之也　文獻通考曰

唐九部樂有胡蘆笙宋至道初西南蕃諸蠻入貢吹彙笙豈胡蘆笙耶　陳氏樂書曰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

汝陽之篠列管匏中而施簧管端則美在其中鐘而爲宮蓋所以道達沖氣律中太簇立春之音也　續文獻

通考曰遼大樂器有大笙小笙　又曰金太廟登歌樂器巢笙竽笙各十有司攝祭

宮縣巢笙竽笙各八　又曰元巢笙和笙皆十九簧以斑竹爲之登歌用巢笙四宮縣用巢笙十和笙宮縣不

用惟登歌則用四　又曰明笙式以紫竹爲之簧用響銅薄片鵲舌尖頭

笙二

世本曰隨作笙　禮記曰女媧之笙簧　說文曰舜祠之下得笙白玉爲管　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

太子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魏志曰杜夔字公良爲協律都尉文帝令夔

于賓客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遂黜免　武夷山誌曰武夷君命宋小娥運居巢即大笙也　續仙傳曰謝

元卿遇神仙吹蓑霄之笙　陳氏樂書曰宋李照作巢笙合二十四聲以應律呂正倍之聲作和笙應笙竽合

清濁之聲又自制大笙上之太樂今太常笙濁聲十二中聲十二清聲十二俗呼爲鳳笙孟蜀王所進樂工不

能吹雖存而不用　玉海曰景德二年修樂器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義管然難于遽易樂工單仲

辛遂改爲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宮調皆協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宗天顯三年唐遣使進紅牙笙　又曰

元中統間回回國進興隆笙以竹爲簧有聲無律玉宸樂院判官鄭秀乃考音律分定清濁

笙二

原 珠垂 玉振 岳笙賦明珠在咮若銜若垂 王廣賦金清而玉振 通氣 和神 蔡邕月令章句季秋之月上丁入學習吹所以通導生氣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黃鍾之始象法鳳皇王廣笙賦直而不僞曲而不詭二管不定置調之義管每變音簡節樂不乃妙足可以易俗移風興洽至敬弘義著于典謨今歷萬代不絕皆以吹鳴者也 達陰陽 移風俗 邯鄲綽五經析疑夫笙者法萬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爲母象地物合而成聲得清獨之適故也

離鴻 別鶴 潘岳笙賦樓庳卑而崇高若離鴻之鳴于也王廣賦觀眺遠遊登山送聲發于里之長思詩

增 鳳巢 鵝管 宋陳氏樂書笙

原 詩 梁陸罩詠笙詩曰管清羅袖拂響合絳脣吹人情應節轉逸態逐聲移所美周王子奏羽一參差 沈約詠笙詩曰彼美實枯枝孤篠定參差鵾雞已嘲噰衆下復林離本期王子宴寧待洛濱吹 唐楊師道詠笙詩曰短長插鳳翼洪細摹鸞音能令楚妃歎復使荊王吟切切孤竹管來應雲和琴

增 唐李嶠詠笙詩曰懸匏上孤篠文陽隈形寫歌鸞翼聲隨舞鳳哀歡娛分北里純孝即南陔今日虞音奏蹌蹌鳥獸來 劉希夷岳笙詩曰月出嵩山東月明山益空山人愛清景散髮卧秋風風止夜何清獨夜草蟲鳴仙人不可見乘

笙三

唐樂圖所傳十七管之笙證曰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深恐鄭聲亂雅未合古制竊謂不可帝納之 十二管 又曰唐樂圖所傳十七管之笙二均聲清樂用之

十二月笙 文獻通考後周鄭譯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斛斯徵所傳十七管之笙二均聲清樂用之

十七管笙 又曰

笙四

原 吐鳳音 張衡遊瑤賦王子喬吐鳳音

鳳凰吹 曹植樂賦鳥起舞鳳凰吹笙

丹蛟吹 傅元西都賦列仙逸唱熊虎鼓吹笙文豹鼓琴

赤松吹笙 王廣洛都賦

增 飄飄伊洛南史謝尚傳謝

原 錦衣吹 見上笙一

赤衣吹 崔豹古今注南宮衣赤采吹笙

赤鳳鳴 列仙傳二事詳

作鳳鳴 王廣賦直而不僞曲而不詭

間鏞 同磬 尚書堯典笙鏞以間一下

七星 九曜 續文獻通考宋朝大樂所傳之笙竝十七管不定置調之義管每變音簡節樂不乃妙足可以易俗移風興洽至敬弘義著于典謨今歷萬代不絕皆以吹鳴者也

紅牙 紫竹 上遼事詳二明笙式詳前一

義管 閏餘 文獻通考舊外班竹爲之

月近吹笙絳唇吸靈氣玉指調眞聲眞聲是何曲三山鸞鶴情昔去落塵俗願言聞此曲今來卧嵩岑何幸承幽音神仙樂吾事笙歌銘風心　劉禹錫秋夜安國觀闕笙詩曰

庭人寂寂霓裳一曲在高樓　郎士元聽隣家吹笙詩曰鳳吹聲如隔綵霞不知牆外是誰家重門深鎖無尋處疑有碧桃千萬花　鍾輅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曰月滿緱山夜風傳子晉笙初聞盈谷遠漸聽入雲清香異人間曲遍分鶴上情孤鸞驚欲舞萬籟寂無聲此夕留煙駕何時返玉京唯愁音響絕曉色出都城

李商隱銀河吹笙詩曰悵望銀河吹玉笙樓寒院冷接平明重衾幽夢他年斷別樹驚雌昨夜驚月榭故香因雨發風簾殘燭隔霜清不須浪作緱山意湘瑟秦簫自有情

【原】賦　晉潘岳笙賦曰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馬鄒魯之珍自汶陽之孤篠烏若乃綿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基黃鍾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嗢噦以理氣或案衍夷靡或竦勇剽急或旣往不返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葩襲舞旣蹈而中輟節將撫而弗及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化爲枯枝人生不能行樂何以虛謐爲爾乃引飛龍鳴鵠雞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荆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鐘律爛熠以放豔鬱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乎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通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敘　王褒笙賦曰其制器也則取不周之竹曾城之勉生懸崖之絕嶺邊崖翠以崇高延脩頸以亢首厥瑤口之陸離舞靈蛟之素鱗銜明珠於帶垂弱舌紙薄鉛鍾內藏合松蠣以寮除糅形丹以發光　夏侯惇笙賦曰嗟萬物之殊觀莫比美乎音聲總衆異以合體匪求一以取成雖琴瑟之既麗猶靡尚於清笙簡乃採桐竹剪朱密摘長松之流肥咸崑崙之所出抑揚噓吸或吹摩拈捏按同覆互移初進飛龍重繼鸝雞振引合和如潰如離若夫纏綿約殺足使放達者循察通豫平曠足使廉規者棄節沖靈冷淡足使貪榮者退世開明爽亮足使慢惰者進竭豈衆樂之能倫邈奇特而殊絕

陳顧野王笙賦曰聲流洛渚器重汾陽協歌鐘於宿夕詠月扇於遼梁同離鴻於流徵會別鶴於清商唐李百藥笙賦曰婉婉鴻驚喈喈鳳鳴或萬殊而競響乍孤轉而飛聲清則混之而不濁濁則澄之而不清實當無而應有因虛受而徐盈爲奕多緒紛綸難狀抑之則徘徊綿密申之則散朗寥亮始掩欽以夷靡終優游以怡悵隨流湮而聽之若遊鴛翔鶴嘹唳飛空近而察之譬瓊枝玉樹響門半掩高宴將終飄餘音于霄漢遏嬌韻于房櫳遠而照愉應徵羽而悽愴挫玉簫之清管息瓊篁之虛唱落遺囀于梁間蓬纖腰於掌上既而重亮從風信絶俗之神解何變態之無窮

增頌元王禕興龍笙頌并序曰惟世祖皇帝統一函夏功成治定乃肇置大樂以用諸朝廷其器有曰興龍笙者實上所自作或曰西域之所獻而天子加損益焉者也其制爲管九十列爲十五行每行縱列六管其管下植于匱中而匱後鼓之以韝自匱足至管端約高五尺仍鏤板鳳形繪以金采以圍管之三面約廣三尺加文飾焉凡大朝會則列諸軒陛之間與衆樂竝奏每用樂工二人一以按管一以鼓韝以達氣出聲以叶衆音而樂之奏成矣其制之宏鉅歷古所無誠足以章顯功德垂諸永世而學士大夫顧未嘗概藻掞辭以形容盛美非闕典歟臣愚不揣微賤輒爲之頌雖不敢僭諸時遵執競桓賚之列蓋庶幾漢世樂府之遺意焉其詞曰巍巍聖元龍興朔土於皇世皇誕統區宇南譜北變東賓西旅聿昭聖文丕布神武寶曆是膺玉燭爰撫德麗功隆超軼今古乃章功德乃立樂府乃作雅笙厥制維鉅嶰谷掄材后夔審矩列管九十如簫斯豎管以置植置由韝鼓韝動氣應手按聲吐挹抑揿掄牽連絡組高五尺餘廣三尺許黃鐘本宮姑洗賓叶呂清不過商細不逾羽鸞聲振厲鳳韻紆紓妙音之達蕭寥容與有如臣子仰事君父巨聲之暢雄渾包溥有如圓穹覆冒海寓抑揚合調開闔諧譜唱和章夏導揚韶濩大音斯完神人樂胥王會之辰穆穆帝所天臨黼座雲映華簨仙伎既班大樂爰舉朱干玉戚崇牙龍虡鐘鏞鼗琴亦有祝敔於維茲笙獨貫樂部鈞天普奏九成咸序四靈畢來百獸率舞陋哉俚謠蠱箜篌篳篥於律何取侯今之制孰盛敢伍微臣作頌適配有瞽於萬斯年仰憲皇祖

增說文曰簧笙中簧也女媧作管中金鍥圖簧以線寫首笙直一線一手貫其紐一手鼓其線橫如口中呼吸成音肖野人之樂耳 又曰民間有鐵葉簧削銳其首塞以蠟密橫之於口呼吸成音豈簧之變體歟

簧二

原女媧作 飛瓊鼓 世本宋均注云女媧黃帝臣也 下見上樂部 說文詳一 滿安仙鼓注云以黐綢之 見上樂部 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樂師調笙簧

簧三

原十三 禮記江云笙十三簧 十九 爾雅大者 瑤池鼓簧 見上笙一 天子傳 石室鼓簧 神仙傳王遥入石室發篋有五舌簧三枚通自陳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人 君子執 樂師調詩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樂師調笙簧 巧言 竝坐 詩巧言如簧又曰竝坐鼓簧 在口 發唇 蔡邕賦思在口而爲簧 陸雲詩鳴

增為節 振幽 文獻通考急就章云蒜荻起居言蒜簧及荻爲作休之 課後先 詳一 澀銀 隔水 宋黃庭堅詩疎松隔水奏笙簧 鐵葉 蠟口 並詳前一

笛一

增釋名笛滌滌然也 說文曰七孔筒也羌笛三孔 原廣雅曰簫謂之笛有七孔 笛之所出有雲夢之竹 見魏文與吳質書 衡陽之幹 見宋玉笛賦 柯亭之竹 見伏滔長笛賦序 古之善吹笛者有馬融 見融自序 遊楚 見魏志 顧 見林語 曲名有折楊柳梅花落等

增唐開元中有李謨獨步於當時大中以來有王六六王師簡亦妙手也 原晉書云按周禮金石有一定之音故諸音皆受鐘磬之均至於饗宴殿堂之上不懸鐘磬則以笛有一定之調故諸絃歌皆從爲正也

增隋志雅樂器竹之屬三曰笛 唐古志宮懸登歌樂器八曰竹爲笛 見宋玉笛賦 按宋玉有笛賦玉在漢前恐此說非也又馬融長笛賦云近代雙笛從羌起 笛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雅正也長尺四寸七孔 風俗通曰笛武帝時丘仲所作也

增樂纂曰司馬法軍中之樂鼓笛爲上使聞之者壯勇絲竹不可用也慮悲感人上率思歸之故也 甘澤謠曰唐樂工許

雲封工笛自云學於外祖李牟貞元初韋應物爲和州牧語之曰我有乳母子名千金天寶中受笛李供奉藝成身死舊吹之笛李君所賜也遂囊出舊笛雲封跪捧悲切撫而觀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謂韋公曰竹生雲夢之南鑒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實未期而伐則其音泛泛者外澤中乾乾者受氣不全則其竹夭凡發揚一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曲十二節一節十二叠十二叠未盡劃然中裂韋公驚歎久之遂禮雲封於曲部　續文獻通考曰遼大樂器有長笛尺八笛短笛　又曰遼應十二管之數截竹爲四竅之笛以叶聲音而被之絃歌三音天音揚地音抑人音中皆有聲無文四時奉聲曰平夏聲曰上秋聲曰去冬聲曰入　又曰金太廟登歌樂器笛二宮懸樂笛十有司攝祭宮懸笛八　又曰元羌笛制如笛而長三孔龍笛制如笛七孔橫吹之管首制龍頭銜同心結帶

笛二

史記曰黃帝使伶倫伐竹於崑谿斬而作笛吹之作鳳鳴　伏滔荅邑長笛賦序曰余同僚桓子野故有長笛賦傳之者艾云蔡邕之所作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柯亭之館以竹爲椽仰而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奇聲獨絕歷代傳之　魏略曰游楚好音樂畜笛每持以自隨　續搜神記曰合肥口有一大白船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船船嘗有漁人夜宿以船繫之聞箏笛之音漁人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驚即移去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猶存焉　晉中興書曰帝舅王愷嘗置酒王導王敦俱往女伎吹笛小失聲愷怒便令黃門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　傅子曰列和善吹笛吳姬之聲無以加也　世說曰王子猷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識遇桓于岸上過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此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爲作三調弄畢便去客主竟不交言　俗說曰宋禕是石崇伎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

得者衆人無言阮遥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又曰謝仁祖妾阿妃絶有國色善吹笛謝死阿妃誓不嫁郗曇時爲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妃爲妾阿妃終身不與曇言　幽明録曰永嘉中太山民巢氏先居在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隨婢還家不使人見與婢宴飲輒吹笛而歌歌云閒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文獻通考曰天寶中明皇命紅桃歌貴妃梁州曲親御玉笛爲之倚曲　唐志曰寧王善吹横笛　唐書曰文宗時朝霞以善吹笛進上爲新聲雅樂朝霞能承意變聲頗符上旨由是有寵　唐國史補曰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與舟吹之寥亮逸發俄有客立于岸呼船請載既至請笛而吹其聲清壯山石可裂及入破呼吸盤辟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記疑其蛟龍　又曰李牟秋夜吹笛于瓜洲舟檝甚隘初發調群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而至俄頃舟人賈客有怨嗟悲泣之聲　青瑣高議曰范敏下第往鄆州訪故人暑月夜行至一田舍聞覽曰余靖知桂州時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閩之已數十年遣視乃自大柏木中出也伐取爲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後數年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其木紋理正如人月下吹笛象雖善畫者莫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　靈怪録曰太原姚康成奉使汴隴假邢某舊宅就寢後見三人賦詩其一長細而黄面多窗孔詠曰當時得意氣塡心一曲君前直萬金今日不如亭下竹風來猶得學龍吟候曉視之乃見破笛一管

笛三

良幹　宋玉笛賦芳林皓幹有奇寶兮博通明樂斯道兮李尤笛銘剡削長幹三孔脩長流離浩蕩壯士抑揚　昭華琯　柯亭竹　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笛長二尺三寸六孔銘曰昭華之琯下詳前一橫飛　諭意　暢神　馬融長笛賦彷徨縱肆瀺灂敞罔老莊之意也　長笛賦可以通靈感物寫神諭意致誠效志率作興事　伏滔長笛賦洋洋美德兼而有之　思慈悲撫長笛以攄憤兮　憺憤　滌邪　蔡邕鼓師賦夫何蒙昧之弊冥而無瞭兮慘慷慨以發

志上詳論意注伏滔長笛賦達足以開德宣猷翦淬上詳前一馬融長笛賦以治志保身無四德而稱篤故名流而器珍流離落落 鐘鼓宜必合于律呂見宋玉笛賦 詠新詩 吐清氣蔡邕笛賦 賦隣人有吹笛者發音嘹喨追想疇昔遊宴之好鄰深馬援南征所作扶門生表奇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 猛勇爭雄 離南楚 出西涼宋玉長笛賦八音和調咸稟受兮善善不衰為時保兮絕新聲而自貺遺離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李尤笛銘出自西涼 三孔一羌上詳文詳一下詳第三 長短 濁清古詩無極長笛續短笛雙陛下詳後列和合律注 合妙意 奮玉手又曰乃使王爵公輸之徒合妙意用較玉手 遂以為笛又曰延長頸奮玉手 京房識律 刻和合調京房字君明護羌校尉所加晉荀勗問列和曰若不知律呂之義何名之和曰每合樂時以竹為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漢魏相承間第十六竹樣可為笛取用東觀漢記曰延光四年京師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其曲政視舟下兒二龍翼舟而聽老父曲終以笛投之老父始奏一聲鏡湖月洞庭波一曲不言畢抽笛吹三聲湖上風波清冷為之盡妙倏有一老父乘扁舟來聽耳政即以讀

呂也 軍中樂 路傍愁 上司馬法曰前一
歌傳第一流 鵾鴻消怨碧雲愁夜來省得曾聞
鵾鴻笛曲名 賀方回長短句詩月上潮平波豔豔塞笳孤吹新河溫
占盡江月 飛盡庭梅 劉禹錫武昌老人說笛歌曰商聲五聲隨指發水中龍
前來風起塞雲斷夜深明月 一聲占盡秋江月 唐戎昱聞笛詩曰夜思歸切笛聲寒
開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 師曠得雄 宋意得雌 並詳合
注

笛四

凉 似龍鳴 見馬援 長笛賦 類鵾鳴 蔡邕聲師賦何以此聲之悲痛愴然淚以
律 荀勗問協律列和曰作笛惟可依十二律吾和曰樂雨長笛尾長四尺三寸今若取
其下徵之聲 于法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分有餘和昔日依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亦恐不能得一孔
應律也 晉 偷吹玉笛 楊妃外傳明王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
所起今民間往往有之 寧王紫玉笛吹 張祜詩云梨花小苑無人見偷把寧王玉笛吹 鐵笛 文獻通考鐵笛之制未知
古笛以枝金石 玳瑁笛 天中記宋嘉祐中王畴欲定大樂嘗就成都房庶取玳瑁古笛宮門自跋琴

笛五

凉 詩 陳周弘讓賦得長笛吐清氣詩曰商聲傳後出龍吟鬱前吐情斷山陽舍氣咽平陽塢邊騎爭北歸偏知
孝孫詠笛詩曰涼秋夜笛鳴流風韻九成調高時慷慨曲變或淒清征客懷鄉緒鄰人思舊情幸以知音顧千
載有奇聲 晉 唐李嶠詠笛詩曰羌笛驚行觀向子賦坐憶舊隣情 李白金陵聽韓侍御吹笛詩曰韓公吹玉笛倜儻留英音風吹繞鍾山萬壑皆
龍吟王子停鳳管師襄掩瑤琴餘韻渡江去天涯安可尋 又清溪半夜聞笛詩曰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清
寒山秋浦月腸斷玉關聲 又清夜洛陽聞笛詩曰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
人不起故園情 丁仙芝剡溪館聞笛詩曰夜久聞羌笛寥寥虛客堂山空響不散溪靜曲宜長草木主邊氣
城池泛夕涼虛然異風出彷彿宿平陽 岑參秋夜聞笛詩曰天門街西聞擣帛一夜愁殺湘南客長安城中

百萬家不知何人夜吹笛　于鵠舟中月明夜聞笛詩曰浦裏移舟候信風蘆花漠漠夜江空更深何處人吹笛疑是龍吟寒水中　孟郊楚竹吟酬盧虔端公見和湘弦怨曰握中有新聲楚竹人未聞識音者謂誰清思氛氳欲知怨有形願向明月分一掬靈均淚千年湘水文　杜牧寄珉笛與宇文舍人詩曰調高銀字聲還側物比柯亭韻校奇寄與玉人天上去桓將軍見不敢吹　又寄澧州張舍人笛詩曰髮勻肉好生春竹截玉鑽星寄使君檀的染時痕半月落梅飄處響穿雲樓中咸鳳傾冠聽聽沙上驚鴻掠水分遙想紫泥封詔罷夜深應隔禁牆聞　劉滄江樓月夜聞笛詩曰南浦蕭晨疎雨後寂寥橫笛怨江樓思飄明月浪花白聲入碧雲楓葉秋河漢夜闌孤雁度瀟湘水闊二妃愁髮寒衣濕曲初罷露色河光生釣舟　元薩都剌江上聞笛詩曰江上何人吹竹笛水淺沙寒龍夜泣鮫人水底織冰綃灑淚成珠露華濕銀河耿耿秋波茫茫雁奴打更沙漵旁更深繡被夜寒重明月梅花滿地霜

賦

楚宋玉笛賦曰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罕節簡枝之叢生也其處磅礴千仞絕谿陵阜隆崛萬丈磐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師曠將爲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荆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午子延長頸奮玉指摛朱脣曜皓齒頩顏臻玉貌起吟清商追流徵歌伐檀號孤子　後漢馬融長笛賦曰融既博覽典雅精核術數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爲督郵無留事獨臥鄜縣平陽塢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相和融去京師踰年輟聞甚悲而樂之作長笛賦其辭曰惟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託九成之孤岑臨萬仞之石溪是以聞介無蹊人跡罕到猨雌晝吟麗鳳夜叫於是放臣逐子棄妾離友攢乎下風收精注耳蘶襄比律子野協吕十二畢具黃鍾爲主詳觀夫曲亂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紛葩爛漫誠可喜也波散廣衍實可異也律吕既和哀聲五降曲終閱盡餘弦更興繁手累發密櫛疊重上擬法於韶箾南籥中取度於白雪渌水下采制於延露巴人於時也綿駒吞聲伯牙毀弦猘巴聞下挾反柱磐襄弛縣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刻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篴使易持京房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陳傅縡笛賦曰貞雲

翠節冒霜停雪江潭薦竿巴人所截五音是備六孔斯設殊響抑揚似出平陽曲凝高殷聲幽洞房既逐舞而迴袖亦將歌而繞梁忽從弄而危短乍調吹而柔長於是時也趙瑟輟謳齊竽息唱見象筵之悅耳聽清笛之寥亮 增唐人（失名）笛賦曰南隣退食兮北里朝迴閨門列長戟兮庭張吹臺珠簾半掩兮錦筵四開峨眉廢止兮寶笛爰來狎主人與愛客侑珍羞及玉桮柔指斜據丹脣上列引氣內填流音外泄更微迭盛將聯復絕及乎和暢平施百志熙熙拂怨爰作萬夫矍矍協宮商以節宣隨應變以牢落俾簫不獨舞鳳瑟不獨躍鱗啸無以振木歌無以驚塵諒飛動之咸運豈金石之足倫 唐梁洽吹竹學鳳鳴賦曰鳳惟應聖竹乃無情何截彼嶰谷之節而吹象昭陽之聲音韻既生訝嗈嗈而成響宮商間起若鏗鏘以和鳴昔黃帝揆日伶倫制律將分天地之氣以正陰陽之術選碧鮮西域而非妙得厚均崑山而無匹既剪既伐玉潤之姿是分以噓以吹金味之聲斯出貫時之容未改作瑞之思孔將呼吸兮斷而復續疾徐兮抑而更揚散漫于叢篠之間疑郊藪已集飄流于芳林之際謂庭梧來翔此音既舉彼德可序閒軫宮而引商若命儔而嘯侶遂使審音之士睨孤管而生疑考祥之人向高岡而延佇 又笛聲似龍吟賦曰笛爲樂兮人所吹噓龍爲神兮天泉是居何音聲之酷似而性質之本疎乍從容而寥亮究律呂以精粹伊滿堂之咸驚疑在田之忽至淒清韻起方將樂以忘憂想像雲生實曰物從其類徒察其含嚼奔于激濁揚清如泉水之或躍疑御日以飛聲象乎鼉有蓬蓬之鼓疑乎鳳有噦噦之聲高下自乎氣洪裒應乎手曲引如變于雲霄霧兩若集其前後劉累聽之而欲豢葉公聞之而反走非影響以因依實混合于妙有

管一

原說文曰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門地而牙故謂之管從竹官聲琯者古者有五管焉 增毛詩曰嚖嚖管聲 禮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 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 原爾雅曰大管謂之簥少者謂之篪 郭璞注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爲之如篪六孔 舍人曰聲高大故曰簥簥者高也中者聲相密故曰篪篪者密也小者聲音清妙也 周禮春官少師曰少師掌教簥管 鄭司農曰篪如管六孔 元謂簥如篪而外併兩而吹之 又曰孤竹之管于宗廟奏之 鄭元云孤竹竹特生者也孫竹竹枝根未生者也陰竹生山北 又曰孤竹之管于圜丘奏之孫竹之陰竹生山南 樂法圖曰吹主冬律冬律主黃鍾

聖人承天樂用管　宋均注曰管黃鍾九寸管也　吹管者以知律管音調則律歷正　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長一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　廣雅曰管象筦長尺圍寸有六孔十二月之音象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　文獻通考曰唐之七星管其狀如筦而長其數盈尋而七竅橫以吹之旁一竅慎以竹膜而爲本古者以候氣律管截而吹之濁倍其聲爲堂下之樂頭管所以和衆樂之聲以其探本故也　續文獻通考曰元頭管以竹爲管卷蘆葉爲首竅七又安和部有羌管二其制未詳　又曰明迎膳等樂器各有頭管

管二

文獻通考曰昔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爲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克樂至于帝嚳令咸黑吹苓展管亦因是也　大戴禮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琯　班固曰黃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管則古者又以玉爲管漢章十二年零陵營道縣舜祠下得笙一白玉管漢及善曾共鋤園得金管一寧以鋤揮之與尾礫無異　又曰唐宣宗玉爲管矣

文獻通考曰昔管寧華歆友善曾共鋤園得金管一寧以鋤揮之與尾礫無異　又曰唐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楊柳枝新傾盃二曲　又曰唐劉係作七星管　桂苑叢談曰咸通中丞相李蔚自大梁移鎮淮海嘗搆池亭目曰賞心有小校薛陽陶因獻朱煙李相陸暢元白所撰蘆管歌篇一軸次出其管茲亭奏之其管絕微每于一竅纂管中嘗容三管　文獻通考曰宋乾德中太常和峴論樂器中有裁手笛其制雅笛而小其長九寸與黃鍾之管相埒其竅有六與雅聲相應然四竅在左兩竅在右笛工兩手交乂而拱之如拱揖之狀因更名曰拱辰管而鼓吹登歌用焉　元史太史院使齊履謙得黑石古律管蓋古所謂玉律者是也　詳律

管三

示事　賜勳上仲尼燕居詳前一　祭義昔周公有勳勞于天下成王賜之升歌清廟下而管象　嘒嘒　將將上詩商頌詳又周頌磬管以定十二律之音管端施兩簧刻鳳以爲首左右各四竅左具之聲右具衆竅至應鍾之聲古者截候氣律管併而吹之以達六陰六陽之聲其制不過如此升降之雅樂　跋膝　胳華又曰跋膝管其形如篴而短唐清樂部用之七竅具黃鍾一均下詳笛　象牙　羊骨文獻通考曰以獷象代之鹵簿與熊羆十二案工負尚存焉宋朝更以紅象牙管竅而於羊骨莖制焉　合日月　道陰陽上女媧事詳前二　宋陳氏樂書先王之制管所以通達

駱陽之聲形似駱駝頭如鳳篥或所作也然九竅則陽數之窮失古人所以通中聲之意也

管四

增詩唐沈佺期春曉太平公主小樓聞雙管詩曰主家天上鳳樓人傳得仙音到客新未省落梅和折柳風吹散作萬家春　又韋應物樓中聞清管詩曰山陽遺韻在林端橫吹驚響迴憑高閣曲怨遶秋城浙瀝危葉振蕭瑟涼風生始遇茲管賞已懷故園情　又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管詩曰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又嚴維相里使君宅聽惠澄上人吹小管詩曰秦僧吹竹閉秋城早在梨園稱主情今夕襄陽山太守坐中流淚聽商聲　又鄭谷江宿聞蘆管商船小童善吹詩曰蜜曲淒清楚水濱聲聲吹出落梅春須知風月千檣下亦有胡蘆河畔人

增疏後周王朴疏曰夫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和及感於人心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爲樂之端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聲以損益之清濁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揣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宗周而上率由斯道

笙一

增說文曰竽管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　周禮春官笙師職云笙師掌教吹竽　禮記曰竽笙備而不和明器也　史記曰臨淄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　漢書禮樂志曰孔光奏竽工員三人一人不可罷注竽三十六簧笙類

隋志曰雅樂器二十匏之屬二二曰竽　唐樂志曰大者曰竽小者曰和竽緩也立春之氣暖生萬物也竽管在左和十三管宮居中　老子曰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注曰竽五聲之長也竽倡則衆樂和大竽倡則小盜和故曰盜竽　楚詞曰代秦鄭衛鳴竽張伏瑟駕辨勞楚商　文獻通考曰竽亦笙也今之笙竽以木代匏而漆殊愈於匏荊梁之南尚仍古制　樂府雜錄曰竽形類小鐘以手竽之則鳴矣非古制也如簧而無簡

續文獻通考曰元竽制竹爲之與巢笙皆十九簧惟指法各異

竽二

增 陳氏樂書曰昔女媧氏使隨裁匏竹以爲竽其形參差以象鳥翼火數二其成數則七焉冬至吹黃鍾之律而閒音以竽冬則水王而竽以之則水器也水數一其成數以六焉因六而六之則三十六者竽之數也因七而六之則四十二寸者竽之長數也 唐樂志文宗好雅樂詔太常卿馮定製雲韶樂有竽一 陳氏樂書曰宋祁曾于樂府得古竽有管而無簧列管參差及曲頸皆爲鳳飾樂工皆以爲無用之器惟葉防請更造使具清正倍三均之聲是不知去二變四清以合乎聲律之正也

竽三

原 笙師掌 丘仲作上周禮詳一 通禮義纂漢鳴鼓宮庭震鷺發激楚吳歈蔡謳奏大呂注狂猶迕也擿擊也 南郭 北里 韓于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善竽而濫於三百之中食祿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先生乃逃左思詩北里吹竽 知法度 思蓄聚樂叶圖吹竽有以知法度數得見 下詳前具二注 盲人吹 八能補 新序楚王使謁者徐光延盲人吹竽 下詳前 間音 狂會 春秋感精符冬至之日人主使八能之士吹黃鍾之律間補音以竽 楚辭竽瑟狂會撰 音注 行歌拏 晏子景公飲酒夜移於梁丘據之家梁丘據左操琴右拏竽行歌而出 應璩新詩漢末桓帝時有一馬子侯自謂善音律請客鳴笙竽爲作陌上桑乃言鳳將雛 增 請客鳴 晏子景公飲酒夜移於梁丘據之家梁丘據左操琴右拏竽行歌而出 應璩新詩漢末桓帝時有一馬子侯自謂善音律請客鳴笙竽爲作陌上桑乃言鳳將雛 下詳前 具二均 桓子新論成帝時劉向典校秘書得古樂聲音不通千餘曲以上不足以爲知音 下詳前具二注 倍三 陳氏樂書說文謂竽管三十六簧象竽之中空也 下詳前 長五聲 併一器 韓非子竽者五聲之長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倡則諸音皆和 文獻通考

竽四

原 備而不和 禮詳前一 簧 三禮圖雅竽博雅竽象竽上下各六 管 博雅竽象竽三十六管 商丘好吹 列仙傳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木蕠根飲水不飢不老 民無不吹 史記詳一 少伯工吹 桓子新論音家成少伯工吹竽和音樂也 增 七曰匏爲笙竽 唐志宮懸登歌樂器七曰匏竽高門有 唐韓愈詩高門有笙竽 四清二變 文獻通考宋朝竽或二十三管或十九管二十一管則兼乎四清二變十九管則兼乎十二律七音十三管則兼乎二變十

二律七音

篪一

增釋名曰篪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　孔光奏主調篪貢二人注篪七孔　隨志曰雅樂二十器竹之屬三二曰篪長尺四寸八孔蘇公作　唐志曰宮縣登歌樂器八曰竹爲篪　宋陳氏樂書曰篪有底之笛也橫吹之或容覆或潛伏篪爲不齊者也宋朝篪六孔太常篪無尺寸第依編架黃鍾爲合聲然兼七竅而用之未純乎雅樂也

篪二

原鼓腹　枹手見上簫三吳市注　曹植九歌詠云枹手兮吹篪　帝御　羌降東觀漢記明帝幸南陽舊宅名校官子弟作雅樂樹鹿鳴上自御埠篪和之以娛佳賓　洛陽伽藍記後魏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龍上聲琛爲秦州刺史羌叛屢討不勝琛令朝雲假爲貧女吹篪而乞羌聞之皆流涕相謂曰何故捨鄉井在山谷爲寇耶即相尋而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婢吹篪

篪三

原蘇成公造世本蘇成公造篪吹孔有脩如鵝聲蘇成公平王時諸侯　暴新公造古史考暴新公所造雖不知暴新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案暴時西王母獻管則是已有此器新公安得造篪　以竹爲五經要義篪以竹爲之六孔有底　如兒啼釋名詳一不齊故也　其聲清辨陳氏樂書爾雅大篪謂之沂記大篪謂之沂記則六孔交鳴而喧譁沂則一孔而其聲清辨

增六孔有距蔡邕月令章句篪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　與龠不齊文獻通考篪或作龡與龠

增詩梁沈約詠篪詩曰江南篴管地妙響發孫枝殷勤寄玉指含情舉復垂雕梁再三繞輕塵四五移曲中有深意丹誠君詎知

增賦唐許堯佐埠篪相和賦曰疾徐共節長短同音感肅雍兮一貫伺戛擊兮雙起爲合雅而相諧故殊形而共理然則大篪諧奏美矣德音之音鳴篪獨聞同乎以水濟水且埠資土以辨形篪假竹而成器土容質可以

增釋名曰篪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　孔光奏主調篪貢二人注篪七孔　隨志曰雅樂二十器竹之屬三二曰篪長尺四寸八孔蘇公作　唐志曰宮縣登歌樂器八曰竹爲篪　宋陳氏樂書曰篪有底之笛也橫吹之或容覆或潛伏篪爲不齊者也宋朝篪六孔太常篪無尺寸第依編架黃鍾爲合聲然兼七竅而用之未純乎雅樂也

篪二

原鼓腹　枹手見上簫三吳市注　曹植九歌詠云枹手兮吹篪　帝御　羌降東觀漢記明帝幸南陽舊宅名校官子弟作雅樂樹鹿鳴上自御埠篪和之以娛佳賓　洛陽伽藍記後魏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龍上聲琛爲秦州刺史羌叛屢討不勝琛令朝雲假爲貧女吹篪而乞羌聞之皆流涕相謂曰何故捨鄉井在山谷爲寇耶即相尋而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婢吹篪

篪三

原蘇成公造世本蘇成公造篪吹孔有脩如鵝聲蘇成公平王時諸侯　暴新公造古史考暴新公所造雖不知暴新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案暴時西王母獻管則是已有此器新公安得造篪　以竹爲五經要義篪以竹爲之六孔有底　如兒啼釋名詳一不齊故也　其聲清辨陳氏樂書爾雅大篪謂之沂記大篪謂之沂記則六孔交鳴而喧譁沂則一孔而其聲清辨

增六孔有距蔡邕月令章句篪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　與龠不齊文獻通考篪或作龡與龠

增詩梁沈約詠篪詩曰江南篴管地妙響發孫枝殷勤寄玉指含情舉復垂雕梁再三繞輕塵四五移曲中有深意丹誠君詎知

增賦唐許堯佐埠篪相和賦曰疾徐共節長短同音感肅雍兮一貫伺戛擊兮雙起爲合雅而相諧故殊形而共理然則大篪諧奏美矣德音之音鳴篪獨聞同乎以水濟水且埠資土以辨形篪假竹而成器土容質可以

符素心竹聲清可以滌煩志是則相從以和律相因以成事苟洋洋而在聽諒醇醇而自致

壎一

增釋名曰塤之爲言喧也謂聲濁喧喧然　毛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爾雅云大壎謂之嘂　唐志曰宮懸登歌樂器三曰土爲塤爲嘂嘂大壎也　風俗通曰壎燒土爲之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凡六孔大如雞子　宋陳氏樂書曰周官之于塤教於小師播於瞽矇吹於笙師以塤爲德音見於禮如塤如篪見於詩則塤之爲器立秋之音也

壎二

新公造　伯氏吹世本塤暴新公所造周畿內有暴國豈其時人也本作壎宋均注云暴新公周平王時諸侯　下毛詩詳一　帝自御　篪相諧上東觀漢記詳篪　爾雅大壎謂之嘂注云銳上平底形象鐘大者如鵝子聲合黃鐘大呂也　增水數　火形陳氏樂書塤平底六孔稍鍾然火之形也塤以水火相合而後成聲故大者聲合太簇夾鍾也皆六孔與篪聲相應　增水數　火形陳氏樂書塤平底六孔聲合太蔟夾鍾也皆六孔與篪聲相應　增水數　火形陳氏樂書塤平底六孔稍鍾然火之形也塤以水火相合而後成聲故大者聲合太簇夾鍾也皆六孔與篪聲相應律出中聲也今太樂舊塤七孔皆圓而髹之以應七音而已非先王雅樂之制也　宋景祐馮元樂記今太樂塤八孔上一前五後二髹飾其上　應七音　爲八孔　文獻通考古塤六孔大小者如雞子聲合黃鐘大呂上下者聲合太簇夾鍾要在中聲之和而已　增水數　火形陳氏樂書塤平底六孔大如雞子　宋陳氏樂書曰周官之于塤教於小師播於瞽矇吹於笙師以塤爲德音見於禮如塤如篪見於詩則塤之爲器立秋之音也

壎三

燒土爲之　說文塤樂器燒土爲之大如鵝卵銳上平底形似秤錘六孔　風俗通曰塤燒土爲之圓五寸半長三寸半凡六孔大如雞子　宋陳氏樂書曰周官之于塤教於小師播於瞽矇吹於笙師以塤爲德音見於禮如塤如篪見於詩則塤之爲器立秋之音也　風俗通　文獻通考古塤六孔大小者如雞子聲合黃鐘大呂上下者聲合太簇夾鍾也皆六孔與篪聲相應故曰塤篪相和而已　應七音　爲八孔　文獻通考古塤六孔大小者如雞子聲合黃鐘大呂上下者聲合太簇夾鍾也皆六孔與篪聲相應律出中聲也今太樂舊塤七孔皆圓而髹之以應七音而已非先王雅樂之制也　宋景祐馮元樂記今太樂塤八孔上一前五後二髹飾其上　風俗通　說文塤樂器燒土爲之大如鵝卵銳上平底形似秤錘六孔　風俗通曰塤燒土爲之圓五寸半長三寸半凡六孔大如雞子　宋陳氏樂書曰周官之于塤教於小師播於瞽矇吹於笙師以塤爲德音見於禮如塤如篪見於詩則塤之爲器立秋之音也

氣積滿堂中見理化之音激揚于外通而不逼遠而不背觀其正五聲調六律剛柔必中清濁靡失將金石以同功豈等筐而爲匹及夫和樂既合親命矇瞍鳩樂人應仲氏之篪自諧琴瑟雜伊耆之鼓無相奪倫化人成俗何莫由此知音必有孚以盈之是以不徒忘味而已

籥一

【增】劉熙釋名曰籥躍也氣躍而出也　毛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爾雅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　周禮曰笙師掌教吹籥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　唐裴寬傳曰廟畢忌尊則去籥　五代史崔棁傳曰文舞郎左執籥　唐韓愈詩紅頰吹鳴籥

籥二

【原】和衆　聡功　上風俗通詳前一　呂氏春秋皐陶作爲夏樂九成以昭其功　【增】衆樂之始　伊耆樂　國子吹　禮記黃帝堯舜樂也　下周禮笙師詳前一　大產小籥　周禮籥章職凡國祈年于田祖籥章擊土鼓以樂田畯鄭注云祈年謂孟春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豳雅七月有于貊舉趾猶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也　秋冬學羽籥　王制春夏學干戚秋冬學羽籥　商容執羽籥　韓詩外傳商容嘗執羽籥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二公商容辭曰吾嘗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二公商容辭曰吾嘗足以備乎三公不足以備乎三公有異聲　見前一　【增】紅頰吹　又曰宣和元年十九日樂王張從申自陳世習其藝按之以聲悉協音律　通中聲備

籥三

【原】以籥不僭　詩豳風以籥爲樂　以籥爲樂　以籥人吹籥以爲樂　爲五聲　周禮籥章職凡國祈年于田祖籥章擊土鼓以樂田畯鄭注云祈年謂孟春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豳雅七月有于貊舉趾猶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也　秋冬學羽籥　王制春夏學干戚秋冬學羽籥　商容執羽籥　韓詩外傳商容嘗執羽籥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二公商容辭曰吾嘗足以備乎三公不足以備乎三公有異聲　見前　【增】紅頰吹　通中聲備

笳一

晉先蠶儀注曰車駕住吹小笳發吹大笳笳即笳也　唐儀衛注曰大駕鹵簿前後部皆以笳次之　文獻通考曰漢有吹鞭之號笳之類也其狀大類鞭馬者今牧童多卷蘆葉吹之　續文獻通考曰遼前後鼓吹部笳二十四橫吹樂同金鼓吹分爲四部笳數皆仍遼制　又曰元笳制如火不思詳琵琶三卷頸龍首二絃用弓擾之絃以馬尾

笳二

增天中記曰胡笳者漢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其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爲武樂有出塞入塞楊柳等十曲　晉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先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漢末大亂爲胡騎所獲在左賢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作詩言志曰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　又曰琰別傳曰琰字文姬先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漢末大亂爲胡騎所獲在左賢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作詩言志曰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要　曹毗之晉書曰劉疇字正喬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之聲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倚泣而去　世說曰劉越石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并起圍奔走或云是劉道眞　帝文獻通考曰沈遼集大胡笳十八拍世號爲沈家聲小胡笳十九拍末拍爲邪聲世號爲祝家聲唐陳懷古劉克淸瞥勘停歇句度無謬可謂備矣

笳三

傳西京　出戎俗張博望詳前二思有懷土風遂建斯樂美其出于戎貉之俗有大鄙夏音　運氣　合音笳賦潛氣內運浮響外盈杜摯笳賦序昔伯陽避亂入戎戎越之

互動　是崇李陵書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冷肅成聲邊聲四起杜摯笳賦序昔伯陽避亂入戎遂爲斯樂邊笳是崇　啟路　向風　魏文帝與吳質書從者鳴笳以向風注　捲蘆葉　折楊柳笳者　楚辭　招聲　楚辭招魂皓齒見杜摯笳賦　揚淸　揚淸謔隱皓齒　吹東角動南徵笳賦爾乃調脣吻整容止詳前一文獻通考嘯葉隱結清嘯其聲淸震　吹鞭　嘯葉詳前一文獻通考嘯葉橘柚尤善或云卷蘆葉而嘯其聲淸震衡華而爲之形如笳者也　叩角動商　鳴羽發徵　陳氏樂書古之人激南楚吹胡笳叩角動商鳴羽發徵風雲爲之搖動星辰爲之變度況

大鳴小鳴　沈家祝家　上詳楚調注下詳前二　調沈遼集詳前二鳴小胡笳鳴笳琴笙得之亦其遺聲歟

胡人卷蘆葉吹之以作樂也　李延年詳前二

故曰胡笳　李陵詳前二

改路文學托乘千後車人千澗水之濱向春風而吹長笳音聲寥亮有感余情　播曲　感情　蔡琰播爲琴曲下詳向風注

人手 掞弓 吹葉元笳制詳前一 續文獻通考樂器有吹葉

笳四

詩唐温庭筠碧笳曲曰朔管迎秋動雕陰雁來早上郡隱黃雲天山吹白草嘶馬悲寒磧朝陽照霜堡江南戍客心門外芙蓉老

賦魏杜摯笳賦曰唯葭蘆之爲物諒潔勁之自然託妙體於阿澤歷百代而不遷於是秋節既至百物具成嚴霜告殺草木殞零賓鳥鼓翼蟋蟀悲鳴羇旅之士感時用情乃命狄人操笳揚清吹東角動南徵清羽發濁商起剛柔待用五音迭進倏爾却轉忽焉前引或緼緼以和懌或悽悽以嘯殺或漂淫以輕浮或遲重以沉滯晉孫楚笳賦曰銜長葭以泛吹噭啾啾之哀聲奏胡馬之悲思詠北狄之遐征順谷風以撫節飄逸響乎天庭徐疾從宜音引代起叩角動商鳴羽發徵若夫廣陵散吟三節白紵太行長曲哀及梁父似鴻雁之將雛乃羣翔於河渚 又夏侯湛夜聽笳賦曰越鳥戀乎南枝胡馬懷夫朔風惟人情之有思乃否滯而發中南閒兮拊掌北閣兮鳴笳鳴笳兮協節分唱兮相和相和兮諧慘激暢兮清哀奏烽燧之初驚展從繇之歎乖伸棄兮更纏遷調兮故頹披涼州之妙操揮飛龍之奇引垂幽蘭之游響來楚妃之絶歎放鵾雞之弄音散白雲之清變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

鐘一

原 釋名曰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 增 說文曰鐘秋分之音物種成也 原 古今樂錄曰凡金為樂器有六皆鐘之類也曰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 增 說文曰鐘秋分之音物種成也 原 古今樂錄曰凡金為樂器有謂金錞和鼓也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為鼓節鐃如鈴而無舌有柄而執之鐸如大鈴古鐘名有大林之鐘見國語 景鐘見管子 中儀鐘後魏宮架名見晉書樂志 九龍之鐘見淮南子 十龍之鐘見賈子 千石之鐘見漢書樂志 觀六年正月造鐘專用於明堂 原 爾雅曰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周禮曰鳧氏為鐘兩欒謂之銑鄭元曰欒鉦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此四者鐘體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於鐘唇之上所以擊鼓處 鐘懸謂之旋鐘帶所以懸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蟲之屬鐘柄所以帶之景其名鄭司玄謂今之旋有蟠熊盤龍辟邪之屬 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間謂之幹旋蟲為飾也 增 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簇為徵南呂為羽夏日至於方丘奏之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冬日至於圜丘奏之凡函鐘為宮大簇為徵姑洗為羽夾鐘為角仲呂為變徵蕤賓為變宮林鐘為徵夷則為羽南呂為角無射為宮應鐘為變宮黃鐘為角大呂為變徵夾鐘也生於房心之氣為大辰大帝之明堂函鐘林鐘也生於未之氣坤位或曰天社黃鐘生於虛危之氣為宗廟奏之注曰圜鐘者旋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鐘地宮林鐘人宮黃鐘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 五經通義曰秋分之音也 樂叶圖徵曰鐘有九乳三禮圖曰凡鐘十六枚同為一簴簴為編鐘特懸者謂之鎛音博 晉 史記樂毅書曰大呂陳於元英索隱曰齊鐘名 白虎通曰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也 唐會要曰古制雅樂宮懸之下編鐘四架十六口近代用二十四口 宋陳氏樂書曰樂器待律然後制而律度又待鐘然後生故有十三辰之鐘以四聲登歌一架亦二十四鐘 淮南子曰孟秋之日西館御女白色白綵撞白鐘是也 史記樂書曰大呂陳於元英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南呂為羽林鐘為角仲呂為變徵夷則為羽夾鐘為角無射為變宮應鐘為變徵此十二律之音也 又曰元鎛鐘宮懸之樂十二簴三鐘制視編鐘而大依十二辰位特縣之亦號辰鐘編鐘又有金錞範金

爲之武舞器　金鐃用以止鼓與金俱爲武舞器　單鐸　雙鐸一用以振武舞兩鐘通柄者號曰雙鐸

鐘二

㊀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傳曰黃帝命伶倫與營援作十二鐘　㊁世本曰倕作鐘又山海經曰鼓延　㊂冊府元龜曰高辛氏使鼓人拊鞞擊鐘鳳凰鼓翼而舞　玉海曰周成王分康叔以大呂唐叔以爲太常卿自魏孝王得古鐘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　郭緣生述征記曰洛陽太極殿前大鐘六枚父老云曾欲有移此鐘者聚百數長紲挽之鐘聲振地自是莫敢犯　文獻通考曰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鐘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　郭緣生述征記曰洛陽太極殿前大鐘六枚父老云曾欲有移此鐘者聚百數長紲挽之鐘聲振地自是莫敢犯　宋洪容齋隨筆曰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段祚以鎛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甬筒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鎛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　又曰周斛斯徵精三禮爲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闕樂有鎛于者近代絕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曰此鎛于也衆弗之信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　唐楊收傳宣宗時涔陽耕者得古鐘高尺餘按爾雅此棧鐘也角也既廓拭有刻在兩欒果然　玉海曰劉敞得鐘十枚於驪山北原無款識制度似周器按爾雅此棧鐘也文獻通考曰宋徽宗崇寧三年作大晟樂鑄景鐘成景鐘者黃鐘之所自出也垂則爲鐘仰則爲鼎鼎之大終於九斛中聲所極製煉玉屑入於銅齊精純之至音韻清越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爲馬希範壽希範以賜君山寺宋建延中金人焚之之銘　天中記曰七寶鐘七寶所鑄孟景爲馬

鐘三

㊀生一　紀三　樂叶圖徵黃鐘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樂金爲鐘　王粲鐘銘　㊁生　笙簧西母出穴聽吟東廂下詳前一　周禮鞮鞻師掌教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鞉注縵樂雜聲之和樂者燕樂之聲也　尸子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產曰若鄭國無盜賊道無飢人孔子聞之曰善哉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飢人夫何以鐘磬爲武德者則錫以干戈　周編鄭抱樂房中之樂二樂皆教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鞉注縵樂雜聲之和樂者燕樂之聲也　尸子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產曰若鄭國無盜賊道無飢人夫何以鐘磬爲武德者則錫以干戈　左三　右五　戴延之西征記洛陽太極殿前左右各三　陸翽鄴中記銅鐘四枚如鐸狀大者二十二圍小者二十五圍　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左右五鐘皆應之入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　王子年拾遺記帝嚳項居　旋蟲　繞獸　上禮記詳前一　王粲鐘銘　思武　錫文　上位文德者則錫以干戈　周禮鞮鞻師掌教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鞉注縵樂雜聲之和樂者燕樂之聲也　尸子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產曰若鄭國無盜賊道無飢人夫何以鐘磬爲武德者則錫以干戈　左三　右五　戴延之西征記洛陽太極殿前左右各三　陸翽鄴中記詳前一　銅鐘四枚如鐸狀大者二十二圍小者二十五圍　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左右五鐘皆應之入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　王子年拾遺記帝嚳項居　旋蟲　繞獸　上禮記詳前一　王粲鐘銘　思武　錫文　上位文德者則錫以干戈　周禮鞮鞻師掌教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鞉注縵樂雜聲之和樂者燕樂之聲也　尸子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產曰若鄭國無盜賊道無飢人夫何以鐘磬爲武德者則錫以干戈　左三　右五　戴延之西征記洛陽太極殿前左右各三　陸翽鄴中記銅鐘四枚如鐸狀大者二十二圍小者二十五圍　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左右五鐘皆應之入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　王子年拾遺記帝嚳項居　旋蟲　繞獸　上禮記詳前一　王粲鐘銘　雷師　鳥氏　傳元歌詞雷師鳴鐘鼓風伯吹

形高二丈八寸大面廣一丈二尺小面廣七尺或作蛇龍或作鳥獸繞其上大鳴則凡鐘欲令聲大者爲鯨魚有篆刻文故曰華鐘淮南子齊景公鑄大鐘撞之於庭下郊雉皆雊許慎注曰肆列也懸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虞亦一名而已攻罪 銘勳樂叶圖徵爵人者不過其能尊卑有位

雒雉張衡西京賦發鯨魚鏗華鐘薛綜注海鳥又有大獸名蒲牢蒲牢畏鯨魚鯨魚一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者爲鯨魚有篆刻文故曰華鐘淮南子齊景公鑄大鐘撞之於庭下郊雉皆雊許慎注曰肆列也懸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虞亦一名而已攻罪 銘勳樂叶圖徵爵人者不過其能尊卑有位

位有物物有宜功成者賞功敗者罰故樂用鐘宋均注曰不過其能謂量能授爵也有罪鳴以身却退秦於補氏覩止杜回其勳銘之器也功之地 國語晉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鑄鼎

石張衡西京賦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辭綜注曰洪大也三十石 兩欒 九乳上詳前一欒叶鐘四時九乳是以撞鐘以知君道得宋均注九乳法九州也

則君道得宋均注九乳法九州也

聞銅者土之子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上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大笑賜帛三匹 齊毀魯

上曰應在幾日朔曰在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大笑賜帛三匹 齊毀魯

朔君道得宋均注九乳法九州也

聞銅者土之子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上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大笑賜帛三匹 齊毀魯

三禮圖鑄鐘之大者也形如鐘但大耳其在虞亦一名而已 攻罪 銘勳樂叶圖徵爵人者不過其能尊卑有位

位有物物有宜功成者賞功敗者罰故樂用鐘宋均注曰不過其能謂量能授爵也有罪鳴以身却退秦於補氏覩止杜回其勳銘之器也功之地 國語晉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鑄鼎

鼓吹相應載
闕二十里　大不出鈞重不過石　小者不窕大者不撤　國語景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小之制鐘大不過鈞重不過石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鑄焉用之　左傳天王將鑄無射問於泠州鳩曰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槩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杜注曰窕細不滿也槩平也　又曰良以知音為雅樂郎參大樂事善鐘律聰慧過人紹復先代古樂皆屬始也初漢鑄鐘其聲頗清濁多不如法數改作玉甚厭之謂屬清濁任意屢五更相玉之妄於以義者學鐘　笙間　革成　書笙鏞以間　鼓於宮　懸於殿　詩從革以成　鼓人樂

鐘師掌　南鄰擊　周禮鐘師掌金奏注鉦謂鐘及鎛也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　左思詩南鄰擊鐘北鄰應　杜預是聽且諷晉侯　吳札既聞乃請文子

弗鼓弗考　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大者則大鳴叩之小者則小鳴　詩子有鐘鼓弗考　考擊也　又曰鼓鐘將將淮水湯湯　漢寧詩鐘

龍柄　蛟銘　陳氏樂書宋紹李照制管調律其法忠聞其形仰奔一孔其上出柄通鼓七海周蛟篆鐘銘曰擇乃吉金萬葉無遷用之有相

千枚　九斛　陳氏樂書唐史商盈孫按皇甫謐古今注大鼓出盈孫所造也　周禮鼓人以鼓鼜軍旅鼓戒守鼓鼓役鼓鼓鼓

有血痕并蓬草葉者江南水草也葉如蘭隨水深淺而生觀前大江數丈居人臨江心有一紅旗水上流下漁者掉小舟往接取之至則見金鱗光耀波濤洶湧漁者急回舟知蒲牢鬪鳴聲至旦有漁人從中穿過

得珠鑄寶 天中記海壇縯門江內有巨鐘每月望日其潮大至水退蒲牢乃出可容一人約其周圍徑一丈餘大曆中閩撫法師者欲出此鐘先於開元寺設大會齋請咒令一小龍也

僧詣龍宮乞鐘小僧見海神曰我借以鎮海別與小珠三顆小僧有如夢覺珠在手焉下孟景事詳前二

以銀鑄鐘 又曰昔張懷瓘在翰林時見古鐘紀夏禹之績皆紫金細以蛟篆天中記南蠻婆賄伽藍神鐘一十二年歲章出銅鐘高一尺明五年三月歲章駐郭璞傳元帝爲晉王使璞筮之遇豫之豫

自鳴側垂 冊府元龜王寶十載六月乙亥中書奏昨日辰時大同殿前鐘樓上有三禮義宗凡樂之變數為終均黃鐘在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鐘在卯數六故六變而止凡樂以辰數為樂終非獨此三也

體洪剛聲 旬礙景福殿賦華鐘杭其中得之疑鄰所在先王以來得鐘以辭一如璞言

生房心在卯未 周禮注圜鐘生於房心之氣詳前一本數爲終黃鐘在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鐘在卯數六故六變而止凡樂以辰數為樂終非獨此三也

縣清明 文獻通考太中大夫翟昙論修樂書全部有象厥成惟天明五年三月豫章駐使璞筮之遇豫之豫

從南宮 文獻通考漢高帝平

八分書銘 王海皇祐二年十月丙寅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知制誥兼國子祭酒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宋祁奉敕撰并八分書

風至則鳴雨來輒應 文獻通考太中大夫翟昙論修樂書全部有象厥成惟七日景鐘景大也鐘西方之聲以象殿成惟

三名 廣古今一器

三調六曲 陳氏樂書虞夏之時大鐘謂之鏞周之時大鐘謂之鐘其實編鐘也編鐘之用其實歌鐘也一器而三名之各有攸處爾

五音制曲 金石錄唐天寶十載六月詔曰樂以辰數為終黃鐘在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鐘在卯數六故六變而止凡

鼓鐘 詩 伐鼛 鐘聲

秋分之氣五經通義鐘者秋分之氣萬物至秋而成至冬而不絕也 重三千五十鈞 建安中作重二千八百鈞十有二斤 重三千五十鈞 又云無射鐘建安中作重三千五十鈞有八斤 水中輒鳴 異苑西河有鐘無故大鳴 鳴聲響悲激羈客聞而樓愴 大儀理 孔帖唐武后敘天下黃金作大儀理不就 撾

鳴鐘 鐘鳴洪 擊食 左傳宋左師向戌擊食 擊飲 又曰鄭伯有於窗室夜飲酒擊鐘 秋分之音 說文詳一 相生擊之 文獻通考宋仁宗明道初詔定大樂集賢校理 發聲撞之以筵 豈能發其聲也 昭聲 昭其聲也

鐘五

詩 唐李嶠咏鐘詩曰既接南鄰磬還隨北里笙平陵通曙響長樂徹宵聲秋至含霜動春歸應律鳴欲知長待扣金簴有餘清 唐人失名曉聞長樂鐘聲詩曰漢苑鐘聲早秦郊曙色分霜淩萬戶徹風散一城聞已啟蓬萊殿初朝鴛鷺羣虛心方應物大扣欲干雲近雜雞人唱新傳鳧氏文能令翰苑客流聽思氛氳 元趙孟頫古鐘詩曰故人賞我趣遺我鳧氏鐘制與周禮合試叩聲春容是日新秋節夷則還我宮懸之西楹下浮磬儼在東金石互相應間以絲與桐八音雖未備古樂將無同鼎尊鐸觶卣罍列見古風揖讓於其間令我懷周公作詩報嘉貺庶以開羣聾

賦 唐喬潭霜鐘賦曰豐山之峰有天然之古鐘兩欒神資九乳靈化寧失制於修奔豈遺音於窈嶫每簨簴以自閑常宿懸而不下動於耳而藏於心必高秋之良夜沈寥兮日暮而天晶蕭瑟兮霜落而風清跳然出復鏗爾有聲信不擊而不考能大鳴而小鳴及夫夜已艾兮殫靜山無人兮月冷時肅肅而自凄復硠硠而虛警其動愈出其來甚徐合於元化遊於太虛轉遠而盡誰知所如亂曰風籟起兮喧長薄霜鐘鳴兮動哀聲合大塊兮聲無作雖有聞兮皆寂寞 唐鄭錫長樂鐘賦曰漢宮晉曉兮樓殿相望雙闕雲聳兮千門日長銅壺夜漏金鏡朝光鏘華鐘兮肅天居之峯寂張猛簴兮壯神容之煜煌舍虛守靜應用無方聞之者朝警而夕惕扣之夫羽籥絲竹匏土革木徒攢雜以鏗鏘若乃九陌初春

重門聚標清禁將開繁星乍落月宿翠樓風清金閨發清聲之響亮實層樓之寥廓思遠客於鵾衣怨美人於羅幕足使懷愁者感之而增歎得志者聽之而愈樂豈在物之有心伊人情之所托及夫雞人未唱鵾鈴猶掛西峰出入萬室周流九重走軒車於金馬震檻檻於銅龍千官警兮清佩響百鳥鳴兮春露濃豈謝泗濱之浮磬豐嶺之霜鐘而已哉　宋劉敞秦昭和鐘賦曰閱故府之藏器歷先秦之遺踪上擊拳而夭矯若騰蛟兮升龍下紛結而扶倚狀菱華與芙蓉洵欵識之尚傳兮邈沮頡之遺跡響沈潛之寂默兮文幽晦而叡銘　後漢王粲薤寶鐘銘曰有魏王國成功允章格於上下光於四方休徵時序人悅時康造茲衡鐘有命自天以紀六以平之厥量孔嘉厥齊孔時音聲和協人德同熙聽之無射用以啟期　後魏溫子昇鐘銘曰宮商遞變律呂相生立號則起從革以成調之必應擊而不橫銅盤韻響火烏和聲出入成則明宵有數　唐岑文本太極殿前鐘銘曰夫金之為德冠五材以稱寶鐘之為器諧八音而表節成物兼於軍國致用適於洪纖故習戎者用之以警衆司曆者俟之以考辰其由來也尚矣勾以貞觀之十四載歲在上章乃詔工者鬼氏鑠銅為鐘陳諸路寢之庭以紀壺人之節爾乃卬都作貢虞堊騁神六齊不忒四時合度大小允窕撱之中清濁得舒疾之和聲隨曉唱則貴賤有序響應漏盡則士庶知禁同夏后之鈐義異周王之鮮材加以博採故實無忘彝典股肱之績必紀爪牙之功是勒永貽懿範被之無疆　宋劉敞鐘銘曰周氏作樂備而不和神用不享民用無嘉神祖機之乃合於天革物之難至於百年啟佑孝孫將聖多能稽古表微禮樂以興程器若工作此和鐘律鈞既同量齊既從磬筦以宗革木以通于羽維容簴業維樅孝孫時御實審實聽上天下地有民有物萬事之元其右於律神祖作之孝孫述之其作其述百工一之以享以祀于廟於郊以觀以燕於廷於朝上帝是祇先祖是熙四方是綏萬民是怡允也天子萬壽無期　又張康國景鐘銘曰天造我宋於穆不已四方來和十有二紀樂象厥成維其時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龍受之天地一指於論景鐘中聲所止有作於斯無襲於彼九九以生律呂根柢維此景鐘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特峙天子萬年既多受祉維此景鐘上帝命爾其承伊何以燕翼之永言寶之宋樂之始

鐸一

增 釋名曰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 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朝天子之政也 揚子法言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注金口木舌鐸也 文獻通考曰木鐸以木爲舌所以振文事也故舞文事者執之振文事也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爲教 續文獻通考曰元雙鐸制如小鐘上有柄以金爲舌用以振武舞兩鐸通一柄者號曰雙鐸又有單鐸

鐸二

原 通鼓 令民鼓人職鄭法云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 周禮鼓人以令鼓鼓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後周書長孫紹遠爲太常創造樂器惟黃鐘不調偶鬧浮屠三層上鐸鳴因取配春 古今五行記晉愍帝建興四年晉陵人陳寵在田得銅鐸五枚皆有龍虎形 增 振文振武 狗市狗 文獻通考曰小宰正歲率其屬而觀教象之法皆狗以木鐸宮正司垣以之修火禁於國中鄉師凡 觀形象令以木鐸徇於市朝士掌國五禁之法以之

鐸三

增 聲不過琅 司馬法鐸聲不過琅 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遂牛鐸果得諧者世服其明

磬一

原 舞者振鐸 傳元歌詩者振鐸經錚錚鐸琅琅 金舌有柄 文獻通考金鐸以金爲舌所以振武事也舞武事者執之木鐸以木爲舌所以振文事也舞文事者執之 木舌如甌 又曰木鐸形如金鐸有柄金舌 賈人牛鐸 晉書荀勗路達趙賈人牛鐸議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 諧黃鐘調 有龍虎形 狗市狗

增 振文振武 文獻通考曰木鐸以木爲舌所以振文事也故舞文事者執之振文事也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爲教 續文獻通考曰元雙鐸制如小鐘上有柄以金爲舌用以振武舞兩鐸通一柄者號曰雙鐸又有單鐸

原 說文曰磬樂石也 古磬名有離磬 見禮記 湘陰之磬出磬石有泗濱 尚書曰泗濱浮磬 九眞浮磬 見劉欣期交州記 小華之山涇水鳥危之山 並見山海經 又有銅磬 文獻通考世因之方響之制出焉 鐵磬 又南齊器詳後三

見博古圖 毛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尚書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郭璞曰磬形似犁琯以玉石爲之 徒擊磬謂之寨 笙生也頌作庸功也 周禮曰磬人謂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 周禮注曰在東方曰笙磬在西方曰頌磬立秋之樂也 三禮圖曰股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筍簴謂之編磬 用玉若石爲之

增 隋樂志雅樂二十器石之屬一曰磬 唐樂志曰宮縣登歌樂器二曰石爲大

磬 三

一白玉方響光明潔冷可照數十步以犀爲槌以雲檀香爲架芳馥著人彌月不散制度精妙希世之寶也

博士楊傑審定音律造編磬十六　杜陽雜編曰文宗時有宮娥沈阿翹本吳元濟之妓嘗自進吳元濟所與

景祐二年李照鍊白石以爲磬範中金以作鐘左司諫姚仲孫言其詭異　又曰元豐七年始造玉磬命太常

香節按柄叩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穢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磬數聲曰聊代清耳名曰泗濱友　玉海曰宋

音律造玉磬獻於齊　洽聞記曰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於翟泉獲玉磬十四垂之於庭有一素衣神人來擊之

辟雍設膠序隆雅頌之音以風化天下　陳氏樂書曰晉賀循奏登歌之簫采玉以造磬　又曰隋蘇夔妙達

八夾鐘此其大凡也後世或以鐵爲之敎坊燕樂用焉非古制也

磬 二

七南呂八無射上格以右爲首其一應鐘二黃鐘之清三太簇之清四姑洗之清五中呂之清六大呂七夷則

聲　又曰方響其編縣之次與雅樂鐘磬異下格以左爲首其一黃鐘二太簇三姑洗四中呂五蕤賓六林鐘

鐘磬　又曰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也　又曰後周正樂載西涼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具黃鐘大呂二均

宮懸編磬四方響　文獻通考曰方響以鐵爲之修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

樂器有玉磬　又曰金太廟登歌樂器磬一簨親祀則用玉磬攝祭則用編磬宮懸樂編磬十二簨有司攝祭

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蓋取其土少而水多其聲和且潤也　續文獻通考曰遼大

磬　宋陳氏樂書曰少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嵩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則磬石所自固雖

磬　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　淮南子曰孟冬之月北宮御女黑衣綵擊石

流有石室內有懸石扣之聲若磬響十餘里洞冥記浮磬即漢州也上有青石可以爲磬磬長一丈而輕若鴻毛王子年拾遺記尚書徐州貢浮磬孔安國曰泗水中見石可以爲磬也

漢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詳納諫呂氏春秋堯命夔拊石擊石以象上之磬以舞百獸孔注尚書曰拊擊也石磬也

漢閣鐘磬琴瑟之音遂不復壞漢書魯恭王好修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宮室下詳浮金注

山陽石水上金山海經皇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洞冥山洞冥記漢武帝縣浮金輕玉之磬注賓嬪人國佐也國語魯饑臧文仲以玉磬如齊糴

鳥應獸舞東觀漢記王阜學宮阜擊磬而鳥獸舞下詳浮金注

禹懸夔拊淮南子禹以五音聽政懸鐘鼓磬鐸置之士爲號曰告寡人以憂

洞冥記

浮金興記縣下

王韶之始

王子年

懸石

浮金者自浮於水上其質明而輕也

賓嬪賂晉滅文告齊

左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有紀獻玉磬注賓嬪人國佐也國語魯饑臧文仲以玉磬如齊糴

湘陰水濱見上樂總一下漢成帝事詳二

鳴球懸黎球亦玉磬

傳元七謨

得民

玉磬遺響至今

和鐘並擊與笙同音易通卦驗人君擊黃鐘之磬和則公卿人夫誠信

依聲遺響上毛詩詳前一云伯夔作玉磬

入海子擊磬於海衛有過者曰有心哉擊磬襄入於海襄磬師名

擊衛

掌編擊頌磬師掌擊編磬教眡瞭也禮眡瞭職掌凡樂擊頌磬笙磬

思封殭樂叶圖徵擊磬以知民磬音調則民道得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下見上樂總一

漫樂皆教簫簇斯懸鐘詳前

增三化

五音陳氏樂書古人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疎焉幼馬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

刻碑擊鉢封氏見聞錄秦刻嶧山碑云刻此樂石人多不曉顏師古通考銅磬梁朝樂也今釋文獻通考銅鉢賦詩亦梵磬之類也

題集賜功唐司空圖題柳氏集後云金之精粗考其聲皆可辨也豈論於磬而渾於鐘哉孔帖唐文宗內宴奏雅樂乃

香柄獅趺上李建勳事詳二下楊貴妃事詳前二

呼神采玉廣異記路城縣令周混婁韋璜乾元中卒

方中矩形如月陳氏樂書

先王因天球以爲磬以其爲堂上首樂之器其聲清澈有隆而無殺衆聲所求而依之者也又曰紹興十六年十月戊午上曰近臣二塊方成玉磬朕觀臨視之已協音律更欲按試之

更鼓之變方響所由敬文獻通考明磬制皆一尺一寸三分前闊爲天後闊爲地以石爲之其石出鳳州是出於編磬之制而梁始爲之唐志方響體似應石審此則是合壁事類方響本以鐵鐵爲之吳部無方

土少水多有隆無殺上泗濱事詳前一陳氏樂書玉海宋大晟府言神宗命儒臣掌造玉磬藏之樂府久不施用宜畧加磨礱文獻通考南齊宮城內却漏用鼓磬夜以應更唱

磬略加音律已協玉海宋大晟府言神宗命儒臣掌造玉磬藏之樂府久不施用宜畧加磨礱文獻通考南齊宮城內却漏用鼓磬夜以應更唱

出編磬緣直板始爲之唐志方響體似應石審此則是出於編磬之制而梁始爲之吳部無方

陽府靈壁縣西北有山名靈壁如琢則取一樣聲之石其音諧和也

太祖以鼓多警寢遂易以鐵磬其更鼓之變數詳前一

詩唐苑傳正苑成君擊銅磬詩曰歷歷闡金奏徹徹下玉京爲詳家牒久偏識洞陰名淡泞人間聽鏗鏘古曲成何須百獸舞自暢九天情注目看無見留心記未精雲霄如可託借鶴向層城　又李建勳泗濱得石磬詩曰浮磬潛清深依休呈碧濤出水見貞質在縣令玉音對此喜還歎幾秋還到今裝徹下玉京爲詳家牒久偏識洞陰名淡泞人間聽鏗鏘古曲盡連敲三五下恐驚珠淚落金盤　又李允方響歌曰敲金扣石聲相湊遍空泠靜天正澄寶瓶下井轆轤急小笙弄索傷清冰穿絲透管音未歇迴風繞指驚泉咽季倫怒擊珊瑚摧靈芝整騶步搖折十六葉中侵素光寒聲震月雜珮瑞雲和不覺罷餘怨蓮峰一夜啼琴姜急節寫商商恨促秦愁越調逡巡足夢入仙樓襄殘曲飛霜秣稜稜上秋玉

賦唐張仲素玉磬賦曰當其磬師來求玉人爰格追琢既成磨礱載白掩淒清之瓊珮洞閒華之水碧然後張之清廟奏彼朱宮懸簨簴而其容轉麗偶笙簧而其韻皆同明半規而似月發異彩而如虹練響而鳴球可諧還和而浮石非匹爛鮮華之温潤含正聲之縝密至於擊拊孔皆備虞韶而克諧清明可貴表尼父之忘味

又閻擬人姓名　泗濱浮磬賦曰大其崖岸露彼貞質清明内融符彩外溢宵舒夜度遥分蟾兔之輝旭日朝臨下映鮫人之室規模可定剸割方成色光芒而白氣温潤而清是瑩是琢且知其能照載考載擊乃知其有聲

又呂牧子擊磬賦曰翕如始奏泠然激揚旁達草木獨調宫商何一氣之立則若五色而成章羽可以振振獸可以蹌蹌斯道之行如磬之聲合於制度發以清英應小大以隨擊拊原終始不可將迎伊物情之滯隔莫不由此而發明

鼓一

風俗通曰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甲而出故謂之鼓易曰鼓之以雷霆則其所象也不知誰之所造

纂要曰應鼓曰鞉鼓亦曰棘鼓棘音脊亦曰田鼓擊鼓以引大鼓也又見三禮圖　樂之所成曰鼗鼓鼗見爾雅　又有鼉鼓見毛詩又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建鼉鼉之鼓　鷩鼓鶴鼓毛詩曰鷩者鼓精也古今樂錄及吳錄曰吳王夫差移於建康之宮南門有雙鵠從鼓中而飛上入雲中　玉鼓見春王遵傳　銅鼓見西漢書馬援傳　石鼓南陳記見鄧德明　聖鼓王韶之始興記曰秦鑿楊山拄

陽縣閘下鼓便自奔逸息於臨武遂之洛陽因名聖鼓今臨武有聖鼓城節鼓節鼓賦

有青鼓 赤鼓 黑鼓 北齊諸州鎮戍各給赤鼓白鼓上刻史給赤鼓中州以下及諸鎮戍給黑鼓皆有衣

羯鼓 龜茲高昌疎勒天竺部之樂也狀如漆桶下承以牙牀用兩杖擊之其聲合太簇一均在鞉鼓之上都曇答臘之下明皇素好之樽鼓 西涼高麗之器也狀如覆而小以革冒漆之是其制也

毛員鼓 類畚而大扶南天竺之器狀如羯鼓又畜而短以雞羣鼓 其形正圓首尾所擊之處平可擊甚震亦謂之指揩之其聲甚遠疎勒高昌之器也 齊

鼓狀如漆桶一頭差大設齊于鼓面如磨腾然西涼高麗之器 揭鼓 隋大篇鼓吹揭鼓長三尺朱縣其上唐開元禮義羅鼓也按圖鼓上有蓋常先作之以引大鼓羽葆鼓 隋書鼓吹車上施層

楹四角金龍流蘇羽葆偏諸唐六典凡軍鼓之制有三曰銅鼓二曰戰鼓二曰鐃鼓其制皆五采為流蘇植羽也

於架上其架飾以五采流蘇植羽也 鐃鼓 唐張文收燕樂有之今太常鼓吹後部用之

之抱鼓 制如大鼓下有趺唐燕樂有之今太常鐃吹前部用之一曰抱鼓也 熊羆鼓 其形似熊羆之飾唐傳羽葆部熊羆十二案用之

為是鼓者蓋不知堂上之樂設建鼓於四隅徒用為儀而已不擊設散鼓四以伐之古矣並見文獻通考 元有雅

之樂有拊而無鼓矣 散鼓 宋朝初載宮懸之樂設建鼓於四隅徒用為儀而已不擊設散鼓四以伐之古矣並見文獻通考 元有雅

日月鼓 制未詳 魚鼓 制未詳見續文獻通考 杖鼓 以木為皮細腰皮冒之上施五采繡帶以杖左拍以手 札鼓 如杖鼓而小左右擊之 金鞭小鼓 制未詳 花鞭

律書樂圖云掬鼓曲十一曰驚雷震二曰猛獸駭三曰鸞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鵬鶚爭七曰壯士奮怒八曰熊羆嘷吼九曰石濫觜十曰波濫觜羽葆鼓曲十

稍子鼓 詳制未

鼓制如漆桶一頭差大設齊于鼓面如磨腾然西涼高麗之器 掬鼓 隋大篇鼓吹掬鼓長三尺朱縣其上唐開元禮義羅鼓也按圖鼓上有蓋常先作之以引大鼓羽葆鼓 隋書鼓吹車上施層

嚴用一曰金貪失利十二曰賀羽眞五曰鳴都路六曰鵯鳴路跋七曰雷折槎八曰元咳赤賴九曰赤賴十曰吐該乞物眞

達析利紇四曰賀羽眞五曰鳴都路六曰鵯鳴路跋七曰雷折槎八曰元咳赤賴十曰吐該乞物眞

十二濟渭陰十三應聖期十四御宸極十五寧兆庶十六服遐荒十七龍池十八破陣樂大鼓十五曲內三曲

八一大和二休和三七德四驃虞五基王化六纂唐風七獻炎精八肇皇運九躍龍飛十珍馬邑十一興晉陽

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鵬鶚爭七曰壯士奮怒八曰熊羆嘷吼九曰石濫觜十曰波濫觜羽葆鼓曲十

十二濟渭陰十三應聖期十四御宸極十五寧兆庶十六服遐荒十七龍池十八破陣樂大鼓十五曲內三曲

十一曰金貪失利十二曰賀羽眞五曰鳴都路六曰鵯鳴路跋七曰雷折槎八曰元咳赤賴九曰赤賴十曰吐該乞物眞

達析利紇四曰賀羽眞五曰鳴都路六曰鵯鳴路跋七曰雷折槎八曰元咳赤賴十曰吐該乞物眞

祭靈鼓六面以路鼓鼗鼓四面鼗以鼖音墳鼓鼗鼓軍事大鼓為鼖長八尺以鼛音高鼓鼓役事鼛鼓長一丈二尺以晉鼓鼓

祭社稷祭地祇鼓長六尺 增又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謂馬上鼓有

金奏晉鼓尺六寸 增又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置音植亦作樹樹其鼓也 周人懸鼓 見易通卦驗曰冬至鼓用馬革圓

立馬驥上者 旅師執鐸 原三禮曰夏后足鼓殷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圍徑五尺七寸鄭元注曰馬此類牛離類 增唐六典曰武庫令軍鼓之制有三一曰銅鼓二曰顯鼓三曰鼗

曰戰鼓三曰鐃鼓注世本曰巫咸作鼓蓋南中所制 文獻通考唐宮懸之樂四角簴鼓四座一曰應鼓二曰顯鼓三曰鼗

鼓四曰雷鼓皆彩畫其上各安寶輪　玉海曰乾德四年南蠻進銅鼓以請內附景德元年象州貢銅鼓高一尺八寸腰二尺五寸旁有四耳銜環鑄人騎花蛤推之有聲

鼓二

陳氏樂書曰鼓之制始於伊耆氏少昊氏　帝王世紀曰黃帝殺夔以其皮爲鼓聲聞五百里　文獻通考曰吳王夫差啟蛇門厭越越人爲雷門以禳之擊大鼓於雷門之下而蛇門聞焉　世說曰禰衡被魏武帝誚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衝揚枹爲漁陽摻撾淵淵有金石聲四座爲之改容　又曰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枹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年十許歲好騎屋棟打細腰鼓　南史曰孫棐爲延陵縣令國子助教高爽詣之棐了無故人懷爽出坐閤下取笠書鼓面云徒有此大腹了自無肝腸面皮如許厚被打未渠央　北史曰後周裴俠爲工部中大夫疾沈頓忽聞五更鼓驚起曰可向府耶遂瘳晉公護曰危篤若此不廢憂公因鼓聲疾遂愈天祐其勤也　唐書曰馬周上言今金吾每街懸鼓夜擊止其行李以備竊盜時人呼爲鼕鼕鼓雍洛靈異小錄云有道人裝修戲爲詞曰逶迤莫鼕鼕鼓須傾滿滿盃金吾若相問報道玉山頹南卓羯鼓錄曰宋璟善羯鼓始承思顧與上論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曾山花蔥撚小碧上掌下須有凡以手指之聲據此乃是漢震第二鼓也且縣用石末花蔥固是腰鼓掌下朋肯聲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第二鼓者左以牀右肯之聲據此乃是漢震第二鼓也且縣用石末花蔥固是腰鼓掌下朋肯聲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第二鼓者左以牀右手環又謂上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此即羯鼓之能事也山峰取不動雨點取碎急即上與環參善兩鼓也而羯鼓尤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爲環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則祖母即環之女令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即宋夫人習鼓之所也環孫沇亦工之　嶺表錄異曰貞元中驃國進樂有銅鼓咸通末冀州刺史張直方因掌城池掘得一銅鼓捨於延慶以代木魚僖宗時林藹守高州鄉野牧童聞田中蛤鳴欲進捕之一蛤躍入穴中掘而取之得一銅鼓其上隱起多鑄蛙黿之狀豈鳴蛤乃銅鼓之精耶　五代史曰張薦明爲道士高祖召見延入內殿薦明闔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天中記曰宋范仲淹一日攜子純仁訪民家民舍有鼓爲妖坐未幾鼓自風滾至庭不已民舍皆股栗仲淹

徐謂純仁曰此鼓久不擊見好客至故自來庭以尋槌耳令純仁削槌以副之其鼓立碎

鼓三

殷樹 周懸並詳前一 擊玉 獻銅 春秋孔演圖有人叩金豐擊王鼓鴈六龍 志林建武二十四年南康郡男子獻銅鼓有銘 廣喜 廟西 座左 禮記肆簴在阼階之西廟堂之下懸鼓在西應鼓在東吳賢答曹植書曰近者陽鄙心秦箏發徵二人迭奏增舊擊於華堂靈鼓動於座左 豫章伐木 交阯鑄銅 盛弘之荊州記始興郡有豫木本徑可二丈名爲聖木秦時此木爲鼓頻鼓頻成忽自奔逸至本位土鼓賁將葬伊耆氏之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謹按土鼓築土爲鼓賁將以土揩鼓聲中節鼓之節後宮及在上者好學證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而好學證故知新皇太子是也 爲鼉音長 有金石聲 五經異義古周禮戴禮及禮記月令說鼉皮堅而薄春分而發其聲大而遠聞 築土 擿銅 禮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鄭注云伊耆氏古天子之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謹按土鼓築土爲鼓蕢桴以土 爲鼉音長 有金石聲 五經異義古周禮戴禮及禮記月令說鼉皮堅而薄春分而發其聲大而遠聞

周懸並詳前一 擊玉 獻銅 春秋孔演圖有人叩金豐擊王鼓鴈六龍 志林建武二十四年南康郡男子獻銅鼓有銘 廣喜 廟西 座左 禮記肆簴在阼階之西廟堂之下懸鼓在西應鼓在東吳賢答曹植書曰近者陽鄙心秦箏發徵二人迭奏增舊擊於華堂靈鼓動於座左 豫章伐木 交阯鑄銅 盛弘之荊州記始興郡有豫木本徑可二丈名爲聖木秦時此木爲鼓頻鼓頻成忽自奔逸至本位土鼓賁將葬伊耆氏之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謹按土鼓築土爲鼓賁將以土 爲鼉音長 有金石聲 五經異義古周禮戴禮及禮記月令說鼉皮堅而薄春分而發其聲大而遠聞

思將帥得臣道 上樂記詳一樂叶圖徵樂有鼓鼓以知臣鼓音調則臣道得 清越鏗鏘 羅浮山記羅浮山東有兩石鼓叩之其聲清越 逢逢 司馬相如上林賦鼉鼓鼛洶石鼓鼕鼕 分蜜須擊 晉昭公子有鐘鼓弗擊弗考詩刺晉昭公子有鐘鼓弗擊弗考其鐘注鐘鼓聲也 雷門鶴 又擊鼓其鐘叔異苑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奔出一石武帝以問張華華云可以蜀中桐木刻作魚形扣之則鳴如言果聞數十里 蜀桐魚 會稽雷門鼓有白鶴來飛入於是鳴 啟蟄冒 宛丘擊 周禮韓人職良鼓環如積環革調急也文子雷霆之音可以象鐘鼓 入河

雷門鼓詳前 細腰 纖腹 上元枚乘制詳一 文獻通考朝則登聞之鼓敢諫之鼓是也 登聞 敢諫 文獻通考朝則登聞之鼓敢諫之鼓是也

旁震八鄙軒磕隱訇若疾霆持雷而歌迅風也 洛陽聞其聲人或去之鶴還飛去劉敬叔異苑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奔出一石擊其鐘注鐘鼓聲也 雷門鼓 又擊鼓其鐘叔異苑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奔出一石

凡節鼓必以革蒙鼓曰鼓詩宛丘之下坎其擊鼓 瑕如積環 周禮韓人職良鼓環如積環革調急也文子雷霆之音可以象鐘鼓 入河

入漢聲疾聲舒 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武方叔皆鼓師名言周衰不能用樂故去 軒訇之音 鏗鎗之 周禮鼓人大鼓小鼓而長則聲舒而遠聞鼓短則聲疾而短聞

響 翔鷺 蟠龍 陳氏樂書殷棁鼓一棁而四稜也隋唐又棲翔鷺於其上蒙以珠網張以絳紫蟠羅 輪 珠網 上唐宮殿類鼓詳前一下詳翔鷺注 登聞 敢諫 文獻通考朝則登聞之鼓敢諫之鼓是也

通考震雷之制廣首而鐵腹漢人所用之鼓 夔皮 貌跌 上詳二 鼓采飾悉同唐建鼓之制以青夔貌四爲跌 文獻通考元樹鼓之制每樹三鼓詳一 續文獻通考元相鼓以革爲表所造蓋拊與相二器之變也江左清樂有節鼓狀如奕局朱綵畫其上中間圓窾適容又曰天子郊祀廟享用雲花白衣鼓四山陵用雲花黃衣鼓二 耳銜環 腹實糠 上玉海詳一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冀縣有鼓星搖動則石鼓鳴

人騎花蛤 鳴應河星 天鼓山有石如鼓河鼓星 青山峰 白雨點 宋開府詳前二 繁音坎坎 促節闐闐 擊小導大 懸西應東 周禮春官

縣鼓周鼓其小者曰滑先擊小者為大鼓導引故曰滑禮廟堂之下懸鼓在西應鼓在東枝有一鼓甚惜之其環忽脫公怅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環脚為鎖簧納之則不能脫矣萊公大喜

鼓四

原和聲禮鼓無當於五聲五聲昭其聲也警衆鼓以警衆進衆禮先鼓以警戒鼓華之聲擊土鼓章鼓云不得不和當猶正也

凡國祈年於田祖歙幽雅擊土鼓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之面可擊也

石鼓

晉鞉牢文獻通考鞉牢亀鼓鼓部樂也形如路鞉而一柄置三枚焉古人嘗謂左手布鞉牢右手擊雞婁鼓是也布鼓漢書無持布鼓過閭門駭矕鼓陳思王九歌詠云鼓鼙鼓王執桴分騁矕鼓鄧德明南康記云有石鼓

鼓五

原詩梁劉孝威賦得鳴榛應令詩曰雜扇俱斂交行忽自分轉袖時繞腕揚履自開裙 又蕭琛詠鞞應詔詩曰抑揚動雅舞擊享逗和音却馬既云在將帥止思心

晉唐李嶠詠鼓詩曰舜日諧簫響堯年韻土聲向樓疑吹擊震谷似雷驚仙鶴排門起靈鼉帶水鳴樂云行已奏禮曰冀相成 李賀官街鼓詩曰曉聲隆隆催轉日暮聲隆隆呼月出漢城黃柳映新簾栢陵飛燕埋香骨磁發千年日長白孝武秦王聽不得從君翠髮鬘花色獨共南山守中國幾回天上冀神仙漏聲相將無斷續 李商隱聽鼓詩曰城頭疊鼓聲城下暮江清欲問漁陽摻時無禰正平

原賦晉陸士衡鼓吹賦曰宮備衆聲體僚君器飾聲成文雕音作蔚響以形分曲以和緩放嘉樂於會通宣萬變於觸類適清響以定奏期要妙於豐金邈拊搏之所管務戛歷之為最 晉唐白居易敢諫鼓賦曰若乃發居謐靜閭閻洞開隱隱聞於天闕鼕鼕發於帝臺既類夫坎其缶宛丘之下亦象乎殷其雷南山之隈音鏗鏘以鞳鞜響容與以徘徊 又柳宗元數里鼓賦曰異哉鼓之設也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節其音可以表

言行之五十配和鑾以入用並司南而爲急若乃郊禋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而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禮容是集施五擊于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百發乎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於以竦龍御於以引天旋異銅渾之儀亦可斂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步黃道之日躔周物之智斯設極深之幾是研　又王履異六街鼓賦曰毎司辰而不愆必候時而後動聲坎坎而旁殷遐邇氣雄雄而中遏煩傷通途廣陌萬户千扉晨應雞鳴夕催人歸牛羊下時迎暮煙而斯發河漢云沒伴曉色而漸微此乃守常有則守矩不違一厥人兮人懷其信齊厥政兮政絕其非

缶

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用缶納約易曰樽酒簋貳缶納約自牖　有孚之吉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坎其擊缶詩云坎其擊缶宛丘之道　冥缶而歌文獻通考唐堯之時有擊壤而歌者因使鄭以糜鞉冥缶而鼓之　盎謂之缶爾雅盎謂之缶注曰盆也　息於吟缶墨子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吟缶內輔以顓血滅大王秦王不悅爲一擊之相如亦命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缶　秦王擊缶史記秦王與趙王會澠池藺相如從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命趙王鼓瑟藺相如亦奉缶秦王請擊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秦王不悅爲一擊之相如亦命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缶而趙鼓之　秦人節歌風俗通曰缶者瓦器所以節歌　擊缶之細徐幹論曰聽黃鐘之音知擊缶之細涉厓岸而聽波濤之聲揚惲書曰秦人鼓缶而歌　眞秦之聲

製用金成宣室志李員居長安延壽里一夕忽聞室之西南隅有歌其音清越泛泛然久不已聲比磬中鳴七月七日吾當示汝之形至秋始六夜有甚雨濱歌詞曰色分蓋葉青青歷然可讀字若小篆乃崔子玉座右銘負得而歸視之於垣下得一缶徑尺餘製用金成形狀奇異之　八缶一均　扣甕擊甌又曰唐大中初天興縣丞鄭道源取那甌越甌十二酌水作調以筋擊之妙於此劉安謂扣甕拊瓶墨子息於吟缶之樂其亦此歟　水盞曰又近世民間用九甌盛水擊之謂之水盞合五聲四清其制始於李琬世俗之樂也

祝敔一

釋名曰柷如物始見柷柷然也　又曰敔止也所以止樂　尚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爾雅曰所以鼓謂之止所以鼓柷謂之籈　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敔將之　隋志雅樂二十器木之屬二曰柷曰敔　白虎通曰柷敔者終始之聲　陳氏樂書曰晉宋故事四箱各有柷敔同時戛作非古人之制也隋

罷之不亦宜乎

柷敔二

原 如物始見 象天以制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宋均曰柷圉從中發聲人情怨恨亦從中起 形如漆桶

狀如伏虎 毛詩有瞽鼓注曰柷形推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 漆筒中有

青龍 丹鳳 文獻通考宋柷敔制東方青龍南方丹鳳

柷敔三

原 合止柷敔 尚書詳一 命鞏柷敔 月令命樂師修鞉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鞉鐘磬柷敔 以其聲質 樂記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鄭注云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椌楬為柷敔也 所以止樂 詳一 名

增 合一止 陳氏樂書樂記有椌楬柷敔以椌楬為用椌楬止樂而不相待也 柷敔所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其止者戒之於早 甲而在下 又曰樂之張陳戛擊之必於堂上柷敔必於堂下蓋柷敔器也戛擊所以作器者尊而在上器則甲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

戒之於早潔之於後也又曰柷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其止者戒之於早

筍虡一

原 釋名曰所以懸鐘者橫曰筍筍峻也在上高峻也縱曰虡虡舉也在旁舉筍也 毛詩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周禮冬官梓人為筍虡 鄭注業筍上大板刻之捷業必鋸齒業上縣鐘磬也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 增 爾雅曰木謂之虡 郭璞注曰懸鐘磬之木曰虡 周禮冬官梓人為筍虡厚唇弇口出目短耳大胸耀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贏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若是者以為鐘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鴻脰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凡攫鶱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眠必撥剔而怒苟撥剔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眠必撥剔而怒苟撥剔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以訟獄者撣韜 離騷曰簫鐘兮瑤虡 增 子曰大禹為銘於筍虡銘言曰敖簑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

筍虡二

原 莊子曰梓慶削木爲鐻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齋七日忘吾四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區別見成鐻然後加手鐻以夾鐘也 說苑曰秦博士對始皇陛下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 增 東觀漢淮南子曰閭閻伐楚破九龍之鐘虡 郊祀志曰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虡銅人生毛時以爲美祥 原 東觀漢記曰方蕩平區宇旋軫舊京不應先事鐘虡 文獻通考曰熊羆架隋於案下爲熊羆軀豹騰倚之狀象百獸之舞又施寶憲於上奏萬宇清月重輪等三曲亦謂之十二案樂 玉海曰宋元豐五年葉防言簴虡之制不合禮經請詳考改正從之以防爲樂正

筍虡三

原 晉大獸 雕小蟲也 周禮梓人爲簴虡天下大獸五脂者青者羸者羽者鱗者注並雕畫於樂縣上以明備物又云內骨外骨却行反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謂之飾獸象 寫鳥形 說文簴虡也其虡縣鐘鼓之器飾猛獸之象於其足 凡鐘磬各有筍虡之形大者有力者以爲鐘虡清聲無力者以爲磬虡 鑄銅鐵 懸鐘磬 三輔舊事秦收天下銅鐵皆著咸陽鑄作銅虡後魏明帝徙諸雜器橫曰筍飾之鱗屬植曰虡 殷之崇牙 后氏之龍筍虡鄭注云筍虡所以縣鐘磬者橫曰筍飾之羽屬 周之璧翬 又云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縣於其下以縣絃也 鄭注曰周又畫繪爲翬載以璧垂玉采羽於其下以縣於筍角上飾彌多也 簴以鱗爲 虡由縣擊 並見筍虡一周禮

蛟螭露 唐韓愈詩蛟螭露簴虡也其上安金銅仰陽以驚 驚鸞裝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宮縣四面每面五架架即簴虡鳥鸞孔雀羽裝之兩面堰以流蘇以綠絲絃爲之也 金人仡仡 神虡熊熊 甘泉賦金人仡仡其承鐘虡兮飾以龍鱗 舍元殿賦神虡如生熊能 北郊社禮及諸殿廷用二十虡而太廟舍元殿用二十六虡而鐘虡四以當甲丙庚壬磬四以當乙丁辛癸與開元禮之樂鎛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六虡宗廟與殿廷郊丘社稷則二十四虡非古乃復用二十虡和鑾雍雍 十虡面列去諸鐘各二虡 博山爲飾 寶憲重施 文獻通考唐宮縣則金三博山鼓承以花趺覆以華蓋 下詳前二

元豐十二鐘 又曰宋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儀禮大射儀諸侯之制鐘磬鎛九則天子磬十二虡爲宮架明所有郊廟有司攝事樂請倣用宮架十二虡從之

原 鋸齒之業 毛詩注詳前一 碣磍之虡 揚雄長楊賦陳鐘鼓之縣碣磍之虡 猛虡趪趪 張衡西京賦洪鐘萬鈞猛虡趪趪 猛虡高驤 傳元朝會賦猛虡化其高驤 在西在東 唐樂志磬虡在西鐘虡在東 仡以碣磍 唐杜甫享太廟賦簴虡仡以碣磍 二八嚴列 玉海羽虡崇牙二八嚴列

筍虡五

原賦漢賈誼虡賦曰考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雕文以刻鏤舒循尾之采垂舉其牙以左右相指戴高角之峩峩負大鐘而欲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原銘漢李尤鐘虡銘曰周因殷禮損益可知漢因於周猶若重規人因秦器事有可施鴻鐘怒虡物得其宜聲揚遠聞文耀委迤

增判唐人樂縣畫蚡蟉判曰樂備鐘鼓功在雕刻必資萬物之飾以助成器之雄況猛虡趙趙負筍巍巍縣而為形畢存筍行之彙微而裨著何隅羽鳴之族所司昧禮未曰博通且考工之記實存其目梓人之職亦著恒規盡伯益之能名咸一藝而可變事既有據形欲何施

拍板一

增文獻通考曰拍板長闊如手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韋編之以為樂節蓋以代杕也杕擊節也情發於中手杕是節杕者因其聲以節舞蹈之意也為歌舞之節亦杕之歟　陳氏樂書曰宋優伶舞大曲前緩疊不舞至入破時衆樂合作句拍益急舞者入場校節制容故有催拍歇拍之異

拍板二

增野記曰晉魏之代有宋纖善擊節以木拍板代之拍板始此　太真外傳曰沈香亭若召李龜年以歌檀一時手捧檀板押衆樂而前　唐經籍志曰宋趙子固海醉歌樂府執紅牙以節曲紅牙拍板也　樂府雜錄曰拍板本無譜明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以所業謁之其首篇曰說樂韓始見題即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為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　研北雜志曰宋趙子固海醉歌樂府執紅牙以節曲紅牙拍板也

拍板三

增檀為　鐵作上文獻通考詳一文劇考九部樂有鐵拍板　文獻通考曰歌遲韻書虡美人草為虡美人曲則草應拍而舞　宋歐陽修詩曰歌遲檀板換新聲　無定板

筍虡　拍板　角

可引繩亘中合璧拍也為一拍之終

樂苑曰此覓聲第三疊

拍板四

唐朱灣詠拍板詩曰赴節心常在從繩道可觀須知片木用莫向散材看空為歌偏苦仍愁和節難既能親掌握願得接同歡

角一

宋樂志曰角長五尺形如竹筒本細末大末詳所起今鹵部及軍中用之或以竹木或以皮無定制按古軍法有吹角者此器俗名拔邏迴　明都印三餘贅筆曰譙樓畫角之曲有三弄相傳為曹子建所作其初弄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嗚嗚者皆難字之曳聲耳　史考武昌記曰武昌有龍山欲雨上有聲如吹角　劉敬叔異苑曰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獺異禽陰雨時嘗聞鼈角聲甚亮　文獻通考曰北齊諸州鎮戍各給鼓吹諸王給赤鼓赤角皇子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給青鼓青角中州以下及諸州鎮戍給黑鼓角皆有衣並同鼓色焉　唐樂府雜錄曰胡角本應胡笳之聲通長鳴中鳴凡有三部宋朝審定音樂更制鼓吹雖角之尺度均一聲比鐘律內之乘輿行幸外之郡邑警備莫不奏之以為警嚴

角二

文獻通考曰黃帝會羣臣於泰山作清角之音似兩鳳雙鳴二龍齊吟丹蛇繞首雄虹帶天橫吹雙角之實不過如此樂錄亦云蚩尤氏率魍魎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乃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　通禮義纂曰魏武帝征烏桓軍士思歸乃減角為中鳴其聲尤更悲切　陳氏樂書曰晉陸士衡為河北都督鬧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孫拯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唳　又曰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司馬恬奏劾大不敬厥明溫見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眞可畏也　三國典略曰初魏世山摧得三石角藏之武庫至是齊主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此角賜平秦王歸彥　齊書曰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

後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　南史曰張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父謂之曰我雖田舍老公樂鼓吹汝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元史林兀兒傳大德元年帥師攻八鄰之地八鄰南有答魯忽河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能進林兀兒命吹銅角舉軍大呼其衆不知所為爭起就馬於是麾師畢渡

角三

龍吟　虎吼律書樂圖馬鳴角一曲三聲並馬上嚴警用之第一曰龍吟二曰虎吼三曰阿聲其中鳴一曲二聲一為疊聲二為牙聲亦馬上警用之也其大者謂之鼓通考角二十四以警夜唐杜佑通典曰角之說謂之吹金豈以金其口而名之耶或者胡角之聲出於吳越非中國之制也如牛角而長大橫吹之故謂之橫吹　金角　龍象文獻通考胡角高呂之聲上盡角哀即知兵心為軍容唐戎昱塞上曲漢家天將動皇威玉帳分旗發羽衣鼓角橫吹三四曲風沙萬裏淨霜晨　知兵心　為軍容唐王昌齡從軍行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警夜　悲鳴　詩話唐白居易賦得邊角詩曰邊角兩三枝霜天隴上兒望鄉相並立向月一時吹戰馬頭皆舉征人手盡垂嗚嗚三奏罷城上展旌旗　宋蘇軾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詩曰清風吳水月銜山幽人夜渡吳王峴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江南又聞出塞曲半雜江聲作悲健誰言萬方聲一概讀憤龍愁為余變我記江邊枯柳樹未死相逢眞識面他年一葉泝江來還吹此曲相迎餞　元劉因聞角詩曰人間無物比悠揚誰道一聲隨夜長餘哀到曉無尋處吹作南湖十里霜　又黃庚聞角詩曰誰送寒聲入夢中遙知人在戍樓東明朝梅嶺花飛雪未必多因昨夜風　李俊民聞角集唐詩曰鐵馬孤裘出漢營常建瘴雲深處守孤城無端遇著傷心事吳融嗚軋江樓角一聲杜牧

簥一

通典曰簥簥本名悲篥後乃以茄為首竹為管也　樂部曰簥簥者茄管也卷蘆為頭截竹為管制法角音九孔漏聲五音咸備唐編入鹵簿名為茄管用之雅樂以為雅管六竅之制則為鳳管旋宮轉氣以應六律者也　文獻通考曰唐九部樂有漆簥簥安國樂有雙簥簥樂圖所傳也　陳氏樂書曰簥簥宋朝元會乘輿行

幸並進之以冠雅樂然其大者九竅以觱篥名之小者六竅以風管名之六竅者猶不失乎中聲而九竅者其失蓋與太平管同矣

觱篥二

增陳氏樂書曰唐天后朝有陷冤獄者其妻配入掖庭善吹觱篥乃撰別離難曲　明皇幸蜀初入斜谷霖雨涉旬棧道雨中聞鈴音與山相應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梨園弟子善吹觱篥者張野狐爲第一時從至蜀上因以曲授之　樂府雜錄曰德宗朝有將軍尉遲青素善觱篥冠絕古今時幽州有王麻奴河北推爲第一手後訪謁尉遲因於高般涉調中吹一曲曲終汗洽其背尉遲頷頤而已謂曰何必高般涉調也即自取銀字管於平般涉調吹之麻奴涕泣謝自此不復言音律矣元和太和以來有黃日遷劉楚材尚六六皆能者大中以來有史敬約在汴州

觱篥三

增桃皮竹管通典桃皮觱篥卷桃皮以爲篥篥也　下樂部詳一　儒者相傳雅樂之冠文獻通考觱篥成云儒者相傳蕃人吹角以驚馬後乃以笳爲樂家者流以其旋宮轉器以應律管因譜其音　十字譜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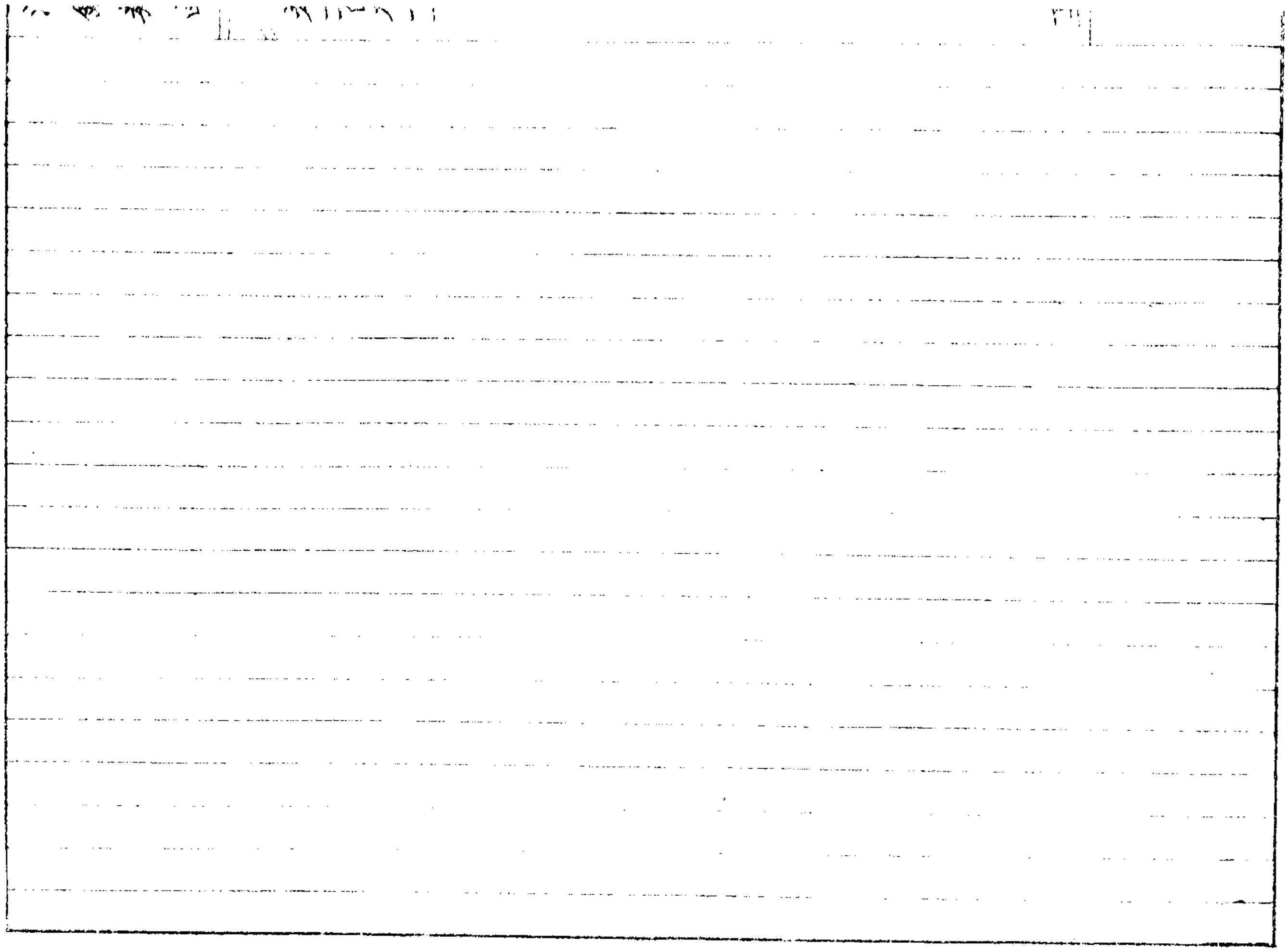
樂書詳一　旋宮轉器　咀徵含商又云觱篥後世樂家者流以其旋宮轉器以應律管因譜其音至今鼓吹用之　下唐温庭筠詩詳後四　十字譜聲

三更塞曲文獻通考今教坊所用篥上七孔後三孔以五九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十字譜其聲　唐杜甫夜聞篥詩夜聞觱篥滄江上哀怨傾耳情所鍾鄰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　宋歐陽修

觱篥四

增詩唐李賀申胡子觱篥歌曰嶺熱感君酒舍嚼蘆中聲花娘篆綬妥休睡芙蓉屏誰截太平管列點排空星直貫開花風天上驅雲行今夕歲華落令人惜平生　又白居易小童薛陽陶吹篥篥歌曰剪削乾蘆插寒竹九孔漏聲五音足近來吹者誰得名關摧老死李衮生衮今又老誰其嗣薛氏樂童年十二指點之下師授聲舍嚼之間天與氣潤州城高霜月明吟霜思月欲發聲山頭江底何悄悄猿鳥不喘魚龍聽翕然聲作疑管裂詘然聲盡疑刀截有時婉軟無筋骨有時頓挫生稜節急聲圓轉促不斷攣攣轔轔似貫珠緩聲展引長有條有條直直如筆描下聲乍隊石沈重高聲忽舉雲飄蕭　又温庭筠李相伎人吹篥歌曰蠟煙如蠹新蟾滿門外平沙草茅短黑頭丞相九天歸夜聽飛瓊吹朔管情遠氣調蘭蕙薰天香瑞彩含絪縕浩然纖指都揭血

日暖碧霄無片雲含商咀徵雙幽咽軟穀疎羅共蕭瑟不盡長圓疊翠愁柳風吹破澄潭月鳴梭浙瀝金絲蕊恨語殷勤隴頭水漢將營前萬里沙更深一一霜鴻起十二樓前花正繁交枝猩幕連壁門景陽宮女正愁絕莫被此聲摧斷魂　元朱德潤和趙季文觱篥吟曰高堂風露生涼秋興來乘月登西樓杜寬對客被短褐獨吹觱篥驚羣優移商換羽窮雕鏤箜篌匏笙聲不侔黍園宮人清淚收昔聞此曲供王侯金花玉管蒼鳳頭當遑咿啞和梁州緩急應節如解牛清風席上寒颼颼關山葉落清渭流朝供暮奉何時休歸來白屋書謾抽走謁高貴多請求撥刺驚魚度寒湫山空鶴怨中夜愁時作低韻同羌謳趙公一聞能解憂先生作歌君少留昔曾天上聆鈿球翕如鸞鳳鳴丹丘聽之不厭兩耳浮便當攜君跨雙虬拂衣和曲參天遊



文學部一　經典總載　周易　尚書

經典總載一

原釋名曰經經也如經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又曰三墳墳分也論三才分天地人之始分也其體有三也五典典鎮也制教法所以鎮定上下差等有五也八索索素也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丘區也區別九州土氣教化所宜者也此皆三王以前上至羲皇時書也惟堯典存　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經賢者著述曰傳因記訓曰詁因章句曰注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詳史　禮記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原又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易失之賊書失之誣詩失之愚禮失之煩鄭注曰失謂不能節其教詩教學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之事近亂禮主文物恭儉莊敬若不能節制則失於煩苛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

鄭注云深者既能以教人又防其失也　春秋孔演圖曰作法五經建之天地稽之圖象質之三王施之四海也　白虎通曰五經至秦焚書而樂經遂亡今以易詩書禮春秋爲五經又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曰三禮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與易書詩通數亦謂之九經　論語有鄭何晏等註　又曰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易智詩信也　廣雅曰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紀綱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生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前漢書藝文志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盡五常之道而易爲之原

原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者所以經天地緯陰陽實仁義之鈞陶道德之橐籥也　隋書經籍志曰夫經籍

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四國者百家之學或稱而道之　揚雄法言曰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傳曰品藻　又曰書不經非書也　又曰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禮者莫辨乎春秋　蘇子曰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時政莫過乎詩道陰陽悔吝莫過乎禮明善惡廢興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尚書和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　邵子觀物內篇曰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汙隆於其間矣　龜山楊氏曰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王守仁尊經閣記曰六經者吾心之籍記也　文心雕龍宗經篇曰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事類篇曰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皐也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曰筐篚六經笙簧五典　又曰九師爭大易之門五傳裂春秋之幅六經分於楚晉四始派於齊韓淹中之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　舒元輿問國庠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窒其源天下爲之憔悴　韓愈進學解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經典總載二

左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又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莊子曰孔子見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聃曰願聞其要也　又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於七十君一無所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幸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然哉　前漢書儒林傳序曰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　藝文志曰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惟王陽名家傳魯論者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又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　山堂肆考漢史陸文聰敏博學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爲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韋賢傳曰韋賢字長孺子元成皆以明經位至丞相故鄒魯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宣帝記曰七

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決焉廸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匡衡傳曰成帝即位衡上疏勸經學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劉歆七畧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　後漢書儒林傳序曰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易有施孟梁丘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又曰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五經同異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　丁鴻傳曰鴻字孝公肅宗詔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最明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魯丕傳曰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遂兼通五經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　周舉傳曰舉字宣光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井丹傳曰丹字大春少充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戴憑傳曰憑字叔重性惇篤少博學馬融常畏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太平御覽晉書曰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陶潛羣輔錄八儒篇曰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誦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疎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　隋書儒林傳曰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眞定人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春秋牛弘每稱爲五經庫　唐書徐曠傳曰曠字文遠以字行客艱師貧不能自給兄文林讎書於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徵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之冠云　顏師古傳曰師古字籀太宗即位薛中書侍郎帝常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詔諸儒議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　孔穎達傳曰穎達字仲達八歲就學閭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受詔撰五經正義　谷那律傳曰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貫羣書褚遂良常稱爲九經庫　王元感傳曰直弘文館年雖老讀書不廢晝夜所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纚愆

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　韋放傳曰穆宗嘗問學經與史何先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　啖助傳曰大曆時啖助趙匡陸淳以春秋施士勻以詩仲子陵袁桑常彤常蒞以禮蔡廣成以易强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勻子陵最卓異　宋史孫奭傳曰奭字宗古九經及第嘗奉詔與邢昺杜鎬較定諸經正義　馮元傳曰元字道宗時詔流內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治一經或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　程頤傳曰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張載傳曰范仲淹勸讀中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　朱熹傳曰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經旨不明大道始晦於是研窮經訓著易本義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論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宮　陸九淵傳曰九淵字子靜或勸其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魏了翁傳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審先儒所未有　王應麟傳曰應麟字伯厚九歲通六經爲虛文　元史趙復傳曰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復以所著諸經傳注盡錄以付姚樞自復至燕學士從者百餘人　吳澄傳曰少暇即著書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考傳注穿鑿以發其蘊　明紀洪武十四年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謂廷臣曰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　梁寅字孟敬臨江人隱居教授就徵修書書成將授以官辭結廬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者稱爲梁五經　永樂十二年十一月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外諸儒論議有發明切當者其采附於下　陳繼字嗣初吳縣人貫穿經史呼爲陳五經初聞弘文閣用楊士奇薦驛召爲欽東安人一意經術易書詩三禮左傳分日讀之每六日一易　文衡宋濂禮部侍郎留公神道碑曰公諱魯字得之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　李舜樸字懋

原六緯　七經　漢書藝文志云五經六緯後漢書張純傳云純奏七經讖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春秋及論語

增鴻教　茂典　上詳總載一　唐書武德七年詔云六經茂典百王仰則　邊筍　任苑　後漢書邊韶傳云韶字曼便便五經笥腹拾遺記云任末一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

海宋文鑑唐文粹陸龜蒙云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　六同歸　一以貫　前漢書禮樂志云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中說周公篇云劉炫見子談

削荊爲筆　刻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月暗則縛麻高以自照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河洛拾遺記云任末一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　道源　聖

拭與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圍林樹木有慕好學者來輸寫之時人謂任氏爲經苑

賜以金紫　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函肆於六經　滄浪涵肆　唐文粹劉禹錫韋處厚文集序云處厚通五經穆宗即位延問大義退而上六經要言二十篇復詔荅之

宋文鑑歐陽脩蘇舜欽墓志銘云攜妻子

子年午年　卯年試之　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　教學爲先　人文之首　唐文粹長興二年詔云教學之道經籍爲先元九書云人之文詔云教學之道經籍爲先就六經言詩又首之　白居易

周禮儀禮及二戴記爲一科而

唐書選舉志云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周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　性理大全朱熹科舉私議云凡易詩書爲一科而

心開若劑　手授如新　唐書尹知章傳云知章少聰悟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錐破其心內若劑焉志思開徹遂徧明六經　元史黃

文心雕龍曰經顯聖訓發天言文衛方希古石鏡精舍記云易詩書春秋禮

顯聖訓　發天言　文心雕龍曰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明文衛方希古石鏡精舍記云易詩書春秋禮

不可不遠也子曰何其多也煬曰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煬曰一以貫之可矣

也也

滄浪涵肆　唐文粹劉禹錫韋處厚文集序云處厚通五經穆宗即位延問大義退而上六經要言二十篇復詔荅之

即位延問大義退而上

珠顧子儀訓云三墳五典案如列宿落落如連珠案

梁傳各一歲半周易詩周禮私議云凡易詩書爲一科而

經緯詳總載一　十二經　十三經事物加考記原云以易詩書三禮春秋三孝經語孟爾雅謂之十三經焉　受七經　史記索隱云文翁使司馬相如等受七經

增十二經　十三經

遠浩浩乎文淵府　淵海抱朴子之則　比之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藪之依嵩嶽也　文章之淵府　傳幹與蘇文師書云六經

論云夫五經則四海也傳記則四瀆也諸子則溝洫畎澮也前人能通陰陽之氣達水泉之流以四海爲歸者皆溢也　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　抱朴子云退隱之士以三墳爲

溝洫畎澮　金玉五典爲琴箏　抱朴子云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高嶽也　六經爲庖廚　傳幹與蘇文師書云六經爲庖廚五經爲庖藏　道義之

爲鐘鼓百家爲笙簧　五經爲府藏高彪集云雜藝爲府藏　六籍　班固東都賦云蓋六籍所不能談　五經爲琴箏講肄

原六籍　班固東都賦云蓋六籍所不能談前

六藝　淮南子云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用而皆通　五經則四海傳記則四瀆　楊泉物理

經九通六唐文粹歐陽詹張博士請禮記立
相三刊經九公通其大　心醉六經
道恭懿于八世孫手注六經　開億兆之心靈啓羣生
浩若江海高若立山唐文
經緯天地

曰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正蒙曰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讀書錄曰書前之易即太極也　太平御覽王粲荆州文學官志曰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言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括人之驪淵也　顏延之庭誥曰易首體備能事之淵　唐文粹陸贄奉天請延訪朝臣表曰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　宋文鑑游酢孫莘老易傳序曰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已　玉海荀爽曰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坎離者乾坤之象而陰陽之府　朱震曰文王作易以乾坤坎離爲上篇之用以艮兌震巽爲下

經之用

周易二

【增】易通卦驗曰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冥其刻白蒼牙通靈伏羲昌之成文王孔寅命明道經伏易作易仲命德維紀衡仲謂仲尼四仲之卦震兌坎離也維者四角之卦艮巽坤乾也周文增通八八之節鍊序三百八十四爻以繫正命之瑞故正其本而萬物理矣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禮記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高士傳田何字子莊齊人自孔子受易五傳至何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前漢書丁寬傳曰寬字子襄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從者讀易精敏才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　朱雲傳曰雲字遊卿少府五鹿充宗爲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辨諸儒莫敢抗有薦雲者召入抗首而請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後漢書張興傳曰興字君上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義弟子著錄至萬人爲梁丘家宗　注丹傳曰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建武初爲博士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號爲大儒　晉書王湛傳曰湛字處沖幼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子濟每輕之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理皆濟所未聞也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　唐書王勃傳曰勃字子安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　衛大經傳曰大經遂於易人謂之易聖　龍城錄唐上元中道士王遠知善易作易總十五卷一日曝書雷雨忽至冥霧中一老人下叱曰所注書何在帝令吾攝六丁雷電追

取遠知傍徨據地旁見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書何得混藏緗帙知遠戰懼對曰青丘元老傳授也　宋史王昭素傳曰昭素博通九經尤精詩易以王韓鄭馬爲未盡乃著易論三十篇開寶中李穆薦之朝召見於便殿令講乾卦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不能合其象　李穆傳曰穆字孟雍從酸棗王昭素受易盡究其義素謂曰子所能得精理往往出吾意表以所著易論授之　馮元傳曰元字道宗眞宗試進士殿中召元講易元進說曰地天爲泰者以天地之氣交也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物帝說七歲讀易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讀此後必貴顯　范仲淹傳曰仲淹字希文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　張載傳曰載字子厚常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吾弗及也汝輩可師事之撤坐輟講　邵雍傳曰雍字堯夫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妙悟神契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　羅從彥傳曰從彥字仲素嘗從楊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極羣書尤深易皇極經世　元史張特立傳曰特立字文舉通程氏易所著書有易集傳　余闕傳曰闕字廷心守安慶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少暇即注周易　明紀永樂二年九月侍講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舉儲貳爲說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達不含譏否士奇對曰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曰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士奇曰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皇太子大悅　吾學編吳與弼傳曰弼字子傅文集通周易疑義相質與弼曰過清河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往謁適龍潭兩中蓑笠犁田延至其家與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

周易三

八卦　六虛　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言樞　道篇　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易乾鑿度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爲道苞篇鄭元注曰管猶兼也一言而兼此三事以成其德道之苞篇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爲篇　擬議　範圍　周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

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王弼注曰範圍者擬天地而周備其理　幽贊　發揮易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又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九師　五子　劉向別錄曰所校讐中易傳淮南九師書　又曰淮南九師道訓除複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爲易者九人從之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曰中子至於壬子凡五十五子以上俱初學記　知命　斷志　上天知命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雖有明智之心進必斷其志焉　蒼牙　赤烏　上詳周易二　翠嫣　白鵠　上詳周易二　駱賓王上裴侍郎書曰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無以鑒其旨　嶽嶽　高大貌

嚴河圖挺輔佐云天老告黃帝云河有龍圖洛有龜書帝有翠嫣之川有大魚出魚出洛水龜書負文而出背有列字以授帝帝寶之以爲天老白嚴注易淵源所謝皆爲名士

易通卦驗曰坎離震兌四正卦各主一時二十四氣卦主六日七分卦主一日七分坎初六中孚九二震六三復六四臨六五泰上六離九三家人九四同人九五革上六兌九四夬九五乾上九姤初六遯九三否九四觀六五剝上九坤初六復初九臨九二泰九三大壯六四夬九五乾上六姤初九遯六二否六三觀九四剝六五坤上六

易見天心　邵雍觀物詩曰

原一生兩　漢酈孫華老易傳序曰三極之道皆原一而生

觀兔烹魚　性理拾遺記夏禹篇曰見一神人晝卧江渚間以玉璧沉之神人出兩手捧璧而進禹跪受之神人忽然不見禹以璧投水中有黃魚雙躍而去禹命烹魚而食之既而論易

天心月窟　張說龍正殿賜宴應制詩曰誦詩聞

治篋　王績負苓白牛之系　負苓　上詳周易二　蒼龍　赤鳥　翠嫣　白鵠　上詳周易二　玄冥　北齊書權會傳曰會字正理無僕隸初任助教直乘驢

治篋　王績負苓白牛之系　負苓者說曰文中子講道於程氏退揩於松下語周易曰負苓者吾子何歎也收曰吾聞之師曰易者道之原也伏羲之未畫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堯舜之垂拱也嘗守廣漢顯與兄顗隨其父珣嘗守廣漢顯與兄顗隨指木濟男之窮兄弟渙然

金板　玉笈　拾遺記夏禹篇曰見一神人晝卧江渚間以玉璧沉之神人出兩手捧璧而進禹跪受之神人忽然不見禹以璧投水中有黃魚雙躍而去禹命烹魚而食之既而論易

生兩儀　類萬物　易繫辭云易有

感爲體　智之鄉　以世說曰殷荊州仲堪曾問遠公云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仲堪曰殷荊州仲堪曾問遠公云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下見上

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明桑悅感懷詩曰羲經發天眞

祖三皇　更四聖　邵雍觀物內篇曰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開二皇更四聖而泰極也蔡九峯洪範皇極經世序曰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九聖微言　數年加學　九聖之微言自伏羲至孔子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知命

通乾流　明象　觀爻立辭　通乾流坤見了識親陳　知進退　識親疎　邵雍聞行吟曰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陳

下學上達　彰往考來　下學上達春秋緯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下見後元表桷七觀

鉤深索隱　通幽洞元　設卦明象　鉤深索隱　說卦息爭　北齊書權會傳曰會字正理無僕隸初任助教直乘驢

誦易滅怪　說卦息爭　貧無以養乘驢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大路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說卦篇

家人二卦好古陽然遠舍所
宜市程氏易以歸辛爲善士　三爻足矣　一言蔽之
下詳道爺注　貫通三才　該括萬有　宋史鄭雍傳雍之言曰易貫
上見　內象外象　方圖圓圖　皇極經世書曰觀物有內象理數
周易四

人不知書且謂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　雪菴和尚　龍潭老人　吾學編雪菴和尚傳曰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巖諸山山旁有松柏灘爲寺居之昕夕誦經山中

原　發揮於剛柔　易說卦云云謹案發揮猶散也此剛柔發散變動旭趨而生爻位
深致遠繫辭　謹案繫辭云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能探取妙賾索求隱藏鉤引極深研幾要致殊遠也　龜
至於命案孔疏曰著數既生爻卦又立易道周備窮極萬物深妙之理究盡性命之正義又能窮極萬物之理盡其性以至於命也　窮理盡性　說卦云窮理盡性以
窮其幽賾而理於義定其吉凶故曰和順於道
德而理於義　殫論天地　殫盡也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繫辭云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寂然不動　詳見上　見天下之賾
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謹案賾深也妙也此聖人制易必有所以能見天下之深妙極理故以乾坤則剛柔各有所宜即是卦象也　成天地之文　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地之文極其變其孰能與于此　上經象天下經叶曆　春秋說題辭曰易者氣之節含精宣律歷上經象天下經叶曆五
吉凶吉凶生大業謹案八卦既定吉凶可定也　示悔吝　蘇子云道陰陽示人制易以示悔吝莫過於易　其旨遠其辭文　繫辭云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謹案聖人之情見乃謂之辭　聖人以此洗心　繫辭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　聖人之道四焉　又云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聖道令物慕尚也　天下之至變　繫辭見前案此則天易至極變通天下之事若非此道誰能參與於此　詳其大義　文選性命之理　義文之易　義以斷天下之疑　六爻之變　以上俱帖　清明條達易義也　淮南子　撮造化之樞　達剛柔之變　精微之義　顯天地之奧　知鬼神之情　易凝明詩紀事周之翰字申甫華亭人博極羣書尤精易學自號易學白號易疑道人　得河內　隋書經籍

志曰素王書周易獨得淮夫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得閻中宋史尹焞傳曰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門人吳稽中又得全卦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

畫前有邵雍詩曰須信畫前原有易始知後更無詩

畫上生理大全程子曰河圖洛書其妙止於畫上便生義讀易洞徹數之學也宋史譙定傳曰定字天授學易於郭曩氏蓋象數之學也一日至汴聞程頤講道於洛棄其學而往從之晚說苑正諫篇曰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歎也

寫易軒明文衡王偉寫易軒記曰以愚方太史公好易嘗即寫易之軒而以寫易名之

讀易洞徹數之

讀易至於損益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歎也

至貴而歎又反賢篇曰孔子卦得貴噲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率手而問曰師聞貴者吉卦而貴者歎何也

一物三才見上能事之淵見上生民之府邵雍觀物

一名二義易乾鑿度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不易也變易也

一名一義文獻通考陳氏曰郭雍謂不易也變易也

一名名室文獻通考陳氏曰郭雍謂不易也變易也

以民名室學於程伊川示以語門人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

以復為佩宋史翼子傳子長于詩遠復三字佩佩之終身以為學易者當先復之不

畫沙成卦又朱熹傳曰少從羣先生遊聞伯顏傳曰伯顏生二歲嘗畫地或三或六若為卦者

畫地為卦元史指畫地為卦以教人

決嫌疑定猶豫大父母小父母邵雍八卦正位圖曰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

先天易後天易性理大全朱子曰此易之為書文章之祖義理之宗也

文字之祖性理大全陳氏曰統天者莫若乾也主器者莫若長子後天卦位宗一震也

交易為體變易為用薛瑄讀書錄曰交易為體以定位言天地上下四方

先天宗乾後天宗震性理大全陳氏曰統天者莫若乾也主器者莫若長子後天卦位宗一震也

橫圖上

橫圖六子橫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六卦縱而六子橫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著德圓以況天數卦德方以況地數又曰著德圓以況天數卦德方以況地數故七七四十九八八六十四卦

著以七揲卦以八用三揲大衍之數云云專明

著以七揲卦以八用大全陳氏曰統天者莫若乾也主器者莫若長子後天卦位宗一震也

性命之源通書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子

性命之源其性命之源子

精微之蘊羣輔錄八儒篇曰公孫氏傳易為道原潔淨精微之蘊

精微之蘊羣輔錄八儒篇曰公孫氏傳易為道原潔淨精微之蘊

決嫌疑定猶豫大父母小父母邵雍八卦正位圖曰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

物理性命之學見上

乾坤易之門易繫辭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陰陽易之馬明桑悅感懷詩曰陰陽易之馬天地道之府

潔淨精微之蘊羣輔錄八儒篇曰公孫氏傳易為道原潔淨精微之蘊

決嫌疑定猶豫啓蒙翼傳曰聖人觀象以畫卦推蓍以求卦變以盡天下之人皆有以決其嫌疑

先天易後天易性理大全朱子曰羲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文王所演之卦也

乾坤縱而六子橫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又云乾坤縱而六子橫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交易為體變易為用薛瑄讀書錄曰交易為體以定位言天地上下四方

上經

畫前有邵雍詩曰須信畫前原有易始知後更無詩

至損而歎說苑正諫篇曰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歎也

黜鄭置王莊而專明人事則自王

黜鄭置王王海晨說之曰易雜老莊而專明人事則自王

生民之府邵雍觀物

生民之府邵雍觀物

至貴而歎又反賢篇曰孔子卦得貴噲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率手而問曰師聞貴者吉卦而貴者歎何也

一物三才見上能事之淵見上生民之府邵雍觀物

能事之淵見上

踐履是易又尹氏曰履未為知孟子者孟子踐履處是易也

踐履是易又尹氏曰履未為知孟子者孟子踐履處是易也

申王難顧南史蕭康之傳曰康之字伯愉晉陵顧悅之雖謂不易也變易也名而含義所謂不易也變易也

申王難顧南史蕭康之傳曰康之字伯愉晉陵顧悅之雖謂不易也變易也名而含義所謂不易也變易也

精微在易性理大全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

精微在易性理大全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

之要無出於此易有味其言玩其象觀其變玩其占

之要無出於此易有味其言玩其象觀其變玩其占

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乃八卦也

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乃八卦也

弼始江左祖尚元虛郭學滋盛然晉專立鄭置王精微在易大全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

弼始江左祖尚元虛郭學滋盛然晉專立鄭置王精微在易大全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

宋元嘉王鄭兩立顏延之為祭酒而黜鄭鄭置王精微在易大全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

宋元嘉王鄭兩立顏延之為祭酒而黜鄭鄭置王精微在易大全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

生民之府邵雍觀物內篇曰易為

生民之府邵雍觀物內篇曰易為

讀易洞徹數之

讀易洞徹數之

遊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

遊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

而學焉後顧貶涪北山有巖師友

而學焉後顧貶涪北山有巖師友

刪後更無詩

刪後更無詩

正色也是以歎

正色也是以歎

歎之乎孔子曰

歎之乎孔子曰

益則嘐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歎也

益則嘐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歎也

好易嘗即寫易之軒而以寫易名之

好易嘗即寫易之軒而以寫易名之

軒明文衡王偉寫易軒記曰以愚方太史公

軒明文衡王偉寫易軒記曰以愚方太史公

畫上生理大全程子曰河圖洛書其妙止於畫上便生義

畫上生理大全程子曰河圖洛書其妙止於畫上便生義

數之學也一日至汴聞程頤講道於洛棄其學而往從之晚

數之學也一日至汴聞程頤講道於洛棄其學而往從之晚

宋史譙定傳曰定字天授學易於郭曩氏蓋象

宋史譙定傳曰定字天授學易於郭曩氏蓋象

程頤門人吳稽中又得全卦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

程頤門人吳稽中又得全卦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

得閻中宋史尹焞傳曰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

得閻中宋史尹焞傳曰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

河內女子得之

河內女子得之

志曰素王書周易獨得淮夫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志曰素王書周易獨得淮夫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畫前有邵雍詩曰須信畫前原有易始知後更無詩

畫前有邵雍詩曰須信畫前原有易始知後更無詩

二

者不是畫行數畫人　又曰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絶韋編

贊宋朱熹易象贊曰太極肇判陰降陽升一而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幹廻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陰陽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二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三曰艮奇耦而耦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民居第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成卦人文斯明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名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後漢孔融荅虞仲翔書曰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譏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本禍福與神會幷可謂探賾窮道者已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丘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序唐孔穎達周易正義序曰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人之所益也若夫圖出于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野則十翼彰其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晉代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莫有絶倫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江左諸儒競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

尚書一

原釋名曰書者言書其時事也　前漢書藝文志曰書以廣聽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並亡漢興濟南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至文帝時欲立尚書學以勝且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掌故鼂錯就其家傳受之伏生爲尚書傳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伏生是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也　其後魯恭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

語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義五十八篇安國書成後遭巫蠱事不行至魏晉之際(梅賾奏上始列於學官此爲古文尚書)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孔安國尚書序云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典(孔安國尚書序云言常道也)文心雕龍曰聖賢言辭總爲尚書馬於大禹皐陶謨益稷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遇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闇近而不息志盡而不怒辭順而不諂法言曰虞夏之書渾渾灝灝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誰乎中說曰不學書無以制議邵子觀物內篇曰書爲長民之府

劉歆七畧曰尚書直言也王黎荊州文學官志曰尚書則覽文如說而尋理即暢陸賈復友生論文書曰書則記言之史也文獻通考石林葉氏曰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其體然大抵簡質淵慤不可强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其君臣相與往來告誡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又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謂紀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偏得其所難而安國定於科斗錯亂磨滅之餘乃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解者明文衡方希古雜著曰予讀書至畢命然後知周公之忠厚也

尚書二

竹書紀年曰禹即位洛出龜是爲洪範文王世子曰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書在瞽宗尚書緯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尚書緯曰孔子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何爲於書對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纍纍如星辰之錯行孔叢子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秦誓效堯舜之言學焉朔曰尚書傳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寬有俊才初見武

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語可觀　又曰倪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因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誦　後漢書傳曰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以奉養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　唐書傳曰時校書郎王元宗因聽政之暇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庶幾唐虞亦思公等比肩稷契　唐書崔仁師傳曰時校書郎王元度注尚書毛詩詆孔鄭舊學請遂廢詔諸大儒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恭請與孔鄭並行仁師以元度不經條不合大義者奏之元度報罷　文獻通考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閒始顯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　太平御覽唐書曰開元中宋璟嘗手寫無逸爲圖以獻元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成誦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能及　文獻通考唐舊紀曰穆宗即位召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隋於太液亭講毛詩關雎尚書等篇既罷並賜緋魚　又曰盧碩以洪範篇書於縑素爲章以奏之　太平御覽唐書曰文宗纂尚書中君臣事蹟命工圖寫於太液亭朝夕觀覽　宋史傳曰崔頤正封丘人眞宗訪達經義者李至以頤正對翌日召見於苑中講尚書大禹謨賜以牙緋　又曰丁度字公雅強力學問好讀尚書嘗擬書命十餘篇倚孫奭與馮元薦安國爲國子監直講幷召其父光輔至仁宗命說尚書光輔曰堯舜之道遠而未易行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說明暢帝悅　又曰豐稷字相之捨宗幸太學命講尚書無逸篇賜四品服又曰張虙字子宓兼吳益王府教授改兼莊文府講毛詩終篇乞以所讀諸子改讀尚書帝曰吾固以詩書成麟趾之美也　文獻通考陳氏曰晦菴於書獨無訓傳每謂斷簡脫文處不可強通晚乃屬之蔡沈　元好問耶律履神道碑曰章宗爲金源郡王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公承間請曰殿下注意何書章宗曰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孔子載聖賢純一之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幼儒之言也　元史元明善傳曰明善字復初爲翰林直學士仁宗詔節尚書經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書成每進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　吾學編宋濂傳曰濂字景濂浙東浦江人已巳正月太祖御端門論黃石公三畧濂對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　明紀曰洪武二十年二月太祖親注尚書洪範成命贊善劉三吾序其後　野記曰太祖以尚書咨義和惟天陰騭下民二處蔡沈注誤命儒臣改正爲書

傳會選刊示天下學者　又天順元年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曰且讀何書李賢對曰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對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簡可先講讀　吾學編岳正傳曰正字季方進士及第王忠肅公鏊其有宰相才召對文華殿問讀何經正對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　明詩紀事曰李東陽字賓之四歲舉神童六歲八歲兩召見講尚書大義

尚書三

帝書　王制子討論墳典斷自虞以下說于周舉其宏綱撮其樞要凡百篇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

三家　百篇　劉歆七略曰尚書古文經出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以為尚書始於堯終於秦其間世更三代歷載百篇

坦然明白　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授河　出洛　孝經援神契曰河出龍圖洛出龜書

證義　之詳二家注劉歆七略曰詩以言志書以決斷斷者義之證以上俱初學記　畀如　觀周　東京賦曰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重複定其真偽上斷唐虞下至周發

十曰典謨訓誥誓命征範　始旦　中天　高士廉文思博要序曰虞夏之書猶旭日始旦殷周之書雍容中天而興乎

之符書以決斷斷者義之證以上俱初學記　畀如　觀周　東京賦曰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重複定其真偽上斷唐虞下至周發之典謨訓誥誓命征範　始旦　中天　高士廉文思博要序曰虞夏之書猶旭日始旦殷周之書雍容中天而興乎

百篇　劉歆七略曰尚書古文經出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以為尚書始於堯終於秦其間世更三代歷載百篇　授河　出洛　孝經援神契曰河出龍圖洛出龜書

詳二家注劉歆七略曰詩以言志

代寶之以爲大訓按此書多錄正事堪爲國訓家之軌則故曰大訓以上俱北堂書鈔

十先其本經傳授

曰以傳授

公煩而悉得遂志也

藏之書府　治以學官　義軒之化必在修文　虞夏之書所宜立學　天之將喪焚棄於秦坑　道之既行啓發於魯壁以上白帖

純元敦厚書教也淮南子

反魯之刪仲尼自衛反魯刪書

暴秦之剗秦剗古文

孔子訓傳孔安國作傳其序曰研精覃思博考經籍

雅言論語子所雅言

義府趙袁曰郤穀敦詩書義之府也

雅言伏生傳授漢齊南伏生年過九

皐陶畧而雅周

伏生傳授生墓詩曰秦焚不

名數指歸之所統尚書表曰太極列三

齊語誰禁明楊維禎伏生

秦誓列百篇之末胡安國春秋傳曰仲尼修經列秦誓于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

人雖聖賢命不越是矣

尚書五

源詩唐太宗尚書詩曰崇文時駐步東觀還停輦輟膳玩三墳留燈披五典寒心睹肉林飛晛看沈湎縱情昏

尚書

生乎其間君鱗滅身滋累成名猶積善鮮承百王末數龍隨歲轉
明周公制禮尚書實統厥成秦滅漢興斯道幾晦展也代生哭際
其會心惟口誦以教以傳晁錯之受漢文之賢
唐孔穎達尚書正義序曰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古史記言之職古之王者事總萬幾發號出令義非一
或宣成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絲綸之動不可不愼也動華揖讓而興誤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
子父艾煩亂而剪淨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誓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探翡翠之羽毛扳犀象之
牙角巍巍蕩蕩無得而名郁郁紛紛於斯爲盛

毛詩

總論 論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昉於此乎　毛詩卜商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　毛詩正義曰昔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三百五篇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申曾申曾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人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東漢鄭元取毛詩詁訓所不書及異者作箋謂之箋箋者表也言表明其義也　六藝論曰孔子刪詩三百不足以一獻　樂記曰鄭元六藝論曰唐虞始肇其端至周公制禮而正書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讓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前漢書藝文志曰詩以正言義之用也　隋經籍志曰詩者所以道達心靈歌咏情志者也　說苑奉使篇曰詩無通故　新論適才篇曰閎雎興於鳥而爲風之首鹿鳴興於獸而爲雅之端　中說述史篇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　又曰就謂季子知樂而不悲乎　邵雍觀物內篇曰詩爲收民之府　朱子論柏舟之序曰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繫君美諡則雖有賢聖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經之六藝緣其聲緯之

以五音 宋文鑑柳開補亡先生傳曰詩之立言不一其體幾與易象同與 文獻通考歐陽脩曰刪去者非止全篇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本小雅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于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邶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吳澂四經序錄曰風雅凡三百十一篇皆古樂章 明文奇賞劉基項伯高詩序曰言生於心而發於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 明文衡胡翰古樂府類編序曰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成章

毛詩二

孔叢子記義篇曰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于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于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于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于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古之聖王所以敬諸侯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 又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奔奔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韓詩外傳曰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于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 羣輔錄八儒篇曰

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誦之儒　前漢書傳曰轅固齊人也以治詩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書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　後漢書傳曰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受業于薛漢定韓詩章句所作詩題詞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　又曰衛宏字敬仲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曰子之師所歌者何詩也對曰風曰奚取于風也曰風風王化之紀也夫子思周室之隆治而咏歌焉　晉書傳曰許叔牙字延基于詩禮尤篤生我劬勞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皆廢蓼莪之篇　南史傳曰顧歡字景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唐書傳曰轅固齊人也以治詩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書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　後漢書傳曰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受業于薛漢定韓詩章句所作詩題詞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　又曰衛宏字敬仲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曰子之師所歌者何詩也對曰風曰奚取于風也曰風風王化之紀也夫子思周室之隆治而咏歌焉　晉書傳曰許叔牙字延基于詩禮尤篤生我劬勞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皆廢蓼莪之篇　南史傳曰顧歡字景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唐書傳曰許叔牙字延基于詩禮尤篤生我劬勞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皆廢蓼莪之篇　南史傳曰顧歡字景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唐書傳曰許叔牙字延基于詩禮尤篤生我劬勞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皆廢蓼莪之篇　南史傳曰顧歡字景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唐書傳曰許叔牙字延基于詩禮尤篤生我劬勞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皆廢蓼莪之篇

原 五際 六情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監 温淳 敦厚 淮南子曰温惠淳良詩教也 詳經典 民風 義府 詳見下詩二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頌寢 雅廢 大戴禮曰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教也先以詩 淮南子曰詩春秋學之美者也 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弟子喪而大義乖故詩分爲四注云謂毛齊韓魯也 習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又詩內傳曰卯酉之際爲昌亥之際爲興 四分 五際 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弟子喪而大義乖故詩分爲四注云謂毛齊韓魯也 習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又詩內傳曰卯酉之際爲昌亥之際爲興

温淳 敦厚 淮南子曰温惠淳良詩教也 詳經典 民風 義府 詳見下詩二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頌寢 雅廢 大戴禮曰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教也先以詩 淮南子曰詩春秋學之美者也 採詩以觀之 詩書義之府 春誦 夏絃 上月將 詩搶樂章 以 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弟子喪而大義乖故詩分爲四注云謂毛齊韓魯也 習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又詩內傳曰卯酉之際爲昌亥之際爲興 成亥 解頤 牆面 詳見下詩二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頌聲寂王澤竭而詩不作 選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小雅盛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敎先 學美 上見一 太平御覽晉書曰王凝之妻謝氏教父安嘗問毛詩何句 言皆雅 思無邪 詩書執禮皆雅言 詳書鈔 何莫學 可與言 小子何莫學夫詩 起予 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不能安 各得所 詩序曰正得失動天地 感鬼神 詩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者莫近於詩 動天地 感鬼神 詩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者莫近於詩 歌商頌 取蘞風 新序節士篇曰

原 五際 六情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監 温淳 敦厚 淮南子曰温惠淳良詩教也 詳經典 民風 義府 詳見下詩二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頌寢 雅廢 大戴禮曰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教也先以詩 淮南子曰詩春秋學之美者也 採詩以觀之 詩書義之府 春誦 夏絃 上月將 詩搶樂章 以 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弟子喪而大義乖故詩分爲四注云謂毛齊韓魯也 習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又詩內傳曰卯酉之際爲昌亥之際爲興 成亥 解頤 牆面 詳見下詩二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頌聲寂王澤竭而詩不作 選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小雅盛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敎先 學美 上見一 太平御覽晉書曰王凝之妻謝氏教父安嘗問毛詩何句 言皆雅 思無邪 詩書執禮皆雅言 詳書鈔 何莫學 可與言 小子何莫學夫詩 起予 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不能安 各得所 詩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者莫近於詩 動天地 感鬼神 詩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者莫近於詩 歌商頌 取蘞風 新序節士篇曰

顧劉吐舌 上詳見下詩二 閨國政 正皇風 上見禮樓進講詩曰詩歌二雅正皇風 正而葩 深且大 上見總載唐書傳曰鄭覃經術該深文宗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 貫三極 漢大全朱子 講太液 論延英 上見尚書二唐書傳曰鄭覃經術該深文宗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 貫三極 漢大全朱子

首六經 于邵華陽屬和序曰六義詩人之蘊雅頌而正存景外 下見總載三人文之首注 人事浹 天道備 朱熹詩傳序曰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 集徽揆著 遠類含章 詩含神霧曰集徵揆著者綿瓜然人之初生揆其始是必將至著王有天下也 顧延之庭誥曰 詠歌之 詩取其連類以上俱初學記 採周之舊 反魯而刪 白帖 自檜無譏 惟陳最後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觀於

首六經 于邵華陽屬和序曰六義詩人之蘊雅頌而正存景外 下見總載三人文之首注 人事浹 天道備 朱熹詩傳序曰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 集徽揆著 遠類含章 詩含神霧曰集徵揆著者綿瓜然人之初生揆其始是必將至著王有天下也 顧延之庭誥曰 詠歌之 詩取其連類以上俱初學記 採周之舊 反魯而刪 白帖 自檜無譏 惟陳最後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觀於

毛詩四 雅之言 則入國之人焉知敦厚之教在修文 殷周之時學難廢業 若過庭之子不學風

篇曰詩人感物連類不窮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婉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唐虞之代教在修文 殷周之時學難廢業 若過庭之子不學風

道者 同乎易象 原於賡歌 上見一性理大全賡歌奏于國雅之變塵而溢焉者也 寫氣圖貌 屬采附聲 文心雕龍比興篇曰詩文弘奧包蘊六義

藻羣言 導達性靈 涵暢理道 隋書藝文志曰詩者所以導達性靈歌詠情志者也詩本三千聖人刪之十去其九所存者必合聖人之變 明文衡王直詩話曰詩皆吟詠性情涵暢理

編頌斧 藻辭 致 上見一 太平御覽晉書曰王凝之妻謝氏教父安嘗問毛詩何句 敎先 學美 上見一 太平御覽晉書曰王凝之妻謝氏教父安嘗問毛詩何句 歌商頌 取蘞風 新序節士篇曰

藻羣言 導達性靈 涵暢理道 隋書藝文志曰詩者所以導達性靈歌詠情志者也詩本三千聖人刪之十去其九所存者必合聖人之變 明文衡王直詩話曰詩皆吟詠性情涵暢理

編頌斧 藻辭 致 上見一 太平御覽晉書曰王凝之妻謝氏教父安嘗問毛詩何句 敎先 學美 上見一 太平御覽晉書曰王凝之妻謝氏教父安嘗問毛詩何句 歌商頌 取蘞風 新序節士篇曰

歐陽修詩圖序曰無譏焉 同開闔 炳日星 朱熹詩序曰詩理之先同夫開闔詩傳大全朱子曰此詩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則炳如日星耳 貫三極 漢大全朱子曰此詩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則炳如日星耳 包蘊六義 文心雕龍比興篇曰詩文弘奧包蘊六義又原道篇曰重以公旦多才振其徽烈制詩 明文衡王直詩話曰詩皆吟詠性情涵暢理

歐陽修詩圖序曰無譏焉 同開闔 炳日星 朱熹詩序曰詩理之先同夫開闔詩傳大全朱子曰此詩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則炳如日星耳 貫三極 漢大全朱子曰此詩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則炳如日星耳 包蘊六義 文心雕龍比興篇曰詩文弘奧包蘊六義又原道篇曰重以公旦多才振其徽烈制詩 明文衡王直詩話曰詩皆吟詠性情涵暢理

屬采附聲 文心雕龍比興篇曰詩文弘奧包蘊六義 寫氣圖貌 屬采附聲 文心雕龍比興篇曰詩文弘奧包蘊六義

道者 同乎易象 原於賡歌 上見一性理大全賡歌奏于國雅之變塵而溢焉者也 寫氣圖貌 屬采附聲 文心雕龍比興篇曰詩文弘奧包蘊六義

藻羣言 導達性靈 涵暢理道 隋書藝文志曰詩者所以導達性靈歌詠情志者也詩本三千聖人刪之十去其九所存者必合聖人之變 明文衡王直詩話曰詩皆吟詠性情涵暢理

編頌斧 藻辭 致 上見一 太平御覽晉書曰王凝之妻謝氏教父安嘗問毛詩何句 敎先 學美 上見一 太平御覽晉書曰王凝之妻謝氏教父安嘗問毛詩何句 歌商頌 取蘞風 新序節士篇曰

歐陽修詩圖序曰無譏焉 同開闔 炳日星 朱熹詩序曰詩理之先同夫開闔詩傳大全朱子曰此詩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則炳如日星耳 貫三極 漢大全朱子曰此詩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則炳如日星耳 包蘊六義 文心雕龍比興篇曰詩文弘奧包蘊六義又原道篇曰重以公旦多才振其徽烈制詩 明文衡王直詩話曰詩皆吟詠性情涵暢理

屬采附聲 文心雕龍比興篇曰詩文弘奧包蘊六義 寫氣圖貌 屬采附聲 文心雕龍比興篇曰詩文弘奧包蘊六義

雁車攻乃宣王中興之詩當與鄉等夙夜勉勵 齊韓毛鄭詩之末 中說天地篇曰齊韓毛鄭詩之末也 文武周召詩之體 皇極經世書曰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 起

善心懲逸志 詩傳大全曰咏其事之得可起人善心咏其事之失可創人逸志

能嘉鹿鳴蟋蟀 唐書儒學傳曰郭山惲與中宗內宴詔徧爲伎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帝嘉其直賜服一襲 賜鴻雁車攻

易四畫前有注 祥符三章 玉海祥符七年九月作毛詩三章 宣德一章 見上 讀詩至汝墳 見上 讀詩至河廣

能嘉鹿鳴蟋蟀 唐書儒學傳曰郭山惲與中宗內宴詔徧爲伎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帝嘉其直賜服一襲 賜鴻雁車攻

美王政陳國風 韓休蘇題文集序曰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 本

曰吾戰乎哉吾悼朋友求吾信吾服乎哉 于興尤長 見周易四踐是易注 詳其大義 毛萇 觀風俗知得失 漢書藝文志曰孔子刪取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以合韶武之音 合典謨 高仲武大唐中興間氣集序曰詩人之所作本于心心有所感而形于言合典謨 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以合韶武之音 合韶武

興然微于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南征北伐 最先刪詩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孔子最先刪詩以授子夏 刪後無詩 見周

則六月采芑平淮徐則江漢常武鉤柄耀灃人耳目 持人性情 見上 溢人耳目 柳宗元進平淮西雅篇曰狄見周宣王時楩中

則列于風雅 補逸詩 王應麟晉書傳曰束皙鈎校遺逸補亡詩有義而無辭惜其不備作辭以補之 補鄭譜 歐陽修詩譜序曰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不得慶曆四

於言言合典謨 補逸詩 王應麟晉書傳曰束皙鈎校遺逸補亡詩有義而無辭惜其不備作辭以補之 補鄭譜 歐陽修詩譜序曰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不得慶曆四

年奉使河東於絳州偶得之然首尾殘闕初予未見鄭譜嘗畧考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于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合因以補鄭譜之亡者 子石不暇 子石子石子石不學詩乎子石

者所以觀風俗知正也 合韶武 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以合韶武之音 合典謨 高仲武大唐中興間氣集序曰詩人之所作本于心心有所感而形于言合典謨

得失自以觀風俗知正也 合韶武 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以合韶武之音 合典謨 高仲武大唐中興間氣集序曰詩人之所作本于心心有所感而形于言合典謨

詩學修身當先 教以詩 冬夏教以詩書書屬禮禮陰也故以屬冬詩屬樂樂陽也故以屬夏 雖多奚爲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學於

替進可必須協諸宮商托以歌咏依君心故云下風刺上也 言之不足 又云此言詩人情感情深言不暢意故嗟歎歎用申其情也以上俱言詩之風上理即難允若獻

違譬喻感動君心故云下風刺上也 言之不足 又云此言詩人情感情深言不暢意故嗟歎歎用申其情也以上俱言詩之風上理即難允若獻

而肄三 肄習也三謂小雅三章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刪以繁文 孔子刪詩序云先王以是經夫婦云云 由我化

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詩序云先王以是經夫婦云云 由我化

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禮教其歸不殊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詩序云云謹按上謂君王下謂臣民俱得用詩若上爲化事在心從故云上風化下下之風上理即難允若獻

雅考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禮教其歸不殊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詩序云云謹按上謂君王下謂臣民俱得用詩若上爲化事在心從故云上風化下下之風上理即難允若獻

方之詩儀刑四方資於治也 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論語孔安國注云興引物連類也觀觀風俗盛衰也羣羣居相切磋也怨怨刺上政也 形四方之風

萬國而用以爲治也 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論語孔安國注云興引物連類也觀觀風俗盛衰也羣羣居相切磋也怨怨刺上政也 形四方之風

諸侯爲化無自專之道必統繫于天子名比爲風風者假采動物之謂也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詩序云言天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謹案諸侯之詩曰雅雅者整齊歸一之名天子之詩儀刑四

子名比爲風風者假采動物之謂也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詩序云言天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謹案諸侯之詩曰雅雅者整齊歸一之名天子之詩儀刑四

春秋說題辭云詩者天地之度人心之操也 詩者諷諭之聲 鄭元六藝論云詩紘敬諷諭之聲也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詩序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悟

春秋說題辭云詩者天地之度人心之操也 詩者諷諭之聲 鄭元六藝論云詩紘敬諷諭之聲也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詩序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悟

淡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 在事爲詩思

淡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 在事爲詩思

人情該物理詩傳大全慶源輔氏 善風化正綱常又安成劉氏曰序者言先王
中說曰孔子刪取著以爲經小人歌之以貢
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採之以觀其變 天
主文譎諫而不汙溫柔敦厚而不愚李行修請置
之樂也或歆欣和悅以盡羣下之 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上林賦揜羣雅注張揖
絶怨不至亂諫不至訐又廣平游氏曰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唐棣之詩則兄弟之
友交親夫婦經正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鶴鳴之詩則夫婦之經正矣 喜不至瀆怒不至

毛詩五

詩晉傅咸毛詩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一作明 允矣君子大猷是經聿修厥德令終有
俶勉爾遯思我言惟服盬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 宋張載題解詩後詩曰置心平易可通
詩逆志從容自解願文害可嗟高子固十年聊用勉經師

序唐孔穎達詩正義序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淫之訓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塗黷
亦怨刺形于歌咏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于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先君尼父刪正遺文上從周始下
訖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傳其業雅頌與金石俱和秦政燔其書簡牘與烟塵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
四申公騰芳於鄒鄒毛氏光價于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
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應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絶故
據以爲本 宋朱熹詩傳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情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
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咏歌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節而不能已此詩之所
爲作也

春秋一

春秋杜預序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　釋名曰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故舉以爲名也　左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廣雅曰春秋冬夏穀梁疏曰鄭衆賈逵之徒以爲仲尼修春秋約之以周禮　春秋握誠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孝經序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孔穎達正義序曰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史記自序曰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　宋史李侗曰春秋一事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易形不可泥以一法　新語道基篇曰春秋以仁義貶絕春秋繁露十指篇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畧要有十指焉十指者事之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　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異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質文之所損益一指也本末生一指也切割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一指也　又曰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說苑君道篇孔子曰文王以元年武王以春王周公以正月　天祿閣外史見幾篇曰仲尼之道至作春秋而尊也中論修本篇曰孔子之制春秋詳內而畧外急已而寬人故於魯小惡必書於衆國大惡始筆　中說天地篇曰三傳作而春秋散　通書孔子章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作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　邵雍觀物內篇曰春秋孔氏之刑書也　程頤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朱熹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　薛宣讀書錄曰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實忠厚　王粲荊州文學官志曰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備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婉章志晦原已遂矣　劉敞曰正萬事之本者莫近乎春秋例　鄭樵禮法論曰春秋常事不書變事則書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無度曆家即周天之數以爲度　方孝孺曰春秋聖人用刑之書也而一本於禮

公羊疏曰公羊以爲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孔子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　閔因敘曰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成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　春秋孔演圖曰孔子作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又曰褒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　今左氏傳是也　初孔子授春秋于卜商又授之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　見春秋正義詁服虔杜預注　左氏傳有賈逵訓詁穀梁傳有范甯集解　欣然相與太平　搜神記曰孔子修春秋告備于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上有刻文孔子拜而受之　羣越絕書敘外傳記曰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輔錄八儒篇曰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　前漢書傳曰董仲舒淄川人也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久傳以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又曰嚴彭祖字公子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　後漢書傳曰鍾興字次文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詔令定春秋章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閉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　又曰賈逵字景伯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　又曰賈逵字景伯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閣肅宗立特好左氏傳使發出左氏大義長于二傳者　拾遺記曰何休作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爲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又江表傳曰關羽好左氏畧諷皆上口　王隱晉書曰杜預著春秋長曆至老乃成擊虞賞之曰左氏本爲春秋作傳而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也　唐書傳曰李素立少穎悟能治尚書左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編記大趣畧同　又曰張嗣宗太宗令羣臣以春秋譬難帝曰朕受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嗣宗頓首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爲已力罪也帝大悅　又曰蓋文達博識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實抗集諸生講論劉焯劉炫劉軼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辨義皆諸儒意所

未叩一坐厭歎　又曰徐曠字文遠高宗幸國學文遠發春秋題辨難鋒生莫能屈帝異之　又曰劉知幾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督之及聞爲諸兒講左氏春秋意謂丂及尚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質質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莫若忠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　柳宗元陸質文通墓表曰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後之學者黨枯竹護朽骨以至于父子相夷君臣詆悖吾郡陸先生與其師友天水啖助字叔佐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爲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旨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　五代史傳曰史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不倦　玉海祥符七年八月庚午作春秋詩三章　文獻通考周茂振跋孫莘老春秋經解曰先君傳春秋于先生嘗言荊公初欲傳春秋而莘老之書已出忌之遂詆聖經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　宋史傳曰孫復字明復著尊王發微十二篇　又曰程頤字正叔著春秋傳　又曰司馬光字君實七歲聞讀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義　又曰劉敞字原父長于春秋爲書四十卷行于世　又曰家原父勤國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王安石久廢春秋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　又曰何涉雖在軍中亦嘗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　又曰聶冠卿每進講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　文獻通考陳氏曰蕭楚字子荊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誉不復仕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歸拜牀下楚曰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吾春秋　宋史傳曰胡安國字康侯高宗以左氏傳屬安國點正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　元史傳曰虞槃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謂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國語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尤善　又曰元明善字復初諸經皆有師法尤深于春秋　明文衡黃伯生誠意伯劉基行狀曰公年十四從師受春秋雖未見其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　吾學編傳曰宋濂字景濂庚子徵至金陵授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氏傳公曰春秋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　明詩紀事趙昉字子常於春秋發明師說本經會傳度越漢宋諸儒　又張以寧字志遠以春秋

登第作胡傳辨疑最爲辨博　明文衡楊士奇文靖金公墓誌曰公諱善字幼孜以字行從前進士聶紘先愛春秋得其微旨仁宗在東宮公專說春秋敷析簡明審旨稱善遂命纂十二公行事作春秋要旨十二卷以進

春秋三

考符　見春秋孔演圖曰作法五經運之天我一　稽象　春秋孔演圖曰作法五經運之天地稽之四象質于三王施之四海

公羊全五經宋均注曰公羊高也經指謂春秋　四象　兩家　漢書曰春秋所以揔當世君臣有威權者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劉歆七畧曰春秋古文無事不必具四時　隱書　晦義　上詳四傳注　書取其正言晦顏延之庭誥曰褒貶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文或具四時或不於古文無事不必具四時或有公羊穀梁鄒郝之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於古文無事不必具四時或有公羊穀梁鄒郝之

掌志　立法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即序所謂諸侯國各有史　立一王之法　分五　通三　漢藝文志云仲尼沒而春秋分爲五注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郝氏晉劉兆以春秋一經而三家珠塗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以周禮有和怨調人之官遂作春秋左氏傳曰發傳之體有三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　五始　三科　玉海王肅云春秋有五始之要在審己正統顏師古注謂三科九旨也　決獄　斷事　應邵曰仲舒居家朝廷每有政議遣廷尉張湯問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　繁露　玉海王泉傳曰春秋發五始之要在審己正統顏師古注謂公羊疏徐彥撰以何氏此一科三旨也　十倒　五情　見上

三家珠塗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以周禮有和怨調人之官遂作春秋左氏傳曰發傳之體有三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　五始　三科　九旨　爲宗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也　決獄　斷事　應邵曰仲舒居家朝廷每有政議遣廷尉張湯問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　繁露　玉海王泉傳曰春秋發五始之要在審己正統顏師古注謂公羊疏徐彥撰以何氏此一科三旨也　十倒　五情　見上

明受經于仲尼經者夫子之文章傳者丘明之善志記也春秋善記事也　失敷　長治　淮南子曰春秋之失敷短於治　繁露　玉海王泉傳曰春秋發五始之要在審己正統顏師古注謂公羊疏徐彥撰以何氏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

丘明之善志記也春秋善記事也　失敷　長治　淮南子曰春秋之失敷短於治　繁露　玉海王泉傳曰春秋發五始之要在審己正統顏師古注謂公羊疏徐彥撰以何氏此一科三旨也　十倒　五情　見上

三家珠塗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以周禮有和怨調人之官遂作春秋左氏傳曰發傳之體有三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　五始　三科　九旨　爲宗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也　決獄　斷事　應邵曰仲舒居家朝廷每有政議遣廷尉張湯問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　繁露　玉海王泉傳曰春秋發五始之要在審己正統顏師古注謂公羊疏徐彥撰以何氏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

日星　山嶽　程頤春秋傳曰施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者如浚井得大全臨川吳氏曰春秋山嶽也山嶽徙步而易形　錄實　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　下見上一

聖之度　周禮曰外史職掌四方之志鄭元注曰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以上初學記　文　成一經　劉歆上疏請立左氏博士范曄論曰左氏不祖孔子師徒相傳又無其文無因得立左氏博士論者沈溺所習玩守舊聞左氏孤學少與共以春秋將以變亂之文從先儒之訓故有公羊穀梁鄒郝之家遂爲諸家所排　疑夏五　辨周正　胡安國傳曰夏五者傳疑也明文貳十年五月命秉宮文學傳藻等編春秋本末明紀元和四年四月給事中馮伉著春秋異同三卷洪

至精辭極簡嚴而不贅也　國鑑　經祖　說苑建本篇曰春秋國之鑑也二年上曰孔子作經之祖也左氏作傳之祖也　原　備三聖　掌四方　春秋說題辭曰春秋備三聖掌四方

聖之度　周禮曰外史職掌四方之志鄭元注曰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以上初學記　文　成一經　劉歆上疏請立左氏博士范曄論曰左氏不祖孔子師徒相傳又無其文無因得立左氏博士論者沈溺所習玩守舊聞左氏孤學少與共以春秋將以變亂之文從先儒之訓故有公羊穀梁鄒郝之家遂爲諸家所排

至精辭極簡嚴而不贅也　國鑑　經祖　說苑建本篇曰春秋國之鑑也二年上曰孔子作經之祖也左氏作傳之祖也　原　備三聖　掌四方　春秋說題辭曰春秋備三聖掌四方

正名　皇極經世書曰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在其中矣　正大　簡嚴　黃幹曰朱子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異胡安國傳曰春秋立義精深斧鉞然睿旨存乎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見一

正名　皇極經世書曰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在其中矣　正大　簡嚴　黃幹曰朱子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異胡安國傳曰春秋立義精深斧鉞然睿旨存乎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

日星　山嶽　程頤春秋傳曰施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者如浚井得大全臨川吳氏曰春秋山嶽也山嶽徙步而易形　錄實　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　下見上一

淵邃　婉約　劉牧志曰五傳淵邃大義洋洋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夫子修春秋褒見一字貴如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乎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

淵邃　婉約　劉牧志曰五傳淵邃大義洋洋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夫子修春秋褒見一字貴如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乎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

浚井　觀山　唐書傳曰施士句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者如浚井得大全臨川吳氏曰春秋山嶽也山嶽徙步而易形　錄實　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　下見上一

浚井　觀山　唐書傳曰施士句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者如浚井得大全臨川吳氏曰春秋山嶽也山嶽徙步而易形　錄實　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　下見上一

日星　山嶽　程頤春秋傳曰施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者如浚井得大全臨川吳氏曰春秋山嶽也山嶽徙步而易形　錄實　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　下見上一

繁露　玉海王泉傳曰春秋發五始之要在審己正統顏師古注謂公羊疏徐彥撰以何氏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

繁露　玉海王泉傳曰春秋發五始之要在審己正統顏師古注謂公羊疏徐彥撰以何氏此一科三旨也

周人小史掌邦國之志以詔王觀正朔之所行用焉正月王即位頒正朔于邦國都鄙頒告朔于邦國正月之首頒告朔于邦國都鄙者十二月之首也正月之首必書王以異乎曰正之為言結也繫也繫天下之始也故年朝貢皆自十月始故曰二月為歲首正月也後于秦之建亥史謂秦氏既并天下之始改年朝貢皆自十月始故曰二月為歲首正月也

小史講以學官倅觀書太史受命端門觀書于太史氏歸而修春秋之經左氏經經最顯幽未盡書而具得書時事之實非二家比掌之史通考陳氏亦言

麟獲西郊

左二子助有二人隱輔魯君著春秋傳上見上引文劉知幾曰春秋屬辭所望於先生杜元凱曰格之前意亦言五十餘家老一春秋者也朱允升素留意經學且書見黃先生素臣之功興王之法劉牧志曰格之前意左氏素臣之功王侯之戰也胡安國為慶禪君于慘之則為聖人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有年傳曰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拜賜受業于是授之以易而終焉胡安國春秋傳序曰孔子以匹夫而當王法則褒貶是非所繫豈小小哉故不以智為大夫又曰晉大夫又不以惠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詔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諸侯專討大夫輕重權衡曲直繩墨河曲傳云秦曲甚矣

夏存殷禮

夏存殷禮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監于二代文制燦然吾從周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經之常非隱之也

春秋

麟獲西郊

虹垂北斗上見上史走下見上黜夏存殷禮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上見上引文劉知幾曰春秋屬辭所望於先生杜元凱曰格之前意亦言五十餘家老一春秋者也朱允升素留意經學且書見黃先生素臣之功興王之法劉牧志曰格之前意左氏素臣之功王侯之戰也胡安國為慶禪君于慘之則為聖人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有年傳曰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拜賜受業于是授之以易而終焉胡安國春秋傳序曰孔子以匹夫而當王法則褒貶是非所繫豈小小哉故不以智為大夫又曰晉大夫又不以惠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詔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諸侯專討大夫輕重權衡曲直繩墨河曲傳云秦曲甚矣

春秋四

振王道

徐彥序云夫子感隱桓之事明將讓之法為言興王道於無王故始自隱公所謂振王道而不說也

游夏不能措辭

元凱尤其成癖史記仲尼筆削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范甯穀梁序曰仲尼因魯史記事以明王道約其辭文其義丘竊取之杜預春秋序曰春秋以尊王室而大一統故先言王而後言魯公羊善于識褒貶穀梁善于禮例左氏善于事故傳事以顯其義公羊穀梁傳而說經其失鑿左氏傳而失經其失俗

春秋無義戰

定哀多微辭

上見上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以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而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孔子曰春秋無義戰彼此相伐鄭伯以虢叔段為二君故曰克段不言出奔不稱弟如二君也曰鄭棄其師不言出奔不稱師辱之也曰天王狩于河陽辟不敢當文也曰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父也曰天王崩告喪也曰王崩無赴也不書葬不成喪也曰王子虎卒不書葬不及時也曰晉殺其大夫里克不稱君殺也曰公子遂如楚乞師不書所如不告也曰新城之會不見公不與內會也曰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侯蔡人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扈不言其人不與內之盟也曰公會齊侯于平丘公不與盟故後也曰公至自伐楚侵不言伐不與伐楚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于沙隨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溴梁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虢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蕩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戚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鄬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漷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黃池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柯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雞澤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牡丘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咸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蟲牢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虎牢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戲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溫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向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蕭魚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馬陵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鹹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侵羊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扈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平丘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黃父不見公不與會也曰公會晉侯齊人宋人陳人蔡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于牽

史策舊文則言辭約
而義意微昧者也　錄政治得失極子新論云
以爲奇論異文而　名儒是非之議王隱晉書曰劉兆字延世以春秋一經而三
家　說辨之言王隱晉書杜預云公羊穀梁
道聽塗說之書欲以鄉曲之　左氏爲太官廚公羊爲賣餅家鍾離昧云公仲善於春秋公羊傳時司
辨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　道聽塗說之書　表淮正論
詩云諏諏訾訾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議山川草木之名謹滅人之國　傳
信傳疑以俟後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入二日不知其死日故慶二日以包之　裹括古今表裏人事　虛植
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賀子云左氏
朋傳　會辨析長短漢訪口時屈無以應謝曰公羊高
世近孔門　明於禮意故使主傳漢曰植故使爲近明公服耳公羊未
詩云傳相斫書　善善惡惡何賢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相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諱之
事繫日以時　舒渠傳云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何爲以二日葬我也
無違辭　舒曰春秋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　經世之典
名紱王海紹興三年二月徐俯進春秋解義上之
伯書名爲聖宰臣講編之記注永爲大訓　嚴漢善公羊經
請去春秋　應進士策　名分之書皇極經世書曰春秋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左氏不知經公穀精於左氏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　左氏傳曰春秋之稱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不知經故也
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　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合異前漢書藝文志曰左氏傳或先經以起後經以終前經之事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
吳滋四經序錄云云　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

宋詩傳　宋歐陽修擾麟贈姚闢先輩詩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已榮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爲利諂古之遺直威黜不端勿使能植子獲麟意誰知我嘗爲之說聞者未免非而予獨曰然有如墳應筐惟麟不爲瑞其意乃可推春秋二百年文約義甚夷崢嶸衆家說平地生嶮巇煒哲哉聖人經照曜萬世疑常患無氣力掃除浮雲披還其自然光萬物皆

見之子昔已好古此經手實持超然出衆見不爲俗牽卑　元趙子昂古風曰詩亡春秋作仲尼蓋苦心空言恐難托實事著以深大義炳如日萬古仰照臨鳳鳥久不至楚狂乃知音愁來不得語起坐彈古琴

禮序　唐孔穎達春秋正義序曰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記之書周室東遷下凌上替夫子欲重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財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既不救于已往冀垂訓于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　宋胡安國春秋傳序曰春秋傳心之要典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啓齊謝朓謝隨王賜左傳啓曰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思勤抉擿慧最下惟未覩山篙早惜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羽螢其蒙心家藏賜書篇金遷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

禮記一

劉熙釋名曰禮者體也言得事之體也　鄭氏曰周禮致太平之書　三禮正義曰周禮致太平之書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巖屋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有季氏護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奏入于秘府時儒以爲非是不行至劉歆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作周禮六篇推士禮而行之至後鄭元爲之注儀禮周衰戰國之世其書知周公致太平之跡作周禮六篇推士禮而行之至後鄭元爲之注解　禮記正義曰禮記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乃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帝時博士作王制其餘衆篇皆如此倒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二家注馬注今亡惟鄭注行于世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　又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禮器曰禮器其在人也如竹筍之有筠也　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左傳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又叔向曰禮救之興也大戴禮曰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　又曰凡禮始於脫成于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佚

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乙　韓詩外傳曰昔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　白虎通曰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度于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正義疏序曰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難明末易見　史記商君傳曰三代不同禮而王　又自序曰禮綱紀人倫故長于行　前漢書元朔六年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　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　荀子曰禮者人道之極　素書曰禮者人之所履　淮南子齊俗訓曰禮者實之文也　春秋繁露曰禮制節故長於文　中說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　又曰大戴小戴禮之衰也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爲多　王粲荊州文學官志曰禮以立體據事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片言莫非實也

禮記二

鄭氏曰周禮周公復辟以此授成王使居洛治天下　左傳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問禮于老子　南史傳曰沈峻字士嵩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周禮一書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勉奏峻兼五經博士　唐書傳曰魏徵常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上之帝美其書錄置秘府　又曰王懋字方慶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爲雜禮答問　禮樂志曰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請剔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人久遠不可改易　韓愈讀儀禮曰余嘗苦儀禮難讀且又行於今者蓋寡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于是乃掇其大要奇辭異旨著於篇　又唐書傳曰殷盈孫僖宗至蜀聞其有禮學擢太常博士　宋史傳曰孔維字惟則九經及第太平興國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乃今見中國之夫子也　又選舉志曰淳化元年詔刻禮記儒行篇賜進士　又傳曰宋庠父祁嘗爲九江掾與其妻鍾禱於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記也已而庠生又曰劉摯字莘老少好禮其究三禮視諸經尤粹　又曰歐陽守道字公權轉運副使吳子良聘爲嶽麓書院山長宗人浙先寓居長沙往訪之語契請於子良禮新爲書院講書講禮記犬降時雨山川出雲守道起曰長

沙自有仲齊吾何爲至此仲齊新之字也　玉海淳祐六年十月講禮記畢錫宴秘書省御製七言律一章首云天高地下禮居中　又朱文公熹以儀禮爲經取禮記及經史諸書所載附本經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爲經傳通解　金史傳曰張暐歷太常禮部二十餘年最明古今禮學　元史傳曰熊朋來字與可初以禮記首鄉薦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鮮朋來屢以爲言朋來之學三禮尤深當世言禮樂者咸推宗之　趙昉潛溪後集序曰景濂父立呂公之鄉而遊于黃公之門其學以經爲師尤長於禮　大紳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餘言其畧曰禮記出于漢儒蕪雜尤甚宜及時刪改　又曰劉有年廬陵人徙沅州洪武中明經起家爲監察御史辭職養母忤旨謫傳舟通州讀書不懈得儀禮十八篇于州故家上之詔藏秘閣　明紀萬曆十八年御經筵畢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有慙德魏徵大節有虧厥命以後講禮記停貞觀政要

禮記三

修外

制中　漢書曰禁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制中則和親異則長亂也　禮記曰夫禮所以制中

天下事地尊先師　禮記曰晏子使魯景公館晏子於賓館晏子辭曰君之賜臣不敢受也臣聞之古之賢人君館之於道路之旁以觀國風命之曰遒人以采其言以觀民風命之曰輶軒之使以巡天下之政事論時政以行其令命之曰宰以書其過失以聽其治訟以知其治亂以行其賞罰以除其邪惡以賞其賢良以誅其暴慢以糾其淫荒以補其闕漏以正其法則以觀其治與不治之禮惰晏子能爲之乎晏子出仲尼送之反命門人曰不法之禮惰晏子能爲之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之

不法　無體

粉澤　橘柚　太公六韜對文王曰禮者天理之粉澤　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樝橘柚雖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也

居洛　在魯

上見二易三宣子見下見二注見周

曲臺　芸閣　上見二臨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有芸閣禮義之說

養性　羅處約

性也　玉海禮者其本在于養性故首於摹繪而講之　大全朱子曰曲禮首章大抵是箇退見仲尼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禮記曰禮也者反此者也君子之所來連吾是以趨以反位也君授單故跪以下之

節情

人之大經也節民之情而趨於善人之性　禮記曰禮之爲體跪坐拜興之節然皆出於人情而緣人情之不可過也

首籍　冠篇　歐陽詹　張博士講

禮記曰禮也者反此者也君子之所來連吾是以趨以反位也君授單故跪以下之　胡安國春秋傳曰出入之禮謹其節文辨其等威貴賤之分也　王應麟玉海曰漢初朝儀多襲秦制叔孫通頗採禮經參酌秦法後漢書曹褒傳曰漢興因秦滅學庶事隳壞通乃定禮儀褒以古今禮不相襲宜因時有所興廣於舊典褒於是依經傳記說及國制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喪祭各有儀品凡一百六十篇

賜紫　緋正義　刻儒行

玉海咸平六年八月賜緋紫正義頒行　下見上

升月令　補冬官

三朝國史藝文志曰禮記月令篇第六明皇改易舊文附益

出淹中　得河間

前漢書藝文志曰古禮經五百六篇出魯淹中及孔氏壁中　下見上

隋絳紗

韋逞母宋氏爲宣文君　宋氏傳其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非此母無以傳授後生于是就其家起講堂隋絳紗而傳授以宋氏家圖刊定建隆二年詔太學盧叅奏曰北齊撰錄惟周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博士秦之賜紫緋犀帶

禮記四

禮本於太一 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 禮必本於天 鄭注云本於天地之利取法于鬼神者也 禮者人之大端 禮運 禮理萬物 禮器云禮也者合於天心理萬物者也 苞咨賜

禮以明體 漢書藝文志云六藝之文禮以明體 禮以道行 詳義 天之經地之義 左傳云吉也關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 別同異明是非 曲禮云夫禮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經國家定社稷 左傳云夫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 恭儉揖讓禮之爲也 淮南子 萬物調四時和 春秋說題辭云禮之爲言履也履道成文 禮從宜使從俗 曲禮云禮從宜使從俗 善之又云 班朝治軍非禮不行 漢書傳曰王者制禮上因天時下緣人情而爲之節文 正俗非禮不決 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 非禮不成 王制云人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以上北堂書鈔 致龍鳳 賈公彥周禮序曰龍鳳龜麟謂之四靈 龍鳳龜麟 禮運 致鳥獸 禮運云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致鬼神 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又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者也 致鬼神 禮運 致鳳凰 賈公彥周禮序曰鳳凰翔於千仞之上 致麒麟 賈公彥周禮序曰麒麟遊於郊林之中 致龜龍 賈公彥周禮序曰龜龍在於溟涬之內 致狗 曲禮云效犬者前視而後顧 致狗曲 前漢書傳曰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爲博士共侍酒至會諸大夫博士問曰歌謳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徵曰何狗曲也 致雞 曲禮云效犬者前視而後顧效雞者俯啄而仰視 致雞曲 前漢書傳曰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爲博士共侍酒至會諸大夫博士問曰歌謳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徵曰何雞曲也 致豚 曲禮云效犬者前視而後顧效豚者舉其喙而反其尾 致豚曲 前漢書傳曰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爲博士共侍酒至會諸大夫博士問曰歌謳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徵曰何豚曲也 致牛 曲禮云效犬者前視而後顧效牛者引而進之 致牛曲 前漢書傳曰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爲博士共侍酒至會諸大夫博士問曰歌謳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徵曰何牛曲也 致馬 曲禮云效犬者前視而後顧效馬者卻左而右 致馬曲 前漢書傳曰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爲博士共侍酒至會諸大夫博士問曰歌謳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徵曰何馬曲也 致虎 曲禮云效犬者前視而後顧效虎者舉其尾而反其首 致虎曲 前漢書傳曰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爲博士共侍酒至會諸大夫博士問曰歌謳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徵曰何虎曲也 致鹿 曲禮云效犬者前視而後顧效鹿者鹿鳴而見其尾 致鹿曲 前漢書傳曰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爲博士共侍酒至會諸大夫博士問曰歌謳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徵曰何鹿曲也 致魚 曲禮云效犬者前視而後顧效魚者不可數也 致魚曲 前漢書傳曰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爲博士共侍酒至會諸大夫博士問曰歌謳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徵曰何魚曲也 致鳥 曲禮云效犬者前視而後顧效鳥者舉首而鳴 致鳥曲 前漢書傳曰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爲博士共侍酒至會諸大夫博士問曰歌謳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徵曰何鳥曲也 致龍 賈公彥周禮序曰龍鳳龜麟謂之四靈 致龜 禮運云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于鬼神者也 禮者 禮運 禮義 禮運 禮儀 禮運 禮制 禮運 禮文 禮運 禮數 禮運 禮之 禮運 禮 禮運 禮 禮運 禮

之端 后夔不達哀公問子曰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于此名也

之目 禮記曲禮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此名也 制之備文之奇

禮者指以宅天衷奠民極器云乎哉 養君德正朝綱陳備良曰周禮之綱領三綱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

民極器 孟僖不能左傳曙公七年九月公至自齊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也 宅天衷真民極玉海序曰三百三千於漢為盛綱紀萬事

六情 正義序曰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質異宜損益不同周公之經何休之傳也夏之傳何休文之奇也康成之箋何學之博也

橫太平御覽書曰三宗時國子司業李元瑞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明然若兩曜之爭朗百川之注瀆者矣 經邦之軌則莊敬之楷

兩曜爭朗百川注瀆歐陽詹題叔孫通傳後曰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之爭朗百川之注瀆者矣 綱紀萬事彫琢六情正義序曰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之爭朗百川之注瀆者矣

兩曜爭朗百川注瀆歐陽詹題叔孫通傳後曰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之爭朗百川之注瀆者矣 綱紀萬事彫琢六情正義序曰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之爭朗百川之注瀆者矣

雨監及川縣以宅天衷奠民極器云乎哉 養君德正朝綱陳備良曰周禮之綱領三綱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

經邦之軌則莊敬之楷模太平御覽書曰三宗時國子司業李元瑞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明然若兩曜之爭朗百川之注瀆者矣 綱紀萬事彫琢六情正義序曰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之爭朗百川之注瀆者矣

望四海均習誌之 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寡要元史儒曰黃澤於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寡要而未完王肅明而寡要元史儒曰黃澤於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寡要

大暑小悊則槩小暑大慶則槩大暑小經注疎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槩小暑大慶則槩大暑小經注疎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

觀而達不察

禮記五

詩晉傅咸周官詩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一其

辨其可任以告於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聽王命其二 唐李百藥賦禮記詩曰玉帛資王會郊丘

叶聖情重廣開環堵至聖軼金籥盤薄依厚地遙裔騰太清方悅升中禮足以慰餘生

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曰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

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是以聖王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

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燔黍則大享之盥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于軒初玉

帛朝于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興章斯備

史一

案敘世本注曰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矣至於夏商乃分置左右言則左史書之故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經尚書事經春秋者也漢書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也

內史外史御史凡五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逆邦國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

事則詔王之忌諱內史掌王八柄之法書王命而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

名於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贊書　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夏有太史殷有太史周有太史佚太史儋太史叔服史猶史蘇史趙六韜爲有史疇大戴禮虞史伯夷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無窮　隋書李德林傳曰史者編也故魯號紀年　宋三朝藝文志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厥後有起居注蓋記動也時政紀蓋記言也又有日曆兼言動而成之　管子曰春秋之記注周公凡倒諸侯國史也　孔叢子答問篇曰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　中說天地篇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　又曰陳壽有志于史依大義而削異端　中說關朗篇曰聖人述史三焉書也詩也春秋也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　袁山松曰史之爲難有五煩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也書不實錄三也賞罰不中四也文不勝質五也　江淹曰修史之難無過于志　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　又曰歲遠則同異難審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爲難也　又曰或有同歸一事數人分功兩記則失于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　貞觀二十年閏三月詔曰十有八家雖存記注才非良史書虧實錄榮緒煩而寡要行思勞而少功叔寧味同畫餅子雲學湮涸流處叔不預於中興法盛莫通于創業洎乎干陸曹鄧署記政紀頌序曰史臣者當國之鑑千億代之眉目也　皮日休請孟子爲學科書曰經之降者莫過乎史　皇甫湜曰合聖人之經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體在適不在同　唐書禮部尚書蕭至忠嘗問劉知幾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猶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　歐陽修論日曆疏曰史者國之典法也　曾鞏南齊書目錄曰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事物之情其道必足以通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　玉海昔四史昉于黃帝五史建于蒼籀右言左動官宿其業言爲尚書紀謨訓而聚其綱事爲春秋繫日月而詳其目紀傳猶未分也邦國之志掌於小史百十二國寶書藏于周室私史猶未

作也自鄭書晉乘魯史秦記而國各有史如南董左氏之不如編年論一人之事編年不如紀傳　又眞氏曰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　又方孝儒絳侯論曰天子之賞罰信於當世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于無窮榮辱于既死

史二

孔子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老子爲周守藏室史又爲柱下史則其職也　春秋傳曰晉趙穿弒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南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子革語之是則周之列國亦各有史官書事記言以載討典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南史聞之亦往

史記曰秦滅學官失其守至漢武帝始置太史不虛美不隱惡善以勸世惡以示後所以暴露成敗昭彰是非者也遭秦滅學官書之是則周之列國亦各有史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自序傳云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原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成一家言是也　漢書司馬遷傳贊曰書畢之作而有史官後漢書云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爲紀表傳九十九篇遠上之十志未畢扶風馬續乃其妹曹大家所成今漢書是也其後又有東觀漢記　後漢書云詔劉珍陶伏無忌等述於東觀謂之東觀漢記列傳載記凡百二十篇是也世以史記班固漢書及東觀漢記爲三史矣後三國分方魏吳各有史蜀無其職晉初陳壽採集其事謂之三國志最其次也

晉書習鑿齒傳曰桓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始以蜀爲正其議過陳壽遠矣會要曰貞觀二十年閏三月詔修晉書房元齡褚遂良等主其事以臧榮緒晉書爲本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則太宗所著故名爲御撰南北朝諸史半出唐臣

南宋書沈約齊書蕭子顯梁陳則唐姚思廉所修也北魏書魏收北齊書則唐李百藥周書則唐令狐德棻也而魏徵隋書總梁陳齊周之事故俗號五代志李延壽則又合南北之成爲唐書傳曰延壽父大師多

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魏周隋天下參隔其史詳本國略他國訾美失傳思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沒延壽乃追修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陳禎明三年謂之南史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隋義寧二年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謂之南史其書頗有條理剿落譌辭過本書遠甚舊唐書劉昫所撰也宋歐陽修之爲新書晁氏曰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舊書約一百九十卷新書約一百七十四卷表所謂事增于前文省於舊是也梁唐晉漢周五代史則歐所自著國史謂其可繼班固劉向焉其時司馬光又著資治通鑑宋史傳曰光思歷代史繁人主不能徧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覽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神宗時上之賜今名其進表曰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二百三十五年臣之精力盡于此書後此朱熹又因之爲綱目序例曰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誠史外之要典而六經之羽翼也宋遼金三史成于元脫脫歐陽元元史成於明之宋學士濂前以史記前後漢三國志晉書宋齊梁陳魏北齊周隋延壽南史北史新唐書五代史繼十七史益以宋遼金元稱二十一史爲正史云性理大全司馬光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于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臨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又蘇轍古史曰司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又朱熹曰太史公疎爽班固書密塞又曰新唐書敘事務簡畧故多變而不明又呂祖謙曰史臣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崇鯀管蔡不能貶周趙盾不能改董狐之筆崔杼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

史三

方志

直文　上詳敘事　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司籍

掌書　左傳曰荀躒如周籍談爲介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　下詳敘事

記善

書過　禮記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三王亦憲既養老而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悖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徵其禮皆自帝王之籍不可以有悖史韓詩外傳曰周舍對趙簡子曰三折肱知爲良醫三世爲相乃爲名卿終爲臣故曰君過而書之謂也帝書　王籍　上詳敘事　陸士衡晉書限斷議曰書爲臣之事不可如傳此實錄之謂曰其發凡以言例皆同一貫建武以來新載未就　杜預春秋序曰

舊章

張衡表求合正三史曰臣伏見陛下思光先緒以興廢繼絕之義　新載　舊章　張衡表求合正三史曰臣伏見陛下思光先緒以興廢繼絕之義不可以筆從君之後倘君過而書之　帝書　王籍　上詳敘事　陸士衡晉書限斷議曰書爲臣之事不可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曰三祖實終爲臣故稱本而史書枝別籍爲本而史書枝別

史書之舊章

東觀漢記曰班固微詣校書除秘書令史卒前所續史記也　東觀漢記曰班固微詣校書除秘書令史卒前所續史記也見上史二齊崔杼事引曰永平十七年詔曰

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內懷隱語著史記排訾武則令人切齒

人有上言班固私改舊史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成文考其實狀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禮法　書名

杜預春秋序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實狀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禮法　書名

循禮書其名曰辭爲游楚高宰虎公孫儒公孫強晉中興書曰仲尼逐因魯史而書陽秋皆論理而勸著爲實錄　方冊

左傳曰辭之七子　河法盛公孫強晉中興書曰仲尼逐因魯史而書陽秋皆論理而勸著爲實錄　方冊

直書家語曰董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櫃刻柄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蔡邕從朔方上求還續成十志

牧修記書風有能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于是衆口籍籍

上也地謂大物成蔚爲不朽若斯之盛也明流之鄭氏曰司馬氏父子世司典籍工於制作

漂人使百代而易其法

著史官不能易其法下

乎史國之大章如何可署　冠冕

又王氏揮麈錄曰晉時政記二曰日曆三曰起居注四曰臣僚墓碑行狀

冠冕諸史

不知類苑唐書曰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指士之終始作傳使士雖令德而常唯欲吹霜噴

書曰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指士之終始作傳使士雖令德而常唯欲吹霜噴

都經續後漢書序曰中興元年詔經持節使吳爲僭偽書昭烈之城破禁昭之罵城破禁昭之罵

序曰中興元年詔經持節使吳爲僭偽書昭烈之城破禁昭之罵

玉之罵城破禁昭之罵

冠冕

又王氏揮麈錄曰晉時政記二曰日曆三曰起居注四曰臣僚墓碑行狀

冠冕

著史官不能易其法下

著人使百代而易其法

乎史國之大章如何可署

冠冕

又王氏揮麈錄曰晉時政記二曰日曆三曰起居注四曰臣僚墓碑行狀

冠冕

著史官不能易其法下

著人使百代而易其法

乎史國之大章如何可署

冠冕諸史

不知類苑唐書曰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指士之終始作傳使士雖令德而常唯欲吹霜噴

書曰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指士之終始作傳使士雖令德而常唯欲吹霜噴

都經續後漢書序曰中興元年詔經持節使吳爲僭偽書昭烈之城破禁昭之罵城破禁昭之罵

序曰中興元年詔經持節使吳爲僭偽書昭烈之城破禁昭之罵

玉之罵城破禁昭之罵

桑麻穀粟 容齋隨筆曰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蓮咸韶古錄極可觀 朱子論修前朝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儒林歷選史官以爲不減史漢 鉄牕橋事 玉海淳化五年四月命翰林學士李至等同修國史上至等重加緝輯吾學編曰楊守陳字維新鄞人當言國可減史不可減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事蹟臣皆闕落細簿及今被採猶可補闕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廢王附宣改正 詞宗丘明 直歸南董 綜覈班范 駿擅蒼籀 玉海云云

史四

不虛美 謂實錄 觀志曰王肅對明帝曰司馬遷事不匿美不隱惡劉向稱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 信史 公羊傳曰春秋之信史也 良史 見上 青史 玉海風俗通引漢書 形史 又宮中 三不如 晉書傳曰張輔嘗著論班固司馬遷之著述詞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乃八十萬言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勸惡足以戒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譖忠厚之道不如三也 傲左氏 玉海朱子撰綱目綱傲春秋而參取羣史之長目傲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史之良者 權衡是非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所載于一人善惡之言之編年以慢其來最古 各用所長 晁氏曰編年所載事多物瀋若極詳治亂非史之體 經緯治亂 宋史專曰張昭未冠讀九經盡通其義後至贊皇遇野生者專史學以爲專究經旨不通古今史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 五不可取 見下 春秋 宋史傳曰歐陽修奉詔修唐書又自撰五代史傳曰歐陽修作新史不用舊文類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序曰温公修書分屬劉攽三劉則怒唐則范祖禹各因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 天下大信 史傳曰揭侯斯字曼頑以何爲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主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 口舌非爭 又曰歐陽公修唐書分屬劉攽三劉則怒唐則范祖禹各因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 兩晉不可行學士 宋史傳曰呂端字易直爲翰林學士詔選校勘三國志晉唐書 五代不足法 玉海陳瓘上重修五代史上謂臣曰五代史不足法王曾曰五代史不足法王曾曰 家家自以爲遷固 劉輒與馬植書曰執史筆者家家自稱爲遷固 人人自以爲荀袁 王績與陳叔達重修隋紀書曰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

史五

詩魏阮瑀詩曰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臣不達命隨軀就死亡低頭閼擴戶仰視日月光謂誰此可處

恩義不可忘路人爲流涕黃鳥啄高桑　晉左思詠史詩曰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遺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又表宏詩曰周昌梗槩臣辭達不爲訥汲黯社稷器棟梁天表骨陸賈厭解紛時與酒樽杭旋轉將相門一言和平勃超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沒　又詩曰無名困蠻觸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爲體狂狷不及時楊禪非忌貴知及有餘辭躬畊南山下蕪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凡唱貧此欲何之　又左思咏史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又咏史詩曰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採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塡溝壑英雄有屯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又張協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謳謠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又潘岳於賈謐坐讀漢書詩曰理道在儒弘儒由人光矣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擱藻席上敷玲瓏辨爾疑延我良友講此微辭　宋鮑昭咏史詩曰五都矜才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影華纓遊客蹕輕轡明星晨未晞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寒暑代盈縮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陳阮卓賦咏得魯仲連詩曰魯連有高趣意氣本相求笈罷在一時秦軍却書成燕將愁聊棄南金實方從滄海遊寄言人世客非君能見留　又張正見賦得韓信詩曰淮陰總漢兵燕齊擅遠聲沈沙擁急水拔幟上危城野有千金報朝稱三傑名所悲雲夢澤空傷狡兔情　又祖孫登賦得司馬相如詩曰雍容文雅深王吉共追尋當壚應沽酒託意且彈琴上林能作賦長楊得賜金惟當有漢主知懷封禪心　隋王由禮賦得馬援詩曰二帝已馳聲五谿還總兵受詔金鞍動論功銅馬成惟稱聚米勢無慚薏苡情雖謝雲臺影猶傳千載名　唐太宗司馬彪續漢志詩曰二儀初構象三才乃分位非惟樹司牧固亦垂文字綿代更膺期芳圖無輟記炎漢承君道英謨纂神器潛龍既可躍術兔冥難致前史殫妙詞後昆沈雅思書言揚盛跡補闕興鴻志川谷猶舊途郡國開新意梅山未覺朽穀水誰云異車服隨名表文物因時

置鳳戟異康衢鷺街總柔轡清渭必能澄洪鑪幸無棄觀儀不失序進禮方由事政宣竹律知時平玉條備文
圖雕奇彩藝門蘊深致雲乘星共流風揚月兼至禮頻違令典壇墠貴良地五勝竟無違百司誠有庇我皇永
暇景談叢引衆秘討論窮義府看裘披經笥大辨良難仰小學終先匪閭道諒知禁舍憲執總愧 增唐李華
詠史詩曰集許在箕潁陶唐不得臣九州尚洗耳一命安能親錦還數千祀丘中誰隘洽朝遊公卿府夕是山
林人蒲帛揚側陋薛蓽爲緇紳九重念入夢三事思降神且設庭中燎拿窺泉下絳 又唐王維送張將軍兼過曹丘生漢祖廣招納一朝拜公卿百金裁
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髭鉗爲臺隸灌園妻姓名幸逢縢將軍兼過曹丘生漢祖廣招納一朝拜公卿百金裁
云重一諾良匪輕廷議新奚吟羣公寂無聲處身孤且直遭時坦而平丈夫當如此唯唯何足榮 又張謂讀
後漢逸民傳詩曰子陵沒已久讀史思其賢誰謂潁陽人千秋如比肩嘗聞漢光武曾是曠周旋名位苟無心
對君猶可眠東過富春渚巢此佳山川夜卧松下月朝看江上煙釣時應有待釣罷已忘筌生事在林壑悠悠
經暮年於今七里灘遺跡尚依然高臺竟寂寞流水空潺湲 又李白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崔少府叔封昆
季詩曰漢道昔云季羣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赤伏起頹運卧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隱跡躬人
畊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帷蜀壯志吞咸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晚
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交爲弟兄無令管與鮑千載獨知名 白居易讀史詩曰漢日大將軍
少爲乞食子秦時故列侯老作鋤瓜士春華何暐暐園中發桃李秋風忽蕭條堂上生荆杞深谷變爲岸桑田
成海水勢去未須悲時來何足喜寄言榮枯者反復殊未已 宋王安石咏史詩曰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蒼昊
光明所照耀萬古成冬春揚子出其後仰攀忘賤貧衣冠渺塵土文宇燭星辰歲晚天祿閣強顏爲劇秦趨合
跡少迕行藏意終鄰榛棘外逐物紛紛輕用身往者或可返吾將遇斯人 明劉基咏史詩曰飢風扇朱夏草
木生清涼卧疾澹幽襟白日悠且長散帙覩古人喟然想虞唐陽春能幾何陰氣多繁霜天道諒悠悠人理亦
茫茫咏歌寄深情歌罷增慨慷

志 後漢班固述五行志曰河圖命宓洛書錫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敘三代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各徵是
事 又藝文志述曰伏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緝禮正樂象繫大易因史立法六學

既登遭時岡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區別

【跋】銘宋顏延之家傳銘曰曠彼琅邪實惟海宇誰其來遷特聞遠祖青州挺秀爰始莫居內辭鼎府外秉邦閫建節中平分竹黃初刑清齊右政簡譽區葛嶧明懿平陽總理咸蕃公庭或登宰士列美霸朝變風千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

【贊】梁劉勰史傳篇贊曰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載貶萬古懸鑑

【書】唐劉知幾論史上蕭至忠書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嘗藉於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苟表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筆爲傳爰自近古此道不存史官編錄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于州郡視聽匪詳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復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于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書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直書見譏舌儻有五始初成一言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且知筆未濡毫而縉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多取稟監修楊令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爲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爲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統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限斷革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斯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

【序】隋許善心續修梁史序曰革命創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湮其迹軒黃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昴入房傳夏正與殷祀辨方正位論時訓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檮杌乘車擅一家之稱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

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家壁皆殘不韋無所盜帷囊同毀陳農何以求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語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上秘閣記善心早嬰荼蓼弗荷新構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油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承先志假班嗣之書延時未即成績稽明二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未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誤年以臺郎入聘屬本邑淪覆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蕩盡自入京邑以來隨見補葺畧成七十卷

表 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臣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代墳典不聞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觴東序長備元良之德蘊茲三善弘此四聰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緤山之駕不返無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請備之延閣藏之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又沈約上宋書表曰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睹亂秦餘何由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勤銘鐘鼎昭被方冊臣遠愧南董近慙遷固以閭閻小才成一代盛典 宋曾肇謝史成授朝奉郎表曰裁成二帝之書仰資聖訓褒錄諸儒之效俯逮孤生簡策之傳固多帝王之書爲重文章之用非一述作之事爲難在昔有邦若時稽古自周而上具載百篇之書由漢以還各成一代之史典謨之辭畧而雅春秋之法謹而嚴子長雖譏於是非見稱事核元堅頗推于詳贍或患文繁降及後人益艱是任或紀事支離而失實或設辭骫骳而不工或疎畧牴牾之相形或取舍抑揚之未當歷觀前載茲謂才難矧兩朝功德之崇高而五世聲名之富有以至俊傑瑰奇之士擣杭蒐瑣之森載在信書傳之後裔宜得貫穿馳騁之學溫純深潤之辭追二帝之光華垂百王之軌範如臣之鄙揣分無堪

論 宋范蔚宗官者論曰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意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漢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中興之初宦者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威權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

除大慈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侯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帷幄制令不出房闥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正忠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雖時有公忠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紀綱大亂矣

唐太宗陸機傳論曰古人云惟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蚤年高辭迴映如朗月之懸光鑒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辭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矯翮南翬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蘧骨修鱗凌雲之翼未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

梁沈約王僧達顏峻傳論曰世祖弱歲臨蕃遊道未廣披襟解帶義止賓僚及運終頹波身危慮切摧膽抽肝猶患言未盡已也至于憑玉負扆威行萬物有欲必從事無暫反既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令情臣追昔款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既明誅責自起峻之取釁于世祖由此乎為人臣者苦能事主而損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文學部三十二

書籍一

增白虎通曰三王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受錄圖世史記從政錄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

隋經籍志曰大道方行備盡文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迹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　宋史田錫太平御覽序曰聖人之道布在方冊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源諸史則跡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能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　墨子曰吾嘗見百國春秋　文心雕龍史傳篇曰開闢草昧歲紀緜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　又諸子篇曰逮及七國力政俊乂辯起孟軻膺儒以磐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確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人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鼓脣以策勳尸佼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　書史百家問曰卦分河洛圖演天文文籍於是滥觴書契以之抽緒皇墳帝典述紀言以聯鑣五傳六經貯禮樂而奔驟斯並懸諸日月煥乎文章至如諸子相騰小說奔競有慙屑玉之化鑠異雜鉛之實

書籍二

增拾遺記曰帝堯在位至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合辭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　吳越春秋曰禹傷父功不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璨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獲所求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三日召諸大夫而問焉曰烏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師尚曰在丹書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云云　穆天子傳曰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於雀梁口盡書於羽林抱朴子曰吳王伐石以治宮室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仲尼曰吳王

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藏在水邦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而學因留故梁湘東云訪舊陽之祕典是也　拾遺記曰晉泰始元年有頻斯國人來朝言其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七十里樹東有大石室緝石爲牀牀上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文皆言開闢以來事人莫能識或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蒼頡造書之處　神仙傳曰王烈字長休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中有石梁梁上有素書兩卷烈取讀莫識其文不敢取暗書數十字以示嵇康康盡識之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道徑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　晉書荀勗傳曰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　南史傳曰江淹字文通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簡殆如新　玉海元祐七年五月十九日祕書言高麗獻書多奇本館閣所無詔校正二本別寫藏太清樓天章閣

書籍三

充箱　連屋

文心雕龍諸子篇曰遠至魏晉作者間出譬言兼行環語必錯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　杜甫病柟賦序曰余將買山林詩曰林上書連屋　鳳衛　麟吐　竹書紀年曰孟春六旬五

充幣帛　暎簪笏

崔駰送符載歸蜀省覲序曰將聖賢典籍充人于幣帛明石瑤送武朝信守寧波詩曰林頭書卷暎簪笏　啓府

龍圖　披風篆

唐太宗帝京篇曰玉匣啓龍圖金繩披鳳篆韋編斷方續縹帙舒還卷　謝靈運送從弟羣玉云以火炎簡令汗取汗竟披風篆文心雕龍王充論衡之財　魏書傳曰李謐字永和屢辭徵辟結宇依巖鑿室耽學每曰丈夫攄書

黑白　雲篇　樂於千石

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九流異軫　百氏齊鑣　計南容書史百家對云　組織仁義　琢磨道德　李令琛書史百家對云

文心雕龍諸子篇曰其寫書也墨黑而紙白　觀太史　授老人　上詳春秋二史記傳曰張良遊下邳橋上有一老人蹴履圮下取履良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納履曰孺子可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納履曰孺子可　積丘山　汗牛馬　風俗通曰武帝時有餘年書積如丘山　柳宗元

青汗簡　白雲篇

謝靈運送從弟羣玉云以火炎簡令汗取汗竟披風篆文心雕龍王充論衡之財　魏書傳曰李謐字永和屢辭徵辟結宇依巖鑿室耽學每曰丈夫攄書

純粹入矩　蹈駮

隋書經籍志曰雖其間觚裂大道宛辭聖謨迺怪恍惚瑰辭文雜有所未免然而聖人神龍曆序曰踰西山典籍之府總東壁圖書之事九流百家之說盡入曾中六家三統之書咸

書籍四

古人糟粕 莊子外篇天道輪扁斲輪堂下釋椎鑿而問曰何書公曰聖人之言曰君之所讀者聖人之糟粕耳人曰之言何以不能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所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道存焉臣不知其間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所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人之糟粕已矣 聖人糟粕 何劭荀粲傳云粲富以六籍雖存乃聖人之糟粕 老莊道德之淵藪 抱朴子云古書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道德之淵藪 夫老莊者 韓任術以作柄墨準儉以篤俗 杜預七規云 桓譚煩而無要 傅子云桓譚書煩而無指歸吾不知其博也 賈逵精而不博 范蔚宗後漢書云馬融常欲訓左氏傳而不精既精既博而無指歸吾不知其博也 閱洛陽市 王充貧無書遊洛陽市閱所賣書遂通百家詳好學 寫魯褒門 春秋孔演圖曰趣作法聖沒周興七彗東出秦政起 盤盂書 漢田蚡封武安 雜家書 儒墨名也 五車 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 三十車 張華字茂先雅愛書籍身死之日無餘財惟丈史溢几篋常 安用此鬼名 南史傳曰柳津字元舉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室中若有積 中定思而出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上中下三定思自 內有自然經書 輿地志曰少室有石河北有層山懸巖中多石室焉室中有積石而世士罕有津逮之者所謂之積書巖 若有積卷 水經注云積石水多白石英內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 枝條五經 文心雕龍諸子篇曰 簡殆如新 見書籍二 莫壽於竹帛 王充故蹟遺文序曰竹帛而世以金石爲之最壽者莫壽於竹帛而有伏生獨能壽遺經於胷臆 壽遺經於胷臆 張起巖伏生祠堂碑曰暴秦焚滅經籍而有伏生獨能壽遺經於胷臆

書籍五

謹案宋蘇舜欽檢書詩曰煩心思所排事入小閣躡撲下塵梁侈哆張敗笈兩爛百數番蠹食三四帙魚子或破碎鼠兒尚狎蛤恔心何長文跋尾清臣楊幼辭反知進故句時自愜墜亡多愛翫存聚必券帖回頭厭璧積舉體覺疲藺束閣聊欠伸夢斷風一颯 明楊循吉題書廚上詩曰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爲士家無一簡編辛勤一十載購求心力專小者雖未備大者亦略全經史及子集無非前古傳一一經紙裝辛苦手自穿當怒讀則喜當病讀則瘥持此用爲會縱橫堆滿前

謹序後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序曰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在天外 唐楊炯登秘

書省閣詩序曰若夫麒麟鳳皇之署三臺四部之經周王纂玉之山漢帝蓬萊之室司先王之載籍掌制書之典謨　高士廉文思博要序曰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籠圖天地幽贊神明用之邦國則百官以乂用之鄉人則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壎户牖而俱懸者莫尚於此

銘　唐陸龜蒙書銘曰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逮於結繩民始相疑國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折木累之金石與天壤而不敝書之竹素與日月而俱懸故先王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綸四海是以刊必充庭負必折軸韋絚一絕錯亂名目寖務輕省撟枭剥穀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熏曝盡鬱疵乎不堅又取珉石琢磨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遷璽印章號殷勤識焉其巧益甚其訛益繁盟契要質朝成夕反誥誓制令尾違首言牋檄奏報雜方就圖録注傳記醜雖美憐銘誄碑表虚功望賢歌詠賦頌多思諂權在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詞以枭穀其留最延錯謬顛倒龍蒙弗刪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鑱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而傳宜去詐僞結繩之前

對　唐李令琛書史百家對曰自龍馬出河爰分八卦靈龜薦洛乃見九疇文字以興典謨斯起即有姬公秀出制禮樂以匡周尼父挺生刪詩書而反魯莫不憲章文武祖述唐虞開兆庶之心靈啓羣生之耳目洎乎尼山落構梁父興歌大義云亡諸子爰起於是墨承諸廟孟繫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逞能於千樹孫武絢其鞮鞻略蒙叟混其鵬鯤葛洪述內外之篇劉安論黃白之祕揚託思於全性鄒鋭想於談天商君既擅於刑書尹文亦諒於名實呂韋博識載摛懸市之文鬼谷多才爰踵飛箝之作自茲以往其流甚繁雖有異於微言亦可觀於小道或激揚仁義或囊括政刑或富國成家或懲惡勸善進既資於助國退亦取於理身實翰墨之泉源信文章之隆藪故馬遷脩史列之九流班固敘書著之七略

衰一

原　線衰有要方書衰衰中有祕要之方　緰衰有祕記後漢書楊厚傳云厚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爲公孫述將祕記爲漢家用爾其脩之緒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捷爲周漢兵平蜀春卿自殺戒子統曰吾緰衰中有先祖所傳統曰諾詩品彙閩防百丈谿新理茅屋天文推步之術　纕衰晉中興書曰儁元威書有青纕衰布衰絹衰　絹衰見上以上北堂書鈔

計帙山堂肆考曰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隱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七書來上者計其卷帙陽之

金鼎鼒多者授帙　部帙唐文辨李嶠屬聞王侍郎傳贊曰祖德成就且就其編　綠帙唐詩紀裘袭嶽遊清都觀七襲几幾題裹參準昔楹　錦帙唐玉海謝賜御書表曰翔素杭藉黠兼古語云云　楮裹元文類虞集書經筵奏議集後曰欲方冊便覽命西域工人摹拓皇甫汸夜過張子不值請曰書以讓之凡七枚專屬燕赤緒餘螢火驗窗紗　護紅霞又陸龜蒙詩封石牀散帙紅霞護　排青玉明語錄前後所進書　排青玉詩

袁二

原詩梁昭明太子詠書帙詩曰擢影兔園池抽莖淇水側幸雜緗囊用聊因班女織　唐王績采藥詩曰行披萬仙經坐檢神農帙

原銘宋謝靈運書帙銘曰懷幽卷晴戢妙抱密用舍以造舒卷不失亮惟勤玩無或暇逸

誦讀一

增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儒行篇曰夙夜強學以待問　韓愈進學解曰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　黃庭堅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胷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誦讀二

原墨子曰周公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詳好學　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　增史記傳曰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不觀於園舍　原漢書曰劉向專精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又曰班游以選受詔進讀羣書　又曰匡衡鑿壁引鄰家火光孔中讀書詳好學　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好學閉户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綳懸之屋梁人曰閉户先生　又曰荀悅字仲豫家貧無書每閉行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　東觀漢記曰章帝詔黃香詣闕東觀讀所未見書謂諸生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黃童也　又曰曹褒寢則懷鉛筆行則誦詩書　又曰高鳳讀書晝夜不絕聲妻之田曝參以竿授鳳令護雞天暴雨而意不在不覺流麥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至京師市讀書一見輒誦憶　又曰應奉字世叔少聰明自為童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俱下終成名儒　又曰包

戚字子良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戚日夜誦經自若賊聞異而遣之　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學避難探薪負販常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之云先讀百徧而義自見　吳志曰闞澤字德潤好學居貧無資常從人備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徧　晉書曰王歆字君厚專精讀書不營產業家無升斗妻忠或毀其書後爲通儒　宋書曰車武子少勤學家貧無燈夏月乃聚螢照讀冬曾聚雪仕至司徒　上黨記曰許善心字務本幼聰明所聞輒能誦記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　唐書傳曰褚無量字弘度幼受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增典家資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讀書若不聞衆異之　又曰馬懷素貧無資晝樵夜輒焚以讀書遂博通經史　又曰狄仁傑字懷英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相對何暇與俗吏語耶　又曰蔣乂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　又曰狄仁傑字懷英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　又曰歐陽詢字信本江總敎以書記每讀輒數行俱盡遂博通經史　李華蕭穎士文集序曰穎士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　宋史傳曰張知白嘗遷陝州與通判孫何讀道旁碑凡數千言略無所遺　又曰賈黃中字媲民幼聰悟方五歲其父玭每正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　又曰楊繪字元素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名聞西州　又曰張載字子厚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　又曰邵雍字堯夫於書無所不讀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　又曰張方平字安道家貧無書借人三史旬日即還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　又曰黃庭堅字魯直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爲一日千里　又曰劉恕字道源少穎悟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書閱日即還之　又曰杜鎬字文周年踰五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鼓則起誦春秋目成誦　又曰江休復字鄰幾爲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據鞍讀書至迷失道　又曰魏了翁字華父少長頴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　又曰朱昂字舉之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爲朱萬卷　遵史傳曰耶律儼經籍一覽成誦　金史傳曰石瑤

宇邦彥七歲讀書過目即成誦既長博通經史工辭章　又曰梁肅字正憲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毋慮屢穿自以跣露恒兀坐讀書　又曰劉煥字德文少長就學天寒擁爨火讀書不怠　又曰雷淵字季默發憤入太學衣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　又曰王恂字敬甫三歲家人示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母劉氏授以千字文再過目即成誦　又曰張養浩字希孟年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户張燈竊讀　又曰許謙字益文甫能言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古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病不廢　又曰許有壬字可用幼穎悟讀書一目五行嘗閱衡州淨居寺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　又云虞集字伯生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挈家嶺外母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就外傅始得刺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　又曰吳澄字幼清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為節膏火澄候母寢乃鑽火更讀　明黃伯生誠意伯劉公行狀曰公在燕京時閒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覽之輒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曰已在腹中矣　鄭楷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曰公諱濂字景濂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聞其善記誦邀至別墅問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背以一月荅繼之初不信抽架上雜書俾誦五百言乃以指爪逐行按之畢輒背一字不遺　吾學編傳曰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幼穎敏絕倫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　明文衡楊士奇解公墓碣曰公諱縉字大紳五歲大父教之書應口縉解子尚傳曰幼時大父莊公山藏書萬卷窮讀殆徧尤深於易　明紀景清本姓耿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嘗假閒舍生祕書約一夕還故爽約其人遽訟之國師清詭曰某私稟耳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慙恨既出清特還之曰以公祕惜甚聊相戲耳　明文衡楊士奇解公墓碣曰公諱縉字大紳五歲大父教之書應口成誦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諸經貫穿該綜老長不能難也　宋濂王冕傳曰冕字元章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讀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書琅琅達旦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遂為通儒　王直聶大年墓志曰公比長讀書日記數千言通詩書二經於諸子史無

不讀 明詩紀事楊基字孟載嘉州人幼穎悟絕人九歲能誦六經著書十餘萬言名曰鑿論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居家好畜書閒有異本必購寫結廬支硎山下課讀子史以松枝爲蓽不精鋭不止多至千卷 桑悅字民懌常熟人讀書一過輒焚棄之 吾學編傳曰于謙字廷益少讀書手不釋卷過目輒成誦 又曰薛瑄字德溫手鈔性理大全晨夜翫讀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 又曰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少貧居龍泉巷婦樹業焚之讀書達旦 又曰吳與弼字子傳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翫讀遂去舉業謝人事足不下樓者二年 又曰魯鐸字振之歷司業祭酒日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 又曰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七歲小學四書皆成誦長益肆力問學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刺苦畫讀諸經史 又曰劉松字子高泰和人居官十歲不以妻子自隨爲北平按察副使攜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

誦讀三

增 瞥枕 聽屏范祖禹司馬溫公布衾銘曰公一室蕭然圖書盈几案竟日靜坐如也又以圍木爲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明詩紀事應宗祥字尚履少好學讀書達旦懸一驗屏林以自警

七過 三復王氏翔苑御史臺記曰開元中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言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閱曰能十過通鞫 韓愈上書張中丞傳後云愈讀書不過三復

鑽薪 映月唐書傳曰畢誦早夜鑽薪讀書母恤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遂博通經史 宋史傳曰陸佃字農師居貧夜無燈映月讀書 削柳簡 晉樹業元史傳曰秉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削柳爲簡書以授之成誦即更削去 下見上 曼倩上書 岐叔署戶 漢書傳曰東方朔字曼倩上書曰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 隋書傳曰崔儦字岐叔少孤己誦四十四萬言凡臣朝固已誦四十九學張吳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志友善每以詩書爲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此室

原千編乃得 五行具下

去讀書攻苦分句逗初如云云 華陽國志云徐誦少讀書日五十字讀千編乃得 下詳前二

增 初如蛇入箭 漸類雞脫殼 宋濂贈鄒伯奇先輩詩曰特師

誦讀四

冠 東晳隱几讀書 晉書晳嘗讀書隱几被紱素而讀書 元帝後宮讀書 王褒集序云褒字子淵蜀郡人有俊才元帝爲太子喜褒所爲甘棠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之 鄭元奴婢讀書 世說云鄭元家奴婢皆讀書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元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杏壇弟子讀書 莊子云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 蘇紫溪讀書 謝承後漢書云侯瑾字子瑜作爲室如對尊賓 牧羊讀書 魏志

誦讀五

誦讀

誦書欲萬言　劉基旅興詩曰誦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才一月誦二經　元史傳曰黃潛字晉卿成誦一卷類異童授以詩書一月即成誦

讀書破萬卷　杜甫贈韋左丞

不終歲誦五經　宋史傳曰邑人楊愨敏捷生徒日遍

焚香讀書　又曰耿九疇字禹錫不報

樓居讀書　吾學編傳曰黃孔昭初名曜以字行浙江太平人樓居讀書刺苦特甚志忘寢食

韜燈讀書　又曰陳茂烈字時用莆田人晝耘夜讀書祖母博其學舍授禮記隨即成誦日課一卷類異而留之不終歲畢五經聰即妻以女弟

以鐘爲限　南史傳曰顧歡字景怡一字元平鄱人家貧母老躬自耕織讀書因被墓楚俊嘉其才賢即聘娶著家訓曰吾門世業於舍辭倚廬無遺忘者夕則焚松節讀書或焚鬚自照

以瓜鎮心　又曰鄭灼字茂昭性精勤尤明三禮家貧鈔義疏以日繼夜常稱爲千里駒也

必至千徧　元史傳曰韓擇木字公信少好學讀書常以誦乃已書言人讀書不至千徧終於無益

書誦夜讀　見上　朝耕夜讀　韓愈歸讀古人書盡不得息

書樵幕讀　元史傳曰梁元帝書爲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一便已好學時又患書則負薪幕則讀書

五千字一日二十卷　顏氏家訓曰江南人彭宗能一字氣誦五千字

然松讀書　南史傳曰顧歡字景怡一字元平鄱人家貧母老躬自耕織讀書因被墓楚俊嘉其才賢即聘娶著家訓曰吾門世業於舍辭倚廬無遺忘者夕則焚松節讀書或焚鬚自照

鐵簾讀書　又曰沈麟士字雲禎居業於舍辭倚廬無遺忘者夕則焚松節讀書或焚鬚自照

負鐵讀書　又曰朱買臣家貧好讀書常以負薪刈樵薪重自隨誦讀道中

映雪讀書　又曰孫康家貧無油常與同學者映雪讀書

囊螢讀書　又曰車胤家貧常聚螢火以照書

懸梁刺股　戰國策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

牛衣手繩口誦　王陽晉書云王陽與貢禹俱以明經並徵皆捐妻子獨王陽載其妻子行道中王陽與妻共牛衣臥涕泣貢禹笑之

恭讀左氏輒卷而歎　劉謙晉書云王恭每讀左氏輒卷而歎曰若奉王命討不庭頓轡於門庶幾不辱

讀左氏傳　布衣徒行講誦孜孜　東觀漢記劉玄字聖公更始元年十五治左氏傳性通敏兼人寒一反三始共讀左氏傳性通敏兼人寒一反三

李則讀左氏傳　晉書曰李則字子度東萊掖人年十四見鄉人讀左氏傳則問其義即爲講解

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表曰平原禰衡年二十四歲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心不忘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一冬誦論語　孫綽別傳云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舍原遇其旁而泣師問曰童稚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翛然而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須師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貢也於是遂誦書一冬之

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表曰平原禰衡年二十四歲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心不忘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一冬誦論語　孫綽別傳云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舍原遇其旁而泣師問曰童稚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翛然而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須師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貢也於是遂誦書一冬之

一日百遍　經目輒誦　唐書傳曰褚亮少警敏博覽國史一經目輒誦於心

誦說略徧　又曰韋述家有書二千卷誦說略徧

騎牛讀書　明詩鈔

讀書破萬卷　杜甫贈韋左丞

原詩晉陶潛讀山海經詩曰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宋謝惠連讀書詩曰貧圖奚足慕下帷故宜遵山成由一簣崇山川心跡雙寂寞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臥疾豐暇靈運齋中讀書詩曰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臥疾豐暇豫章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　唐柳宗元讀書詩曰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還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緬帙各舒散前後互相逾　李嘉祐送王正宗山寺讀書詩曰欲究先儒術還過支遁居山階閒聽法竹徑獨看書向日荷新卷迎秋柳半疎風流有佳句不似帶經鉏　錢起和劉七讀書詩曰夜雨深館靜苦心黃卷前雲陰留墨沼螢影傍華編夢鳥富青藻通經仍妙年何愁丹穴鳳不飲玉池泉　唐韓愈題宇文商山寺讀書院詩曰讀書林下寺不出動經年草閣連僧舍山廚共石泉雪庭無履跡禽

僻有燈煙年少頭今白刪詩到幾篇　宋歐陽修讀書詩曰吾生本寒儒老尚把詩卷眼力雖已疲心志殊未倦正經首唐虞僞說起秦漢篇章已句讀解詁及箋傳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　傅堯俞讀書詩曰吾屋雖喧車頗不甚蕪穢置席屋中閒坐臥羣書內橫風吹急雨入屋灑我背展卷殊未知心與古人會　蘇軾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詩曰幽居亂蛙黽生理半人禽遼然已足喜況聞弦誦音兒聲自園美誰家兩青衿且欣習齊咻未敢笑越吟　明皇甫汸張仲讀書吳山詩曰風叩支關開月鑒董帷薄披帙就長明靜夜靈花落羊亡屏意筌猿定落心簫幽谷聞鳥鳴澄湖曉魚樂

原賦晉束皙讀書賦曰眇道先生濯泊閒居澡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紈素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蘧籍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已仲尼讀易以終身原憲潛吟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

買臣行吟而負薪賢聖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

原贊周庾信高鳳讀書不知流麥贊曰高鳳好學專心不廻留連經笥對翫書臺石門雲度銅梁雨來麥流雖遠書卷猶開

原銘後漢李尤讀書枕銘曰聽政理事息則覽書傾倚偃息隨體與居寤心起意猶愈宴娛

後漢馮衍說鄧禹書曰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爲君而不明於道進無以承天下無以化民爲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尊君退無以脩身聖朝天然之質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元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乎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後漢孔融與宗弟書曰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因而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惟仁弟實尊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宋王僧虔誡子書曰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輕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以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

寫書一

晉竹書紀年曰帝堯陶唐氏七十年二月辛丑榮光出河休氣四塞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綠壇而上吐甲圖而去其圖以白玉爲檢赤土爲泥約以青繩檢文白閣色帝乃寫其言藏於東序　又曰周成王十八年周公旦乃與成王觀於河洛元龜青龍蒼光止於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隨甲而去　孝經援神契曰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朗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文消　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同志遊荊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於掌內及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　漢書藝文志曰迄孝武世書缺簡脫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拾遺記曰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嶮阻削荊爲筆刻樹汁爲墨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河洛祕與莫正典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　桓譚新論曰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楊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於白首　論衡曰郊天鼓必麒麟之皮寫孝經亦必曾氏之策乎　三國典略曰郎基字世業泛涉墳籍清愼無所營求惟頗令人寫書　抱朴子自序曰葛洪字稚川累遭火典籍蕩盡伐薪賣之夜以寫書家貧乏紙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者　南史傅曰衡陽王蕭鈞字宣禮高帝第十一子嘗手寫五經部爲一卷置巾箱中以簡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何須蝟頭細書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檢閱既便且更手寫永不忘諸王鬧而爭效之　巾箱五經自此始　又曰王僧孺家貧傭書養母寫畢諷誦亦了　顏氏家訓曰藏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句客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高其

志卒以漢書聞　金樓子曰有細書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春秋各一部又寫前漢史記三國志晉春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　後周書曰裴漢借人異書必自録疾彌年亦未嘗釋卷　唐書藝文志曰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繕寫又曰元宗又借民間異本傳録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　又傳曰張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　又曰李襲譽字茂實厚於宗親廩禄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　又曰汪紹宗少貧俠好學工草隸客居僧舍寫書以自給　又曰韋述好譜學見柳沖所撰姓族系録每私寫懷之還舍則又緣録故於百氏源流爲詳　又曰柳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鈔又類所鈔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皆小楷　五代史曰楊邠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　劉禹錫國學新脩五經壁記曰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講堂東西廂之壁祭酒鯫博士公肅申命國子生能書法者分章挍日懸其業而繕寫焉　宋史藝文志曰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一本　柳開補亡先生傳曰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巾箱者不過矣　宋史傳曰勾中正精於字學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上問所書幾何時對曰十五年上嘉歎良久賜金紫　又曰高頤素性好藏書在成都令門人勾中正孫逢書之逞初學記白氏六帖鏤版守素齎至中朝行於世　又曰高頤力學強記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奬　又曰李建中嘗手寫書千餘卷　又曰姚鉉藏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吏寫書亦薛映所摭之一事雖被竄斥猶備夫擔荷以自隨　又曰劉恕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鈔殆忘寢食　又曰劉鳳儀俸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録無遺者　又曰宋璟解褐青城主簿好寫書秩滿載數千卷以歸　宋祁張忠定公行狀曰詠也家貧無以本業往往手疏墳史每有屬綴輒據庭樹棄枝而瞑不終篇未嘗就舍　馬端臨曰先公云張新叟言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稾兩屋黄魯直閲數百卷訖無一字草書　朱熹曰今人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耳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彼時書猶自難得蓋以道嘗欲得公穀傳編求之後得其本乃寫焉　金史章宗紀曰明昌五年三月置弘文院書寫

經籍　尹夢龍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　又曰暢師文幼警悟家貧無書手録口誦過目輒不忘　又曰許衡稍長嗜書如渴遭世亂且貧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請寓宿手鈔以歸　又曰姚樞棄官攜家來輝州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録程朱所注書以歸

寫書二

截蒲　編柳漢書云路溫舒字長君父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以寫經本晨夜誦習

三　西邨北堂　南史傅曰竟陵王子良字雲英武帝之第二子也移居雞籠山西邨集學士鈔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約略千卷　竈氏曰虞世南初仕隋爲祕書郎鈔緝史百家之言以備用凡一百七十三卷北堂者省之所也

露鈔　雪纂　俱見上一

寫書三

焚薪寫書　晉書云范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焚薪寫書寫畢誦讀亦徧遂博學明通善談名理

爲官備書　東觀漢記云班超孝謹家貧常爲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賃書以養　姑孤傳云郤詵別傳云郤詵學京師常賃書自給以上北堂書鈔

寫唐韻　又云公孫春光傳曰春光到太學受尚書寫書自給

李郤賃書自給　李郤別傳云郤詵學京師常賃書自給以上北堂書鈔

寫書自給　梁書傅昭字孝高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數不登限不止

手寫九經　類書云張參年老常手寫九經以爲讀書不如寫書

手寫三史　元好問故物著曰貞祐丙子兵後子奉先人南渡河先人手史莊子文選等及他雜書百軸載一鹿車自隨

手寫通鑑　宋史傅曰洪邁兄弟皆以文章取名孝宗謂其文備家藏手寫資治通鑑有三

手寫漢書　明文奇賞解縉曰周以立父厚素奇愛之手寫漢書以授

多親寫　宋史傅曰錢若水喜聚書書多親寫

多自繕寫　又曰吳淑父文正在吳至

越州數百卷　唐書傳曰李大亮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

細鈔高士傳　楊基樟樹舟中詩曰越州字子昂至治几上細鈔高士傳

聚書自寫得書必鈔　宋史傅曰孫光憲博通經史尤勤學聚書數千卷或自鈔寫孜孜讐校老而不廢

鄧文原鄒祖墓表

詩齊王融鈔衆書應司徒教詩曰說禮固多才敦詩信爲善巖筍發仙華金縢開碧篆　增明楊循吉鈔書

詩曰手録畏辛勤數紙還投棄貿人供所好恒輟衣食費往來繞案行點畫勞指示成編亦艱難把翫自珍貴
朱夢炎寫韻軒詩曰掌籍江河誤泄機幾年謫降學書癡睛窗滴露花搖席午夜揮毫月滿帷綰得春風留
鳳帶畫殘秋水照蛾眉從今了却人間事一曲鸞箋跨虎吹

藏書一

玉海曰周有藏史典簡冊魯有御書在象魏　又集賢記注曰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　文獻
通考曰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合爲四部一曰甲部二曰乙部三曰丙部
四曰丁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盛以繅囊書用緗素　又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書目凡
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録凡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　又齊永明
中秘書丞王亮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卷　又梁初秘書監任昉部集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普通中處士阮孝緒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録　又隋平陳經籍漸備初西京嘉
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脩文
殿又寫五十副本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
西屋藏丙丁　唐書藝文志曰唐分書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録者五萬三千九
百一十五卷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　宋史藝文志曰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
其圖籍稍復增益太宗建崇文院及祕閣親臨幸觀書賜從臣宴又命近臣縱觀擇尤異者萬二千餘卷分置
玉宸殿四門殿各有書萬餘卷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倣開元四部録爲崇文總
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徽宗更爲祕書總目計汴都所有爲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　明紀丙午太
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
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奎表章六經又有功
於後世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子曰善 梁元帝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典歸於江陵凡七萬餘卷 玉海集賢記注曰宋有總明陳有德敏 南史曰張纘字伯緒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釋手 又曰沈約字休文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 又曰任昉字彥升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及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又曰王僧孺字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埒 隋書傳曰許善心字務本家有舊書萬卷皆徧通浹 唐書曰蔣乂家藏書至萬五千卷 又曰韋述書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祕書不如也 又曰李磎字景望家有書至萬卷號李書樓 又曰韋處厚字德載家書擅正至萬卷 又曰蘇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讐定當時稱與祕府侔 又曰田弘正字安道起樓聚書萬餘卷

韓愈詩曰鄭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謂下事對注 洪書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 五代史傳曰羅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 又曰楊彥詢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三卷視崇文總目有加矣 司馬光獨樂園記曰其中爲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 歐陽修六一居士傳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

韓維曾子固神道碑曰公平生無所嗜惟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讐定 宋史傳曰沈立初在蜀悉以公粟售書積卷數萬神宗問所藏立上其目 又曰孫抃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氏 又曰宋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自校讐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產矣 葉氏過庭錄曰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憲李邯鄲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饒州吳氏荊州田氏等多止四萬許卷惟宋宣憲家擇之甚精 王氏揮麈錄曰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鄱陽吳氏俱有藏書之名 又曰南渡後惟葉少蘊收書逾十萬卷置之霅川弁山居建樓以貯之 鴻書曰宋末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至五萬一千八百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極爲精核 遼史曰義宗名倍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閭絕頂之望海臺 元史傳曰周恕家無儲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槩菴 又曰申屠致遠聚書萬卷名曰墨莊

皇甫汸皇史宬詩序曰皇史宬者歲乙未上命考金匱石室之制以藏書重祖訓也

有藏書樓若干楹其額是建文君所題擘窠大書御書樓三字所藏至八萬餘卷 宋濂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曰公諱魯字得之所藏子史動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掇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 貝瓊纖崖先生傳曰先生楊姓名維禎少穎悟好學日記數千言父宏爲築萬卷樓使讀書其上 梁寅梁氏書莊記曰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 明詩紀事曰倪瓚字元鎮無錫人所居有閣名清閟閣藏書數千卷手自勘定 又何良俊字元朗華亭人官南翰林孔目每喟然歎曰吾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不亦愚而可笑乎 吾學編傳曰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累官工部尚書居湫隘無郭外田顧有書至萬卷 明詩紀事曰曹學佺字能始嘗謂二氏有藏吾儒無藏欲脩儒藏與之鼎立將擷四庫之書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 又海內藏書之富近代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 又南園俞氏笠澤虞氏廬山陳氏書籍金石之富甲於海內吳岫方山非通人也聚書至萬卷錢穀叔寶畫史也與其子允治手鈔書至數千卷

墨莊 書穴 藏書三 藏書四 藏策之府

以得到此山中尚建叔夜能相許會傍長休學御風 良田 益友 上見書籍二酉陽祕書注 明詩紀事王履曰聞王刁三洞在山 詩曰幽經祕錄弱水外何 至於崖鑽野就塔寺宮廟彝鼎柱石井臼墟墓諸之辭悉大於此庶開卷有得亦可謂益者之友 上詳書籍 下詳求書一 二酉 三洞 上見書籍二酉陽祕書注 明詩紀事王履曰聞王刁三洞在山 詩曰幽經祕錄弱水外何 用紅牙籤史用綠牙籤子用青牙籤集用白牙籤 玉海云丹函翠軸綠裹縹囊 藏發廣內 祕訪名山 林希謝祕閣 汸元母通備 藏發廣內 祕訪名山 林希謝祕閣 深爲子孫之藏 密有緘縢之固 王維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曰其丞祕書也遺文闕 閱上帝之冊府目眩星辰 登道家之蓬萊足踐雲氣 夏竦謝集賢院

簡多在大家深爲子孫之藏密有緘縢之固公不憚權貴或抵或誘盡歸天閣官書備焉 牙籤錦帕 綈裹縹囊 西京雜記曰祕閣圖書皆表以牙籤覆以錦帕又李泌積書經 牙籤錦帕 綈裹縹囊 西京雜記曰祕閣圖書皆表以牙籤覆以錦帕又李泌積書經 劉略班藝 王志阮錄 庾志荀錄 李淑圖書表云 劉略班藝 王志阮錄 庾志荀錄 李淑圖書表云 汸元母通備 藏發廣內 祕訪名山 林希謝祕閣 深爲子孫之藏 密有緘縢之固 王維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曰其丞祕書也遺文闕 閱上帝之冊府目眩星辰 登道家之蓬萊足踐雲氣 夏竦謝集賢院

移天子傳云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至於羣玉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藏中繩言害平直策府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於名山者也 博士

之藏鄧敬之曙云武帝廣開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籍稍備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能言尚書辟藏家書孔安國尚書序云秦始皇滅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乃大猷積石爲倉拾遺記云曹曇處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斬定謬誤積聚篇卷蜀志云向朗字巨達

少時雖治經籍好文章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太史祕府道家所貴張衡云太史祕府道家所藏之窩爲幸也老氏藏室道家蓬萊華嶠後漢書云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

更歷心典籍攷校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乃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連山藏於蘭臺歸藏於大卜新論相子

欽創以藏書故號曹氏書倉

伯喈有書近萬卷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近萬卷漢末載數車與王粲粲亡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預焉既誅粲隱曰藏室史乃周藏室之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史也索隱曰柱下因以爲官名

道家蓬萊華嶠後漢書云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

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室之柱下史也

有書數百卷魏志王修傳云太祖破劉備得其書數百卷太祖數曰士不妄有名

負書

舒被覆書南史傳曰虞愿少好學居貧屋漏愿濕書籍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鳥

官有記職常侍留書白石宋史傳曰李公擇少讀書虛山白石僧舍旦白白石山房

徐於麟閣

徐於石渠元文類袁裒學士文曰家藏多書徐昔石渠不減祕府唐書傳曰虞世南博學多識祕府圖書皆是異本

歷山藏書元史傳曰和尚了千奴退居濮上築室聖宴居祠堂於鹿山之下聚書萬卷

得俸購書宋史傳曰朱昂前後所得俸賜以三之一購奇書以諷誦爲樂

得錢買書又曰謝永博通古今得錢輒買書

巢吳淑題張尹書巢詩曰食息不離書巢外編簡不如吾

滋溪藏書宋本滋溪書堂記曰鄱伯修家多藏書習知遼與金故且謂子昔吾高王父玉城當國初自汴還真定置別墅聚書萬卷以歸

藏史南山藏書傳曰唐書傳曰安禄山叛韋述獨抱國史藏南山賊平盡送入

藏書廟學元史傳曰只必幼嗜書暮輒翰墨

蘭溪藏書蘭溪編蘭溪之上讀書屋記曰新淦章俊民居於蘭溪書爲學入貢於太學乃藏

割田置書元史傳曰段直爲澤州長官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

張尹書高啓蜀山書舍記曰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肇學之所也

三本唐書傳曰柳仲郢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廣德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

蜀山藏書又曰諷仲甄構學創於華林山別墅聚書數萬卷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

城南萬餘卷宋史傳曰郭延緝致萬卷

別墅萬餘卷又曰諷仲甄構學創於華林山別墅聚書數萬卷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

仕居濠州城南有小閣以自娛其詠壯丹詩千餘首聚圖書萬餘卷手自刊校

祿賜購書又曰祿賜購書悉以書抵子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有理與夫羣聖賢脩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乎書

趙安仁嗜讀書所得祿賜多以購書三館舊闕處世南北堂書鈔唯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

家藏必敬子餘仲郢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廣德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

餘俸買書處集張璪墓志曰璪篤於餘俸輒買書遺之

宋子貞耶律楚材神道碑曰靈武公薨子貞與其弟楚材奉柩歸葬於燕京玉泉山之別墅楚材悉以公俸所得金帛購書數車載以北歸

惟遺數匱李謙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曰公諱文謙身後家無餘貲曰吾家素尚清白有書數匱傳之子孫萬金不博也

獨取數部諸將爭掠子女玉帛公獨取書數部

奎章閣藏書庋集奎章閣銘序曰天曆二年三月吉日天子作奎章之閣萬典之
經緯有文如日行天 大本堂藏書詹同大本堂詩曰王署儲書紫禁東宛然鰲
戴天垂美萬年 穆清風雲開奉辭天光合日射蓬萊御氣通 周氏四萬二千餘卷
書數百千卷明鐵笛道人自像曰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 石鏡藏書數千卷方希古石鏡精舍記曰乃即
有綠萼梅數百樹層樓出梅花外積書數萬卷 鴻書曰周公謹家三世積書凡有四萬二千
餘卷卧卷及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五百餘種 鐵崖積
書數百千卷傳曰張思明穎悟絕人讀書日 張氏三萬七千餘卷元史
記千言收書三萬七千餘卷 藏書五
詩宋楊億觀書應制詩曰羣玉中天開策府神龜溫海薦圖書 明皇甫汸皇史宬詩曰皇史宬承誤於萬斯年守之固
爲賈石爲室籤累緗部甲乙遍文華充武庫簡鴻編警承誤於萬斯年守之固
銘元袁桷蘇氏藏書室銘曰六學鴻烈代天昭明精思纂微辭以立誠匪事於言不言奚宣析理日繁直至
芸閣山經海志多郭璞之靡詳縹帙松籤盡黃香之未見 又謝觀書表曰丹函翠軸藏先聖之寶章緗素縹
衰集九流之闕籍
記宋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
精廣以觀萬約以守一迎之莫尋倚兮不瞻仰之元聖學海彌溢
表宋晏殊太清樓觀書表曰受羲姒之珍錄舉雲亭之古儀絳殿紫扃鴻鸞景從刻懿律於龜趺綸英辭於
衍傳謂默足以通紀其知聞敬焉孰持道焉孰存趙郡蘇氏崇其書楹剖浚雲章經緯有程靈根湛虛服習靡
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
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於
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
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
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

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明梁寅梁氏書莊記曰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獲秔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大山之爲石者有鐵之礦而綠生焉有鐵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然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爲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之天可也

校書一

(蜀)漢書藝文志曰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典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　後漢書文苑傳曰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駼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傳記藝術　拾遺記曰曹曾曾魯人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脫曾皆刊正垂萬餘卷　蜀志曰向朗字巨達年八歲手自校書刊定謬誤　晉書傳曰鄭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考覆舊文刪省浮誤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令而後朱紫別矣　又曰齊王攸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還之　顏氏家訓曰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璨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肯梁元帝書問之荅曰此無義可求但在家舊本以雌黃改宵字爲肯吾至江北見本爲肯　南史傳曰劉之遴鄱陽王範得班固漢書異本獻東宮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録其異狀數十事　後周書曰元偉世宗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麟趾殿刊校經籍　又曰明帝幼好學博覽羣書及即位遜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經史　唐書儒學傳序曰太宗肇正五經繆闕頒天下示學者又傳曰顏師古名籀少博覽精訓詁太宗嘗歎經籍去聖久遠傳習易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多所

讎正　又曰馬懷素有詔勾校秘書是時文籍盈漫皆炭朽蠹斷蠹牒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闕　又曰褚無量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議請繕錄補第以廣秘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彙整比無量爲之使鄭覃始以經籍刊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得巨儒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琳張次宗孔溫業是正其文剋於石　又曰陸龜蒙得書輒讀乃錄讎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爲輯補刊正　宋史藝文志曰神宗改官制以崇文院爲秘書省編輯校定正其脫誤則主於校書郎　又曰徽宗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爲名　又傳曰李至上言五經書疏已版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令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皆厲精勤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讎校備粹從之後又引吳淑舒雅杜鎬檢正譌謬　又曰李覺舉九經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鐫版詔孔維與覺等校定　又曰石中立直集賢院與李宗諤楊億劉筠陳越相厚善校讎書凡更中立者人皆傳之又曰田敏詔與馬鎬等同校九經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爲穿鑿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爲若綱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舊本槿注曰日及改爲白及如此之類甚衆世頗非之　又曰宋綬家藏書萬卷親自校讎　又曰余靖遷祕書丞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校馬范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　元史傳曰何中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讎校　又曰謝讓仁宗命中書纂集典章以讓精律學使爲校正官　明紀成化九年敕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鏤版以行朱石通鑑綱目考證序曰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　明詩紀事曰桑悅字民懌爲博士弟子謁部使者書刺曰江南才子使者大驗延之較書豫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取書足之使者乃敬禮焉　又陸容字文量太倉人少與張泰陸釴齊名時稱婁東三鳳居恒手不釋卷家藏書萬餘卷皆手自讎校

晉校吏系　辨雌霓上評下商注　見校書四　刪金篆　薦玉編　盧綸和宗舍人集賢即事詩曰鸞筆刪金篆龍韜薦玉編　填蚓篆　啓銀嵩王逢寄樸

止字詩曰芸窗墳
蚓篆蓬觀落銀牆

校書三

太乙精鈔客

館職客曰東海約

檢白雲勘青編

未有所傷

更是一適

得三誤

無一舛

得善書二萬卷

擇校官十五人

不得安下雌黃豈可臆爲點竄

以枝爲杖將來作宋

校書天祿

覆校錯誤前脫讀樂

刪除繁重

芟煩亂截浮

校書

校典墳詩潭送韋

持一讀劉向別傳曰嘗

謹註宋孫僅勘書詩曰儒家緼外事招客勘青編筆墨東西置丹黃次第研頻憂傷黠竄細恐誤流傳目因繁
虛倦心向注中專端坐窮今古披襟見聖賢疲勞時舉白遊息或談元得興忘昏曉題名記歲年樓毫思確論
唐卷限七篇

謹案宋強致謝除校勘啓曰竊以國家右文寖昌聚書增廣經始靈蘭之祕發揮河洛之文表章著明淵源深
厚然惟道術分裂時師異言下逮九家雖喬於野彼雖小道亦有可觀故稗官以氓芻蕘而弗遺辭賦比博奕而
猶幸采獲非一多愛益新名山之藏爲空廣內之策加倍而後實事是求聚精會神艾夷複重筆削譌謬是以
圖書之府貴比列星之居校讐之官寵甚治民之最自非精力過絕篤志淵微言古而能驗今聞一足以知十
則何以辨嵯覽之爲字信魯魚之失眞　又林希謝校勘啓曰備員書局已忝下陳假職儒林尤非素望始甚
疑而終信外彌懼而中慙揆己何堪靦顏無措惟本朝右文之盛列聖繼儒之勤悉聚前世之書遠侔治古之
烈雖禁中所覽別貯於太清而祕閣所藏頗多於三館並選髦俊俾資校讐悉發廣內之藏兼訪名山之副於
是有出於閭閻而應募寫於郡國而送官其來不窮所得益廣互鈔以補殘缺相校而除複重一新黃卷之風
盡消白簡之蠹

靈寶記曰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閶閭叩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其義不可識令人齎問孔子孔子曰某聞童謠曰吳王出遊觀震湖靈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洞庭窺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　漢時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　前漢書曰成帝河平三年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伏滔北征記曰皇天場古陶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里得書二千餘卷　後魏書曰道武嘗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乃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書傳曰牛弘字里仁開皇初授祕書監以典籍遺逸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爻畫肇於庖犧文字始於蒼頡孔子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闕十翼而弘易道及秦始下焚書之令先王墳籍埽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書之府及王莽之末宣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尤重經術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獻帝移都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者才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興更集經典晉氏承之文籍尤廣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舊繹據有江陵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此則書之五厄也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唐書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又曰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祕閣搜采於是四庫之書復完　又曰昭宗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諸道求購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蜀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　又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七書上者計卷帙賜金帛多者授以官秩　又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皆優賜　又宋建隆四年下詔購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

究朱載等皆諳闕獻書弼等並賜以科名　宋史太宗紀曰景祐二年購逸書　又仁宗紀曰景祐四年詔令郡縣訪求藏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　又高宗紀曰紹興十一月詔求乾文閣所闕圖籍　金史章宗紀曰泰和元年十月敕有司購遺書宜優其值以廣搜訪不願送官者寫訖還之仍量給其值之半　元史仁宗紀曰武宗即位六月癸巳詔立帝爲皇太子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議以玉章命近侍掌之　明紀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購遺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　又永樂四年上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乎解縉對曰經書粗備子集多闕上曰古人家稍有餘資皆欲購書況朝廷而可闕乎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

求書二

金帛招來　江淮括訪

泰山松書曰王充所伯論衡中上未有傳者蔡邕舍人吳始得之恒秘以爲談助抱朴子曰時人嫌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山堂考索河間獻王以金帛招來四方美書多與漢室等　博物志曰劉德治淮南舊唐書經籍志稱劉珍所撰漢記百四十三卷猶未成詔藏秘閣所賜萬段　求諸海外　訪於郡國

羅鄂州東觀漢記序曰隋經籍志稱劉珍所撰漢記百四十三卷猶未成詔藏秘閣所賜萬段　求諸海外　訪於郡國　舊唐書皆同劉知幾所藏與官書同　又魏王泰傳曰泰奏撰括地志欲遠成乃分遣計州繕編疏錄五十篇　博物志曰劉德治淮南舊唐書經籍志稱劉珍所撰漢記百四十三卷猶未成詔藏秘閣所賜萬段　求諸海外　訪於郡國　舊唐書皆同劉知幾所有才百十四卷吳越所藏與官書同　宋濂劉原集序曰會有詔脩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關遺者遣使訪於郡國竊謂先生著作關於勝國宜多屬使者入鄞徧求之異篇本朝歐陽公嘗欲求諸海外後復散亡今所存才十卷耳

計州繕編　求諸海外　訪於郡國　枕中鴻寶　帳中祕藏

舊唐書經籍志稱劉珍所撰漢記百四十三卷猶未成詔藏秘閣所賜萬段　求諸海外　訪於郡國　舊唐書皆同劉知幾所有才百十四卷吳越所藏與官書同　又魏王泰傳曰泰奏撰括地志欲遠成乃分遣計州繕編疏錄五十篇　博物志曰劉德治淮南舊唐書經籍志稱劉珍所撰漢記百四十三卷猶未成詔藏秘閣所賜萬段　求諸海外　訪於郡國　舊唐書皆同劉知幾所有才百十四卷吳越所藏與官書同　宋濂劉原集序曰會有詔脩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關遺者遣使訪於郡國竊謂先生著作關於勝國宜多屬使者入鄞徧求之異篇本朝歐陽公嘗欲求諸海外後復散亡今所存才十卷耳　宋濂劉原集序曰會有詔脩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關遺者遣使訪於郡國竊謂先生著作關於勝國宜多屬使者入鄞徧求之異篇本朝歐陽公嘗欲求諸海外後復散亡今所存才十卷耳　枕中鴻寶　帳中祕書　博物志曰劉德治淮南獄得枕中鴻寶祕書　置吏稱錄

重購何供海外求　寫郡國而送官　應募　收荊南圖書

邵寶張提學寄先師文正公新集詩云云　林希謝館閣校勘啓曰悉發廣內之藏兼訪名山於閭閻而應募寫於郡國而送官　隋書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表曰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複三萬餘卷　舊唐書經籍志曰乾德元年平荊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二館

求書三

詔求亡失　購募以金　安得不有好文之聲

論衡佚文篇曰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

開獻書路　詳藏書

漢武帝紀曰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薦宗廟詔曰朕以眇身獲承天地之祉兼聽並觀博采衆善以開獻書之路表章六經修起廢道興禮樂以文百姓　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不所聞見伍唐虞殷周頗近之　漢藝文志曰武帝時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

汲縣得竹書　王隱晉書云太康元年汲縣盜發魏王冢得竹書漆字　河西得漆書　漢杜林詳尚書

天下遺書漢武故事云淮南王安好學集天下遺書招四方之術士　求天下遺書見上求　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魯恭王詳尚書　開魏王家得穆天子傳汲郡民開魏襄王冢得穆天子傳　采逸禮於殘竹聽遺詩於逵路劉楨魯都賦云殘竹聽遺詩於逵路覽國俗之盛

堂書鈔　增秦產置書見書籍何假百城注　剪髮易書元氏剪髮易書使讀之遂博通經史　收咸陽圖書史記曰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秦圖書　收丹陽圖籍北史曰隋裴矩使陳之後領元帥府記室破丹陽晉王廣令與高熲收陳圖籍　籍江南圖書宋開寶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　收兩浙書元史世祖紀曰世祖既入大理命姚樞等搜訪圖籍　訪三州圖籍後唐史記曰彭玕通左氏春秋嘗募求傳傳曰彭玕通左氏春秋傳傳曰十金易一字唐書鍾紹京傳曰十金易一字百金購一篇遂得十篇上獻　訪三州圖籍傳美充三州延訪圖書使　收兩浙書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楊州千故士人多往依之

收雲南圖籍元史世祖紀曰世祖既入大理命姚樞等搜訪圖籍　訪故都圖籍後唐史記曰張昭遠撰梁太祖請購遺書詔兩都破遺書宋白公乳家傳曰元眾朝政綱紊弛因授經郎危素請始語儲之命危素乘傳至宋兩都訪搜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一朝之事以無實錄可據悉收並錄今遣使者徵與王街制書曰獨幅帝王之政體俱收並錄今遣使

一書進一資又子休烈傳曰于時經大盜後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諸司百二十篇上獻　求遺史事蹟劉禹錫謝賜史館所由賜府縣有得者計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加一資凡民間遺時碑碣墓志及諸家文集或記述遺事悉上送官　求三史遺宋白公乳家傳曰元眾朝政綱紊弛因授經郎危素請始語儲之命危素乘傳至宋兩都訪搜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一朝之事以統紀弗定弗果順帝至十六年之事以無實錄可據悉收並錄今遣使

訪故都圖籍後唐史記曰張昭遠撰梁太祖請購遺書詔兩都破遺書宋白公乳家傳曰元眾朝政綱紊弛因授經郎危素請始語儲之命危素乘傳至宋兩都訪搜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一朝之事以無實錄可據悉收並錄今遣使

求書四

詩明胡翰送呂君采史北平詩曰又見陳農去遙臨析木墟山川遊幸後文獻亂離餘倘極傳聞異歸從直筆書百年殷監在盡獻玉階除　又吳伯宗送呂君采史北平詩曰八月烏啼海子橋南來使客下青霄雲埋石室丹書在日落延秋翠岫遙麟史未全歸聖代龜文猶得認前朝詞臣載筆需文獻莫遣回車久寂寥

載書負書一

拾遺記曰黃帝遺風后負書常伯荷劒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　戰國策曰蒙穀負雞次之與蒙穀獻典五官得法　墨子曰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逢而怪之對曰昔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　後漢書曰光武遷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　又曰光武未及下車先訪儒雅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增索雲會京師　又曰左雄字伯豪再遷尚書令奏徵海內名儒使爲博士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續漢書曰李固爲公子躬步以驢負書從師拾遺記曰曹曾聚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

於王府 晉書曰張華無餘財惟文史溢几案徙居載書三十車也 南史傳曰劉懇字彥和撰文心雕龍五十篇未爲時流所稱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若貨書者約取讀大重之 唐韋述傳曰父景駿爲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爲時儒宗藏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 宋史傳曰馬伸在廣陵行篋一擔圖書半之 司馬光進表治通鑑表曰前後六任皆聽以書局自隨 遼史曰義宗名倍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招倍倍因攻海上載書浮海而去 金史傳曰完顏勗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即軍中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 又曰范承吉天眷五年宗翰克宋所得金珠承吉司其出入無秋毫私及還犢牛載書史而已 元史傳曰廉希憲自江陵召還裹書蕭然琴書自隨而已 又曰和尚子千奴至元十五年奉使江西撫慰新附之民使還惟載書籍數車獻之皇太子 又曰楊奐金元帥以汴京降奐微服北渡寇氏帥趙壽之延致待以師友之禮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盡讀之 明詩紀事曰陶宗儀字九成遭亂播遷必以書帙自隨 又孫作字大雅江陰人至正兵亂挈家三吳間惟載先世藏書兩簏 宋濂王冕傳曰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常做周愷著書一卷坐臥自隨

載書負書二

持書數囊 載卷兩簏 馬祖常上都分院記曰惟詞臣獨無他爲從容道路續食持書數囊 史空牘向日不一署文書 載筆給軺傳 家具一車 行李千卷 車軺囊 兒載而往 駝負以行 梁寅贈徐大章序曰乃命兒子岷買舟載書籍由京口而往留 徐賁宿王判簿宅送孟岳詩曰買書裝舟歸築室履水岸 元楊基送句容楊少府赴揚州詩曰家具一車書千卷 陸深秋懷詩曰年來行李書以行 吳越扁舟 圖書一束 姚鏞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曰公名未嘗廢書從戎亦橐駝負書以行 歐陽修讀書詩曰買書裝舟只載書 錢塘湖山勝概記曰白公守杭州詩曰今來往遊吳越編舟遊宦送高文賢約我武陵行 抱符子而趨 負周官不捨 韓子云王書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馬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師由 揚州數車 廣陵一擔 上見寫書二下詳一 王壽負書 韓子云王書負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書因笑其子而趨曰夫千金利劒割之所存馬符子之書大道之所居爲車肩常居家暨流移苦寒常自負周官終不敢捨 以上北堂書鈔

原 墨子載書見上負書一

書而辭之故知不以言說教而急者不以藏書篋 書載數車 蔡邕事詳藏書 經而鉏見尚書二 帶經就春劉岐玉友傳曰少時帶經鉏春方士中 負書擔橐史記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面目黧黑 荷擔自隨見上 鹿車載書金史元好問故物 坐臥以窩書 墳鉏見上 書自隨王冕 游宦以書自隨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曰實裕丙辰始得大隻其力於黃生白水真人一見定交析白之間 著見前寫書遊宦遠外奉攜以自隨過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 賜書一

後漢書傳曰東平王蒼來朝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 又曰實融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外厲國圖及太史公五宗外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傳 玉海曰宋賜西河王蒙遷周易及子集諸書 南史傳曰晉安王子懋武帝第七子也啓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讀書為心也賜以杜預所寫左傳及古今善言 齊春秋曰蕭晉字元卿家有賜書志學不倦 陳書曰江總字總持家傳賜書數十卷總尋讀未嘗釋手 唐書曰垂拱三年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禮記一部幷新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幷於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諷者勒成五十篇賜之 又曰開元十九年命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以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 李珏丞相牛公神道碑曰家有賜書五千卷 劉禹錫贈司空奚公神道碑曰有隋室賜書五千卷 玉海曰太平興國賜武臣軍誡 又雍熙賜六韜 又淳化三年二月詔以新印儒行篇賜親民釐務密兩制三館 又三月己酉賜新第孫何等儒行篇各一軸 又祥符六年十一月復以新印儒行篇賜諸文臣 又咸平元年七月賜諸王輔臣新印三史 又四年六月詔郡縣學校聚徒講誦之所各賜九經一部 又五年四月直祕閣黃夷簡上新三國志分賜親王諸臣 又景德二年六月賜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九經書疏諸史各一部從其請也 又四年七月賜交趾九經 又至道三年九月殿中丞方演言曲阜文宣王廟有書樓而無典籍請賜九經從之 又七年正月國子監上新印孟子及音義賜輔臣 又天聖五年四月賜新第王堯臣已下中庸八年四月賜王拱辰已下大學後登第者與儒行偕賜以為常 又嘉祐五年六月賜司馬光頴邸舊書二千四百卷資脩通鑑也 又元祐七年七月賜諸路安撫鈐轄司幷東京南京通鑑各一部 又紹興五年十月賜新第汪應辰等御書儒行

篇　又淳熙三年十一月詔取袁樞資治通鑑紀事賜皇太子　元史傳曰廉希憲至元二十年以疾請入覲進資治通鑑帝即以賜東宮經筵講讀　蔡文淵農桑輯要序曰仁宗在東宮欲念民事以舊版弗稱詔江浙省端楷大書鋟版仍印千五百帙賜朝臣及諸宗室　元史文宗紀曰至順三年四月命奎章院學士院譯貞觀政要鏤版摹印以賜百官　又順帝紀曰元統元年五月安南乞諸佛經以九經賜之　又曰二年三月以阿里海牙家書賜伯顏　明紀曰洪武十年二月宋濂辭歸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　又十三年以名臣戒錄賜羣臣　又十四年頒賜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又永樂七年五月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又宣德八年賜朝鮮國王李裪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賜書二

冠家有賜書　後漢書曰班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伯共遊太學家有賜書內足於才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焉　賜祕閣書　續晉陽秋曰太元三年詔賜會稽王祕閣書八十卷　賜黃香

孟子　東觀漢記云章帝賜黃香淮南孟子各一通　賜太子韓子　晉中興書云中宗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　詔與千卷　義熙起居注云何無忌在祕閣水賜祕書詔與一千卷

送與一車　晉書云皇甫謐自表就帝借書帝送與之謐躍蠲疾而披閱不怠　賜山海經　後漢書曰王景永平二年議脩汴渠

別傳曾祿問琰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載四百餘篇耳　以上北堂書鈔

引見問以理水形景陳其利害應對敏捷帝善之乃賜景山海河渠書焉貢閩　賜周禮疏　玉海云景德元年七月賜諸王宗室近臣新印周禮疏

新唐書　又嘉祐五年見上　賜杜預左傳　見上　賜荀悅漢紀　唐書傳曰李大亮賜荀悅漢紀曰觀此議深博極得爲政之體公宜繹味之

咸平元年見上　賜二府七史　又嘉祐三年五月詔以七史賜二府下建安校官　賜九經三史　又祥符六年十一月賜御

聖五年四月見上　賜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天下圖經各一部　賜文苑英華　宋史高麗傳曰皆宗立王遣使金良久曰寡罕博觀政要以獻帝大悅詔寫編賜左右　賜大學衍義　又仁宗紀曰武宗即位六月癸巳詔立大學衍義者命詹事

年四月見上　賜新印孟子　玉海至道七年正月見上　賜御書孝經　又紹興十四年七月詔諸州以御書孝經刊石賜見任官及係籍學生　賜交趾九經　元史傳曰察罕帝問伏仁禦對

書太平御覽開寶通禮文苑英華一部　賜黎氏九經　宋真宗紀曰景德四年正月賜黎廷龍九經　賜貞觀政要　元史傳曰當唐室中衰能卒保社稷亦

賢臣因誦范仲淹所撰碑甚歎息良久曰寡罕博如此耶書譯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悅詔寫編賜左右　賜大學衍義　爲皇太子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

王紡節而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　賜祕府經籍　祕府經籍及聖賢圖籍以賜時人榮之　賜海牙

因命與圖象孝經列女傳並刊行賜臣下　賜家書見上　賜大家訓諭　丑樟送鄭仲宗序曰上之三年夏詔徽江南諸大家悉赴闕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賦稅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凡數千百

言又恐其忽遺忘也則類爲書以筆本分賜之

賜御製文集 歐陽修撰 宋公行狀見上

賜歐陽全集 翻增舊本一百五十七卷裝緒 京從還京師見上

賜諸子以大學衍義 吾學編云仁宗雅志儒術嘗問講經皆通於書尤數嘗錄太祖金匱之物 賜太子以聖學心法見上

賜張耆以冊府元龜 宋史傳曰真宗在東宮嘗命校以論語左氏春秋後又賜以唐藏二十條及聖政宗元龜 玉海云天聖九年二月賜青州

賜韓世忠以孫吳兵法 王禕遊白鹿洞記宋大臣賜書惟世忠及岳飛耳 賜青州學以九經 玉海云天聖九年二月賜青州

賜白鹿洞以九經 王禕遊白鹿洞記宋大臣賜書惟世忠及岳飛耳

賜太平興國寺 見上

賜隋室賜書 見上

賜柳宗元有舊宅賜書 唐書柳宗元貶永州司馬居愚溪之上元和中詔還京師未至柳州又貶柳州刺史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同知然付受所重繕繫心胷

賜班彪家有賜書 蕭晉家有賜書 牛僧儒有賜書 俱見上

賜張載以冊府元龜 宋史傳曰真宗在東宮嘗命校以論語左氏春秋後又賜以唐藏二十條及聖政宗元龜

賜韓世忠以孫吳兵法 王禕遊白鹿洞記宋大臣賜書惟世忠及岳飛耳

賜青州學以九經 玉海云天聖九年二月賜青州

賜韓琦以冊府元龜 宋史傳曰真宗在東宮嘗命校以論語左氏春秋後又賜以唐藏二十條及聖政宗元龜

賜韓琦

借書一

西京雜記曰匡衡勤學邑人大姓不識字家富多書乃與客作不求其價主人怪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焉主人感歎給以書後成大儒　先賢行狀曰延篤從唐溪李度受左氏傳寫無紙乃借本讀之及辭歸荅曰已誦之矣　蜀志曰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好學借人書皆治護時以還之　又曰柳世隆字彥緒性愛涉獵啓高帝借祕閣書給二千卷　又曰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袠慰祖親自取與不以為煩　又曰袁峻字孝高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過諷誦略無所遺從人假借必皆鈔寫　又曰任孝恭字孝恭精力勤學家貧無書

後魏書曰崔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用事亮從兄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研也彼家饒書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北齊書曰劉晝少負笈從師服膺無倦恨下里少墳典便策杖入都知太府少卿宗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晝夜披覽不倦　隋書傳曰劉焯字士元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武強交津劉智海家多墳索焯與炫就之讀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　又曰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　又曰中書令李敬元博覽羣書特善三禮初上在東宮馬周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預侍讀仍借御書使讀之　宋史傳曰郎簡幼孤貧借書讀之多至成誦　又曰田錫奏曰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請略鈔四部別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眞宗善其言詔史館以書借之

書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遍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　又曰汪應辰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　呂祖謙奉旨詮次文鑑劄子曰本朝諸文集及士大夫家傳曰齊志苦學家貧無書及為星曆生在太史局會祕書監豐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　明詩紀事曰吳有閻起秀卿者家惟一僮日走人家手鈔口吟日夜不輟

借書二

原從民借書漢河間獻王從民約借善書必為好寫之留其眞本加金帛以招之由是四方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必奉以獻之　從帝借書詳賜書二　桓生與班嗣借

書姐游父訶進讀羣書游生種種生彪彪與從兄時共游學家有藏書恒生借其書歸報曰吾子已實仁義之藪繼何用大道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匍匐而歸恐以此故不進之喻責老莊故云云恒生譚也

許慈與胡潛爭書

齋書求借起居注及蜀志曰許慈與胡詳爲博士更相克伐分爭疊臣行狀武帝不許書籍有無皆不相通借也以上俱白帖

假中祕書 李筑元見上

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曰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

假祕閣書 唐書傳曰李邕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憑驚問奧義隱袁了辨如響 借書三館

序曰元豐七年余奉詔自序曰愚未冠呼主人而問之曰古之三墳也其家實有是書取而閱之三墳各有傳墳乃古文而傳乃隸書 從人借二

史榷昉東漢詔令自序曰愚未冠好事鈔留旬日盡其書而去兩目爲之眩 借書旬日即歸見上

無書可觀雖二史亦從人借

爲主人遣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

閉閣晝夜口誦手鈔一見祕書李嶠曰祕書萬卷豈時日能習聽

猶向君王乞祕書

借書三

唐王績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曰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泰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璽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豐屋華榱顧蓬蒿而徙眷鳴鐘列鼎想藜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棲遲丘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潁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遙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惟傳子孫方復周其緘縢嚴其扃鐍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苟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於大業之初成亡兄黜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采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 又陳叔達答王績書曰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懣然自失誠恐持郤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曹劌之音歷莖英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撰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騎鄙相訶又以緘勝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爾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四

文字一

莊子思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楊子曰書心畫也書法形君子小人見矣　中論曰藝者心之使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繕事數以理煩　顏氏家訓曰夫文字者墳籍根本心雕龍練字篇曰夫文象立而結繩移鳥迹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文章之宅宇也　又曰先王聲教書必同文　法書本象曰眞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　蘇軾題唐六家書後曰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　書品曰及其轉注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狀艸毫端形呈字表開篇玩古則千載共朝前簡傳今則萬里對面　又曰古文窮於眞草書法盡於六朝　說文序曰文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　鄭樵通志曰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八象字有六類八象不至則有假借之字　鄭賁包蒙曰伏羲之八卦皆當時之古文也三皇尚忠五帝尚質三王尚文八卦忠也古文質也籀文也篆則降而霸矣隸其秦之法令書乎古隸之古文也八分隸之籀也楷法隸之篆也飛白八分之流也行楷之行也草楷之走也隸以規爲方草則圓其矩而六書之道散矣　郭忠恕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行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　朱子曰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初不過樂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專務姿媚以悅人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何其小用哉秦漢晉而後若唐宋頗有肯尋着籍遺法者然不易得也　又曰晉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表裏題書學纂要後曰漢魏以降書雖不同大抵皆有分隸餘風及至二王始復大變　戴侗曰侗聞諸先人曰學莫大於格物致知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事變皆集於書　陶九成書史會要曰六書八卦之變也卦以六位而成書以六文而變　宋濂曰司馬光有言備萬物之體者莫過於字用最切其變爲尤甚自篆而之分隸日趨簡便輕捷流蕩而無法

文字二

原按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夫又黃帝垂衣裳蒼頡造文字然後書契作則其始也　按說文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書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周禮曰保章氏掌教國子六書是也古者子生六歲而教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六甲書計之事則文字之謂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秦焚燒先典乃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秦始皇時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篆並簡册所用也三曰刻符施於符傳也四曰摹印摹印亦曰繆篆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爲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於符傳也四曰摹印摹印亦曰繆篆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爲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於戈戟也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篆六曰蟲書當代以教童學焉　又衛恒四體書勢曰漢興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蓋兩漢銘勒雜以古文篆籀及八分爲之說文注曰張超作草又曰蔡邕相杜操作　又曰盛熙明云嘗覽竺典造書之主凡三人曰梵曰伽盧曰蒼頡梵傳於印度其書右行伽盧創於西域其書左行其季蒼頡居中夏其書下行　原魏晉以還隸文遂盛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橐書楷書蓬書懸鍼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奠書鳥書虎爪書倒薤書懸針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奠書鳥書鱗書金錯書蚊脚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義八體之書而因事生變者也　增又按書史會要有瑞華書齊武帝時落英茂木而作花草書河東山膚所作雲霞書未詳所出反左書晉孔敬通所作庾亮呼爲衆中清閒法又唐司馬承禎善篆別爲一體名金剪書呂向工草隸能以一草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縣書　又按宋史勾中正獻八體書太宗問凡有聲無字有幾中正退條爲一卷以獻上曰朕亦思得二十字可並書之又按潛確類書仁宗時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　書史會要曰蔡邕作飛草亦曰散草極其精妙曰神書　又按遼史神冊五年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字成詔頒行之　金史曰太祖命谷神制國字熙宗又制小字謂谷神所制爲大字　元史曰世祖至元六年命八思巴制蒙古新字頒行諸路　又按書史會要明夏景本名昶避入庶常太宗嘗召見之謂曰太陽麗天日宜加於永上昶宜作景書有景字始此餘創作文字者未有聞焉善書諸家具在別門故不及

文字三

效奎　取夬

孝經援神契曰奎主文章蒼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垂萌文字之畫宋均注曰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下詳前條

六書　八體並詳前條

懸鍼倒薤

王愔文字志曰懸鍼小篆體也字必垂畫細末纖直如懸鍼故謂之懸鍼又曰倒薤篆體也字必垂畫亦圖此法或云出扶風曹喜蕭子良以爲八體書非始於秦

銅墨金錯

許慎說文序曰倉頡初學記作書之時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筆墨如其形也

垂露　假波

王愔文字志曰垂露書如懸鍼而勢不遒勁阿那若濃露之垂故謂之垂露注曰晉潛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云蒼太公六代孫胡公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金錯書八體書法不圖其形或云以鍮金石故謂之金錯

星雜雲

王愔文字志曰垂露書如懸鍼而勢不遒勁阿那若濃露之垂故謂之垂露注曰晉潛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云蒼太公六代孫胡公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金錯書八體書法不圖其形或云以鍮金石故謂之金錯

六書　八體並詳前條

懸鍼倒薤

王愔文字志曰懸鍼小篆體也字必垂畫細末纖直如懸鍼故謂之懸鍼又曰倒薤篆體也字必垂畫亦圖此法或云出扶風曹喜蕭子良以爲八體書非始於秦

銅墨金錯

許慎說文序曰倉頡初學記作書之時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筆墨如其形也

垂露　假波

王愔文字志曰垂露書如懸鍼而勢不遒勁阿那若濃露之垂故謂之垂露注曰晉潛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云蒼太公六代孫胡公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金錯書八體書法不圖其形或云以鍮金石故謂之金錯

星雜雲

王愔文字志曰垂露書如懸鍼而勢不遒勁阿那若濃露之垂故謂之垂露注曰晉潛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云蒼太公六代孫胡公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金錯書八體書法不圖其形或云以鍮金石故謂之金錯

義八法

衛恒四體書勢曰蓋聞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事以察蓋取夬夬者揚於王庭言文德之宣也

秦篆　周籀

漢書曰蒼頡古人姓名黃帝之史也初作書以教人博采倉頡所作文字及史籀大篆十五篇

刪舊　蠶頌

上見崔瑗草書勢曰蓋聞上古之時人樸而事質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因而重之以極萬物之情然後書契之作以代結繩之政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德之宣也

秦篆　周籀

漢書曰蒼頡古人姓名黃帝之史也初作書以教人博采倉頡所作文字及史籀大篆十五篇

刪舊　蠶頌

上見崔瑗草書勢曰蓋聞上古之時人樸而事質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因而重之以極萬物之情然後書契之作以代結繩之政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德之宣也

義八法

衛恒四體書勢曰蓋聞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事以察蓋取夬夬者

皆欲飛去 日珥 星珠 玉海謝賜御書表曰日珥星珠 畫沙 墜石 墨藪曰張長史旭云祕河南論書謂悟其意後於江岸以錐畫沙始信長史之言實藏鋒也 下見上入鼓注 屈玉 生金 寶泉筆談曰衛恒四體書勢曰崔瑗蔡邕善工楷隸初師度世南曉造其法 又曰用筆之方不在於力

文字四

銀鉤 蠆尾 魚紋 墨藪曰草書須緩劃急後有點者宇竟乃安謝書有鳧尾波最難作 李嗣眞書

蠆尾銀鉤 晉書衛恒傳曰漢興有史游作急就章其書甚工後漢書云書欲堅重如壁畫之皆象其形而有力如鐵畫如銀鉤 金錯 書史會要曰南唐李後主煜工書畫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皆能如意世謂捩襟書復喜作顫掣勢人又目其狀為金錯書

蠆尾銀鉤 晉書衛恒傳曰漢興有史游作急就章其書甚工後漢書云書欲堅重如壁畫之皆象其形而有力如鐵畫如銀鉤 金錯 書史會要曰南唐李後主煜工書畫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皆能如意世謂捩襟書復喜作顫掣勢人又目其狀為金錯書

曰麒麟賞鳳尾矣按 連綵 見上 鳳尾諾 南史陳曰齊江夏王鋒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

鳳尾諾 南史陳曰齊江夏王鋒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

鳳尾諾起於晉元帝 五雲體 唐書儲曰韋陟字商卿封鄆公常以五彩綾為書記使侍姬主之其裁答授意而已陟惟署名自謂所署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鄆公五雲體 鸞翔鳳翥 韓愈石鼓歌曰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

文字五

原詩 隋江總借劉太常說文詩曰劉棻慕子雲許慎詢景伯碩學該蟲篆奇文秀鳥跡曰余徒下帷待問垂重席不詣王充市聊投班玩籍三寫徧讚研六書多補益幽居服藥餌山宇生虛白留連嗣芳杜曠蕩依泉石夫君愛滿堂願言馳下澤 唐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曰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舉崩雲絕鸞驚游霧疎別有臨池草恩霑垂露餘 李白草書歌行曰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古研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埽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河南七郡凡幾家家屏上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杜甫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曰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增悽惻悲風生

微綃萬里有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幡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爲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又李潮八分小篆歌曰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帳劒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螭盤拏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柰汝何

飛花散於竹帛觀夫始用契以代繩何樸略之難同而智巧之所易也

【增】賦　唐封希顏六藝賦曰若乃墨妙之場淫書之客轉注別態圖方自適萬仞崩雲千巖落石垂露霑於緗綺

【增】序　隋書文學傳潘徽韻纂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爰爻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筴授河龜咸出洛綠綈白檢述勘華之運金繩玉字表夏殷之符卸甲示於嬀墟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爲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規範　宋徐鉉重脩說文序曰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敎化所以行於百代及於萬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文乃暴秦戰攻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脩蒼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返以篆籀爲奇怪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勝觀矣諸儒傳說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脩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

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相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文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壞替隸古定興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既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漬聖明若臨冰谷

又說文解字韻譜序曰

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蒼頡纂鳥迹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色之李斯變小篆以簡易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趣省古法一變字義寖譌先儒許慎患其若此故集倉鵝之學研六書之旨博訪通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百字字書精博莫過於是篆籀之體極於斯焉其後賈魴以三蒼之書皆爲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千有餘歲凡善書者皆草隸焉又隸書之法有刪繁補闕之論則其譌僞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夫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闕文格言斯在若草木魚鳥形聲觸類長之良無窮極苟不折之以古義何足以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中興斯學贊明許氏奐焉英發然古法皆俗易爲堙微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操觚要資校閱而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鍇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覩鍇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元旨正陽冰之新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今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古訓以爲別識其餘數衍有通釋五音凡千卷貽諸同志云

書唐李陽冰上李大夫論古篆書曰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迹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霧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指讓周旋之體於鳞羣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鳥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寖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來爲宋魯魚一惑涅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適復每一念至未嘗不攬筆長歎焉

論唐張懷瓘文字論曰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迹在塵寰而志出雲霄變彙常務於飛動採彼意象入此規模

雜文漢崔瑗草書勢曰書體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迹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勤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旨用於卒迫兼功幷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崺企鳥跱將奔未馳或黜黜業狀似連珠絕而不離蓄怒拂鬱放逸生奇或凌遽而惴慄若據槁而臨危傍點斜附似螳蜋拳跼縈紆糾紛狀似蟠虵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灌焉若沮岸崩涯就而察之即一畫不可移纖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彷彿若斯　蔡邕篆書勢曰字畫之始因於鳥迹蒼頡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芬紆揚波振激龍躍鳥震延頸脅翼體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垂凝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蚊蚊翅翅翩翩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絡繹連延迫而察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奚不能觀其陳間般倕指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槩梗概其可觀揣華藪於紈素爲學藝之範閫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頻仰舉大略而論旃　晉成公綏隸書體曰皇頡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迹遂以成意閎之後嗣存載道義綱紀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記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蟲篆既繁草隸近僞遒之中庸莫尚於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

適宜亦有弛張操筆假墨抵押毫芒彪煥磔落形體抑揚芬葩連屬溢分羅行爛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錦綉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按急挑挽橫引從左牽右繞長波鬱拂微勢縹緲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紈染元翰彤管電流雨下雹散點黜折怵捌挫安案續紛絡繹華藻燦爛縕綃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翫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輝煥若乃八分篆法殊好異制分白賦黑基布星列翹首舉尾直刺斜掃纖絡結體賸彩奮節或若蚪龍盤游蜿蟤軒翥鸞鳳翔翔矯翼欲去或若驚鳥將擊幷體抑怒良馬騰驤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鬱若霄霧朝升游煙連雲俯而察之凜若清風厲水滄瀾成文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形功難詳聊舉大體

增贊宋蘇軾文與可飛白贊曰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飄飄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

著述一

增法言曰或曰述而不作元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　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穎容春秋例曰著述之事前有司馬遷揚雄後有鄭衆班固近即馬融鄭元其所著作違義正者略舉一兩事以言之史記不識畢公文王之子而云與周同姓揚雄法言不識六十四卦云所從來遠矣　胡安國春秋隱元年傳曰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冊之舊文矣　史記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　又自序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於羑里演易孔子厄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新語道基篇曰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變微原情立本以敘人倫宗諸天地綴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　抱朴子曰孔鄭之門耳聽口受者減絕而託竹素者爲世寶也

南史傳曰蕭恭字敬範封衡山縣侯時元帝勤心著述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懽與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心苦思竟不成名　宋史傳曰程頤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甲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曑然爲天地間一蠹惟纘輯聖人遺書庶幾有補　又曰程迴卒朱熹以書告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曾不得一試然著書滿家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　金樓子曰王仲昔在荆州著書數十篇荆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　虎一毛不知其斑　文心雕龍史傳篇曰至於晉代之書繫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　宋劉器之曰孔子年六十六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人著書多在晚年蓋爲此也

著述三

反騷　刪史揚雄好古樂道欲窮六章成名於後小經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以箴失及於相如作四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揚子以字辭爲業向秀於莊子舊注外更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其義寥落有郭象者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文句而已秀本後出故今有向郭二注　晉書周處傳曰處著作郎周右史之任也　非國語　晉著作郎周處著

詞嚴理正　言典事該

晉書傳曰孫盛著晉陽秋詞嚴而理正　唐書傳曰柳宗元非國語自序曰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而其說多誣淫懼學者溺於文采而淪於是非作招魂皮子以忠放不知屈原作大招宋玉作招魂之才沈鬱之思不能成此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幾極深鉤元之著九篇者曰愍及於相如作四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揚子以字爲業向秀於莊子舊注外更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其義寥落有郭象者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文句而已秀本後出故今有向郭二注　晉書周處傳贊云二班博贍文義成一家之言典而不虛華等稱其良史之才足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釋吳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更爲詁訓時號五臣注　詔藏祕閣　寫付司經　又曰詔藏祕閣寫付司經魏王

繼迹遷固　范蔚宗後漢書班固傳贊云二班懷文藻成帝墳比良遷董狐兼麗卿雲　華陽序集云陳壽著晉陽秋詞嚴而理正唐書傳曰陳壽長於比事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說以爲訓

發明舊義　追終先志　唐書傳曰李邕父善注文選邕又曰李邕父善注文選發明舊義善不可奪故兩書並行而忘義書成以問邕邕不能屬詞故號書簏始注文選欲有所述善詰之邕曰試爲我補之邕附事見義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說以爲訓

五臣同注　又曰呂向薛綜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更爲詁訓時號五臣注

兩書並行

己說罕於是著紹訓以發明舊義　下注見上史二

著述四

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凡百五十篇歷四葉成詔籍撫地志以進太宗令寫付秘閣詳求書注又曰舍英咀華捃摭孟堅之闕補綴子長之遺自漢興以來著述多矣騷人之傳並辭烈於三史諸子之流分門於九部或有發揮經典彌綸大猷或有商榷前修糾正時弊或有刪定舊記採摭異聞或有訓釋詁訓開導後學或有解說名目分別事物或有品藻人流銓衡文士或有詮敘論難辨釋名理或有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或有總括綱紀提挈要會或有撮略細碎以廣見聞或有採掇瑣言以備忘闕或有錄無定本隨時變改或有事出傳聞疑惑後人或有出入歷載首尾異體或有文約事舉刪繁就簡或有事詳文省反複曲暢或有義主於理辭不加飾或有辭主於美義不稱理或有假象取喻託事見情或有引古證今援彼比此或有藉賓定主因問發端或有假設客難自生酬答或有博而不要或有要而不博或有淺而不俗或有俗而不淺或有文質彬彬或有理勝其辭或有辭勝其理或有義豐而辭婉或有辭辨而義乖或有敘理如流或有倒置失次或有依經以建制或有隨事以取義或有不拘一揆或有不可勝數

九成貯書 宋謝靈運傳上表曰臣家於南部作勞之暇頗玩墳籍自漢中書校定以後迄於太宗令寫付秘閣四部合九成貯書以備天府

賈誼新書 隋經籍志曰梁有賈誼新書十卷亡

司馬遷史記 隋經籍志曰漢太史令司馬遷撰十卷

劉向新序 隋經籍志曰漢中壘校尉劉向撰十卷

劉向說苑 隋經籍志曰漢中壘校尉劉向撰二十卷

劉向列女傳 隋經籍志曰漢中壘校尉劉向撰十五卷

劉向列仙傳 隋經籍志曰漢中壘校尉劉向撰二卷

劉向別錄 隋經籍志曰漢中壘校尉劉向撰

劉歆七略 隋經籍志曰漢中壘校尉劉歆撰

劉歆三統曆 隋經籍志曰漢中壘校尉劉歆撰

劉歆鈐經 隋經籍志曰漢中壘校尉劉歆撰

劉歆遂初賦 隋經籍志曰漢中壘校尉劉歆撰

劉歆甘泉賦 隋經籍志曰漢中壘校尉劉歆撰

劉歆靈光殿賦 隋經籍志曰漢中壘校尉劉歆撰

揚雄太玄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十卷

揚雄法言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十卷

揚雄方言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十三卷

揚雄蒼頡訓纂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蜀王本紀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官箴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逐貧賦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酒箴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蠶賦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連珠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畔牢愁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反離騷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趙充國頌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元后誄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太玄經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十卷

揚雄訓纂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州箴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太玄圖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太玄音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太玄錄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太玄解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太玄數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太玄測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太玄攡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太玄掜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太玄瑩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太玄衝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太玄告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太玄文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太玄筮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太玄圖贊 隋經籍志曰漢大夫揚雄撰一卷

揚雄太玄

漢晉春秋　晉袁宏撰宏有三國名臣序贊已著錄是書亦三國事也自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篡位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吳平凡九十二年接戰國左史之遺古史之體明經興音義美其弘義學者歟

讀史管見　文獻通考陳氏曰諫議孔克表撰克表可傳賜其家本帛百匹

臣綱目忠臣宋憲孔克表通鑑綱目附續序曰事至德八年以後迄於天祐甲申多羞孔君尚有以刊定之庶乎忠臣義士有感於時事歟

讀史至言　又曰褚無量所撰述百篇上之帝嘉其弘義學者歟

此為不朽　宋書傳曰褚無量著漢書古今異聞既成奏之上善之曰此書可傳賜其家本帛百匹

經正義　孔穎達等奉敕撰

六經法言　唐書傳曰褚無量著六經法言二十卷奏之旋拜諫議大夫

宣遊著書　柯古博學強記多識奇篇祕籍著書數十篇至辰著

杜門著述　吾學編傳曰趙鼎字元鎮自號得全居士元符六年春試六事忤江彬廷杖除名杜門著述而已

隱几著書　陸龜蒙笠澤叢書自序曰自乾符六年春臥笠澤遇體中不甚羸耗時亦隱几著書

構亭著書　金史傳曰元好問著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世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人質櫝記口而雕有心思精子部事類相從名為壁記

孔子作象　象繫辭云伏羲作八卦孔子文王演為六十四卦孔子又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

老子作道德　列仙傳云老子者楚苦縣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德上下經二卷

仲舒作繁露　西京雜記董仲舒傳之號注君通論董氏

景鸞撰禮略　益都書舊傳云景鸞字漢伯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外又撰禮略七篇世傳之

注丹作通論　東觀漢記云注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作通論七篇

隱禮作經解　陳禮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

門籍施筆研　謝承後漢書云王充貧無書往市中省所賣書一見便憶誦歸門籍屋柱皆題筆研著論衡

補馬遷之缺　都經神道碑曰朝廷所日以立言載筆為務撰續後漢書遷經東武以正陳壽之失

正陳壽之失　劉知幾史通考異曰前後六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論成二百九十四卷臣之小說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力不足編之以夜編閱舊史旁采小說之精力盡於此書

精力盡於此書　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曰前後漢書局自隨得以所精覃慮於此書

精力幾盡　文獻通考曰續通鑑長編李燾撰先是司馬光作資治通鑑表曰臣精力盡於此書

自成一家之言　又陳氏曰皇王大紀胡宏撰述皇帝王覇運王博采經傳時有論說自成一家之言

卓然一家之作　元史傳曰吳澄少嗜學著書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卓然成一家之作

居青巖山纂述　吾學編傳曰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元季遁青巖山閉門纂述

隱青巖山著書　濂又曰王冕字元章諸暨人戊子歲為書七八千言上時宰相不能用去歸隱青巖山著書

恩張霸造百兩尚書論衡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處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亦惜其文而不誅故百兩之篇不傳後漢書云服虔字子慎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鍾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盡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

退論書策以舒憤思司馬遷答

賈通經典采摭史傳吾學編傳曰英殿大學士博覽古今號通儒其所著述不自撰敢緣聖朝稽古之德辦牧餘暇輯復著書討尋叢籍於茲一紀謹上今文尚書有著述號西亭集

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揚雄答劉歆書曰有自見僕藏不遜近自記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

耕牧餘暇輯復著書蕭穎士爲陳正卿進續尚書表曰臣誠愚陋竊不自揆敢緣聖朝稽古之德辦牧餘暇輯復著書討尋叢籍於茲一紀謹上今文尚書表曰臣聞上古結繩而治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事以察三皇五帝之書煙墳滅絕周室既衰孔子敦詩書定禮樂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上以尊王室下以明得失垂憲後王褒貶當時其文簡其義精其事信其辭直其旨遠其微婉其顯晦其志潔其行廉其教大其言順其理正其體要其用宏其文麗其事博其義深其感人也入而不淫其誘人也出而不窮其動人也樂而不傷其懲惡也哀而不怒其陳古也直而不切其指事也顯而不汙其屬辭也文而不質其稱物也雜而不越其敘事也信而有徵其推理也通而不鑿其正言也順而不諂其避諱也婉而不迫其臨難也明而不激其處中也和而不流其遠譬也近而不淺其引喻也遠而不鄙其微顯也闡幽而不黷其言天地也高而不危其言日月也光而不眩其言江河也清而不濁其言君子也遠小人也其言小人也近而不褻其言治亂也著而不誣其言神怪也正而不誕其言鬼神也幽而不測其言禍福也直而不回其言死生也一而不變其言常道也簡而不闕其言變通也久而不易其言仁義也理而不亂其言法制也備而不黷其言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上下千載覃精三紀呂溫代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曰臣不揆蒙陋思窺聖奧以故湖州刺史丹陽縣主簿啖助爲嚴師以故洋州刺史趙匡爲益友考公穀之善否辨公穀之得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退論書策以舒憤思司馬遷答

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漢書

賈通經典采摭史傳吾學編傳曰英殿大學士博覽古今號通儒其所著述不自撰

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函請刑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說以爲不可宜折衷
貞觀禮以後事增損記元魏迄唐開元
撰次爲書錄記事名曰國朝傳記故肇續之　張九齡著千秋金鏡錄

憲著通鑑綱目　文獻通考陳氏曰始司馬光通鑑有目錄舉其要後
書記續文獻通考陳氏曰太常因革禮文獻通考多放獻請禮官編脩
治亂窮民情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
謂目每餘之中首之以崇敬畏戒逸欲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又次之以古今之
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發明者錄之而公之說亦附見

書錄　吾學編陳氏曰薛瑄手錄性理大全晨夜誦讀有得輒秉燭
書西銘釋文孝經注解性理
文集儒家宗統譜及存疑錄　解縉著永樂大典　明紀永樂五年永樂大典成先是命翰林
其書以爲未備復命重脩　謝鐸著續西山讀書記　吾學編傳曰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
至是成賜名永樂大典　丘濬著大學衍義補　又曰丘濬字仲深瓊山人成化十六年進士進禮部侍
重正統秦隋漢唐之交子竊太虛稍去其世變升降治亂與國統編全作

楊時撰又辨之曰吾舉其綱目而文獻通考陳氏曰經世大典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
用皇極經世書正統以定大分其紀事師司馬光公綱目名曰通鑑續編
補遺其書法師朱文公綱目名曰通鑑續編　馬端臨著文獻通考

太平寰宇記　又曰樂史字子正撫州臨川人太平興國中書成
楊時撰又辨之曰吾舉其綱目而文獻通考陳氏曰經世大典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
文獻通考讀書記　眞德秀著讀書記集說　始自序曰先君子師事雙峯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先儒緒論
用皇極經世書正統以定大分其紀事師司馬光公綱目名曰通鑑續編　門講習爲多中遭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懼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讀
補遺其書法師朱文公綱目名曰通鑑續編　馬端臨著文獻通考　書大學衍義傳多議論慶名進士所傳於師
著文獻通考讀書記　眞德秀著讀書記集說　門講習爲多中遭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懼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讀

太平寰宇記　又曰樂史字子正撫州臨川人太平興國中書成
書錄　吾學編傳曰薛瑄手錄性理大全晨夜誦讀有得輒秉燭
書西銘釋文孝經注解性理
文集儒家宗統譜及存疑錄　解縉著永樂大典　明紀永樂五年永樂大典成先是命翰林
其書以爲未備復命重脩　謝鐸著續西山讀書記　吾學編傳曰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
至是成賜名永樂大典　丘濬著大學衍義補　又曰丘濬字仲深瓊山人成化十六年進士進禮部侍
重正統秦隋漢唐之交子竊太虛稍去其世變升降治亂與國統編全作

元和郡國志　文獻通考陳氏曰元和郡國志四十卷李吉甫撰
京兆至隴右凡四十七鎮篇目皆有圖今圖不存　李吉甫著

五代史　見史　程頤著易傳　見易　張載著正蒙　宋史傳曰張載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
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而著正

著述　案　邵雍著皇極經世　又曰雍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至於古今
書參繹條次　楊億著冊府元龜　又曰景德二年詔王欽若楊億等脩君臣事迹
御覽　楊億著冊府元龜　又曰景德二年詔王欽若楊億等脩君臣事迹

太平寰宇記　又曰樂史字子正撫州臨川人太平興國中書成
書錄　吾學編傳曰薛瑄手錄性理大全晨夜誦讀有得輒秉燭
書西銘釋文孝經注解性理
文集儒家宗統譜及存疑錄　解縉著永樂大典　明紀永樂五年永樂大典成先是命翰林
其書以爲未備復命重脩　謝鐸著續西山讀書記　吾學編傳曰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
至是成賜名永樂大典　丘濬著大學衍義補　又曰丘濬字仲深瓊山人成化十六年進士進禮部侍
重正統秦隋漢唐之交子竊太虛稍去其世變升降治亂與國統編全作

元和郡國志　文獻通考陳氏曰元和郡國志四十卷李吉甫撰
京兆至隴右凡四十七鎮篇目皆有圖今圖不存　李吉甫著

世史正綱鳥大學衍義補以明當世利
害書成表上奏本部尚書 胡居仁著居業錄又曰胡居仁字叔心一字敬齋居業錄者先生道
之所著 王守仁著傳習錄續文獻通考云王守仁字伯安所著有時習傳習錄諸書 薛應旂著宋元紀事本末明詩紀事云薛應旂字仲常武進人官至吏部尚書謚文憲 雁飲順著困知記王氏類苑云雁飲順字德修通判安州山人四部稿 著書數十萬言 趙復興著宋元文獻通考云趙復字仁甫一字汲齋學者稱為江漢先生 陳邦瞻著宋元紀事本末明詩紀事云陳邦瞻字德遠浙江人於經史之旨融會貫通著有時習傳習錄諸書 薛應旂著宋元紀事本末明詩紀事云薛應旂字仲常武進人官至吏部尚書謚文憲

文章一

原 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易賁卦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左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原 初學記曰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矣三代之後篇什稍多又訓詁宣於邦國移檄陳於師旅箋奏以申情理箴誡用弼違邪贊頌美於形容碑銘彰於懿德謚冊褒其言行哀弔悼其淪亡章表通於下情箋疏陳於宗敬議論平其理駮難考其差此其略也 白虎通曰質法天文法地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奉而承之故曰文 梁書文學傳曰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 隋書經籍志序曰諸子爲經籍之鼓吹文章爲政化之黼黻 元史儒學傳曰古人文章明道德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坦易無深怪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讀之感動今世辭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 法言曰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元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金樓子曰王仲任云夫說一經者爲儒生也博古今爲通人也上書奏事者爲文人也能精思著文連篇章爲鴻儒也 中說曰房元齡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然其包舉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生平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 又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 典論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陸景典詰曰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據筆於翰墨之采乃貴其造化禮樂之淵之盛也 顏氏家訓曰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 又曰文章之體標舉興會

發引性靈　文心雕龍曰故論說辭命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之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寰內者也　又曰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相雜然則心不可壅故潤色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盡變　顏眞卿孫文公集序古之爲文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中乎雅頌　韓休蘇頲文集序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思澹蕩襟靈導揚隱伏洞彼金石流於管弦　韓愈曰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　李德裕曰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若無聲　又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如新　李華崔孝公文集序曰文考貫道之器也　杜牧曰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采章句爲之兵衛　張方平曰文章之變與政通士惟道義積於中英華發於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所蘊也　元好問耶律公墓志曰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變之理　馬祖常臥雪齋文集序曰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　虞集書元元贄稟後曰人之於文也猶日月之有輝光山川之出雲雨草木之有華實也時至氣應載遇於事物之動而發見焉　宋濂曰爲文必在於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類　又曰文者乾坤之精粹也陰陽之靈和也四時之衡石也百物之管轄也　蘇伯衡曰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於外故其言不文而文

文章二

文心雕龍原道篇曰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　朱熹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　崔祐甫穆氏四子講議記曰言徵之文鬱而不見卜商有詩序　文心雕龍時序篇曰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　魏書文苑傳序曰漢之西京馬揚爲首東都之下班張爲雄　文心雕龍體性篇曰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

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　典論曰今之文人有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此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性高而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　宋書傳論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文體三變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　晉書文苑傳序曰金行暴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焕硯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至於吉甫玉潤埜會川沖　又論曰孝若掞蔚春華時標麗藻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賾潘著哀詞貫天人之情性機文喻海岳藻如江　文心雕龍時序篇曰茂先搖筆而散珠太沖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辭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　抱朴子曰歐陽生曰張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章遠過二陸　晉書傳曰陸機字士衡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人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又曰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逮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　又曰成公綏字子安張華每見其文歎服以爲絕倫　又曰左思字太沖賦三都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　宋書文學傳論曰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搖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又傳曰顏延之字延年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　又曰謝惠連爲祭古冢文甚美又爲雪賦亦以富麗見奇文章並傳於世　又曰謝莊字希逸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齋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又曰劉孝綽字孝綽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之號曰神童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南齊書傳曰謝朓字元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流麗　又曰陸厥字韓卿永明末盛爲文章哭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世號爲永明體　顏氏家訓文章篇曰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嘲劉逖云君輩詞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玩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凋瘁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辛笑曰可矣　梁書文學傳序曰高祖旁求儒雅文章之盛煥乎俱集其在位

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若彭城到溉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皆後來之選也
隋書文學傳序曰自大同之後徐陵庾信分路揚鑣而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　梁書傳曰吳均字叔庠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效之謂爲吳均體　又曰紀少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曰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也　又曰任昉字彥升尤長載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所著文章十萬言東海王僧孺論之以爲賢於董生揚子　又曰何遜字仲言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人謂之何劉　又曰丘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父靈鞠謂氣骨似我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甚美　三國典略曰徐摛字士秀爲太子家令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謂之宮體　南史傳曰徐陵字孝穆爲一代文宗其文頗變舊體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轉及周齊家有其本　後周書傳曰庾信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鈔撰學士文並絕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　陳書傳曰姚察字伯審於墳籍無所不窺每有製述多用新事人所罕見咸重其興博

又曰沈不害字孝和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就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　又曰張正見字見賾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　又曰虞寄字次安大同中嘗曝兩殿前有雜色寶珠梁武帝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　周書傳論曰洎乎有魏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風焉其後表裏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標沈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　魏書傳曰溫子昇字鵬舉博覽百家文章清婉梁武帝使張皐寫其文筆傳於江外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詞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傳標使吐谷渾見國主牀頭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　又曰常景字永昌高允卒其兄肇私託景及邢巒高聰徐謂各作碑銘並以進御世宗悉付崔光簡之以景爲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下文出諸人上　又曰崔光字長仁高祖常曰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　北齊書文苑傳序曰有齊延廣俊髦鄴京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富

北平陽子烈並其選也後有范陽祖弘勳亦參文士之選　又傳曰荀士遜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蘇亮蘇綽盧柔盧璨元瑋李昶之流咸會鮮翼自致青紫　又傳曰李昶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　又曰薛寘時盧柔學業優深文讓華贍而寘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　隋書文學傳序曰時之文士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誓高陽許善心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　又傳曰李德林字公輔楊遵彥命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加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滄之流耳　又曰盧思道字子行周武帝平齊後徵同二司追赴長安與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　又曰李諤字士恢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乃上書曰遺理存義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　又曰柳誓字顧言轉晉王府諮議參軍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秘書學士虞世基誓爲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爲庾信體及見誓已後文體遂變　又曰許善心字務本十五解屬文牋上父友徐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　又曰杜正倫字慎徽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以文章才辨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楊素負才傲物正倫抗辭酬對無所屈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召正倫使作賦援筆立成異之因令擬雜文十餘條又皆立就而辭理華贍乃歎曰此眞秀才吾不及也　唐書文藝傳序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初沿江左餘風緝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元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擩咀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　又傳曰厥世南字伯施文章婉縟慕徐陵陵自謂類已由是知名　又曰富嘉謨長安中累轉晉陽尉與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以徐庾爲宗嘉謨與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　又曰王勃字子安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楊盧駱四傑居王後他日崔融與張少與王勃盧照鄰皆以文辭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炯聞之謂人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他日崔融與張

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鄉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亦不減於王恥居王後信然傑在盧前謙也　又曰蘇頲字廷碩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　又曰張說字道濟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論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

又曰李憕字巨山兒時夢人遺雙管自是有文辭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學者取法焉　又曰李白字太白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　又曰杜甫字子美渾涵汪茫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有餘殘膏賸馥霑漑後人多矣　又曰張說字道濟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和著鵬陵夫子集論以爲閎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又曰韓愈字退之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　又曰柳宗元字子厚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又曰白居易字樂天工文章未冠顧況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　又曰溫庭筠少敏悟工爲詞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　五代史傳曰王仁裕嘗夢訃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　宋史文苑傳序曰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脩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　又傳曰楊億字大年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召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深加賞異文筆雄健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學者翕然宗之　又曰柳開字仲塗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爲文范杲好對初爲楊億所拔識後遂與齊名時號楊劉　又曰柳開字仲塗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爲文范杲好古學大重開文世稱爲柳范　又曰徐鉉字鼎臣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弟鍇字楚金李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歎曰二陸不能及也　又曰穆修字伯長自五代文敝柳開始爲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學者靡然從之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雖窮死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　又曰歐陽修字永叔游隨得唐韓愈遺集於廢書籠中讀而心慕之必欲並轡絕馳而與之並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超然獨驚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又曰蘇洵字明允舉進士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所爲文閉戶益讀

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子軾轍來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既出士大夫爭傳之於時學者翕效蘇氏爲文章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浩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　又曰蘇轍字子由爲文渾涵澹泊似其爲人不願人知而秀傑之氣自不可掩　又曰王安石字介甫爲文初固爲文章上下馳騁原本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文辭者鮮能過也　又曰王安石字介甫爲文初若不經意既成無不服其精敏　金史傳曰元好問爲文有繩尺備衆體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　又曰趙秉文爲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文與楊雲翼代掌文柄時號楊趙　又曰楊伯仁久在翰林文詞典麗上曰自韓昉張鈞後則有翟永固近日則有張景仁鄭子聃今則伯仁而已其次未見能文者　又曰王磐文辭宏放浩無涯涘　元史傳曰馬祖常工於文章弘贍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爲法而自成一家之作　又曰蘇天爵字伯修爲文長於序事平易溫厚獨任一代文獻之寄　又曰柳貫爲文沈鬱春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與黃溍虞集揭傒斯齊名號爲儒林四傑又曰歐陽元八歲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注目視之曰是兒神氣微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致和元年日直內廷多所撰述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其文筆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　又曰姚燧字端夫爲文閎肆談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變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先德者不得燧文以爲媿恥　廖道南曰洪武建文間則有劉伯溫之閎大宋景濂之浩博王子充之醇正方孝孺之豪巖永樂宣德則有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大之爾雅楊文貞之精密正統間則有李文忠之樸茂劉文安之談核然皆麗藻豐腴未有若丘文莊之明體達用裒然爲一代文宗者也自是以後若陳篁墩李西涯諸公蓋聞文莊之風而興起焉者　明紀曰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博極羣書著作甚富四裔咸購其文集　吾學編曰王禕進平江西領太祖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又曰方孝孺字希直合寧海人爲文雄邁深醇鄉人呼爲小韓子又曰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　明詩紀事曰解縉字大紳少夢五色筆筆有花如菡萏及長以文名落筆千言無所疑滯

吾學編曰錢習禮字習禮吉水人爲文如源泉潭潭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乃有餘　明詩紀事曰楊士奇太和人其詩文號臺閣體　吾學編曰李奇太和人其詩文號臺閣體　吾學編曰胡儼字若思學問該博文章簡直不事浮藻　明紀曰丘濬頴悟絕人無書不讀著述之富當代罕出其右劉健嘗戲謂曰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劉默然甚媿　吾學編曰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數奏明暢爾雅裒然一代宗工也有懷麓堂集行世　又曰倪岳字舜咨錢唐人徙上元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暢達無不會文切理　明詩紀事曰楊慎字用脩新都人七歲擬古戰場文時人傳誦以爲淵雲再出　又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詩文以復古自命與信陽何仲默相和唱時謂唐有李杜明有李何　吾學編曰王鏊字濟之學贍爲文春容爾雅議論條暢　明詩紀事曰李維楨海內謁文者如市洪裁綺製揺筆揮灑　又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與濟南李于鱗脩西京以上之詩文以標幟一世

文章三　敏捷

主氣　本形

魏文帝典論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以力強而致　文帝與吳質書曰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章以自命與信陽何仲默相和唱時謂唐有李杜明有李何　吾學編曰王鏊字濟之學贍爲文春容爾雅議論條暢　明詩紀事曰李維楨海內謁文者如市洪裁綺製揺筆揮灑　又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與濟南李于鱗脩西京以上之詩文以標幟一世

辭條　言葉

上見陸機文賦王充論衡曰辭生於意意出於事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也　案匹爲笙簧案書鈔作百家爲笙簧詳經典公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劉時有逸氣然槩體與楊修書曰劉季緒才不能違於作者而詆訶文章摘其利病　又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與濟南李于鱗脩西京以上之詩文以標幟一世

辭賦　潤色

詆訶論之語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曹植與楊修書曰劉季緒才不能違於作者而詆訶文章摘其利病　又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與濟南李于鱗脩西京以上之詩文以標幟一世

辭條　言葉

上見陸機文賦王充論衡曰辭生於意意出於事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也　案匹爲笙簧案書鈔作百家爲笙簧詳經典公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劉義慶世說曰孫興公讀之擲地作金石聲　又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與濟南李于鱗脩西京以上之詩文以標幟一世

風骨　弘麗

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　體弱　辭壯

雕龍　畫虎

史記曰騶奭談天衍炙轂過趙　雕龍奭談天衍之文飾之若龍文故號雕龍　曹植與楊修書曰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　體弱　辭壯

雕玉　鏤冰

揚子法言曰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不雕孰與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雕璆琳琅玕與礫石同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丹青　綃縠

揚子法言曰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不雕孰與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雕璆琳琅玕與礫石同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丹青之論耳　李充翰林論曰潘安仁之爲文猶翬翟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揚雄劇秦美新論曰昔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盛德　文治　虞舜誕敷

述殷　揚雄劇秦美新論曰昔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盛德　文治　虞舜誕敷

程曉與傅元書曰文公詠周孔父述殷嘏　揚雄劇秦美新論曰昔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盛德　文治　虞舜誕敷文德舜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　文治　經緯

弛張　經緯天地曰文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以弓喻也　弛張

吐鳳　吞鳥

上見著述三罪舍夢五色鳥後有文章　宿構　立成

王粲羣英論曰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張子房陳孔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槩體實才學與文相副也　王充論衡曰文由外而興去深不見大體也　宿構　立成

王粲羣英論曰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張子房陳孔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槩體實才學與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柢之深不見大體也　笙簧　鼓吹

抱朴子曰五典三墳之文煥乎若日月之麗天八索九丘之義鬱乎若山川之流地　史記曰騶奭談天衍之文飾之若龍文故號雕龍　曹植與楊修書曰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　體弱　辭壯

雕龍　畫虎

史記曰騶奭談天衍之文飾之若龍文故號雕龍　曹植與楊修書曰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　體弱　辭壯

雕玉　鏤冰

揚子法言曰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不雕孰與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雕璆琳琅玕與礫石同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丹青　綃縠

揚子法言曰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不雕孰與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雕璆琳琅玕與礫石同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丹青之論耳　李充翰林論曰潘安仁之爲文猶翬翟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揚雄劇秦美新論曰昔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盛德　文治　虞舜誕敷

述殷　揚雄劇秦美新論曰昔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盛德　文治　虞舜誕敷文德舜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　文治　經緯

弛張　經緯天地曰文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以弓喻也　弛張

吐鳳　吞鳥

上見著述三罪舍夢五色鳥後有文章　宿構　立成

王粲羣英論曰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張子房陳孔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槩體實才學與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柢之深不見大體也　笙簧　鼓吹

抱朴子曰五典三墳之文煥乎若日月之麗天八索九丘之義鬱乎若山川之流地　潤業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潤色鴻業

焚研　魏王粲才高鍾繇王朗等閣筆不敢措手　陸雲書與兄機書曰君苗見兄之文欲焚筆研　無　然後吾從同

郁郁　彬彬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質則史文贍彬彬　文勝質則史　見上

何劉　盧薛　何遜劉孝綽見上　盧柔薛寘見上

宮體　宮樣　徐摛見上　寒齋見上

多　多做多商量多也　王文恪曰蘇味道九歲能文辭與里人李嶠以文翰顯時號蘇李　張說蘇頲見上

蘇李　燕許　又以文翰顯時號蘇李　張說蘇頲見上

三多　四傑　後山詩話曰永叔謂為文有三多　溫李　楊劉　溫庭筠李商隱

述才　載道　柳宗元李德裕文章論曰文者所以載道也　天與　神護　詳見下文章五　唐書傳曰劉禹錫常言其詩在處有神物護持　靈物　奇氣　李德裕文章獨有奇氣造物者常嗇於與人　報國　補時　柳宗元獻平淮西雅曰思報國恩獨有補時德輿崔祐甫文集序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　鋪陳　藻繢　陸贄翰苑集序曰鋪陳制人文藻繢陳帝業術亦工矣　鄭亞會昌一品集序曰鋪舒名實藻繢文采　宰匠　宗工　韓休為之宰匠　金史傳曰元好問人間無價是文章自道　雲霞　風水　李白上安州長史書曰都公謂李勉曰他人之文如雲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如風行水上渙是亦天下之至文也　顧況陶氏集序曰文章大抵十年一更有體病而辭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橫千人軍　朱熹曰嘗見傅安史傳曰元結好為文法有所謂筆路　辭源　筆路　杜甫詩曰辭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橫千人軍　無價　有神　劉禹錫詩曰人間無價是文章有神交自道　三變　一更　唐文三變見上十年一更見上　此四科　若五色　魏文帝典論曰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下見

華國　潤身　禁掌上宇文學士啓曰藉以經傳之學發為華國之文宋史傳曰歐陽修學者求見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澤物

韓潮　蘇海　類書韓文如潮蘇文如海　此四科　若五色　魏文帝典論曰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下見

握蛇珠　驂驥足　曹植與楊修書曰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文帝典論曰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筠木鐸　避筆端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採文謠以聞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君子避文士之筆端　唐書傳曰李义工屬文中書令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兄尚一尚貞兄弟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　又以文翰顯時號蘇李　張說蘇頲見上

錦繡堆　花萼集　潛確類書曰謝廷諮以詞賦著名號錦繡堆　杜甫詩曰彩筆昔曾干氣象　張以寧賀尚書

游魚出淵　飛兔越海　上見陸機文賦　陳琳答東阿王牋曰清辭妙句焱絕煒燁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追況驚馬可得齊足哉

長卿溫麗　公幹妙絕　西京雜記曰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美還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道耳其

五言詩之善者　妙絕時人　王賦阮章　孔書陸議　魏文帝典論曰王粲長於詞賦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李充翰林論曰或問曰如何斯可謂之文荅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

期可謂成文矣　以上初學記　擲地振玉　撚天凌雲　孫興公詳賦　三代同風　五藏出地　班固東都賦序曰大漢之文章炳焉三代同風　見下賦

二

君子博學 壯夫不爲於文揚子童子雕蟲篆刻而壯夫不爲

庾謂翰曰子之咳唾成珠玉吐氣作虹霓

吹一片宮商 注見上本條鼓吹北夢瑣言曰沈光有詞林根柢文心雕龍自序曰子嗤在踰立言精理無越茲論而馬鄭弘之已精惟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而已

金往往見寶 白居易文曰掩黃卷之麗藻吐白鳳之奇姿奇章秀句往往驚道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 經典枝條 詞林根柢

駝騁古今 牢籠天地 司馬遷傳贊曰買誼賈生辯博駝騁古今上下數千載 五經鼓舞斯以勤矣 史通曰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

清思濃采 秀句奇章 文心雕龍時序篇曰自漢興公卿多以文章顯庸矣至孝武崇儒術則汲黯以謇諤發跡倪寬以訒言飾吏事司馬遷以史才掌記石渠論述六經則有若蕭望之劉向之儔楊雄以綴文為給事黃門桓譚以多識通見為中常侍其清思濃采有足觀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為之冠冕東京之賦則有班傅張蔡為之雄 注見上著述三

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睿翰彈毫珠生落紙錦粲爛盈篇 李白集從弟令揚宰溧陽遺愛頌曰聞嘗日白日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

舒捥潛虬 注見上著述三

金商 旦宮轉角 上見揚雄白居易問

咀徵含商 旦宮轉角 白居易問

含英咀華 周書傳論曰孝武之世揚雄之徒以辭賦為宗 李白集從弟令揚宰溧陽遺愛頌曰

揚葩振藻 李朴曰皇甫湜注

彈毫珠生 揮翰霧散 趙宗欽與高允詩曰爾應其求由是摛筆和墨詞林有根柢

揮翰霧散 彈毫珠生 詩曰爾應其求

清思濃采 文心雕龍時序篇曰自漢興公卿多以文章顯庸矣至孝武崇儒術則汲黯以謇諤發跡倪寬以訒言飾吏事司馬遷以史才掌記石渠論述六經則有若蕭望之劉向之儔楊雄以綴文為給事黃門桓譚以多識通見為中常侍其清思濃采有足觀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為之冠冕東京之賦則有班傅張蔡為之雄 注見上著述三

秀句奇章 文心雕龍時序篇曰自漢興公卿多以文章顯庸矣至孝武崇儒術則汲黯以謇諤發跡倪寬以訒言飾吏事司馬遷以史才掌記石渠論述六經則有若蕭望之劉向之儔楊雄以綴文為給事黃門桓譚以多識通見為中常侍其清思濃采有足觀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為之冠冕東京之賦則有班傅張蔡為之雄 注見上著述三

字挾風霜 氣吐虹霓 世說曰淮南著鴻烈解二十篇自云句句中皆挾風霜之氣江

字挾風霜 氣吐虹霓 世說曰淮南著鴻烈解二十篇自云句句中皆挾風霜之氣 江賦曰紛葩發而揚采吐氣成虹

字挾風霜 氣吐虹霓 世說曰淮南著鴻烈解二十篇自云句句中皆挾風霜之氣 江賦曰紛葩發而揚采吐氣成虹霓

字挾風霜 氣吐虹霓 世說曰淮南著鴻烈解二十篇自云句句中皆挾風霜之氣 江賦曰紛葩發而揚采吐氣成虹霓 李賀詩曰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

字挾風霜 氣吐虹霓 世說曰淮南著鴻烈解二十篇自云句句中皆挾風霜之氣 江賦曰紛葩發而揚采吐氣成虹霓 李賀詩曰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記篆淵海曰唐詩曰吐天上文

心爐筆炭 月斧雲斤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琢形

心爐筆炭 月斧雲斤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琢形 黃庭堅詩曰月斧修時破雲碎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李賀詩曰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記篆淵海曰唐詩曰吐天上文

風檣陣馬 牛鬼蛇神 杜牧李賀詩序曰煙雲縣聯不足為其態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 李賀詩曰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記篆淵海曰唐詩曰吐天上文

水銑溪蚪 戶山為瓊岳以 蘇軾見上 朝野僉載曰徐彥伯為文多求新異以鳳閣為鴻鸞閣龍門為蚪户金谷為銑溪玉山為瓊岳以

水銑溪蚪 戶山為瓊岳以 蘇軾見上 朝野僉載曰徐彥伯為文多求新異以鳳閣為鴻鸞閣龍門為蚪户金谷為銑溪玉山為瓊岳以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琢形

風檣陣馬 牛鬼蛇神 杜牧李賀詩序曰煙雲縣聯不足為其態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 李賀詩曰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記篆淵海曰唐詩曰吐天上文 黃庭堅詩曰月斧修時破雲碎

水銑溪蚪 戶山為瓊岳以 蘇軾見上 朝野僉載曰徐彥伯為文多求新異以鳳閣為鴻鸞閣龍門為蚪户金谷為銑溪玉山為瓊岳以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琢形 黃庭堅詩曰月斧修時破雲碎

風檣陣馬 牛鬼蛇神 杜牧李賀詩序曰煙雲縣聯不足為其態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 李賀詩曰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記篆淵海曰唐詩曰吐天上文 黃庭堅詩曰月斧修時破雲碎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琢形 黃庭堅詩曰月斧修時破雲碎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經躪史 韓昌黎墓誌銘曰先生之文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茹古涵今無有端涯 解縉廖自公傳曰公幼能文章踔經躪史

經躪史 韓昌黎墓誌銘曰先生之文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茹古涵今無有端涯 解縉廖自公傳曰公幼能文章踔經躪史 錦心繡口 玉佩瓊琚 柳宗元答問曰其文則汗漫輝煌呼噏

經躪史 韓昌黎墓誌銘曰先生之文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茹古涵今無有端涯 解縉廖自公傳曰公幼能文章踔經躪史 錦心繡口 玉佩瓊琚 柳宗元答問曰其文則汗漫輝煌呼噏 陶潛帝皇 李朴曰錦

經躪史 韓昌黎墓誌銘曰先生之文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茹古涵今無有端涯 解縉廖自公傳曰公幼能文章踔經躪史 錦心繡口 玉佩瓊琚 柳宗元答問曰其文則汗漫輝煌呼噏 陶潛帝皇 李朴曰錦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琢形

經躪史 韓昌黎墓誌銘曰先生之文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茹古涵今無有端涯 解縉廖自公傳曰公幼能文章踔經躪史 錦心繡口 玉佩瓊琚 柳宗元答問曰其文則汗漫輝煌呼噏 陶潛帝皇 李朴曰錦 黃庭堅詩曰月斧修時破雲碎

經躪史 韓昌黎墓誌銘曰先生之文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茹古涵今無有端涯 解縉廖自公傳曰公幼能文章踔經躪史 錦心繡口 玉佩瓊琚 柳宗元答問曰其文則汗漫輝煌呼噏 陶潛帝皇 李朴曰錦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琢形 黃庭堅詩曰月斧修時破雲碎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掀雷掣電 驅濤湧雲 司空圖曰吾嘗見韓史部歌詩累百篇其聲鬱氣勢掀雷掣電撐扶於天地之垠 李翺祭韓退之文曰建武以還文章質喪儷花對偶相向及兄為之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變駭驅濤湧雲六經之同歸

掀雷掣電 驅濤湧雲 司空圖曰吾嘗見韓史部歌詩累百篇其聲鬱氣勢掀雷掣電撐扶於天地之垠 李翺祭韓退之文曰建武以還文章質喪儷花對偶相向及兄為之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變駭驅濤湧雲六經之同歸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琢形

掀雷掣電 驅濤湧雲 司空圖曰吾嘗見韓史部歌詩累百篇其聲鬱氣勢掀雷掣電撐扶於天地之垠 李翺祭韓退之文曰建武以還文章質喪儷花對偶相向及兄為之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變駭驅濤湧雲六經之同歸 黃庭堅詩曰月斧修時破雲碎

掀雷掣電 驅濤湧雲 司空圖曰吾嘗見韓史部歌詩累百篇其聲鬱氣勢掀雷掣電撐扶於天地之垠 李翺祭韓退之文曰建武以還文章質喪儷花對偶相向及兄為之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變駭驅濤湧雲六經之同歸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琢形 黃庭堅詩曰月斧修時破雲碎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緝五臟而詠歌乎蟲魚鳥獸之情大而羽翼乎禮樂刑政之具 李翺祭韓退之文曰建武以還文章質喪儷花對偶相向及兄為之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變駭驅濤湧雲六經之同歸

緝五臟而詠歌乎蟲魚鳥獸之情大而羽翼乎禮樂刑政之具 李翺祭韓退之文曰建武以還文章質喪儷花對偶相向及兄為之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變駭驅濤湧雲六經之同歸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琢形

緝五臟而詠歌乎蟲魚鳥獸之情大而羽翼乎禮樂刑政之具 李翺祭韓退之文曰建武以還文章質喪儷花對偶相向及兄為之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變駭驅濤湧雲六經之同歸 黃庭堅詩曰月斧修時破雲碎

緝五臟而詠歌乎蟲魚鳥獸之情大而羽翼乎禮樂刑政之具 李翺祭韓退之文曰建武以還文章質喪儷花對偶相向及兄為之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變駭驅濤湧雲六經之同歸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琢形 黃庭堅詩曰月斧修時破雲碎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累百篇其聲鬱氣勢掀雷掣電撐扶於天地之垠 李翺祭韓退之文曰建武以還文章質喪儷花對偶相向及兄為之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變駭驅濤湧雲六經之同歸

累百篇其聲鬱氣勢掀雷掣電撐扶於天地之垠 李翺祭韓退之文曰建武以還文章質喪儷花對偶相向及兄為之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變駭驅濤湧雲六經之同歸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琢形

累百篇其聲鬱氣勢掀雷掣電撐扶於天地之垠 李翺祭韓退之文曰建武以還文章質喪儷花對偶相向及兄為之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變駭驅濤湧雲六經之同歸 黃庭堅詩曰月斧修時破雲碎

累百篇其聲鬱氣勢掀雷掣電撐扶於天地之垠 李翺祭韓退之文曰建武以還文章質喪儷花對偶相向及兄為之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變駭驅濤湧雲六經之同歸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琢形 黃庭堅詩曰月斧修時破雲碎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李賀詩曰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記篆淵海曰唐詩曰吐天上文

李賀詩曰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記篆淵海曰唐詩曰吐天上文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琢形

李賀詩曰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記篆淵海曰唐詩曰吐天上文 黃庭堅詩曰月斧修時破雲碎

李賀詩曰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記篆淵海曰唐詩曰吐天上文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琢形 黃庭堅詩曰月斧修時破雲碎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斧雲斤鑿肺肝　子昂風華　燕公宏茂梁書獨孤及集序曰陳子昂以風骨宏茂廣波瀾　退之淳粹　子厚雄健李朴曰子厚雄健製肆有騷雅之遺風餘烈事極江左　景濂豐饒　伯溫流利王世貞文評曰宋景濂如酒池肉林之和劉伯溫如芍藥之和　繁文縟合宋書傳論曰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　潛思淵停　秀藻雲布魏書高允荅趙

晉書文苑傳序曰綜采繁縟研軸清英寫廣內之清編緝平臺之麗曲　合暢襟靈　導揚情思　隱伏文僊注見　筆有餘力　詞無竭源隋書文學傳序曰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江淹沈約任昉溫子昇邢子才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圖思極人文英華秀發　逸氣上濟　高情四達顏眞卿張文公集序曰學窮百氏不讓非聖之書古之道故逸氣上濟高情四達羌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乎常均　綜述性靈　敷寫言泉合於九流　文律諸於六變晉書文苑傳序曰陳亮宇同甫嘗曰綜述性靈敷寫言泉合於九流文律諸於六變

雅健李朴曰子厚雄健製肆有騷雅之遺風　退之淳粹　子厚雄健　伯溫流利王世貞文評曰宋景濂如酒池肉林之和劉伯溫如芍藥之和　景濂豐饒

見敏捷注　似子長　擬眉山唐書傳曰柳宗元韓愈詩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庾

增鑒天心　出月脅記纂淵海曰鑒天地心胷開生人

混曰逸歌長句驗發蹈厲若穿天心出月脅　皇甫

琅玕腹　錦繡心韓愈詩曰排雲叫閽

掀腹呈琅玕下

筆墨淵海　言談

敏捷八又

默賞懸日月　比金玉揚雄荅劉歆書曰張伯松不好雄賦頃之文然亦有以奇

試六論立成　賦十題皆就宋史傳曰吳伯宗太祖曰伯宗才子

馬上占辭　酒中下筆唐書傳曰薛收時討王世充軍事

夕草五制　日賦十題宋史傳曰晁宗愨在

分陰可就　寸晷便成權德輿張建封文集序曰

據案制書　當食草奏阮文心雕龍神思篇曰

暗據案而制書

言泉合於九流　文律諸於六變晉書文苑傳序曰陳亮字同甫嘗曰綜述性靈敷寫言泉合於九流文律諸於六變

超陳而已　凌顏轢謝　舍任吐沈並見上　摧鍾拉賈　駕王超陳韓休蘇頲文集序曰繁滋荀宋之流導源

傳序曰泊姬曆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今之同異原心於枝忽較理於分寸則於諸儒論有優劣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雲雷

敏捷八又

開鑿心竅　織辭魚網之上又曰若乃氣象鑿心鳥迹之中

馬上占辭　酒中下筆唐書傳曰薛收時討王世充軍事

夕草五制　日賦十題宋史傳曰晁宗愨在

分陰可就　寸晷便成權德輿張建封文集序曰

據案制書　當食草奏阮文心雕龍神思篇曰暗據案而制書

試六論立成　賦十題皆就宋史傳曰吳伯宗太祖曰伯宗才子

默賞懸日月　比金玉揚雄荅劉歆書曰張伯松不好雄賦頃之文然亦有以奇

筆墨淵海　言談

林藪論備曰劉勰著文則隼世說云裴楷俊才與茂陵馬季長同郡曾師梁鴻元賓徵拔漢行已以莊周爲模則妙絕時人文冠當世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王粲集謂宋玉班固也呂溫祭楊中令文曰縣金盧采百賦千詩琬琰爲心冰雪在口南史傳曰劉遵博贍言貴成采

龍弄筆海振筆若天文班固賓戲云跼不則隼如鴻漸雲衢筆若犬文垂思若迴雲如春華無益於時最也傳元宏客難云塤篪迭奏一世異聽如鴻漸滄海力千鈞重任甫詩曰氣劇屈賈目短曹劉賈墨日短曹劉論馳驟屈宋鞭捷揚馬李陽冰語摛藻如春華英辭振金石高價越璠璵杜甫詩云筆力千鈞重光燄萬丈長歐陽公詩曰與來筆力千鈞重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觀賦至於壓藩讀述爲之閣筆唐書傳曰楊敬善屬文人多造門數賦詩至屢敗其藩宋史傳曰晁補之十七歲從父伴錢塘著七述調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雕文將錦繢同美惠氣與芝蘭等馥李嶠上真人詩云云

文章四敏捷

三傑唐書傳曰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有名京師號三傑

藻摛藻以上白帖

二陸機雲見上

二高魏書傳曰高閭字閭士其文亦高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

三易顏之推家訓曰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見

吳蔡體元史傳曰蔡松年文詞清麗與吳激齊名時謂吳蔡體吳激有集行於世

永明體見上文

元和體唐書傳曰元稹尤長於詩與白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誦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宮中呼元才子

舍人樣又曰徐堅屬文多出門數賦詩至屢敗其藩

臺閣體楊士奇見上

禮部格解縉奏議表謂翰林體及王李之學盛行則詞林又改而古文傑然自異

翰林體明紀事曰黃楊字元素善屬文其語深峭宏大蓋爲禮部格

唐一篇朱子曰孟子而後只有原道一篇

宋四篇劉子澄曰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名唐二名宋五吳激貢仲章文集序曰理到氣昌意精詞達如星繫雲攢風行水流名於唐者二名於宋者五而已

足志文以足言左傳云子西伐陳陳及鄧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

女工有綺穀音樂有鄭衛書漢云宣帝令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游獵所幸宮館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不急者多以爲淫靡不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穀音樂有鄭衛今

世俗繼此以談耳目詞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

成章　摯虞文章流別論云圖讖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經緯有義反復成章之辭也

片言以居要　陸機文賦

若滄海之於江漢之潢　又云吾見二陸之文猶元圃積玉方之他人若江漢之潢及其精處妙絕漢魏之人也

屈原優游按行　相如窮侈極妙　魏文帝典論云武帝時小底頗論屈原子虛意未能及

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　張騭注揚雄劇秦美新論云

孔璋不閑詞賦學記初　伯喈長於為碑　李充翰林論曰伯喈以上皇書籍有餘度長於為碑

若江漢之於芥　抱朴子云世謂王充一代英偉漢興以來未有充比若論滄海之流芥有未易為賦者

小文猶寸錦之於尺練不澤近文　陸機文賦

若滄海之於陂　抱朴子云世謂王充一代英偉漢興以來未有充比若論滄海之流芥有未易為賦者

宏邈淫麗非詩賦之用　炳若繡幔若繁弦　陸機文賦　小文猶寸錦之於尺練不澤近文

文明以止人文也　文辭何為命朝於景王之文辭何為

武王惟武王克商乃惟武餘文　不在於茲乎　文王敘沒文不在茲孔子大之將表斯文也

兩都賦理勝其辭　三都賦文過其意　都賦序

謂之文也　孔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文王脩文　文王伐崇二句　文王脩文德因曼衍以廣其意

實奉美新論注揚雄劇　孔璋不閑詞賦學記初

伯喈長於為碑　李充翰林論曰伯喈以上北堂書鈔

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　張騭注揚雄劇秦美新論云

相如之賦就愈曰優游按衍屈原之辭也浮沈雜錯有餘度長於為碑　李充翰林論曰優游按衍屈原之辭也浮沈雜錯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於為碑

相如窮侈極妙　魏文帝典論云武帝時小底頗論屈原子虛意未能及

相如之賦就愈曰優游按衍屈原之辭也浮沈雜錯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於為碑　李充翰林論曰優游按衍屈原之辭也浮沈雜錯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於為碑

爲兒時夢紫衣大臣五色成文止其庭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也吾兒壯始以文章翰苑終當以名登第簪大道其所對稱天下無雙員半千數爲公卿稱賢文詞絢青錢萬選時譽青錢學士

夢五色翼 元史傳

巨翼人韓逢生公楠母雷氏夢五色鯉仙夢贈墨一丸自是文思益進

夢筆生花 天寶遺事

上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

夢仙贈墨 明詩紀事

唐寅字伯虎吳縣人少嘗乞夢於文徵明極慕其才泰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夢異鵲集庭樹 唐書傳

曰崔信明之生五月日方中有異鵲噪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占曰五月日中文明之象也崔五色文章高孝基記美文章者以爲比

夢瑞芝產門蘭 濟南耆舊傳

五色芝產門蘭公生之夕夢人長公夢曰前公生之夕山王薨行狀曰徐幹清元體道六藝洽聞操翰成章

夢筆即成 晉應詹事

詳下撥四

夢沙石成籍文 見上文

夢筆花如菡萏 見上文章二

敏捷駐馬書鞭 翻文帝臨淄賦序云余從上拜壇墓遭渭水淪祥乎高樹下駐馬書鞭爲臨渭賦

書檄應命立成 晉孫惠事詳下檄四

露布手不暫停 世說曰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出口爲論檄志云曹植年十餘歲誦詩

下筆即成 晉應詹事

詳下撥四

操翰成章 先賢行狀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

筆不停綴 魏衛覬傳覬才學優贍每有疾之可貴勉強覬序之時黃祖太子射宴賓客大會有獻鵝者舉酒於衆前曰此鳥毛羽可愛素掌丹嘴又善鳴聲音清亮生爲之賦使四坐成其禽獸之美祖即令作賦覬不加思筆不停綴而成祖甚奇之

下水船 唐書傳曰敬通如注射箭之疾也

注北堂書鈔

應詔成賦 梁書傳曰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高祖林隨吳令因家焉約六歲而孤及母徙居鄉里會稽太守王份聞其有才乃與江淹等共擊銅鉢響令約賦之約賦詩成而奏之

二刻便成 梁書傳曰到溉字茂灌時高祖宴華光殿詔溉爲二百字二刻便成其文甚美

一夜便就 周書傳曰宗懍臣賦詩傳曰到溉字茂灌時高祖宴華光殿詔溉爲二百字二刻便成其文甚美

五吏分占 唐書傳曰王勃長壽中爲虢州參軍有司具儀注忘載訃文舉府莫知勃一夜便就帝數美之

七吏分授 又曰岑文本時頗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皆師古草定及得文本所草分口占授成無遺意

思如湧泉 韓休傳休善職而敏速是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湧泉

辨如懸河 范傳正李太白墓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草荅蕃書辨如懸河筆不停綴

優於七步 唐書傳曰柳公權字誠懸從幸未央宮帝駐輦詔賦公權應聲成文賜衣悉不時令仲春而衣已給公權爲數十言稱賀帝曰朕有喜邊戍賜衣恐不時今

軍下河北礪爲軍士所擒亡匿山寺掖隱
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覘志概乃援筆成
飛
白之中搦管即成
如書他人之辭其
敗亦至矣
文
抗奏公爲管書記
書之急馬上立
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
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
過劉定之讀書之窩詩曰掬藻揚輝劉珍贊賈逵詩曰掬藻星布左太沖
盬春蘭傅咸襄邑侯誄云言
其幾文盬春蘭
文譬春華石崇贈陽建詩云文
藻譬春華談話如芳蘭
文猶積玉
如兩岔
句如雲
掬藻揚輝劉珍贊賈逵詩曰掬藻星布左太沖
山如雲世有令聞以況之
辭藻雲浮潘尼贈潘岳詩云華
秋馳思泉湧數藻波騰
騰又潘尼侍中銘云雅論弘博逸藻波騰
之作華
若望春
文如瀉水世說云王長史問孫興公曰郭子玄定何如孫曰郭子玄
致清雅奕奕有餘吐章成又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文雅縱橫飛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涼風吠沙礫霜
氣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賦詩連篇章極夜不
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小臣信頑魯僶俛安能追
非毀俗儒由是多見非
話哀平間位不過郎
阮籍神筆魏志云瑀子籍有逸才而
未其文筆
文譬春華石崇贈陽建詩云文
藻譬春華談話如芳蘭
辭藻星布左太沖
妙句如雲仲長統見上文
文若雕龍見上文
歎賞
文猶積玉
文若雕龍見上文
歎藻雲浮潘尼贈潘岳詩云文
秋馳思泉湧數藻波騰
歎藻揚輝劉珍贊賈逵詩曰掬藻星布左太沖
山如雲世有令聞以況之
管雨散成公綏集云寶翰
電流彤管雨散
華若望春
曹植長樂觀畫贊云
哉千安才巧若神辭賦
飛
劉楨贈五官中郎將
涼風吠沙礫霜
東觀漢記云桓譚
能文有絕才而喜
絕才
歎意不可及傅咸別傳云咸少屬文不貴詞
人之賦頌
高義屬青雲劉
唾貶之
高論逞元妙朱德懋贈傅氏詩曰
遙集華堂高論逞
散禮風雲起劉楨
詩
桓譚絕才
歎不與同時漢書司馬相如傳
而歎善之曰吾獨
不得與此人同時
凌前邈後傅元七
七華乃凌前而邈後揚清風於
聖謨洋洋洋洋尚書伊訓曰聖謨
洋洋嘉言孔彰
書記翩翩魏文帝與吳質書云
文籍其時在袁孝尼家翩翩欲
也
高義屬青雲劉
唾貶之
青雲灼灼華星
虞之文意
不可及也
歎不與同時漢書司馬相如傳
而歎善之曰吾獨
儒林
難與並驅抱朴子云友人滕永叔問我
人也余答曰一代之偉器難與
之書翕然愈疾見下
徽二
讀二陸之文恐其卷盡抱朴子云猛君道曰每讀二
陸之文未嘗發書而恐盡卷
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說而善著書人
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集云康著遊山九吟嵇文帝異其文詞問左
右曰斯人安在吾欲擢之遂起家為潯陽長
得見此人死不恨矣史記曰韓非者韓之
公子也
其人安在吾欲擢之嵇康
曠然成章
金聲玉振飛影摛光傅元云
灼以揚其藻斐以敷其豔王叔師云屈原宋玉枚乘
雄班固傅毅灼以揚其藻斐以敷其豔
文彩
舍玉吐金爛然成章傅元矯情賦序曰我太宗文皇帝命臣作
西征賦又命陳齊諸
臣作箴皆舍玉吐金
終賈杜口揚班韜翰潘尼贈岳詩
筆下摛藻席上
發言可詠下筆成篇曹植王仲宣誄云文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言可詠
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開綦局逞巧博奕惟賢
元思泉涌筆翰雲生潘岳庾尚書誄
摛文潤世宣論
沈思淵洞逸藻雲浮鄭豐贈陸
士龍詩
應賓之淵懿溫雅連旨之壯

屬忼慨摯虞文章流別論云若解嘲之弘緩優大應
傳元七謨旨之壯麗坡觀應間之綢繆契闊郁彬彬
七啓之奏逸壯麗七釋之精密理亦近代之所希
也 仲宣獨步於漢南 孔彰鷹揚於河朔 偉長擅名
於青土 小韓子 明方孝孺見上
乃逢於君南史傳曰沈約見王筠文歎曰自謝朓諸賢
零落平生意好俱盡不謂衰暮乃逢於君 今復得子白居易見上
公幹振藻於海隅 陳思王與楊德祖書云以上北堂書鈔 日下無雙
實歎曰此子日下無雙 天下無雙 張鷟見文章注 一代詞宗 任昉見上
繼千其古代之文宗 後來獨秀 南史傳曰王筠當以詩贈沈約約報書歎
唐書傳曰徐浩有文翰張說薦爲集賢校 曰此子日下無雙 一代文宗 馬祖常元明善神道碑曰其文
理見喜傳曰兩五色鴝賦夸嗟曰後來之英也 文中鳳凰 文心雕龍曰羣翟備色而翔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
此若風音之采則鷙集翰林采之風骨則雉 文中騏驥 石介贈張龜正詩曰毫髮無
寔文囿若藻曜而高翔囿文中之鳴鳳也 州才專勝漢公氣全葬晦之號絕羣平地走虎兕謂
慈閣景先劇賦李迥秀見其文歎曰是宜付太史與齊溱王丘韓休張九齡更
制誥以推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峰急流然辭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得中和氣 唐書傳曰許景先
百年賈誼司馬遷爲之冠冕 文苑 文章禮樂有老成人之風 文苑 辭鋒犀利 唐書傳曰令狐楚
文中騏驥 辭亦 辭鋒犀利絕人遠甚 波瀾老成 杜甫詩曰毫髮無
之雖駿雜駑 遺恨皮襲獨老成 有老成風 盧藏用陳子昂
金如山 劉禹錫柳子厚墓志銘曰公鼎侯碑 謁文成市 見文章二 文苑羽儀 駱賓王集同
售其國相率篇易一字之憤聲金如山 文陣雄帥 南部煙花記曰張九齡書贊蘇廷碩文謂 之羽儀詩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 韓
金其爲者輒能辨之 同列曰蘇生之俊贍無敵員文陣雄帥也 文章司命 李泰伯文集曰韓 退之文章司命 錢稱萬選 張鷟見上 篇易一金
文章老宿 李嶠見上 文章宗祖 宋史傳曰蘇軾高宗以其文置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 筆能扛鼎 韓愈詩曰
文章日崇牘 龍文百斛鼎 李邕之文如所受鉅萬計 宮中讀之稽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 筆可回牛 黃庭堅與秦少游欲攀
龍文鼎協字正體舉秀才尚書令沈 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 筆力獨能扛 筆力回萬牛 天闕無九虎但有筆力回萬牛
金石相擊撞 南史傳曰陽休之字子烈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帝嘗與偕賦帝
文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 文歎曰左思作三都賦請序於皇甫謐謐見
南史傳曰顧協字正體舉秀才尚書令沈 文歎江左以來未有 梁書傳曰劉杳字士深著林
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 文歎曰江左思作三都賦請序於皇甫謐謐見 文歎江左以來未有 僧辯見之歎曰郎居以後無此
爲之作序 嗟世說曰左思作三都賦請序於皇甫謐謐見 歎郊居以後無此 梁書傳曰陽億見王曾
歎遂爲作序於是相訾者莫不欲衽席讚述見之 歎汜池爲之延譽 晉書傳曰張載爲汜池賦司隸
言談竟日爲延譽遂知名 歎王佐器 宋史傳曰楊億見王曾 校尉傅元見而嗟歎以車迎之
歎今之伯喈 梁書傳曰陸雲公字子龍製太伯廟碑吳興太 歎賦帝京篇 唐書傳曰李百藥七歲
歎必曰穆參軍 穆倩見上 歎居以後無此 梁書傳曰劉杳字士深著林 能屬文帝嘗與偕賦帝
稱爲李北海 唐書傳曰陸雲公字子龍製太伯廟碑吳興太 歎江左以來未有 梁書傳曰李百藥七歲
歎不在弟子之列

宋史傳曰石介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
生難以上下其論也
何生占見之
一文一詠雲輒嗟賞梁書傳曰何遜字仲言范雲見其對策大相賞因結
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梁書傳曰何遜字仲言范雲見其對策大相賞因結
內名令唐書傳曰李翰張籍皇甫湜孫樵皆從愈遊愈卒後籍等相繼而沒韓門弟子
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異日必得名天下
每有一作屢加賞進李翰張籍皇甫湜孫樵皆從愈遊愈卒後籍等相繼而沒韓門弟子
高名推於歐陽脩梁書傳曰何遜字仲言范雲見其對策大相賞因結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
與不與李翰上下歐陽脩書曰翰文章自是一家言歐不已振厲不止大人不得
人文章一見上筆端膚寸膏潤天下錢易南部新書曰李翺文工屬文中書
異日必得名天下宋史傳曰宵偃小力學河東柳開
見其所為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
文章五
詩唐錢起美楊侍郎清文見示詩曰層峰與清流逸勢競奔墜清文不出戶仿像皆在目霧雪看滿懷蘭荃
坐盈掬孤光碧潭月一片崑崙玉初見歌陽春韶光變枯木再見吟白雪便覺雲肅肅則知造化源方寸能展
縮孟郊酬友人見寄新文詩曰白日照清水淺深無隱姿君子業高文懷抱多正思砥行碧山石結交青松
枝碧山無轉移青松難傾移落落出俗韻琅琅大雅詞自非隋氏掌明月安能持千里不可到一返無近期如
何非意中良觀忽在茲道語必疎澹儒風易凌遲願存貞堅節勿為霜霰欺
賦晉陸機文賦曰余每觀文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遺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
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
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付中區以元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

王執集序云
日本購潛溪集楊循吉門必開公安袁中郎傳論於其境內
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辭源河海無息肩之地楊
新羅傳黑水碑焉書傳曰渤海本粟末靺鞨大祚榮自稱震國王遣其子入侍因留宿衛開元中授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死謚曰高王子武藝立遣使上表稱嗣王權知國事遣其弟門藝發兵擊之不克門藝來奔武藝遣使就境內誅之門藝上表請討詔許之仍發兵以助門藝會大雪山阻積五旬糧盡引還武藝復遣使上表稱門藝背叛國罪當誅詔鴻臚卿李道邃往渤海詰責武藝因發門藝之兵擊之武藝上表謝罪
黑水碑畫鵝記書傳曰渤海本粟末靺鞨大祚榮自稱震國王遣其子入侍因留宿衛開元中授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死謚曰高王子武藝立遣使上表稱嗣王權知國事遣其弟門藝發兵擊之不克門藝來奔武藝遣使就境內誅之門藝上表請討詔許之仍發兵以助門藝會大雪山阻積五旬糧盡引還武藝復遣使上表稱門藝背叛國罪當誅詔鴻臚卿李道邃往渤海詰責武藝因發門藝之兵擊之武藝上表謝罪
家傳墓版得請者以為榮柳宗元傳曰子厚既死其家請歸葬劉夢得為之言於裴行立行立為請於公公為歸其喪及銘墓表曰子厚之文章善敘事長於論辯精於詩賦而深於情其為人能不以貴富貧賤動其心其自守若不可奪者蓋天稟然也
殊方異域感慕其名大史傳曰范滂之死也縣代為立祠圖其形像以為鄉閭則效及劉昭注引謝承書曰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為清節吏所舉賢良方正不就徵為太尉李咸所辟又不就滂既死其鄉人為之

夫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曖曖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布景者咸叩懷以自求始躊躇於胸臆中來斯應不可遏抑揚手而抵掌出口而率爾者固亦言窮於所見而才盡於所思也

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或仰偪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爛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而集翠或寄辭於瘁音言徙靡而弗華混妍媸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奏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因聲高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趍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雖濟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棗篇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者影滅行猶響起思風發乎胷臆言泉流於脣齒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澗

流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白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而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訓明王褘文訓曰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悵悵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於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煙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岳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敷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寰人俊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鞠明究曛疲敝歲月刊精竭思耗費簡劄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仰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散散而不振思窮力盡吞志而歿者往往如是而能登名文章之篆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子豈嘗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爲物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摛纖纖唅哢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嫵妍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爲詞曲爭嫩競豔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閒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盼風月留連鶯花凌亂振妙韻於沈冥託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欣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爲言其他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剗聖秘而立辨幹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練字戛音叢韻軋藻秀春擷花豔晴擬校妍醜於錙銖品神揚於毫髮他若宏詞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圃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殼則遂圍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閽乃踏騰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

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鐘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於麗牲懸繹之碑或鑱於封嶽磨崖之辭莫不炫耀崇勳煊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爾其雄奥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攄攄焉馬班凌厲蔡陳躁躅韓柳玉采金聲煜煜煌煌鈎鈎鎗鎗袞章繡紋炳炳焯焯繽繽紜紜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韶濩變態類雲霆動氣排甲兵沈冥以之而開蓁幽閟以之而著宣逖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苑將壇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此其爲文也不幾于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爲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鴻爲王言渙爲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渾洋洋凌厲蓬孛揮霍奮揚或温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輦轂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操官則義炳重雛之明赦戒則吐皇漢之華治戎則揚滂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溢泉于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廣夏陶鎔乎帝王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爲用誠莫盛于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污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兇慝姦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冠服車輿凡一代之本末皆藏乎史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烏得以輒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及乎蔚宗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篡曲筆濫筌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謝以纖況乎苟陳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

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
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爲文墨翟氏以貴儉
析氏以兩可辨說爲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特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生死之變
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
爲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氏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兵形軍勢圖國料敵爲文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
聖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
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
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
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乘大體益以殘矣
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
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真
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
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
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
稱也乎太史公讀然而驚喟然而歎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
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
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于道矣故
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愈爲特在加之意
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贊宋孫何文贊曰堯制舜度綿今亘古周作孔述炳星灼日是曰六經爲世權衡萬象森羅五常混并游夏

之徒得粗喜精空傳其道無所發明後賢誰嗣惟軻及卿仁門義奧我有典型聖人觀之猶足化成羸侯劉帝屈指西京仲舒賈誼名實絕異相如子長才智非常較其工拙互有否臧揚雄敘馬剏翼孤翱可師數子擅文之場東漢而下寂無雄霸疊疊建安格力猶完當塗之後文失其官家慷徃遊户掠陳言陵夷怠情至於江左輕淺淫麗迭相唱和聖心經體盡墜于地千詞一語萬指一意縷煙綴雲圖山畫水駢枝儷葉顛首倒尾治亂莫分興亡不紀齊傾梁絕陳傾隋圮奕奕李唐木鐸再揚文之紀綱斷而更純鉅手魁手磊落相望凌轢百代直趨三王績典絕簿韓領其徒還雅歸頌杜統其衆土德既衰文復喧卑制誥之俗格僖於四六風什之訛鄰於詆歌懷經囊史執遏頹波出入五代兵戈不稱天祐斯文啓我大君蒲帛詔聘鴻碩紛綸邪返而正滴澄而醇凡百儒林宜師帝心語恩其工意恩其深勿聽淫哇喪其雅音勿視彩飾亡其正色力樹古風坐臻皇極無俾唐文獨稱往昔賢哉

增書唐裴度寄李翺書曰文之異者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礫裂章句驪靡聲韻也人之異者在神氣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　又曰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爲下不知其帝力其微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殷周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得而傳也　宋蘇轍上韓太尉書曰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淩水于江河淮海順而行之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蛟龍魚鱉噴薄出沒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淩而西涸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只蛙蛭之玩耳江淮河海理道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　張耒荅李推官書曰學方希古與趙伯欽書曰近世之文辭所以不古若者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今有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則不過梟石樹木禽獸蟲魚之狀而已比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之文辭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　朱夏荅程伯大論文書曰古之爲文非有意于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文也獨不然乎纖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

物者豈以物物而雕之哉彼昧於此者三年而刻楮

增序唐劉禹錫呂温文集序云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雋人其色澈澧於顏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　元吳澂別趙子昂序曰爲文而欲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爲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明楊守陳誠意伯劉基集序曰發之文辭若四嶽之出雲無窮若大海浩瀁中蓄虯螭鯨鯢卷麾之屬觀者駭愕而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之梁帛　屠隆漢魏叢書序曰義農太古其文則隱周孔神聖其文則隆漢魏叢書序曰義農太古其文則隱周孔神聖其文則

增論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勳德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

漢說宋蘇軾雜說曰吾爲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當行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文學部六 詔書記 敕 制誥 章奏 表 符 檄 移 圖讖 箴

詔一 敕附

易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書曰文命敷于四海　史記管仲傳曰下令如流水之有源令順民心故論平而易行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　後漢書陳忠疏薦周興曰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温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　中說問易篇曰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人智博通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　文心雕龍詔策篇曰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郡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照也敕者正也　文章緣起曰詔起秦時　漢書武帝紀贊曰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又匡衡傳曰諸見罷珠崖詔書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　蔡邕獨斷曰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有制曰天子荅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字則荅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　又曰戒書戒敕州刺史

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戒敕也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遠矣　南史傳曰顏晃字元明陳天嘉初累遷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　隋書傳曰李德林字公輔周武帝嘗於雲陽謂羣臣曰我常日惟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止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令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　唐書傳曰張昌齡貞觀末舉進士年五十矣于邵以其文推異等曰後當司詔令　又曰孫逖開元間蘇頲齊澣蘇晉賈曾又曰崔元翰與進士年五十矣于邵以其文推異等曰後當司詔令　又曰孫逖開元間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爲代言最而逖又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　又曰徐安貞開元中爲中書舍人集賢學士每上屬文作手詔多令安貞視草　又曰劉瑑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刀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辭贍速而書法至精帝喜之　又曰韋承慶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稾　又曰李德裕字文饒善爲文章其處報遽成辭皆允切　又曰韋承慶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稾　又曰李德裕字文饒善爲文章其處報機急武宗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　又曰杜讓能僖宗時方鬬東兵興書詔叢沓讓能屬思精敏處事值機無所遺算帝倚重焉　五代史傳曰李琪爲梁太祖翰林學士征伐四方所下詔書皆琪所爲下筆輒得太祖意　又曰張文蔚是時制度已墮文蔚居翰林制誥四方獨守大體　宋史傳曰劉一止爲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辦　又曰張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誥命殆無以過也　金史傳曰韓昉雖貴讀書未嘗去手善屬文最長於詔冊　又曰党懷英能屬文工篆籀章宗曰近日制詔惟党懷英最善移刺履進曰進士擢第後習吏事不復讀書近日始知爲學矣　元史傳曰徐世隆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咨訪而後行詔令典冊多出其手　又曰張文謙爲左丞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　又曰曹元用文宗時草寬恤之詔帝覽而善之賜金織文綺　吾學編仁宗在東宮專志愛民細詢疾苦既即位盡行其志每一詔下萬姓歡呼　吳訥文章辨體序題曰發敕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告身也

德音 印通官記 詔送李暮 定辨 熙捉換題

實意 董仲舒賢良對策曰發德音下明詔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也

紫宸 下金鑾 王昌齡等後引曰紫宸謂如尊錦

訓辭深厚 號令溫雅 上詳詔二字下詳上

自爲文章 真大手筆 唐書傳曰藝文志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蘇頲最工其文曰開元之際燕許擅筆飛文敷奏以成王言之制

王達震恐 德明慚拜 唐書傳曰李德裕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分機急武宗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之勞曰非學士不能達等受詔書

能所欲言 唐書傳曰封敖屬辭贍敏不爲奇濫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受傷者曰傷在朕躬帝喜其如意出賜以宮錦

如意出 不能者傷爲朕言之嘉不已取酒以賜焉

天語丁寧 帝言郁穆 上輯

體務純厚 辭皆允切 唐書傳曰元稹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時一時

太平可待 文運其昌 上夏竦事見下曾公事見五

當令易曉 不尚新奇 宋史眞宗謂宰相曰詔下當令如老子爲柱史永

詔四

渙汗大號 見上詔一

其出如綸 禮記緇衣篇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鄭注云言出漸大也綸今有秩喬夫所佩也

黃紙手詔 幸罷作曹肇傳明帝不豫肇侍疾篤爲黃紙手詔

青紙詔書 王隱晉書曰楚王瑋陷刑出青紙詔書示監刑劉頌曰此詔也受此本爲社稷今更爲罪頌亦哽咽

尺一詔書 魏書夏侯元傳云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元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元爲太尉共錄尚書事

五條詔書 王隱晉書曰武帝泰始四年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與庾公函封詔林云明帝函封詔與成公信說致與王公開詔未云勿使冶城公知道王公開詔則已開臣開緘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出見王公 與王導敬

白晉十典書曰杨駿宗幼沖見王導恒拜又帝與導手 見詔歎曰聖主東觀漢記劉五倫傳云倫每見詔書常歎曰此聖王也 奉

詔驚喜踴躍晉楊表云即日奉 聞不見事以此示之釋名曰詔照也人臣不見事則有所犯以此照示使昭然知所由也 使自驚飭不敢廢

慢敬廢慢也以上北堂書鈔 語當意詳唐書傳曰吳融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帝有當辭詳咨賞良厚 鮮

能赦詔令 詔二 楊前具草元文類國復至元二十三年除翰林學士 角樓草詔明紀洪熙元年四月時有至自南京者

有司徵夏稅方急帝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士奇對曰雖徐山東民多

之帝曰有司計國用必持不淺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草詔用璽訖遣使齎行

詔五

增須宋夏竦廣農須曰景德三年春正月須農田敕於天下詔下之日鬼神稱慶太平之風旋踵可待

增碑宋歐陽修王文正神道碑曰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請以詔書責之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

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大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明宋濂侍郎曾公神道碑曰倭入寇戍將

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公草詔歸其俘有中國一視同仁語上悅曰頃觀陶凱之文已起人意今曾復如此文

運其昌乎

增疏吾學編明王鏊疏乞講學曰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葉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

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

增序明徐一夔陶尚書文集序曰方是時天下大定朝廷務導宣恩意推序勳閥詔令典冊多出公手

制誥一

周官大祝六辭三曰誥 劉熙釋名曰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已意也 史記

尚書曰仲虺作誥

秦始皇本紀曰命爲制令爲詔 蔡邕獨斷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 又曰凡制書有印使符

下達近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惟赦令贖令召三公詣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 吳訥文章辨體

曰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諸侯王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 文章緣起曰誥漢司隸從事馮衍作 又傳

論曰典誥命者以辨章典雅爲先　文章辨體曰追手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詞必四六以便宣讀於廷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　中說賈理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絮然可見矣　朱子曰三代訓誥誓命皆根據學問敷陳義理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如匠之制器也　權德輿曰書命者古先哲王所以發德音而賦百職也　潛確類書告諭令曉曰誥　眞德秀曰制誥皆王言也貴乎典雅溫潤用事不可深僻造議不可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爲善矣

制誥二

文中子曰漢之制志詔冊羣乎典誥　文心雕龍曰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　王安國曰文帝嘗慮文章浮薄使蘇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　隋書傳曰李德林宇公輔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　宋史傳曰劉一止嘗言訓誥者實善罰惡辭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　唐書傳曰蘇頲加知制誥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爲　又曰韓駒字子蒼宣和六年遷中書舍人入謝上曰近年爲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　唐書傳曰蘇頲加知制誥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爲蘇李今朕得頲及乂又何媿前人哉　又曰于邵知制誥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　又曰賈曾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又曰崔元翰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　又曰高郢恭愼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稿或勸盡如前人傳制集者荅曰王言不可藏私室　又曰溫彥博善辭令每聞四方風俗臚布誥命若成誦然　又曰楊炎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于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誥者稱常楊　又曰封敖時劉稹平李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敖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惑德裕以能明專任是以成功謂敖曰陸生恨文不逮意至如君此等語豈易得耶解所賜玉帶贈之　又曰王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稟定　又曰穆宗立多言王仲舒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　五代史傳曰劉岳建言制詞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自請一切賜之百官有告身自岳始也　又曰崔梲嘗草制

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　宋史傳曰李穆開寶六年知制誥五代以來詞令尚華靡至穆獨用雅正悉矯其弊　又曰晁迥楊億嘗謂其所作書命無過褒得代言之體　又曰梁周翰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編擢右拾遺　又曰蔡崇禮樓鑰嘗序其文以爲氣格渾然天成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　又曰王旦知制誥父祜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　又曰熊克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諭曰卿制詞甚工且有體　又曰樓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　又曰劉一止爲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辦其草類魯公孫特命制其偉帝歎賞爲手書之　又曰王巖叟爲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當世稱之　又曰王堯臣以文學進典內外制十餘年其爲屬文其爲制誥初若不用意及脫稾皆雅緻有體　又曰楊察敏於文詞温麗　又曰曾鞏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執事遴授一新除書日十數人人舉其職典約而盡　玉海東坡制詞有議論　宋史傳曰鄧潤甫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　又曰周必大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在翰林幾六年制命温雅周盡事情爲一時儒臣之冠　又曰汪藻博極羣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爲制詞人多傳誦　金史傳曰趙可入翰林一時詔誥多出其手流輩服其典雅　元史傳曰李謙與徐世隆孟祺閻復齊名而謙爲首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　又曰李謙與徐世隆孟祺閻復齊名而謙爲首翰林學士王磐以其名聞召爲應奉文字一時制誥多出其手　又曰歐陽元致和元年日直內廷凡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元手　又曰袁桷在詞林朝廷制冊勳臣碑銘桷之筆爲多　又曰孟祺擢翰林應奉文字一時典冊多其所製　明紀洪武十六年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侍臣曰漢高不事詩書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是豈漢高所能及宜之掌內制呈五臣及黃文簡公諳草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　又曰呂原字逢原秀水人入翰林時選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　又曰曹鼐寧晉人正統十一年入內閣與政典制文詞宏潤　又曰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文章流麗代言數奏明暢爾雅　明紀吳中積宦至少師工部尚書性貪鄙其妻嚴正一日迎誥其妻拜

訖呼子曰將爾父誥來宣之我聽聞左右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耶抑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也歎曰翰林代草

制誥三

原丹鳳紫泥銜五色詔封詔書 揚堯言 敷禹命王珪謝知制誥陸曰憤漢制之頒期盡追于三代揚堯言之善使益頒于四方 尚書大禹謨 號蘇賈

稱常楊倜見上 倣大誥 勝尚書紳 北史曰自有晉之李文章淳靡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南羣臣皆至命蘇綽為大誥奏行之 李丁謂曰王二元之一日忽謂敏元和長慶時名臣所行詔有朕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曰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我人盈城汝當深戒挈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刼於社又予則挈挈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

原朕舉一人朝推無對唐書傳曰頗師古以謚譽温彦博為請曰師古綽時事長于文誥人少建者幸得復用其制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為知言 雙日隻

原次公宣意相如視草 漢敞淮南王書常召司馬相如視草 朕舉一人朝推無對唐書傳曰頗師古以謚譽温彦博為請曰師古綽時事長于文誥人少建者幸得復用其制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為知言 雙日隻

原丹鳳紫泥銜五色詔封詔書 揚堯言 敷禹命王珪謝知制誥陸曰憤漢制之頒期盡追于三代揚堯言之善使益頒于四方 尚書大禹謨 號蘇賈

稱常楊倜見上 倣大誥 勝尚書紳 北史曰自有晉之李文章淳靡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南羣臣皆至命蘇綽為大誥奏行之 李丁謂曰王二元之一日忽謂敏元和長慶時名臣所行詔有朕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曰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我人盈城汝當深戒挈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刼於社又予則挈挈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

原次公宣意相如視草 漢敞淮南王書常召司馬相如視草 朕舉一人朝推無對唐書傳曰頗師古以謚譽温彦博為請曰師古綽時事長于文誥人少建者幸得復用其制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為知言 雙日隻

制誥四

原天書語書 天語 王命急宣王命 君命以上白帖 告四方易后以施四方 封康叔尚書武王封康叔作康誥 下寬大字君房為尚書令下寬大之詔四時之令高所建也 不稽留漢司隸校尉楊球為太尉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詔書 上皇誥唐書傳曰徐浩肅宗召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手燈詞賸速而書法至精帝善之又參太上皇誥册寶冠一時 穆宗制又曰崔羣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為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為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辦南陽之讀允符東海之賢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 發號施令周有不臧 布德和令禮必令視草唐書傳曰張說翰林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詞有所為必令視草 多其

視草 宋史傳曰趙鼎文潭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 白氏制樸 玉海白氏制樸一卷居易裒類制事語以備又隆興元年翰林承旨洪邁採序云是書自承平有之南渡以後津敷不屬始命纘輯凡將相之除拜后妃之封冊誥書之頒發樂語之奏上謀之文布政之勝無不備具 得所宜 見上文

試思能否一夕並草除公卿 雅宜代言 玉海周益公初對玉音云向在王邸見歸四制詞科擬制雅宜代言不旋踵遂兼二字

一夕五制 宋史傳曰應縣直學士院召縣草麻五制皆就帝奇其才 一夕四制 對掌故實 玉海周益公初對玉音云向在王邸見歸四制詞科擬制雅宜代言不旋踵遂兼二字

詰命亦不愧 朱子曰南豐擬制有數篇雖三代詰命中亦不多也 最善制詰 党懷英見上 元雜之 非通元不慊意 唐書元載傳用轉新是也 玉堂制草 人舉其職 曾鞏見上 人輯 人物志則有餘

制誥五

詩 唐令狐楚南宮夜直見李給事封題其日所下制敕知奏直在東省因以詩寄同曰青紙出白雀黃紙降青鸞北極綠綸句東垣墨宗尚垂元露點猶濕紫泥封炤眼凝仙燭馳心裹禁鐘

表 宋歐陽修謝知制誥表曰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誥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恩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詔誥發揮而已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謀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

啓 宋王珪謝知制誥啓曰竊思帝廟堂之尊富家國之盛而能鼓舞天下之動神明天下之幾非典謨文章號令風采恐未易講寥落之治追醇釀之風蓋在古二帝之遺書而大訓所基本在天太微之西掖而元命所淵微有如起兩都之隆致開元之彬其間誥書始下政事所施固多高文大冊之傳嘉謀讜議之益使王言溫潤主澤汪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昌令於皇彌文

狀 宋蘇軾司馬溫公行狀曰神宗即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也明鄭濟華川王公行狀曰公諱禕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掌制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

增銘明楊士奇胡文公神道碑銘曰公職詞垣十有九禩司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敷宣帝仁章奏一

增尚書曰敷奏以言　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我后于內　劉熙釋名曰奏鄒也鄒狹小之稱　蔡邕獨斷曰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　又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　又曰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者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　金樓子曰上書奏事者爲文人也　文心雕龍宗經篇曰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　又定勢篇曰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　又章表篇曰昔唐虞之世敷奏以言秦漢之間上書稱奏奏者進也言數于下情達于上也　又曰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覽足以窮理酌古命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　陸機文賦曰奏平徹以閑雅　文選注曰謝恩曰章陳事曰表劾驗政事曰奏　宋祁治戒曰至于奏議箋記隨宜爲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　周必大文鑑序曰奏疏表章取其直諒而忠愛者　吳訥文章辨體曰按唐虞禹皐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言事者迨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是厥後進言者衆或曰上疏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洩則囊封以進

章奏二

原伏蒲　削棗伏青蒲奏事漢孔光時有所言輒削其棗　字誤　閒壅漢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鬱曰馬與尾五令乃四不足一獲讀死也　壅於上聞　甑削皆焚魏志陳羣字長文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子弟莫知之　晉羊祜字叔子嘉謨讜議皆焚其草故世人多莫能聞之　復逆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復請也請於朝廷奏事者逆受王命自下而上曰逆謂上書也　綠對急變聞急事也　持被　受錢後漢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輒對急變漢書傅曰蔡邕上封事錄得失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章奏　王之綱漢陳湯字子公常受人金錢作章奏率此敗　皂囊　紫微後漢所以此覆豹文心雕龍奏啓篇曰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臺擬霜者也　王氏顧苑傳曰其關于時政昭然與金石不朽者　生風文心雕龍奏啓篇曰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　丹青陸贄翰苑集序曰其關于時政昭然與金石不朽者　王禹偁懷賢詩曰魏公在諫垣上

削本草　去副封後漢鮑永字自書寫副本也以所上事一本

與尚書謂之副封

聞吏竊草 使人可奏 莫疏舉其事

避使人可奏其事見此

賈誼露草 陳咸定奏 露草疏舉書奏上書自

丞相元成言朱雲

見敬憚也如此

陳咸爲定奏草

史周世宗紀曰其後勤唐閣軍相李穀以下皆依舊制當行者疏之小冊續出翰林學士陶穀爲賢而盛以錦囊置於香几侍臣奏取其新

玉海孝宗於舉臣章奏取其新當行者疏之小冊續出翰林學士陶穀爲賢而盛以錦囊置於香几侍臣奏事上皆得就觀

寘定數言 親書十事 唐書傳曰鄧王卒武德初河南安撫大使任瓌上疏有所論奏其辭曰寧宗龍潛時親書呂公著十事

其辭爲寘定數言環警異之

表奏太浮 令狐楚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實書以戒浮宕

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

親知莫知所言 子姪罕窺其草 唐書傳曰裴度雖親知但記其削奏無不剖切當帝心

即以錯爲禮部侍郎 閉徼請密 春容暢達 又曰蘇味道裴炎李嶠崔融蘇頲張說俱用是相誇號三十六體

唐書傳曰味道美容暢文切理

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大度

達考古道今參酌隱顯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

奏因授其學前後

温庭筠段成式

二百餘奏 三十六體 又曰魏徵拜諫議大夫凡二百餘奏無不剖切當帝心

李商隱傳曰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誇號三十六體

親知莫知所言 子姪罕窺其草 唐書傳曰裴度雖親知但記其削

程伯淳行狀曰所上章疏子

章奏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

馬周不取身後名 田錫不責謗時直 唐書傳曰馬周

宋史傳曰田錫嘗曰吾立朝

疾甚取所上章

章奏三

子雲筆有餘力 論衡云谷子雲唐子高

章奏百上筆有餘力

孔璋微爲頌富 文心雕龍曰孔璋

章表殊健頌富

公車受章帝聞而怪 漢書云宣帝

主簿告怨帝乃大怒 謝承後漢書云

令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謂

懷刀截章 吳志太史慈字子義爲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

先聞諸

義真毀草 前後漢皇甫嵩字義真

不及奏 蜀何武字君公遷揚州刺史所舉奏千石必先露

章題署得無誤耶取

上忘倦 馬援善談說每奏事

帝與戲 漢京房出爲太山太守奏請無屬刺史得自乘傳

請自奏事 漢京房上封事之房論石顯五

上言 上陳 草

白奏 程奏 巧爲奏 以上白帖

高儉焚草 唐書傳曰高儉敏於占對奏

戴冑削藁 又曰戴冑所數內經

政得失咸有可觀其已即制稟外莫知

置之枕席謹理

奏　置於禁中玉海至和二年八月知諫院范鎮言先朝以御寶印紙給言事官使以時奏上以知得失而富鄭公神道碑曰公又上疏駁最之請擇令御史諫官見置章奏潭于禁中時觀省之正文直荀非義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聽此敢不置之枕席近忠良上親書詔答曰義忠言

白髮

茂陵公墓志銘曰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

毛髮

森豎周悅書輔浩傳後曰千人

皆班

序百餘人皆髮鬚爲白

庇所爲

後漢書傳曰賈朋自河西召還京師光武問

皆嘉貢所爲

後漢書傳曰賈朋自河西召還京師光武問

爲王氏

後漢書集歷代名臣奏議二千言請之使

毛髮森豎

周悅書輔浩傳後曰千人皆髮鬚爲白

得實

後漢書古正言諫並劉后反覆幾

皆嘉貢所爲

後漢書傳曰賈朋自河西召還京師光武問

爲王氏

後漢書集歷代名臣奏議二千言請之使

得實古正言諫並劉后反覆幾

庇所爲

後漢書傳曰賈朋自河西召還京師光武問

皆嘉貢所爲

後漢書傳曰賈朋自河西召還京師光武問

爲王氏

後漢書集歷代名臣奏議二千言請之使

得實古正言諫並劉后反覆幾

庇所爲

後漢書傳曰賈朋自河西召還京師光武問

皆嘉貢所爲

後漢書傳曰賈朋自河西召還京師光武問

爲王氏

後漢書集歷代名臣奏議二千言請之使

得實古正言諫並劉后反覆幾

劉熙釋名曰下上言曰表思之於內表施於外也　蔡邕獨斷曰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三曰表

又曰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又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某甲文多用編兩行文少

以五行詰尚書通者也公卿校尉諸將以下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別者言姓　又曰章表皆聯封其言

實事得皇甫謐之撰奏 文選注曰表者明也標也加物之標表言得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三代已前謂之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爲表 文心雕龍定勢篇曰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柳公綽謝表進命中書省學作二表殫爲天下式詩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書切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開文體日衰駢麗繁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雖欲變之而未能近時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瑣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詞所掩自今凡表奏疏毋用四六悉從典雅文章辨體曰漢晉皆用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用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體亦各異焉 又曰表文以簡潔精緻爲先

表二

孔瓘珠健評曰 阮瑀之後典論云陳琳阮瑀章表書記今之健也 表岳曰管得君意處乃作一百幼詩述已之意岳曰名筆時人莫及若樂不服像之筆潘不服像之意岳曰定論 繆時祖思湖不能改心存之形於色繆會取視爲定五字悅服 會取其所屢問耶 操筆便成 後漢董卓傳云卓性剛而不曉書記每得公卿手筆輒漫漶其上若此者數四 天英筆 金史傳曰李純字天英筆勢遒逸自謂不減古人 口占上表 高堂隆集魏明帝崩隆與諸葛誕等受遺詔輔政隆以帝疾篤口占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受命於天天之愛君又甚於子之尊陛下猶陛下之愛太子也宜防慮萬機之原以垂無疆之福 手不停筆 晉書王羲之傳曰羲之書初不經意或因取次比便成佳致及其自運或有所愛惜不盡其美也 五字悅服 世說曰晉明帝不解絲竹每聽樂但聞其音節而已嘗聽正聲伎作畢謂人曰奏樂者皆已得作意唯吹笛者不盡耳後果如此 操筆便成 後漢董卓傳云卓性剛而不曉書記每得公卿手筆輒漫漶其上若此者數四 天英筆 金史傳曰李純字天英筆勢遒逸自謂不減古人 口占上表 高堂隆集魏明帝崩隆與諸葛誕等受遺詔輔政隆以帝疾篤口占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受命於天天之愛君又甚於子之尊陛下猶陛下之愛太子也宜防慮萬機之原以垂無疆之福 手不停筆 晉書王羲之傳曰羲之書初不經意或因取次比便成佳致及其自運或有所愛惜不盡其美也 五字悅服 世說曰晉明帝不解絲竹每聽樂但聞其音節而已嘗聽正聲伎作畢謂人曰奏樂者皆已得作意唯吹笛者不盡耳後果如此 操筆便成 後漢董卓傳云卓性剛而不曉書記每得公卿手筆輒漫漶其上若此者數四 天英筆 金史傳曰李純字天英筆勢遒逸自謂不減古人 口占上表 高堂隆集魏明帝崩隆與諸葛誕等受遺詔輔政隆以帝疾篤口占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受命於天天之愛君又甚於子之尊陛下猶陛下之愛太子也宜防慮萬機之原以垂無疆之福 手不停筆 晉書王羲之傳曰羲之書初不經意或因取次比便成佳致及其自運或有所愛惜不盡其美也 五字悅服 世說曰晉明帝不解絲竹每聽樂但聞其音節而已嘗聽正聲伎作畢謂人曰奏樂者皆已得作意唯吹笛者不盡耳後果如此 操筆便成 後漢董卓傳云卓性剛而不曉書記每得公卿手筆輒漫漶其上若此者數四 天英筆 金史傳曰李純字天英筆勢遒逸自謂不減古人 口占上表 高堂隆集魏明帝崩隆與諸葛誕等受遺詔輔政隆以帝疾篤口占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受命於天天之愛君又甚於子之尊陛下猶陛下之愛太子也宜防慮萬機之原以垂無疆之福

手書謝表

廷士大夫謂此天筆也 孝瓘筆 吾學編曰孝瓘縣几玉鳩杖各一袖上表謝之 三重感泣 見前几杖之頌自今將杖以代重則思四方或有疑體隨筆也 戒浮華 見表二表奏大浮注 歎切直 王安石議江南李氏表讀之直言見歎及得佑所上忠臣之言 手不停筆 晉書四王傳注 操筆立成 南史傳曰劉之遴字思貞時張纘新除尚書託任昉爲讓表昉手不停筆傳注 圣相驚服 宋史傳曰王應麟度宗即位授禮部尚書兼侍讀兼政四表以辭上表謝之 不可多得 又曰和嶠時摹印傳行篇以贈新及第人及上時御便生出表 所未嘗見 金史傳曰完顏晟大定二十年詔有司定立文章相關之制語不可多得也遂以本官知制誥

明位以來頌
其謙虛不入實錄 義士多之 唐書傳曰李
薛張說死聯陽人聞其功以爲降賊肅宗
薛志銘曰公忤安石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上謝表其略曰望陛
下以禮遇之容任老臧焉順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壯之 柳慶白鹿表
州獻白鹿都臣欲草表陳賀謝書誠絀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美麗建於江左殫復輕薄
相公柄民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其弊慶操筆立成詞義文質綽
裕而笑曰恐憍洛陽後進相述不已記 楊遵彥以示陸印見文章二 清臣豫構遺表 唐書傳曰
王氏類苑盧詡祖同日爲二十餘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如點 孔珪以示謝朓 南史傳論曰謝朓好奏
合肥事類後漢皇甫嵩後華撰定頒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前後三百餘事 合肥事類後漢皇甫嵩後華撰定頒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命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文正不求恩澤 文正不求恩澤改陽南王文正公神道
碑曰遺表不求恩澤 不畏三思草表 唐書傳曰李義
宗時武三思
宣於外也 同日二十餘人 王氏類苑盧詡祖同日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如點 不爲麗勤草表 又曰溫庭皓
孔珪以示謝朓 南史傳論曰謝朓好奏
文章未爲時人所知 楊遵彥以示陸印見文章二 清臣豫構遺表 唐書傳曰
王氏類苑盧詡祖同日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如點

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夫責在明浚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　又曰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荅劉歆志氣盤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又曰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　顏氏家訓雜藝篇曰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　李克起居誡曰牀頭書疏亦不足視或是他私密事緘封不宣誰與明之若有泄露則傷之者至矣　潛確類書序曰言如意曰書　又曰言志曰記　文章辨體曰按昔臣僚敷奏屢舊往復總名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爲表奏惟朔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荀不具之于書則安能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數陳明白辨難縱到可以爲脩詞之助至于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荅問之言率多乎進脩之實又豈止于文辭而已

書記二

後漢書曰蘇武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求武等匈奴言武已死後漢使至匈奴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顧左右而驚謝　又曰陳遵爲河南太守既至官遣從吏乃召善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授書吏且省官事數百封親疎各有意　又曰谷永字子雲便於筆札故時人云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

蜀志曰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議不過十字而占授作書皆有意使人讀史漢諸書聽之通知其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旨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爲洛陽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書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責厭無所廻避　典略曰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於馬上具草書呈之太祖覽畢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張華別傳曰大駕西征鍾會留長安華兼中書侍郎從行掌軍事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　語林曰殷羨字洪喬作豫章郡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之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　嵇康與山濤書曰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嵇自勉強則不能久堪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共荅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

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山堂肆考曰張九齡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於鴿上飛往投之目爲飛奴 范傳正李白墓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草荅蕃書辨如懸河筆不停綴 又劉晏任權潘炎乃其壻雖書疏往來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之節 五代史傳曰李襲吉爲晉王書諭梁太祖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我得之附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荅之及翔所荅書詞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 宋史傳曰錢昱善筆札工尺牘太祖嘗取觀賞之賜以金花扇及急就章 又曰李之儀能爲文尤工筆札尺牘謂刀筆三昧宋十六年及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寥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衆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

書記三

辟藏 箧封 上詳下四 吳志曹公聞大史慧名遣書箧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觧 手筆 心聲 後漢書傳曰趙壹字元叔報皇甫規書曰仁君忽一丈夫於德何損而遠 辟掛書 犬達信 陳泰爲并州烹邑貴人寄貝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于壁不發其封 陸機在京久無吳中家信犬名黃耳機笑語曰能爲我取家信 載青泥 吐墨書 東漢記曰鄧訓神仙傳曰訓故吏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載青泥至上谷遺訓故吏丹白青鳥曰無害也乃以丹書紙置魚腹中俄頃魚還躍岸上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 青鳥銜 紫燕寄 李白以詩代書荅元丹丘與我忽飛去歌曰紫燕西來欲寄書 表心素 寫中襟 劉禹錫和武中丞寄懷詩曰空流錦字表心素至今絨愁不忍窺 鯉魚腹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 尺牘偏才 刀筆三昧 見上 計吏脩敬 功曹却書 蜀郡太守因計吏脩敬於曹掾功曹奉檄下筆稱吉觀 悉校私牘 山堂肆考 胡安定公瑗在湖之日中不復設之 不展家書 悉校之不出非其罪也 表安初爲縣

梁官再使安南賜宇扁副比至請曰燬以不庭之
罪誅二書書云天子威德詞直氣壯皆字字墜地

書記四

文章欽錄曰應璩惰學好屬文善爲書記 萬歲書文記 後漢書劉陶傳云和帝時競以善文
記知名著文誄書記凡十二篇 又吳質列傳云質有才學善 王隱晉書云既登宰輔克我秘府允可文章爰
敏成事至剖斷 嵇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足下傳文輸動 榮然耀眼 陸景書曰獲紙尋白榮然耀眼 貪然愈疾 見下
書記 過百萬之衆 抱樸子云昔魯連以書下聊城是分連 勝十萬之衆 晉書云楊駿與裴秀共管機密時稱駿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
結歡駿令和親帝開門曰君輩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 又曰弘爲劉向編定經籍 漢每有
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與書皆不發字 抱朴子云太學流奇童貴盛暮安高行多有與書皆不發以
書示之不罹其患 射書燕將自殺 戰國策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說之燕燕將懼之後收捕責殘安開解出
城不敢歸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自殺 誤書燕國大治 辨子云燕將攻下聊城人有遺燕
書連子乃射入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自殺 含欣而乘筆大笑而吐辭 陳思王與
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滅 寫書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置之懷袖中三
歲字一 書曰書雖不盡意言不盡書 三歲之字 鳥跡書兩紙八行云云 貽子產 鄭綮
寓子西千產寓書于子 西使告范宣子 貽子產 鄭綮 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
書虞公與韓遂書多爲點竄 點竄愈疑 如遂改定之者馬超愈疑 通草書 魏文帝命劉廣評草書虞荅曰初以
喻禮之分是以守區區之節不敢聞命 奉尺尺 劉現上書曰南北迴遠 奉尺書 手荅書竟 陶侃
與韓伯書雖千里猶面有遺漏遠近書 不封遺書 秦二世使遣趙王書不封欲使君臣相疑 不發私書 郗
公廉使執訊 不封遺書 洪喬傳而是棄 李陵之荅蘇武用嗣德音 稽康之
絕交書曰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丈人謀篇 荅東萊太守 詩曰南來
秦王我往而通焉圖君之入也孟嘗君爲書奉秦王往而大 鵠繫書 見前 豫章書 李白詩曰南來
不寄書 山濤舉王良爲司空司直妻子俱不入官舍司徒史鮑恢到東海過候良家妻
梁統傳曰先主辟馬良爲掾後遣使吳良請亮曰今劉國命協穆二家宜爲良介於蔡將軍竟日君試
良吳良即爲草書與君遺使吳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冢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群於遠大
周書傳曰柳慶侍父僧習爲柳川郡地接蠻俗都將選官多求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荅汝等各以意
習謂子曰羅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荅汝等各以意作後圖

爲吾作書慶賜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遐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出乃朝廷恒典階習讀書數曰此兒大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昧慶所草以報

再拜受書問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問子上中庭拜受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子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

箕踞發書

送之也

皇甫謐高士傳曰光武徵嚴光至司徒侯霸使子道奉書光不答侯復書責以驕慢曰自慕巢許之節乃虧君臣之義邪光得書笑曰狂子故復如是

問子道曰公聞先生至欲即詣迫於典司屈因日暮自思語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天子徵我三公豈吾志也子道曰位已暴足不起於床上箕踞發言光不加也光曰遣所求何

言子道曰公聞先生至欲即詣迫於典司屈因日暮自思語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天子徵我三公豈吾志也子道曰位已暴足不起於床上箕踞發言光不加也光曰遣所求何

辭流暢

宋書傳曰徐湛之善辭義高遠乃至手筆

辭義高遠

韓愈答李翊書

見上

草答蕃書

曰周騭字彥倫素善尺牘沈攸之投令頗裁答

得書稱善

唐書魏徵傳曰武陽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得寶藏書輒縅封以聞徵不肯發問有懼徵不肯發問有懼徵不肯發問有懼

之以政實感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皇素官於朝稽舉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致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　後漢班固上書東平王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將軍膺千年之任躡先王之蹤體弘懿之資據高明之勢昔卞和獻寶以罹折趾屈子納忠終於沈身已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彌章　齊陸厥與沈約書問聲韻曰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咏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褒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揚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黯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一人也　梁簡文帝荅張纘謝示集曰網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鶡鷸尚且著於元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揚雄寔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　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宜晴擡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琲璘屬酌鸚鵡騄傾伊昔三違久留四載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遥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又荅新渝侯和詩書曰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裡細腰令與眞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睹駐雲之曲筆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元帝荅劉緝求述制旨義書曰學山學海未臻其極爲龍爲光或從王事所賴昔經陝服頗足良書憑几據梧靜供遊目枕中之記即用爲枕帷前之帙仍可爲帷對此自娛敬而待命叩而必應已謝懸鐘汲而無竭復乖井養　劉孝綽荅梁元帝書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擢高麗近雖預觀寸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辭賦悉與楊修未殫實笥顧慙先哲　江淹詣宋建平王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蓬户桑樞之

民布衣韋帶之士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劉之遴與劉孝標書曰間閒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賾鉛摘紕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作之妙楊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搆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雅之思安能經年勒成若此吾嘗聞爲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疲於精力宜令吾見此異書　劉孝標荅劉之遴借類苑書曰九冬有暇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豐蔀於緗紙閱微文於殘竹盥飫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爲輿天之爲蓋靡測迴塘莫辨輿馬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索詳觀圖牒掇管窺册纂茲英奇琛瑋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冀藏山之石播於士大夫哉　唐張九齡上姚令公書曰晁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不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則禽息之首爲知已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盈虛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　李嶠上雍州高長史書曰嘗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污隆故其處則閉重元坐虛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攄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泰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後始終亨吉進退利貞憍當休明之期推去就之分滄州密邇未徹嘉遯之又闔闥洞開不列亨衢之步顧嘗希仕尺寸徇祿斗升胥僕之與鄰奔走之爲役婆娑塵垢之中踸踔簪纓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然以守其愚直任此拙宦入門無爲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生平琴曲惟以下調相哀嘗昔朗遊詎有中人見識自獲黍微班預聞賤事佩紛綸之雅訓承肅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越嚴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聰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之處囊之地雖願披心膽進欵誠雲漢逾邈風流遂遠夫客果有能不孤彈劒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殷勤於知已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照天池撫翼廚開銘鼎庭列歌鐘吐聾豐之言植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流於心鏡粵若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八或

奏昌言伏丹墀而心啓乃回天變藻案樞而目送南宮秘省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揮成俗固已羽儀振警
藁屢遷者爲下走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懷刺方致維桑之禮責帛翹車幸枉錯薪之薦慙悟歸之質表改
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鮮之翼接以黃金之言不忽書年要之卒歲則重如能掌府中饒取義之寘輕
若鴻毛節下有狗生之士矣

撤一

說文曰撤二尺書也從木敫聲　劉熙釋名曰撤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　文心雕龍撤移
篇曰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兵先乎聲其來已久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
辭即撤之本源也　又曰暨乎戰國始稱爲撤撤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楚書以尺二　又曰
故其植義屬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使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
此其要也　又翰林論曰盟撤發於師旅相如諭蜀父老可謂能音矣　潛確類書論令皦然曰撤　玉海撤
兵書也晉使呂相絕秦撤書始於此漢以後方有題

撤二

史記曰張儀魏人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儀盜之掠笞數百既相秦爲撤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
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　漢書曰申屠嘉爲丞相鄧通居上前怠慢嘉爲撤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於上
上曰速往吾令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爲禮　東觀漢記曰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賞
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撤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又曰盧江毛義少時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
定而府撤適至以義守令義捧撤而入喜動顏色　典略曰陳琳字孔璋作諸書及撤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
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製翕然而起曰此愈吾病數加厚賜　魏志曰孫放善爲書撤三祖諮命招喻多放

於爲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妹也無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裏製檄文母潛登屏上窺既知其謀大喜曰汝能如此吾豈恥雪矣 李克起居戒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且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擬能者 山堂肆考房元齡爲秦王世民記室出入十年軍符表檄駐馬立辦文約理贍初無草稾 令狐楚梁移檄於李克用中有句云自朱耶之板蕩致赤子之流離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 玉海熙寧六年瀘州羅晏夷叛詔中書檢正官熊本察訪以便宜從事七年瀘夷平上勞之曰檄奏贍詳近世鮮有 元史傳曰趙孟頫至元元年帝欲爲文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旨乃召孟頫爲之文成帝大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

檄三

至漢國 入蜀記曰至漢國見上檄二毛議事 劉外國之尹俱白帖 下 吹火催 北齊書劉仲連檄燕將 起相如 爲彭澤 司馬相如以木爲書判外國之事以上偶詳見上檄二毛議事 山堂肆考房元齡爲秦王世民記室出入十年軍符表檄駐馬立辦文約理贍初無草稾 令狐楚梁移檄於李克用中有句云自朱耶之板蕩致赤子之流離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 玉海熙寧六年瀘州羅晏夷叛詔中書檢正官熊本察訪以便宜從事七年瀘夷平上勞之曰檄奏贍詳近世鮮有 元史傳曰趙孟頫至元元年帝欲爲文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旨乃召孟頫爲之文成帝大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

檄四

應劭作檄見者慷慨 晉書云應劭作檄喻平太中王朗荊州假劭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劭復作檄喻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嘆激 趙曄

奉檄心恥厮役謝承後漢書云趙曄少書馬縣吏奉檄送書郵亭心恥於斯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博士受韓詩究其義索貢中縣名杜撝字叔和撝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兼通五經

章句　易雄列王敦罪　劉梁晉書曰春秋云太祖平樂謂陳琳曰君昔爲本初作檄書但罪狀惡逆耳今孤但以及父祖乎琳謝曰矢在絃上不得不發也　羽檄三至　魏志云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賈昭厚待之因用爲問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　書檄立成　晉書曰元帝遣揚威將軍甘卓敦威將軍劉逸攻周撥於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必謝擒之詞檄關之遂毀草句日檄立成謀議造檄驛馬催之應命立成　見檄流涕　晉書曰張軌爲涼州刺史時晉昌張越涼州自以才力應之陰謀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翟纂東歸錡聞引用強以章檄紛拏不書　謂天上人　李德林見詔二天供我筆　見上　文檄寨健　山堂肆考襄度表舒元輿掌興　捧檄流涕　山堂肆考李密陳情表曰臣以供養無主辭不就職詔書切峻有司逼迫臣以劉病日篤欲奉詔奔馳則以祖母劉病日篤欲奉詔奔馳則以祖母劉病日篤欲奉詔奔馳則以祖母

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澤洞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魏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曰操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鮮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椅其後若舉炎火以燔飛蓬覆滄海以沃爝炭有何不消滅者　又檄吳將校曰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斧名字不足以涴簡墨謂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網目罾籠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丞相銜奉國威爲民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蓋鳳鳴高岡以遠蹈羅聖賢之德也鵷鶵之鳥巢於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　魏鍾會檄蜀文曰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焯彼巴蜀獨爲匪民是以命授六師襲行天罰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舊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徼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

晉孫惠爲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曰穎稟性強暗增崇位號阿比奄官專任猛政遂使恣睢殺活由已疾諫好讒小人滿側官以賄成位以錢獲囚以貨生獄以幣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紫穎之罪書記未有禍甚叔帶逆隆魯桓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爲弟則不順爲主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悛　庾闡爲郗鑒檄青州文曰蓋天地有盈虛之期皇代有盛衰之會姬文至聖猶西患昆夷周宣哲王而北難獫狁天步禍亂有自來矣是以石勒因暴者之弊遇皇綱暫弛遂陵跨神州翦覆上國二十餘載毒流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滅而石虎窮凶襲其餘業內肆豺狼之暴外有無辜之禍念諸文武百姓同爲和氣之民而不蒙太陽之施奔

波於海岱之間逼迫於寇戎之手行者窮征役居者困重賦死生契闊良難爲心　又檄吳勢曰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睹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中消乾綱暫弛曜勤窮凶肆暴神州李雄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川冀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疾痰如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鑒誡信誓之明有如檄日　又爲檄石虎文曰石勒因釁剪覆舊京窮凶極逆僞號累祀百姓受灰沒之酷王室有黍離之哀不有宣王之興誰赴舊物揭帥石虎僭襲凶蕃世葉負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忠順之士懷仁抱義含膽飲血離其禍酷心存倒戈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前將軍幽州刺史都亭侯翼高旗連雲組練映日運孫吳之籌按尚父之略莫不張膽阻鐵人思自奮以此衆戰其誰禦之　梁元帝伐侯景檄文曰粵若梁興五十餘載平一宇內德惠攸長仁育羣生不征不服建旟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雲慘舉方邵之賢衛霍辛趙之將叱咤宅則風雲慘舉方邵之賢衛霍辛趙之將叱咤宅則風雲慘舉揮嗷日爲之退舍如駟馬之載鴻毛奔牛之觸魯編　後魏魏收檄梁文曰夫辰象麗天山嶽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乎貳帝王所以總一軌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所行孰云能易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脩禮讓以止訟舞干羽於兩階薦玉帛於萬國元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惟彼吳越獨阻聲教侯景豎子本無土業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離之地甘辭卑體進孰圖身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濱彼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句踐之擒豫章拯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貞陽以猶子之親當我首

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貞陽以猶子之親當我首

之任非但力屈道窮亦將路無還蜀兼復挾子垂翅俱在龍樊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
黃雀而忘深井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遠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里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
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令其時堪乘便計雖非孫
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懲則
叛遲而禍大但恐楚國亡餘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横使江黃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露
霜之中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將驗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夙薰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強
弩方使鐘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輾轢劍騎之所蹂踐杞
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而動見幾而作歸啟軍門委命下吏當使樊檻而出
略又安兆庶共靖戎華用戢干戈永鎖鋒鏑況復追惟在楚無忘玉帛之言軫念過曹猶感盤餐之惠年馳玉
節之使歲降銀車之恩庶使懷音微悟知感而反其藎匿招我叛臣翊從瀟湘空塲關隴荆梁左右漢沔東西
顧地呼天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猶愴滿堂百姓爲心漏切宸虞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上將德茂勳高威著荆
湘化聞庸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噓而定壽陽席卷江淮無淹旋望 唐駱賓王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曰敬
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 文粹厚恩宋徽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衆君山之流渭豈徒然
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 集作遂海內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
河鐵騎成羣玉軸 唐書作口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驛騎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邊庭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
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茲 此一作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此一作成城何功一作不克
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 唐書作或家傳漢書或叶周說 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
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 文粹作何託 儻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功 文粹作圖無廢舊
同指 唐書作烈山河若其 集作或 眷戀穹城徘徊岐路坐睇先幾之兆必胎後至之誅 李商隱爲濮陽公檄劉稹文

曰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旒以歸洛師秉象笏而朝魏闕必當勳庸繼代富貴通身無爲鄰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儻尚淹歸駭未整來軒集作轅戎臣鼓舞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馳魏衞壓其東南晉趙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計科頭擊手者動以千羣兼驅挽虎之材官仍率射鵰之都督感義則日月能駐枹憤則沙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將集作兼水灌魏趣邢郡趙出洛州分二大都之間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殘集作餘孤拒集作抒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於何所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狐之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飈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衝梯喪貝蹄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集作散地灰釘之望斯窮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即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爲明時之哂集作笑靜言其漸良以驚集作駭魂令故再遣使車重申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歷集作用事之實察思反道敗德之難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餘劉氏之魂勿污潞人之俗封帛增歡含璽益酸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成敗之舉慎惟圖之

移一

文心雕龍檄移篇曰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用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用意小異而體義大同也　又曰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依者也相如之難蜀父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

移二

後漢書曰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忌方得衆恐將圖己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喬瑁乃詐三公移書傳檄州郡說董卓罪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　典略曰衞臻字叔遼脩行至孝州郡嘉之時有白波賊衆數萬人官兵誅討不能平而言使襄要我願解散於是襄爲書移即平定　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陷寶屍沈江不出戴詳移告河伯諸神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　南齊書傳曰孔稚圭字德璋周彥倫隱於北山後應詔出爲鹽官令欲過北山乃假山靈之意移書於北山　梁書傳曰裴子野普通十年大舉北侵

敝于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事體大召徐勉周捨劉之遴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並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 唐書傳曰韓朝宗楚故城有昭王井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無恙人稱韓公井 又曰尹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患命塞陷穽移文檄神遂不爲害 唐文粹有司空圖移雨神文 宋文鑑有宋白移三山文 宋史傳曰李燾作代周顒荅移北山文弔幽憂子文病雖賦意皆有所規焉 宋訥題晦菴除蔡檜祠文後曰徽國文公所著曰移文者先生淳熙中提舉浙東常平因以公文移郡除去之也 金史曰天興二年詔尚書省移書恒山公武仙進兵帝覽書問誰爲之右丞完顏仲法曰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即位時狀元耶召見惜擢用之晚 明紀夏原吉治水至湖州宿慈感寺先是潮音橋下有蛟常浮水面吐珠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美女訴於原吉公書一詩授之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訟曰聘鄰女久無賴以大人書相抵公憶其爲慈感蛟之仇也爲文牒海神次日大風雨震死一蛟於潛溪之北 明詩紀事謝肅字原功上虞人出按漳漳有虎患移文境內之神即日遁去

移文

漢劉歆讓太常博士移文曰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習列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責讓之曰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忘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皆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 梁簡文帝荅穰城求和移文曰屬彼數及侮亡運逢瓦解石言水鬬實驗地災飛絮雨粟還符天怪故淪俗駿奔遺黎南請所以皇略北征事同拯溺百姓之未安傷一物之失所故餘民襁負婦地來王而向化之黨忽覽令移咸以陶茲禮樂重覩衣冠已變伊川之髮兼削呼韓之裋寧當生入玉關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我求蒙行人遠屆實亦勞止想近察時機遠詳圖緯早去中原遠反桑梓旋地脈而北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三姓二賢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達元象將恐衛將之師復有狼居之戰應侯之討更睹陰山之哭 任

孝恭荅魏初和移文曰蓋聞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拯民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靜難明異時而同致信殊政而一揆我皇屈兹上聖承彼百王卷六合而包容弘二儀而覆載照高日月澤富雲雨值魏氏紛綸亟離星晷競爭干戈爭以廢興王無卒歲相不淹辰隻馬泣師月陳庭闕裹糧請救日歛關扉故屈之存亡等任好之繼絕匹夫是讐尺土非利然百戰百勝猶苦四民九拒九攻終勞萬姓納隍之念無忘日昃式敦雅好徵鳴九皐庶天已響出其言善良以欣然輒勒緣邊屯戍各息烽警旗旌晝捲刁斗夜停混雞太於四鄰接桑麻於二境　陳徐陵爲護軍長史王質移文曰北金風已勁玉露方團宜及窮秋幸臨高塞嘗使孤雄不反隻騎無還非止湯羅豈知堯德其承北年民墊仍歲簉隆粒粟貴於隋珠分糜乏於睿鼎且氐羌旅距已跨伊瀍胡羯憑陵方踰汾潞刺虎之勢時期卞生拾蚌之機彌驗蘇子但國家體茲明信有同緻日豈惟風雨之旦猶救匹夫宵夢之言無欺幽壤賊華皦近以臨蕃有謹作牧無章既懼檻車之徵便憂齊斧之戮遂乃治兵楚夢寫載干戈倣引西戎共謀東夏僞周遣其衛國公宇文直等總統獫狁爲其羽翼醜徒濟岸來攻郢城逆豎浮舟同趣夏浦王師櫓櫂素在中流羣帥爭驅應時蠭蕩羌胡實馬縱橫七澤之中荊楚樓船彌滿三江之上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皦擢自芻微叨居善輸情慚犬馬罔顧恩靈翻執干戈自圖家國聞諸間諜具彼鄰謀乃授冬官即爲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期和與國之情猶冀無失　又移齊文曰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竭寇平殄同懷慶悅眷言鄰睦深副情行夫天網之大固無微而不捨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於戎王傾其部落逆豎道其鄉關非厥英圖殆難戡戮況復洞庭返旟兵食殷阜西窮板屋北盡禮塵聲冠符姚勢兼聰勒庸蜀實馬彌山不窮巴漢樓船陵波無際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慕致行明罰爲風爲火殄彼篡衛如雷擊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沈沙棄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譬雖水之無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於是衝霍甘陳丸毬瞋目心馳龍路志飲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溫不武棄彼關中殷浩無能長益

羌賊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邊亭東略鹽池爲齊朝而反侵地此政亦翦妖氛未窮巢窟便閒慶捷槐佩良深

圖一

唐呂温地志圖序

曰粉散百川黨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　玉海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圖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須而成變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古之學者爲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索理於書　又曰翱翔周覽一息千載　宋吳淑上言請令諸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曰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輪廣如指掌而斯在

圖二

河出圖聖人則之

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心之謀書之謀也　張衡圖序　河出馬圖禮運云山出器車河出馬圖　河出緑圖隨巢子云殷滅周人受之河出緑圖也　鳳銜圖春秋運斗樞云黃帝與大司馬容光觀鳳銜圖置黃帝前　龜負圖尚書中候云龜負圖而出　龍圖金縢劉稹魯都賦云君乃考王道之典興衰發龍圖於金縢落洛典於石扉　披圖視典穆天子傳云天子至於昆崙之丘披圖視典觀天子之寶

披圖授益地圖

曹植魏德論云名尚書緯云西王母授益地圖於舜　披輿地圖後漢書云張安世子千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光問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積石作圖漢書云諸葛亮於漢中積石作八陣圖　地域圖裴秀地域圖序云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遠近之數也四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路徑爲地域圖十八篇按晉書裴秀傳云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路徑爲地域圖十八篇按晉書裴秀傳云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路徑爲地域圖十八篇按晉書裴秀傳云制圖之體有六焉

龍圖金縢

劉稹魯都賦云君乃考王道之典興衰發龍圖於金縢落洛典於石扉　披圖視典穆天子傳云天子至於昆崙之丘披圖視典觀天子之寶

披圖地圖

曹植魏德論云名尚書緯云西王母授益地圖於舜　披輿地圖後漢書云劉焉從上至廣阿光武舍蜚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焉

積石作圖

輿地圖云張安世子千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光問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積石作圖漢書云諸葛亮於漢中積石作八陣圖

地域圖

裴秀地域圖序云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遠近之數也四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路徑爲地域圖十八篇按晉書裴秀傳云制圖之體有六焉

龜負圖

尚書中候云龜負圖而出　龜負圖

龍圖玉檢

河圖云稷卯佐黃龍負圖

河出緑圖

隨巢子云殷滅周人受之河出緑圖也

鳳銜圖

春秋運斗樞云黃帝與大司馬容光觀鳳銜圖置黃帝前

披圖視典

穆天子傳云天子至於昆崙之丘披圖視典觀天子之寶

披輿地圖

後漢書云劉焉從上至廣阿光武舍蜚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焉

授益地圖

尚書緯云西王母授益地圖於舜

披圖授益

曹植魏德論云名儒按讖良史披圖

按讖披圖

曹植魏德論云名儒按讖良史披圖

曰天下郡國如是

書地成圖漢書云張安世子千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光問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曰天下郡國如是

石作八陣圖

諸葛亮於漢中積石作八陣圖

地域圖

裴秀地域圖序云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遠近之數也四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路徑爲地域圖十八篇按晉書裴秀傳云制圖之體有六焉

龜負圖

尚書中候云龜負圖而出　龜負圖

龍圖玉檢

河圖云稷卯佐黃龍負圖

山海圖

晉郭璞注山海圖贊云山海經所以記怪物也

九鼎圖

又啓使蜚廉圖百物之象鑄之以鼎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

山海圖

晉郭璞注山海圖贊云山海經所以記怪物也

兵雲圖

益部耆舊傳云楊申有兵雲圖時賓憲將兵在外太守高安遣工從申寫圖以進憲申口授以部署禹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成圖以進憲申口授以部署禹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

方丈圖

晉諸公贊云司空裴秀以舊天下郡國如是

黃帝元女兵法

黃帝元女兵法曰禹問於風后曰古有黃帝負勝圖風后曰古有黃帝負勝圖

負勝圖

黃帝元女兵法曰禹問於風后曰古有黃帝負勝圖風后曰古有黃帝負勝圖

幼官圖

管子經言幼官篇第八幼官圖本闕五方副圖

金城圖

漢書傳曰趙充國至金城圖上方略

眞形圖

寰瀛圖讖府陳季卿進士十年不第遇一道士授以眞形圖云昔先師谷希者昔授臣崑崙山蓬萊山及神洲十洲記臣

不錄於青龍寺值終南山翁歸閒有寰遍觀一舟甚大登舟旬餘至家

明紀隆慶五年十二月輔臣張居正等進帝鑑圖說

早百姓流移捐逐日所見繪圖以獻

嘗圖頗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瀟風竹卷軸以傳悠久

則天皇后紀曰垂拱四年夏五月庚申得寶圖鳴天授聖圖十二月乙酉拜洛受圖於洛汭

志曰神輸五篇圖一劉向云王通得則四海輸之祥瑞也

仙人字圖宋史傳曰李至母張氏夢八仙人自天降

為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磁圖詩序云茫陽盧某母瑯邪王氏去景龍二載撰天寶回文詩反覆圖之凡八百一十二字

潘曜有數應變無窮謂其子曰吾沒之後遇非常之主則貞觀之業便可止言

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掌耳矣

北一

江州急召王入朝令右江下江陵圖其地形上之

非險要所在帝張于浴堂門壁每議河

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其地形上之

曰王師渡江下江州急召王入朝令右

鹽場圖即吾學編傳曰彭韶字厲儀莆田人以刑部侍郎巡視浙江戶部言鹽法沮壞韶以兼理鹽法公繪責海負人晒淋熬煎之苦節為八圖以獻

君臣圖唐會要曰陸贄著

師友圖元史傳曰趙復以周程而後其書盛行於世相紀曰至元元年認遣喻脫頗等訪求遺書復得之

河渠圖鄭守敬巡視西夏河渠俾上其圖來上

江陵圖元明善廉文正公神道碑

洛書圖王海仁宗御製集有洛書五字圖一卷

洛陽圖明紀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皇太子還自陝西意欲都洛陽為圖以獻

河北圖唐書傳曰李吉甫圖上河

拜洛受圖唐書

瑞石呈圖解縉曰永樂癸卯有瑞石呈云云

天寶瑞圖高適

太極圖見著述

洛書五字圖一卷

飢民圖明紀萬曆二十年神科進飢民圖說

無逸圖見前書七月之詩而悠久

西域圖宋史傳曰盛度奉使陝西周覽疆域參質其傳學

禹九州圖遠異記曰魯班刻石列圖猶在洛城石室山

流民圖宋史傳曰鄭俠上門時久

諭風圖宋濂題幽風圖後曰臣濂傳

神諭五圖漢書藝文

識一

劉熙釋名曰識織也其義織微也　隋經籍志曰漢時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從讖為說惟孔安國毛公王肅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妖妄亂中庸

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緯

之典　唐書李宗閔傳曰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楊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

天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亂賊非重之也李玉曰治亂當據人事耳帝曰然　文心雕龍正緯篇曰

有命自天與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昌制丹書其偽三矣　又曰於是伎數之士附

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畫蟲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

亂矣　又曰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據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琛瑕張衡發於僻謬荀悅明其詭誕　又曰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博惜其雜眞未許燔燼　李尋質文論曰讖緯之書存而不論　明太祖却黃衣者歌曰明理者非鬼怪可惑宇義者非讖緯可遷

議二

原號世讖　蜀志孟達與劉封書曰夫不經之言而有驗應者號曰世讖也　**採讖緯禁**　後漢書光武紀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於天下　**代漢者魏**　宋均注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魏也　**校圖讖**　又云尹敏戲大司空府上以校讖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之辭　**讀圖讖**　東觀漢記曰光武迺正殿

讖圖讖　又云桓譚議圖讖有所未安譚曰臣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曰臣不讀讖上良久及得解　**魚書狐鳴**　漢書陳勝

興陳勝王　雲集龍鬬　後漢書光武紀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以上北符曰劉秀當代隋之符　**推背圖**　元史世祖紀曰至元二十一年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

閉房記　唐書傅奕曰道士桓法嗣自造

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　吾學編傳曰萬曰劉氏應王爲萬日天子　**十八子還京師守金川門**　吳智劉信等謀爲作讖書以爲讖有十八子陰傳播流衆徵至京師廢爲庶人　**名在讖書**　唐書傳曰張亮公孫常曰我兄子大品已而改封長沙驕橫日與都

指揮張成官者　吳志注江表子云我爲皇十八子　**歐陽脩言**　于上曰伏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道路傳說訛言其實有大光而陛下未之聞也　**黃旗紫蓋**　吳志注江表傳曰初丹陽

乙雷公式七曜　後漢書桓譚傳云時帝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曰臣不讀讖以其乃得解　**魚書狐鳴**　漢書陳勝

監曆者推　後漢書郎顗客謂顗曰子候星氣推步曆數仰觀俯察前知千載後覩百世其術誠精矣然不博聞古今之事不見成敗之驗不可以經國　**代漢者魏**　晉書高貴鄉公紀曰初文帝兵至新林達暑

占災祥　後漢書方術傳曰李郃字叔都善天官災祥之變　**勸都襄**　後漢書光武紀曰建武二年春正月詔曰前業所棄宜復修之以勸都襄　**推背圖**　元史世祖紀曰至元二十一年

占候景至朱雀航先是大同　白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渴陽　**白馬青絲**　南史傳曰侯景渡江表

白馬素纏　魏略曰令狐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又有童謡曰白馬素纏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　**白馬青絲**　南史童謡曰白馬青絲

謀伏誅發其　刀元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廣論運命歷數事元詐增其文以　**身應圖讖**　歐陽脩言于上曰伏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道路傳說訛言其實有大光而陛下未之聞也　**黃旗紫蓋**　吳志注江表傳曰初丹陽

常德發其　諂君乎　**白馬青絲**　南史傳曰童謡曰白馬青絲

之　**桃李子**　唐書曰高祖將興天下歌桃李子　**一萬日**　隋書傳曰吾學編傳曰公敦相往來　**十八子**　還京師守金川門見太宗慶蓋開門迎降已而改封長沙驕橫日與都　**名在讖書**　唐書傳曰張亮公孫常曰我兄子大品既脫會赦人　**名在讖書**　唐書傳曰張亮公孫常曰我兄子大品既脫會赦人

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　吾學編傳曰萬曰劉氏應王爲萬日天子　**十八子**　還京師守金川門見太宗慶蓋開門迎降已而改封長沙驕橫日與都　**名在讖書**　唐書傳曰張亮公孫常曰我兄子大品既脫會赦人

指揮張成官者　吳智劉信等謀爲作讖書以爲讖有十八子陰傳播流衆徵至京師廢爲庶人　**名在讖書**　唐書傳曰張亮公孫常曰我兄子大品既脫會赦人

子云我爲皇十　**八子**　**名在讖書**　唐書傳曰張亮公孫常曰我兄子大品既脫會赦人

晉陸機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荅謝　黃塵皂蔑南史曰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言秦聞曰騎騂本乘巳馬以擊侯景景平也而不解皂莢之謂記曰周世宗嘗于文書中點作天子時隱以爲江東謂敗羊角爲皂莢隋氏姓楊羊楊也於是命太祖代之　負扆飛天曆元史文宗紀曰司徒香山言陶弘景箴曲有負扆飛天曆於是甲辰君之語合此實受命之符乞依舊作天子時隱

劉熙釋名曰符付也書所敕命於上付使傳行之也　漢書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竹使符銅虎符竹使符　黃帝合符　史記云黃帝合符釜山索隱曰合符釜山案瑞而朝之于釜山猶禹會諸侯于塗山然也　漢帝奪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初

杜詩上疏曰兵者聖人所慎舊制發兵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本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昭著國命敕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僞無由知覺書奏從之　文心雕龍定勢篇曰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　潛確類書曰孚合曰符

符一

方建隆基　見上

作讖聖日　楊僧皇讖之有時而興廢

乘雞登寶位　明紀

逐燕日高飛

符二

刻玉符　史記曰不韋傳曰華陽夫人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泣涕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

銅虎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　黃帝合符　史記云黃帝合符釜山案索隱曰合符圭瑞而朝之于釜山猶禹會諸侯于塗山然也　漢帝奪

得邑之符　詳上

王母之符　帝王世紀云昔蚩尤無道黃帝討之于涿鹿之野西王母遣道人以符授之乃告曰夢中所見也即于是日擒蚩尤　元女出符　河圖記云元女出行信符黃帝得之以刺蚩尤　投河逆流　抱樸子云葛仙翁丹書符投江中

適銅

符　漢書云楚圍成皐漢王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奪其印符麾召諸將往擊齊趙

舜合巳符　六韜曰周文王與呂尚俱之渭陽而遇太公曰吾西伯也子將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六寸請擢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殺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凡八等有大勝克敵報遠之符長七寸驚却敵報遠之符長八寸降城得邑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是以知其能也　勝敵之符

得邑之符　詳上

王母之符　帝王世紀云昔蚩尤無道黃帝討之于涿鹿之野西王母遣道人以符授之乃告曰夢中所見也即于是日擒蚩尤　元女出符　河圖記云元女出行信符黃帝得之以刺蚩尤　投河逆流　抱樸子云葛仙翁丹書符投江中

晻流而下次投一符逆流而上次又投一符不上不下停在中流二符皆爲就之　鄴屋風靜　投神記云吳猛有道術嘗守溧陽參軍周家有狂風暴起猛即書符鄴屋上須臾風靜　青符壓鬼　神仙傳曰介象漢武帝時殿下有怪常見朱衣被髮相隨持燭而走帝謂劉憑曰以相戲耳乃解之　介象知其謬語　神仙傳曰介象見市中門傾云漢武帝時殿下有怪常見朱衣被髮相隨持燭而走帝謂劉憑曰以相戲耳乃解之　介象知其謬語　神仙傳曰介象見市中門

戶有道家符想能讀之知其譯語

應奇佩以周旋

王隱晉書云應詹少多志淳于知乃鳥符使聘之詹自異落帽以問旋萬無疆以上北堂書鈔

志曰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左右皆十兩京北都留守給鱗符左二十右十九

虎符

玉海建武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癸卯改鑄虎符

壺公符

神仙傳曰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

治病玉府總名壺公符

誌公符

山往來都邑年四百餘歲

隋書文帝紀曰開皇七年九月癸亥青龍符於東方赤雀於南方以朱雀北方以元武十五年五月丁未制京官五品已上銅魚符

玉麟符

青龍符

隋書文帝紀曰開皇九年閏月壬午頒新樂於太廟改鑄古器為鍾虡符

銀菟符

唐書高祖紀義寧二年四月修竹菟符

投符召魚

神仙傳曰王子者姓幸名真南郡人也少好學家經

著符致鳥

又曰尹敏者太原人也博學五經乃入道年

歐百歲有經鳥止屋上鳥當符著鳥所鳴處至

符可愈目致

宋史傳曰王仔昔和中徽宗召見

郭丹買符

太平御覽漢記曰郭丹字

又曰李意期者本蜀人世傳見之漢文帝時人也人欲遠行唯至者書符與之并丹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至

符可愈

漢文帝忽篆符其上乃細書焚符湯沃而洗

終軍棄符

漢書傳曰

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出入關關吏予繻不出每與弟子行各九泥為馬閉目乘之不出里臨淵投符魚驚之屬悉來上岸

又曰尹敏者太原人也博學五經乃入道年

鳥當符著鳥所鳴處至

符可愈目致

宋史傳曰王仔昔和中徽宗召見

郭丹買符

太平御覽漢記曰郭丹字

詩一

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爲詩未發爲謀詳毛詩　孔穎達毛詩正義序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實有益於生靈　漢書曰謠言謂之詩　又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元史傳曰楊載嘗言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　荀昂曰詩者古之歌章　文章流別論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　說苑貴德篇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樂樂然後道原爲根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臣細或殊情理同致　真西山曰古今人文心雕龍明詩篇曰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爲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　又曰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著則明於圖讖迴文所興則道原爲根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　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　鍾嶸詩品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之才曄曄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劉賓客集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　白居易曰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柳冕曰風雅之文變而爲形似比興之體變而爲飛動禮義之情變而爲物色詩之變盡矣　嚴羽曰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所至　梅聖俞曰詩以聲律爲詩宋人以文爲詩唐詩主於達性情故於三百篇爲近性發於才情心聲不同有如其面　又曰唐人以詩爲詩宋人以文爲詩唐詩主於達性情故於三百篇爲遠　高棅曰詩自三百篇以降漢魏質過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詩爲然然以世次不同故其所作亦異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　李維楨曰

後唐而詩襲其如宋有出於中晚之下後唐而詩盛其上
韜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取益乎　徐禎卿談藝錄曰詩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祕思也

詩二

林詰曰宋失之理趣元滯之學識

列子曰堯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問曰誰教爾爲此兒童曰曰我閭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　禮記曰舜彈五弦之琴而歌南風之詩　左傳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

穆天子傳曰至於黃竹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天子作詩我徂黃竹三章以哀民　漢武帝集曰奉

車子集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爲歌詩　漢孝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

乃得上坐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大司馬曰郡國士馬羽林才丞相曰總領天下

誠難治大將軍曰和撫四夷不易哉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太常曰撞鐘擊鼓聲中詩宗正曰宗室廣

大日益滋衛尉曰周衛交戟禁不時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廷尉曰平理清歌淩疑太僕曰脩飾輿馬

待駕來大鴻臚曰郡國吏功差次之少府曰乘輿御馬主治之大司農曰陳粟萬碩揚以箕執金吾曰徼道宮

下隨討治左馮翊曰三輔盜賊天下危右扶風曰盜阻南山爲民災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屢事曰椒房

率更領其材典屬國曰蠻夷朝賀常會期大匠曰柱枅欂櫨相枝持大官令曰杜杷橘栗梨李梅上林令曰走

狗逐兔張罘罔郭舍人曰騶奴僕御旁人曰其先辈孟家本彭

城爲楚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　漢書韋賢傳曰

學家貧備作以供資用尤精詩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應劭曰鼎方也過曰匡衡小時守業

又曰蔡義治詩匡說詩解人頤

緱侯何武爲童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事

也吾何足以當之　世說曰夏侯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潘因此遂作家

風詩　又曰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逸集云泓峭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輒覺神超形越　晉賈
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滔被徙流沙蕙織錦迴文詩八百餘字以寄滔宛轉迴旋辭甚悽惋　晉鍾嶸詩品
曰謝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寢寐間忽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故常曰此
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北史傳曰黃慤工於詩嘗於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爲知音所
賞　全唐詩話曰李義府初遇以李大亮劉洎之屬太宗召令誄烏義府曰日裏颺朝彩琴中間夜啼上林多
少樹不借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汝　又曰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結綵樓
命昭容遴一篇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惟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
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開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微臣雕朽質羞觀豫章才詞氣已竭宋云不愁
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健舉沈乃服不敢復爭　唐書傳曰張說爲文屬思精壯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
得江山助云　全唐詩話曰長安盛春遊蘇頲製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明皇嘉賞以御花親插其巾
上時榮之　又曰王灣遊吳中江南意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詩人以來無問此句張公居政事手題於
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爲楷式　唐書曰孫逖開元中爲集賢脩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臣讌罷
會百官賦天成元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莫莫有蘭和風嘉禾等八篇繼雅頌體使逖序所以然　唐詩品
彙李白烏栖曲注曰賀知章謂此詩可以泣鬼神矣　山堂肆考曰孟浩然嘗遊祕省值秋月新霽諸英畢集
賦詩次至浩然即援筆書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以之閣筆　唐書傳曰元德秀字紫
芝家貧求爲魯山令元宗在東都聽五風樓下令三百里縣令劇史各以聲業集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聽訖而
歌于篇于篇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全唐詩話曰李紳初以古風求知於呂温温見齊
煦誦憫農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曰此人必是農夫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
韓愈作元和聖德詩　唐書傳曰柳公權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
南來殿閣生微涼他學士亦屬和帝獨諷公權句以爲詞情皆足命題於鉶　全唐詩話曰周朴性喜吟詩尤
尚苦澁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肝忘反嘗野遊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屬聲曰得之矣樵夫戛然擊脅音節因得

句耳　後山詩話曰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盛稱其主博學多藝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耳鉉心不服太祖曰徵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萬國明鉉始驚服殿上稱壽　山堂肆考曰楊徽之字仲猷能爲詩太宗寫其警句十聯於御屏徽之詩有新霜染楓葉皓月借梨花自云句有神助　宋史傳曰尹洙撰皇雅十篇曰天監西師考武憲古大卤帝篡庶工皇治太平　又曰石介字守道用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時舉措一新介喜曰歌頌吾職也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　性理大全朱子曰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落楊柳風來面上吹具見風流人豪也　又曰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又楊龜山曰程伯淳禊飲詩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　金史傳曰王庭筠泰和元年詔從秋山獻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　明紀宣德八年正月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

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詩三

麗則　綺靡　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又賦詩緣情而綺靡　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　又加麗則焉　詩序曰沈宋之流研練精切體製聲調之麗若公輸氏當巧而不用者也故能掩沈宋之新聲　俊逸　清新　杜甫寄李白詩曰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排比聲韻　陟頓始終　高棅李杜二公始風至其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成千言巨篇百韻

頓挫　研練　沈約謝靈運傳論曰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頓挫以情緯文以義合　又曰若夫敷衽論心則李杜尚矣　孤桐朗玉　水月鏡花　嚴滄浪曰詩有透徹之悟有分限之悟悟有淺深入有淺深如禪家之頓悟有漸悟大小乘有分矣其詩之妙在於興趣玲瓏透徹之悟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指揮曹劉　壓倒元白　杜牧詩曰對酒長歌人生幾何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之無盡藏也取之不傷造物者之大寶也自洛入龍門南望香山北眺伊闕水木清華賓客閑暇或乘小舟沿流而往或循岸而行隨興所適遇勝則止又曰若夫文章豪放則李杜尚矣詞句清新則庾開府鮑參軍排比聲韻則徐陵庾信綺靡相軋則潘陸顏謝精巧華贍則任昉沈約平頭上尾則元稹杜牧之屬變至沈佺期宋之問律度調協則沈宋之流研練精切體製聲調之麗若公輸氏當巧而不用者也故能掩沈宋之新聲　俊逸　清新　杜甫寄李白詩曰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排比聲韻　陟頓始終　高棅李杜二公始風至其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成千言巨篇百韻　又曰若夫敷衽論心則李杜尚矣　孤桐朗玉　水月鏡花　嚴滄浪曰詩有透徹之悟有分限之悟悟有淺深入有淺深如禪家之頓悟有漸悟大小乘有分矣其詩之妙在於興趣玲瓏透徹之悟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指揮曹劉　壓倒元白　杜牧詩曰對酒長歌人生幾何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之無盡藏也取之不傷造物者之大寶也自洛入龍門南望香山北眺伊闕水木清華賓客閑暇或乘小舟沿流而往或循岸而行隨興所適遇勝則止又曰若夫文章豪放則李杜尚矣　孤桐朗玉　水月鏡花　嚴滄浪曰詩有透徹之悟有分限之悟悟有淺深入有淺深如禪家之頓悟有漸悟大小乘有分矣其詩之妙在於興趣玲瓏透徹之悟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指揮曹劉　壓倒元白　杜牧詩曰對酒長歌人生幾何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之無盡藏也取之不傷造物者之大寶也自洛入龍門南望香山北眺伊闕水木清華賓客閑暇或乘小舟沿流而往或循岸而行隨興所適遇勝則止

風骨　音響　殷璠曰貞觀末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　高適岑參詩曰興象玲瓏音律調暢　李白詩曰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　杜甫寄李白詩曰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排比聲韻　陟頓始終　高棅李杜二公始風至其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成千言巨篇百韻　又曰若夫敷衽論心則李杜尚矣　孤桐朗玉　水月鏡花　嚴滄浪曰詩有透徹之悟有分限之悟悟有淺深入有淺深如禪家之頓悟有漸悟大小乘有分矣其詩之妙在於興趣玲瓏透徹之悟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指揮曹劉　壓倒元白　杜牧詩曰對酒長歌人生幾何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之無盡藏也取之不傷造物者之大寶也自洛入龍門南望香山北眺伊闕水木清華賓客閑暇或乘小舟沿流而往或循岸而行隨興所適遇勝則止

興寄　建安之風　篇章之圖　志之所至　詩亦至焉　詩言志　歌永言　聲依永　律和聲　八音克諧　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虞書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舜典　詩言志　詩言志之所之　詳類　三言　夏侯湛　四言　韋孟　始作　五言　李陵　始作　六言　漢武柏梁　九言　高貴鄉公　清辭　綺合　以上白帖　增詩史　唐書傳曰杜甫善敘事律切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　補詩衆　又曰白居

易推劉勰錫爲詩豪圖美流轉詩話總龜脞說書語沈則一也

元和體元白諸公

劉體子威幹也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也

王右丞體王維也

盧全體

杜荀鶴體

東坡體

山谷體

后山體或似而不全若其他則本其自體耳

王荊公體公絕句最高其得意

賈閬仙體

孟東野體

崑體

盧全體

白樂天體

元白體微之樂天其體一也

杜牧之體

張籍王建體諸樂府之體同也

韋柳體蘇州與儀曹合言之

李長吉體

李商隱體即西崑

韋蘇州體韋應物也

韓昌黎體

柳子厚體

李長吉體

孟浩然體

岑嘉州體岑參也

高適夫體高常侍適也

少陵體

太白體

高出鮑謝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別出機杼蓋如此也

邵康節體

陳簡齋體陳去非與義也

邵康節體

陳簡齋體陳去非與義也

選體選詩時代不同體製各異今人例謂五言古詩爲選體非也

西崑即李商隱劉筠楊億輩

香奩體韓偓之詩皆裾褵脂粉之語有香奩集

玉臺體玉臺集乃梁徐陵所序如此也

柏梁體漢武與羣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爲柏梁體

楊誠齋體其初學半山后山最後亦學絕句而盡棄諸家之體

高楊張徐體四明初家

何李體何景明李夢陽也

七才子體東郡謝榛濟南李于鱗吳郡王

竟陵體鍾惺譚元春也

公安體袁宏道中道兄宗道弟中行伯修也

李長沙體李陵東陽也

詩五

詩經後漢孔融離合郡姓名詩曰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字魚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或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子匡離字玖琁隱曜美玉韜光去玉成文不須合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合成魯呂公磯釣闉口渭離才字合成黎晉湣岳離合詩曰佃漁始化人民穴處意守醇樸音應律呂桑梓被源卉木離字魚海外有截隼逝厲揚當離乙字恐古文與今文或有不同合成孔也六翮將奮羽儀未張離鳥字龍蛇之蟄俾可忘離蟲字合成融字玖琁隱曜美玉韜光去玉成文不須合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在野錫鸞未設金石拂擊害咎蠲消吉德流普綿谷可安冥作棟宇嫣然以熹焉懼外侮熙神委命已求多祜歎彼季末口出擇語誰能墨誠言喪厥所龍乘之諺龍潛巖阻勘義崇亂少長失敘思揚容姬難堪宋何長瑜離合

詩曰宜然悅今會且怨明晨別有歎不能甘有難不可雪　宋孝武離合詩曰雲雲起今況灑雨雪昏而不消意氣惆以無樂音塵寂而莫交守邊境以瞻敵寸心屬於戎昭閣盈圖記門滿賓僚仲秋始孤中園初凋池有秋蓮冰滅寒澤旨鴈塗以易感日月遊而難要分中心而誰寄人懷念而必謠（悠別本他字）苦（念字）夜集作離合詩曰四坐宴嘉賓一客自遠暴九言何所戒十善故宜進（此字）人怨信丈十日盼未央加我讓雄雞口詠情亦傷劇哉歸遊客處子勿相忘（別字）賀道慶離合詩曰促席宴闕夜足歡不覺疲咏歌無餘願永言終在斯（信字）齊王融離合詩曰冰容慙遠辰（媛字）坐感良辰媛（字）齊石道慧離合詩曰好仇華良夜子歡我亦欣昊穹出明月一汶寥雲物淨水木備春光龜定方無遠合浦不離航（舫字）蕭巡離合詩贈尚書令何敬容（火字）梁元帝離合詩曰復單貧柯條謬承日木石豈知晨夠馬誠難盡犬羊非易馴效嚬既不似學步孰能真實由秦朝典是曰歡舞倫俗化於茲鄙人途自此分（何敬容字）陳沈炯離合詩贈張文酒易陶陶朋友足諧晤又此盛詩騷朗月同攜手良景共含毫雲高堂室何寥廓志士隱蓬蒿故知人外賞文酒易陶陶朋友足諧晤又此盛詩騷朗月同攜手良景共含毫樂已有好術言是神仙曹百年肆偃仰一理詎能勞（閑居有樂）唐權德輿以離合詩贈張鷹曰黃葉從風散晴嗟時節換忽見驟邊霜勿辭林下簪躬行君子道辜負芳名早帳殿漢官儀巾車塞垣草交情劇斷金文律每招尋始知蓬山下如見古人心　張鷹和權載之離合詩曰移居既同里多幸陪君子引雅重當朝弓旌早見招植根瓊林園直夜金閨步勤深子玉銘力競相如賦間闕向春闈日復想光儀格言信難繼木石強爲詞　宋孝武華林都亭曲水聯句效柏梁體曰九宮盛事予旒旛（末孝）又曰蓂莢飲一石蜜液和嚴桂心渴望天南星河槃垂地　又曰參旗挂綵木通夕涼如水銀漢耿半天河橋暝煙紫　又曰雪片擁顏垣衣裘冷如甲香醪不滿榼藤枕敬殘臘　宋孝武華林都亭曲水聯句效柏梁體曰九宮盛事予旒旛（末孝）又曰蓂莢飲一石蜜液和嚴桂心渴望天南星河槃垂地　又曰參旗挂綵木通夕涼如水銀漢耿半天河橋暝煙紫　又曰雪片擁顏垣衣裘冷如甲香醪不滿榼藤枕敬殘臘　梁武帝三輔務根誠難亮（揚州刺史江夏王臣義恭策拙扮鄉慙慰望（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臣誕）折衝莫效興民謗領軍將軍侍中右僕射臣謝朏等議曰臣聞九流曠吏部尚書臣沈峻等議曰臣聞天威諒（御史中丞臣顏師伯）梁武帝清暑殿聽

句柏梁體曰居中負扆寄纓紱梁武帝　言慙輔弼政無術謝安太守任昉　至德無垠愧違弼徐侍中勉　變贊京河豈微物丹陽尹劉

沉　竊侍兩宮慙樞密黃門侍郎柳惲　清通簡要臣豈汨史部郎中謝覽　出入帷扆濫榮秩侍中張卷　複道籠樓歌楙實太子中庶子王筠　空

帝宴清言殿作柏梁體曰玉衡七政轉璇璣帝　升降端揆而才非侍中尚書僕射臣袁　澄鏡朱紫眇難追吏部尚書臣徐　唐中

宗誕辰內殿宴聯句效柏梁體曰潤色鴻業寄賢才帝　叨居右弼媿鹽梅李嶠　運籌帷幄荷時來宗楚客　職掌圖籍

濫蓬萊劉憲　兩司謬忝謝鍾斐崔湜　禮樂銓管效塵埃鄭愔　陳師振旅清九垓趙昭　欣承顧問侍天杯李適　銜恩獻壽柏

梁臺新賦　黃鵠青簡奉康哉盧藏用　宗伯秩禮天地開韓覆　帝歌難續仰昭回宋之問　微臣捧日變寒灰遠慙班左媿遊

陪上官昭容　齊王融廻文詩曰枝分柳塞北葉暗榆關東垂條逐絮轉落藥散華叢池蓮照曉月幔錦拂朝風

低吹雜綸羽薄粉豔妝紅離情隔遠道歎結深閨中　又後園作廻文詩曰斜峰繞徑曲聳石帶山連花餘拂

戲鳥樹密隱鳴蟬　梁簡文帝和湘東王後園廻文詩曰枝雲間石峰脈水侵山岸池清戲鵠聚樹秋飛葉散

邵陵王蕭綸廻文詩曰燭華臨靜夜香氣入重幃曲度聞歌遠繁絃覺舞遲　周庾信和廻文詩曰早蓮生

竭鑮嫩菊養秋鄰滿池留浴鳥分橋上戲人　梁定襄侯和廻文詩曰危臺出岫迴曲磵上橋斜池蓮隱弱芰

徑篠落藤花　唐潘陽春日雪以廻文絕句呈張廩權德輿曰春梅雜落雪發樹幾花開眞須盡興飲仁里

願同來　張廩和潘孟陽廻文絕句曰遲遲日氣暖漫漫雪天春知君欲醉飲思此見交親　宋王安石泊雁

廻文詩曰泊雁鳴深渚收霞落晚川析隨風斂陣樓映月低絃漠漠汀帆轉幽幽岸火然壑危通細路溝曲繞

平田　明高啓廻文詩曰風簾一燭對殘花薄霧籠寒翠袖紗空院別愁驚破夢東闌井樹夜啼鴉　原宋鮑

昭建除詩曰建旗出墩煌西討屬國羌除去徒與騎戰車羅萬箱滿山又填谷投鞍合營墻平原亘千里旗鼓

轉相望定舍後未休候騎前敕裝執戈無暫頓鑾弧不解張破滅西零國生虜郅支王危亂悉平蕩萬里置關

梁成軍入玉門士女獻壺漿收功在一時歷世荷餘光開壤襲朱紱左右佩金章閉門草太元茲事殆愚狂

梁宣帝建除詩曰建國惟神業十世本靈長除苛遵漢祖徯后類殷湯滿盈既虧度否運理還康平階今復覩

德星行見祥定寇資雄略靜亂屬賢良執訊窮鄢鄴魯弔伐徧徐揚破敵勳庸盛佩紫且懷黃危苗既已竄妖沴

亦云亡成功勒雲社治定禮要荒收戰歸農器牧馬恣蕃場開山接梯路架海擬山梁閉慾同彭老延壽等東
皇　范雲建除詩曰建國負東海衣冠成營丘除道梁淄水結駟登之罘滿坐咸嘉友蹊繁經時羞平望極聊
攝直視盡姑尤定交無恒所同志互相求執手歡高宴舉白窮獻酬破琴豈重賞臨豪寧再倚危生一朝露壙
蟻將見謀成功退不處爲名自此收收名棄車馬單步反蝸牛開渠納秋水相土播春疇閉門謝世人何欲復
何求　陳沈炯建除詩曰建章連鳳闕謁謁入雲煙除庭發槐柳冠劒似神仙滿衢飛玉軑夾道躍金鞭平明
塵霧合薄暮風雲騫定交太學裏射策雲臺邊執事一朝謬朝市忽崩遷破家徒殉國力弱不扶顛危機空履
虎擊惡豈如鸇成師鑿門去敗績棄尸旋收魂不入斗抱景問穹元開顏何所說空憶平生前閉門窮巷裏靜
埽詠歸田　宋黃庭堅建除重贈徐天隱詩曰建極臨萬邦稽古陞下聖除書日月下有耳家相慶滿意見
升平父老扶杖聽平生所傳聞似仁祖德性定鼎百世長橐弓均夷靜執事當在朝官冷殊未稱破帽風欹欹
簡易不騎乘危顛相扶持泉石共嘲詠成樂澗河中傲世似未敬收潦下秋船期公拜嘉命開元命觀事身得
見全盛閉門長蓬蒿或許老夫病　陳沈炯六甲詩曰甲拆開衆果萬物具歡榮乙飛上危幕雀乳出空城
丙魏舊勳業申韓事刑名丁冀陳詩罷公綏作賦成戊巢花已秀滿塘草自生已乃忘懷客榮樂尚關情庚庚
聞鳥囀肅肅望鳧征辛酸多憫惻寂寞少逢迎壬蒸懷太古覆妙行無名癸巳空施位詎以召幽貞　又十二
屬詩曰鼠迹生塵案牛羊暮下來虎嘯坐空谷兔月向窓開龍暉遠青翠蛇柳近非徊馬鬱方遠摘羊負始春
裁猴栗羞芳果雜跖引清杯狗其懷物外豬蠡宵悠哉　明胡儼十二支詩曰鼷鼠飲河河不乾牛女長年
相見難赤手南山縛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驪龍有珠常不睡畫蛇添足適爲累老馬何曾有角生羝羊觸藩
徒忿懥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雞空自老林丘舞陽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東頭　陳沈炯六府詩曰水廣
南山暗杖策出蓬門火炬前村發林煙樹下昏金花散黃蕊蕙草雜芳蓀木蘭露漸落山芝風屢翻土膏行已
冒抱甕憶中園穀城定若近當終黃石言　孔魚和六府詩曰金門朱軌躅吾子盛簪裾木舌無時用萍流復
在余水鄉訪松石蘭澤侶樵漁火洲方可至地肺即爲居土牛自知止貞心達毀譽穀稼有時隳乘植望白榆
又古兩頭纖纖詩曰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服中精腦腦脾脾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　齊王融代

兩頭纖纖詩曰兩頭纖纖綺上文半白半黑燕翔羣腦腦膊膊石子坡磊磊落落玉石分　宋張舜民兩頭纖纖詩曰兩頭纖纖女梭半白半黑右軍鵞腦腦膊膊母赴兒磊磊落落大風歌　兩頭纖纖璽綬綠半白半黑嚥盡之腦腦膊膊母赴兒磊磊落落忠臣原詞　齊王融藥砧詩曰藥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又代藥砧詩曰花蕊今何在不是林下生何當垂兩髻圍扇雲間明　又曰鏡臺今何在寸身正相隨何當碎聯玉雲上辟已虧　又古五雜組詩曰五雜組慶雲發徃復還經天日不獲已生胡越　梁范雲擬古五雜組詩曰五雜組會塗山徃代五雜組詩曰五雜組垂衣裳徃復還就槃湯不獲已嫡與鰥　宋孔平仲五雜組詩曰五雜組慶商　又曰復還兩觴閒不得已嫡與鰥　又曰江湖人不獲已議和親　又曰五雜組錦綸戹徃復來車馬行不獲已方用兵　宋王微四氣詩曰蘅若首春華梧楸當夏翳鳴笙起秋風置酒飛冬雪　齊王融四色詩曰赤如城霞起青如松霧澈黑如幽都雲白如瑤池雪　梁范雲四色詩曰折柳五雜組花木春徃復還兩觴閒不得已嫡與鰥　又曰五雜組朝霞明徃復來車馬行不獲已方用兵　宋王微四氣詩曰蘅若首春華梧楸當夏翳鳴笙起秋風置酒飛冬雪　齊王融四色詩曰赤如城霞起青如松霧澈黑如幽都雲白如瑤池雪　梁范雲四色詩曰折柳青門外握蘭翠琉中緑蘋騁春日碧渚澹時風　又曰素鱗颺北渚白水杜南宛獻環潤玉塞歸珠照瓊轅　又曰烏林葉將實墨池水就乾元豹藏暮雨黑豹凌夜寒　又曰丹如桓公廟青如夕郎門墨如南巖磧白如東山猿　宋鮑昭謎字詩曰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一八飛泉仰流井字　頭如刀尾如鈎中央橫廣四角六抽右面負兩刃左邊雙屬牛龜字　乾之一九隻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土字　謝莊自潯陽至都集道里名爲詩曰山經亟旋覽水牒勤數尋稽榭誠淹留煙臺信遐臨翔州凝寒氣秋浦結清陰眇眇高湖曠遥遥南陵深青溪如委黛黃沙似舒金觀道雷池側訪德茅堂陰魯顯閥徵迹秦良滅芳音訊遠博望崖探賦梁山岑崇館非陳宇茂苑豈舊林　鮑昭數名詩曰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曜長路傾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八珍盈雕俎綺肴紛錯重九族咸贍遲賓友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　齊度義數數名詩曰一去濠水陽連翩遠爲客二毛颯已垂家貧無所擇三徑日就荒遥人心不懌四豪不降意何事黃金百五日來歸者朱輪竟長陌六郡輕薄兒追隨窮日夕七發動

音容實從紛奕奕八表服英嚴聲光滿墳籍九流意何以守元遂成白十載職不移來歸落松柏　梁范雲歎名詩曰一鼓有餘氣趙勇正紛紜二虜無遺略雄虎自爲羣三河尚擾攘楯槍起橫橿四巡駐青蹕瘞玉曠亭云五十又舒旆旗幟日繽紛六郡良家子慕義輕從軍七獲美前載克俊嘉昔聞八音作繁律將以安司勳九命既斯復金辟固宜分十難康有道延首望卿雲　宋文同一字至十字詠竹詩曰竹渭水曲帷幔翠錦戈矛蒼玉心虛異衆草節勁踰凡木化龍杖入仙陂呼鳳律鳴神谷月娥巾散靜冉冉風女笙竽清簇簇林間飲酒碎影搖罇石上圍棋輕陰覆局屈大夫逐去徒悅椒蘭陶先生歸來但尋松菊若論樽樂之操無敵於君欲圖滿灑之李莫賢於僕　唐王勃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曰追芳承荔浦揖道訊虛丘升裾臨廣牧從望盡平洲曾山陵羣坂方渠緬清流陽臺翻早茂陰館懷名秋歲晏東光弭景仄西華收端溪慙深測水謝前修徃食曲阜盛今屬平臺遊燕棠缺初雅鄭衮息遺謳久傾信都美及乃結茂陵傳河間殊可詠南海果難遊　梁范雲奉和齊竟陵王郡縣名詩曰撫戈金城外解佩玉門中白馬騰遠雪蒼松壯寒風臨涇方辯渭安夷始和戎取禾廣田北驅獯飛狐東新城多雉堞故市絕商工海西舟楫斷雲南煙霧通蒼節疇盛德宣力昭武功還飲漁陽水豈轉杜陵蓬　梁沈約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曰西都富軒冕南宮溢才彥高關連朱雉方渠漸遊殿廣川肆河濟長岑繞嶢崤沂曲梁濟危渚平皐騁悠眄青洞皎澄澈曾山攀葱蒨陽泉濯春藻陰丘聚寒霰西華不可留東光促奔箭望都遊子懷臨戎征馬倦既豫平臺集復齒南皮宴一闕長安城　梁元帝縣名詩曰相人觀久遠要且視資質酒酸本多甘絹敗爲少密公家渭羞言杜陵掾　宋孔平仲郡名詩呈呂元鈞曰川後亮氣不一屈播移雖齊土寧安如舊華偃游歸孔聖坎壈笑趙壹儻來等榮辱所遇順勞佚道閭接談實文房散書帙當其泰定時海宇寧無物耳目并已忘何心斬冕黻忽聞韶曲奏更覺巴音失温純比金玉清越勝琴瑟似追少陵步眞得建安骨從今益淬厲及此舒長日唱酬安敢同心欽但齊栗長陵新市北鄭衛好容儀先過上蘭苑還牽高柳枝薄粧宜入鏡舒花堪照池蒲洲涵水色檄肆雜風吹此時方夜飲平臺傳羽巵　范雲州名詩曰司春命初鐸青鳥肆中樊逸豫誠何事稻粱復宜敦徐步遵廣隰黃以寫憂源楊柳垂場圃荊棘生庭門交情久所見益友能孰存　簡文帝卦名詩曰櫛比園花滿徑復水流新離

會時入袖旅穀乍依蘋攀壘邀上客鵲巢命嘉賓車由泰夏閭馬散咸陽塵蓮舟雞未濟分密已同人　又藥名詩曰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惟飄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鉛華試作妝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　元帝藥名詩曰戍客恒山下常思衣錦歸況看春草歇還見雁南飛蠟燭凝花影重臺閉綺扉風吹竹葉袖網緞流黃機誰信金城裏繁露曉沾衣　庾肩吾奉和藥名詩曰英王牧荊楚聽訟出池臺督郵稱蝗去亭長說烏來行塘朱鷺響當道赤幢開馬鞭聊寫賦竹葉暫傾杯　沈約奉和春晚應王藥名詩曰丹草秀朱翹重臺架危岑木蘭露易飲射干枝可結陽隰採辛夷寒山望積雪玉泉垂周流雲拳作明滅合歡葉暮卷爵林聲夜切垂景迫連桑思仙暮雲埒荊實剖丹瓶龍芻汗奔血照握乃夜光蠡車非玉屑細柳空成鞭水萍終委絕黃符若可挹長生永昭哲　宋黃庭堅荊州即事藥名詩曰四海鰥遠志一溪甘遂心牽牛避流耳臥著桂枝陰　又曰前湖後湖水初夏半夏涼夜關鄉夢破一聲度衡陽　又曰垂空青慕緑一排風閣石友當思我藥知予能來　又曰此地沒牛膝回望無喪陵天南星斗濕曰雨如覆盆來平地沒牛膝回望無喪陵天南星斗濕　人陳亞登湖州銷暑樓藥名詩曰重樓肆登賞豈羨石爲廊風月前湖近軒窓半夏涼習書識漁浦芝紫認仙鄉却恐當歸闕靈仙爲別傷　梁元帝姓名詩曰征人習水戰幸苦犯戈船夜城隋偃月朝軍逐避年龍吟激水度虹光入夜圓濤來如陣起星上似烽然經時事南越還復討朝鮮　沈約和陸慧曉百姓詩曰建都望淮海樹闕表衡稽井幹風雲出柏梁星漢齊皇王臨萬宇惠化覃黔黎吉士服仁義宿昔秉華圭庸賢起幽谷欽言非象扉端委康國步偃息召邦携舉政方分策易紀桑金泥伊余沐嘉幸由是別遠睽曾微涓露荅光景遂云西方隨鍊丹子薄暮矯行迷　宋孔平仲和蕭十六人名詩曰式微子歎歸期滯疎鍾皓月僧窓睡滿郭丹楓已送秋李白桃紅春又至緑楊朱户鎖嫫婷燕趙壹笑誰相親紅顏旦暮能溺人有若大川無際涘吾曹操行薄雲天去險詭平當擇地嚴君平昔教諸子肯向贛江爲此事勿損仁義縱歡娛力與主張興廢隨不才弓使酬杜詩搦管能令言鄙志　梁元帝相名詩曰仙人賣玉杖乘鹿去山林浮林度池曲摩鏡往河陰井内書銅板竈裏化黃金妻搖五明扇妾弄一弦琴暫遊忽千里中天那可尋　又鳥名詩曰方舟去趙鵲鵲引欲相要晨鳧移去舸飛燕動歸橈雞人憐夜刻鳳

女念吹簫崔敏照輕幌翠的繞纖腰復聞朱鷺曲
黃牛浦山邊白馬津摧鋒上孤塞畫象入麒麟果下新花落桃枝芳樹春王孫及公子熊席復橫陳　又歌曲
名詩曰啼烏怨別偶曙鳥憶離家石闕題書字金鐙飄落花東方曉星度西山落日斜轂衫迴廣袖圖扇掩輕
紗暫借青驄馬來送黃牛車　又龜兆名詩曰土膏春氣生倡女協春情魚遊連北水鵲作遼東鳴折梅還插
髻盡柱更移聲銀燭含朱火金罇對寶筵百枝凝夕燄郤月隱高城　又鍼穴名詩曰金推五百里日晚唱歸
來車轉承光殿步上通天臺釵臨曲池影扇拂玉堂梅先取中庭入罷逐步廊迴下關那早閉人迎已復開
又將軍名詩曰虎旅皆成陣龍騎盡能蹋鳴轡俱破虜淩勝往長榆細柳浮輕岸大樹繞栖烏樓船寫退鷁檣
烏狎飛鳧度河還自許偏與功名俱　又宮殿名詩曰林間花欲然竹徑露初圓關雞東道上走馬北場邊合
歡依暝卷蒲桃向日鮮旗亭夏張放香車迎董賢定隔天淵水相思夜不眠　又屋名詩曰梁園氣色和斗酒
共相過玉柱調新曲畫扇掩餘歌深潭映菱菜絕鐸掛輕蘿木蓮恨花晚薔薇嫌刺多含情戲芳節徐步待金
波　又車名詩曰長墟帶江轉連甍映日分佳人坐椒屋接膝對蘭薰繞砌縈流水邊梁圖畫雲錦色懸殊衆
衣香遥遥出羣日暮輕帷下黃金妾贈君　又船名詩曰天際浮雲飛三翼自相追池模白鵠舞檐知青雀歸華
淵通轉塹伏檻跨相磯松澗流星影桂窓斜月暉思君此無極高樓淚染衣　又樹名詩曰桃李競追隨輕衫
露弱枝杏梁始東照柘火未西馳香因玉釧動佩逐金衣移柳葉生眉上珠璫搖鬢垂逢君桂枝馬車下更新
知　又草名詩曰胡王迎娉主塗經朔北遊金錢買含笑銀缸影梳頭初控游龍馬仍移卷柏舟中江離思切
蓬鬢不堪秋況度菖蒲海落月似懸鉤　陳沈炯八音詩曰金屋貯阿嬌樓閣起迢迢石頭足年少大道跨河
橋絲桐無緩節羅綺自飄飄竹煙生薄晚花色亂春朝鮑仄詎無匹神女嫁蘇韶土地多妍治鄉里足塵囂革
年未相識聲論動風飈木桃堪底用寄以答瓊瑤　宋孔平仲還鄉展省道中作四聲詩寄豫章僚友曰蕭
灘波潺湲巴丘山崔嵬江天如相迎風吹浮雲開思鄉人皆然惟子頓歸來松楸彌青鮮春容生泉臺久雨水
陡長決滯似海廣葦底解小艇曉起蕩兩槳早飯野篠下鳥語靜愈響有酒我不飲引領但子想四際又暮夜
意詣尚未到繫纜坐樹陰嘐嘐厭聚噪徑步氣尚暝岸嘯韻自報內顧自慰幸比歲屢拜掃執勢逼入伏一葉

益局促日落月欲出豁若脫桎梏木色鬱碧幄竹節削綠玉赤脚踏白石宿泊得沐浴 原陳沈炯和蔡黃門口字詠絕句曰聰聰宮闕路靈靈谷口閒誰知名器品語哩各崎嶇 增宋孔平仲寄賈宣州藏頭詩曰高會當年喜得曹日陪宴衍自忘勞力回天地君應憊心狹乾坤我尚豪豕亥論書非素學子孫干祿有東皐十年求友相知寡分付長松蔭短萬 又孔平仲呈章子平藏頭詩曰玉駱聲華星斗傍方州投老憩甘棠木逃翦伐枝長碧石耐鐫磨性有常巾褚藏經勤問學子孫傳業富文章十年流落歸何暮日聽除書侍五皇 王安石送吳顯道集句詩曰五湖大浪如銀山問君西遊何當還以手撫膺坐長歎空手無金行路難丈夫意有在吾徒且加餐屏風九疊雲錦張千峰如連環上有橫河斷海之浮雲可望不可攀飛空結樓臺動影裏窕沖融間沛然乘天遊下看塵世悲人寰泊舟潯陽郭去去翻空廓君今幸未成老翁衰老不復如今樂 增歌宋鼂補之八音歌荅黃魯直曰金蘭況同心莫樂新相知石田罹清霜念此百草腓絲看煮藭吐士聽憤悱語竹馬非妙齡美人恐遲暮鮑鑿魯東家今君尚天涯土膏待陽燻氣至如咄嗟革薄不可廊士迫不流惡木無松柏心蝎處螻蟻託 增宋朱子與鞏仲至書曰古今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頗謝以後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自為一等 原序梁江淹雜體詩序曰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藍朱成采雜錯之變無端宮角為音靡曼之態匪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不其然與至于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豈所謂通方廣照恕遠兼愛者哉然五言之興諒非變古但關西鄴下既以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故元黃經緯之辭金聲浮沈之殊僕以為亦各具美兼善而已 增元稹樂府題序曰詩迄於周離騷迄於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 元稹杜甫詩序曰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 宋濂劉兵部詩序曰詩心之聲也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嶽峙厲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物象之表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浮

賦一

【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也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　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與圖政事故可以爲列國大夫也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諷諭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沒其諷諭之義是以揚子稱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　【還】金史傳曰郝天挺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之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裂繳繞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　揚子曰相如云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作賦之迹也　陸機文賦曰賦體物而瀏亮文心雕龍詮賦篇曰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又曰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辭者也　張說昭容氏文集序曰白雲起而帝歌翠華臨而臣賦　李華含元殿賦序曰蓋之文士賦光讚盛美感動天神　李華含元殿賦序曰臣長笛洞簫懷握之細則廣言山川之阻採伐之勤至于都邑宮室閎模溯度則略而不言其體病矣　權德輿上論貢士書曰今之甲賦律詩皆屬偷析經語侮聖人之言　張詠聲賦序曰聲賦之作豈拘模限韻春雷秋蟲之爲事也　晁補之離騷新序曰自風雅變而爲離騷離騷變而爲賦　袁袠求志賦序曰古人以賦託志或比擬賢哲或寫情幽怨或述已行藏若懋志復志求志之類非一大抵皆假託仿喻依楚辭屬詞　王禕文訓曰其賦則字鍊句屢音叶韻軋藻秀春擷花豔時撥校研媸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

賦二

【原】漢書曰枚皐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書大喜召入見待詔皐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皐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爲賦頌好慢戲以故得媟瀆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武帝春秋三十九乃得皇太子輩臣喜故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皐從行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　司馬相如長門賦序云孝武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

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兩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

漢書曰成帝趙昭儀方大幸每上往甘泉宮常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揚雄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迎釐三辰又言屏玉女郤宓妃以徼齋戒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温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爲式　桓子新論曰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遠及常作小賦用精思大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臥夢其五臟出地及覺大少氣病一歲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　漢書曰上令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遊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有仁義諷諭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東觀漢記曰班固字孟堅九歲能作賦頌固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賦　禰衡別傳曰黃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巵酒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辭彩甚麗　魏略曰卞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者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陳寶何武等徒以歌頌猶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又曰邯鄲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十匹　魏志曰鄴都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曹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　文士傳曰何楨字元幹青龍元年天子特詔曰揚州別駕何楨有文章才識使作許都賦成封上不得令人見楨遂造賦封上　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阮籍見華鷦鷯賦以爲王佐之才成公綏亦推文義勝己　高士傳曰潘尼曾與同僚飲主人有瑠璃椀客使賦之尼與坐立成　世說曰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皆輒云應是吾輩語　山堂肆考褚陶字季雅褚先生後也年十三作鷗鳥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作矣　世說曰庾仲初作揚都賦成呈庾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是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　梁書傳曰張率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茲矣　隋書傳曰潘徽字彥伯秦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　唐書傳曰表朗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

獨美於前矣　又曰張九齡字子壽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帝嘉其才高理妙　皮日休桃花賦序曰予嘗
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動質而有梅花賦清便富麗得南朝徐庾體不類其爲人彼蘇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
名遂振　又曰謝偃嘗爲塵影賦二篇太宗愛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爲序一篇授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
述聖帝悅賜帛數十時李百藥善詩而偃善賦皆爲當路所軋致閑處　又曰針元與先時裹度令狐楚鄭覃皆爲當路所軋致閑處
至是還高秩元與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帝觀牡丹凭欄誦賦爲泣下　又曰楊敬之爲華山賦示韓愈愈
稱之士林一時傳布　又曰陸扆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先就帝覽之歎曰貞元時陸贄吳通元兄弟
善內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　又曰高郢九歲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　五代史傳曰扆蒙善屬文
嘗次歷代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又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爲碧鮮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
錄覽而稱善　宋史傳曰趙安仁太宗製九弦琴五弦阮時多獻賦頌時稱安仁李諤楊億辭雅贍詔詣中書
奬諭翌日改遷太常丞　又曰王曾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此王佐才也　又曰陳彭
年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嘗京師大酺出遊跨驢搆賦自東華門至闕下已口占數千言自矜曰此王佐才也
學能文嘗作禹別九州賦凡萬餘言人多傳誦焉　又曰路振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該貫古道因
試扈言日出賦觀其學術就試者凡數百人咸愕眙忘其所出獨振所賦尤爲典贍太宗甚嘉之擢寘甲科
又曰夏侯嘉正嘗使於巴陵爲洞庭賦徐鉉見之曰是木元虛之流也人多傳寫　又曰許將舉進士第一歐
陽脩讀其賦謂之曰君辭氣似王沂公未可量也　又曰葛勝仲入爲太學正一日上幸學多獻頌勝仲獨獻
賦上命中書第其優劣以勝仲爲首　又曰袁樞嘗以修身爲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爲遠大之
器　遼史曰劉霽六符子也聖宗一矢斃雙鹿霽乃獻賦上嘉其贍麗　金史傳曰施宜生試一日射三十六
熊賦擢第　又曰賈鉉泰和六年御試上曰丞相崇浩嘗謂試題頗易由是諸進士例不讀書朕今欲以日合
天統爲賦題賈鉉對曰題則佳矣恐非所以牢籠天下士也　宗室傳曰熙宗獵於海島三日之內親射五虎
獲之勛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良馬　元史傳曰陳孚至元中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浙行省爲
轉聞於朝署上蔡書院山長　又曰謝端五六歲能吟詩十歲能作賦　宋本滋溪書堂記曰延祐六年予初

來京師聞同學貴游稱諸生蘇伯衡以碣石賦中公試往往誦其警句名籍甚　明詩紀事錢惟善字思復錢
塘人至正辛巳鄉試出羅刹江賦鎖院三千人皆不知錢塘江爲曲江思復據枚乘七發引用因此得名遂號
曲江居士　又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年十六作申情賦萬言　又文翔鳳字天瑞三水人作金陵三賦以當
帝京　吾學編傳曰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十二年入史館獻龍馬麒麟獅子駱虞賦　明詩紀事袁宏
道字小修公安人十歲鋒著黃山雪賦五千餘言

賦三

原楊子雕蟲　恭王贈馬　楊子法言或問余曰子少而好賦有諸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　西京雜記
四原足比嵇康　不減洛神　晉書曰嵇康字長康譙人也家世富足比嵇康不實者必當以後出　恭王大悅賜錢以爲罌意甚玩之中山王遂爲賦鼎賦康不
人以爲不減洛神　宋史傳曰嵇康善屬文才辯而好老莊言神仙吐納之術著養生論以高奇見貴　金樓子曰劉體元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賦時

六經鼓吹　一片宮商俱見文章　宣付史館　讀於邇英　唐肅宗進海潮賦敕曰卿文詞宏麗足以鼓吹六經
宣付史館讀於邇英　宋史傳曰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元豐間游京師獻汴都賦萬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之
傳播時謂曰頃花細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宋史傳曰周邦彥元豐間游京師獻汴都賦萬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之
劉蕡博通史傳書纂文作弔戰國賦萬餘言行于世　宋史傳曰李琪少孤貧苦學尤精于文賦嘗揚賦一軸謁李紳紳覽賦驚異倒屣延入
之後唐書傳曰李琪少孤貧苦學尤精于文賦嘗揚賦一軸謁李紳紳覽賦驚異倒屣延入
日等賦指示　後唐書傳曰李琪少孤貧苦學尤精于文賦嘗揚賦一軸謁李紳紳覽賦驚異倒屣延入
名　後唐書傳曰李琪少孤貧苦學尤精于文賦嘗揚賦一軸謁李紳紳覽賦驚異倒屣延入

雒翰扶桑　純甫矮柏

出扶桑賦以見志　宋史傳曰桑維翰幼頴悟及長博貫羣籍善屬文明詩紀事陳洪進嘉其才以弟之玉之
出扶桑賦以見志　宋史傳曰桑維翰幼頴悟及長博貫羣籍善屬文明詩紀事陳洪進嘉其才以弟之玉之
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　長洲人嘗與羣臣應制　比元虛洞庭　陋尹程秋水

賦四

原敷陳之稱　古詩之流　摯虞文章流別論云賦者古詩之流也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
驗賈誼之作則屈原傳也　不出户牖　王隱晉書曰左思父雍起小吏以能擢爲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
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也思乃發憤造齊都賦一年不出户牖
因思大道　潮承後漢書曰桓譚字君山年七十喜非毀俗儒　爲賦立成　文士傳云劉楨在曹植坐廁
出爲六安郡丞感而作賦因思大道遂發病卒　爲賦橫賦立成　人進瓜植命爲賦橫賦立成

歎息 張載別傳云載素有清才曾作濛汜賦傳元見之歎息賜馬妙賦 詳見歎

賜 臨湯題額 詳見額

阿堵 如相如口吃人謂口為阿堵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為上林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 尚書給筆札 漢書司馬相如傳云上令尚書給筆札 門庭著紙筆 藏榮緒晉書云左思字太沖齊人家京師作三都賦不得與此人同時爰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上林之賦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為上令尚書給筆札 門庭著紙筆分入宮殿家京師作三都賦洛陽紙貴

鴻漸 皆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 見劉勰文章流別論 苞括宇宙總覽人物 司馬相如為天子游獵上林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 苞括宇宙總覽人物 陶神知幾 搞理表微 晉書云楚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宋玉唐勒等賦之每所行幸及鳥獸之上亦自作詩賦 登陽雲臺令大夫造賦 宋玉 詳見上

而睡忽然而起幾百日後成其友人盛宗字長通嘗問以作賦相傳也 而起忽然而悟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以作賦相傳也

墨 鴻漸 斯賦 大言受賞小言賜田 宋玉小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能為小言賦者賞雲夢之田玉等 大言受賞小言賜田 並造大言賦賦

名曰元陽云 賦畢 造賦 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詳前 鳥獸異物命相如賦之 漢武故事云漢武好詞賦每獸有異物輒命司馬相如等賦之 鳥獸異物命相如賦之

雲夢百篇 賦成初不留思相如遣筆而後成每獸其工謂相如曰以吾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 登陽雲臺令大夫造賦 詳見宋玉

之遲易子之速 各賦一物然後乃坐 文士傳云張儼張純朱異俱童少社見朱異賦文士傳云張儼張純朱異俱童少社見各賦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 染翰操紙慨然而賦 潘岳秋興賦序染翰操紙慨然而賦於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

郊賦一篇辭致典編 詳前 辭致典編 能最為文會稽祭止南

肇構三篇 唐書傳曰杜肅字子美元宗朝集賢院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 合臺歎賞 又曰李文成合臺歎賞

詔司隸理竟辨對京牆無所迴案 晉書傳曰徐浩有文辭張說謂浩曰卿其才藻為集賢學士太清宮籙扇及郊廟大禮 三盛禮賦 宋史傳曰梁周翰乾道中上五鳳樓賦人多傳寫 三盛禮賦 宋祥符中祀汾陰詔大中

郊賦一篇辭致典編 詳前 辭致典編 能最為文會稽祭止南

肇構三篇 唐書傳曰杜肅字子美元宗朝集賢院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 合臺歎賞 又曰李文成合臺歎賞

詔司隸理竟辨對京牆無所迴案 晉書傳曰徐浩有文辭張說謂浩曰卿其才藻為集賢學士太清宮籙扇及郊廟大禮 三盛禮賦 宋祥符中祀汾陰詔大中

覽賦除秘書正字　宋史傳曰劉筠兄時警親日誦萬餘言元符中有事於南郊進大禮賦哲宗覽之以為相如子雲復出除秘書省事

志曰明昌元年益都府中童子劉住兄十一歲能頌詩賦大小六經上召至內殿試風風來儀獸魚在藻詩又令賦旱詩嘉之賜本科出身

紱士曰景福之上靈先之下

李華含元殿賦　唐書傳曰李華作含元殿賦以示舊與士

賦五

王棨江南春賦　陳鵬送王棨序賦篇末云今日併為天下春無江南分江北集即賀其登超於時矣

原詩　隋江總賦得一日成三賦應令詩曰副君賞道清夜北園遊下筆成三賦傳觴對九秋飛文綺殼采落紙波濤流樹密寒蟬響簷暗雀聲愁綠激明層殿青山照近樓此時盛禮物顧省良若抽

原題　唐李嶠詠賦詩曰布義孫卿子登高楚屈平銅臺初下筆樂觀正飛纓作有凌雲勢時聞擲地聲造端長體物無復大夫名

原題　漢揚雄反騷曰雄每讀屈原離騷未嘗不流涕也乃作書往往抵擿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有周氏之蟬嬋或鼻祖於汾陽靈宗初謀伯僑兮流於末之楊侯惟天執之不辟何純潔而離紛漢十世之陽朔招搖紀於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度后土之方貞風皇翔於蓬渚豈鴞鳳之能捷騁騏於曲黯驅騏驟連蹇而齊足衿芰茹字亦蒲之綠衣被芙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不如襲而幽之離房精瓊糜與秋菊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何怨日薄於西山累既永古對字夫傳說奚不信而逐行徒恐鸓鴳之將鳴顧先百草爲不榮　後漢班彪悼離騷曰夫華植之有零茂故陰陽之度也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惟聖人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訕而坼蘘體龍蛇以幽潛　晉摯虞愍騷曰蓋明哲之處身固度時以進退泰則攄志於宇宙否則澄神於幽昧摛之莫究其外函之罔識其內順陰陽以潛躍豈凝滯乎一祭

詠　魏曹植九詠曰芙容車兮桂衡結萍蓋兮翠旌四蒼虬兮翼轂駕陵魚兮驂鯨菌觸兮蘭席蕙幬兮苓牀抗南箕兮簸瓊藥挹天河兮滌玉觴靈既降兮汨靜默登文階兮坐紫房服春榮兮綺摩雲裾綾兮容齋冠北辰兮岌峩帶長虹兮陵厲蘭有御兮玉俎陳雅音奏兮文虞羅感灌漢兮美遊女楊激楚兮詠湘娥臨迴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痛吾兮來不時來無間兮進無閒泣下雨兮歎成雲先後悔其靡及冀後王之一寤猶捄轡而繁策馳覆車之危路羣乘舟而無楫將何川而能渡何世俗之蒙昧悼邦國之未靜任椒蘭其望治由倒裳而求領尋湘漢之長流採芳岸之靈芝遨遊女於水裔探菱華而結辭野蔕條以

極望曠千里以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　梁元帝作清水之汗泥不爲濁路之飛塵

【擬】擬梁元帝擬蕭子顯若有人兮傍巖石新箭衣兮杜蘅席表幽居兮琴鳴鳥兮秋草雕萍清兮水激葉落兮夕雲飛懷君王兮未能歸

【騷】騷唐皮日休九諷悲遊篇曰荷爲裯丁本切今芰爲襦疏皮切今荃爲裾居切今蘿爲裳悲蟬鳴兮秋風起兮寒雁歸寒蟬鳴兮秋草雕上臨春風兮聊騁望日已暮兮夕雲飛懷君王兮未能歸

今湘之湄悲莫悲兮新去國怨莫怨兮新相思幽篁蔚兮靜晚清滿滄兮去遲湘君欲出兮風水急帝子不來今煙雨微芷既老兮深白一作葯日將暮兮紅蓼翹浮乎鵾鵾音夕叫乎鸛雌遜集一作遜何之日出沒兮北渚雲依稀兮九疑既無人以辨余兮又何心而怨咨退不解其悁悁音懸悱悱音匪進不知其悁悁寒蜩怨而無聲兮古木凄其寡枝嗟吾魄之不反兮千秋萬歲湘中馳

【論】論宋鮮于侁九論堯祠曰車轔轔兮騶虞坎坎兮祠下竿琴兮並奏潔時脩兮虔事畢兮上有招搖羽林爲衛兮爲駿象邊玉豆兮金罍堂海珍野蔌兮雜錯而致誠神之來兮風雨蕭蕭前驅於畢兮上有招搖羽林爲衛兮虹霓爲旗鳳皇左右兮擾伏蛟螭神之降兮金輿靈欣欣兮躬變德難名兮覆燾千萬年之不忘

【歎】歎明劉基九歎曰秋風起兮夕霧滃沈陰兮白日晝寒木葉落兮水泉乾孤雁鳴兮悽以酸攬余轡兮悵盤桓野蕭條兮行路難豺狼驕兮狐兔頑蘭蕙死兮荊棘蕃我欲奮飛兮無羽翰援雅琴兮發哀彈弦斷絕兮不復鼓

【原】原唐梁武帝賦體曰草迴風以照春木承雲以含化芳競飛於陽和花爭開於日夜樂萬類之得所豈此心之云舍欣分竹其屬精勤哉車之屢駕　任昉賦體曰儆征侶兮檝行舟奉君命兮不俟駕屬軒軌之易循值堯民之可化慙鶖雉之聲朝惡細魚之在夜奉玉檝之陸離待金罍之云舍　王僧孺賦體曰雞唶唶兮翠旌容與兮龍駕翻桐兮始華乳雀兮初化思始兮終朝求人兮仄夜竟大德之未酬何飛光之徒舍　陸倕賦體曰奉欽明之寶后沐隆平之元化參振鷺之充庭侍長徒之留舍冀無恨於終南豫告成於芝駕雖就列而陳力終胡顏於長夜　柳暹賦體曰飛轡綀兮不停陰徂川逝兮無暫舍白日出兮爛晚辰春雷奮兮動關夜寤匪服於儲閨叨洪恩於良駕何眇身之多幸濯微纓於唐化

魏文帝典論曰夫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今之文人乃作文論王粲長於詞賦徐幹時有逸氣然粲匹也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名筆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楊班儔也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六者不同本之以氣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貴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不強力貧賤則慼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所大痛也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紋furthermore理事生以彰之者也王澤流而詠集視史陳詞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詞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頌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富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於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

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善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原書梁沈約與范述曾論竟陵王賦書曰夫渺泛滄流則不識涯涘雜陳鐘石則莫辨宮商雖復吟誦迴環編

雜字減終無以仰酬審旨微表寸長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八

七一

晉傅休奕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驎崔琦劉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疑七說七蠲七舉之篇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辯世多以七激為工餘未盡善也七辯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為劣也七釋僉曰妙焉吾無間矣若七激七依之卓犖一致七枝七辯之纏綿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為客主先言出輿入輦歷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腥腐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遨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辯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為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為義不足而辯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

傅子集古今七篇而論品之署曰七林

明吳訥文章辨體曰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為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作者未聞迨元泰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於前人至其議論又豈七發之可比

七二

漢枚乘七發曰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

飲食則溫淳甘膬衣裳則雜遝曼嫚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且夫出輿入輦命曰屢疼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擬解趨女侍前謇諤奉後往來遊宴縱志乎曲房隱閒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令太子之病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飄黃瑞鳥獨鸞晨號乎其上聰雞哀鳴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紘孤子之鈞伯牙爲之歌曰麥秀漸子雉朝飛向虛整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池利攲蟜蠖蟻聞之住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犧牛之胰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起嘗之乎太子云云客曰鍾岱之牡蓋至之車前似飛鳥後似駐虛伯樂相其前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於是乎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乘乎太子云云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紛紜元綠輦道邪交隍池紆曲涸章白鷺鴛鴦鶤鵠鵾鷄鸛翠鬣紫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松柏豫樟條上造天梧桐栖櫚極望成林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齒雜裾垂髾目挑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靡麗皓侈廣大之樂也太子能強起遊乎太子云云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海掩青蘋遡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乘乎太子云云客曰榛林深澤煙雲暗漠兕獸並行轂擊武孔猛袒裼身薄收獲掌功賞賜金帛肴酒嘉肴羞熊膾炙以御賓客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能強起遊之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

耳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足以騁矢恍兮惚兮聊兮慄兮標兮虹洞兮蒼天極慮兮崖涘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當是之時雖有沸病疾將伸倔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也況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之徒哉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聞於師曰其始起也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慄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樓樓焉如三軍之騰裝其勢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太子曰善能起觀乎太子云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人辯士之言霍然病已　後漢傳毅七激曰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元妙清思乎黃老於是元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著隆高今公子削迹藏體當年陸沈變度易趣違拂雅心挾六經之指守偏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爲公子論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之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元通子曰洪梧幽生於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彫晨颸飛礫孫禽相求積雪戔戔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遊官失勢窮攜之士泳溺水越炎火窮林薄歷隱深三秋乃獲斷之高岑梓匠摹度擬以斧斤然後背洞壑臨絕谿聽迅波望層崖太師奏操榮期清歌歌曰陟景山兮採芳苓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叩角奮榮沈微元穆感物悟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強起而聽之乎元通子曰單極滋味嘉旨之膳芻豢常珍歷羞異餌涔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如髮芒散如絕轂積如委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日宴乃進夫雍州之黎出於麗陰下生芷蘭上託桂林甘露潤其葉醴泉漸其根脆不抗齒在口流液握之摧沮批之離坼可以解煩悁悅心意子能起而食之乎元通子曰驥驟之乘龍驤超驤騰虛鳥踊莫能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教踐路促節機登騰驅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忽若飛日不轉曜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起而乘之乎元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元冥紘統庶卉零悴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驤驟騄乘輕軒麾旄旗鳴八鸞陳衆車于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罘綱以彌野連罻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圍促陣禽獸駭殫仆不暇起窮不及旋擊不待刃骨解肉離摧牙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翬日於是下蘭皐臨流

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方鮮此天下之至娛也子能強起而觀之乎元通子曰崇館侈飾洞房華屋櫳楠雕藻文以朱綠曾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雲霧騁目窮觀園藪平夷沿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華曼於是賓友所歡近覽從容詹公沈餌浦且飛紅綸不虛出矢不徒降投鉤必獲控弦加雙俯盡深潛仰殫輕翼日移怠倦然後讌息列觴酌醴妖靡侍側被華文曳綾穀珥隨珠佩琚玉紅顏呈素蛾眉不畫脣不施朱髮不加澤升龍舟浮華池紆帷翳而永望鏡形影於元流偏滔滔以南北似漢女之神遊笑比目之雙躍樂偏禽之匹嬉此亦天下之歡也子能強起而與之遊乎元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曠達義農之妙旨昭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頹閔之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乎至德聖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誦斯語仰子法度　劉廣世七興曰子康子有疾王先生往焉曰駿壯之馬慵不征路其荷衡也躍似驚禽其即行也翬若遊鷹飄颺駭風逝電發波騰影不及形塵不暇興　崔駰七依曰客曰乃導元山之梁不周之稻蠻以綈綌砥以桑車洞庭之鮒灃水之鯉滋以陽朴之薑薤以壽木之華醯以大夏之壇酢阿洞門金鋪丹柱雕楹飛閣層樓於是置酒高讌遊之堂張樂乎長娛之臺酒酣樂中美人進以承宴調觀欣以解容迴顧百萬一笑千金振飛穀以長舞袖裊細腰以務柳揚當此之時孔子傾於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聃遺其虛靜揚雄失其太元此天下之逸豫宴樂之至盤也公子豈能興乎客曰彭蠡之鳥萬萬而羣荊山之獸億億而屯雲合風散隱隱震震乃命長狄使驅獸夷羿作虞人騰句喙以追飛驂韓盧以逐奔弓彈交錯把弧控弦弯繁弱鼓千鈞死獸籍籍聚如山陵遂取上鮮獻之庖人　李尤七款曰奇宮閟館迴庭洞門井幹廣望重閣相因夏屋渠渠嵯峨合連前臨都街後據流川梁土青黎盧橘是生白華綠葉扶疎冬榮與時代序孰不隨零黃景炫炫眩林曜封金衣素裹斑白內充副以芋柘豐弘誕節纖液玉津旨於飲蜜　桓驎七說曰香芼粳粢以薤爲飯雜以梗菻散如細蚳搏似凝膚河豚之美者以蘭梅芳芬甘旨未咽先滋椅梧與梓生乎曾崖上仰貫天之山下臨洞地之谿飛霜厲其末颷風激其岸孤琴徑其根雜鳥集其枝王良相其左造父驂其右揮沫揚鑣俟忽長驅輪不暇轉足不及驟騰虛踰浮譬若颷霧追慌忽逐無形速疾影之趨表捷飛響之應聲超絶堅踰

雙卓馳猛禽射勁鳥騁不失踪滿不空發彈輕翼於高冥窮疾足於方外　崔琦七蠲曰蓋洛清池素波朱瀾金鈎芳餌纖繳華竿繚沈魚浮藹以香蘭幽室洞房絶檻垂軒紫閨青臺綺錯相連結實布葉與波邪傾從風離合澹淡交并紫蒂黃葩翳水吐榮紅顏溢坐美目盼流曜吐芳巧笑在側顧眄傾城元野子曰爰有梧桐產乎元谿傳根朽壤託陰生危激水澡其下飛鳥集其枝罔雙偶而特立獨飄飄而單離匠石推肩公輸折首目眩肌戰制以爲琴子野調操鍾期聽音子能聽之乎　劉梁七舉曰丹楹縹壁紫柱虹梁梢櫨朱緑藻棁元黃鏤以金碧雜以夜光鴻臺百層干雲參差仰觀八極遊目無涯玉樹青葱鸞鶴並棲隋珠明月照曜其陂　張衡七辯曰無爲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絶俗惟誦道篇形虛年衰志猶不遷於是七辯謀焉曰無爲先生淹在幽陽藏身隱景刻迹窮居抑其不韙盍往辯諸乃偕而就之虛然子曰樂國之都設爲閑館公輸制匠諝詭煥爛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應門鍏鏘華闕雙建彫蟲形緑蟠虹蜿蜒於是彈比翼落鸝黃加雙鸛經鴛鴦然後擢雲觚觀中流搴芙蓉集芳洲縱文身搏潛鱗採水玉拔瓊根收明月之照曜玩赤瑕之璘斒此宮室之麗也子盍歸而處之乎雕華子曰元清白醴蒲陶醽醁嘉肴雜醢三鬻七菹荔支黃甘寒梨乾榛沙餳石蜜遠國儲珍於是乃有芻豢腥牲麋麑豹胎飛鳧棲鷁養之以時審其齊和適其辛酸芳以薑椒拂以桂蘭會稽之菰蓴羹和鹽梅之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餘材舞列乎前堂遞奏代敘結鄭衛之遺風揚流哇而脈激楚鼙鼓協吹竽籟應律合金石合奏妖冶邀會觀者交目衣解忘帶於是樂中日晚移即昏庭美人妖服變曲爲清改賦新詞轉此音樂之麗也子盍歸而聽諸闕丘子曰西施之徒姿容修嬈弱顏回植妍奏閑暇形似削成腰如束素淑性窈窕秀色美豔髣髴元髮光可以鑒屬輔巧笑清眸流盼皓齒朱脣的皪絜練於是紅華曼理遺芳酷烈侍夕先生同茲宴寢假明蘭燈指圖觀列蟬緜宜媿天紹紆折此女色之麗也子盍歸而從之空桐子曰交阯緜絺筒中之紵京城阿縞譬之蟬羽製爲時服以適寒暑駟秀騏之駿駿載幹獄之輜車建采虹之長旃系雌霓而爲旗逸駭颼於青丘超廣漢而永逝此輿服之麗也子盍歸而乘之依衛子曰若夫赤松王喬羨門安期噓吸沆瀣飲醴茹芝駕應龍戴行雲桴弱水越炎氛覽八極度天垠上遊紫宮下棲崑崙此神仙之麗也子

盍行而求之先生乃興而言曰吁美哉吾子之誨穆如清風啓乃嘉猷實慰我心矯然傾首邪睨元圖軒臂矯翼將飛未舉髣髴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地匪怠厥司率由舊章遵彼前謀正邪理謬靡有所疑旁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彬彬是以英人厎材不賞而勸學而不厭教而不倦於是二八之儔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以涖遠人化明如日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政惟新先生乃翻然迴面曰君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言談何容易子雖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敢不是務　魏曹植禄懽貴與物無營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植七啓元微子隱於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懽貴與物無營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馳乘追風之輿入乎泱漭之野遂屆元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順風而稱曰子聞君子不遯世以遺名智士不背時而滅勳今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譬猶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鏡機子曰芳蘇精稗霜蓄露葵元熊素膚肥豢朊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纍如壘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斥鷃珠翠之珍搴芳蓮之巢龜鱉西海之飛鱗膗江東之潛鼈騰漢南之鳴鶴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於是盛以翠鵷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元微子曰子以文犀彫以翠緑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儁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佩則結緑懸黎寶之妙微符彩煥爛流景揚暉繡斁羅穀之裳金華之爲動趾遺光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元微子曰子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鏡機子曰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摇之華旌於是曳文狐掩狡兔捎鵷鵷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騰山赴壑風厲飈舉形不抗手骨不隱拳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駭鐘鳴鼓收旌弛旃駿騄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則羽獵之妙也子能隨我而觀之乎元微子曰子性樂恬靜未暇此觀也鏡機子曰彤軒紫柱文棟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温房則冬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乃使任子垂釣磻氏發機芳餌沉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陵虚俯視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素水盈泊

然後採菱華擢水蘋弄珠蠭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觀滿
居之乎元微子曰子願清虛未暇此遊也鏡機子曰余聞君子
妙妓遺世超俗揚北里之流聲絡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
之華桂衣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翻
歡未泄白日西頹樂散變飾微步中閨元眉弛兮鉛華落收
手同行踐飛除即閑房華燭爛羅幬張動朱唇發清商九
乎元微子曰子願清虛未暇此遊也鏡機子曰余聞君子
忘身故田光伏劒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辭未終而元
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
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當此之時豈能從我而友之乎
曰時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明日月元化參神與
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故
鳳於高岡然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採英
所以投綸而遊也於是元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乎今
曰有逸俗先生者耦耕乎巖石之下棲遲乎穹谷之岫萬
曰大宛之戮三江之魚雲鶴水鵠禽蟠豹胎鼈臛施於宴
嬪擬於雲霧豔色過乎芙蓉揚蛾眉而微睇雖毛施其不當　王粲七釋曰潛虛丈人
沌淳樸薄禮愚學無爲無欲均同死生混齊榮辱於是大夫聞而歎曰蓋聞君子不以仕易道不以身後時進
德修業與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棲其志外無所營內無所事邯鄲才女三齊巧士名唱祕舞承閑並理七
盤陳於廣庭疇人儛其齊俟翻飄微霍亂精蕩神已渝代起鞮鞻響振農功既登元冷戒寒乃致衆庶大獵中

原植旌柳表班授行曲絚網連置彌山跨谷弦不虛控矢不徒往儷禽連積隕鳥若雨麗才美色希世特立豐膚曼肌弱骨纖形鬢髮元鬢修項秀頸紅顏照曜瞭若苔榮戴明中之羽雀雜華鏃之蔵鞞琱照夜之雙璫煇煌以垂暉聖人在仕時邁其德先天弗違稽若古則叡哲文明允恭元塞登俊乂於壠畝隱谷之夫逸彼周行列於邦畿九德咸事百僚師師於是四海之內咸變時雍普天率土比屋可封是以棲林廬絕影於無形榮時子聞而迹放言之士鑒乎有道貧賤是恥　劉邵七華曰元休先生棄世遁名藏身於虛廓往焉曰僕聞至人之生世也必承天地之時勢統萬物之紘網生有九鼎之秩沒有祀典之常僕將爲先生陳天下之遠圖論品物之弘式規人事之榮華傳情志之所極榮時子曰追風之馬出自遐裔狀若逸虬莫能羈制踐路躡節迅驅機發後不可及前不可越尋越邈響追晷逐電榮時子曰三時既畢元冬效節木落草槁鳥鼠獸穴爾乃駕六虬乘彫軒載金鉦鳴玉鸞鼓與雷起野火電延聲與天屬熛與霓連榮時子曰洞庭之鱄出於江嶓紅腴素青鱸朱尾碧鱗金光鏡野旌旗曜天雷輜翳路風馬如雲於是三辰增曜大明重光醴泉波流芝圃揚芳毛羣率舞羽族迴翔聆九韶之聲變儀矩步之蹌蹌感神人而懷異物寧九有而綏八荒　晉張協七命曰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遁龍盤越世高蹈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參飛黃越奔沙輾流霜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於是登絕巘遡長風陳辨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大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睎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蜚零雪瀉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彫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若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撣危絃則涕流大夫曰應門八襲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雕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凌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重殿疊起交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時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効殺臨金郊而講師內無疏蹊外無漏迹叩鉦數校舉麾贊獲大夫曰范公之鱗出自九谿赬尾丹腮紫翼青鬐蝡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剚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大夫曰楚之陽劬歐冶所營邪谿之

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鏌越鍛成流綺星連浮彩鑱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形震薛燭光駭風胡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大夫曰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箭浮蟻星沸飛華淬接元石審其味儀氏進其法傾囂一朝可以流湎千日稟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又神人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　陸機七徵曰元虛子耽性沖素雍容元泊棄時俗而弗狥甘漁釣於一壑乃有通徵大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簡犧羽族考牲毛宗俯出沈陽鴻誓之後閒策元黃於榛險憑穴巖而放言通徵大夫曰奇稔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鮪仰落歸鴻剖黍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豢龍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鳳神宰奇稔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穎玉銳灼若皓雪之顏元雲皎若明珠之積緇匱素蟻踊而灑潤滋芬溢而相徵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復奇介景福於眉壽裕溫克乎齊聖子能響之乎通徵大夫曰豐屋華殿奇構磊落萬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綴瑰木俯積瑛石數延袤之廣廡嬌陵霄之高閣秀清暉乎雲表騰藻蔭之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陟窮蒼聳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琳襲玉圖畫神仙延祐承福懸闥高達長廊迴屬於是登漸臺理俊音鏡元泚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覽壯藝以悅觀聆和樂而洽心子能居之乎通徵大夫曰金石諧而商響塤篪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籥元弁被藻襲俯縈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立激長歌於丹脣發鏗鏘乎柔木合清商以絕節揮流徵而赴曲奏南荊之高歎詠易水之清角爾乃覩蛾眉之羣麗莞既都而又閑嬌纖腰以逐節頓皓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艷若陵危之未安通徵大夫曰蓋聞沫北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子之歎關睢以寤逑嬪窈窕以淑女蒐羣擢俊穆藻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嫚磐妍規之約紳體每變而增闌秀紅顏其愉愉若餘潁之可餐若夫靈曇潛祖頹退羽觴升清琴屬因清明以宣誠流徵睇而投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衿被則芳塵萃子其納之乎通徵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委以效績期寄響於夫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轡而高遊瞰八宇以攄盼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作溫涼弭侵略於彊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不願斯之雍容乎通徵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唐齊威靈乎宸極彝倫幸序庶績咸乂盪流風於雍俗洽天民乎齊泰是以元靈感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覿舞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鷩翬膺天監之休命荷神聽之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寶術寤經國之在賢各畢禁於

分局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靡好爵於天宇顯列業乎帝臣歟元虛子作而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繩自逸於井幹憑河溢本於黃川欽至論數敝衽謹聞命於王孫　湛方生七歡曰有巖棲先生者擊道養生離親絕俗漱清泉蔭茂木慕赤松之清塵乃餐霞而絕穀朝隱大夫尋條援葛往而問之曰營中都以起館指土圭以正宮宅既平而土沃實商旅之所通究精巧之妙思盡土木之所窮南軒高館北連修堂左亘東序右列西廂飛甍雲構軒軒鏘鏘連棟桁桷若飛若翔幽籠納響素壁流光乃有傾城之色玉質鳳章手習清弄心達宮商子能從我而翫之乎大夫曰歲季月除大蜡始節繁霜朝氛淒風夕發策龍驅以偕逝問虞人於中林審蹊徑之所由知此澤之多禽前批猛獸後拉黃羆聲不得發爪不暇施此遊獵之壯觀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大夫曰青陽開運和氣流人天無纖翳地無飛塵五湖靜波四瀆凝津命向方之嘉友眇汎舟以游春此舟楫之駿游子能從我而乘之乎大夫曰有嶧山之孤桐生千仞之峻嶠乘危巖以託根間丹霞而竦標苦霜之凌切困寒風之蕭條若乃清秋遥夜器朗絃徹閑心理氣臨流鏡月伯牙揮爪以清弄鍾期中曲而撫節子能從我而賞之乎大夫曰生乎三季之世隔乎大國之間戎馬生於郊畿英雄森以比肩意氣買宇宙豪傑扼丘山強鹵元師懸首太白勳勒王府功刊金石此不世之奇遇也子能從我而立之乎大夫曰蓋聞至道以無主員應纂爻以內盛無窮陰陽以烟煴成化五行以守分相攻是以撫往運而長揖因歸風而迴軒挂長纓於朱闕反素褐於丘園靡悶風於林下鏡洋流之清瀾仰濁酒以箕踞間絲竹而晤言宋顏延之七繹曰北岳孤生刻迹埋名身閑事盡道畜山扃東國進士謬與遷焉其居也依隱嶔陰結架清深巖屋橋構磴道相臨寒榮隴首繑飲江潯客曰周以巖廊亟以綵房木寫雲氣土秘羣芳既旋天而倒井又斷員而鑲方松丘箭渚藥苑香林梁澗道以高濟棧巖增而上尋客曰若夫舟山之奧金門之祕地首岷銅川上汶泗裁石成音調金成器故列眞玩其徵鳴辭人賦其清懿若乃梓漆簡聲麗容呈才陳舞態開吹臺獵悲風遡秋埃既而呢賓獻壽中人奉膳有悄者頹弗怡高殿視華鼓之繁桴聽邊笳之嘶轉飛朱鷺以首引遠元雲

而終變然後簪珥搖撣莊服流湎抗妍歌以跕躠揚輕袖而翳面雜紛披於巾拂遽閒關乎槃扇　齊景陵王
賓僚七要曰松既煙而接漢竹綠嶺而負筠哀過鴻於月曉悲夜猿於霜旻乃鶴駕之非遠信羽車之可鄰
池廣象太液染華勢含五水氣疏九河既百尋而照底亦千丈而分沙故乘流以神王或鼓地而目多豈能從
我汎此安波　梁蕭子範七誘曰幽遁公子不由義路不入禮門人主焉得爲臣公侯難以爲客有暴勢大夫
騶美澤之車策千里之馬乃至公子之所居大夫曰收苗山之鋌採耶溪之銅既云時吉亦曰天中金英內曜
銀精外通均如屈揚之舒彩粲若笑蓉之始紅七星布而成列五色變而無窮寶兼千萬聲重三都邁茲巨闕
趍彼鹿盧呈形薛燭表質風胡大夫曰玉餌方丈葱肴果器法饌奚章妙窮伊摯若乃豹胎之貴鳳卵之珍常
山之果醴水之鱗大夫曰訪幼女於蓼邑選佳人於趙都或拾翠於神渚或採桑於城隅見者忘俎而留曙行
者下擔而踟躕女乃歌曰井上李兮隨風搖垂翠帷兮夜難曉獨處廓兮心悄悄懷素儀兮誰知音大夫曰
鳥大夫曰若乃帝思啓土命將朔方守邊郡而擁角節集兵旅而馳牙璋或埋輪於絕域或繫馬於遐疆功格
宇宙威震蠻方大夫曰逸態之赤兔駿足之驥駒龍文重於漢殿魚目貴於西都若乃似鹿之體如龍之姿纓
以紫繈繫以青絲大夫曰冬斬陽木夏伐陰材剞劂之功咸至鉤繩之妙並來擬天文而特建象地戶而高開
麗前修之金屋陋曩日之璜臺若乃緹錦遍室丹青被土白珠之簟水精之柱綺井鏤而重施藻棁煥而相距
文石之井珊瑚之樹紫複峻而連天青綺高而干霧大夫曰自五氣初運二靈始分蛇身之帝牛首之君何足
道哉若乃聖皇之馭國得附枝而居位陋重華之聰明蔑放勳之文思通犀文甲之獻相繼於天府金鷺銀鳥
之錫不絕於史書當此之時子能佩玉而侍乎公子乎　文苑英華七名曰假是先生負茲勁逞狀羣飛之器侶似獨行之迷遷神忽忽而若忘意衝
就列於康衢　增　文苑英華七名曰假是先生負茲勁逞狀羣飛之器侶似獨行之迷遷神忽忽而若忘意衝
衝而不定鑒丹綠其無主聞鐘鼓以失聽至乃冬霰積庭室靡人聲春花滿野他無行者圍堵常閉曲突無煙
同生芻之暫有共死灰之壹曖一作燃篤論公子聞而堀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所恥命徒御以絡繹將有
事於巖中車煜爚而流水馬泮渙以追風乃踰汗漫入蒙籠至深潭之瀺灂有洞室之宵崇居隱磷而出沒望
欽岑而下上竹距石以斜通水韻松以合響地不寒而蕭瑟日無雲而曈朧於是整容投刺屣履倒屣作排門揚

詹就席聚抉而言曰若五秀稟其生靈六情通其愛惡憎共集於鄙老嗜同歸於美樂今足下羣鳥獸以爲娛庶貧賤而不怍欲實實於孤介乃貽譏於隕穫至乃喧喧客客死於道邊暮暮塡乎溝壑削松筆以畫虎鼓鉛刀而之利常勞若見明於礹滯幸求救於肓膏公子曰千門百常洞啓激洛開渠疏山抗陛延泉水陸曠望東西下臨江海上屬雲霓百丈杳冥以飛跨九層鬱律以階梯步三休而更迴塗中宿而方遠雕牆屈曲以交牙網戶周流以重積既陰涔而影響亦叫嘯而迴[一作肆]易沙板金鋪紫柱玉舄煒煌煇艷硼礎搏敞圖雲霧之蔽鬱狀神仙之來往壁璫自耀珠綴恒譽蜉蝣動而晝宣燭熠燿飛而夜朗醲臨下以寥泬亦憑高而決漭闇疾雷於階陛[一作陛]板弄奔星於帷幌亘以曲堂周以洞房北魯其將動雲風矯而欲翔若乃後沿關源延石崇壞擬崑閬之巖嵽[一作嵽]峩比滄溟之瀲灩其中則有桂宮柏梁吳臺柘館複道耿介而連雲阿閣穹隆而仰漢望舉虬攔之映水見丹鶴之出岸豔草奇色臺榭珍名長生靈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櫨發莢蔥奇花之春滿摘甘實於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從我而爲榮先生曰多言反道辯口傷實隨貽奚於鄙家且自安乎容膝公子曰銅鈚玉井金釜桂薪六穀九鼎百葉千珍熊蹯虎掌雞跖猩脣鱠[子林切]魚兩味元犀五肉捨卵鳳巢剖胎豹腹三臠甘口七菹憮目蒸餅十拿湯官五熟梅椒魯敢河鹽蜀薑劑水火而調和糅蘇菽以芬芳膾追復五美蚶切丙穴之鼈鮪落俎霣散逐刀飛揚輕同鬼蠻白似飛霜蓁有盈丈之名桃表兼斤之實杏積魏國之貢菱爲鉅野所出衡曲黃梁汶垂蒼栗隴西白櫨湘南朱橘荔枝沙棠蒲萄石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並抗吻以除煩亦咀牙而消疾於是三雅陳席百味開卮星稀闌英纍潤既爽志於酣恢此蓋滋旨之極珍豈能從乎而共進先生曰不貴餘食寧甘醇酒既深悟於腐腸豈自迷於爽口公子曰秦氏獨立燕姝絕世如短如長不穠不細信耳目之妖治乃古今之佳麗妍姿豔逸淑性閑華效施顰於宋里經[一作墮]墮馬於梁家折纖腰以微步[一作於步]蹕[一作里]皓腕乎輕紗臨池正領拂鏡看花觀堵牆以賦杳傾城國以

誼譁墨欲歸而抽軫（車棚也軫車後橫木也）惠將返而迴車至乃鄭衛繁聲抑揚絶調足使風雲變動感靈感名擊哀絲珠絳樹宋臘韓蛾青春婉娩上客經過開洞房以命賓名才人而合宴舉輕幔以徐來隔珠簾而可見妹拔珠（一作珍）象簟展羅薦聽促柱之方進聞廣聲之始囀步想夢以頓足腕蹲連（一作躚躚）而情而舉扇俄而夕烏東反蓂日西墜綺窗映水蛾月昇天解鴛鴦之繡被勒駐鷺之長裡燭中（一作羽）幃而動幌香山（一作薰蕙）帳而微煙願橫施以自昵脫斜領於君前此乃聲色之妖蕩將不從我而留連先生曰淫聲非篤論之旨麗色本余情所棄伐國不問仁人此言從何而至公子曰歲晚農休時閑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聊效夕從禽於草澤蜀地五丁齊國二子氣動山漂汗揮雨起渥洼流頰（一作頷）赭蘭池照血躡飛影於未形殺於秋冬乃從禽於草澤蜀地五丁齊國二子氣動山漂汗揮雨起渥洼流頰（一作頷）赭蘭池照血躡飛影於未形赴奔星於欲滅革車隱隱轂騎闐闐鼓譟喧而振地烝徒駭而刮天割玉之刀飲石之箭罝羅布其一目罟網周及三面大號驤蟠麏鳴奔電暫離已合忽隱仍見赴迴起危衝林跋援草隨足起山從眼轉跨躡岡澗電舉陵陸鳥不及飛獸不遑伏既前輸而後赴亦左排而右蹴跖（一作蹙）實駭而自救騰虛亂而相撲視灑血之丹地見飛毛之暗目徬窮劫剝勢極搜求文皮坐裂膬尾生抽手羈鐵頂足批鋼頭衆斬牙而陵遽貊拉齒而夷由擒高樓之廢索走大樹之神牛雁聞弭而貼隨猱抱木而啾啾笑楚王之雲夢耶漢帝之中流此武材之矯猛豈能從我而敖遊先生曰駘騁傷仁好殺非勇孝廣內之豐樂何禽荒之足重公子曰駿烏始照宮槐遠而欲舒顧鬼纏滿庭英紛而就落（一作跋鳥始照宮槐遠吹舒譬鬼而纏滿紛庭英紛而就落）立誠追散盤擊獨殷勤於用舍雙向有雨令無數後榮而前謝清歌雅舞暫同於夢寐廣廈高堂儼成於幻化若夫洗精服食慕道游仙尋玉塵於萬里守金竈於千年三尸可度九轉難傳飛騰水陸咀嚼靈元若乃壁上真辭枕中秘要彈壓神鬼吐納靈妙既變醜以成蚜亦反老而爲少虬駕夭矯而出浸雲霓倏忽而襲宇曖芝關以窈窕見玉臺之相拒蓋排煙而漸滅旌拖風而未舉值解佩於江濱逢弄珠於漢渚薄游元圃弭節太華列神童於羽帳侍玉女於仙車澗採兮危實苑駁於後乘追鳳簫於前侶雨散漫以霑服雲靡微而襲宇曖芝關以窈窕見玉臺之相拒蓋排煙而漸滅旌拖風而未舉值解佩於江濱逢弄珠於漢渚薄游元圃弭節太華列神童於羽帳侍玉女於仙車澗採兮危實苑拔兮迴花聽弱水之晨浪望崑山之夕霞窮北辰而比壽指中岳以爲家此神仙之恍惚豈從我而齟邪先生

曰捕影之言莫測繫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於死生豈復稍論於椿菌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遠其風不絕方領圓冠金口木舌談章句之遠指搆紛綸之雅說陳五禮明六詩貫穿微妙辨析毫釐既待問以重席亦舉思而下帷醒藉愷悌和樂縝密生徒肅肅賓友師師垂接衽以聞道俱援手而受辭心絕內戰事無外慾橫經者比肩擁帚者繼足醲申韓之法令陋桓文之風俗六郡縉其衣冠五陵窮其軌躅信斯文其若水實斯人之如玉若夫珠璣產於蚌蛤圭璧出於山洞未有玉不瑩而爲寶人無學而稱賢蓋持身之管籥進德之舟船譬如鐘而常懸此見重於經術寧降志於吾賢先生曰誠此言之甚美比斯道之爲曠耶見明似鏡而待叩啓基方邃古而無匹先天定始比殷周而餘裕揖讓受終考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章成秩六府孔修百司盡畢搜求儒雅招拾遺逸旰食思治雖聞之於昔談昧旦臨朝乃見之乎茲日蕩蕩蕩蕩風泱泱大典道含弘而廣被澤汪濊而旁闡採輿人之片言納匹夫之小善事在微而畢照然無幽而不顯若夫下車布德伐罪弔民風無偃稼雨不破塵覩勝殘于暮月見成俗于浹辰含一作鳥羣生兮如海養萬類其猶春鄉無豕食之祿野靡狼顧之民樵者目金而知恥耕者讓畔而成仁何大庭之足競豈粟陸之能鄰壁水道庠序之風石渠啓琦璋之盛奇士輻輳而騁足異人間出而效命小大之徵無冤民翻飛之物無夭性故能睦之以九世齊之以七政坦坦恢恢巍巍赫赫政德洽於霜風教義窮於足迹望雲氣而款關候海水而重譯所謂府不輟貢史無虛帛天瑞磊砢而相尋地符氛氳而不少收六穗於征賦訖九莖於池沼三足應感而來儀一角知時而自擾映景星於初月聆風音於將曉若乃亭毒不疵疵合天地而並施陶鈞日月與造化而齊功故非言辭之可具盡筆札之所能窮懷眞獨往之夫棄走而從事滅迹藏名之士顛倒而向風二漢有同於兒戲魏晉無礙於胸中言未畢先生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說似玉卮之無當徒費辭而難領譬由背日而視秋毫却行而求鄢郢一聞皇王之盛則豁然神悟而理據志無時而可卷邦有道而宜舒敢以淺智請從附作後車元泰楠七觀曰翰林先生納榮息機白玉之堂將歸乎麻源之山房越公孫懷績濡穎託物喻志考圖審曲若鑑之納視言忘而意消類別而理備有鄂大夫癱然褐衣目不接乎黼黻耳無聞於律呂聾而言曰登高能賦淫曼荒忽智專者魂強形滯者物逐昔吳州來觀詩東魯言有度徵有據屬階於

枚生澄觴於曹王先生楚產也雲夢汗漫巫峽噴吒胸藏腸蟠公孫不足以教我疵六氣以淪日天其世彼諄諄者皇曰汝命實長厥土燥剛相其溫涼我生命在天順以受年巖居谷飲中道以隕執書以觀有涕沈瀾陋彭鯨之逆理兮何恣縱而益頹言枝可以進道兮吾當由是以返觀納腸補臟惛忍莫竟石立土踊孛彗迕逆吾猶以爲天地之病也修身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夫曰神之所行何體何方拘者爲儒請更端以告僕夫越公孫曰靈曜宣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微法天以行形氣芸芸吉凶卑高觀象以分韜兮靈根感不以言由動彰靜百神受祜虛者爲音質者爲數昔后稷氏之職黍稷薥薥智者過謀胡盡其地力民日作隱相攸食墨風雨斯敵連雲岌棄飛不得垂喙履不敢仰視旁營萬家地記萌芽赭衣僨踬而淮水復絕鑄鼎伏姦能沈於淵吁嗟而求桑林之羞要荒擾馴王會盈庭獻琛効珍物不可枚陳雞豚以時父恬孫嬉何助邊蹇思屈曲洲島家累千金資先生昔居列儕之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明妖由人興守諄芒法清寧却走馬於郊謝重譯之雉陋三脊之茅熙熙陶陶舒舒夭夭不言而歲成無營而事貞夫子不云乎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乎郢大夫曰汎觀博聞於道彌損願潡耳以抉其蘊越公孫曰粵昔尼父惟俎豆是敷擊剌坐作因民以教蒐苗獮狩車徒卒究厥今輿圖八秉同曆四貉交軌月窟風丘氷天桂海馳心翌雲請命款塞千廬星環八屯山列　羽翻經飛騎鼓笈然而樂成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詰智實闇之兵農同封耕戰同功魚類雁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姓流離強帥拉脇外寇憯肌卒不可拄支後王鑒觀法日以繁龐者罷者恇者贏者駢頭引吮食粟而嬉開門納兵百部是師何草廬高吟崎嶇雜耕何杜氏之子傳僻孔深而緩帶以征射以容觀劒以氣言批亢擣虛軌知其陽折衝厭難莫窮其畔至若握元圖視龜文縱橫其止與易象相表裏者騶語之吾懼大夫竦眙也大夫曰兵者不祥之器未效此知也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闢乾闔坤情聲相宣立度出均昭昭鴻藻細縹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之瀏瀏乎足喪垢而將翥也霏霏乎睫承露而欲訴也荒蹊斷葦燐滅沒而疑聚也織文揚徽攢芳菲而雜組也少焉商飆號鳴金石琮琤逐虎搏兕輜鵬鏃鷹審莽蒼之士抱奇抉幽漱芳深林憩

寂凍流澹乎其若遺窈兮其若留鉤盤助之爲回旋虛牝荅之爲獻酬猴三疊而墮淚鶴九轉而疑愁鉤元採
微迤無終窮瑶席數張高歌慨慷語初麗而終放託餘韻於宮商然此其麦麦者耳擩拾蒼雅刮磨詰盤微巢
具編飛英露溥何譏乎肉食之鄙猶鄭穆而魯桓也大夫不聞之乎鐘石絲竹各隨其聽隆汙有時其所遭者
命摩壘堪輿吸呼羲娥矢爲帝詞叶爲賡歌五嶽贊襄百靈護呵不棘不茨如砥如磨發潛漏泉救民陽春現
邁爲新簡絜爲眞列若戶居別若渭分雍容者珩璜沖遠者英蘤縷絶而緒續醲甘而脊清昔之擅名偉著耿
光兮其不能以千百程也浮聲切響直意肆志澎湃洶溘滔滔莫止據里者夸飾言者哇嫫母兮姑射鉛刀兮
鍭鉚謇莫任兮奈何大夫曰文章與政通玉署之職也文勝質則史更言其大者越公孫曰矻矻中壘校辭靡
寧世本紀年繫於麟經捨相府圖書泯其緯經炳麟金匱泛罔敢配迺司馬氏扶榛鉏翳麗者爲譏激者爲剌
升涉世家表籍作紀言諸侯無史史立周史圮鄙儒畫掞削章剔凡燔火並日卒澌盡莫傳昂昂荀裘辭約義
完何班范家至耿光縣縣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簡編如日在天熒煌高張軌敢附肩鴻化以漓研深益疲
穢者闇者躔者澭者澳浥畏禍希企市價諂不表直俚不師雅若聾鼓鐘若盲策馬元經附訛唐曆受呵後有
紀略迄莫同科尹石猛志證古比事百不一試歐陽氏出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小異勢不兩立其會史之謂
厥今繫謀川盈記註榔比故志存廢興之源典章酌損益之致登瑶山而神駭遊鄧林而目昧般倕効吁隨和
發涕操觚之士吾將見其心瞿而神悸也先生登祕丘覽羣玉積石倉標朱目墨兵筆削融液乎粹精囿赫胥
鄰大庭大夫宜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皇王惟熙帝霸孔熾我心增悲韓愈不爲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越
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渙乎陶唐五服正邦五典率常導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聿來孜孜降於三
王厥緒日孳集成于蒼姬繭緻憲章金石命令縉熙太和宣昭羣姓纖鉅之備繫乎其有秩也豐殺之制屹乎
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神拱列歲時易遷而浸淫蘖芽弱者緻旒強者鋌戈智者探彙勇者拔河搏犀象屠蛟
矗飛矢請命旁午係車焱乎浮雲迅乎奔塵多穀滑稽之士紛然而並陳棄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懷
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說具勞乎離婁不足以一御也其最大可病者恬泊守貞可以治民絶性棄命黔首靈病孟軻氏有作吾見其髡鉗而舌咋也言未既罟大夫曰天藏山中瑾瑜

匿瑕間以辨之厥德日華儒者詬病卒不能以勝何道最高子盍陳之毋激毋勦越公孫曰古昔嶺童受業閭塾書數首通訓故是屬聲歌象舞目接身服相親有恒日用不瀆後帝不相襲緣祀興文八音寥寥五禮紜紜鏗鏘莫明而聚訟若焚鄭說乖誤後圖踵循象制益湮周官別出議者欲一繁紊繆錯操網而入林適越而棘北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後有放補去取未就卒乘虬驂雲字以文合聲以音比旁數落侏行離狄鞮文軌同風不能以一致孔壁莫推二經蕃廡聱牙爲今簡儷爲古謂道統是傳曷敢有語詩基文王而周名先興首章異同衆說沸騰風雅變言美者爲訾直者爲詆魯頌紀異秦誓告終何後學嚚嚚迄莫之通麟麟魯經議口法吏謂齊晉無褒而日月俱剌紛若蠶蝟眇若糠粃不虛其心不明厥視遺珠抱疑探篋積毀此特人文之經緯政治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河總洛二儀生於心萬化制乎神迎之而莫親拒之而莫存疑者邀者愕者困者湛兮消兮委兮昭兮沈思遺物形離超兮激迴颺兮閱而寥兮縱雲翔兮憺兮儒先從我昭兮郢大夫曰吾始見公孫疲弛若不足突梯若避辱靡精槁神何斷斷然也今知子矣永譽處矣吾與翰林先生徜徉此土小年大年猶以爲朝暮也　明宋濂志釋寄胡徵君仲申曰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於神明之臺孝廉問曰子能爲我揚搉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穴鶴毳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爲我揚搉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穴鶴毳編襦土芝緟食動趾踉蹌發辭讓吃忽挾紲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噱指爲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煖我以温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賜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翅蠛蠓時幻歲遷電滅鳥空惟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簏矢韔弓仰落雙鵰俯搤長熊毛血旁灑塵坌四封入據邃館廷實惟供罍尊旁午豆俎衡從肉胾含春酎量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衝歷歌喉撼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燿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談談孰潛其燼非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粤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姷好衛霍擁軫樊陳執轡驃公子埽門王孫媿竄霜露係乎吹噓予奪視其愠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橈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爲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

末照其視處環堵蓽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翠里
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
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九疆總三條於中區限兩戒於外邦他若滄漲浮青瀚混茫包天裹地
循環相通叶湯其間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嶽長水伯瀆宗叶鼎宿寶庫之貴元龜青鯉之音金篋玉策之探日月
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書御戒樓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槫桑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
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勺鼎湖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
子文辭原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愈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
有敘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鑵貴儉兼愛上賢右思采掾不斷刑篤惟土嗇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
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爲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爲萬
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
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於經彝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
或無本末畢具凡有獻爲罔越憲制若是喧砉泣荻迅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混淪乎海水起立而應龍
天飛也戛戛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基也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
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禾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試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
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昉列繙繙續續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軌兵鈐星式雷經金雞玉狗風角烏情制
器尚精動合神機冑鎧羅陳戈戟交施渠荅距堙鷲冥林扶胥輿車雀杳行馬飛鳧武衡大櫓驤耳長及雲火萬
炬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察六形旂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趕鳥蛇翼驤正正奇奇巍
巍堂堂赫赫赩赩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狗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
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饑渴之在已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
談儒書又焉用爾爲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沆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質履生師皇馬
醫玉札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楮衣服閭女几素書赤斧碧雞朱璜渡脫元俗質虛心

存沖寥跡亦俺奇五性既絶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舒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見之玉女契九赤之班符御蹕書之龍轙服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入石不閡入木不枸雲臥天行神潛靈乖是蓋與天爲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爲也當闢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覩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爲則周孔爲之矣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僞或眞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壙後出者存何老生怨尤而異師是嗔眞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於古緯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閱其文僭辭窮義聱俗簧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錯擾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爲原熒非家名性氣體何圖指倪殊而重摹迭擬觸類而言何莫非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其屩鴻掠其纖微懸空明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麤近之然殫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益哉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乏眞儒師師萌庶倀倀奚歸孰廓我矇孰砭我愚羣言孔多契眞者誰欲操屬艦以泛具區欲絡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戲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戲贅施盈室何有芳蓀繁星爛霄孰知朝暾寧不使我怡怡而惸惸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詭藻是溺顚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瓚槃寶厥瓦甬拊膺自傷淚血交積誓刪宿穢以刻末習駕春陵以爲舟鼓關洛而爲楫張武夷以爲風涉夙興夜寐偟偟業業凜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元離濁氛兮攀淵追騫乘赤麟兮文之興喪資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沒齒兮　金軒閒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叟杖藜于若履空谷足音跫然人出謏不言心喻盼睞以目升自賓階少敘寒煖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胥於是匪寄於茶無松之盛柏之森蔚蓄錯置琴棊几牖藏上下古今文房百玩觸手可尋少安蕪躁跑泉聖音於是拂几正

清短清猗蘭飛佩五曲九引纚纚可繼先生曰美矣哉太古之聲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絶響箏篌之耳未能得其惴悅毋煩勞爾爲也主人曰唐虞至聖子不得與托物設教啓其聾瞽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道必正神明其德有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舉雲漢其章防危補罅料敵審已負不可僨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勁敵龍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爲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無作機事此孤山處士所以鄙之也願聞其他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莊昧科斗再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蹈一律狂僧顛史草聖入神蘇黃米蔡各自絶倫眞跡間存初刻咸在點畫使轉折旋向背明牕淨几目玩心醉誠一快也先生曰儒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著亦能喪志吾未暇焉主人曰五色作繪肇自姚姒後世因之畫事由始晉唐以降好尚遷起顧吳荆關董郭王李入神造妙區別品第耽嗜成癖千金莫以芳播清流貴動丹扆適情遊藝動合元理宣和纂錄寶鑑有史似不可少也先生曰君子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以恐其泥也敢請大之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推敲之至畫或忘食宵恒失寐窮極彌工思苦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忌我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遼闊正聲微茫競趨靡麗大樸日亡安得擊壤以反渾龐主人曰經緯天地轇轕後先用與政通體隨世遷秦漢雄深齊梁靡敝韓公倡唐衰獎特起歐蘇曾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矩矱由正今之作者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燿星辰鈞天合奏鸞鳳和鳴山輝玉蘊淵媚珠呈走將漱其芳潤咀其華英寤寐於茲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虛盈也若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師聖人吾將子從主人憮然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宙含煦生靈未暇細論略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書言政事治功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由興春秋撥亂王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菽粟布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奚利攸行走將膏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遡洙泗而履吾夫子之庭不知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階頫首請先羣經旁藝居後以翰墨林爲道淵藪

頌一

增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　原王充論衡曰古之帝王建鴻業者須

鴻筆之臣褒頌紀德也　崔駰西巡頌表曰臣聞陽氣發而鶡鶋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壤中節感於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　文章流別論曰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録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　文心雕龍曰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舉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招自商頌以下文理克備夫雍容告神謂之頌風雅序人事資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以公旦次編商以前王追録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恒詠也又曰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　崔駰進洛圖頌曰美盛德者莫近於詩什頌以之成焉　孫何碑解曰祼獻宗廟謂之頌可也　文章辨體曰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正至於魯頌駉等篇當時以祝僖公爲頌之變故胡氏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

頌二

增夏侯元辨樂論曰黃帝備物始制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　類要曰黃帝妃嫘母訓宮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　魯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　原漢書曰宣帝徵王褒爲聖主得賢臣頌　後漢書曰顯宗名見賈逵因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　又曰傅毅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敷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　又曰平望侯劉毅以和熹鄧太后有德教請史官著長樂宮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勳金石懸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從陛下烝烝之孝帝從之

增又曰梁鴻字伯鸞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四十四人作頌　論衡宣漢篇曰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洋溢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域　原鄭康成傳曰民有獻嘉瓜者異本同實縣侯表附文辭鄙略君爲改作又著頌二篇侯相高其才　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字文直曹公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不疑見之操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之　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爲狹著酒德頌爲建威參軍以壽終　南史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帝觀之甚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其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加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吾豈買名

求仕乎 ㊟又曰鍾嶸字仲偉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時居士何子季築室若耶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嶸作瑞室頌辭甚典麗 唐書太宗幸太學釋菜命孔穎達講經穎達上釋奠頌詔褒美 呂溫狄仁傑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 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興慶宮西天寶元年五月宗子琄以爲不稱盛德更命琄爲頌建花萼樓北 宋璟累封廣平郡公廣平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濫詞徒成諂諛之風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 李白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言於帝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 宋史大中祥符三年陝州黃河再清集賢校理晏殊上河清頌 玉海張方平爲宋頌九篇 元史文宗獵柳林駐蹕故東平王安童碑所因獻駐蹕頌稱旨頌十五章上下二什天假之什八篇繫之先帝曰之初升之什七篇繫之今上 仁宗時石介再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功德之尤著見者爲宋頌九篇 元史文宗獵柳林駐蹕故東平王安童碑所因獻駐蹕頌稱旨明鄭濟華川王禕行狀曰辛丑冬上親征江西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儒者卿與宋濂耳明紀洪武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吾學編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始奉太祖高皇帝配方孝孺進頌 又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十二年入史館改翰林院侍講獻爲善陰騭頌是冬甘露再降於孝陵松柏復獻頌 解縉御書嘉禾詩序曰永樂三年九月九日朔旦勒石拓本分賜諸王及近臣於是縉亦與焉拜手稽首而獻頌

傳雅

繼詩 蘇頌表和聖製答張說扈從南出崔鼠谷詩曰作頌音傳雅觀文色動台 賈至旌儒廟頌曰小臣作頌敢繼風詩 金題 一跬角之怪一毛羽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比金玉如江河論劉詳文章常州之休丕天之績 梁肅昆陵集序曰崔祐甫信文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峻如嵩華浩如江河 獻椒花 刊柳葉 晉劉臻妻陳氏元日獻椒花頌 閻朝隱鶯言出遊過交人楊德祖之家視其屋宇寢廊庭中有一株柳葉故著漸文 紀循吏 樹遺風 崔元翰文集曰紀綱吏治而已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贊成功也 李翰前集序曰約名實樹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 梁肅 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太平而作 治定而興 詩合神霧云頌者王道太平功成治定而作也 濃墨大字 長篇短章 上見金題鈿軸注 王英羅關墓碑曰是時祥瑞叠見朝廷 典裁 詞彩雅贍 見瑞雨頌 後周書傳同上 善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彩雅贍

臣多謝詩頌公所作長篇
雖章詞氣浩然超出同輩　授正字　讀秘書
書書書明皇詩泰山銘安祿山
說其之說也國瑞地脚授太子
二真宗祀天清宮迎駕進頌有歡聲徧八紘
之句帝嘉歎令赴秘閣讀書賜進士及第
書按職　又曰太宗製九絃琴五絃阮時多鄙
安仁李諤楊德詞雅贍白詔中書獎論翌日改
楊德詞雅贍以趙
遷大常丞

頌四

穆如清風　詩烝民篇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頌功伐　東觀漢記馬防征西羌上書趙充國以功德與宣光等列畫本中宮成帝時西羌有警防功令吏官作頌頌其功伐

思舊德　莊嚴宗後漢書雲帝思感舊德乃圖圖畫而頌之刊

圖畫頌之　漢書藝文志思慕將帥之臣追美元勳乃詔黃門郎揚雄即充圖圖畫而頌之

石頌之　後漢書法真傳友人郭玉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而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爲龍馬頌其文甚麗　魯國先賢傳黃伯仁不知何人嘗爲龍馬頌其文甚麗

許善神崔　隋許善神作神雀頌文

爲頌賜帛　漢書山王王襄上頌賜黃金十斤

鮑照河清頌　宋鮑照爲河清頌辭甚工

賜游獵所幸宮館輒爲歌　上頌賜金　魏略善作詩賦頌文

照第其上下　不加點筆不停毫

書元和中書省壁上四巡頌辭甚典美　後漢書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以稽漢德辭甚典美

直而不倨　左傳云夫季札觀風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

頌而無諂　優游彬蔚文賦頌優游以彬蔚

橘頌　離騷九章之一也原曰比志節如橘不可轉移也

孝竹頌　泰中記曰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觀殿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上孝竹頌

瑞麥頌　明紀永樂二年周王畋於鈞州獲五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劉基爲之頌

騶虞頌　後漢書傳曰崔駰字亭伯大年賦詩曲宴又上太宗誦其警句於李相

出示輔臣　玉海劉錯貞平二年擢第奮幸太學頌眞宗中夜觀書

封禪壇頌　又明皇東封語

大唐中興頌　元結作大唐中興頌以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

光武中興

楊榮作獻麒麟頌　文心雕龍頌贊篇帝嚳之世鳳凰麒麟凡四楊士奇獻麒麟頌

又宣德八年南海外諸國各遣使獻麒麟　瑞應圖曰王者德及遠則至

有炎氏爲頌　莊子天運篇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有炎氏爲之頌曰

瑞蓮頌　唐書袁朗傳陳後主閒其才詔爲月賦一篇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後又詔爲芝草瑞蓮二頌數賞尤工

騶虞頌　明紀永樂二年周王畋於鈞州獲騶虞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黃淮等獻頌

混天地苞裹宇宙　文心雕龍頌贊篇帝嚳之世鳳凰麒麟凡四楊士奇獻麒麟頌

咸墨爲頌　世傳墨爲頌以歌九招

張說撰封禪壇頌刻　唐書傳曰崔融朝廷之大典咸取決於說

誦於宰相　宋史楊億字大年賦詩曲宴又上太宗誦其警句於宰相

洛出圖頌　千勅季之其洛出圖頌尤工

封禪壇頌　又明皇東封語

平江漢頌　宋潮序曰湖口之捷其神功駿烈炳耀鐙鈎與天地大業必形諸歌詠

平雲南頌　明紀永樂二年禮部郎周訥請封禪尚書胡廣作封禪頌以獻

大唐中興頌　元結作大唐中興頌以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

出示輔臣　玉海劉錯貞平二年擢第奮幸太學頌眞宗中夜觀書

却封禪頌

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者其詳能爲之

增讀文心雕龍頌讚篇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駉

那雖深淺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庸典章一也

增文崔元翰文集張老之輸奧史克之駉篇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媿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九

箴一

文心雕龍銘箴篇曰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　又曰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　文章辨體曰按許氏說文箴誡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敖伏小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辭若鍼之療疾故以為名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磨之意

箴二

原虞箴左傳魏絳對晉侯云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用不悛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時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夏箴夏箴云天有四殃水旱飢荒非務積聚何以備糧　崔琦戒外戚范蔚宗後漢書崔琦字子瑋河南尹梁冀聞琦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　揚雄成帝揚雄作酒箴以戒成帝　頓挫清壯文賦　異於補闕選防微測隱文麗旨深潘岳新婚箴　崔氏累世彌縫胡公次其首目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揚雄依慮箴伯十二州十二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為之解署曰百官箴案闕今文作闕失也空也　我箴司馬光我箴曰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善以使人之敬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虛己以聽人之敬我云　官箴山堂肆考　呂祖謙字伯恭作官箴　大寶箴又張鎡古作大寶箴　皇極箴又楚語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啟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承華箴又李義府作承華箴獻太子　大禹聽箴又李密書大禹垂誡時聽箴規之美　高宗求箴敢又楚語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啟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高宗求箴敢又楚語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啟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作箴贈行後漢書高彪字義方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于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　作箴自訟山堂肆考　孫抃字夢得嘗云吾生四十有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一曰游箴二曰言箴三曰行箴四曰好惡箴五曰知名箴　賜君臣箴唐書　杜希全獻體要八章砭切政病帝嘉納賜君臣箴一篇　作師友箴山堂肆考　唐書考唐柳宗元以世之為人師者人笑之為友道而以利因作師友箴以儆已又以戒人云　丹扆六箴唐書　李德裕獻丹扆六箴帝甚嘉之　金華五箴宋祁馮侍講元行狀曰景祐六年獻金華五箴規切上納其戒優詔答之　賜清白箴唐書許圉師遷相州刺史專以寬治州人立石頌德部有受財者圉師不忍按但賜青白箴　進端拱箴王禹偁應詔言事曰先皇帝時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即日進端拱箴一篇　獻太醫箴唐書元和中吏部郎柳公綽獻太醫箴上深嘉之　尚書諸司箴唐書

銘

柳仲郢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爲銘愈奇賞　十龜元吉箴宋書李清之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三謙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　進宗室六箴吳又王宮教吳充進宗室六箴　續丹扆六箴王禕序曰官箴王闕古之誼也唐李翰仁宗書之屏風以自戒　視聽言動四箴程頤見注　誠敬謙謹四箴貝瓊序曰吾友會稽樓文淵嘗持誦敬謙謹四字誠敬所以存乎心謙謹所以檢乎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　周禮考工記有鬳銘　蔡邕銘論曰春秋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所以崇孝也顯揚先祖者也顯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後世莫大乎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也黃帝有巾几之銘孔甲有槃盂之誡殷湯有甘集作廿作誓之勒鼒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祚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亦所以勸進人昜乎令德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頌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秦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韓非子曰先王之時賦頌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　呂氏春秋曰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　法言曰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文章流別論曰夫古之銘至約令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鐘彝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多識病討而潤色言可採錄　文心雕龍銘箴篇曰若乃班固燕然之勒張旭華陽之碣序亦成矣蔡邕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思燭古今橘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詞碎著龜神物而居

博奕之下衡斛嘉量而在杵臼之末曾名器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　崔祐甫穆氏四子講學義記曰刻石
銘座者取崔蔡　李翺荅開元寺僧書曰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爲之
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爲銘爲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爲　陸倕漏刻銘序曰寧可多謝
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　文章辨體曰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

銘二

述異記帝舜都鄄門古宮在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記古文莫有識者　穆天子傳天子五日觀於春山之
上乃爲銘迹於懸圃之上以詔後世　事始靈后氏象形篆以銘鐘鼎　左傳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
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孔子家語孔子觀周遂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
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　西京雜記曰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劒上有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王隱
晉書曰張載字孟陽作劒閣銘刺史張敏表之天子命刻石於劒閣　孫楚反金人銘曰昔太廟左階之前有
石人焉大張其口而銘其胷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少事後生何述焉　梁典陸倕吳郡人詔使爲漏刻
石闕二銘冠絕當世　張說太華山銘曰岩嶢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惟峰峻峭菡萏森爽是曰
靈嶽衆山之長　山堂肆考唐大中六年詔出魏文貞公笏歸其孫慕孫樵請銘其笏曰靈犀薦角比干獻骨
合以憤裂至公爲笏　唐書崔融嘗銘啓母磎武后幸嵩山見而歎美之　又崔涣博經術吏部侍郎嚴挺之
施特榻試尊彝銘譜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　玉海李尤集序曰尤好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銘　楊士奇
書戒石銘後曰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祖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冥公座之前　宋史張載
字子厚作西銘東銘　蘇軾三槐堂銘曰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山堂肆考司馬文正公
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實治平中賜物張敬夫銘云厚陵之賜文正之澤傳之方來見之改色　元史楊桓
爲太史院校書郎奉勑撰儀表銘曆曰序文辭典雅賜楮幣千五百緡辭不受　明紀宣德七年親製翰林院

銘三

原 清潤 遲銘則序 温潤文賦銘博約而温潤 湯盤湯有盤銘

座右 崔子玉為座右銘 美其人 禮曰君子之觀銘旣美其人為此銘也 班固燕然 漢班固作燕然山銘勒石 華陽癡鶴 癡鶴銘華陽眞人

進撰 冀廣銘 冀子曰昔大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為銘於簨簴曰敬寡人以道者擊鐘敬以義者擊鐸敬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獄訟者揮鞀 敲器銘 孔子家語孔子觀於魯桓

公之廟有敬器焉問於守者曰此何器也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敬中則正滿則覆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之謂損而又損之道 屏風銘 三輔決録何敏字文高為汝南太守帝南巡過郡郡有刻鏤屏風帝命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農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枕屏銘 山堂肆考張敬夫枕屏銘

孝門銘 唐書傳曰李興有孝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 貪泉銘 南史伏曼容字公儀昇明末為石門作貪泉銘 醴泉銘 玉海魏徵有醴泉銘 砥柱銘 唐書太宗幸河北觀砥柱因勒銘 仙掌銘 梁書毘陵集序曰於仙掌山堂肆考唐節去官家於崖下號丹崖翁元結甚重之作丹崖翁詩及銘 丹崖銘 崖翁詩及銘

義門銘 唐書傳曰李興有孝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 布衾銘 玉海宋范堯夫銘 布被銘 又陸游作司馬氏義門銘 虛室銘 劉禹錫銘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

元文類虞集有虛室銘

公布被銘

集序一

孔安國尚書序曰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 增法言序曰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 文章辨體曰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 楊盈川詩集序曰詩小序淺深可識人皆知刪後無詩不知三百篇已無序矣 東想善哉史臣之序也自是數千年無詩序周詩小序淺深可識人皆知刪後無詩不知三百篇已無序矣 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盡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為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狗人之失也

集序二

介首 趙復襄陽文集序曰門人員擇偏得紫陽之道讀遺集纂為八十卷皆自為之序 裴延翰序樊川 裴延翰樊川文集後序曰上五年仲冬仲舅出中書直晦名晞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嘅酒酣顧延翰曰老為樊上翁既不期富貴要有數百

冠篇 見上 御譬序歸藩 隋書曰晉王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習為序詞甚典麗 詔作序 權德輿張建封集序曰承詔作是用拜君之辱而不敢讓 自為序 李商隱元結文集序曰大山有

皇甫序三都 見歎實注

集序三

原 魏曹植文章序曰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搞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刪定別撰爲前録七十八篇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氷爲積水所成積水微增氷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鈞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梁簡文帝臨安公主集序曰四德之美咸里仰以爲風七行之奇濯龍規以爲則若夫託句陳之貴出玉臺之尊風儀閒潤神姿照朗受敬之道夙彰柔嫺之才必備鳳桐遐遠清管遼亮湘川寂寞淚篠葳蕤北渚之句尚傳仙靈之典不泯況復文同積玉韻比風飛謹求散逸貽厥於後 梁元帝職貢圖序曰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玉關絶夜郎討日逐覩犀甲則建朱崖聞蒲萄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寨以西萬八千里路之狹者尺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絶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氷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乘尼丘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實聞樂賢之象甘泉寫關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開蹶角沿洄荆門瞻其容貌訴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爲職貢圖云爾 任昉齊王儉集序曰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信乃鼎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爲帝師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虚明之絶境不可窮者其惟神用者乎時司徒表粲有高世之度脱落風塵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誡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

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長史啓臺既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獎風流許與氣類造理常若可千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眄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　王僧孺臨海伏府君集序曰表槩領袖一時儀形物右聲逾斐樂譽出王劉士有懷道蘊義望塵而趨者或三年而未識乍四旬而一見與君道合神遇投分披衿數文研理匪晨伊暮至於神經怪牒緑笥丹筒金版玉箱錦文緹帙並藏諸靈府祕在瑤臺而君莫不徧探冥賾具閱局檢常以前賢往學亟與聖達賈馬盧鄭非無紕越荀郭何三彌多踳謬二義可辨未值高卿之疑九事非難不逢平叔之問其詩賦銘誄所作猶多　又詹事徐府君集序曰君稟靈川岳懸精辰宿孩齔岐嶷孝睦天稟友愛冥深故以事顯家庭聲著同族年十八見名爲國子生曳裾持卷寔華庠壁有均閉戸靡因餘竊每攝齊函丈左右屬目蓄以鄰幾之性加以入神之資聞一知二師逸功倍遊魏闕而不殊江海入朝廷而靡異山林未嘗投刺權門驅車戚里遨遊梁董去來貴郭時春秋猶少人爵未崇而清風嘉譽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貴仕故可坐享通侯而縲馬懸車閉門高枕恥爲詭遇試此行藏及皇運聿興重氛載蠲廓君藏器待時合猶符契陵夷搖而高驚排闥闔而容與故位隨德顯任與事隆重以姿儀端潤趨眄淹華寶佩鳴風豐貂映日從容帷扆綽有餘輝自網繆軒陛十有餘載温樹靡答露事不詶省中之言無漏席上之迹不疑故以主聖臣賢應同堙壘以石投水如鱗縱壑行稱表綴言成模楷猶復忘彼豐愉安茲素薄衣同屢補食等三杯車服不事鮮明室宇畏其彫奐九德無遺百行備舉至於專心六典精蹟必探況游羣籍菁華無棄檛札含毫必弘靡麗摛綺縠之思鬱風霞之情質不傷文麗而有體　陳劉師知侍中沈府君集序曰陳元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

世賢達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固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猶曰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篤天倫義感殊類有美於斯鬱爲高士則余與夫子古所謂世親者歟亦所謂益友者歟疇昔一面揭來二紀自總角而接清塵蒙長者之嘉醻屯險驟更歡娛中阻班超既反盛憲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靡余不肖藹義懸絶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己難忘南浦之送未淹北邙之辭仍及於時屬有烽燧方勤惟展遂使禍裒莫計寶劒無追痛此生芻同茲宿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贖若乃帳懸秋月一鴈孤飛花落春風數鶯爭弄伯牙之絃寂寞長絶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盛烈清徽勒傳乎帝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謠者斯所以沒而猶彰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爲後集

徐陵玉臺新咏序曰陵雲縣日由余之所未鏡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說詩明禮豈東鄰之自媒嫵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寵閤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關氏覽而遥妒至於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遊馭婆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裝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將婺女爭華廣月與姮娥競爽鸞鏡治袖時飄韓掾之香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加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桃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詞既而椒房婉轉柘館陰岑木鶴晨嚴銅蟲晝靜優游少託寂寞多閑獻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纖腰無力怯南陽之掃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著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籍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益於風人浮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儷以金箱裝茲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蝮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

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檀玉函鴻烈仙方長推子枕至於奇牛怎裏餘曲未終朱鳥牕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縹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猗歟形管麗矣香奩　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曰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敝於驕侈君明逐不旋踵公矩纔免極誅皆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舉若夫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緑帙丹經玉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絶技命世之異人焉文集闕亡未有編録門人補輯若遂遼東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勅校之鉛墨緘以緹緗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周庾信趙國公集序曰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調大禹吹筠風雲爲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杜國趙國公發言爲論下筆成章逸態横生新情振起（振一作拔）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似雲霞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曆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鷰巢蚊睫豈直熊熊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欵欵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蟲篆刻其體三變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乘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　增唐楊炯王勃集序曰當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搆纖微競爲雕刻棁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黄影帶以狗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恩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知音與之矣知已從之矣於是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八紘馳騁一驟（作於）思緒萬代出没於毫端契將往而必融防未來而先制動搖文律宫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地以兹偉鑒取其雄伯壯而不虚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校而彌堅大則用之以時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横以取勢非鼓怒以爲資長風一振衆竅自偃遂使繁綜淺術無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文之權也後進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籠感思自釋近則面受而心服遠則言發而響應教之者逾於激電傳之者速於置郵得其片言而忽焉高視假其一氣則邈矣孤騫窮窈形骸者既昭發於樞機吸精微者亦潛附於

聲律雖雅才之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　盧照鄰駙馬都尉喬君集序曰聖門論賦相如爲入室之雄關里載詩公幹即升堂之客陸平原龍驤學海浮天泉以安流鮑參軍鶴翥文場代黃金之聲折香車貴士不掩龍關逢彼書生時通驛騎坐蘭徑敞松扉北牖動而清風來南軒幽而白雲起欣然命駕弔曲江之墟淵聆伊川之笙吹三朝慶謁趨劒履於南宮五日歸休聞歌鐘於北里雍容車騎屢動雕章嘯傲煙霞仍涵寶思奢不敢德笑金谷之羅紈儉不邀名悲蘭陵之芻布榮期三樂君實四之平子四愁我無一矣　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曰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所雜然則心不可蘊故發揮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音繁雜集作會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其軌能與乎洛州司馬張公名希元中山人也族高辰象氣壯河山神作鼓舞入有名之地五作物作嗜古蓬山芸觀之書羣玉懸金之記魯宮藏篆汲冢遺編無不日覽萬言暗識三篋博學吞九流之要處盈若虛雄辯敵四海之鋒退藏於密漢王問策知帝者之師楚子聞名實諸侯之選故得雄飛白簡鷹揚丹筆卷襜帷於天郡設鈞距於皇州集作都若乃抗埋輪之章執驚馬之議旌賢有通德之教疾惡存署背之文繼軌前途遇物成興理關刑政咸歸故事之臺義涉箴規盡入名臣之奏加以許與氣類文遊豪傑仗遺夷險身更否泰昔嘗攝戎幽易謫居邛駹亭皐漫漫興去國之悲旗鼓洶洶助從軍之樂時復江鷺遷棲上京之臺洛想故山之風月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繡飛逸勢標起集作孤標寄集作奇情新拔靈仙變化星漢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於金奏天然壯麗綷雲霞於玉樓當代名流翕然崇集作宗尚自大夫之頌成室太史之賦京都魏則十龍儒雅晉則三陽張載字孟陽弟協字景陽並有才藻屬綴英華誤作體物陳琳得以示人鷓鴣寄辭阮籍稱其王佐故以開國籍鱗次乎史傳之首入文場羽儀出豈止周流集作栖櫛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公蘇頲文集序曰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坰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作風騷之旨吟咏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

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於管絃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轇轕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深也總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拘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隆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捨宏襟詢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昭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滄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飛自我心極爲之宰匠當亦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絃間發縟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推終拉賢爲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輸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循途未極閱川行謝錐洞簫爲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己以悼忌懷舊德而何極豈覩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録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曰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資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明白坦蕩紆餘（集作徐）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導其氣而閼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舍君其（集作而）誰與　呂温地志圖序曰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壓世寖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體要綽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與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圖畫隨方面以別區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紛散百川黨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約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乎厥落内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迹之所窮漢譯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

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成乎梗概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牖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奉走殊方絶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構宇宙之寥闊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咸日窮蹟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旦夫刪繁綜蕪言之首緐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出戶而事極鴻纖理通蠛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覩人物之虛實觀風俗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卿民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蓄觀洞庭荊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問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頹息也　李漢昌黎先生文集序曰先生生于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幸勤來歸自知讀書翔蔚然而虎臥躍鞺然而韶鈞發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見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明宋濂太古正音序曰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雖時按譜係蕩滌塵鬱而暢滿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余尤慕之以為安得一聽以償風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即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樂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豫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間抱琴為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濤益焉而春煦寥乎悲鴻吟而鸛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硉硉乎氷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耆老乘車曳屣嬉遊笑談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為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閑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

音者示余且曰余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

增 晝明方孝孺答葉敎諭書曰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諸篇皆有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為經文之累者亦復不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息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傳又直自述已意以抒其奇傑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為作序然其有無不為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

論一

增 劉熙釋名曰論倫也有倫理也　鄭康成曰論者綸也可以經綸世務　李充翰林論曰研求名理而論生焉論貴於克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者矣　文賦曰論精微而朗暢　文心雕龍曰論者倫理無爽則聖意不隧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即其經目稱為論語論者稱論羣言而研精一理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原夫論之為名不韋春秋六論照列至如石渠論藝白虎講聚述聖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數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而何晏之徒始盛元理於是聘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闡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論事之英也至乃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必窮於有數追於無形鑽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詞忌枝碎也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詞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譬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詞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迹知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勿論哉

蘇軾謝應制科啓曰必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　孫何碑解曰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　文章辨體曰按韻書論者議也文選所載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羽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勢人物或辨訂經史之言如賈生之論秦過柳子厚之論守道

守官是也唐宋用以取士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爲然劉勰云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敎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論二

前漢書班彪遭王莽亂避隴右時隗囂據隴右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分爭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一人也彪乃著王命論以救時亂　又曰桓譚博學多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　後漢書王符耿介不同於俗因而憤恚著書以刺世不欲彰名號曰潛夫論　又仲長統字公理每論古今世俗行事恒發憤歎息著論名曰昌言　又崔寔字子真嘗論當世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又劉梁字曼山一名岑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覽者以爲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媿心又著辨和同之論　晉書裴頠深患時俗流蕩何晏阮籍曰談浮虛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甚不以物務自嬰風敎陵遲乃著崇讓論　又魯褒字元道傷時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進趨少厭讓者崇讓論　梁書劉峻見任昉諸得之則富強無罣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　又成公綏亦有錢神論　唐書子西華等流離不能自振平生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葛履練衣路逢浚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溉見而抵其書於地終身以爲恨　玉海唐太宗時虞世南獻聖德論詔曰卿所論過高朕何敢當焉　唐書陽城字亢宗爲諫議大夫久無所論列負素望韓愈作諍臣論譏切之　又林蘊父拔以臨江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　宋史尹源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名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不悅其言第其文下　又曰蔣堂守蜀嘗得呂陶論聚諸生共誦之曰賈誼之文也　又王安石聲名甚盛蘇洵獨知其剛褊難任作辨奸論以識之　玉海孫甫著唐史要論十卷歐陽公司馬公蘇子瞻稱其議論精覈　李道源謝文節神道碑曰文節尤善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敎立民彝爲任　元史黃澤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頗子仰高鑽堅論　明紀洪武二十一年名試官陳宗訓等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鈇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於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

於偏私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論三

鍼孝標 唐書藝文志孝標撰善屬文嘗以劉孝標辨命論信命而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語葛龔曰是疑子固之至論喜欲注之尚疑其客曾舉所為但實第二 論付史館 可謂作者 其書付史館 十篇可用 列置龍圖 又張去華嘗獻元論大旨云幼聰明諸大學觀碎雜謝夷吾萬允曰允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孫卿近世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後

六論立成 見敏 納其言而止 唐書李百藥上封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 得其文 大驚 宋史程頤游太學胡瑗問諸生以時務策頤對曰觀幼時議裂土與諸王功臣子弟觀其博古論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由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 中說曰有作者風 王史謂了翁著輸忠論為楊慎所推有作者風 文章者幸以時賦 文章通判以時賦 文章者幸以時賦 文章者幸以時賦 文章者幸

事之中文約指明　又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孫是獨擢助爲中大夫　南史岑之敬字思禮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　李商隱白樂天墓銘曰元年對憲宗詔策直切以是不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　李商隱白樂天墓銘曰元年對憲宗詔策直切以是不得爲諫官　唐書藝文志元和元年夏四月丙午策試制舉之士稹郁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稹元稹郁獨抵郁居易白居易也　宋史建隆二年祕書郎張去華上書自薦有文藝願與張澹及祠部郎知制誥盧多遜侍御史師頌覈定優劣太宗並試於講武殿澹所對不應策問責授左司員外郎淳化中太宗論及文士曰澹典書命而試以策非其所長蓋陶穀張錫黨張去華以沮澹爾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驟試之豈有不失律者邪又孫洙舉應物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之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　宋史王十朋對策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爲第一學者爭傳其策以擬古易第七卷寘其首應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　又帝御集英殿策士名王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一名敢爲得士賀遂爲首乃文天祥也　明紀練子寧名安以字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詣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敢爲得士賀遂爲首乃文天祥也　明紀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廷對言剴切無忌諱太祖親擢第二　吾學編張統字昭季富平人爲吏部尚書被旨試翰林編纂官紀得楊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　又羅倫字彝正永豐人成化三年進士第一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堅不從　明紀舒弘志巡撫應龍之子也萬曆十四年廷試弘志年少策奇麗語多譏刺時政且侵言官之橫者大臣惜而不敢顯置之前級進呈卷末神宗擢爲第三中外驚異以爲得人

射策三

十難　一言

公孫弘請築朔方上難弘發十策不得一對各異其說董生一言主正公孫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亦以類判如其所言　似荀揚　擬晁董賦典膽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揚雄

鹽鐵論曰漢武帝時頗多策士後先奏心醉　唐書劉蕡賢良方正能直言科對策切直被放李郃汗顏類眞淵孫文公序曰相公燕公獎曰劉賢下第我輩登科能不汗顏耶

尊王道推霸略　過儒麗則

梁書何遜字仲言弱冠州舉秀才陳紹范雲見對策大相稱賞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賢哲古見之何生矣　舍清濁中今古

長安見隋文帝坐太極殿名見因奏太平十有二策
尊王道推霸略時今驗古概概乎運天下於指掌矣

射策四

原 甲科爲郎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之策不得已而進對策第一

增 親批所對 明史紀事曾榮永樂三年廷對第一人太宗親批所對策褒美之

親題制策

進士廷對獻替劄切天子親題其法言曰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曰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道乎以漸復三代爲對爲第三 宋史胡安國字康侯紹興四年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執以無出安國右者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聖統之制安國謹明大學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幸相章惇子汝霖故抑置之科列 對策第一 後漢劉般五府詰不得已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

原 甲科爲郎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之策不得已而進對策第一

增 親批所對 明史紀事曾榮永樂三年廷對第一人太宗親批所對策褒美之

親題制策

進士廷對獻替劄切天子親題其法言曰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曰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道乎以漸復三代爲對爲第三 宋史胡安國字康侯紹興四年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執以無出安國右者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聖統之制安國謹明大學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幸相章惇子汝霖故抑置之科列 對策第一 後漢劉般五府詰不得已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

公孫弘十上

大人之學爲道小人之學爲利

親擢第一 明史紀事胡廣廬陵人建文二年對策建文君親擢第一

對策白虎 建始四年夏上盡召名儒於白虎殿對策

增 親批所對 明史紀事曾榮永樂三年廷對第一人太宗親批所對策褒美之

親題制策

進士廷對獻替劄切天子親題其法言曰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曰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道乎以漸復三代爲對爲第三 宋史胡安國字康侯紹興四年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執以無出安國右者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聖統之制安國謹明大學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幸相章惇子汝霖故抑置之科列 對策第一 後漢劉般五府詰不得已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

公孫弘十上

大人之學爲道小人之學爲利

親擢第一 明史紀事胡廣廬陵人建文二年對策建文君親擢第一

對策白虎 建始四年夏上盡召名儒於白虎殿對策

增 畫唐權德輿答柳福州書曰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謂之甲賦律詩是以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通理而已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齷齪科第也

增 表宋晁補之寂默居士晁君墓表曰熙寧中舉詞賦爲開封第一主司駭其策豪贍異聞難字非他時舉子比展其卷自屏及陛紙窮顧相詫曰盡識此可以爲三千士先登矣 蘇轍謝除中書舍人表曰際會仁祖詔求直言策語猖狂恃神聖之不廢考官怪怒惡悻直之非宜孰知牾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

增 啓宋蘇軾謝中制科啓曰臨軒策士方搜絶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

連珠一

原 晉傅休奕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爲之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令賢者微悟有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傅毅有文而不典

增 三輔決録曰趙 缺 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 文心雕龍曰揚雄覃

思文閣碎文瑣語肇爲連珠擬者間出杜篤賈逵劉珍潘勗欲窮明珠多貫魚目惟士衡理新文敏　文章緣起曰連珠揚雄作　沈約曰連珠之作始自子雲蓋譚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琲也　太平御覽隋志曰梁武連珠一卷沈約注約謂金鑣互騁玉軟並馳　又唐文志曰謝靈運連珠集五卷　明吳訥文章辨體言約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洪武初宋濂王禕有作亦如士衡之數

連珠二

臣漢揚雄連珠曰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班固擬連珠曰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廈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霸王之功故璵璠之爲寶非駔儈所貴也　傅毅擬連珠曰臣聞良馬伏阜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爲羣士齊窮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後漢潘勗擬連珠曰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霸王之功故璵璠之爲寶非駔儈之所識也　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廈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暉朝覿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眠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勢屈是以凌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因雲灑潤則澤易流朗璞蒙垢不能吐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因雲灑潤則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徹易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禁名緣時而顯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閽於理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宋謝惠連連珠曰蓋聞獻技者易忽養德者難致是以子張重玥不獲哀公之祿干木偃息不受文侯之位　蓋聞機心難湛不接異類淳德易孚可狎殊方是以高羅舉而雲鳥降海人萃而水禽翔　蓋聞春蘭早芳實忌鳴鳩秋菊晚秀無憚繁霜何則榮乎始者易悴貞乎末者難傷是以傅長沙而志沮登金馬而名揚　蓋聞修已知足慮得其逸競榮昧進志忘其審是以飲河滿腹而求安愈泰緣木務高而畏下滋甚　顏延之範連珠曰蓋聞匹夫履順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交事有微而愈著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魯陽傾首離光為之反舍有鳥拂波河伯為之不潮　齊王儉暢連珠曰蓋聞王佐之才雖遠豈必見採於當世凌雲之氣徒盛無以自致於雲間是故魏人揮玉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荊山　梁武帝連珠曰蓋聞水鏡不以妍媸殊照芝蘭寧為貴賤異芳是以弘道歸於兼濟至德由乎兩忘　蓋聞一眚不足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珠有時而類盈尺之寶不能無瑕　蓋聞理有漸萌豈須拔岳之力物有易傷不待凌雲之繳是以徵照積而山飄虛絃動而隼落　後梁宣帝連珠曰嘗聞盈虛之道雖修平而必陂損益之由在至象而無蠲是以謂地之厚而東南鉄惟天為大而西北懸　嘗聞山有藏玉則卉草嘗榮林有猛獸則叢枝莫採是以漢儀重見皇王之迹有眞周禮猶存龜蒙之田無改　梁沈約連珠曰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實崇山之峭是以一夫

不加威於輔怒千乘必致亡於巧笑　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於要風渭流長邁寧厝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百川是納用卑而爲宰　吳均連珠曰蓋聞豔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妒貞華照物而以絕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治之色揚子寂寞豈乏炫燿之才　蓋聞義夫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是以墨子縈帶不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圭之位　劉孝儀探物作豔體連珠曰妾聞洛妃高髻不姿於芳澤元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蟬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豔衛姬專其可憐　妾聞芳性深情雖欲忘而不歇薰芬動慮事逾久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馥秖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妒追生魏妾之悲

唐薛蘇頲爲人作連珠曰夫情有理會不可以義懸定其情者則理無滯實其行者則義有全故韓馮之妻死哀吟於松上石崇之妓生效命於樓前　恩至深而必報言至信而罔遺繫於我者之尸　宋徐鉉連珠曰道不深不可奪牽於彼者信不可欺故操刀而割豈爲他人所污書扇而殞竟還夫氏之足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久則情疎是以兵諫愛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取受自殊晏殊連珠曰時平德合秉均者績隱於幾先運極道消享位者譽隆於事外是以房杜之恩勤莫二無迹可尋郭裴之退黜居多其名益大郭汾陽裴晉公也　宋庠連珠曰山有楩梓之材居山者芟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田者半菽而飽廒有騶驟之乘掌廄者羸股而步比所謂役於物者智不逮乎物也無木者有華榱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享無廄者有上駟之御此所謂役物者智包乎物也故君子逸於用德小人勞於用力　劉放連珠曰蓋聞設道取勝得以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故以桀詐桀可容於徼幸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　明劉基連珠曰蓋聞觀形於聲未必見形求實於名未必得實是故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爲家室　蓋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可以服鹿而韄鞚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容於埻人之國若甕之蘭見棄於躶體之邦　蓋聞千斤之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盡棘而盡松是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於斧鉞不勞而固於垣墉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廚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至不可以殭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戰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烟善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執

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謹是故止闕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冤　蓋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則凝是以一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脈爽和能使百體俱病　蓋聞知風莫過於老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知風莫過於老馳識路莫逾於老馬是以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連珠三

原表梁沈約注制旨連珠表曰竊尋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誥班固謂之命世桓伊以爲絶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琲也雖復金鑣互騁玉軨並馳妍媸優劣參差相間翔禽伏獸易以心威守株膠瑟難與適變水鏡芝蘭隨其所遇明珠燕石貴賤相懸

誄一

擅劉熙釋名曰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說文曰誄謚也　文心雕龍誄碑篇曰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録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覩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文章辨體曰按周禮大祝作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其六曰誄　又曰按文章緣起載漢武公孫弘誄然無其辭惟文選録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於歐陽詹柳宗元之於呂温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南豐東坡諸公所作則總謂之哀辭

誄二

原述德說苑云柳下惠死人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之德乎將誄之爲誄曰夫子之不伐夫子之不竭誼宜爲惠弟子聞而從之　述行東觀漢記云平原王葬鄧太后悲傷命使宮述其行迹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哀公誄孔丘

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榮榮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累事稱之

曾子問篇云貴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鄭注云誄之爲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爲誄而定其謚而稱之也

紀能誄詩

公遂誄之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之圍人浴殪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墜于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案注縣音元賁音奔縣卜皆氏也

述行

東觀漢記云平原王葬鄧太后悲傷命使宮述其行迹爲漢纂世祖諸儒誄之篇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世祖誄吳漢

東觀漢記云杜篤與漢記

貴賤操筆

晉書郗超傳云超所交友皆美陽令交游數漢纂世祖諸儒誄之篇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殊興感切

晉植荅明帝詔云奉詔所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扶章章殊興句句感切

作傳誄藏於王府

曾子問篇云貴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鄭注云誄之爲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爲誄而定其謚而稱之也

喪紀能誄詩傳

累事稱之

曾子問篇云貴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鄭注云誄之爲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爲誄而定其謚而稱之也

述行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云平原王葬鄧太后悲傷命使宮述其行迹爲漢纂世祖諸儒誄之篇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公遂誄之檀弓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之圍人浴殪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墜于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案注縣音元賁音奔縣卜皆氏也

上自爲誄

晉書郗超傳云超所交友皆

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衆所宗貴如此　十古今莫比　王隱晉書云潘岳善屬文誄之妙古今莫比一時所推　美終則誄

死孔丘卒哀公誄之子貢曰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小史讀誄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以書讀誄大夫之喪讀誄之

行事揚人之德非誄不顯　纏縣悽愴　陸機文賦曰誄纏綿而悽愴　追念勳勞

之爲誄　元魯山誄　元德秀爲魯山令退居安陸縣南獨處一室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飲食餓死空室中中書舍人盧藏爲之誄

若春華思若湧泉發　超宗殊有鳳毛　南齊書謝超宗有名譽善屬文爲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言可咏下筆成篇　陶徵士誄　山堂肆考晉顏延之爲始安郡道經潯陽嘗飲陶淵明舍自晨達暮淵明卒延之爲誄

誄者甚衆　唐書何澄粹封股親疾爲瘳伏於墓哭踊無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上爲作誄者甚衆

碑文一

金樓子曰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其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鉤深猶稱碑賦如一文心雕龍銘碑篇曰碑者裨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裨岳故曰碑也周穆王紀迹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闕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胡衆碑莫非精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辭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於碑溫王郗庾辭多枝離桓彝一篇最爲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俊偉之烈此碑之致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器贊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文者同誄之區焉　穆員元堂記曰刻石識墓非周孔之制宋齊以來有之所以藏馨香俟陵谷不可闕也　劉禹錫爲杜司徒讓淮南去思碑表曰建碑示後令甲無文苟非至公則翻貽誚　陸龜蒙野廟碑曰碑者悲也　歐陽公曰後漢以來始有冢墓碑文門生故吏相與立碑頌德　經世大典序錄賜碑篇曰古之有大勳勞於國家者勒之彝鼎以勸臣庶以示其子孫後世伐石紀功以文其出自上旨者皆異恩也　文章辨體曰按儀禮士昏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麗於碑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早晚說文注云古宗廟立碑繫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

碑文二

增事始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此碑之始　述異記曰嵩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德銘曰歷古不昧　漢書郡國志曰沛有泗水亭亭有高祖碑班固爲文　高士傳曰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　語林曰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桓公令作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令作碑於此重之　隋書史萬歲爲行軍總管擊南寧蠻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文中子宿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所作也典而達　唐書張說爲文搆思精敏長於碑誌世所不逮　又李邕長於碑頌雖貶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數百首　又肅宗立命崔圓赴行在所爲李楷洛碑置於壁日諷玩之　又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矸石耳　又李華嘗爲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顏眞卿書李陽冰篆額人爭模寫號爲三絶碑又曰皇甫湜爲裴度判官度修薦福寺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求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之薄邪　又曰長平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馮定所爲黑水碑畫鶴記　宋史李漸嘗代楊凝撰吳越王錢鏐神道碑凡萬餘言文彩道麗時輩稱之　又任諒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　金史韓昉雖貴讀書未嘗去手善屬文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　又劉從益爲葉縣令修學勵俗有古良吏風未幾被召踰月卒葉人聞以端午罷酒爲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又曰王競詔作金源郡王完顏襄室碑以行狀未盡其實乃請國史刊正之時人以爲法　元史揭傒斯至正三年致仕詔追及於潯南尋復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帛萬緡白金五十兩　吾學編洪武十五年時建太學上幸學龔敷執經祭酒吳融進講上喜名吳訥至奉天門令爲文立碑太學　明史紀事張羽字來儀以字行潯陽人喜爲文洪武十六年上親棄滁陽王事實命來儀撰廟碑當時大制作推任如此

吾學編仁宗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遂嘗録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誦

碑文三

原 臣子述功 史官頌德 釋名云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建爲引棺以繞被其上以引柩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東觀漢記云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會稽有道無媿色耳植曰然名存則難子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裴會蔡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會稽有道無媿色耳植曰然名存則難子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裴

會蔡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會稽有道無媿色耳植曰然名存則難子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裴

東觀漢記云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會稽有道無媿色耳植曰然名存則難子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裴

會蔡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會稽有道無媿色耳植曰然名存則難子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裴

典錄云虞詡字文肅歷郡守節操高厲魏曹植爲東阿王東觀漢記云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會稽有道無媿色耳植曰然名存則難子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裴

典錄云虞詡字文肅歷郡守節操高厲魏曹植爲東阿王東觀漢記云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會稽有道無媿色耳植曰然名存則難子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裴

虛獨全尚 增 初無文字 不重官階 李翰林白墓碑曰貴盡皆然名存則難子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裴

虛獨全尚 增 初無文字 不重官階 李翰林白墓碑曰貴盡皆然名存則難子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裴

已 寒山片石 薦福千錢 世說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人問北方何如曰惟寒山片石堪共語餘驢鳴犬吠耳 題何工卷詩曰延陵墓上十字薦福寺裏須千錢 為匪人孚吾文也 元史虞集字伯生碑版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資產甲一方娶諸王女充

為匪人孚吾文也 元史虞集字伯生碑版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資產甲一方娶諸王女充

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令土甘懿求文銘父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資產甲一方娶諸王女充

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令土甘懿求文銘父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資產甲一方娶諸王女充

命有司刻石 雍忠明德之頌 非李瀚無可秉筆 須孫綽然後刊石 上見桓王郁庾諸公之褒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晉書孫綽以文才垂稱於時文士綽為其

命有司刻石 雍忠明德之頌 非李瀚無可秉筆 須孫綽然後刊石 上見桓王郁庾諸公之褒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晉書孫綽以文才垂稱於時文士綽為其

原 刻石立祠 魏志賈逵傳云逵死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帝東征乘輦入逵祠詔曰昨過豫州見賈逵碑謹為文範先生百

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謹為文範先生百

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謹為文範先生百

詠功德流芙千載 銘功紀德 齊道記云古之為碑者蓋以述德紀功歸於實錄也

詠功德流芙千載 銘功紀德 齊道記云古之為碑者蓋以述德紀功歸於實錄也

解不脩曰解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好辭也

解不脩曰解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好辭也

孫女子也於字為妙辭也

孫女子也於字為妙辭也

歸於實錄 李克起居戒云古之為碑者蓋以述德紀功歸於實錄也

絕妙好辭 世說云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謂脩

絕妙好辭 世說云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謂脩

建碑於門 虞氏家記云虞潭值亂逆之世義聲著於鄉閭舊傳云王業為荊州府有德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

建碑於門 虞氏家記云虞潭值亂逆之世義聲著於鄉閭舊傳云王業為荊州府有德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

立碑於墓 文章流別論云古有宗廟之碑後世因之闕路其所載者銘辭也碑於墓顯之闕路其所載者銘辭也

立碑於墓 文章流別論云古有宗廟之碑後世因之闕路其所載者銘辭也碑於墓顯之闕路其所載者銘辭也

民共立碑 陳留耆舊傳云王業為荊州府有德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

民共立碑 陳留耆舊傳云王業為荊州府有德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

翠碑表墳 曹毗郯公墓詩云青松羅前隧翠碑表高墳王顏無餘映薰風有餘薰

翠碑表墳 曹毗郯公墓詩云青松羅前隧翠碑表高墳王顏無餘映薰風有餘薰

立碑思賢 豫章記云孫子墓在南郡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墓邊立思賢碑今存 讀

立碑思賢 豫章記云孫子墓在南郡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墓邊立思賢碑今存 讀

石碑生金 王隱晉書石碏記云永嘉初陳寇碑文言文為世所貴文字文載至潤川讀陳寇碑中生金人盜取畫復生此江東之瑞

石碑生金 王隱晉書石碏記云永嘉初陳寇碑文言文為世所貴文字文載至潤川讀陳寇碑中生金人盜取畫復生此江東之瑞

碑改字 魏志鄧艾字文載至潤川讀陳寇碑文言文為世所貴艾字文載至潤川讀陳寇碑中生金人盜取畫復生此江東之瑞

碑改字 魏志鄧艾字文載至潤川讀陳寇碑文言文為世所貴艾字文載至潤川讀陳寇碑中生金人盜取畫復生此江東之瑞

世則艾遂自改名為節字世則後族有與同者故改為世範士為

世則艾遂自改名為節字世則後族有與同者故改為世範士為

百姓悲感 詳上 水至加上 徐州圖記云羊祜子與鄉閭諸兒山羊公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使人悲傷潤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

百姓悲感 詳上 水至加上 徐州圖記云羊祜子與鄉閭諸兒山羊公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使人悲傷潤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

望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語耳後參佐為立碑在其處百姓每行望碑莫不悲感杜預名為墮淚碑

望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語耳後參佐為立碑在其處百姓每行望碑莫不悲感杜預名為墮淚碑

參佐立碑 如我與鄉者多矣皆湮滅無聞前哲令聞令

參佐立碑 如我與鄉者多矣皆湮滅無聞前哲令聞令

西戎涕泣 晉諸公贊云司馬駿鎮西戎既葬西戎之人每見碑無不涕泣

西戎涕泣 晉諸公贊云司馬駿鎮西戎既葬西戎之人每見碑無不涕泣

水至加上 徐州圖記云羊祜子與鄉閭諸兒山羊公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使人悲傷潤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

水至加上 徐州圖記云羊祜子與鄉閭諸兒山羊公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使人悲傷潤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

碑永至加上二人見東北隅名其文就謂之碑也 刊其碑 宋邑有秦始皇

碑永至加上二人見東北隅名其文就謂之碑也 刊其碑 宋邑有秦始皇

長丈八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也 刊其碑

長丈八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也 刊其碑

陰荆州記云冠軍縣有張唐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藁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墜爾後人幸勿見傷 **披文相質** 文賦碑披文以相質 **書事於上** 盛弘之荆州記云晉城南有曹仁記漢水溢碑後杜元凱因其伐吳書於碑上 **蔡邕自書丹** 後漢書蔡邕傳云以經籍去聖久文字多謬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 **鍾既精書亦甚工** 又云曹喜蔡邕所造仍自書之鍾公題年月二十餘字 **刻石** 述征記云華岳三廟前立碑段熠所刻其文弘農張昶所造仍自書之鍾公題年月二十餘字 **既綺藻器亦妙絶** 晉中興書云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澄白瓦屑作鄭康成綺藻器亦絶妙時人莫不驚歎 **無字碑** 秦山記上有秦始皇無字碑 **沒字碑** 又云曹喜蔡邕鍾繇皆善篆書於碑上 **蔡邕自書丹** 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 **鍾繇** 又云曹喜蔡邕鍾繇皆善篆書於碑上 **刻石既精書亦甚工** 又云曹喜蔡邕所刻其文弘農張昶所造仍自書之鍾公題年月二十餘字 **文** 述征記云華岳三廟前立碑段熠所刻其文弘農張昶所造仍自書之鍾公題年月二十餘字 **披文相質** 文賦碑披文以相質 **書事於上** 盛弘之荆州記云晉城南有曹仁記漢水溢碑後杜元凱因其伐吳書於碑上 **蔡邕自書丹** 後漢書蔡邕傳云以經籍去聖久文字多謬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 **鍾繇** 又云曹喜蔡邕鍾繇皆善篆書於碑上 **刻石既精書亦甚工** 又云曹喜蔡邕所刻其文弘農張昶所造仍自書之鍾公題年月二十餘字 **文** 述征記云華岳三廟前立碑段熠所刻其文弘農張昶所造仍自書之鍾公題年月二十餘字 **既綺藻器亦妙絶** 晉中興書云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澄白瓦屑作鄭康成綺藻器亦絶妙時人莫不驚歎 **無字碑** 秦山記上有秦始皇無字碑 **沒字碑** 又云曹喜蔡邕鍾繇皆善篆

有善政去二十二年吾民未嘗忘誦述
壯語弱語雖圖不忘也矣求堅於石

碑文五

增詩唐李商隱韓碑詩曰點竄堯典舜典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盖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掌負以靈龜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臥蔡沙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高適觀李少府舊封密子賤神廟碑詩曰于焉見層碑突兀長林東作者無媿色行人載遺風片石勿謂輕斯言固難窮龍盤色絲外鵲顧偃波中　杜甫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詩曰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濕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　白居易立碑詩曰勳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刻作路傍碑銘勳悉太公敘德皆仲尼

增解宋孫何碑解曰碑非文章之謂也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誤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戒焉盟於嘉量者曰量銘可也謂其文爲量不可也銘於景鐘者曰鐘銘斯可矣謂其文爲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爲碑亦猶是矣

增銘唐權德輿贈太師韋公先廟碑銘曰古者揭其功烈銘於祭器近古以來魯鐘衛鼎追琢先德不若鐫文于虡牲之碑之爲詳也

哀辭

增寓辭言蜎哭君不足聽以寫吾之哭聲而寫於辭

寫哀汪革昆陵張先生哀辭曰目極東南涕沾胸予伸之以辭寫予哀乎　述事蘇軾欽穆先生哀辭曰病夫道不光乎又不以鑑於世而爲文哀之　寄聲金寔文廟徐公哀辭曰嗚呼夫子孰與抗衡素昔好言論云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陳侯各失雅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心之辭都哀辭曰卓騎將軍楊文侯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於洛水浮橋馬驚入水溺死帝臨諸侍御史班固於馬上三十步遂爲哀辭　見之乃閱筆南史曰劉孝綽三妹一適東海徐悱爲晉安郡卒張還馬上三十步班固馬仲

原誄之流摯虞文章流別

建業爲鄴文詞甚悽愴
父施從爲哀辭見之乃歎筆 賈餘於哀誄文心雕龍才略篇曰潘岳構
辭清美於西京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

弔文一

文心雕龍哀弔篇曰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宜之慰主以至爲言
也歷溺乘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贏故用弔也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義辭清
而理長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極譚以爲其言剽愴讀者歎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揚
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腴班彪蔡邕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
而無間仲宣所制議訶實工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者也補衡之弔平子綺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
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

弔文二

賈誼 弔屈原 漢書賈誼爲長沙太傅

嚮首陽而流涕 弔伯夷文云余以王事適於洛師嚮首陽而流涕
之山岡 廣元弔夷齊文云宿墓遺芳遐仰徽烈於首陽
不敬弔訴 弔夷齊文云側聞先生餓
之深水 投江流以弔屈 漢書揚雄作反離騷投諸江流以弔屈原
而賜文 度湘爲賦以弔屈原 漢書云賈誼爲長沙太傅過湘水爲賦以弔屈原

嚮首陽流籍弔伯夷求仁得仁見獻仲尼沒而不朽身沒名飛 由西郭補衡弔張衡文云余令反國命
陽寇柏松書待景升景升嘗譬小出屬守長胡政令紿視之柏松父子宿與政不往景
因而殺之景升還慚悼無已即治殺胡政爲作二牲以祭正平爲作板書弔之駐馬援筆倚
望首陽敬 由西郭補衡弔張衡文云余令反國命
西郭通弔平子 寄

度揮翰 王文度弔嵇叔夜文云宿慕遺芳遐仰徽烈
登封遠慨有傷高節揮翰欲弔靈其明察 託仁風而永念 陸機弔蔡伯喈文云
于君託仁風而永念考遺烈於舊文 雖

緬邈而追傷 王文度弔范增文云余以升平五年正月庚申自下邳北征乃想項籍之往轍悼楚漢之榮陽
聽鴻門而增慨慨景忠諒之流芳感前烈而長思攀登亞父之故壘弔其墓而及之自
離騷 託白水而騰文 蔡邕弔屈原文云□
悼總帳之冥漠 陸機弔魏武文云博綜篇籍之冥漢怨西陵之茫茫登崔壘而羣悲佇
弔稽中散文曰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冀後彫於
嚴寒遭繁霜而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之金聲
矣長逝 冀挂密網 李陵弔平叔文云
冀挂密網命絕高刀 寶碎蘭焚 卞敬宗弔二陸文云實碎
白刃蘭焚隊火豈不惜哉 玉碎氷摧 阮籍弔孔明曰適子
云沈斬荼陷仁 長游幽冥 王隱晉書安處字仲元使
之墓冥漢無聲鬱堂淵在松柏冬青遐歲邈

義門讀書記何不弔玉碎冰融不去何止操

康元弔比干不康元弔比干文曰干比干歷諫不從其身而無益於是護賁而弔之

柳宗元弔樂生文曰許燮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下何心之隱

柳宗元弔樂生柳宗元弔樂生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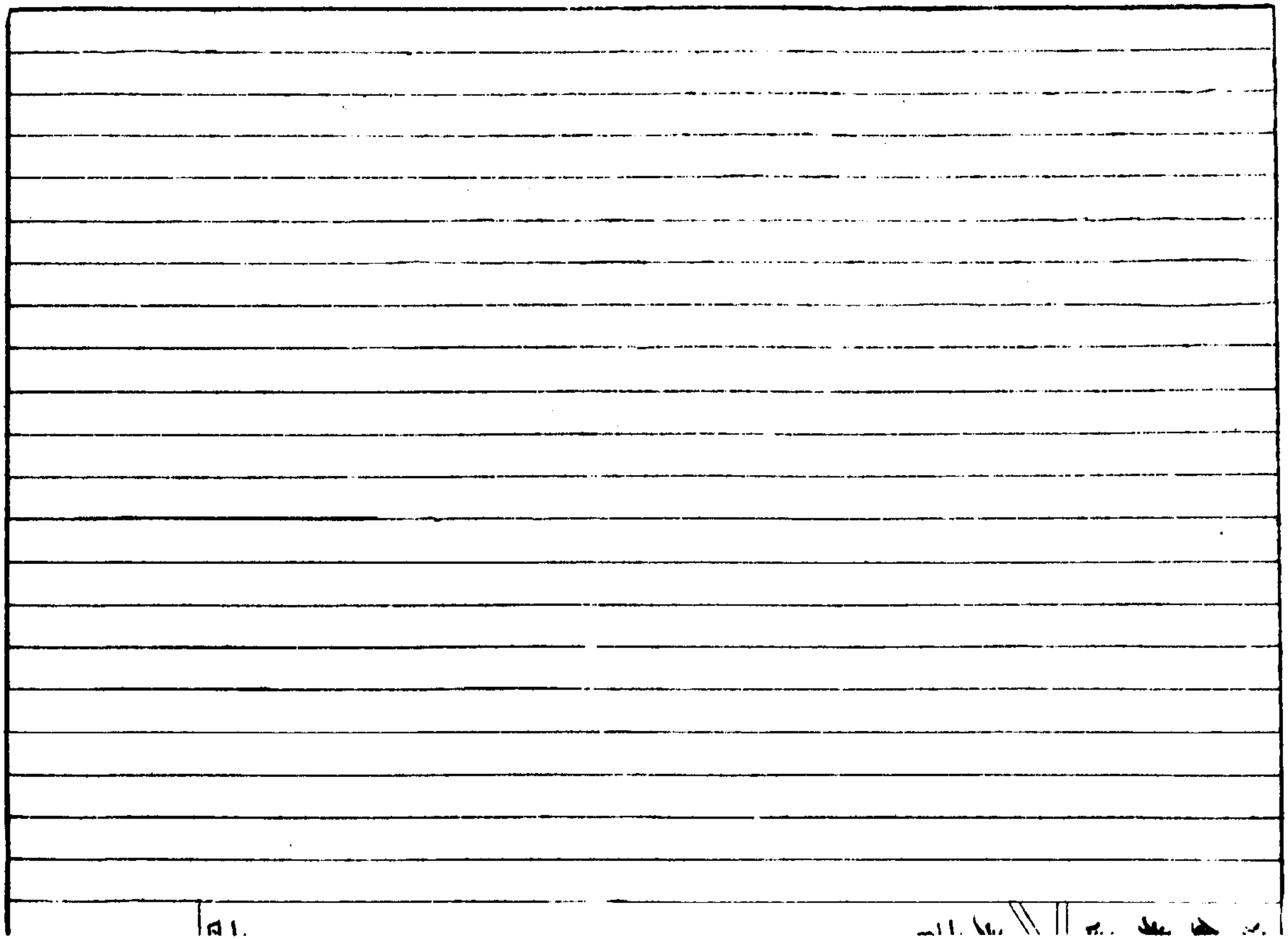
李華弔古戰場文曰浩浩乎平沙無垠河水繞帶羣山糾紛黯慘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駭亡羣

韓愈弔塞上翁韓愈弔塞上翁四百里連有古墓焉其

盧藏用弔

敬弔忠甫

柳宗元弔萇弘文曰古國有賢者業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



文學部　儒術一

周禮曰太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鄭注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　禮儒行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蘧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儒有不隱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愿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哀公聞此言也不敢以儒爲戲　春秋公羊傳序疏曰能通一經曰儒生

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

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也
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　又儒林傳序曰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
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横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麤糧動有千百
其著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至有分爭主庭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然所談者仁
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　晉書儒林傳序曰漢武崇尚文儒創甲乙之
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
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　梁書儒林傳序曰砥身礪行由乎經術　周書儒林傳序曰秦承累世
之基任刑法而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久雕蟲是貴魏道所以陵夷元風既興晉綱於焉大壞考九
流之殷最枝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淳朴賢達以之
鏤金石而雕竹素儒之時義大矣哉　隋書儒林傳序曰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尚
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涉
其流者無祿而當懷其道者無位而尊　又經籍志曰聖人之教非家至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大抵本於
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子思孟軻
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故曰
博而寡要　唐書儒學傳序曰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　宋史
道學傳序曰宋儒之學度越諸子上接孟氏其於世代之汙隆氣化之榮悴所關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其
用後之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又道學傳陳淳語學者曰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
宜然後爲全儒可語王佐事業　金史文藝傳序曰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輔
者接踵　名山藏儒林記曰明興高帝因文見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爲功令士之防閑於道域優游於德
國者非朱氏之言不尊故當時有質行之士無同異之說有共學之方無顓門之教　莊子曰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
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可謂少乎莊子曰莊子見魯哀公

而斷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哀公號之五日無敢儒服者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可謂多乎

荀子儒效篇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嗚呼而

莫之能應然而通於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　又

曰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陋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不能與之爭勝笞搖暴國齊

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

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稽考也考成也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　又曰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

者有大儒者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烏獸之中若別白黑

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　又曰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

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之三公也小儒者諸侯之大夫也　楊子曰天之道不在仲尼

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舍口而木舌注舍口木舌釋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則莫如使諸儒比

木鐸而宣揚之也　又曰通天地人曰儒　韓愈進學解曰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

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先生曰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

卒死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

於世何如也　劉軻與馬植書曰言泉百氏腹笥九經以是爲駕說之儒曷若爲行道之儒耶貯之於心有經

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筆硯間耶　性理大全朱子曰吾儒萬里皆實釋氏萬理皆

空　又西銘注曰儒者之道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又眞西山曰我

揚子曰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昔在姬公用於周四海皇皇莫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韋韋歸其侵疆

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陶潛羣輔錄曰八儒夫子歿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爲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蓬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漫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疎通致遠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　春秋穀梁傳序疏曰左丘明與聖同恥恐諸弟子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疎通致遠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疎通致遠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　春秋穀梁傳序疏曰左丘明與聖同恥恐諸弟子各安其意爲經作傳公羊子名高受經於子夏孝經說云春秋屬商是也爲經作傳穀梁子名赤受經於子夏孝經說云春秋屬商是也爲經作傳公羊子名高受經於子夏孝經說云春秋屬商是也爲經作傳穀梁子名赤受經於子夏　原史記曰伏生故爲秦博士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時年九十餘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辟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　原又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漢書曰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　又曰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　先儒像贊曰漢杜子春通周官教授鄉里時鄭衆賈逵往受其業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皆祖子春焉查道贊曰學窮周制譽藹儒宗　原漢書曰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注在曲臺考書著記因以爲名　增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曰子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門人自遠而至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　唐書唐承五代剖分文敝質窮討究儒術以興興憲貞元元和間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又曰自晉汔隋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嘑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宋史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歐陽修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又胡瑗以經術教授吳中景祐初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　張南軒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

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講習六經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惟周茂叔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　宋史曰程顥程頤兄弟序之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先生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孟子後一人而已又曰先生幼聞周茂叔論道表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辨異端似是之非闢百代未明之惑　司馬光曰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　蔡西山曰邵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實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宋史張載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爲關中士人宗師著正蒙西銘　又司馬光自少至老語未嘗妄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又曰楊時幼穎異潛心經史聞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以師禮見顥於穎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　朱子曰胡安國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　宋史朱熹嘗謂經旨不明道始晦於是研窮經訓著易本義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注熹歿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　又呂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朱子贊曰以一身備四氣之和以一心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　又張栻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朱子贊曰攬仁義之端至於可以析秋毫　又蔡元定子沉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合謹義利之辨至於可以析秋毫　又蔡元定獨心得之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托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托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　虞集曰眞德秀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君臣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　又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啟之　吳澄曰薛瑄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　名山藏曰胡居仁學以主忠信爲本求放

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陸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居仁先鮮也

儒術三

治六經

綜六藝 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周名之述 君集所鈔用甚多 王集七錄詁訓之紀綜六藝之網紀九土上步三光 彊學待問 一 政事 林慮 後漢書鄧禹傳 禹年十三誦詩書 禹曰願學其術 通五經 孝武置五經博士 後漢書儒林傳序 自建武中興後漢書鄭興傳論 興少好學從劉歆受左氏傳 後漢書儒林傳序 中興後漢書論 有賈逵傳 逵者扶風平陵人也 後漢書儒林傳序 中興後漢書論 有楊倫傳 倫者河南緱氏

洙泗之風　王者設教勸學爲先　君子立身宗儒爲本以上貼　御笙贊五典　甲胄六經　宋濂送陳教授序　正定五經　疏滌百氏　爲後漢儒林傳序　重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學門使天下咸取則　張如馬之治水雖不養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　握素懷鉛　釋經訂史　周明目　廷圭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録於京邑又唐儒學傳四方挾策負素先德博文至行追配古人　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　含章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委質十餘萬言程頤初侍其父議雍論議終日退而相與講論二　委它太學　充積蘭臺　後漢書儒林傳序建武中修起太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論石渠閣　書傳序太宗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名儒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　是謂人師　可語王佐　荀子儒效篇其爲人上也志意定乎內禮義定乎身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則天下應之如讙夫是謂人師下詳儒術一　委它太學　充積蘭臺　後漢書儒林傳序建武中修起太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論石渠閣　書傳序太宗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名儒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　是謂人師　可語王佐　荀子儒效篇其爲人上也志意定乎內禮義定乎身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則天下應之如讙夫是謂人師下詳儒術一　委它太學　充積蘭臺　後漢書儒林傳序建武中修起太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論石渠閣　書傳序太宗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名儒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　是謂人師　可語王佐　荀子儒效篇其爲人上也志意定乎內禮義定乎身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則天下應之如讙夫是謂人師下詳儒術一　委它太學　充積蘭臺　後漢書儒林傳序建武中修起太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論石渠閣　書傳序太宗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名儒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　是謂人師　可語王佐　荀子儒效篇其爲人上也志意定乎內禮義定乎身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則天下應之如讙夫是謂人師下詳儒術一

生自遠　言有壇宇　行有坊表　見荀子儒效篇　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　知德者希　孰識其美　從容禮法　沉潛仁義　性理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　道高言醇　德成行尊　學行可師　名教可樂　唐書賀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爲之語曰學行可師賀德仁下詳勸學二　子政積思　公酵進爲中壘校尉廉頗藺相如羅

而至　德成而尊　漢書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時宣帝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屬文數上詳儒術一　後漢書任安字定祖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時人稱曰居今行古任定祖還家教授諸生

解一義必數十百言　朝惟賈生　世號樊侯　漢書樊噲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　唱道東南　漢書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曰歆以爲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天下衆書往往而已　後漢書楊震字伯起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博覽

元史張頴有經史百家之學以爲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橫儻然新安朱氏爲宗以孔氏爲要以悟性爲宗以反已爲要以孔氏爲家法　非同曲儒　不爲世儒　性理司馬

總五經妙論 著九經要義妙論立師傳之顯位 倚席而教 著九經要義 白衣爲三公 匹夫師百世 五經 師 傳 弟子 門人 受業 講習 通經 治古今 博士 講論 講堂 講席 講說 講義 講學 講道 講誦 講肄 講藝 講授 講解 講貫 講明 講疏 講論 講習

五業 敎三氏 經書樂詳貴栁中徹拜博士於時太學初立博士詳五業並授其書而導信之此方知有經先生陸賈以文辭侍高帝左右數稱說詩書高帝罵曰乃公居馬上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以馬上治之乎文帝時賈誼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東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太子及梁王悉從學之賈生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其大略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然後諸侯莫敢不親附於是天子謙讓未遑也乃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悉更秦之法又欲興太學修禮樂以風天下數上疏陳諸所施行事大抵皆本之於詩書孔氏及孟荀之徒以爲質誼頗采儒家之言以及申商刑名之法是以諸老先生或譏其過差以爲生初學未能遠達而欲盡更變古制事多所不就於是天子後亦疏賈生之議遂不復用賈生以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皆害其能恐其一旦專權壞己之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欲事專擅紛亂諸事賈生數上疏言事多施行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如賈生之計賈生至長沙三年有鵩鳥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賈生發書占之其辭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後歲餘賈生徵見上宣室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之事而問賈生鬼神之本以對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上前席既罷曰數日不見乃自以爲過之文帝後復思賈生之言以賈生爲梁懷王傅懷王騎馬墮而死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哀泣歲餘亦死

學本 自小學始

劉向建本論今夫辟地植穀以養生送死錢金石部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人以孝悌忠信莊敬以禮樂正四術立四教以造士春秋教人禮樂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春秋冬夏以禮樂詩書

劉昆以施易 後漢書 後漢劉昆字桓公受施氏易教授弟子百餘人門徒常五百人王莽時教授不輟每春秋享社稷饗先聖先師牲牢酒醴以禮會講畢以爵祿勸勵諸生及門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悌忠信莊敬以禮讓人人自勉以進德行甚高其風化流行遠近皆慕效之

楊仁以韓詩 後漢書 後漢楊仁字次山東萊人王莽時教授不輟每春秋享社稷饗先聖先師牲牢酒醴以禮會講畢以爵祿勸勵諸生及門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悌忠信莊敬以禮讓人人自勉以進德行甚高其風化流行遠近皆慕效之

先識門庭 曰朱子集小學使學者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先識其門庭

首開儒教 晉尚經學 文粹常仲瑗山北斗者自公發之皆自公發之於雍熙王戎幼年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

傳道圖 希賢錄 元史趙復傳特授徒守道尤篤同郡李桐傳其學嚴於義利之辨著傳道圖及希賢錄

若屬君 如泰山 潛確類書 常袞爲門徒講授之暇手不釋卷嘗曰吾讀書目錄至於後又取而觀之如泰山巖石間溫水右激門徒

先察義利 又李果薦其德行才識可以致於和平南史宋孝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經學不興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造次必於儒教大興

德教以傳 鴻教不輟 後漢書 後漢李果字羽翼四子以相左右爲下邽令視事三年教化大行人有爭訟者輒閉門自責或以狀自告果深自咎責引以爲恥或親到其家以喻道理其所感悟皆涕泣而去或有老病自相養者果爲選置醫藥隨其所宜遠近莫不歸德

口授 舌耕 後漢書 後漢劉昭字伯宗南陽安衆人也博學多識好古文章天下志士多歸之昭口授經文贈遺財貨門徒雖過百人而能隨才器爲其講說各得所欲聽去皆有德義或有貧窮不能自存者昭輒賑給無所愛惜及同郡張氏之敎言辭不宜及孔子顏孟所引書目錄別於後又取天文律曆圖讖所發明紀緯者作傳通釋其義

理學 主靜 主敬 性理周子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李果薦前後漢劉昭劉昆楊仁皆以經術教授門徒著積衆盈倉或云達非力耕所致持養始終 舌耕 後漢書 後漢劉昭字伯宗南陽安衆人也博學多識好古文章天下志士多歸之昭口授經文贈遺財貨門徒雖過百人而能隨才器爲其講說各得所欲聽去皆有德義或有貧窮不能自存者昭輒賑給無所愛惜及同郡張氏之敎言辭不宜及孔子顏孟所引書目錄別於後又取天文律曆圖讖所發明紀緯者作傳通釋其義

主一 主虛 吾學編 說始見白帖 主一乃曰大學誠意爲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 朱子之意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以天下之理至虛而應固以入虛亦以虛名齋

儒術四

周孔之遺風 儒家之子 見白帖

後世以爲楷 詳儒術一

爲君子儒 論語

洙泗之遺教 見白帖

爲王老師 史記儒林傳序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

顯學 韓非子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孔氏之眞孔墨不可復生

儒分爲八 又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翟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孔氏之眞孔墨不可復生

將謹使定
世之學乎
經術訓詁
得失

後

張禹爲論語章句

漢書河間獻王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所適皆行

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

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霍光不知書

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傳經術言得失

漢書蕭望之周堪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被服儒者

漢書薛廣德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文辭鄙亞

漢書蕭望之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會昌一品序周勃

漢書蕭望之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身爲儒宗

漢書蕭望之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漢書蕭望之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得失當論議通明每有奏異當輒傳經

漢書蕭望之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術造次必於儒

漢書蕭望之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平當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

漢書蕭望之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論議通明每有奏異當輒傳

漢書蕭望之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經爲儒宗有

漢書蕭望之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社稷臣也

漢書蕭望之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詩傳序周勃

漢書蕭望之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講望

漢書蕭望之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

漢書蕭望之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名儒與綜禮紀

漢書蕭望之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易釋元凱

漢書蕭望之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傳於世皆

漢書蕭望之

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

何休得公羊本意

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

又何休依春秋駁漢事六

經明行修

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

又魏應經明行修弟子

宇治嚴氏春秋

東觀漢記甄宇治嚴氏春秋

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

漢書儒林傳序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

儒藝有六

周禮鄉三物一曰六藝

得舉

儒家文林

又崔駰傳贊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淪典籍儒家文林

調規規卧不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闔筒

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

經名太學

又任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

不如縫掖

後漢書王符安定臨涇人也慶通將軍皇甫規定朝那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書刺

妙簡其選

後漢儒林傳序其通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

桓君大小學

桓榮桓郁桓郎

詳周禮鄉一

儒林文辭

春秋駁漢事六

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

又何休依春秋駁漢事六

鴻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

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詳著作

世宗其道

又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中興

以來桓榮夏侯始昌輩世宗其道

關東說詩陳君期

又陳元宇君期明

緯詩京師號云云

甄名太學

又任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

德行恂恂名伯春

又名馴字伯春少習韓詩博通

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云

通儒

景鸞理詩易

又

顯宗數訪

又張興習梁丘易拜太子

意在儒雅

吳書陸績孫權曾都賦頌績

非其志也雖有軍

事著述不廢作潭天圖注

潛心儒典

晉書庾峻少好學廣

博士時重莊老而輕

朝諮疑滯

又賈逵元帝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

騎常侍爲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貧下令曰循

皆以老疾罷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

循冰諾之於循輒依經禮

伏膺

又陸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

接翰林

左太沖七諷世有純儒靜棲翰林弘道高致幽

儒術甄明

又崔駰少好學博

謙退自牧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又范

私之雅正好學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

義深

奕世儒素

晉儒林傳汜毓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又孝武招延儒學之

妾敬以制度替惟新鄭冲以儒宗登

保傳

晉儒林傳序荀顗

保傳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貞以好禮居秩宗

儒宗登

儒林祭酒

又元帝爲丞相教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濟濟

莫能敎正宜特立儒林祭酒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才學

博通道行爲儒立不與易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祼裎爲高模誠太蹇然立不與易又庾炎之問范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不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以

周流儒肆北史蔚仍太廟令孝文曰道固旣登龍門而猶洗滑滄無救弊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以儒學顯唐書顏師古父思魯以儒學顯崔大卿啟曰若宗元者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實力尅文學勤勤懇懇於歲時然未能極聖人之規矩叛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施設被曳大帶游於朋黨而有覩色竊儒術嘗曰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有足嘉者

五經指南又王元感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翻於冀方與祕書令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文曰道固旣登龍門而猶洗滑滄無救弊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以儒學顯

服膺儒業宋史聶崇義少卓三禮因取三禮圖引加考正建隆初上之太祖詔曰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有足嘉者

集諸儒之大成性理陳北溪曰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闢而知者有朱文公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

正學世宗薛瑄鄉祠廟額曰正學世宗名山藏孝宗九年以楊廉言賜

士之冠冕宋史趙鼎曰朱震學術深通出萬物之表

儒林清節又正統中何自言上言曰儒士吳與弼守素尚義好古通經上無所傳聞道甚早眞儒林之清節聖

參佐謀論多在焉

躬儒參佐又劉清之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

儒林四傑元史柳貫浦陽人與同郡黃溍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爲儒林四

雅儒參佐又劉清之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

儒術孔愉曾曜

儒術柳宗元上

腐爛之儒

代之逸民

儒術五

碑 唐賈至旌儒廟碑曰觀象考曆本乎元辨方正位稽乎極體元御極莫先於教教之大者莫大於儒旌者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義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者鱗集麇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冤骸積於坑谷流血淬於泉壤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宮登集雲之臺考圖驗地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顏瀆猶在慨然感亡秦之敗德哀先儒之道喪乃詔有司作是新廟牲幣有數以時饗祀因祀命鄉號曰旌儒儒人神和悅怨氣銷散於戲勘亂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旣定守正崇儒遵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黃軒盛美湯武鴻業不若也秦之所滅我之所興鄙臣不敏敢獻頌曰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乃作經籍爲代典謨降及夫子三千其徒載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實生暴秦反道敗德焚書坑儒萬古悽惻驪山之北坎窞猶存草樹無聲愁雲晝昏帝在華清登高訪古下哀羣哲饗祠無主爰降嘉詔聿修清祠饋之牲牢奠酬以時鬼無妖災人不癘疵俾爾蒼生富壽無期

【評】唐陸龜蒙大儒評曰世以孟軻氏荀卿氏爲大儒觀其書不悖孔氏之道然李斯嘗學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爲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況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也雖斯具五刑而況得稱大儒乎吾以爲不如孟軻

【論】宋蘇軾儒者可與守成論曰禹治洪水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鼈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焉稷爲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豈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德既無以相過智勝而已矣智既無以相傾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以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然終不若三代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威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辨】明宋濂七儒辨曰儒者非一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是謂游俠之儒載籍之繁浩如煙海莫不擷其元精嚅其芳腴搜其闕逸約其枝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是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是謂曠達之儒沈鷙寡言逆料事機千變萬化不可窺度是謂智數之儒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叅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是爲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畧馭師則審勞逸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被當時烈垂萬世是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祕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爲世法行足以爲世則而人莫得而名焉是爲道德之儒游俠之

儒田仲王猛是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章句之儒毛萇鄭康成是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爲高地不足爲厚人不足爲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司馬遷以儒爲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大小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夔伊傅周召儒而師其道未嘗不同也雖然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勸學一

易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書說命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　禮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又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又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　論語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又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又曰仕而優則學　家語孔子謂伯魚曰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　又子路初見孔子曰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執不順成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何學之有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　荀子勸學篇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

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又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也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又曰君子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君子之學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以爲禽犢也

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作步不至不足爲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爲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爲善射千里躓一作頗步不至不能致遠禹跡天下通仁義一天下也

焉塗巷之人也　又曰君子之學也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惟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畢積此哉　尸子曰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又曰今人皆知砥礪其劒而弗知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礪也　呂覽勸學篇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君親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聖人生於疾學在於尊師　賈誼書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譬其若火夫舍聖王之道靜居而獨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　淮南子脩務訓曰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或作壘則不能斷剌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則水斷龍舟陸剸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旃鬚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又曰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礱礛莫見其損有時而薄鍥者之生蝡蝡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櫃棹楯槏椽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劉向說苑曰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　又曰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千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材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　又曰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又曰夫有刀者礪諸有玉

者錯諸不礪而利施用礪而錯之質在其中矣或曰辨不釋攜不審耕穫乎曰辨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釋攜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　徐幹治學篇曰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瞭未知譬如寶在乎元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昭焉則羣物斯辨矣學也若有似乎晝乘元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又曰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抱朴子曰人知藥理病不知學理身　文中子曰居近談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　周子通書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又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又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　朱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返之而聖

勸學二

增漢書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詘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禄利之路然也　原又曰文翁爲蜀郡守見蜀地辟陋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縣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每出行縣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爲學官弟子縣是大化　後漢書曰明帝爲功臣子弟四姓未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洋洋矣　又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　增唐書曰常袞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均禮觀遊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　宋史曰張載少喜談兵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勸學三

勸學　廣學　漢元帝設博士弟子員數以廣學也

范祖禹曰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猶庶人之有子弟猶土地之有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　太平之原　大教之本　史記

公弘等曰今陛下勸學修禮崇化廣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　太平御覽物生而知之聖人實之於文學之於文學者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　近而

倜非取乎一道說曰學者所以總事通也　荀子君子之學非為　大學為大樂之成非取乎一味之和非取乎一聲　禮記

晉書度薄除御陽內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師身執經問義遠近遊拜學官為之師　晉書

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師身執經問義遠近遊拜學官為之師　晉書

補沖等趨拜學官為之師　晉書

又增學廬表宿德講學　晉書

又李柏筠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師身執經問義遠近遊拜學官為之師　晉書

勸學　修講舍　增學廬　表宿德講學　晉書

勸學　招納後進　勸誘

勸學二　開集雅館　擢授經郎

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士如市輿建庠序啟生徒之職而著錄之生徒數百人　後漢

郎文遜陸佐公石闕銘序王筠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師身執經問義遠近遊拜學官為之師　梁書

勸學　擢授經郎　

增詩宋張詠勸學篇曰大化不自言憂之在英才元門非有閉苦學嘗自開世上言片地無使容纖埃　又孫復論學詩曰冥觀天地何云爲茫茫萬物爭華遊苟非道義充其慶何異馭朽舟

增賦唐張泰學植賦曰學者人之本也故假農以爲諭將克已而攸籍力載耕既研精而不修情田以蕪穢重思而惟深懿茲善諭豈茲是務種德潛澗比土膏之物興修業大成方雲霖之布情以自貴則未都之周廢習而不輟則蕘蓑之道存且學者在清其本末農者在立其根柢庶存心而有補期竭力而無替願三冬之足用且俟經時異四體之不勤而能望歲其道既敷其志不淪自微至著生有於無厥修乃來願京坻之可積不思則罔同水旱之是虞稽其存於日省就此月將勞而無怠冥必乎四之日祿在其中可期千萬斯箱

增啟唐劉憲上東宮勸學啟曰常人讀書擬於爵祿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世之才豈假尋章摘句哉用功甚少爲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寮之望

增誥晉虞溥訓諸生誥曰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騏之馬亦騏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開庠序之訓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州府交命擢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嶽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

增雜文漢賈誼勸學篇曰昔南榮趎躑躅聖道之忘乎已故步涉山川登門問見敝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太牢焉今夫子之道佚乎息既遇老聃靈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弛進而後敢問見敝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太牢焉今夫子之道佚乎老聃諸子之材不逮榮趎而無千里之遠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遠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命不重　宋晁无咎題段謹修紙曰傳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裹糧就學者皆是則多岐與多方之途也通越無北轅求前無却行則道遠乎

哉世之言曰學似賈賈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通故貨善學必之衣冠相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富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穴以雄其都諸葛孔明耕南陽出爲霸王師然則端夫雖窮鄉蔑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　朱子勸學文曰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　林宅田勸學文曰父母養其子而不教是不愛其子也雖教而不學是子不愛其身也雖學而不勤是亦不愛其身也是故養子必教教則必嚴嚴則必動動則必成學則庶民之子爲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爲庶民

善誘一

存心

繼志學記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云謂博慎慨然後啟發又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平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博文約禮論語夫子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舉一隅知四失論語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學記善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又能博喻然後能爲師　善待問能博喻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大者小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又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然後其義可得也　師嚴而後道尊道尊而後民知敬學記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師嚴道尊　師嚴而後道尊道尊而後民知敬學記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施不陵節　進不躐等學記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呂覽誣徒篇善教者視徒如己之憤也所加於人必然可行於己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而後施諸人　如時雨　猶化工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五有如時雨化之者　匪怒伊教　不屑亦誨　魯頌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不屑之教誨也　始由小學　後及諸經　性理　學近其人　言中其

或引或拒 告之戒之 性理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蔽者成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色 元史許謙教人情作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色 從游之士送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遑難則憂形於色

者作之 銳者抑之 鈍者揚之 元史許謙教人情作之銳者抑之鈍者揚之從游之士送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遑難則憂形於色 隨其材分咸有所得

應 頓解舊疑 性理朱子曰賢輩有營營逐物之心故識慮昏昧舊疑雜慮令其先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 李氏讀書叢說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 博而有要 性理朱子曰聖賢教人下學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 性理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先有據守 不事檳楚 性理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名山藏詳講或試 薰陶成性 變化氣質 宋史梁益教人以變化氣質 元史許謙教人情作之銳者抑之鈍者揚之從游之士送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遑難則憂形於色 隨其材分咸有所得 博而有要 約而不孤 性理朱子曰聖賢教人下學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 性理朱子曰賢輩有營營逐物之心故識慮昏昧舊疑雜慮令其先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 李氏讀書叢說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

河各充其量於逞知伊止川誠敏意明至通行賈平對勢知賢感皆業性於行平誘理之朱天曰其子下其言平勢目勢平對勢知賢感皆業性於行平誘理之朱天曰其子下其言

答問窮晝夜王通於行賈平對勢知賢感皆業性於行平誘理之朱天曰其子下其言

片紙書盡行又通致曰敏知人至

人而終生人而終生人而終生

講論一　談併載

原張揖廣雅曰講讀也論道也說文曰講和解也論議也又鄭康成詩箋曰論倫也理也解說談議訓詁之謂也　易兌卦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孔疏同門爲朋同志爲友朋友聚居講習道義相說之盛莫過於此故君子象之以朋友講習也　記曲禮曰若非飲食之客謂講說之客也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又禮運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原論語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晉史記滑稽傳序曰談言微中亦可解紛　漢書東方朔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聖主孰能聽之　原韓子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何得以貴今修文學習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　晉顏氏家訓曰學者猶種樹也春翫其華秋取其實講說文章春之華也修身立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　原抱朴子曰夫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肆爲鐘鼓百家爲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　晉揚子曰好書而不行秋之實也

講論二　談併載

晉白虎通曰孔子歿後諸弟子記其善言謂之論語　史記曰齊宣王時稷下談天尤盛　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　晉漢書曰宣帝即位名見蔡千秋善穀梁說選郎十人從受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名五經名儒講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又曰施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原又曰五鹿充宗恃貴講論是非多從穀梁　又曰孟喜爲博士授東海白生及族子以下皆爲博士

風生朱雲攝衣登堂志氣慷慨遠折五鹿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又曰夏侯勝每講讀弟子
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學不明不如歸耕　又曰孔光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
爲尚書止一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　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
安時過朱祐祐常留上講竟乃談語及車駕幸祐家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　後漢書曰戴憑拜郎中
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者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
窮戴侍中　又曰章帝建初四年詔大夫博士議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
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今白虎通）　又曰丁鴻字孝
公永平中名見說文侯之命一篇賜御衣拜侍中建初中詔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鴻以才高
論難最明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又曰楊震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有鸜雀銜三鱓魚集講堂前
都講曰鱓者卿大夫服之象數三者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位至太尉　抱朴子曰王充所著論衡北方未有
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東得之歎爲高文恒愛翫而獨祕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更進搜求其帳中果得論
衡　後漢書曰鄭太說董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魏志曰文帝初在東宮集諸儒於蕭成門內
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世說曰何晏爲吏部尚書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晏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
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管輅別傳曰冀州
刺史裴徽名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談終日不覺疲倦再相見轉爲鉅鹿從事三相見轉爲治中四相見轉爲
別駕至前十月始舉爲秀才　晉書曰郭象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談如懸河瀉水注
而不竭　張載別傳曰載文章殊妙嘗爲漾汜池賦傅休奕見之歎息稱妙以車迎載言談終日　語林曰劉
真長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悶尺元門　又曰劉真長謂許詢曰卿爲不去我將成輕薄
京尹　郭子云范元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長史王濛仲祖也）　世說曰孝
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
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又曰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

盛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宗因此元功大進 晉書載記曰前秦王猛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 北史曰秦常二年崔浩在帝前進講書傳論近世人物帝大悅說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陳書曰後主在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親執之曰當今多士如林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名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樹下敕名譏竪義時索麈尾未至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 唐書曰徐文遠博通五經時者儒沈重講太學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未見者重知其語名與反復研辯嗟歎其能 又曰陸德明補太學博士高祖釋奠名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曰三人誠辯然德明一舉輒敵可謂賢矣 又曰太宗嘗歎五經傳習寖訛詔顏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隨方曉答證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為冠貞觀初除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為子 又曰楊綰造之者清談終晷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經誥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詣其極 天寶遺事曰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議論古今勝者得升座張九齡論辯風生首登此座焉 唐舊紀曰穆宗即位召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隨於太液亭講毛詩關雎尚書等篇既罷並賜緋魚 宋史曰李覯遷國子博士太宗幸國子監覽方聚徒講書召令對御講覽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輕升高座上因降輦令有司張帝幕設別坐詔覽講周易之泰卦 又曰程頤哲宗初擢為崇政殿說書即上疏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 又曰張載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 又曰朱熹知南康軍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又曰陸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泣下 元史曰趙復得程朱所著諸經傳注書録以付姚樞時楊惟中聞

復議論始嗜其學乃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遴取遺書八千餘卷請
復講授其中　又曰吳澄游龍興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
採湖海遂數弟子禮終其身　吾學編曰王守仁正德中巡撫南贛等處開書院日與海內名賢士大夫講學
嶺北風俗丕變　李氏續藏書曰湛若水增城人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於僧寺至齋戒
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

講論三　談併載

撞鐘　鳴鼓　善待問者如撞鐘詳善誘從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橫經捧手請問者百餘人

下帷　施帳　上詳講論二後漢書董春少好學究極聖指後遷歸立精舍遠方門徒追隨上堂雜問者百餘人　先師也　宋書魏齊王每講肄經通常侍上方儒學鄭寬中與張禹朝夕入說尚書於許商　善論難　善談論　後漢書馬融常在高堂施絳紗帳前有入其室者　禮師　莫聖　禮記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鄭注曰祭菜禮先聖　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　紹軻繼孔　陸士衡七徵演八代之興音統先聖之遺訓賢一心以紹賈達疏惟天生君贈孔之迹光

西河　東海　史記孔子既歿子夏居西河教授魏文侯師　謝承後漢書董春少好學究極聖指後遷歸立精舍遠方門徒追隨上堂雜問者百餘人　講論　漢書包咸明習詩論語注東海立精舍講授　謝

蕭成門　金華殿　上詳講論　漢書丁鴻年十三從楊政受歐陽尚書三遍而明章句善論

就高談　解微旨　承謝名記習

不心服　夜達旦　晝達夜　東觀漢記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與談常日旰忘食彪夜則遠旦不可大用君其寖之亮猶不然　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寖之亮猶不然　後漢書董春少好學究極聖指後遷歸立精舍遠方門徒追隨上堂雜問者百餘人

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制作之原又敘五帝三王受命之符三王如翰其英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瞀莫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

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制作之原又敘五帝三王受命之符三王如翰其英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瞀莫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

析芒理　濟微言　陸機七徵吾將披理於未殊濟微言於已墜　講習道德　講肥遯之野殖藝生

成功將樓遲　產講習道德　講肥遯之野殖藝生　下詳講論五

集門生講與同好談　世說服度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

集門生講與同好談　門生講論遂匿姓名爲刺意疑之明早往及未寤便呼

中裹陽董扶詣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名　講誦孜孜

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獨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騶津等罷駕不行　說經鏗鏗　論

難僊僊東觀漢記劉弘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名　講誦孜孜

劉述常在師門布衣徒行講誦孜孜談論津津甘如粘蜜　益

部耆舊傳劉子政談論津津甘如粘蜜　講論不輟　尋誦不倦　世說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後

漢鄭康成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融使

高業弟子傳授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

命駕而談

後漢書張居士事意經書方其講論乃不貪勞日及有暮者輒為張設饌其後約發齎白牒命駕迎之

抵掌而談

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王大悅封

終日不食

世說旁人觀右軍賓客滿席王羲之下筆不輟神色自若

移日忘餐

後漢書張居士事意經書方其講論乃不貪勞日及有暮者輒為張設饌其後約發齎白牒命駕迎之

移日忘餐

後漢書張居士事意經書方其講論乃不貪勞日及有暮者輒為張設饌其後約發齎白牒命駕迎之

皆宗其長

後漢書張居士事意經書方其講論乃不貪勞日及有暮者輒為張設饌其後約發齎白牒命駕迎之

稱為理窟

謝尚談賦美妻妾以有若無云云

謂之談林

郭子云張湛孝廉為理窟謂之談林

林法師小屈

諸葛玄年少不肯拳問時與王夷甫談辭少理暢語約事舉莫不諮然若春日之談論洋溥冰釋之婦枯葉之談論辭少理暢語約事舉莫不諮然若春日之談論洋溥冰釋之婦枯葉

諸葛玄超詣

諸葛玄年少不肯拳問時與王夷甫談辭少理暢語約事舉莫不諮然若春日之談論洋溥冰釋之婦枯葉

每欲小屈

諸葛玄年少不肯拳問時與王夷甫談辭少理暢語約事舉莫不諮然若春日之談論洋溥冰釋之婦枯葉

孫公曰法師今日如著敵棄在荊棘中觸地牲

諸葛玄年少不肯拳問時與王夷甫談辭少理暢語約事舉莫不諮然若春日之談論洋溥冰釋之婦枯葉

二陸兄弟善於談論辭少理暢語約事舉莫不諮然若春日之談論洋溥冰釋之婦枯葉

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

晉書王坦之傳坦之素與謝安善安嘗詣坦之坦之不在安坐其帳中取坦之所與親書讀之見其論天人之際

解頤

晉書王坦之傳坦之素與謝安善安嘗詣坦之坦之不在安坐其帳中取坦之所與親書讀之見其論天人之際

倪寬訥口不能發明詩指大辯論而

漢書倪寬傳寬訥口不能發明詩指大辯論而

使人心

漢書倪寬傳寬訥口不能發明詩指大辯論而

開人胸府

漢書倪寬傳寬訥口不能發明詩指大辯論而

麈尾

晉阮孚善持麈尾談論竟坐

折鹿角

晉殷浩善談論竟坐

對食舍飧

晉殷浩善談論竟坐

磋牢安國常語殷浩談論竟坐

悉落麈尾

晉殷浩善談論竟坐

每處下坐貴人多以拜中坐為貴

晉殷浩善談論竟坐

殷氏世傳曰殷浩建武中徵拜博士講論勝者陽

晉殷浩善談論竟坐

復嫂者四至暮忘餐而理竟不定

後漢書鄭玄傳玄家婢嘗怒不舂炊而自經玄往見之婢方出戶適遇玄還玄因謂曰汝何為復嫂者四至暮忘餐而理竟不定

詳講論二

後漢書鄭玄傳玄家婢嘗怒不舂炊而自經玄往見之婢方出戶適遇玄還玄因謂曰汝何為復嫂者四至暮忘餐而理竟不定

可以問

後漢書鄭玄傳玄家婢嘗怒不舂炊而自經玄往見之婢方出戶適遇玄還玄因謂曰汝何為復嫂者四至暮忘餐而理竟不定

不相讓

後漢書鄭玄傳玄家婢嘗怒不舂炊而自經玄往見之婢方出戶適遇玄還玄因謂曰汝何為復嫂者四至暮忘餐而理竟不定

侍坐大司成遠近問三席可不問者

後漢和帝因朝會諸儒魯平與賈逵黃香相難

禮讓相厭

後漢書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

心形俱服

後漢書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

後漢書雒陽縣令樂恢政有異績縣人為之語曰

講求典禮

後漢書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

敷奏經書

後漢書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

左傳曰趙武子講求典禮

東觀記桓榮拜議郎入侍太子每朝

晉書王坦之傳坦之素與謝氏宇道韞賢居會稽家世好學坦之乃簪髮素褐之婁於謝氏中柳東修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敬致清雅先及玄

阻

晉書王坦之傳坦之素與謝氏宇道韞賢居會稽家世好學坦之乃簪髮素褐之婁於謝氏中柳東修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敬致清雅先及玄

後漢書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

後漢書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

後漢書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

清劉寶客詩特論峰綾

詩論今史善於清談其面有痘點時人言諸事不決皆當痘面

陳青綾吾者太常卿遷母宋氏其父授以周易大義青綾可受之符堅論太學盧壺奏曰比年探頤周禮注未有

其師病兒宋氏爲宣文君

宋氏爲小邯鄲乃施青綾步障自越申家之前義客不能屈

程子曰某接人談經三日乃還頤笑曰非從周茂叔來那其善開發人類此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顧敦頤留對楊汝士爲國子祭酒令百僚就學與汪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

又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宋史柳宗元傳子厚深於詩書公穀延陵屬及諸生觀

又謝奕女道韞王凝之妻也凝之弟獻之書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

宋史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周敦

又詳陳青綾注梁書文帝思賈誼徹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

又詳李延平與其

又詳講論二

又詳朱熹乾道中漳州教

又詳呂祖謙伯恭送石洪序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

又詳楊汪爲國子祭酒令百僚就學與汪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

又詳梁武帝修建庫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臺集乃投憲慶尾時諸峽何妥在坐弘正

又詳梁書王筠傳筠少好學博覽群書善屬文

又詳梁書文帝思賈誼徹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

要而千載無喜溫色與人辨論綱振條暢發徹指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聽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口蓋度不身踐不

荀言整容而進避席而退陳書張畿梁大同中名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講與表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議乃整容而進諮審隨

令彪之與重議論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之曰卑弘撰新禮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

諸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隋書辛彥之與牛

書判史實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炫思孔

意所未叩一坐歎歎又徐文遠說經編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

對皆唐書辛彥之曰卑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孔帖王方慶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

復無窮可尋孔帖王方慶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

遐曹丕與朝歌令書妙思六經逍遙百氏高談娛心文章之樂

領耳又謝靈運擬鄴中集詩妍談既愉心哀弄信鍾耳

論曰劉韓馮又贊曰劉韓秀士珠談間起

韓馮爽標置獻羣勝義籠青飛

張融神遇答問臺

使人換若冰釋

孔帖崔

駙馬都尉王詮孔帖崔

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

從會幾遷太常卿

駙之旋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

殿宰相弘文館學士太學生皆在弘智舉五學諸儒更詰辨隨問酬答古無留語

講論四　談併載

原談辨如雲　符融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駙馬都尉汝南周景清博手數息　講授澤中　又楊倫通古文尚書不應州辟

感起昏俗　又崔寔字子真除爲郎明於政體論事言辨而確贊曰子真持論感起昏俗

融輒絕它賓　融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駙馬都尉汝南周景清博手數息

遺著名晉中興書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風流貴勝莫不崇敬　清談極日

業屬文初從父卻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

握塵尾歎曰吾遊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召見嘗之曰眞千里駒也　文士傳鄭曹與盛彥陸雲友性

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萬卷集學士何慧等盛自商畧遂乃數服　講肆梁書陸倕與徐勉書曰凡聖賢可講之書必

恰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擬儉及沈約之徒皆執以周官立義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時開講

肆梁武帝時領國子博士時尚書令王儉不好酒恒簞食瓢飲清談極日不倦　南史張畿好讀元言

講論五

原詩晉潘岳於賈謐坐講漢書詩曰治道在儒弘儒由人顯允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摛藻席上數珍前疑惟辨

舊史惟新惟新爾史既辨爾疑延我僚友講此微辭　陸機講漢書詩曰秩駕金華講學秘館有集惟髦芳風

雅宴　唐宋謝靈運命學士講書詩曰時往歲易周聿來政無成曾是展余心招學講羣經鑠金既云刃凝土

亦能銷望爾志尚隆遠嗣竹箭聲敢謂荀氏訓且布蘭陵情　梁任昉屬吏民講學詩曰暮燭迫西榆將落

戒南畝曰余本疏惰頹暮積榆柳踐境渴師臣臨政欽益友旰食願橫經終朝思擁篲雖欣辨蘭艾何用闢蒿

芳　陳周弘正學中早起聽講詩曰詰朝參下座閑步出重闈北堂月稍隱南枝鵲已飛早霜垂霧霧初霽上

霏霏嚴唱雖罷析高門尚掩扉既傷年緒促復嗟心事違平生愛山海宿昔特精微未解輕身去惟應下第歸

周庾信和何儀同講竟述懷詩曰無名即講道有動定參微安經讓禮席正業理儒衣似得遊焉趣能同捨

講歸石渠人少歇華陰市暫稀秋雲低晚氣短景側餘暉螢排亂草出雁捨斷蘆飛別有平陵逕蕭條客鬢衰

實欣懷諫問逢君理入微　唐孟郊贈別殷山人說易後歸幽墅詩曰夫子說天地若與靈龜言幽幽人不

知一一子所敦秋月吐白夜涼風韻清源旁通忽已遠神感寂不喧一悟祛萬結夕懷傾朝煩旅舟無停波別

馬嘶去轅殷勤荒草士會有知已論　宋呂希哲經筵大雪不罷講詩曰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卧素屏

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　又曰強記師承古道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

賀凱旋　元吳澄次韻夏編修談經詩曰六經在天下浩瀚若河漢東流竟日夜萬世資溉灌遼哉去聖久原

遠末益散吾鄉有奇彥京國逞縱觀妙句發新聲聲聲嚴氣魄岸相期五色瓜剖實得犀辯　周伯琦上御筆文

閣親視宮學弟子員講誦經史紀恩詩曰北辰環象緯東壁燦宸居屏翔金鷲鷲研倚玉蟾蜍百揆敷言既重

惟進講餘黃卷陳香案青衿拜玉除唐慶舉訓闡周孔格言攄下濟天容懌淵居賡思紓菁莪深樂育棫樸廣涵煦文華歸藝苑治業本經畬　明張位雪夜講莊義詩曰斥鷃適蒿林應笑丹鳳穴井蛙擅一壑寧識東海鼈未啟元關鑰是非妄分別漆園垂奧旨萬代迎趋迭清宵天籟寂玉宇迥塵徹蓬境遇眞仙長跪問寶訣焚香開素編疑義相與決眞原了能悟澹然離言說至人握化機形去神不滅獨立萬象表宇宙自提挈蟬蛻污泥中塵垢不能涅微言動四座拱手歎奇絕至理可治心聖途無異轍若非不二見安使樊籬撤釣天奏洞庭神氣遊寂穴譬若飲羣河量足心自悅虛往實而歸高曠趣轉潔靜對欲忘言門深徑尺雪　黃輝清秋瀛洲亭論學詩曰商秋風時來涼景動飛閣萬化肅以收吾生安所泊百齡寸陰積念往霍如昨聞道苦不早薄殖念將落徙倚函丈側夫子幸發藥至精忌太用元氣固亭毒先民逝未遠響象有棲託尋拜承至言寡和愧鳴鶴

賦

唐李程漢章帝白虎殿觀諸儒講五經賦曰漢章帝以文教式孚象德崇儒倣石渠徵校文之所配白虎集青衿之徒宏辯者憤憤悱悱博議者雲萃風趨所以讚揚政理豈惟探討典謨爾其高觀洞開鴻儒四會八索九丘之籍理析異同三墳五典之書義分小大實鈎深而索隱況致遠而情高談柄乍揮振冠蓋之岌岌詞源忽注瀉江海之滔滔將以演制度之善論威儀之盛撮五經之閫閾爲九流之龜鏡懿哉釋鈐鍵之樞奧賾精微而討論疑之者風散冰釋學之者理順義存可以明乎褒貶從其簡易貢別九州興窮六義豈惟槭之說蓋以識之智

碑

梁元帝皇太子講學碑曰皇太子游雷種德重離作兩業冠孟侯道高上嗣宮墻累仞高山仰止承華之闈更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園反類華陰之市家丞四子並入四科洗馬後車俱通六學轉金路而下辟雍睟玉裕而經槐市詳其懸鏡高堂衢尊待酌瞻後忽前博文約禮將使東極長男之宮不獨銘於銀榜南皮太子之序豈徒擅於金碑　陳江總皇太子太學講碑曰我大陳之御天下若水渙其長瀾瑤星躔其永歷重華誕睿興於大鹿之野敬仲繼業盛矣鳴鳳之占兼以鴻才海富逸思泉瀉含毫落紙動八閎之歌謠隻句片言諧五聲之節奏雲飛風起追壓漢帝之辭高觀華池遠跨魏王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冊開獻書之路帷帳叢殘家壁

遺逸業臺祕典綠帙奇文羽陵靈迹嵩山落簡外史所掌廣內所司靡不飾以鉛槧彫以緗素此文教之修也

梁簡文帝請右將軍朱异奉述制旨易義表曰臣聞仰觀俯察定八卦之宗河圖洛書符三易之教譬彼

影圭居四方之中極猶彼黃鍾總六律之殊氣疑關永闢踰弘農之洞啟辭河既吐邁龍門之巳鑿臣以庸敝

竊尚名理鑽仰極深伏惟舜蹈冒欲請侍中右衛將軍臣异於元圃宣猷堂奉述制旨易義弘闡聖作垂裕蒙

求謹以表聞伏願垂允　又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曰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

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序故東魯夢周窮茲剛採西河紹魏著彼纘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

禮以為陳徐雅頌膏肓匪一燕韓篇什癇疾多端北海鄭君徒逢箋釋南郡太守空為異序庶令中和永播碩

學知宗大胥負師國子咸紹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　周弘正請梁武帝釋乾坤二繫義表

曰自非含徽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絕韋編於汾宇軒轅之所聽瑩遺元

珠於赤水至若爻畫之包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指掌以終年自制旨降談豪緜裁

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層冰於幽谷　明陶望齡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曰哲后垂文六

籍啟傳心之興王人邁訓多聞惟建事之圖況講幄之宏開實熙朝之鉅典敢因蒙誦竊附韋箴恭惟寶錄新

膺式舉臨雍之禮神珠在握不忘就學之功玉座晏清風回衿佩金華問對日永圖書是以揆漢烈於石渠同

軒皇之特室矣屬軍旅之未寧致簡編之暫廢顧人主之養心譬師之種樹雖有一隅之警僅如片葉之搖

豈可急杪末而失本根病飄搖而忘灌溉昔有虞懋德苗格舞干姬后敷文崇降因壘念罔愆在師古有不貢

則修言維開寶太平之時實草昧經綸之始吳越尚興於卧側桴鼓未寢於師中然猶時披九五之文朝登隱

德日覽三篇之益院闕崇文臣章縫賤士佔畢未流春鳥秋蟲抱微音而欲吐西岩魯壁庶遺緒之未亡敢匿

狂言以招官謗伏願山維累土勿虧一簣之功海檀谷王無間細流之擇則垂衣裳治受龍馬而凝圖執玉帛

朝封狼胥而立碣

梁簡文帝謝勅賚中庸講疏啟曰若覩元圭如觀金版洽日九披流光照灼慶雲五色垂采氤氳天經地

義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實立教之關鍵德行之指歸自非千年有聖得奉皇門無以識九經之倫稟二門之致

窮以周發上聖問五行於箕子宣尼照極訪六儀於萇弘未有懸鏡獨曉仰均神鑒方知始畫八卦風義有憩正名百物軒轅為陋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故周文王之為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宮也好古無怠伏惟殿下主巻青宮固本也分務業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精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況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物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温顏開讌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

唐記　唐歐陽詹大學博士講禮記記曰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耩公項切也如農之耕田疇焉疇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構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庠首於羣籍而講之束修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座北面大司成端委居於東小司成率屬列於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大學師長序卿大夫子孫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彦其餘法家墨家書算家輟業以從沒階雲來即席鱗居攢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於懸風落於天清泠灑蕩幽遠無泥所昧鏡徹於靈臺所疑冰釋於心泉後一日聞於朝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於都九成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

名理

晉世說新語曰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

北齊書曰高祖令杜弼帶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元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

原書　後漢孔臧與子琳書曰告琳頃來聞與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術術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雷至柔石為之穿蝎蟲至弱木為之斲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致乎

遷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弟弘直亦在講席譏曰今日義集辨正名理雖兄弟急難不得有助

好學一

原商書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詩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增禮儒行曰儒有夙夜強學以待問 原論語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又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增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中庸子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荀子勸學篇曰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云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淮南子修務訓曰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絃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攘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檠而後能調劒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爲獸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又況心意乎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 劉向說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執與昧行 徐幹治學篇曰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窘寐焉久而愈足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僕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 韓愈進學解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好學二

原漢書曰董仲舒少治春秋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增拾遺記曰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嶮阻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荊爲筆刺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蔴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臨終誡曰夫人

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 魏略曰常林少單貧雖貧自非千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晉陽秋曰車武子勤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夜以繼日 梁書曰沈約幼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 又曰劉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熬其髮旣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自謂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崖慰祖謂之書淫 後魏書曰祖瑩好學耽書以晝繼夜不藏火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父母寢後然燈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 北史曰齊李鉉家素貧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 後周書曰樊深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終亦不改 杜淹文中子世家曰文中子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瑰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 唐書曰宗室戢幼孤好學大寒擷薪自炙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年三十明六經 又曰劉仁軌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 又曰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 潛確類書宋范仲淹夜讀書帳中帳頂如墨色及貴夫人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焰之跡也 范祖禹集司馬光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性理張嶷曰邵堯夫少受學於李挺之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 元史許衡嗜學如饑渴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旣逃難徂崤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 名山藏曰曹端篤尚理學專靜研究座下著足處兩甎皆穿

好學三

原研精 折節 後漢書曹褒博雅疏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轉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魏畧徐庶先名福少好任俠擊毀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不與共止福乃甲躬早起嘗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 少而好學 長而好學 杜預傳預少而好學在官勤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 晉書翟方進少孤失學給事太守府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汝南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

心喜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積十餘年經學明經遷議郎又涼州傳梁人焦延壽貧賤好學得幸梁王

明習樂舞大夫趙文子爲何如人對曰

好學而受規諫下詳讀誦

少隨師學 遠尋師學 上景鸞詳儒術四下詳勤學三

志經學 趙文好學 闕澤好學 梁問樂王謝曰

處困窮不易其常在盈溢不變其操 耽思經書 潛心典籍 後漢書荀爽字慈明幼而孤

爽遂耽思經書處喪不行徹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蜀志向朗潛心典籍攷校

門者寧讀如故獻廢書出看 竹簡寫書 樹葉代簡 洞冥記董仲舒字仲元武都人家去京師三百里或乘牛

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竹籤寫書 竹籤寫之書竟則舐掌中字少來精勤舌爲之墨世謂之董仲元掌錄又董

竹帛常游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懷也 截蒲爲牒 朝讀百篇 月讀一遍

調好學 詠誦不倦 講論不怠 孔叢子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詠誦不倦研精典籍

故墨子曰子路受規諫下詳讀誦 少隨師學 遠尋師學 上景鸞詳儒術四下詳勤學三 設斧受經 耽述古學

並爲書 詠誦不倦 講論不怠 孔叢子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詠誦不倦研精典籍

詳寫下詳敬 東觀漢記桓榮少勤學講論不怠

火以讀書 同上 其光以讀書 映光而讀 寢懷鉛筆 後漢虞詡以孝廉爲郎感梁冀事遂作外戚箴戒冀令詡

引錐刺股 穿壁引光 戰國策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西京雜記匡衡好學貧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乃穿壁引

行誦詩書 曹褒詩讀誦 帶經而鋤 負笈而耨 上常林詳好學二則負笈而耨皆則帶經而鋤

懷書行道 後漢皇甫規以孝廉爲郎感梁冀事遂作外戚箴戒冀令懷書行道 耕常牧羊 竊學賣新

自給問 漢書王尊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常游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懷也

葛洪別傳洪負笈徒步就師 買臣粟流 文通麥流 郷子曰朱買臣負薪讀書崔駰與竇氏書曰文通麥流

賣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 王褒觀書 耽古篤學 蜀志譙周耽古篤學博覽群書

問於虛懷夫子曰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覃思 揚雄答劉歆書雄爲郎之歲自秦少不得書而心好況博覽

脫直事之隙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俸令尚書賜筆墨六萬得觀書於石渠 嚼茹墳典 蘊藉丘索 劉駿與竇季璋書君嚼

所讀書五篇 枕籍經書 容與墳丘 陸機詩願允陸生於今副墳婆娑林容與墳丘 班固答賓戲云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 潘尼贈

都尉 朱買臣家貧讀書不廢刈薪擔責以給食仕至會稽長沙 舊傳虞授說易不怠諺曰不讀經視虞生 闕羽好左氏 桓譚好

書皆上口 桓譚新論云余少時學好雜博觀他書輒欲反學 不知馬幾足 不知基幾道 張璠漢記朱穆好學不知馬之幾足也 洪別傳洪晝夜燃柴火寫書

學不知 不知馬幾足 不知基幾道 洪別傳洪晝夜燃柴火寫書所寫之書皆反

暮局賸道不識撲補蓋名 靜潛志於一懷用摛之乎八極 劉治敦學賦靜潛志於一懷用摛之乎八極淸香於唇吻 婆娑術

覆有字少能讀至不知 靜潛志於一懷用摛之乎八極 劉治敦學賦靜潛志於一懷用摛之乎八極淸香於唇吻 婆娑術

藝之場　休息篇籍之圃　班固答賓戲云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子下帷發藻揚雄覃思法言太元婁敬乎聖聽烈乎後人　倪寬口誦而芸耨　買臣行吟而負薪　出東皙讀書賦　在馬融門三年不見　從杜撫學十年乃還　說世

鄭康成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康成能者融召見之而平　後漢書魯平性沉深好學兼綜群藝人少家貧勤學不事產業仕至本郡大守　後漢書陶侃常以此短之而平　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　後漢書馬良為縣吏迎督郵檢然因毀

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康成業成辭歸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數　又後漢書馬融傳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授業者或五百或三百或親受或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康成能者融召見之而平　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　後漢書馬良為縣吏迎督郵檢然因毀

車馬從杜撫學十年乃還雅志高整鄉里　羊亡　蟻垤　王肯為人牧羊好學亡其羊羊主責之蟻垤比學積數　後漢桓榮好學為太

以為表也案趙岐事與此畧同詳從學　羊亡　蟻垤　王肯為人牧羊好學亡其羊羊主責之蟻垤比學積數　後漢桓榮好學為太

服漢夏侯勝子少傳明帝賜車馬衣服榮辱之庭應謂人曰此吾賠古之力也　十五志學　八十校書　上出論語蜀志向朗年

子少傳明帝賜車馬衣服榮辱之庭應謂人曰此吾賠古之力也　十五志學　八十校書　上出論語蜀志向朗年

八十魏手自校書刊定誤謬開門接賢誘納後進但論古義不干時事　韋編三絕　黎牀半穿　上詳讀誦　高士傳管寧隱居好學藜牀半穿　不事產業　不答候

賢誘納後進但論古義不干時事　韋編三絕　黎牀半穿　上詳讀誦　高士傳管寧隱居好學藜牀半穿　不事產業　不答候

問孳孳不倦遂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平　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　後漢書朱買臣會稽人少家貧勤學不事產業仕至本郡大守　後漢書魯平性沉深好學

孳孳不倦遂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平　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　後漢書朱買臣會稽人少家貧勤學不事產業仕至本郡大守　後漢書魯平性沉深好學

授七子　漢東方朔曰臣學書三冬文史足　分寸之陰　淮南子聖人重分寸之陰又晉書陶侃常惜分陰至於衆人當

授七子　漢東方朔曰臣學書三冬文史足　分寸之陰　淮南子聖人重分寸之陰又晉書陶侃常惜分陰至於衆人當

用劉毅有七子各授一經　經傳集解　杜預既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癖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　無飽無安　論語食他寢吾不寢如此十五年可以成矣學遂成　自強不息　欲罷不能　上出易經下出論語　入室　專門　役志　既

用劉毅有七子各授一經　經傳集解　杜預既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癖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　無飽無安　論語食他寢吾不寢如此十五年可以成矣學遂成　自強不息　欲罷不能　上出易經下出論語　入室　專門　役志　既

德成而上　輕彼滿籯　慕茲重席　學惟時習　道乃日彰　學古入官　發憤忘食　以上帖

癡　晉書淫　書　映雪

晉元晏春秋曰余學或兼夜不寐或臨食忘餐或不覺日夕不知好色蔑令為書淫案皇甫謐號元晏為書淫　孫敬懸梁詳讀書達旦懸髮屏林以自警　謝客　杜門　山堂肆考唐陳子昂始以豪家子任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後入鄉學覩然立志謝絕門客專精經

隨月　潛確類書月光讀書　少好學讀書詳博又明史紀事曰應宗典數年之間無不該覽　名山藏賀欽杜門潛心聖賢經書以次涵泳非弔喪問病不出也　致功　殉業　文選張茂先勵志詩如彼南畝力未既勤蕪良疇答靈運詩拘業謝宣遠詩如彼南畝力未既勤蕪良疇答靈運詩拘業謝

隨月　潛確類書月光讀書　少好學讀書詳博又明史紀事曰應宗典數年之間無不該覽　名山藏賀欽杜門潛心聖賢經書以次涵泳非弔喪問病不出也　致功　殉業　文選張茂先勵志詩如彼南畝力未既勤蕪良疇答靈運詩拘業謝宣遠詩如彼南畝力未既勤蕪良疇答靈運詩拘業謝

癡　晉書淫　書　映雪

貧　求隸集賢　假直祕書　上陽城詳好學二祕李邕見特進李愬自言讀書未徧一見

貧　求隸集賢　假直祕書　上陽城詳好學二祕李邕見特進李愬自言讀書未徧一見

成操復禮愧貧　樂案夠營也　孔帖李邕曰祕閣萬卷書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　憐貧　求隸集賢　假直祕書　上陽城詳好學二祕李邕見特進李愬自言讀書未徧一見

成操復禮愧貧　樂案夠營也　孔帖李邕曰祕閣萬卷書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　憐貧　求隸集賢　假直祕書　上陽城詳好學二祕李邕見特進李愬自言讀書未徧一見

憐貧　求隸集賢　假直祕書　上陽城詳好學二祕李邕見特進李愬自言讀書未徧一見

貴猶讀書　仕不釋卷　山堂肆考唐杜佑性嗜學雖貴顯猶夜分讀書未嘗釋卷人或問之答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為三公當語僚佐曰一生惟好讀經史則讀經史則讀小說上則剛閱小詞未嘗頃刻釋卷也　老不廢夜　臥不設榻　唐書王元感年雖老讀書不廢夜　宋史楊泰

貴猶讀書　仕不釋卷　山堂肆考唐杜佑性嗜學雖貴顯猶夜分讀書未嘗釋卷人或問之答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為三公當語僚佐曰一生惟好讀經史則讀經史則讀小說上則剛閱小詞未嘗頃刻釋卷也　老不廢夜　臥不設榻　唐書王元感年雖老讀書不廢夜　宋史楊泰

貧　求隸集賢　假直祕書　上陽城詳好學二祕李邕見特進李愬自言讀書未徧一見

貧　求隸集賢　假直祕書　上陽城詳好學二祕李邕見特進李愬自言讀書未徧一見

成操復禮愧貧　樂案夠營也　孔帖李邕曰祕閣萬卷書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　憐貧　求隸集賢　假直祕書　上陽城詳好學二祕李邕見特進李愬自言讀書未徧一見

成操復禮愧貧　樂案夠營也　孔帖李邕曰祕閣萬卷書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　憐貧　求隸集賢　假直祕書　上陽城詳好學二祕李邕見特進李愬自言讀書未徧一見

憐貧　求隸集賢　假直祕書　上陽城詳好學二祕李邕見特進李愬自言讀書未徧一見

貴猶讀書　仕不釋卷　山堂肆考唐杜佑性嗜學雖貴顯猶夜分讀書未嘗釋卷人或問之答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為三公當語僚佐曰一生惟好讀經史則讀經史則讀小說上則剛閱小詞未嘗頃刻釋卷也　老不廢夜　臥不設榻　唐書王元感年雖老讀書不廢夜　宋史楊泰

貴猶讀書　仕不釋卷　山堂肆考唐杜佑性嗜學雖貴顯猶夜分讀書未嘗釋卷人或問之答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為三公當語僚佐曰一生惟好讀經史則讀經史則讀小說上則剛閱小詞未嘗頃刻釋卷也　老不廢夜　臥不設榻　唐書王元感年雖老讀書不廢夜　宋史楊泰

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雖步不忘學

呑紙不廢

飲水不輟顏氏家訓朱詹家貧無資累日不爨時呑紙以實腹寒無擅破而卧猶不輟業卒成大儒

伸兄同隱山林苦心學屬歲兵荒至於絕食飲水講誦不輟怡然自得不出山巖如是者十年

口手不息

細大不捐南史謝沈峻好學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以鐘爲限梁書沈峻傳少好讀書以中宵鳴鐘爲限叔父盧翰稱爲千里駒

樓衡而講誦不輟怡然自得不出山巖如是者十年

進學解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

多所研總

不告劬勤

研精典墳不告劬勤

磨杵作針

鑄鐵爲硯

潛確類書李白少讀書未成棄去道逢老嫗磨杵白問其故曰欲作針白感其言遂卒業

鑽仰沉研

南史丘靈鞠稱爲千里駒

學師事安定胡瑗不治

弋志書林

耕情義圃

駱賓王集弋志書林咀風騷於九流以道爲飲以文爲食出劉孔帖權德輿自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

遊宴不離卷

倥傯不廢書

北史劉炫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

好學四

原師逸功倍

學記善學者師逸而功倍

守學彌惇

國語晉文公問元帥於趙衰衰對曰卻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

貧爲都養

倪寬貧乏爲弟子都養

篤於經書

東觀漢記鄧禹篤於經書教學子孫

投閒輒誦

又桓榮遭亂與族人桓元卿相招投閒輒誦元卿曰平生笑今何如元卿曰我農人也安知學之利如此

增爲諸生拾薪

後漢書承宮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

遊太學

孟氏易兼通數經

精研六經

又何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精詩書

曹植辨道論曰子徒苞懷抱文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懈

原專心學經

又張元專心學經

心學經於時琅琊徐業亦大儒門元諸生之與語大驚曰今相遭解疑矣

試引見之

崔駰三言詩拔五素賦三擢

增乃尋厥根

蔡邕郭有道碑文惟撫華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

凤夜不懈

吳録孟宗名仁少從南陽李肅學書肅奇之曰卿宰相之器也

增弱冠無不窮覽

虞溥江表傳張敝居貧躬耕耕帶經而鋤孜孜汲汲以夜繼

仁義銳精詩書

日至弱冠無不窮覽博綜衆書

會意忘食陶潛五柳先生傳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之言何復憚勞如蠶蟲韓愈雜詩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前豈如蠶生死文字間

訪古又鄭樵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遊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

好學五

詩唐杜甫哀武功蘇源明詩曰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夜以繼日

蘇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顯　明黃輝三餘篇曰今日復何日今夕復何夕寒暑入長夜同雲黯無色北風吹交疏時復動散帙懷哉分寸陰況乃三餘集芸芸吾何求職事在文墨髫年抱微尚流光苦虛擲歡膏續嚴漏後談轉欲偏去者不可追來者庶努力慷慨懷先民神往詎有隔端轡往從之大道夷且直駑鈍固多愧十駕良可及　陶望齡三餘篇曰夙齡嗜篇翰屈首受詩書褰裳九流津送目萬古初

賦唐蔣防惜分陰賦曰君子自彊惜分陰於短刻期碩學於縑緗非徒愛景足冀迴光每正中而圭表常懼滅於毫芒事且異於秉燭理寧同於息影三冬未就實有念於錙銖九仞將成顧無虧於俄頃當其南軒向晝北戶初寒微照悠揚而漸短斜輝晼晚而將殘分以惜焉豈少私而寡慾時之至也諒失易而得難不然夏后何以爲聖陶公曷足稱賢於焉激切仰茲先哲彼分陰而靡輟不食不寢載勉於勞者之心以遨以遊誠乖乎志士之節皓皓白駒若有若無雖長繩莫得繫於桑野長戈不能却彼泉隅今則曖昧斯在瞬息不改陋蘊石之騰輝輕尺鍔之殊彩庶立功而立事故不慼而不怠　獨孤鉉鑿壁偷光賦曰儒有聰明卓犖夐然先覺勿懷六蔽之嗤是切三冬之學蘭膏既絕曰月其將欲假明於他人之室方鑿竅於夫子之墻乍引潛輝怯珠投之暗忽分圓影疑月出之光彼君子詎來風之穴矧吾儔觀繼日之成誰謂我偷偷則不滅誰謂爾失失亦不驚徒愛夫覽則無欺燭之有私文從典照字逐圓窺守其黑非吾徒也用其光若已有之始慙

牛衣自給晉書劉寶少貧苦晝牛衣夜以自給然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續日

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瑕玷

以夜續日晉中興書范寶少尚隱遁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續日

寒雪不倦梁書吏部郎謝朏嘗過江革第時大寒雪革破絮繩與之并割半續與之革感其厚意苦每開經輒披濯東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自苦答曰對先聖終日不耐如此何不耕農求

然松被灌開經唐書薛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披濯東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自苦答曰對先聖終日不耐如此何不耕農求

篝燈密室宋史陳亞年幼好學母愛禁其夜讀亞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

搜奇

服閒之議不能壻面終契襲明之旨或異管窺況夫貧則宜甘學也宜躭豈奪鑒微之見實假照鄰之燭等虛室之白寧喪隔明喜衝孔之光已從吾欲　蔣防螢光照字賦曰士有閱簡策尚專精恒俾夜而作晝每聚螢以取明縹囊時開玉篆共丹輝並耀銀鈎下映繁星與片月俱生俯而察煥乎呈科斗之文靜而觀炯爾見雕蟲之藝諒依人以照道匪韜光以自衛居暗室者懷我而載寢載興邁明時者假我而自彊自勵用或因物勤斯飭躬不晦乎風雨不翳乎昏蒙臨墨池則珠還合浦映草聖則燎點寒蔥金輝始徹疑清露之騰文鳥跡旋分謂靈烏之就日可以窮永夕可以佑殘燈捨之則其功不足用之則其道彌弘顧螢光之在照蓋欲罷而不能

【論】宋程頤顏子所好何學論曰顏子所好何學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久而弗失則居之安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記】宋張文潛進學齋記曰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須臾而不進一日之間出則莅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婣與夫誦說講辨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無須臾居無事矯揉其心志閒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矯揉其心志調服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畫之所達過其旦夜之所得加於晡一語一默一起

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爲旦夜中昃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古之君子士會食而問殽蒸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參病而易大夫之簀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

博學一

原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增內則曰二十而冠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曲禮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原 儒行曰儒有博學而不窮　增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論語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荀子曰木受繩則直金受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又曰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習也少見曰陋　揚子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又曰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　徐幹治學篇曰鄙儒之博學也務於名物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　虞溥訓諸生誥曰所觀彌博所習彌多以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　近思録曰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注解駁云當見賢遷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朱子曰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已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又曰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　五峯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博學二

原 論語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增漢書曰張安世用善書給事尚書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令　拾遺記曰劉向校書天禄閣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乃吹杖端煙燃因以相見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

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以授之　又曰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鄭康成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矣攜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　又曰任末河洛祕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爲經苑　後漢書曰許慎字叔重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晉書曰裴頠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原　又曰張華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　又曰束晳博學多聞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漆書皆科斗字文既殘闕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道　南齊書曰陸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永平初領國子博士時尚書令王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南史曰何憲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秘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杳共執秘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并敘著作之體累日連夜莫見所遺　又曰傅昭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世稱爲學府　梁書曰許懋永元中爲國子博士號爲經史笥　北史曰隋房暉遠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牛弘稱爲五經庫　唐書曰虞世南爲秘書監封永興縣子帝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　潛確類書曰唐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行秘書也　唐書曰李守素著天策府倉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邪宜有以更之虞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　又曰谷那律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爲九經庫　又曰殷踐猷博學尤通氏

族曆數醫方賀知章嘗號爲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宋史曰邢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日名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舉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　又曰杜鎬幼好學博聞强記太宗朝爲崇文院檢討凡所檢閱即成書史云某事在某書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誤每得異書多名問之鎬必手疏本末以聞士大夫有所著撰多訪以古事雖晚輩卑品請益應答無倦　又曰朱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時有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爲朱萬卷　元史曰侯均積學四十年舉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

又曰虞集文宗時除奎章閣侍書學士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一時大典冊咸出其手又曰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　李氏績藏書劉繪貽楊慎書曰僕觀足下蒙難以來嗢心苦志摹文讀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鑒石辨剥泝破冢出遺忘有僻儒苦士白首蓬篳日自纂索所不能盡

博學三

原博學多聞　博覽洽聞說苑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劉向集序曰向博覽洽聞研綜古今學無不窮　漢書揚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

學無不窮　隋書經籍志曰古者學在官府人皆習其業其書皆藏於秘府是以士無私門莫不得學　漢書藝文志曰古之王者建邦設都分土建侯繼世以治其書皆藏於官而百姓人人得以誦習焉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藝六藝之科三千有餘事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藝六藝之科三千有餘事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藝六藝之科三千有餘事

博覽無不見　史記莊子嘗爲蒙漆園吏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漢書揚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

博覽載籍　漢書班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覽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　張華應難曰於老子之言詳好學三皇充博通衆流百家之言詳好學三皇

彌覽載籍積學無用之地　張華博物志曰於老子之言詳好學三皇充博通衆流百家之言詳好學三皇

博覽圖籍　郭泰別傳泰早孤就學屈伯彥三年畢博通瞻素　下詳張華博學二

器其能　山川能說　祭祀能語　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器能詔使命能造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苞

含六藝　管綜百氏　王逸折武論曰苞含六藝遊覽百家　張超薦袁伯業曰袁遺苞羅載籍管綜百氏

學海　經苑　何休任末並詳博學二　書廚　學府　陸澄傳略並詳博學二　五經笥　九經庫　邊孝先嘗曰腹便便五經笥詳經典總載　下谷那律詳博學

人物志　許慎李守素並詳博學二　杜武庫　朱萬卷　晉書杜預博學多通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下朱遵度詳博學二　聚學爲海　翱翔書圃　貫穿策家　司馬相如上林賦修容乎禮圃翱翔遊乎書圃　段成式書貫穿策家窮綜

書鋪事指諸掌　文載其腹晉書曰何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韓愈詩為人强記覽過輒不再讀律賦舉立高落藏其腹

經連叢耳　宋史判監李至上言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强學博貫九經詔加獎異

通貫六藝　博涉百家　東漢張衡通貫六藝尚書成公綏幼而聰敏博涉經傳詞賦甚麗以天地之盛古人未之有賦遂為天地賦甚見重於時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晉張湛富有文藝至於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洞曉又注列子八卷行於世

圖緯　該羣籍　後漢張衡通貫六藝尚書成公綏幼而聰敏博涉經傳詞賦甚麗以天地之盛古人未之有賦遂為天地賦甚見重於時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晉張湛富有文藝至於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洞曉又注列子八卷行於世

蒐獵子史　蔡邕郭有道碑文考覽六經採綜圖緯名山藏王世貞異才博學搆絕一世其所蒐攬子史百氏皆以意銘錄翕然為一家　韓休蘇頲集序疑終老達識　包今統古　茹古含今　鉤引貫穿　舉大包小　柳文鉤引貫穿舉大包小詩賦羅絡橫豎筆不擇筆無不淹貫　蘇東坡詩　總攬羅

學該七録　李白文學鏡千古智囊萬殊　柳文學則皆總攬羅絡橫豎筆不擇筆無不淹貫　若吞雲夢　元史許衡傳詞賦去王重之三傳聞强記視漢臣之三　若吞雲夢　元史許衡傳詞賦去王重之三傳聞强記視漢臣之三

經採綜圖緯　名山藏王世貞異才博學搆絕一世其所蒐攬子史百氏皆以意銘錄翕然為一家　博見强志　宏襟達識　漢書

博涉萬卷　涵飫六經　抱朴子云洪年五六始習孝經論語易但貪廣覽於中書曾披涉自

周合羣籍　博貫九

世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為文祭白馬祠不知所出遂訪　青州世子　藍田玉人　山重肆考宋孝武時青州人

於拙拙歷衆都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服其讀博　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皆不能悉費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　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十著大冠補袞之詔問

顗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大河陽鎮藍田令王暈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十著大冠補袞之詔問

羣臣莫識顗曰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則是漢文以來制作臣見魏大司農盧毓記曰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　出洞冥記

背誦儀禮　連書道符　宋張端公雄

端公伯玉范文正公客也名重當世有一士人頗強記自負謁不遇文正公留之數月不為動以手指其室中四壁書曰吾衰矣不能記此意者獨比耳君試自探一卷來吾為君誦之士人即攬中偶探得儀禮端公喜甚自舉其首十人如其言端公浪然背誦士人驚服　元道士張伯端號紫陽人博學多通任昉撰述記

知參汾之神　言湯尹之狀　晉左傳

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子二人伯曰閼伯季曰實沈相土東征命翰林學士為文祭白馬祠不知所出遂訪　青州世子　藍田玉人　山重肆考宋孝武時青州人

出渤海記　儀應諸上官

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皆不能悉費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　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十著大冠補袞之詔問

顗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大河陽鎮藍田令王暈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十著大冠補袞之詔問

羣臣莫識顗曰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則是漢文以來制作臣見魏大司農盧毓記曰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　出洞冥記

知絳人之年　辨鍾山之銘　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

晉悼夫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之旦也杜注云亥字誤也推之實沈臺駘為祟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子二人伯曰閼伯季曰實沈相土東征命翰林學士為文祭白馬祠不知所出遂訪　青州世子　藍田玉人　山重肆考宋孝武時青州人

出渤海記　儀應諸上官

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皆不能悉費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　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十著大冠補袞之詔問

顗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大河陽鎮藍田令王暈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十著大冠補袞之詔問

羣臣莫識顗曰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則是漢文以來制作臣見魏大司農盧毓記曰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　出洞冥記

知參汾之神　言湯尹之狀　晉左傳

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

博遊才義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聖人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裒通爲心極

元史陳旅薦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咸以爲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以爲除國子助教 宋元史雜性

博綜典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本原而折衷諸理實而言之有物吾以兄事之

博學四

多聞可以爲輔

國語晉文公使趙良爲卿辭曰樂枝貞愼毛擧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

孔子博學而不成一名論語鄭注曰美孔子博學不成一名案抱朴子云孔子聞商羊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

鄒子博識

鄒子博識善敘事有學而已矣

劉子翼博學通明

劉子翼曰鄒子博識才高志大當世無其類

博物

主家語夫子爲博物吾以兄事之

羊祜蓄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

陽之候由衍斯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

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夏爲聖

博學通明

又曰衍博學通明高志大當世無其類

博雅君子

孔安國尚書序

博通五家穀梁

詳儒術

博識

善敘事有學而已矣

博物

主家語夫子爲博物吾以兄事之

博學

論語鄭注曰美孔子博學不成一名案抱朴子云孔子聞商羊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

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以爲除國子助教

元史陳旅薦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咸以爲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以爲除國子助教

博綜典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

元史雜性

博遊才義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聖人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裒通爲心極

惟取王佐之畧 宜居師範之選

究諸子之本原 極百氏之津涯

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左史倩史

於學爲相詳史

裴子野許可

許可當世者孔毓裴子野會著書而已

欲知古事問仲舒

琳岡爲中書舍人宋璟爲相以古事

從師遍治五經涉徼文史兼通雅藝年二十詣都尚書御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年少不廉

梁書朱异折節

此

抵掌可述

任昉爲蕭揚州作薦上表曰王僧孺筆拂爲養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

編蒲緝柳

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僧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

生俱集各問尉祖

又崔慰祖好舉聚書至數萬卷與劉孝標皆以博學無華辭而酷據精悉一座嘆服

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以吃頃學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與吏部省中賓客

曾慮先文遷及乃積石爲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爲書倉

名書上古以來文家說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與劉杳東平劉杳

瑒東平劉杳所遺於斯無所假

古今好學詳

劉寶

若好古博雅君子與

我同志亦所不棄

食雞千而後足又余知古書勤遒抱犬博擬食雞數

呂氏春秋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跖

羊披裘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

陽之候由衍斯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

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夏爲聖

鄒子博識

善敘事有學而已矣

鴻才

博學通明

又曰衍博學通明高志大當世無其類

若齊王

孔安國尚書序

博雅君子

博通五家穀梁

詳儒術

博識

問仲舒今事問仲舒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姚崇亦嘗欲以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不失一字會名問神策軍建置本末又條據甚詳宰相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 搜扶諸史百子 文粹李漢韓文公集序 李書樓唐書本傳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 柳儀子職官分紀唐柳璨善邑之父也滄貫古今然不能爲文選注 書麓李孝

博聞洽識 山堂肆考初宋太祖將改元論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得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名李昊仍其舊日洽 知蜀年號 山堂肆考宋主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疏入閤事 宋史劉敞字原父在詞掖有立馬揮必蜀物蜀主王衍書有此號宋主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疏入閤事 宋史劉敞字原父在詞掖有立馬揮由是益重儒者按此時正太祖乾德四年故上經而問之 疏入閤事 九制之才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閤之禮起於何年公方與客對食就坐中疏入閤事詳盡無遺歐公大驚曰原父博學不可及也 撐腸拄腹 東坡詩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 制作就正 宋史蘇頌博學自書契以來歷代所載制作沿革通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明典故喜爲人言臺臺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歐公嘗折簡問入閤之禮起於何年公方與客對食就坐中疏入閤事詳盡無遺歐公大驚曰原父博學不可及也 撐腸拄腹 東坡詩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 制作就正 宋史蘇頌博學自書契以來歷代所載制作沿革通

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又呂東萊曰教小兒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躁等讀書乃餘事　朱子小學句讀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捍格不勝之患也　又小學題辭曰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　許魯齋小學大義曰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爲教爲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爲小學之書其綱目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次稽古以實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其外篇嘉言善行亦不過立教明倫敬身之事合內外而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

幼學二

學樂　誦詩　並詳幼學一

克岐克嶷　能食能言　岐嶷下詳幼學一

年始佩觿　心在鼓篋　佩韘之幼　帶經之勤　當竹馬之年　就杏壇之列　始勤蟻垤之功　未能負薪　已知釋菜　庶人之子幼曰學　詳幼學一

互鄉之童始聞潔己　揚氏之子終見參元　揚子吾家童烏九歲與我參元　以上白帖

常視母誑　朝益暮習　日開月益　官于京子職曰先生

施教弟子是則自幼學耳曰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　小學程子曰古人

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風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時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是謂學則　小學程子曰古人

蔡崇禮幼而穎遷不好戲弄讀書益篤敬望　舞勺舞象　學書學算　上詳幼學一

書學文日開月益篤敬望　舞勺舞象　學書學算　上詳幼學一

供灑埽　方對　聖賢　漢書東方朔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

方對聖賢山堂肆考東漢童子鄭玄請於郭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逢願在左右供給灑埽

暇偶俗吏語也　越學明可以濟世　漢書曰禮年八歲始可以加師訓

千牛十餘歲強學有成　幼學　篤學手不釋卷　束書不觀是謂學則　山堂肆考牡甫詩性普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人風頭曰吾家有子　有棟梁氣　遊翰墨場　宋書王僧虔傳司馬越之賓十年曰幼學之功自小學程朱子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　小學總論

不觀龍　不啖鹿　唐書褚無量幼受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濱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獨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　又裴休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戶有饋鹿者諸生共爲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令以啖肉後何以繼

漸先王教　有成人風　晉太傅司馬越之賓十年曰幼學明六經之義忠誠愛敬之實質忠信之性理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幼穎悟嘗從其父讀書問先理會爾雅小學總論呂東萊曰教小兒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

有棟梁氣　遊翰墨場　宋書王僧虔傳司馬越之賓十年曰幼學明六經之義忠誠愛敬之實質忠信之性理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幼穎悟嘗從其父讀書問先理會爾雅小學總論呂東萊曰教小兒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

持螯破心　畫沙成卦　宋史朱熹傳破其幼學之蔽開徹編明六經之旨其心若開焉晉畢卓嘗謂人曰一手持螯一手持酒拍浮於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矣後爲吏部郎夜著書終午不出戶有人持巨螯破戶入卓持螯飲酒自若謝萬志恩閣小學總論呂東萊曰教小兒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　書札喪志　說文有功自幼學程朱子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　小學總論呂東萊曰教小兒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

篤成宗古人不難聽見何謂有功小學

幼學三

冠十年曰幼學 人生十年曰幼學 十五而志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就師之童 魯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水火母之罪也 書計之事 食貨志里有書計之事以知室家長幼之節 結髮事師 漢書梁丘賀萬施曜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注曰言從結髮為童卜即從師學著其早也 先入者爲之主 晁氏寶善士或謂王荊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請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 教以禮 性理程明道曰古人自幼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便教之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 教以事 小學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八大學然後

從學一

冠北面 東家 應劭造鄭康成曰故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如何康成數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大慙 履千里 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原曰人各有志或登山采玉或入海求珠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也先生所謂以僕爲東家丘亦以僕爲西家愚人不識孔子聖人曰彼東家丘者我知之矣 從學 鼓篋 善問者反此 負笈 學記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後漢李固父卽師事同郡太尉劉矩矩名知其有公輔器乃妻以女 善問 實歸學記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 就馬融 後漢書馬融扶風茂陵人也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千餘人涿郡盧植嘗事融積年學終高節不與融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元史許衡善教其言安而行之學記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雖離不反 所至樂從 學記安其學而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周公學乎老聃 仲尼學乎老聃 上出韓詩外傳 又揚子曰仲尼皇皇汲汲孳孳于問曰吾聞 晉王承爲東海吏録一年不讀 十反愈恭 劉向說苑曰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大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宋史崇寧初范致虛攻程頤爲邪說盡逐學徒馬伸任西京法嘗歎服頤門以學因張繹求見卞反覆之伸欲休官 孜孜往受 捨職以從 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之閔子曰禮有志進之 來學無往教於是孟嘗君赧衣赭冠而之門 執經壁畔 講學墓廬 後漢書孫期少爲諸生通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晨夕誦學者皆執經壁畔以追之 宋史黃幹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 命子往受 白母即

行陸二子顒往受業焉

宋史周敦頤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

見上蔡

宋史謝良佐字顯道蔡上蔡人游定夫楊龜山同學事伊川先生二程子定夫欣然往從之又朱子曰上蔡最得明道教人之細頃害宰饒喊胡文定公爲湖南安撫使聞其名招致門下以師道自任諸生視其退每狀策其弱冠徒步從學於絳南山

爲事三人徒步千里

宋史朱熹父松病革書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嚴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是聽

來安樂窩步終南山

宋史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徙衡漳又徙共城蘇門山之百源性理呂氏家塾記師堯夫安貧樂道所居蓽門圭竇蓬藋環堵蕭然而名公鉅卿交口稱薦皆不就

問奇字授文石

元史王冕字元章諸暨人七歲父使牧牛隴上見隣兒就學竊聽忘牛所在父尋得之牽牛而歸冕痛自悔誓不復犯遂去依僧以居夜潛入佛殿坐諸生讀書聽且記之既歸已誦其文矣

負書挾策

宋史魏了翁蒲江人紹熙元年進士第一調嘉定府司戶參軍時史彌遠擅政鎮江人四方從學履滿戶外

履躡山中

元史吳澄崇仁人退歸於家郡邑之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名山藏丁寬梁鴻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同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西京雜記五鹿充宗貴

問奇字授文石

元史王冕諸暨人七歲父使牧牛隴上見隣兒就學竊聽忘牛所在父尋得之牽牛而歸冕痛自悔誓不復犯遂去依僧以居夜潛入佛殿坐諸生讀書聽且記之既歸已誦其文矣

負書挾策

宋史魏了翁蒲江人紹熙元年進士第一調嘉定府司戶參軍時史彌遠擅政鎮江人四方從學履滿戶外

履躡山中

元史吳澄崇仁人退歸於家郡邑之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名山藏丁寬梁鴻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同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西京雜記五鹿充宗貴

南漢書丁寬梁人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同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西京雜記五鹿充宗貴

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

原 邯鄲步 莊子壽陵餘子學步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歸　青藍寒水 荀子青取於藍而青於藍冰爲之而寒於冰　增 砥礪之旁多頑鈍 劉向說苑東郭先生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驟捄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顏苦孔之卓 十人從受 漢書曰蔡千秋受榮廣穀梁春秋時爲郎名見上書其說權爲諫大夫給事中後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

卒業後譬徒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　易 所居成市 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　門成都市 南齊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不止其側時人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麟士隱十百人各營室　南宇依止 梁書曰蔡薄字仲遠明易善說徐遵明受業門下五年稱高弟

太學至不能容 宋史胡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學者日來州人士子莫不趨席下聽講說有名士執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識今始納命　事之益恭 宋史李之才師事之益恭之才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　才 朱子語錄朱光庭見程伊川先生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久之乃顧曰二子尚在此乎謝游酢楊時見程明道先生於汝州歸語人曰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立雪 又游酢楊時見程伊川先生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久之乃顧曰二子尚在此乎謝游酢楊時見程明道先生於汝州歸語人曰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立雪 又游酢楊時見程伊川先生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久之乃顧曰二子尚在此乎謝游酢楊時見程明道先生於汝州歸語人曰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納命士 宋史李之才師事名士執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識今始納命　不暇百舍 元史許謙延祐初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魯近而齊晉皆不憚百舍來受業

河南穆修修性莊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詞起中之才事之益謙卒能受易　不憚百舍 元史許謙延祐初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魯近而齊晉皆不憚百舍來受業

記舊讀隨手錄之意有所得輒爲訓釋期有七月五經之旨畧備龍場人則悅守仁相與伐木軒閣而居之學士稍稍來集　爲 斷地編籬 名山藏陳獻章受學吳與弼與弼性莊嚴寡合雖獻章爲斷地編籬研墨捧茶　軒閣而居之 名山藏王守仁正德初謫龍場驛丞龍場萬山中無所得書日坐石穴中默

從學三

增 詩 宋石介同張洞李溫受業富春先生詩曰鳳凰飛來衆鳥隨神龍遊處羣魚嬉道可服今身可屈恂恂如在汾河潛

同學一

原 割席 遺緣管寧與華歆割席分坐詳學三王丹子遺緣而已　事鬼谷 學老龍 藏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有同門生遺表請弔丹槌之令遺緣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暝柯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子僻陋漫訑故棄子而死　孫臏龐涓 漢宣彭祖 史記孫臏龐涓俱學兵法事魏惠王

離羣索居 獨學寡聞 上見白帖

後　並立則樂　相下不厭 詳儒行　遜友視志　敬業

增 嚴顏　游楊 嚴彭祖顏安樂詳儒術三顧門

注　同師　同業 史記儒林傳申公游學長安與董仲舒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

同門生　梁書卓榮幼孤貧好學既長編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講質疑同業友善

重同門友 後漢書極榮拜議郎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會散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皐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

榮爲博士引閎弘爲議郎宋史朱松與李侗爲同門友推重侗道子熹從學熹卒得其業與世南性沉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於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解至累旬不盥櫛

四友講學 舊史張知謇與兄弟五人勵志請書皆以明經擢第宋史馬元康與樂安孫賀吳陸參謀夏侯圭善羣居講學或連日不寢號四友

磨宋史歐陽修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動天下宋史馬元康與樂安孫賀吳陸參謀夏侯圭善羣居講學或連日不寢號四友

時初入太學 陸九齡爲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

同學二

道相觀而善 學記相觀而善之謂摩

曹爽與鄧颺明帝少同硯席介因館羣於其家使弟子推心爲學長史曲從同合日爲卿史

原朋來遠方 論

增合堂同席 卜子山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與合堂同席

三賢志同 文翁公孫弘公冶長三賢皆蜀人文翁公孫弘同師董仲舒公冶長公冶長公孫弘同師孔子司空

賢風尚儒 古文尚書序自安國以上始皇三十四年冬天下大儀以古文字讀之

伯仲自相師友 名山藏李承箕成化中與其兄承芳同占湖藩卿書久之承芳登進士官大理承箕獨從白沙

廢學一

不舉者與同罪 賢儒皆坑

一時賢儒皆坑 後漢書儒林傳序自安帝以後學者頗敝鞠爲國疏牧兒薦

倚席不講朋友相視怠散 後漢書儒林傳序自安帝以後學者頗敝鞠爲國疏牧兒薦

書定五十八篇 史記秦始皇三十四年冬天下大儀以古文字讀之

喪亂屢仆 朱陵酷吏章成議禮樂同奉經歌之音且絕

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元遂使忠章弛廢名教頹毀 下學校廢秦記宰相曰宰廬妃生徒衰少非學官

宋齊鄉里莫或開館 公卿字通經術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

陳永寧後序序 散騎常侍貴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章句之選

明詔追三館生徒敕王公以下子弟一入大學尊師尚儒 發揚勸獎然後審異銓總各程所能則官無曠民樂業矣

其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 官之通經生無修業學校之心矣

鳴鳥蔑聞 詩書焚 詩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一飽絕穀一蹟輟足 准南子儒有邪研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是以一蹟之故輟足不行惑也

學徒盡逐 仁昉撰策秀才文情游藝閒于玲不作宋史馬伸傳嶽宗寧初范致虛攻程頤爲邪說下河南盡逐學徒

杜塞餘道 漢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有曰深閉固距而不肯試以其所守非所聞也

絕滅微學 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非所以教別傳曰扶夏楚也不勤業

不帥教 不帥教猶格之

舍業士而懷 不只以舍人舍業士而懷

殖將落 木不雕傳曰原伯

原懷居 原伯

魯不悅學問于曾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厥氏
陵下替周亦其亂乎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
也與 詩人刺 弟子嘲 上詳學校廢注 邊韶字孝先弟子
寸之陰 既忘祿在其中 是謂民斯為下 並白
已也然而不能 女晝 吾止論語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晝
者嬉戲害之也 道而廢今女晝 燕辟 嬉戲學記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教之所
置 止也 書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孟子有為者辟 屨 由廢也 朋逆師辟學非時習 道則
若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屨賤也 南子欲棄學而循性是僑釋舒而拾其分
卷 西京雜記傳介子年十四好學嘗棄觚而歎曰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於暨儒
數曰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於暨儒 唐書馬
趨少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投筆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立功於代以濟四海安能硏硏為
可乎 棄觚 呂覽尊師篇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
一儒也 聞不若聾 見不若盲 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
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 隱几而睡 處穴何見 三國典略齊許惇無學術與邢卲魏收等同列諸人談說經史惇隱
盈也 几而睡深為勝流所輕 北史人生世不學其猶大處何所見焉
或曰啟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豹而戰忘其皮之虎也注曰羊假虎皮之威武之道未嘗留意時
視肉撮囊 行尸走肉 莊子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雖死記任末曰好學雖死猶生之況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 拾遺
鏤冰雕朽 抱朴子濛空抱虛有似蜀人甄壺之子 盤於遊居多暇日如彼柱杖弗勤弗學若存不學者雖存行尸走肉耳
第而不知 曰聖上萬幾廣覽如此為士者可不研博古今耶 禮不知檀弓之非梨又唐李林甫無學術時選士多
社二字林甫不識謂侍郎韋陟曰此云杜杜何木也 韓符讀書城南詩人不通古今謂之陸沉記
引古言以發以自賢而所聞知多途得之發必差謬為士子所笑 名其先諱 莫對祖姓 國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救山對曰先君獻武之諱為笑焉惟不學也
而名其二諱為笑焉惟不學也 山堂肆考宋孝宗時未應之為待問帝問之曰未嘗留意時上
本子貢之姓其後有木 虛者豈去復姓之苗裔乎他日上謂洪邁曰木性起於何時對曰木
元虛者豈去復姓之苗裔乎他日上謂洪邁曰木性起於何時對曰木待問乃歸知所增乎以明經擢高
識一丁 張茂先博物志詩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弘靖曰天下無事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馬牛而襟裾 鳥
獸丹漆雖 不知今 強引古 史通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 記
唐藏希讓無學術公卿間強
獸安鬚者 韓符讀書城南詩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 鳥
引古言以發以自賢而所聞知多途得之發必差謬為士子所笑 名其先諱 莫對祖姓 國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救山對曰先君獻武之諱為笑焉惟不學也
而名其二諱為笑焉惟不學也 山堂肆考宋孝宗時未應之為待問帝問之曰未嘗留意時上
本子貢之姓其後有木 虛者豈去復姓之苗裔乎他日上謂洪邁曰木性起於何時對曰木待問乃歸知所增乎以明經擢高
識一丁 張茂先博物志詩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弘靖曰天下無事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馬牛而襟裾 鳥
獸丹漆雖 不知今 強引古 史通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 記
唐藏希讓無學術公卿間強
鏤冰雕朽 抱朴子濛空抱虛有似蜀人甄壺之子 盤於遊居多暇日如彼柱杖弗勤弗學若存不學者雖存行尸走肉耳
第而不知 曰聖上萬幾廣覽如此為士者可不研博古今耶 禮不知檀弓之非梨又唐李林甫無學術時選士多
社二字林甫不識謂侍郎韋陟曰此云杜杜何木也 韓符讀書城南詩人不通古今謂之陸沉記
引古言以發以自賢而所聞知多途得之發必差謬為士子所笑 名其先諱 莫對祖姓 國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救山對曰先君獻武之諱為笑焉惟不學也
而名其二諱為笑焉惟不學也 山堂肆考宋孝宗時未應之為待問帝問之曰未嘗留意時上
本子貢之姓其後有木 虛者豈去復姓之苗裔乎他日上謂洪邁曰木性起於何時對曰木待問乃歸知所增乎以明經擢高
識一丁 張茂先博物志詩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弘靖曰天下無事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馬牛而襟裾 鳥
獸丹漆雖 不知今 強引古 史通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 記
唐藏希讓無學術公卿間強
獸安鬚者 韓符讀書城南詩人不通古今謂之陸沉記
引古言以發以自賢而所聞知多途得之發必差謬為士子所笑 名其先諱 莫對祖姓 國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救山對曰先君獻武之諱為笑焉惟不學也
而名其二諱為笑焉惟不學也 山堂肆考宋孝宗時未應之為待問帝問之曰未嘗留意時上
本子貢之姓其後有木 虛者豈去復姓之苗裔乎他日上謂洪邁曰木性起於何時對曰木待問乃歸知所增乎以明經擢高
識一丁 張茂先博物志詩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弘靖曰天下無事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馬牛而襟裾 鳥
獸丹漆雖 不知今 強引古 史通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 記
唐藏希讓無學術公卿間強
鏤冰雕朽 抱朴子濛空抱虛有似蜀人甄壺之子 盤於遊居多暇日如彼柱杖弗勤弗學若存不學者雖存行尸走肉耳
第而不知 曰聖上萬幾廣覽如此為士者可不研博古今耶 禮不知檀弓之非梨又唐李林甫無學術時選士多
社二字林甫不識謂侍郎韋陟曰此云杜杜何木也

三變而爲人日烏矣建信又爲人日開陳必昔進此味

廢學二 不學附

微言絕 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弟子喪而大義乖

圖籍散亂 史記周道既廢秦焚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板圖籍散亂

不學無術 霍光傳光之受襁褓之託擁詔立宣雖周公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

有葉無根 孔帖柳曰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枝葉也仁義爲根抵正直剛毅爲根株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高雨所不活也

中書內坐將軍 潛確類書唐令狐綯拜相温庭筠以其無學譏議之曰中書堂內坐將軍

號沒字碑 潛確類書党進官太尉目不知書一日們腹語曰吾不負將軍耳

讀霍光傳後 山谷議叢寇萊公在岐張忠定任蜀還不留貲裝公曰曾讀霍光傳後山谷與人書云每讀漢

負將軍 潛確類書党進官太尉目不知書一日們腹語曰吾不負將軍故不負此腹但恐腹負將軍耳

晏然一盡 宋史程頤嘗言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

塵俗生胸 黃山谷與人書云海濱漢

不學無術 霍光傳光之受襁褓之

文學部十三

筆一

原釋名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　增成公綏棄故筆賦序筆者畢也能畢舉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　物原虞舜造筆以漆書於方簡　困學記聞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之削爲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削爲良　原博物志蒙恬造筆　初學記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蒙恬更爲之損益耳故說文曰筆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是也　增事文類聚程泰之曰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　原王羲之筆經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用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彫琢然後爲貴也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蹎矣

筆二

增孝經援神契孔子作孝經使曾子抱河洛事北面孔子簪縹筆衣絳衣向北辰而拜　史記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　原漢書張安世持業謹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業朝業也近臣質業謹筆從備顧問或有所記）　揚雄荅劉歆書雄爲郎三歲自奏少不得學願不受三歲俸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詔可令尚書給筆札得觀書石渠　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宮工作楷干頭上象牙寸半著筆下　華嶠後漢書班超投筆歎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筆耕乎　謝承後漢書王充於宅內門戶牆柱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作著論衡八十五篇　拾遺記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巷削荊爲筆（詳好學二）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一副　增拾遺記張華造博物志奏於武帝帝賜麟角筆以麟角爲筆管遼西國所獻也　魏志甄后九歲喜用諸兄筆硯或曰汝當作女博士邪后曰古賢女皆覽前世成敗以爲已戒不知書何由見之　筆髓王右軍書蘭亭楔序用鼠鬚筆遒媚勁健　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　梁書元帝爲湘東王時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用斑

竹管書之　隋書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劉行本爲掌朝進筆於帝承御
復欲取之行本不可帝問之對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因令二司各
行所職　唐百官志起居舍人秉筆隨宰相入殿　唐書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褚遂良須手和墨調
精紙良筆方書　又詢子通書亞於父號大小歐陽體晚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不書
　又岑文本擢中書舍人或勅令叢遽勅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咸無遺意　天寶遺事李白少時夢筆
頭生花自是才思贍逸　又李白便殿草詔時天寒筆凍帝勅宮嬪十人各執牙管呵之令白遞取書字　唐
書柳公權爲司封員外郎穆宗問筆何以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五代史史
弘肇位方鎮嘗言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劒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
乎　蘇東坡集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閽戶而出面街鑿壁實以竹筒
如引水者有人置錢其中則一筆躍出筆盡則取錢攜一壺買酒吟嘯自若凡三十年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
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山堂肆考蔡君謨爲歐陽永叔寫集古目錄序歐以鼠鬚栗尾筆銅
綠筆格等爲潤筆君謨笑以爲太清而不俗　金史選舉志筆硯承奉舊名筆硯令史大定三年更爲筆硯供
奉　又文藝傳王國維初召爲筆硯直長　元史楊奐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
而奐生其父以爲文明之象因名之曰奐

筆三

筆匣　筆架　筆牀　筆格　筆筒　倂筆藏

尒雅翬羽

文犀　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筆管以竹寸以錯寶爲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爲之又以雜寶爲匣厠以
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爲之又以雜寶爲匣厠以
翰用之者必被朱繡之衣綪雕玉之履矣　王羲之筆經漢末一筆之押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文以翡翠此筆
趙國毫中用　蔡邕筆瞗昔蒼頡創業翰墨作用書契興焉夫制作上聖立憲者莫先乎筆詳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錄乎煥乎不可尚矣　治功莫尚　聖志能宣成公綏棄故筆賦序治世之功莫尚于筆又曰非筆不能宣　舐筆操檄　栖筆寢牘　文士傳阮瑀舐筆操檄立成　栖筆寢牘含光而不朙　曹植觀德論栖筆寢牘　給筆作頌　授筆修史

致薪兩束爲寒氷炙　筆硯於是吏不煩民　制彤管　爲寶匣　傅休奕鷹兔賦兔謂鷹曰汝害於物吾於汝傅休奕筆銘　班投　顏炙　上詳筆二　毫　上詳筆一　王羲之筆經漢末諸郡獻兔毫書鴻都門惟
期惟是筆　當面　銘心　蔡邕書侍中執事相見無期惟是筆　賓酬　象管　並詳上注　吳律　趙毫
疏可以當面　下見傅休奕筆銘　雕金飾壁　立憲成功

東觀漢記帝召賈逵賜圖畫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晉書王隱始著國史成八十八卷免官家貧未能遽遂南遊江州投庾元規元規給其筆札　柔不絲屈　剛不玉折　傅休奕

作鋤耒　爲刀削　語林蔡洪赴洛洛中人問吳中舊姓答曰吳府君朱永長嚴仲弼顧彥先張伯威陸士龍此皆筆者刀削也墨者鑒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結構者謀畧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持丹筆　握素管　謝承後漢書盛吉爲廷尉每至寒節罪囚當斷夜研精覈則憒抏小吏自推門寒無人　畜刀筆　東觀漢記曹褒爲漢禮儀畫凡鉛筆　魏畧張凱爲郡門下　懷鉛筆　傅休奕讎詩握素管摛采箋含柔翰　把三寸　贈一抱　揚雄答劉歆書把三寸弱翰詳著遠洛陽絕人道不畜筆硯古詩有客從南來贈我一抱筆　夢五色　避三端　江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　韓詩外傳韓非三端文士筆端武士鋒端辯士舌端　蛇銜　蠅集　魏志管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林上當有一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封象不見其凶無所畏也　魏畧曰官舍久遠隱隱恐恐爲怪耳大蛇銜筆端驚去復來思怒取筆擲地蠅集之　合毫　染翰　魏志管輅傳輅曰官舍毫而翻然　陸雲與兄機書曰君苗每見兄文輒欲焚筆硯　君苗欲焚　魏末傳夏侯太初見召還洛陽絕人道不畜筆硯　陸機文賦或含毫而邀妙或操觚以率爾　封管城侯　見上　于地　夏侯不畜　韓愈毛穎傳文封管城侯　墨曹都統　文翰將軍　王羲之筆經人鬢作筆甚佳又異物志嶺南毛元銳宣城毛元銳字文鋒封管城侯　墨池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晉中興書

筆四

中山之毫 史記蒙恬取中山兔毛作筆 同筆硯 漢宣徽時與張彭祖同筆硯詳硯

不銛加砥 揚子曰不利筆不銛而砥加諸 東市上 琉璨筆 劉楚時記陸士龍曰魏武帝以七月七日作琉璨筆 遼東仙筆 傳李列仙

子敬歎爲絕世 書斷晉韋昶好作筆王子敬得其筆歎爲絕世 著庭戶 左思作三都賦門庭戶牖皆著筆硯十餘年 大筆如椽 晉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當大手筆繼而武帝哀冊謚議皆珣所草 荊筆 王隱晉書二月盡三月初華生荊筆 潘柳業舒荊筆楊版行詔書 打骨作筆 宋雲行記

省費吏民 漢書薛宣爲左馮翊性密靜有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筆硯皆爲設方署利用而已 遼東仙筆 傳李列仙

王羲之與謝安梅檀香筆格 王羲之與謝安書云復君異筆惡書王義之與梁伯張府君書無差紀纂

為方畧 漢書薛宣徽時與張彭祖同筆硯詳硯

一隨其人 不知有筆 上見毛穎傳 東坡曰近製詭異不與人手

曲蟮詰曲紙上書直曰此徐幀下見傳休奕筆賦

蹋鋪塘程奕所製使人快 永耕墳典 散作龍蛇 上下見李德裕琉竹筆管賦 上下見謝宗可黑穎筆詩

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功 黃庭堅詩 奪造化功 無食肉相 詩參須

知丹青筆能奪造化 管以麟角 毛取虎僕 上詳筆二 天中記有獻城太守書趙入黃金關柚毫立在白玉除紫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爲筆詩

管城子無食肉相 貯霎含霧 毫白居易 義之弗與 世南不擇 韓考王義之曰余嘗自爲筆謝

安兒稱裁每甜吾書之吾輒而不與 裹苑裴行儉工草隸每曰褚遂良非精紙佳筆未嘗書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惟子與

常有舍利 黃庭堅詩男兒生世間筆 羣麒麟 簪鳳凰 王勃春日宴宅序且憑鸚鵡之杯聊

端坐白如何事 黃庭堅詩與秋蓬爭光蒲筆叢 李嶠詩并輯校龍書同簪鳳凰筆

龍鬚友 實相枝 使我至此 實相枝班竹筆管也詳硯二 毛錐子 尖頭奴 上詳筆二 北史元魏時有臣古弼頭尖鬢禿

名之曰筆頭又曰尖頭奴時人呼爲筆 友陳元 待陶泓 上見毛穎傳 宋百家詩錢大公以筆五枝墨四丸贈楊時可楊戲大公曰不難須一詩耳楊乃作一絕曰

第十八 事似應終日待陶泓 三品 四德 上詳筆二 筆有四德 一尺 方寸 王充論衡知能之士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能

齒無一公生四客卿過我書 自通 金史馬定國初學詩未有入處 退鋒郎 退筆塚 清異錄趙光逢漸披裘漢見一方以智通 方以智通雅

其父與方寸白 其父與方寸白 退鋒郎 退筆塚 清異錄趙光逢漸披裘漢見一方以智通 方以智通雅

思光獨孤貞節立 尚書故實僧智永積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者所 退鋒郎 退筆塚 清異錄趙光逢漸披裘漢見一方以智通 方以智通雅

名慮班獻之有班竹筆格平生愛惜子弟寶之一歲奉五公七十如此 鏤蘇題 獻李白 開元遺事李白一錦囊

千鵬之子弟佯爲求得以獻欣然以十千與之 一歲奉五公七十如此 鏤蘇題 獻李白 開元遺事李白一錦囊

常置硯席間每天欲雨即津出如汗題常以此爲雨候 綠英候梅檀香筆格 筆叢 筆槽 上見張栻筆槽而陂其槽者 王慶集有

海李白游慈恩寺僧捧牌乞詩白題訖僧以此爲綠英候 綠英候梅檀香筆格 筆叢 筆槽 上見張栻筆槽而陂其槽者 王慶集有

白其主人曰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 但半面之人 交忽然折節矣主人大笑

西天竺國迦葉尊者以筆插琴坐
禪心編而食
筆耕而食　張著翰林盛事王勃能爲文請者甚衆金帛盈牘人
佩以禾稷　孔帖李靖五世孫彦芳其舊物有焉
筆授司寇　少卿時閑知一亦屬
筆月會昌中詔折浮圖因問有爲
筆帖云近業寄筆出鋒太短傷
筆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清
筆不爾退還即以常
筆與之夫
筆非右軍不能用　孔帖世傳宣州諸葛氏能書
筆失鋒長則洪圍自由　非右軍不能用　語其子曰柳學士如
以不入用別求
以袖代筆　天中記唐相裴休早肄業于河內之太行山後登顯位建寺於彼
先與者二筆　侯裴公親題公以衣
祖黑墨書之
其霑屋裴公曰向以之代筆來
花泉　僧貫休詩帶香因洗落花泉
引書媿而
以休休微之
題云手寫是經其軸有魯
尚南部烟花錄其軸有魯
碧鏤牙管　景龍文館集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東壁題書
筆大業拾遺後唐上元縣開寺閣
會昌中詔折浮圖因問有爲
筆帖云近業寄筆出鋒太短傷
筆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清
筆不爾退還即以常
筆與之夫
筆非右軍不能用　孔帖世傳宣州諸葛氏能書
筆失鋒長則洪圍自由　非右軍不能用　語其子曰柳學士如
以不入用別求
以袖代筆　天中記唐相裴休早肄業于河內之太行山後登顯位建寺於彼
先與者二筆　侯裴公親題公以衣
祖黑墨書之
其霑屋裴公曰向以之代筆來
花泉　僧貫休詩帶香因洗落花泉
引書媿而
以休休微之
題云手寫是經其軸有魯
尚南部烟花錄其軸有魯
碧鏤牙管　景龍文館集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東壁題書
筆大業拾遺後唐上元縣開寺閣
會昌中詔折浮圖因問有爲
筆月大業拾遺後唐上元縣開寺閣
會昌中詔折浮圖因問有爲
筆帖云近業寄筆出鋒太短傷
筆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清
筆不爾退還即以常
筆與之夫
筆非右軍不能用　孔帖世傳宣州諸葛氏能書
筆失鋒長則洪圍自由　非右軍不能用　語其子曰柳學士如
以不入用別求
以袖代筆　天中記唐相裴休早肄業于河內之太行山後登顯位建寺於彼
先與者二筆　侯裴公親題公以衣
祖黑墨書之
其霑屋裴公曰向以之代筆來
花泉　僧貫休詩帶香因洗落花泉
引書媿而
以休休微之
題云手寫是經其軸有魯
尚南部烟花錄其軸有魯
碧鏤牙管　景龍文館集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東壁題書
筆

毛錐斂避牧餘尖積間黯雖渴銅雀案上爬沙枯玉蟾　黃庭堅謝送宣城筆詩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一束喜從公處得千金求買市中無漫投墨客摹料斗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事疎平生幾量展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勳勞在石渠拔吏文書　又咏猩猩毛筆詩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量展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勳勞在石渠拔毫勢欲吞　謝宗可鼠鬚筆詩夜逐虛星上月宮奮鬚奪得管城公索中不攬吟窓夢指下先爭翰苑功莫笑硯池濡醉墨絶勝倉廩飽陳紅平生齟盡詩書字散作龍蛇落紙中　胡天游無筆歎詩宣城鼠鬚不可索越南雞毛不可得山中老禿千枝曉夢有時來五色一庭老葉掃西風袖手空階看蟻迹　明曾棨贈筆工陸繼翁詩空山老兔脫毛骨簡拔精銳披蒙茸平原霜氣在毫末水面猶覺吹秋風製成進入蓬萊宮紫花彤管飛青虹九重清燕發宸翰五色絢爛皆成龍我時得之一揮灑落紙欲挫詞塲鋒秉心蘭慈動光彩栗尾雞距爭奇雄揭來簪此扈仙蹕欲補造化難爲功

賦　後漢蔡邕筆賦惟其翰之所生於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摽捍體遞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搏以直端染元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贊宓皇之洪勳敘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觀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敘彝倫綜人事于晻昧兮贊幽冥與神明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之位也新故代謝四時之次也圓和正直規矩之極也元首黃管天地之色也　晉傅休奕筆賦簡修毫之奇兔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秋水芬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巧名工遲術纏以素泉納以元漆豐約得中不文不質爾乃染芳松之淳煙寫文象於統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　成公綏棄故筆賦有蒼頡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羲氏之畫卦載萬物于五行乃發慮于書契採秋毫之頴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屬象齒於纖鋒染青松之微煙著不泯之永蹤　梁吳均筆格賦幽山之桂樹恒繁風而抱霧葉委轡而陸離根縱橫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剪其匪條爲此筆格趺則巖巖方爽似華山之孤生上則員負峻逸若九疑之爭出長對坐而衙銛終騁能于逸少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小窺其管如老聃唐白居易雞距筆賦圓而直始造意于蒙恬利而

氏之心空故不得兔毫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難距無
松煙之墨灑鷺毛之素莫不畫爲屈鐵點成垂露輟翰停毫既象乎翹足就棲之夕揮銼拂銳又似乎奮拳引
闕之時是以搦之而變成金距書之而化出銀鉤董狐操可以勒爲良史宣尼握可以削定春秋斯距也如翩
如戟可繫可縛見之者書狂發乘之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鳥跡落縹囊或處類藏錐之沈潛
團扇忽書同舞鏡之揮霍　實紺五色筆賦含五彩而可寶煥六書以增媚積毫端於一勺潛含水章施墨妙
於八行宛成錦字戴帛驚頌文漸出臨池訝蓮影長新效用辭林分宿鳥之丹羽呈功學海間遊魚之彩鱗粲
松烟以霞駭操竹簡而疲凝紛色絲兮宜映練囊華科斗兮似開緗帙動人文之際懷豹變于良霄呈鳥跡之
前想烏凝于瑞日故可以彰施蘸葉點緻桃花彼雕翠羽而示功鏤文犀以窮奢曾不如披藻翰而發光華
李德裕班竹筆管賦序寻寓居郊外有湘中守贈以斑竹筆管奇彩爛然愛玩不足因爲賦以報之曰緣層嶺
分茂奇篠夾澄瀾兮聳修竹灑思疲兮珠已盡染翠莖兮苔更侵爰有良牧採之嵓趾表貞節於苦寒見虛心
於君子始操截以成管因天姿而具美疑貝錦之濯波似餘霞之散綺昔漢代方修增其炳煥級明璣以爲柙
飾文犀以爲玩徒有貴於繁華竟何資於藻翰曾不知擇美於江潭訪奇於湘岸惟茲物之日用與造化而齊
均方實此以終老永躬耕乎典墳

晉郭璞筆贊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

後漢李尤筆銘筆之強志庶事分別七術雖衆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魏傳選筆銘昔在上古結繩而誓降及後載易以書契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

書契之興興自頡皇肇建一體浸遂繁昌彌綸羣事通達幽垂訓紀典匪筆靡修實爲心畫藏否斯由厥美
弘大置類鮮儔德興之著惟道是揚苟逞其違禍亦無方

晉傅休奕筆銘韡韡彤管冉冉輕翰正色元墨銘心寫言

宋張栻筆囊銘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及王隱筆銘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

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實治平中賜物厚陵之賜文王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詞穀粟萬世豈
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笏謹哉斯藏惟德其物　明方孝孺筆銘妄動有悔道不可悖勿謂汝才

後有萬世

【傳】唐韓愈毛穎傳毛穎中山人秦蒙恬南伐楚次中山大獵圍毛氏之族拔其巢載穎而歸奉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穎爲人強記而便敏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累拜中書令上與絳人陳元弘農陶泓會稽楮先生友善其出處必偕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畫不能稱上意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

【制】口鄭東山撰中書令管城侯制美秀而文神明之胄本長生於月殿亦分配於日辰華顏欲禿豈辭拔楊氏之一毛清節自持素恥誉晉臣之三窟雖勳名異乎定遠而摹畫妙於右軍俾歸掌握供內庭肆筆之娛爰布腹心啓寮宇同文之兆錫之湯沐貢以絳縞載剖丹書之券大開孤竹之封期益廣惠施之五車毋但樂渭川之千畝

【碧】梁元帝謝東宮賜白牙鏤管筆啓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霑遠雕鐫精巧似遼東之仙物圖寫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喈致贈纔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濕蒸由單庸陋方覺琬琰無當隨珠過後但有羨卜商無因則削徒懷曾植恒願執鞭　庾肩吾謝賚銅硯筆格啓

烟庵青石已踐孔氏之壇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璧并出梁園來領教室

硯一

【釋名】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增】正字通硯亦作研　李之彥硯譜太公金匱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銀得污白是知硯其來尚矣　又蘇易簡文房四譜言四實硯爲首筆墨兼紙皆可隨時收索可與終身俱者惟硯而已　米芾硯史器以用爲功玉不爲鼎陶不爲柱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爲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文藻緣飾失硯之用

硯二

【增】李之彥硯譜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　【原】漢書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宣帝微時同硯席　【增】文房四譜載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俾陶人澄泥以鑄琢硯甚工貯水數日不燥世傳其瓦俾陶人澄泥以鑄

給濕過加胡桃油埏埴之故與他硯異　宋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石硯一枚牙子百副紀有漆書硯則其事也　宋拾遺記張華造博物志奏於武帝帝賜青鐵硯此鐵于闐國所出獻而鑄爲硯也　晉書庾冀少爲侍中表求所重贈以鹿角書格蜂硯象牙筆管　宋陳留志范喬年兩歲祖馨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始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天中記東魏孝靜帝芝生銅硯　晉書何充傳充清異錄開元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實相枝各二百龍鱗月硯各一鱗石紋似之歙產也

又唐書顏士實至倉曹李韶家見歙硯頗良既退語同行者曰君識此硯乎蓋三灾石也字札不奇硯一灾文詞不美硯二灾窓几狼籍硯三灾同行者斂着領之　北夢瑣言鄭朗落志時几硯有聲洪法師在座曰有聲價之象朗後位台輔　孔帖秦系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硯注老子　五代史桑維翰傳人以爲桑喪同音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仕辛以進士及第　王氏叢苑前鑒高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鑒心許之友人不告而去乃徒步追及送之　洪景伯歙硯諧娶源硯在唐開元中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里見疊石瑩潔可愛因攜以歸刊成硯温潤大過端溪由是山下始傳至南唐李後主精意翰墨歙守又獻硯并薦硯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擢爲硯官　曹繼善歙硯說按龍尾山在婺源縣長城里亦名羅紋山下名芙蓉溪石坑最多延袤百餘里取之不絕　李之彥硯譜李後主索之良苦陶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不耗斛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濶澤自是硯無復濶澤　蘇易簡硯譜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石爲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人採石爲硯必以牛羊祭之不爾雷電失石所在　宋史吳越錢俶善草書上遣使謂曰聞鄉善草聖可寫一二紙進俶即以舊所書紺圖上之詔書褒美因賜玉硯金匣一紅綠象牙筆管龍鳳墨蜀牋盈丈紙皆百數又胡旦著漢春秋等書斷大方硯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硯　又包拯爲端州守州歲貢硯前守所取輒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止足供數後官滿一硯不持以歸　山堂肆考宋張仲幾有龍尾紫石硯東坡以銅劒易之　又宋蘇頌守杭梁燾以京朝官通判明州道出錢塘公一見異之臨別以一硯遺之曰留爲他日玉堂之用後頌拜相燾在翰林草制乃其硯也　天中記宋謝璧知徽州時嘗於舊坑取石貢理宗初

坑上常有五色雲如錦衾郡檄隨雲覆處斲之得佳石有白文宛轉如二龍戲發爲硯雲氣不復見矣

硯三 硯匣附

孔石 晉銀 伍緝之從征記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製甚古朴蓋孔子平生時物也永嘉六年劉聰引帝入宴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聽與王武子相遠即贈聯以柘弓銀硯御曰否帝曰敵忘之

銀帶 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曰深二百許丈石青色堪爲硯

金池 魏武上雜物疏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下見傅休奕硯賦

溪源石穴 永嘉郡記硯溪源中多石硯

龍尾 馬肝 蘇易簡硯譜歙硯出婺源龍尾溪山谷間石青緑色發墨如玉而堅潤者爲上其次則青花白地者又次則紫赤色者又次則黃黑色者又次則淺青色者又次則青白色者又次則純青色者又次則青緑色者又次則青黃色者又次則黃白色者又次則純白色者又次則純黑色者又次則紫色者又次則純紫色者又次則青紫色者又次則青碧色者又次則青灰色者又次則青黑色者又次則青赤色者又次則青綠色者又次則青藍

硯天如玉太原王顧以為硯余名之曰風味然其產不富或以為神仙遺物實而用多拒墨孔帖亟常硯

硯詩調應通月業硯雪溪狀天池如月量洪景伯錄硯譜名狀第六曰天池中守清杜得紅絲石於黑山琢為硯其理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山岩或如雲霧花卉或如月暈或如星點或如水泥皆天然成文房四譜綠端出水自不涸七實鑑四環鼓圓元魯博事內府中有七實硯一所藏盡其巧爭冬寒硯水自消陶穀清異錄宣州裁衣畔用一石鎮色紫而後取則為硯則大過于以為堪為硯則小過于鼓則不乾彥猷作硯錄昂為第一青潤

硯二 李之彥 贈庾冕 遺洪昇

硯形正圓腰作兩池底分三魚口以承之紫潤可愛背有字云璧友清異錄余家世寶一硯形制端溪水中石其色紫山半石其色青山之際必訪山水之陰氏年月覺其石美一鱗一甲隱隱可見背有李處士能補成器無暖類新硯復舊如初叔祖宰毓之朱腸諸阮溫清之際必訪山水之陰氏年月覺其石美一鱗一甲隱隱可見背有李處士能補成器無暖類新硯復舊如初叔祖宰毓之朱腸諸阮溫清之際必訪山水之陰氏年月覺其石美

硯二 文房四譜 綠端出水自不涸

硯形正圓腰作兩池底分三魚口以承之紫潤可愛背有字云璧友清異錄余家世寶一

硯二 洪昇 先生傳

先生吳郡人善書畫與趙文敏同時名相埒文敏嘗為先生寫小像先生為文敏作硯錄昂為第一

硯二 洪昇 先生傳

先生吳郡人善書畫與趙文敏同時名相埒文敏嘗為先生寫小像先生為文敏作硯錄昂為第一

硯二 李之彥 贈庾冕 遺洪昇

李之彥參軍譜石為之狀酷類端溪水中石為硯則大過于以為堪為硯則小過于鼓則不乾彥猷作硯錄昂為第一

硯二 上詳 硯二 上詳

硯形正圓腰作兩池底分三魚口以承之紫潤可愛背有字云璧友清異錄余家世寶一

硯二 上詳 硯二 上詳

硯形正圓腰作兩池底分三魚口以承之紫潤可愛背有字云璧友清異錄余家世寶

硯譜 曹寶光 金石交 上見杜甫石硯詩 金石交 魚硯 詳平生贈于金石交 硯銘 珍此墨池 硯池 清碧色如之 硯底 有款識云吳興顧渚之 硯石 不足于形 耳因以 硯式 曰文字之 硯之 祥也 試賣而用之 德人俊人 死眼活眼 端石如 端石 不一 一眼足人意 又澀 端硯 屢倒失之 一訣耳 蘇易簡硯譜 端石有 死眼活眼之別 圖景相 重黃 有死眼 活眼之 別圖景 相重黃 端溪 溪石 曰 端石 硯之美者 青綠黃三色 相重多者 自外至心 凡九重 其大者 尤爲希 有或布 列硯中 如北斗 低眼高眼 尤可 貴以不 爲墨漬 常可睹 也 表裏瑩 瑩如紙 又蘇易簡云 硯有薄 如紙 漲春綠 淡青如 秋雨新 漲遠望 暮天表 裏瑩潔 都無 紋理 善鑑 硯說 唐公 硯錄 云皆 過于 翰林 業蓋 所謂 硯見一 硯方四 五寸許 其色 今不 復有 上品 端州石 天下之冠 李之彥 澄心堂 紙譜 硯得一 枚腹有 四眼餘 鉉名之 說 眼列斗形 蘇易簡 硯譜 唐彥猷 硯譜 李後主 留意筆 札所用 之硯 李廷珪 墨龍尾 石硯爲 天下之 冠 李之彥 彥硯譜 端州石 末評硯 人青州 石末 太平御覽 柳公權 青州石 末 青州石末 水磨瑠璃 李白 自漢陽歸 詩去歲左 遷 水磨瑠璃硯水常帖 鐵面尚書 風翔退 耕錄 薛 硯爲 硯封 九錫 拜 鐵面尚書 侯使持 節監 墨軍事 長史 參 鐵面尚書 硯癡 蓋語 出 後人思德愛物 硯癡 石硯銘 揚州有 石硯一 枚是晉 張華所 用之 硯也 後人思德愛物 洗硯池 文房四 譜 趙州 洗硯 池至 今水書 黑色 宅 翔鳳硯 蓋梁 書武帝 性儉 吳令 唐 硯譜 臣詳 筆三 又柳 宗元柳 州寄 周韶 州詩 印文 硯匣 硯室 瑠璃 硯匣 詳筆 三又柳 宗元柳 州寄 周韶 州詩 印文 硯匣留 塵盡 日封 下詳雪 方池 注 瑠璃硯匣留塵盡日封 硯四 硯藏 附 東觀漢記 錄竟與劉 歆子 書曰前 世以磨 研 凍釋學 篇章 崔寔四 民月令 正月 硯凍釋 命童幼 入小 硯凍釋 命童幼 入小 學學篇 章硯凍 釋讀 孝經論 語 後人思 德愛物 硯銘 揚州有 石硯一 枚是晉 張華所 用之 硯也 吳都石 硯 山名見 北堂書 鈔 硯譜 端硯 蓋梁 書武帝 性儉 吳令 唐 硯譜 進蹄成 璧龍大 蟾蜍 蜘蛛 鳳 硯池 也有洗 硯池 至今水 書黑色 宅 翔鳳硯 蓋梁 書武帝 性儉 吳令 唐 硯譜 進蹄成 璧龍大 蟾蜍 蜘蛛 鳳 硯癡 蓋語出 後人思 德愛物 硯癡 石硯銘 揚州有 石硯一 枚是晉 張華所 用之 硯也 吳都石 硯 山名見 北堂書 鈔 硯譜 端

硯五

歐陽詩唐楊師道詠硯詩圓池類璧水輕翰染煙華將軍欲定遠見棄不應賒　李白酬殷十一粟岡硯詩灑染中山毫光輝吳門練天寒水不凍日用心不倦攜此臨墨池還如對君面　杜甫石硯詩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多水遲隱見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知汝隨顧盼　李賀楊生青花紫石硯歌端州石匠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刓抱水含滿唇暗灑蓑弘冷血痕紗惟畫暖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熏乾膩薄重立脚勻數寸光秋無日晷圖臺促黠聲靜新孔硯寬頑何足云　陸龜蒙謝襲美贈紫石硯詩霞骨堅來玉自愁琢成飛燕古釵頭澄沙脆弱聞應俟青鐵沈埋見亦羞最稱風亭批碧簡好將雲實濆寒流君能把贈閑吟客偏寫江南物象酬　李山甫古石硯詩追琢他山石方圓一勺深抱貞惟守墨求用每虛心波浪因文起塵埃爲賡侵憑君更研究何啻直千金　劉禹錫謝友生遺端谿硯詩尋常濡翰次恨不到端谿得自者蓋以潤爲利用云　玉堂新樣　潛確類書丁寶臣知端州製綠石硯送王安石謂之王堂新樣安石以詩報之曰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蜜溪綠石鐫久埋巖壑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　環水如辟雍　米芾硯譜端硯中間有眼如鐵環水如碧雍之製而磨墨處無磨墨汁頓入用　起墨益毫　石今呈祥佩韋墨兮增光出煨燼今不敗伊蘇氏兮其昌張九成識　不必以眼爲貴　老學菴記宋高宗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暇乃佳不必以眼爲貴　玉兔朝元　硯此爲細羅紋斛綠紋歙石面有葱色兔月二像其五代前物也旁刻建中靖國元年改製下刻篆書一奉　松磨硯　潛確類書端松磨　水晶硯　又信州水晶硯於用　金錯盆　世說秦嘉婦與嘉書　但曰玉帶生　以酒爲滴　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爲硯以酒爲書滴取其不冰　玉蟾蜍　又曰廣陵王去疾發晉靈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顧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盛硯滴又杜甫詩玉帶生端人也事文山丞相爲文墨賓客之呼召不以名玉帶生爲人端厚強記默識丞相素重之舊服生紫衣玉帶元張憲有玉帶生歌其序云玉帶生端人也事文山丞相爲文墨賓客之呼召不以名恩賜生紫衣玉帶至今不改其舊　紫玉帶　墨以爲硯號曰硯山　水晶硯屏　元揭傒斯硯山詩序山石出靈璧其大不盈尺高半之中橫出方平可二寸許有細潤發墨趙子昂銘其陰　硯山　陽絕澗前後五十五峯東南有飛磴橫出方平可二寸許有細潤發墨趙子昂銘其陰　不必以眼爲貴　老學菴記宋高宗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暇乃佳不必以眼爲貴　玉兔朝元　硯此爲細羅紋斛綠紋歙石面有葱色兔月二像其五代前物也旁刻建中靖國元年改製下刻篆書一奉　松磨硯　潛確類書端松磨　水晶硯　又信州水晶硯於虞磨墨汁頓入用　起墨益毫　石今呈祥佩韋墨兮增光出煨燼今不敗伊蘇氏兮其昌張九成識　不必以眼爲貴　老學菴記宋高宗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暇乃佳不必以眼爲貴　玉兔朝元　硯此爲細羅紋斛綠紋歙石面有葱色兔月二像其五代前物也旁刻建中靖國元年改製下刻篆書一奉　松磨硯　潛確類書端松磨　水晶硯　又信州水晶硯於虞磨墨汁頓入用　起墨益毫　石今呈祥佩韋墨兮增光出煨燼今不敗伊蘇氏兮其昌張九成識　不必以眼爲貴　老學菴記宋高宗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暇乃佳不必以眼爲貴　玉兔朝元　硯此爲細羅紋斛綠紋歙石面有葱色兔月二像其五代前物也旁刻建中靖國元年改製下刻篆書一奉　松磨硯　潛確類書端松磨　水晶硯　又信州水晶硯於虞磨墨汁頓入用　起墨益毫　石今呈祥佩韋墨兮增光出煨燼今不敗伊蘇氏兮其昌張九成識　不必以眼爲貴　老學菴記宋高宗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暇乃佳不必以眼爲貴　玉兔朝元　硯此爲細羅紋斛綠紋歙石面有葱色兔月二像其五代前物也旁刻建中靖國元年改製下刻篆書一奉　松磨硯　潛確類書端松磨　水晶硯　又信州水晶硯於虞磨墨汁頓入用　起墨益毫　水龜　傳休奕水龜銘似清泉潤彼元龜象自然含源吐水有銘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源吐水有　水盂　清異錄歐陽通善書修飾文具其家藏遺物尚多皆就刻名號研室曰紫方館金盛硯滴曰金小相鎮紙曰文上賜高麗小盂　金小相　清異錄歐陽通善書修飾文具其家藏遺物尚多皆就刻名號研室曰紫方館金盛硯滴曰金小相鎮紙曰文上賜高麗套子龜小連城千鈞史界尺曰由準氏芒筆曰畦宗文壯哉筆　寫胷中奇　硯間英姿欲摩雲豈獨濡毫端正可清妖氛會當侍君

新知已如逢舊解攜竭天補剩石昆劒切來泥著指痕鶴濕俜旬水未低阿雲潤柱礎筆彩飲虹霓鵲眼工諳謬羊肝士乍刲連嘶光比鏡囚墨賦於磬硯小金爲斗泓澄玉作隄　宋韓琦古硯詩昭陽殿冕不可壞埋沒曠野迷荒榛數百年來取爲硯墨光爛發波成輪求之日盛得日少片材無異圭璧珍辭斑著骨尚乾翠夜雨點漬痕如新當時此復近舊溜印以篆字花其唇　蘇軾龍尾硯歌黃琮白琥天不惜顧恐貪夫死懷璧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寫於石與天作石來幾時與人作硯初不辭詩哉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惠澤州呂道人硯詩君不見銅雀臺邊多事土走上觚稜蔭歌舞餘香分盡垢不除却寄書編崔臺邊多事土走上觚稜蔭歌舞餘香分盡垢不除却寄書呂翁已去泫餘泣通譜未許弘農陶暮年得君眞耐久摩挲玉質雲生手未知南越石虛中亦有文章似君否西家撲滿本弟昆趣清尚濁何年分一朝蹔地眞兎礫莫望韓公無瘞文　陳師道謝寇十一惠端硯詩端溪四山下龍淵夢積中州清淑氣金聲玉骨石爲容河江屈流雲作使滑如女膚色馬肝夜半神光際天地沒人投深索千丈探頷適遭龍伯睡轆轤挽出萬人負千歲之藏一朝致琢爲時樣供翰墨十襲包藏百金貴　劉克莊硯詩二硯溫如玉琢成信知天地有精英馬肝紫潤尤宜沐鵝眼青圓宛似生未愛潘郎呼作友便教米老拜爲兄　金雷淵洮石硯詩緹囊深複有滄洲文石春融翠欲流退筆成丘竟何益乘時直欲礪吳鈎　元揭傒斯硯山詩何年靈壁一拳石五十五峯不盈尺峯峯相向如削鐵祝融紫蓋前後列東南一泓尤可愛白晝元雲生靈霧在唐已著羣玉賦入宋更受元章拜天台頒洞雲海連戴氏藏之餘百年陰崖洞窪寒谷斫宛轉細路通褒斜崑崙蓬萊與方壺坐卧相對神仙居硬黃從寫黃庭帖汗青或抄鴻寶書願君谷神長不老淨几明窓永相保　趙孟頫賦張秋泉所藏硯山詩泰山亦一拳多勢雄齊魯青巍我此中却是小岱岳峯巒無數生陂陀千巖萬壑來几上中有絶澗橫天河粤從混沌元氣判自然凝結非鎔磨米公平生好奇者大書深刻無差訛旁有小研天所造仰受筆墨如圓荷我欲爲君書道德但願此石不用鑿　宋无端石硯詩千年器璞斬新硎一片琳腴截紫青雲漢帶星來玉匣墨池蒸雨出滄溟煙開霧斂天晶彩海靜江澄地典型要與陶泓作佳傳老磨松液寫黃庭　許有壬謝李惟中貺未央官瓦硯詩甄官陶瓦極能事鉛丹細擣咸陽泥人間購求作珍玩舊磨爲硯尤瑰奇體呈全璧徑尺許沼開新

月才一眥堅如鐵石潤如玉墨聲瑟瑟松風吹竹生毛韻賀得友坐令几案增光輝
割黑龍尾硯作端溪蒼玉子花鑲鐵面一尺方紫霧紅光上書几銀絲雙纏玉腰圍翡翠青斑繡紫衣金星鵲
眼不敢現素上墨花皆倒飛景炎丞相魁龍牓撫玩不殊珠在掌抱遺老人生計拙愛把文章寫忠烈霜毫一
夜電光飛不必矮桑重鑄鐵　明宋濂灘哥石硯歌鬼工雷斧琢削古天光電彩生新容裘將四尺廣踰半作
鎮弗遷猶華嵩涉唐入宋歲三百但見寶氣浮晴虹方今聖人重文獻壇蒙舟載來江東風磨雨濯露精彩奉
勅舁入文華宮宮中日昃萬幾暇侍臣左右咸雲從紫端元歙盡斥去欣然爲此回重瞳重瞳一顧光照日天
章奎畫分纖穠有才沈鞅恨已久石如能語誇奇逢願將斯硯傳萬世什襲不下古鼎鐘上明文德化八極下
書寬詔蘇疲癃

硯賦 晉傅休奕硯賦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鍛金鐵而爲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
二儀木責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彩漆之膠固含沖德之清元　唐張少博石硯賦溫潤稱珍騰異彩而玉
色追琢成器發奇文而綺斑蓋求伸於知已爰待用于君子將吮墨以濡翰乃操觚而汲水或外圍兮若規或
中平兮如砥匠石流眄藻熒生輝象龜而負圖乍伏如鵠之銜印將飛撫之類磬發奇音對之若鏡開新色既
垂文以呈象亦澄瀾而漬墨用之漢帝常同彭祖之席存之魯國猶列宣尼之廟　黎逢石硯賦琢而磨之其
滑如砥欲精研而染墨在虛中而貯水水騰暈而環周墨浮光而黛起成器尚古徵閱里於素王匠法增華參
會稽之內史一奉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淨對此大匠厠諸洪筆見珍於殺青之辰爲用於草元之日

硯頌 魏繁欽硯頌有般倕之妙匠兮倪詭異於邊都稽山川之神瑞兮識璘璇之內數遂榮繩於規矩兮假卞
氏之遺模擬渾靈之摩制兮效羲和之毀隅鈎三趾於夏鼎兮象辰宿之相扶供無窮之秘用兮御几筵而優
游

硯贊 魏繁欽硯贊方如地象圓似天常或薄或厚乃圓乃方班采散色漚潤毫芒點黛文字曜明典章施而不
德吐惠無疆漸漬甘液吸受流芳

硯銘 魏王粲硯銘昔在皇頡爰初書契以代結繩民察官理庶績誕興在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爲行書不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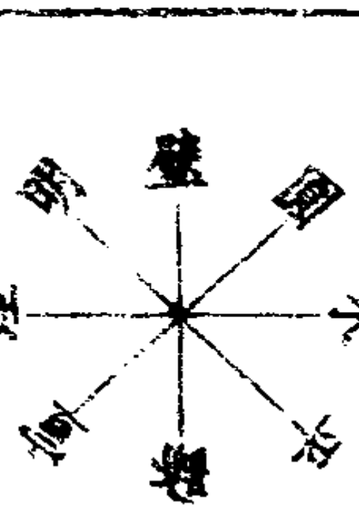
心淳朴澆散俗以湖沈墨遠輸染學是若念茲在茲惟元是宅

梁武帝硯銘

音辨論

假峭匪

梁丘遲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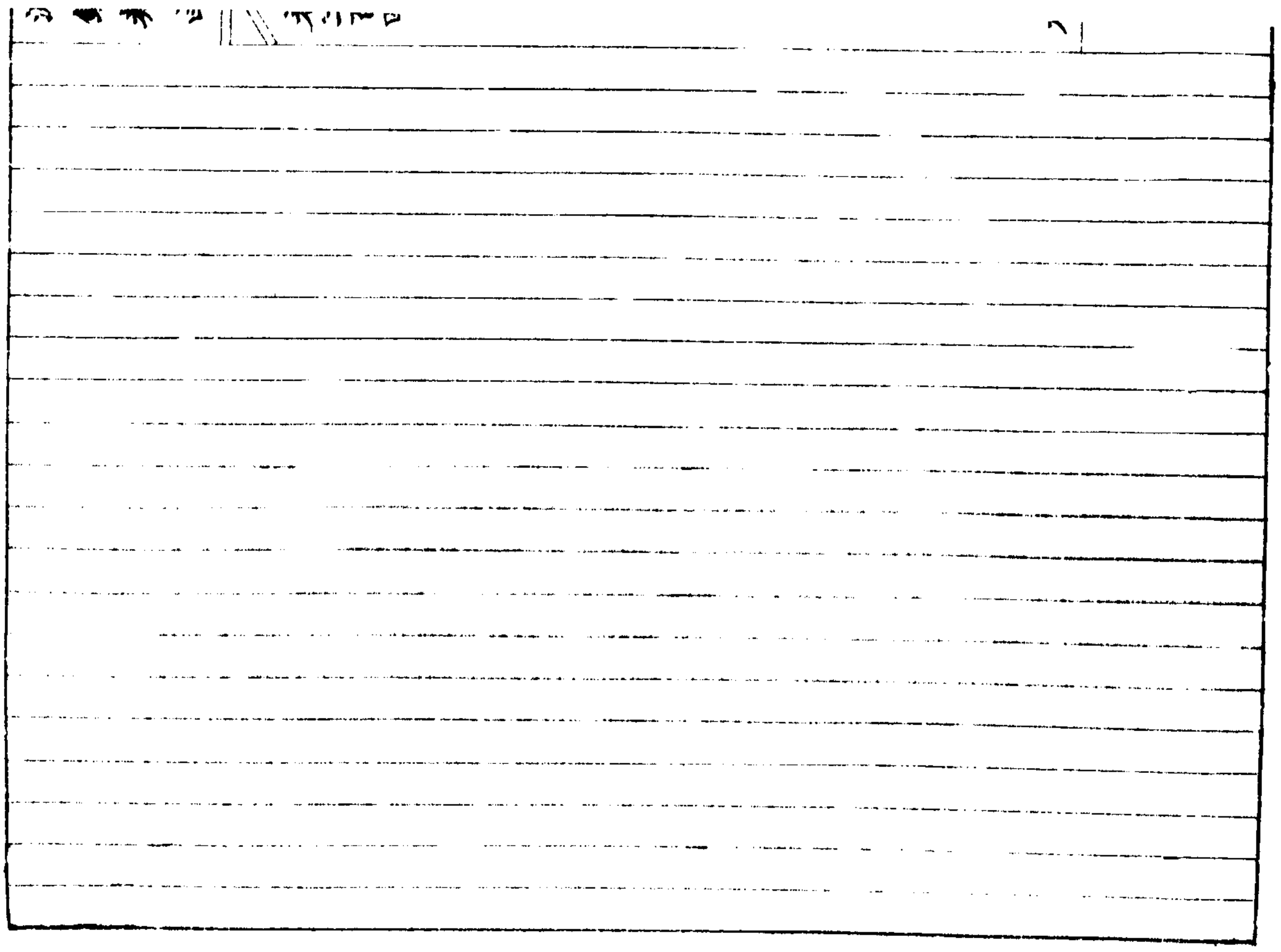


宋蘇軾孔毅甫龍尾硯銘澀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穀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又鳳味硯銘帝規武奭作茶園山爲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發靈實殘瑋動璧澤而黑肩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　又端硯銘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鼓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又程公密子石硯銘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黃庭堅硯銘制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奪者黠性質溫潤可使躁者靜戾者聽　唐庚古硯銘序硯與筆墨出處相近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爲體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　崔鶚古硯銘知其白守其黑似老學不厭教不倦似孔其實墨家者流摩頂放踵　明方孝孺硯銘其體剛肖乎乾其用靜法乎坤惟德全永長存　唐順之銅雀硯銘昔惟瓦藏歌女貯雞爲今維硯侑圖史承鉛槧鳴呼其爲瓦也不知其爲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零落又

安知其不復爲瓦也　又小硯銘大者凝然利以居小者扁然利以行不有居者牆壁戶牖誰與供十年之著述不有行者蒼山白水誰與收五岳之精英

傳宋蘇軾萬石君羅文傳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里人石工見之曰此邦之彥也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武帝方向學喜文翰文由中書舍人毛純薦上望見異焉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眞是也使待詔中書每有詔命典策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上嘗歎曰國寶也然厚重堅貞行無瑕玷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爲飲器上思其功封文號萬石君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犯喜與老成知書者遊體有寒疾每冬月侍書輒面氷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狩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簒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文浸不用

誥　鄭東山撰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風範端凝面目嚴冷巧匠斲山骨剖元化之精英鑠地作金聲霧斯文之圭角廉而不劌澤乎其容圓成規方成矩凜若通才磨不磷涅不緇屹然雅操抱茲端溪之璞宜呈孔席之珍日高丈五影動花磚夜草制三風生玉署若實儀之清以介與楊億之勁而剛是以似之與其潔也可依前石鄉侯除翰林學士



【記】釋名紙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　服虔通俗文曰方絜曰紙　後漢書宦者傳蔡倫字敬仲位尚方令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　初學記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系貧者無之或用蒲寫書則路溫舒截蒲是也至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劉敬仲始方令自古從巾又魏人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云紙今帋則其字從巾之謂也見漢記及王隱晉書　【述】有左伯善造紙齊薄子良與王僧虔書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左伯字子邑韋誕字仲將張芝字伯英　【補】潛確類書蔡倫後

紙二

【記】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紙麻紙敕紙法紙各一百　【補】南方草木狀蜜香紙以蜜香樹皮作之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所撰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以進　拾遺記張華造博物志奏于武帝帝賜側理縑萬番此南越所獻後人言陟里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　【原】枹朴子洪家貧伐薪賣以給紙筆常乏紙每所寫皆及覆有字人少能讀　語林王右軍爲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檢校庫中有九萬牋紙悉以與謝公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補】世說王羲之書蘭亭序用蠶繭紙紙似繭而澤也　【原】王隱晉書陳壽卒詔下河南尹華濟遣吏賫紙筆就壽門下寫三國志　【補】晉書左思作三都賦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一句即書之賦成競相傳寫洛陽紙貴　【原】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鳳凰口中令銜之飛下端門　沈約宋書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補】丹陽記江寧縣有紙官署齊高帝造紙所也嘗造凝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　唐書杜暹爲婺州參軍秩滿受歸吏以紙萬張贈之暹惟受百幅人服之號百

紙參軍　唐書高宗上元詔詔勅施行既爲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今後皆用黃紙　酉陽雜俎天寶中進一異蜂其體如人置紗籠中忽有數蜂翔集相慰勉一曰子與青童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當爲我寫星子詞語皆非世人事僧舉籠放之　直方詩話宋韋貫夢至宮庭有婦人授紙曰此衍波牋也煩賦官

紙三

白疏　王睨晉書對策紙用之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　黃書　白疏卞爲四品史

補綴之　王羲之筆經採毫竟以麻紙裹柱根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謝承後漢書羊續爲南陽太守以清率下唯臥一副布衾敗櫚紙補之

藤角　桃花　范寧殺曰土紙不可作文書亦注　造尚方請用藤角紙　下詳青赤

青赤　上詳紙二　桓靈實僞事古無紙故用命平雀作青赤綠綠桃花紙

左傳發　上詳紙二　桓靈實僞事古無紙故用寫以雁頭筐以發之

常給　上詳紙二　桓靈實僞事古無紙故用得失紙書孟封主者朝各

鳳尾　羅隱書筆工甚鳳雛以雁頭筐以鳳尾筐山堂肆考古有鳳尾箋畫鶴鸞牋制作精妙

以樹葉爲紙　張華與其祖書乃梁根紙也　松紋　樹葉　印文

房四清　張華與其祖書乃梁根紙也　上詳紙二　晉虞預請秘府紙表秘府中有左傳發寫本無紙季以殘箋與之詳紙一晉虞預請秘府紙表秘府中有左傳發寫本無紙季以殘箋與之詳紙三萬餘枚不詳御書而無所給愚以爲請四百枚付著作史書寫起居注

銀光　玉板　上詳紙二　費著剪箋譜蜀中盡用蔡倫法有玉板有貢餘有經屬有表光

澄心堂詩　四同式但加扮耳　金縷　柳綿　潛確類書宋方叔雅創製諸色箋有蠶繭紙金縷箋五色描成者士大夫甚珍之

好時侯　冀異記薛穆之猶有趙王倫篡位孔璋曾孫穆之猶有祖書乃梁根紙也　金花　玉葉　太眞外傳明皇與貴妃賞牡丹于沈香亭命樂園李龜年持金花箋及金鳳紙

銷金　鋪玉　又曰唐初將相官誥用銷金箋及金鳳紙下見梅堯臣

霞光　雲母　費著蜀箋譜蜀王衍賜金堂令張曙霞光箋五百幅霞光箋疑即今之霞色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爲艷麗

鴉青　鶴白　夏寅詩光閃鴉青新染墨滑殊縐白瑩鋪

於專江　日主人宴之乃賦致語曰燒開之奉何堪望主人曰吾勸以陸源縐賞以柳溪紙封之錫拜好時侯傳華陰褚伯宇帝元亦曰好時侯又毛鎮傳

褚國公　好時侯冀異記薛穆之猶有趙王倫篡位孔璋曾孫穆之猶有祖書乃梁根紙也　好時侯傳華陰褚伯宇帝元亦曰好時侯又毛鎮傳

雁頭　羅隱書筆工甚鳳雛以雁頭筐以鳳尾筐山堂肆考古有鳳尾箋畫鶴鸞牋制作精妙

麻面　桑根　國史補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面藤骨金花玉屑魚子十色箋也

桑根　麻面藤骨金花玉屑魚子十色箋也　文房寶飾毛重敏授

鶴白　夏寅詩光閃鴉青新染墨滑殊縐白瑩鋪銀慣高恒爲三都賦名重還因十樣新

洪　文館書史

兒紙　薛濤箋　童子神通錢姜澄年十歲其父洪兒紙貲販錄元和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裁小之蜀中才子後減諸箋亦如是名

觀音簾　女兒膚　趙希鵠洞天清錄有宋亳間烏絲欄歙之龍鬚箋有薛白白與此翁元不彌他年留待大蘇書

用鹽藺　修龍樓　上見紙二文譬如繩樞草舍聊避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

贈三韓寫百韻　韓駒詩王卿贈我三韓紙謂高麗紙也見通雅

蜀志王衍有百韻箋幅長可寫百韻學士箋短于百韻薛濤箋短可書四韻

丐官楮　貢蠻箋　孔帖王元感所撰書凡數十百卷長安時上之丐官筆楮寫藏秘書唐中國紙未備故唐人詩中多用蠻箋字高麗歲貢蠻箋書卷

押黃紙　南史陳後主常使張貴妃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婦人一時繼和宋史錢惟演書語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

裝綵箋　押黃紙　裝綵箋製五言詩十字一客

虛柔滑淨　妍妙輝光　墨藪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邵氏錄唐人有生紙熟紙妍妙輝光後餘藝

烏絲三尺　編花百番　色白如綾　匹長似練　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李生生多才思援筆成章按宋唐藩類上少夢人授紙百番開視皆編花也

女髮山光　碧潛確　知白守　女髮蘭膏罷明似山光亦奇品也　碧潛確類書宋有氣紙光瑩滑白可愛有黃白經箋可揭開用之有碧雲春樹箋龍鬚箋金花箋

黑浮碧殿紅　又曰紙銘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倚汝之德好汝者加汝以五色而汝弗良于墨噫其所謂混沌而飾者邪　下見楊巨源酬崔駙馬惠蜀牋詩

春氷之流　黃庭堅詩陽山老勝藏玉肪烏孫翠竹避寒光羅侯包贈室生白明於機上　下見梅堯臣澄心堂紙詩

雲母又通雅元有蠟箋出紹興

芨皮　日本松皮　貢暄錢芨皮紙出扶桑國又謝康樂山居賦剝芨皮可以爲紙及紙蜀中藤紙江南竹紙浙中有麥麩皮紙野歛凝霜紙皆本國出松皮紙中國有桑皮紙

蠟紙　濡以宮蠟　塗以氷油　唐史柳公權爲翰林學士嘗夜召對于亭暍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其甚明養以氷油取其潤窓也以氷油塗窓紙棚用桃花紙糊窓塗以氷油人不覺在中書後閣

芙蓉　染以胭脂　文房寶飾養紙以芙蓉粉惜其色下詳霞光注

海螺磨昏　芸香辟蠹　清異錄舒雅以戲押得韓熙載之心一日得海螺其奇首用滑紙以簡獻于熙

隨父不

紙四

漢赫蹏紙也見漢書外戚傳 原送許子但以紙書十卷貧不能書但以紙耳 寸紙不遺寸紙不遺 豫為荅數紙 文士傳楊修為魏武主簿嘗白事知必有反覆教隸為荅數紙以大牒之而行告其守者曰向之記而有風吹紙亂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攞以實荅之 書白事每有教出相反覆若案此第連荅之末疾苦擾擾故人頻候之常以闕 原片紙殘行 科斗書表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貫博訪知之者片紙殘行事事各異 散逸使同一 盛以銀函 詳筆四碧 注月請諫紙 請諫紙詩云月分句改紙各有別讀 硬黃 層確類書硬黃紙唐人以黃柏染之取其辟蠹其質如漿光澤瑩潤用以書經秘閣所藏二王書皆唐人臨放紙皆光緊澤麗天中記王右軍 光緊澤麗 文書不工紙不精恨之 陸雲集兄文陸雲與兄機書論紙兄 以人得名 費著蜀牋譜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 澄心堂 又南唐李後主造澄心堂紙細薄光潤為一時之冠 淨無瑕 東坡詩麥光鋪 今以竹 又昔人以海苔為紙今無復有也 春

紙五

原詩梁江洪為傅建康詠紅箋詩雜彩何足奇唯紅偏作可灼爛類蕖開輕明似霞破鏤質卷芳脂裁花承百和不遇情牽人豈入風流座 後梁宣帝詠紙詩皎白循霜雪方正若布基宣情且記事寧周魚網時 隋薛道衡詠荅紙詩昔時應春色引綠泛清流今來承玉管布字改銀鉤 唐李嶠詠紙詩妙跡蔡侯施芳名左伯馳雲飛錦綺落花發縹紅披舒卷隨幽顯廉方合軌儀莫驚反掌字當取葛洪規 楊巨源酬崔駙馬惠牋百張詩百張雲樣亂花開七字文頭艷錦回浮碧空從天上得殷紅應自日邊來捧持價重凌雲葉封裹香深笑海苔 陸龜蒙謝襲美寄魚箋詩擣成霜粒細鱗鱗知作愁吟幸見分向日乍驚新薾色臨風時辨白萍文 魚子白萍 曰好將花下承金粉堪送天邊詠碧雲見倚小窗親襞染畫圖春色寄夫君 皮日休酬見荅魚箋詩輕如隱起膩如餳除却鮫工解製稀欲寫恐成河伯詔試裁疑是水仙衣毫端白嬾脂猶濕指下氷蠶子欲飛若用莫將閑處去好題春思贈江妃 宋梅堯臣酬永叔寄澄心堂紙詩滑如春氷密如繭把玩驚喜心徘徊蜀

牋脆盡不禁久剡楮薄慢還可咍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澄心堂中唯此物靜几鋪寫無塵埃
又荅宋次道寄澄心堂百幅詩寒溪浸楮春夜月敲氷舉簾勻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七十年來人不知　韓
維賦澄心堂紙詩當時萬杵搗雲葉鋪出几案滑且堅劉溪藤骨不足數蜀江玉層誰復憐　孫覿酬志新餽
巴源紙詩巴江新擣萬穀皮楮生粉面膚凝脂故人千里特寄我落筆宛宛天投覓　米芾
日學書作詩詩曰越鈔萬杵如金板安用杭油與池墨高靡巴郡烏絲欄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
天使殘年向筆研　又謝陳適用惠紙詩蠻溪切藤卷盈百側理羞滑蠟羞白想當鳴杵砧面平桄榔葉風溪
水碧　金朱自牧謝安巨濟贈紙百幅詩百幅溪牋遠見羞故人佳餉若爲酬幸料晚節收魚網未得良工起
鳳樓柿葉學書差足慰芸香辟蠹會須求揮毫不見雲烟落愚賈操金愧暗投　元朱德潤贈呂生牋紙詩玉
肌勻膩粉初乾淡淡空青印碧闌曉日長楊新賦就墨雲時度玉螭寒　又羅文縉繅染湘流中瑩晴空一段
秋莫問殺青千古事漆書應讓管城侯　明陳端以劉牋贈陳待詔詩雲母光籠玉楮溫得來元自剡溪漬
涵天姥峯頭雪潤帶金庭谷口雲九萬未充王內史百番聊贈杜參軍從知醉裏縱橫墨一到羊欣白練裙
晉傅咸紙賦蓋世有質文則理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結繩今又造紙以當策猶
純儉之從宜亦惟變而是適夫其爲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藴藻實好斯文取彼之淑以爲已
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若乃六親乖方雜羣索居鱗鴻附便援筆飛書寫情於萬里精思
於一隅

銘　明方孝孺紙銘以之立言欲其載道以之記事欲其利民以之施教欲其義以之制法欲其仁

詔　宋劉克莊謝賚官紙啓臣與謝啟俱慙基聖臣之衡梯實愧魯般之巧啟之城壘時無禽子之守攻弱侮

左右三人者皆言汝養素林下潔已不汚操行砥平襟懷寬博功用敏於竹帛材質清于玉雪且博記古今之
書善摹國家之事鋪張設飾非汝不可雖欲卷而懷之得乎汝其嘿然而起與衆賢雜遝並進以紓心畫以展
素蘊用騰洛價毋鬱剡藤副朕右文之意

啓　梁劉孝威謝賚官紙啓臣與謝啟俱慙基聖臣之衡梯實愧魯般之巧啟之城壘時無禽子之守攻弱侮

七其勞甚薄策勳行賞爲遲過深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平准桃花中宮穀樹固以懸茲靡滑謝此鮮光

墨一

【原】釋名墨晦也言似物晦黑也【增】說文墨者黑也松烟所成土之類也　眞誥令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墨陰象也自陰顯於陽也　洞天清錄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爲之晉人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遺製　三輔決錄韋誕奏蔡邕自矜能兼斯籍之法非純素不妄下筆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　見聞錄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廷珪父奚超南唐主賜姓李氏世爲墨官　潛確類書造墨之妙者魏無過韋誕五季無過李廷珪廷珪父子其墨浸水中三年不壞宋有潘谷元有朱萬初虞允靖稱萬初墨沈著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　東坡志林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　北戶錄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

墨二

【增】王嘉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墨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佐老子撰道德經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　【原】漢書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漢官儀尚書郎選試諸郎故孝廉能文案者先試一日宿召會都坐給筆墨以奏　續漢書守宮令主御筆墨　【增】顧野王輿地志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語達旦臨別贈墨一丸肅方注周易多有滯思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原】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增】潛確類書王右軍爲臨川內史作宅新城遺有墨池至今池有墨花　春渚紀聞任道源家有唐高宗時鎮庫墨質堅如玉石銘云永徽二年鎮庫墨　唐書王勃幼時嘗夢人遺之墨丸盈袖後文章大進　陶家瓶餘事唐明皇一日見御案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因賜名龍香劑以墨分賜掌文官　藝文志唐明

皇修圖書創集賢院太府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九　邵氏後錄宋太祖下南唐得李廷珪墨不可得也　漚水
吏藉收後有司更造相國寺門詔用墨漆取墨於主藏車載以給至宣和間黃金可得李墨不可得也　漚水
燕談宋嘉祐中仁宗宴近臣于羣玉殿嘗以李廷珪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旨受賜者皆雙春龍樣
尤爲佳品　楊升菴外集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御團爲畫眉墨　又元朱萬初善製墨天曆中開奎章
閣掾僊臣親侍翰墨有以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食藝文館

墨三

贖紙　黏繕葛洪神仙傳班孟不知何許人也嘗貧潦倒不能自存賣紙各有意義王充論衡記者既不知之汚帶成字竟紙各有意義王充論衡記者既不知之在蜀素害所從生又不知被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墨點繕就有知之清受塵白取貼青絕二螺　九子　陸雲與兄機書一日上三牋不令送二螺　鄭氏墨譜

掌禱祠　王子年拾遺記張儀驂秦二人同志嚮力寫書行聖人之文盟誓題記則以墨書之西有桐自稱黃石公初牖者持一百觔一雙筆一丸墨閒石于賣搜神記益州之屬石墨藏於松煙本姓長生子孫無慮邊　畫

室中有聲使言吉凶　致夫

內字復現而墨皆入木裏　吳錄曹不興善畫孫權以作屏風誤落筆墨汚扇因就以爲生蠅權以爲生蠅寧手潤之　入木　汚屏

化鄰掘臺得石墨甚多辨好可寫書獻之　供歲時

西征記掘臺得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寫書　合珠麝

一兩麝香半兩皆擣細後都合下鐵臼中三萬杵多愈益不得過二月九月　出三輔

精堂書鈔　並見北堂書鈔　淳漆

隨起曰此烟之最輕遠者乃抄烟以湯淪起撥公對曰當自有龍麝氣具烟香也凡墨入麝香者奪烟香而引蒸濕反爲墨病俗子不知也　黑玉　烏金

斷金殘璧　何遠墨記西洛王廸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烟鹿膠二物餘罕斷珪殘璧煤然滿目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多諸公書墨一以塗搏泥以墨點繕就有知之清受塵白取貼青絕書墨久之持烟一叠見公且請以指染烟指定烟如書從廸求墨久之持烟一叠見公且請以指染烟指定烟如

書杜詩十三篇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遠翔出上詳墨二右文宋何遠公墨記

廷珪墨不許人磨或餽之　馮盛

曰子不磨墨將磨子　張金好

本如此只提鉸紋刺三百爲名利如願當執勝已而機杞棗果三百天中記石崇珍玩多用此墨　蓼盈袖

利券曰張金好墨過市數疊并市蔗筆備即寫書　懸滿堂

墨斷金殘璧　何遠墨記支遁居士蔣渢浩然所製皆作松文皴皮而堅緻如玉石世人有獲其寸許者如獲斷金碎玉爭相誇玩又曰余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元世所藏李廷珪墨能鋪木一叠一斗大唐龍鬬記許芝有妙墨八厨巢賊亂瘞于善和里第

題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厭也　痤八厨　櫥

研數合飲一升　仇池筆記員松煤遠烟自有龍麝氣也之嗜者如漆者如膠一斗

事詩波擂一斗　明顧璘薰石

墨漆窗寫黃庭

宇遺陳士宜字有譌誤及書
跡亞劣者必今飲墨水一升

非草書窳舊史

倭 元中子 文

延欵匠朱逢於書館傍燒墨供用命其所曰化
松堂墨文曰元中子又自名扇香月匣而寶之

諷又洪駒父贈墨工詩子墨客卿妙一世磑玉
老仙與推轂谷量牛馬斗量珠毛頴傳領與絳
公加九錫拜松烟都監元香太守兼臺州楮郡
事是曰墨吐異氣結成樓臺狀鄰里來觀良久
用章衮陰而理陽所謂筆之妙先也

陣之鋒甲文苑理

山松烟潛確類書延安高奴縣有石脂水膩浮水面如漆採以炷
燈宋時用以燒烟造墨謂之延安石液廬山松烟之類易水羅山之松李

夜贈一九 寺

古墨法曰烟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方如錠與其愛弟鍇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

氣結樓臺 香同開紐 上詳元香太守注 楊升菴外集 朱萬初本墨妙又兼香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書譌之與譯也

祖氏聞名龍 過我十倍 峯善棋段成式欲盡窮其術峯曰子若以墨汝與我當博子使天下

珠英 上見東坡孫莘老寄墨詩 汪道貫墨書羅秘書墨以珠英玉屑取重人文之巧耳其實不逮後人頃以東觀洛詩及之幾與踰胡木難同價物極有所遭賤

合李超羅 上見東坡孫莘老寄墨詩 方于魯墨譜徐樹丕曰易水東徙墨派遂歸于歙我明足貴也建寧之墨一出使歙合李超羅余舊藏歙鄭氏墨式與建元甲乙同一製字 畫工點目 浦令塗鐘 何薳墨記潭州胡景純專取桐油燒烟名桐花烟其製甚堅每磨研間其光可鑑畫工實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

陳遠古知浦城縣有失物莫知爲盜者乃給曰某有寶墨能辨盜爲盜者撲之則有聲陰使人以墨塗鐘而雜之令囚入帷摸之惟一囚無墨訊之果盜

老相墨經墨文如類張旭每大醉以頭髮濡墨而書詩詰魏野詩洗硯魚吞墨而烹茶鵝遊硯而書畑

有油肇者一兩得染三萬筆 髮濡 魚吞 事文

墨磨數升 筆染三萬 上詳墨成

墨兵

墨仙 羣玉集

孫遹

史書曰墨兵見藤黃喜潘谷詩　價不二　名第一　東坡志林　貴墨者潘谷子不識其人然聞其所之輒追墨惟三日發狂浪走送井死人下視之蓋危坐井中手猶持數珠也　升菴外集　潘谷寥陽中鬧猶客十許人況李廷珪乎　香不衰　麝

不入畫後山叢談　價不二　名第一　東坡志林　貴墨者潘谷子不識其人然聞其所之輒追墨惟三日發狂浪走送井死人下視之蓋危坐井中手猶持數珠也　升菴外集　潘谷寥陽中鬧猶客十許人況李廷珪乎　香不衰　麝

而中殊耳　一點如漆　十年如石　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詳紙一劄　何薳墨記　沈珪嘉禾人甚喜其頭悟遂賜之衣服及墨一劄　後家儲謀墜庭下　陸盆仍舊

遺池不變　盆池中記　僞蜀有童子某者能誦書孟氏召入侍講　光藏仍舊　悟對　陸盆仍舊

爲染飾有貴族嘗遺一劄於池中翰月臨池飲又墜一劄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墨實色不變表裏如新　五象六義　九元三極　汪道昆　墨五規者萬者珪者

佩者象所取義六曰國寶曰國華曰博古曰博物曰太漠曰太元　又莫廷韓曰方氏墨品止于

非胭奇于九元三極蓋人巧盡物理窮遁此則爲妖吾不敢信自是可以超潘駕李哀然代興　墟猶雲霄

墨四

墨

池水盡墨　漢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　劉祐買謝承後漢書劉祐仕郡爲主簿郡將小子嘗出錢付之令市果實祐悉以買筆墨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遠近謂明府無教薾將受經遂

青松烟曹植樂府詩墨出青松烟兔翰古人感鳥跡文字有始　紅白墨龍龍記楚王盡費使人造紅白二墨爲劇及書白書白衣用紅書白成一家　雷公墨劉恂嶺表異錄嶺表有雷墨蓋雷公墨也扣之鏘鏘然光瑩可愛

明而有艷爲又兄墨色紫光上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　古墨又兄新墨不及故墨　質如金石陳師道古墨行序往往于泰少遊家見李惜

墨如金宋樓鑰崔老融墨戲詩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　洗墨池明趙貞吉夜宿蘇長公洗墨池亭詩前曾洗墨依稀猶記雪堂東　畫眉石潼確類書廣州記石墨出

南雄州始興縣可寫眉石　白墨天中記近黟歙間有人造白墨色如銀　一品元霜煬升菴外集三編蔡珽自烟有法甚黑而光子得異法于異人祇用烟膠成即光如漆名之一品元霜殆不虛也　光可鑑潤可挹漆圖于月其光可鑑其潤可挹其芬可人奪沈麐

而不可名

詩唐李嶠咏墨詩長安分石炭上黨結松心遠書蠅初落舍滋綬更深悲絲光易染臺素彩還沈別有張芝學書池幸見臨　李白酬張司馬贈墨詩上黨碧松煙東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黃頭奴子雙鴉鬟錦囊養之懷袖間今日贈余酬亭去與來灑筆會稽山　宋蘇軾荅舒教授觀余所藏墨詩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瓶應未罄墨先恥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荒園自鉏理作書寄君君莫笑但覓來禽與青李一螺點漆便有餘萬竈燒烟何處使君不見永寧第中搗龍麝列屋閑居清且美倒暈連錢綠不惜千金求嫩髓　又贈潘谷詩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嫌妍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　又孫莘老寄墨詩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膠熟萬杵犀角蟠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金戔灑飛白瑞霧縈長虹遥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又詩谿石琢馬肝刻藤開玉板噓噓雲霧出奕奕龍蛇綰故人歸天祿古漆窠簡喻麋給尚方老手擅編刻分餘幸見及流落一歎赧　又詩瓦池研寵煤筆管書柿葉近者唐夫子遠致烏玉玦先生又繼之圭璧爛箱篋晴窗洗硯坐蛇蚓稍蟠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　又歐陽季默餉油烟墨長寸許戲作小詩書窓拾輕煤佛帳掃餘馥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墨堅人苦脆未用歎不足且留注蠹魚莫草三千牘　陳師道古墨行泰郎百好俱第一墨尤如漆姿如石潘翁拜跪摩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黃金白璧孰不有古錦句叢聊可敵明窓淨几風日暖有懽萬斛才八斗徑須脫帽管城公小試玉堂揮翰手　晁沖之承晏墨詩江南墨官有諸奚老趙尚不如廷珪後來承晏復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文斷碎仿佛尚見蛟龍背電光屬天星斗暨雨痕倒海風雲晦却憶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鈎蠆落桃花牋牙牀磨試紅絲硯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韓駒謝錢珣仲惠高麗墨詩王卩贈我三韓紙白若截肪光照几錢侯繼贈朝鮮墨墨如點漆光浮水舊傳續溪多老松奚趣旣死松亦堅勿水良工近名世珍材始不歸潘翁蕭然南唐一居士赤管臙無月賜借問元圭何

自來去年海中持節使殷勤二物從來遠裨海環瀛眼中見若欲揮寫藏名山不如却作談天衍　黃庭堅酬謝景文惠浩然所作廷珪墨詩廷珪廣墨出蘇家磨煤添澤紋烏韡柳枝瘦龍印香字什襲一日三摩抄劉侯愛我如桃李擷贈要我寫萬紙不意神禹治水圭忽然入我懷袖裏吾不能手抄五車書亦不能寫論付官奴便當閉門學水墨灑作江南驟雨圖　楊萬里謝胡子遠惠蒲大部墨詩墨家者流老蒲仙碧梧採花和麝煙華陽墨水煎膠漆大陰元霜作肌骨龍尾磨飢飲鼠鬚落點髯几几不如夷甫清瞳光敵日一見墨卿驚自失又謝王恭父贈梁杲墨詩君不見蜀人烏丸天下妙前有蒲韶後梁杲兩圭水蒼笏雙圖黑漆壁洗州綠玉泉名御團更覺香爲累冷劑休誇漆點成渦袖秦郎無籍在畫眉張遇可憐生暗窓羨筆人今老孤負松風入硯聲　元虞集謝吳宗師惠墨詩念我衰年不廢書錦囊古墨送幽居明窓塵影丹同熟元圃雲英玉不如敢爲文章勝虎豹衹應寶注到蠢魚　延賢齊峯墨詩錦襲元圭瑩龍香秘閣浮清坐春黛濕拂椿翠雲流　泰不華爲吳國良賦桐花煙詩洞庭三月桐始花千枝萬朶搖江綠吳郎采采盈頃筐寶之不啻瓊膏棗眞珠龍腦吹香霧夜夜山房搗元玉墨成誰共進蓬萊天顏一笑金門開河伯秉香飛噴木葉太守噓氣成樓臺龍賓十二吾何有不意龍文入吾手芙蓉粉暖玻瓈匣雲藍色映彤墀柳玉堂退食春晝長桃花紙透氷油光筠管時時濡秀石鎒鈎歷歷凝元霜君不聞易水仙人號奇絶紙落三年光不滅又不聞烏玉玦坡老當年書柿葉惜哉磨李不復見吳郎善保千金訣　明俞策方于魯墨歌太乙然青藜燭龍攜水溟海收元霜秦女還添白鳳膏麻姑或送青麟髓工力往往千仙靈于魯之墨始出型堅如黑山石森削煉如赤水珠晶瑩斑如重圭錫夏后規如瑞璧來虞庭瞥見周天列宿形更逢出水元夷使字形省識神龜畫刻鏤分明編虎紋裹以天孫錦養以文豹囊臨池不散五雲氣貫日高懸百寶光其中名有寥天一非霧非煙若無質獵獵香吹楚澤蘭英英色奪齊州漆螺子當年乏元彩翰麋漢日猶青泥于魯由來攻不朽千首新詩在人口豈其餘力殫神明也令絶技傾前後

【補】明汪道會方于魯墨賦其地則筑陽懷化延安上黨宣歙西蜀代興競爽其人則韋張嗎矢奚祖嗣音若

超若珪璋厥有朗珣其製則九子二螺松節孔嘉犀文玉質膠調麝和虛烟代角璀璨鮮華其珍異則子建松肪
士龍石液潘谷辨鑑常侍賞識魚腹剖藏豹囊十襲雄殊賜而校理秘文書詭遇而開悟周易詔僕丞之月賜
試省郎之坐給或僭劣毀潘或日月汙隰或集龍賓之十二或吐奇文於九錫亦有曹衛顧陸吳史張陳山陰
長史渤海永興書練染素悞駁點蠅非惟貴紙亦高令名斯足以造乎墨妙然而其極未臻也爾其爲他也陵
陽孤桐比於鄒嶧永諶擷其華敏鵝撋其液挼以茜草揚以蘭膏藐若蜉蝣縈碧漢恍如纖雲翳青霄其爲膠
也肪鯉之胞麋鹿之角詎麟髓之可遒寧鳳膏之可托其爲飾也玉乳珠胎龍腦麝臍芬馨郁烈光耀陸離其
爲劑也玫瑰耀光膏漆爭黑光可晰人色不染手其爲楷也規矩珪璋雜以羣佩林林乎總總乎神聖之所珍
仙釋之所費固伯益工倕之所不能名虞初冊府之所不能載別有非烟而烟無色而色清有餘潤研無留蹟
比技則鉏斤方巧則羿射信其重爲國寶煥爲國華列之東序則珍陪琬琰陳之簡策則蔭蔚雲霞故書絶於
入木幻不作於噴繒陋佛馱之翻繹青衣出于池表豈浮提之汁竭爰瀝血以剸心墨之爲用章于國君與于
斯文洽於教化漸於兆民

後漢李尤墨研銘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煙石附筆以流以申篇籍永垂紀志功勳

寥天一黑銘胡然而生寥天一胡然而成函之室清則稀也膏輕則麋也角元德非馨太沖惟漠　又二芝墨

銘青芝爲輪驂元雲誰其御之雲中君青芝爲蓋珥元璧薄言薦之祠太乙　又非烟墨銘非烟而烟卿雲爛

矣烟而非烟元龍煥矣爛則天章煥則國華非烟之極其蔑以加

明王世貞于魯墨贊黝而澤緻而黑桐自嶧爨厥液光可晰堅于璧置之水久弗蝕是惟禹錫而妃以帝

鴻氏之石曰仲將禰廷珪嫡爾方世世卿子墨

詰宋劉克莊譔陳元除子墨客卿詰秦重卿爵以容斯爲之漢仍秦舊位亞翰林主人一等優游文字之間

而不責以吏課有賓師之道焉爾粲然有文磨而不磷知白守黑黯黯內光質凝重而氣芳潔行將以潤色廟

謨貴飾聖世其有功于名教大矣俾陞棘列之光華實亦松楷之積累宜戒成蠅之誤務滋脫兔之毫可除子

墨客卿

唐溫庭筠謝所知賚集賢墨啓竹山奇製上蔡輕烟色掩緇帷香含藤簡雅復二臺故物貴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用猶忽於潛曠遠建業在廉章曜名方即求雞木休奕佳致別染龜名恩加於蘭署郎官禮備于松檛介婦汲妻衡弟所未窺觀廣記漢儀何嘗著列況又元州上苑青鎖西垣警字猶新疑籤尚整帳中女史每襲清香架上仙人常持縹帙得於華近辱在庸虛豈知夜鶴頻驚殊懇志業秋蛇屢綰不稱精研唯憂瘢物虛投爐槃空設晉陵雖壞正握銅兵王詔徒深唯磨玉硯捧受榮佩不任下情

策一

釋名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諸夏也漢制約勅封侯曰冊冊賾也勅使釐賾不犯之也杜預春秋左傳序諸侯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孔穎達釋例云簡謂之牒文曰簡牒也牘書板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康成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也鄭康成注論語序以鈎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冊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隱十一年注云承舊制也簡牘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尺爲一行字耳牘乃方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尺爲一行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所書之於簡畢敬行可盡者書之於牘或事煩重非一簡所能容者則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也鄭康成注論語序以鈎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隱十一年注云承舊制也簡牘

姓華名於玉隱況明勅洪伐于金關宋文鑒乾
德初薦四公臣質等奉玉冊玉寶上皇帝尊號
稱晉長
詔實冊

簠第三

簠先王簠府

隨天子傳舉玉之山 魯史簠書 杜預
先王之所謂簠府 志其
風俗通岱宗上有金匱玉簠能知壽修短
漢武探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然 神筴 晉
中房元齡謂玉簠四枚各 王嘉
長一尺三寸每簠五簡俱以金編 拾遺記
詳

簡一

簠簡青 汗簡

老子把持仙錄孫于書
一通黃帽之 簡書之耳折竹有汗 善朽蟲
合爲十篇仙傳陰長生發黃表寫丹經一 汗簡義見上文
使世世當有所傳 贈發大禹 問仲尼 吳越春秋序仲尼因魯史
王聞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仲尼曰此乃靈瑞之
方也禹將仙化挂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令赤雀銜之 玉簡金字
簡於河雲飛翼丹書出授大夫曰榻之 榻白簡 持霜簡 晉傳休奕每有奏駁或直日兼榻白簡坐
于後漢書張宗傳 待旦 唐李嘉祐疏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聞
簡探之 賁白 征到梅邑赤眉大衆且至衆人多懼
簡西 為後拒禹書諸將名于行簡
不肯採曰死生有命肯辭難就易乎 親署王凌謂太傅司馬懿曰
至邪而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 內則朝夕學幼儀請肄簡
簡者也又山堂肆考折簡猶言半簡也 於外傅而肄習之 詩話
賀欽幼攜游輸作高軒過數注曰緣簡也
古人用以代紙又陸機文賦注緣木之方者 脫簡 漢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有曰孝成皇帝閔學殘
文缺乃陳發秘藏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

簡二

簠此簡書 詩 青簡編以繩絲 劉向別錄孫于書以繩

書元帝令貢達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
經傳各一通案嚴彭祖顏安樂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嚴顏之學 紙 豈汗簡札 千
簡札 折竹為簡 王子年拾遺記張儀蘇秦
二人同志好學 折竹為簡 簡紙經傳 後漢
書曹褒傳詳博 手自折簡 楊升菴外集謝恍覽孔閻表
汗青 元楊載簡詩往古皇編在何
年始汗青蠹蟲深卜宅科斗少

牘一　牘(俗)

尺一牘　史記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令兩人共持其書僅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二月乃盡

又匈奴傳文帝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中行說令單于遣

三千牘　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名牘也手觸之以進見所以爲恭

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大而長　說以爲睡　藏以爲禁　漢書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之以爲榮

應對百函　韓詩外傳趙簡子長子名伯魯幼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二囊書訓戒之辭與二子三年問之伯魯旦至日中得百函而嘉無恤出其書于左袂乃黜伯魯而立無恤

忘其牘　牘也短

應對不窮　劉穆之善尺牘自旦至晡得百函而嘉無恤簡子自爲二囊書訓戒之辭與二子三年問之伯魯旦至日中得百函而忘其牘無恤出其書于左袂乃黜伯魯而立無恤

削牘爲疏　見牘有書　上見漢書原涉傳上有書視之云

後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故耳　裂牘　劉牘　裂碎裂奏牘攘地普顏色不變陵而格之以歸地日補報着

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故耳　裂牘　劉牘　裂碎裂奏牘攘地普顏色不變陵而格之以歸地日補報着

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又陳亮欽酔戲爲不敬孝宗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酔後狂言劉其牘于地亮以其下則有玉

刑部誣服爲上詳寢書　文心雕龍檄者皦也如葉在枝也短簡爲檄議事未定故短簡諮謀牘之尤密

如葉在枝　簡爲檄　封太山　屬帝籍　史記封禪書天子令倚中書者皮弁

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

限牒有嫗取牒　唐李回傳武宗伐劉稹回督戰責仁軌與戴至德俱爲僕射有嫗詣省訟至德至德倨不及仁軌稱解事僕射有嫗詣省訟至德至德倨不及仁軌稱解事

公爲解事僕射乃非是

牘二　牒附

不離竿牘　莊子小夫之知不離苴竿牘形

版牘也斷木爲之見山堂肆考　寢牘曹植論詩筆三　受牒而退　左傳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每約同恤王室子禹繩違之右師乃受

累不知太初注以竹簡相問酬也　刻方言　西京雜記揚雄好事嘗齎鉛提槧從計吏訪四方異語即以鉛摘刻之於槧作方言

隨牒遠方　匡衡傳衡材智有餘經學絶倫但以無階　推白牒於立　張率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推白牒

朝廷故隨牒在遠方言隨選補常牒也　事在牒　又張率武帝問奏

退而　隨牒　事在牒　下之達上　唐志下之達上曰牒

封祀有文　宋文鑒大

札一

給札爲上林賦　遺札爲封禪事　漢書司馬相如傳上讀子虛賦善之召相如相如曰是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乃爲上林賦

左慈化札　張憚取札　晉抱朴子魏武帝以左慈爲妖妄欲殺之使軍人收之慈故投札於地擲拾牒起曰臣請舉國所知名因直出帝始悔之

札剌　見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有書視之云

具以白武帝命盡殺之須臾七慈盡化爲札而蒸竟出走赴羊羣晉勝秋梁
張揮爲揮使也編之入值太守圖暮授札于地揮曰知府君忠風取以支戶太守劉慕
札編也編之入值太守圖暮授札于地揮曰知府君忠風取以支戶太守劉慕
札賜將作大匠承文曰汝相比地漢武故事上葬後有一人騎馬異于常馬持一尺
詩箋三古書札重書牒袖中三歲字不滅我獻札書 披簷揄漢武帝紀公孫卿有札書
一書札重書牒袖中三歲字不滅我獻札書 披簷揄漢武帝紀公孫卿有札書
元謝序曰銀鈎作閣晉永成科盡揄行披魯魚
與札同相比如節也宋羅愿謝表曰俠達數道通盡簷節之前節與札字亦通用
榮承書札野錢轉行旌宇文融詩飛文瑤札降賜酒玉柈得

札二

原谷永便筆札漢書谷永字子雲便筆札故時人云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
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惟益子與茂及揄西安侯爲最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
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筒中遞于夥北壇設場祠列益子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
皆稱臣 給蘭臺筆三 賈逵詳每書輒焚鵠乃益爲板飲之酒侯醉而竊其板卒以工書
書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遺文永貽世範 掘札王僧孺序掘札故事國有大事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 賜手札宋史張浚薦胡安國可大用除給事中
五代史唐莊宗時小吏段回臣實見前朝 徒喪紙札孔帖吳筠云深於道者無如老
肩吾詩掘札含毫必引靡 書札爲符後漢書樊崇等西攻更始無稱號欲
才輕 十行細札武升卷外集光行細札 爲良田遺遠方以紙札
書札 承審札 降瑤札詩朝

梁國令坐 增編如揄 要爲金舞名

一束刺 三百刺 三百史何思遊重文結紗日造調每宿作名刺一束贈便命駕朝
一束刺三百刺南史何思遊重文結紗日造調每宿作名刺一束贈便命駕朝
盈案 增畫姓氏 通爵里 釋名畫姓氏于奏上曰畫刺作再拜起居字魏名臣奏議
黃門侍郎荀侯奏曰今吏初除有三通爵里刺條疏行狀

積刺盈案 耆舊傳夏侯叔仁治臨湘丁母憂居喪過禮同郡韓泰別傳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長沙
耆舊傳夏侯叔仁治臨湘丁母憂居喪過禮同郡韓泰別傳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長沙
者舊傳夏侯叔仁治臨湘丁母憂居喪過禮同郡韓泰別傳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長沙

負一刺 太平御覽夏侯榮幼聰明知日編遍談百刺 昔
也示之一過遍談不謬一人 吳錄孟宗字子
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爲官賃運 盛把提鞍敘刺三百爲名利奴詳墨三 賢悉與柳
以刺詣君應見賓客百餘人奏一刺書其鄉里姓名所謂斷里刺
盈案宗爲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十刺字識之否掾曰不
乃久屈邪

增驚而失謁 升菴外集漢王或使之易服敬曰物本衣帛
則衣帛見敬本衣褐則衣褐見今舍褐渴假鮮華是憐常也不敢謁命
刺具書 太平御覽高堪傳論馬融曰昔周公父文王兄武王九命作相以尹奭
夏以握沐吐餐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遠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論衡遭人讒

出券貸直　焚券同居　孔帖慶永代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

焚券臣券　父焚子券　五代周居宋朝之詳見人注

得券數齒　錫券若金　遺券而數其也謂除之宋顯親之傳親之子綽財甚多負債觀之誘出文券一大厨悉焚之

焚券歸婢　裂券縱奴　孔帖羅讓或以婢遺讓問所從答曰被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爲良

治藏稽市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注曰藏文書及官府之治藏也

增旌功　恕罪　漢書本紀

賜鐵券世傳　依鐵券請降　三國典略

崑崙鐵券　武陵銅券　河圖括地象崑崙山出晉書天門武陵

與匈奴作鐵券　與氏羌破鐵券　三輔決錄

還勿復通　還勿復通　漢書李元忠神武東出元忠乘輿車載素等而酒奉迎神武神武不還請徙車轉防擊國食之謂門者曰吾轉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遣勿復通　後漢書本紀吾轉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遣勿復通見之因遣驛橫之說

券契一

銅人通刺

晉明帝時人長尺餘

經邦治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六曰聽取予以書契注曰書契出予受入之凡要凡劑之屬書之最目

傳別質劑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傳別質劑之中辨其物而等其價注曰傳別謂券書大字也一札中字別之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傳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

質人判書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之券也白帖判書牽債之券契

左契右契

老子聖人執左契以責於人

獻田宅由

訟止訟

白帖訟之所生由契之不明也周禮以質劑結信而止訟白帖訟之所生由契之不明也

焚券市義

折券棄責

戰國策孟嘗君使門下諸客誰能收責於薛者曰能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曰視吾家所寡有者義耳痛矣君市義

燔燒券書

東觀漢記樊重年八十餘終其所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書券聞者皆悉來合券券編合燔燒以責賜諸客誰能收責于薛者焚券書如重言

焚券與民

漢書高祖徵時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

與匈奴絳侯

漢書高祖徵時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

與氐羌

與匈奴

與民

與氐羌

與民

與匈奴

與氐羌

與民

與匈奴

與氐羌

與民

與匈奴

謂弟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酌分券契之後與同居

持左券 楊操右券以三權堂銘序晉公修德于身責報于天取必于錢十年之後果可必也 虞卿傳李繼和沙苑關馬詔泰州買馬上見高帝故事括銅鐵至元錢及參鈔宋史宦者傳李繼和沙苑關馬詔泰州買馬上見湯脩勳鐵券歌 市馬參鈔數月得馬千數而人不饒 元史至元中置泉府以掌市之總和不行世祖曰當速行之

券契二

原 相保 周禮立春爲保相保之道 有德司契 老子 折券契節 愼子曰折券契節賢不肖由子曰子罕不利寶而爭券契者愚也 原 不以利累子孫 北堂書鈔引郎君仲臨終來貸人錢以物書券焚之 莫債 後漢書孔奮字君強奔突歌路馬已其部皆中國人多以債物利累之 徵辭 利有爭端 信爲言要 約言要辭 作法示信 俾人不爭 以上並白帖 約束 賜金券 賈浮僞 韓文書契後賈浮僞 給使臣 五代史任圜傳故事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安重誨輔自內出任圜爭之不能得又青箱雜錄曰廣順初文宗以伯顏功大不有異數不足以報揚特賜黃金契券 世爲明券 元史至順初文宗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紐以實帶世爲明券

券契三

譚詩 明高啓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鐵券歌羅平惡鳥啼初起犀弩三千射潮水歸來老父拜旌旗驪酒椎牛宴鄉里輕裘駿馬驕春風錦袍玉帶眞英雄詔書特賜誓終始黃金鑄字旌殊功虎符龍節形弓矢後嗣猶令赦三死盡言恩寵冠當時天府丹書未踰此摩娑舊物四百年古色滿面凝蒼煙天祐宰相署名在尋文再讀心茫然古來保族須忠節受此幾人還覆滅王家勳業至今傳不在區區一方鐵 林弼題錢氏鐵券卷詩剛風吹地九土裂仙李根拔孫枝折白馬不飲濁河血羅平妖鳥啼未歇斗牛萬丈騰紫光炯炯餘彩輝太陽錦湖壯筆寫露布石室剖券分天章金爲臣心鐵臣節臣身吳越心魏闕共悲羣盜窺神器猶喜諸孫存故物 湯肩勳鐵券歌羅平逆鳥窺唐鹿太宗泉下英靈哭錦樹將軍握槊來妖氛一掃乾坤肅半邊古瓦黃金鏤輪菀文章錦繡宰臣擎出鳳凰城兒孫永世承天祐

文 唐業明龜紐賜陳敬瑄鐵券文烹巨鼎者鼎大于滄海斬長鯨者劒倚於青天既立異勳勉膺殊寵李晟免其十死子儀成其九功鏤以金簡賜其鐵契後來繼者豈在他人歲寒知松柏之心國難見忠貞之節自居

璟衡出擁旌幢論清政而水鏡無光吐赤誠而朝霞失色手持玉節身鎮錦城扶乾綱則萬國安心組坤維則百蠻遥指朕以稅駕褒斜省方邛蜀閣而來迎鳳輦驅馳而速建龍宮戮阡能疾如剪草除秀昇易若焚巢海東獻款雲南披誠致朕身安由卿忠盡今賜卿鐵券赦其十死望太山而立誓指黃河以爲盟山無盡時河無竭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永遠貴昌並皆如此

封泥

續 黃芝泥 春秋運斗樞舜東巡狩至于河黃龍五出置舜前黃芝爲泥封兩端

蘭金泥 拾遺記元封元年浮折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治此金爲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鍊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是也

原 如黃珠 春秋說題辭龍圖赤玉匣封泥如黃珠

增 金壺封以青泥 詳墨二

曾以此泥封諸函泥爲璽封衛青張騫蘇武傳介子之使皆受金泥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鍊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是也

泥西京雜記漢以武帝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域多以此泥爲璽室加緘其上 金泥續漢書光武封禪乃求元封封禪事有司奏用玉檢玉檢水銀和金爲泥 石泥應劭漢官儀建武三十二年封太山玉檢石檢金繩石泥

黎陽青泥 東都記劉訓好用黎陽青泥封書後遷烏桓校尉吏載青泥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此

增 降天書 李白詩雲臥留丹壑天書降紫泥